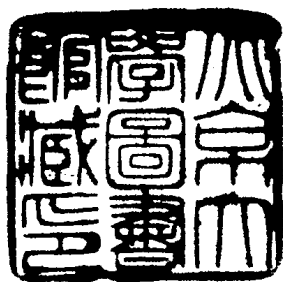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經部第一二四册目次

## 經部・春秋類

#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

〔明〕陳許廷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提要

## 春秋左傳典略序

春秋何昉乎析四序溫涼象政中和曰舉以為名爾邇左氏則緣采魯史而縟績紛黼之相與比其言語謀議之得失稍用其法而為春秋翼蓋古今稱事辭者宗焉是以綜學務博取裁約也飭練務精揆理

覈也覈則典約則略隱
官陳靈茂左傳無畧所
綜標指乎其觸類詮淅
假借譯況不貴依樣賁
創不貴圖圇貴駁所謂



創者設表樞紐經史觀
文厖魚或搜討九丘八索
而已敷或印證圖讖齋
諧所未備支不紆繆乎本
字不妄飾其蕪吹霜歎

露寒暑筆端騰褒裁
疇萬古覩勢闢諸天地
之竅缺也為輪楫以通
之為丘陵為川瀆為甄陶
為都邑為文章以補之定



鎔冶結撰不言就涵英
盪也其纂組比綴不言
退氏擇人也其博空齊焉
不審神君氣為也也挾左
傳者爭迎康成來後宋

之林周諸君猶不免莛
埴叢之識有如典略之真
而雜質而渾宕而媚于度
纍纍惻惻綿綿延延卒
莫得其儲胥者乎每讀郭

張序四

子莊生注酈子水經注東
坡易傳韓詩外傳曾不
知悅何處落解言深
有味乎典略一編恍乎蕪
擷萍實不五味而味也若

寒暑晝夜之不四時而時
也雲義名家子後先所
著書雖異而年弱力强
精神廣大才足以饒饌
之識足以剸割之故義不

張序五

必排故能出型語不必吊
詭於學齋繹綈緯術明
徵於府雖使傈寡淺生無
敢溺其標榜試厥之洞庭
岣嶁之間吾知能威丈人

兄且嘘霧以抱之埋雲以
湮之不亟舍檢玉書也善
寧張大彭通國學以翼
左氏以翼春秋
華亭張昂之題

# 春秋左傳典略序

左氏之膏馥乎曩茲也以蠱
以富以巫字必靚持篇必治
眛如璧斯羨壹不知肉好倍
也曰蠱道籥盪流碎乘恠
牒襄絡甞箕俾懷鉛儳賁
無挈觚也曰富楢兕繪夢
落雉闌猴孽疑扶長滿讕
紿設驅掉五寸不律顛鼓
而倀舞屈僊僊乎卜夜不

休也曰巫匪巫不稱豔富詩巫解者可與讀旨史可與旁覘羅狩訟伐同異而不詭乎宗比者謝氏辯証鄭氏傳議種單鮮足百人墮莊



語詁習也邈矣征南踵起廓摭者為監官陳靈茂典略矢諦淵玄雚義虔白而以藻繹導指歸辨紛解顛不滅詩之韓傳易之焦

林也鴻秘如許則昔之確鼮鼠準龍雄畫地就圖捫碑暗疏者夫復何怪巫而艷而富之三與膈早已代毛洗髓不作僂盆抵掌是編也張



征南以張旨史其環奇踔犖之觀哉

崇禎己巳上冬長水譚貞

默撰並書

春秋左傳典略自序

先文遂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闕其全間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內外傳合高淑兩家哀序之使事義斷章頭訖條屬一切本左氏爲要楙以兩家埤益焉哀序且竟因慨然于三傳之迭爲廢興也雖傳聞親見污隆異揆然晉唐以還崇獎盲史鮮復病其膏肓者緊征南之力爾武子塵標牙韻未能度越晉人邵公條例十有七



年無抹二創大抵促數耗矣獨征南於左氏蒐伐遐異騁鶩極博微彰顯幽之宏致徑屈覆逆之殊情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弋其的而洞其趣夾漈稱之雖羲氏緯天夏后鉥水允哉無以尚也長夏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自揆茹私更埤益焉於約而盡者疏其吉於辨而裁者類其微於岐而不害者綴其異演以靈緯蔵以鄙裁其見聞傳聞淳燿今古者不敢牘而登之也目之曰典略凡十有二弓竊愧覍功多蕪闌單失力不能揚推左氏劑異味鬪異境鼓芳風以扇遊塵方駕唐杜淳燿今古如味之酋腊菜嘉旨脟可以動指如竟之靈窈絕異遊目可以虞懷使迴環之者覩我垂願肝其駭矚猶冀千秋而後丕淮燒策未炧精靈習其讀問其傳闕武庫而典美哉之憾討先文邃之散佚劉覽於是而以爲中逵之簹晉語曰咫聞則多武非誓言爾



崇禎二年歲在玄枵辰在壽星浙濟陳許廷靈茂甫識於一笑山之桐臺

春秋左傳典略目





春秋左傳典略一

隱公起己未盡己巳凡十有一年

○春秋魯史記之策書也

○鉤命決

○○重耳

○○援神契

△○范武子曰

○○不書即位攝也

△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蒐苗獮狩以昭文章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考仲子之宮

、節八音行八風

△○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鄭忽逆婦先配後祖

○○大雨霖以震

鄭伯使詛射潁考叔者
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



# 春秋左傳典略一

明浙渏陳許廷著

## 隱公

春秋、魯史記之策書也。遵周公之典以敘事。故韓起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鈎命決曰春秋二尺四寸書之。

鈎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受端門之命。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以正七缺。九月而成。卜之以夏殷之易。得陽豫之卦。丘明為之傳。晦菴曰、左丘明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張蒼。至賈太傅作傳訓故。自是以來習其傳者。儒林詳焉。

重耳之有霸心。起於曹衛。句踐之有霸心。起於會稽。春秋之修。憤發於陳蔡。故夫子曰、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

援神契曰春秋三際以九九爲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際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爲一際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爲一際辭所繇異也

范武子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說公羊者以周王爲天囚故緣隙奮筆者皆斥爲俗儒）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不書卽位攝也（元年正月）

魯隱讓國賢君故爲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僖公有季孫行父爲之請命於周使大史克作頌所謂名生於不足也隱之讓德也隱桓弑械成誰爲之請乎

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二年九月）

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婚必稟君母之命君母之命無通於外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

蒐苗獮狩以昭文章（五年春）

蒐句大司徒植表貉祭司徒北面誓小子斬牲以左右徇陳誓曰無干車無自后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既誓鼓而圍之誘蟄獸以其所食之物火之火弊獻禽以祭社苗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獮田設孤張以扃絹之以



靈鼓毆之羅弊致禽以祀祊狩以旌爲左右和之門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天子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卽戎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太白殷之旗大麾夏后氏之綏也太白以虎上威大麾以日月上明

旬田也貉讀爲禡立旌者軍吏各率其士旌以

表之惟禁虞衡守禽之厲禁也弊仆也田止弊
則作假馬獲禽所算之籌也莧主焚萊除陳草
皆殺而火止弊止也車行遲取數少用車示取
物希也靈鼓六面鼓羅罔也祊方也和軍門也
師克在和故和爲壘門教戰訖次序出和門也
疾雷擊鼓曰駭謀譁也僞泰誓曰前師乃鼓鼗
譟謂勝敵而讙也饁獸於郊因田過郊之神位
而饋之冬夏田主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



在內龍駹也白黑雜色倐讀爲條前讀爲鄭淺
黑也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五年春

晉侯非有大無道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
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惟沃之強
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不必淫刑酷罰厚賦浚斂
爲足以失民心而蕨靈氣餒又有以與起人氣天
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

也揚水之卒章告之深矣

考仲子之宮　五年九月

子夏曰繼母如母何以如母繼之配父與因母同
故孝子不敢殊也鄭玄曰因猶親也繼母配父即
是牉合之義隱成父志爲別立宮君子以爲不違
而道仲子生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石經古文虞
作厸魯作耒手文蓋似之

節八音行八風　五年九月



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磬其風不周坎音鼓鼗其風
廣莫艮音匏笙其風融震音管籥其風明庶巽音
柷敔其風清明離音琴瑟其風景坤音塤其風涼
兌音鐘鎛其風閶闔匏笙亦以竹爲之而與竹異
音

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八年三月

尚書中候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
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泰山考績柴燎

桓元年三月會鄭伯于垂[illegible]以[illegible]假[illegible]竟見無王而行不致之

禪于梁甫尅石紀號陳子曰王靈板蕩肆覲不蔇赤紱駮于土華嵩柱圯于絕壁曲沃莊伯攺建夏正則巳不奉謀主之正朔矣伯南之釋祊易許不巳銳乎

鄭忽逆婦先配後祖 八年四月

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爲誣其祖然昏禮婦車至門卽陳同牢之饌無祭祀事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三月廟見然後宜配然昏禮親迎之



夕衽席相連禹娶塗山四日娠啓不待三月故杜知先逆而後告廟也

大雨霖以震 九年三月

積風成雷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正月必雷雷不正聞惟雉先聞之先雷三日奮木舌以令兆民戒其容止畏天威也何休以公孤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爲弟守國不尚推讓行微不肖皇天降災雨雪震電

[illegible]

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返國於當璧致

鄭伯使詛射穎考叔者 十一年七月

詛盟之細犬雞者或犬或雞非並用刑牲祝神加之殃咎例用一牲不用二也

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 十一年十一月

董狐書趙盾弑君夫子謂之良史隱公見弑則書薨策書所諱夫子不攺其文而因之者蓋爲人臣者或心貫愛君爲隱慝過或志在疾惡故彰賊名



聖賢兩通其事而已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辟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匡其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諱惡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銖而言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也

春秋左傳典略二

桓公起庚午盡丁亥凡十有八年

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粢鑿

冕

戰于繻葛

凡祀啓蟄而郊

淳于公寔來



子同生接以大牢

公問名於申繻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高渠彌弒昭公

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春秋左傳典略二

明浙滸陳許廷著

桓公

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二年四月

清廟雖華以茸屋示儉玉輅雖貴以蒲席示質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巾車五路玉路爲大凡大朝覲大享社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表貉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喪事仍几

依其制如屛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純緣也繅席

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次席桃枝
席有次列成文脈讀曰酢國賓朝聘者柏椁宗
磨滅之餘敦讀曰燾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
見皆謂覆之雖合葬及同殯皆異几體實不同
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仍因也

粢盛

粢明齊也以玉器盛之謂之玉齋六粢黍稷稻粱
麥苽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爲米二十四曰鑿一



作穀

冕

冕俛也後高前下有俛形在上位者易失於驕欲
令位彌高而志彌下

戰於繻葛　五年秋

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反覆而任數
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
莊公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
蓋忍之至也故春秋書鄭伯克段於鄢而丘明謂
之鄭志王貳於虢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
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抗兵中
原射王左肩嗚呼其忮心發於中卒不可蓋如此

凡祀啓蟄而郊　五年春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天神有六地祇有二
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
又有神州之神冬至祭於圜丘祭天皇大帝北辰



之星也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五德之帝周人
木德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魯無冬至之祭
惟祭靈威仰耳春秋緯文耀鉤曰大微宮有五帝
坐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
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魄
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所生五帝在
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感精符曰蒼帝之
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滅翼者斗滅斗者參滅參

者虛滅虛者房堯翼之星精赤帝也舜斗之星精
黃帝也禹參之星精白帝也湯虛之星精黑帝也
文王房之星精蒼帝也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天
子使史角來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爲墨翟之學
夏正用郊亦借自東周耳

淳于公寔來 六年正月

寄公爲所寓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子夏曰寄公
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恤恤乎湫乎攸乎何嗟及矣

子同生接以大牢 六年九月

接讀爲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爲子接
母故記稱接子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

公問名於申繻 六年九月

王后腹之七月以金鐶退之而就宴室所以齋戒
也太史持同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
三月太子生而泣太師縕瑟而吹同曰聲某律太
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以生之辰合律以卜之
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六年九月

卒哭乃諱生者不相避名衞侯名惡大夫有石惡
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之後以鬼神事之自父
至高祖皆諱諱名不諱字也禮詩書不諱文王名
昌詩歌克昌臨有昌本周公皆不以爲諱但言及
於君無敢斥之耳



高渠彌弒昭公 十七年冬

韓子曰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
心之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於早誅焉
以及於殃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昭公知其
惡而不能行其誅使渠彌邀倖於險危身受僵尸
之殃所以厲人主自斷於強也

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十八年四月

鄭太子辭師昏而魯人拜擠幹之賜姜安所不愜

於桓。諸而戕之。豈隱之殺。實不逞於鬼神。壘壘報報。若迷亂乃志以快其毒。與抑齊大非耦。桓乘時篡竊。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昏媾以來惟姜是聽乎。意魯軌本暗。夫姜雖婬女子。有彶焉之心。自恨辱於凡庶之手。如晉羊后之詬羯曜也。若之何如楚王之妻媦也



春秋左傳典略三

莊公起戊子盡巳未凡三十二年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築王姬之館

楚武王將齊

恒星不見夜明也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皐比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同盟於幽

饗醴

有蜚

樂及徧舞

王予虢公爵

庭實玉帛

晉侯盡殺羣公子

有神降於莘

虢



# 春秋左傳典略三

## 莊公

明浙海陳許廷著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元年三月

嚴公不念母不為不孝曳姑距蒯聵不為不順朱繇胥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

築王姬之館 元年秋



天子聘后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今與后家為禮至王姬下嫁亦如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故曰公主恭更之曰室主宋之勸學於三禮也安石欲稱宋姬為雷為火胡不辨姓耶

楚武王將齊 四年三月

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熊達始僭稱王自號為武武非謚也禮王齊則食玉屑玉陽精之純致齊之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志意恐起

動多研玉屑食之以禦水氣楚爲小國僻陋在夷
武王始起其衆未有代德而僭用王章陳兵授師
志意盈滿齊而心蕩是不能思成也故鄭曼亦自
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

恒星不見夜明也 七年四月

參伐很注之宿西南之維候周四月昏當見而不
見者很注南方火土禮參伐西方金主義周人榮
奮改葬桓王衛朔負茲舍不即罪之類應也汲冢



紀年書天再旦左氏以爲夜明再旦則曲而不中
夜明則稱而不隱經曰夜恒星不見春秋之義稱
而隱曲而中矣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七年四月

周四月夜半房心見於虛危斗房爲明堂心爲天
王虛危爽鳩氏之分夜中星貫不及地而復齊桓
行霸復興王室之象兒星之隕宜無雲蔽時乃陰
雨雨內見星異數多也

皐比 十年六月

武王克殷倒載干戈蒙以虎皮名之曰鍵櫜字或
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他書未聞其義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十一年五月

兵事尚神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告命三日以上
舉書其次此周公之典也王師敗績亦周公舊凡
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
之事舊凡有敗績之文丘明申其義例也



同盟於幽 十六年十二月

許男爵也不以周班後曹滑者春秋序會以國大
小爲衰不以爵不以同姓也夏后氏貴爵周人貴
親殷人貴富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饗醴 十八年春

醫也者釀醫爲醴醴猶體也汁滓一體也公酒五
齊一曰泛齊成而泛泛然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盎
猶翁也翁翁然蔥白色四曰醍齊成而紅赤也五

曰沉齊滓沉也三者差淸矣泛醴尤濁饗禮先置醴不忘古也

有蜮 十八年秋

水蟲爲災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涿擊土鼓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文姜曰小童命在天非短弧罪盍憺我爲

橭讀爲枯穿枯榆爲孔以象牙爲十字貫之浮



水中也

樂及徧舞 二十年春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黃帝曰雲門大卷堯曰大咸以黃鍾之鍾與大呂之聲爲均者據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黃鍾子之氣也

十一月建焉則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陬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沉無射戌之氣也



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是其斗與辰合也黃鍾律之首雲門樂之尊故以其舞協律陽律以竹爲之管陰律以同爲之管舜置八伯巡狩其方各貢兩伯之樂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歌折陽儀伯之樂舞鼚哉歌南陽南岳夏伯之樂舞謾或歌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歌朱于西岳秋伯之樂舞蔡俶歌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歌歸來北岳冬伯之樂舞齊落歌綅

纔虞伯之樂舞寒日歌受終樂以其方奏亦未嘗
徧舞也

詩曰以雅以南南亦舞名也周德先致南方樂
伯來朝故以象胥通譯四夷言南可以兼三方
也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昧四夷之始且以木
德王故也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孝經鉤命
決以爲西夷之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
義耳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



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
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一名豕韋
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

王予號公爵　二十一年夏

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寡也三升曰觶觶適
也四升曰角角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飲不自節也總
曰爵其寔曰觴觴餉也服虔曰爵醮也所以醮盡
其材也

庭實玉帛　二十二年春

凡侯氏入覲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
乃朝以瑞玉有繅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
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
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
玉侯氏降自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再拜稽首以
馬出授人九馬隨之記曰偏駕不入王門
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釋



幣于行主告將覲也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
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王不受玉撫
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授王人於外王不使人
受馬主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晉侯盡殺羣公子　二十五年冬

子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
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
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

人也不袒公子此自爲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桓莊之族夫非封君之諸父昆弟乎蘭氏之根蘗氏之芭聚而殲焉以除其偪也殺人子多矣卒也口牙交捽抑及此豈非天乎

有神降於莘 三十二年七月

外傳所稱檮杌夷羊鸑鷟物之異者何以云神哭



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或其類也

酖 三十二年七月

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晉石崇爲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燒於都街山犀破水駭雞能解酖毒

# 春秋左傳典略四

## 閔公

明浙游陳許廷著

衛懿公好鶴 二年十二月

浮丘公曰鶴者羽族之宗長僊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睛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高腳疎節則多力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



歸夫人魚軒 二年十二月

魚海中獸其皮雖經年海水將潮毛皆起潮還則復如故在數千里外與潮自相感其皮背有斑文腹純青可以文器

春秋左傳典略五

僖公起壬戌盡甲午凡三十三年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漢水爲池

觀臺望雲

輔車脣亡齒寒虞虢之謂

臘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耋老

夷吾無禮

沙鹿崩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六鷁退飛過宋都

六畜不相爲用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金鼓以聲氣也

楚子入饗於鄭加籩豆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展禽

鞭七人貫三人耳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背惠食言

借以入于晉

介葛盧聞牛鳴

殽有二陵

秦過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 春秋左傳典畧五

明浙淯陳許廷著

## 僖公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四年春

威公之功德莫大於帖荆時荆強大卒暴征之勝未可命也先犯其輿國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不罙阻當武而以文德柔之善勝者不戰也經再言盟者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



必有美者焉

漢水爲池 四年夏

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與涪水合入於江

觀臺望雲 五年正月

分至啓閉視日旁五雲之物降豐荒之祲象黃爲豐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和之美者揭雩之雲其色紫通卦驗曰冬日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界上[illegible]下如蟠石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荀子曰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元命包曰陰陽聚爲雲五合慶三合爲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注以露布散者其國尚武文采者則露凝重也

輔車脣齒虞虢之謂 五年秋

輔頰也易咸其輔頰舌車頷車牙所載也內骨爲車外頰爲輔武王封虞仲之庶孫以後虞仲處中

周爲西學　周公學於虢叔散宜生學於太公酌
酒切肺除師學之禮約爲朋友

臘

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苦陰勝故以戌
日臘戌者温氣也或曰臘者接也漢家火行衰于
戌故曰臘食新曰膢膢一曰離膢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七年秋

夏后氏作禹貢商伊尹作獻令成周之會赤奕陰
羽以受贄齊管仲賀獻於周乃城陰里而環菁茅
之封大約方物致貢有九一曰祀貢菁菹茅匭三
牲魚腊鯛之壽盧牛封龍輝玆海物屈天地之美
也二曰嬪貢纍絲獻枲江歷照貝姑妹之珍翡翠
之羽三曰器貢厲砥砮錯浮磬怪石鐻枝蘭鼓彤
弓楛砮閭象之旌魚支之鞞鮫韍白旄四曰幣貢
織貝文皮石璧圭瑗歙琮玄纁碧綦璧琰青馬乘
黃玆白拿耳橐駝白玉駒駼駃騠五曰材貢鄧桐
脩松樻幹栝柏篠簜箘簵六曰貨貢璆鐵銀鏤蛸
珠金錫瑤琨琅玕丹青蜃貝文犀象齒龍角火龜
七曰服貢玄纁璣珥絺紵纖纊虎豹狐狸之紕罽
八曰斿貢夏翟揚鶯皐雞孔鳥萵鶴短狗露犬白
鹿大麈青狐九曰物貢橘柚之包渠展之鹽遼東
之煮禺禺海蛤蟬蛇大蟹

耋老　九年夏

耋鐵也老人面如鐵色六十七十八十無正文

夷吾無禮　年秋

馬融曰共世子惡傷父之志不自明而死夷吾攺
葬以旌父過故曰無禮非第以賈君故也

沙鹿崩　十四年八月

蓋嘿然襲于地中漢書載晉史之卜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
女興王氏土也陰也劉氏火也陽也陰數六十四
陽數五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十五年九月

幽陰之惡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非刑章所能加也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章其事以大震薇行之人神道助教此故爲深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之睽䷥（兌下離上）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



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 十五年十月

兌爲羊離爲戈兵震變爲離刺羊之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不實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鍾水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不可償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姬姓火嬴姓水離遇坎故敗姬震爲龍諸侯之旗離之震故焚旗震爲車車遇坎故脫輹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則克故不利行師震爲木離爲火火動還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故敗於宗丘坎爲弓故張弧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故姪從姑

六鷁退飛過宋都 十六年正月

物或以火化或以風化東方之鹽以火化西方之鹽以風化鷁雌雄相視而孕化以風者也風師曰



蜚廉應劭曰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鷁者或蜚廉之類其逆行於吼天正傲客之恒好豈知以折傷奔厲譴告人君乎故曰非吉凶所生凡鳥之死皆散於風鳳曰靡鸞曰吪

六畜不相爲用 十九年夏

房爲馬祖祭之者不用馬馬主天駟牛主天苑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之星蓋六畜各有其祖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二十二年十一月

湯武以至聖伐至惡尚誓衆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爲禮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旣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羊之言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爲此乎

齊頃不知戎禮致中御之君子執縶馬前乃徒以辟司徒之妻爲有禮子之石䇥也善敗者不亾禮云禮云



金鼓以聲氣

軍事用資鼓錞以和之鐲以節之鐃以止之鐸以通之軍旅夜鼓鼜鼜音戚聲同憂戚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眴

楚子入饗於鄭加籩豆

醢人豆人薦四籩四豆之實朝事薦血腥其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其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薦熟食其籩棗㮚桃乾䕩榛實其豆葵菹嬴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亞獻所加䔖芡㮚脯四物八籩其豆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宰夫羞房中之羞其籩糗餌粉餈其豆酏食糝食

麥麷麻蕡稻白黍黑築鹽虎形膴生魚爲膴楅土爲室糗乾之曰鮑江淮有之析乾曰鱐東海有之莖乾肉雜粱麪及鹽漬以酒置甀百日成



醢無骨醓有骨臡乾䕩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嬴蜣蝓也脾析牛百葉也蠯蛤也蚳蟻卵或曰蚔子拍膊也魚衣曰箈桑耳曰蒲熬豆與米曰糗切牛羊豕肉與稻合烝爲餌餅之曰餈煎之曰糝酏以酒酏爲餅也 膴音武鱐音果膘音摺細切肉也醓音越 膊音郛䕩音老蠃音羸蜣蝓蝸牛也蠯音排蚳音遲[illegible]臺餈音慈酏音池糝音繖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二十三年冬

服虔曰公子申意於楚子伸於知巳降服於懷嬴

屈於不知已　感槩

展禽　二十六年春

展禽名獲柳下其采也莊曰柳下季季五十字禽二十字

鞭七人貫三人耳　二十七年秋

貫如貫魚之貫耳助句也正義亦作此解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二十八年三月

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杜言百猶厲言每跳皆厲勉爲之



背惠食言　二十八年三月

食消也爾雅曰食僞也

愷以入於晉　二十八年七月

兵樂曰愷師有功元帥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執律所以聽軍聲也夫吹律以知吉凶聞聲而審勝負有虔秉鉞故六軍威之此建旆之時事也故兵志曰出軍之日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乃疏軍還軫猶躬執戎兵占風驗律其於槖建倒載之旨何居蓋兵象消與不消氛沴釋與不釋生氣復與不復易移奪於外寧之始斯役不踰時而猶戢於同律之聽甲兵之耀者徵歟

介葛盧聞牛鳴　二十九年冬

服不服不服之獸也其役有貉隸征東北夷所獲



者通獸言東夷所獲者曰夷隸掌與鳥言以八律之音聽禽獸之語周衰官失之矣

天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孕飄之鷁過都伯姬大裓焚巢之鳥叫亳四國未火木母振條梟鳥夾日南風改服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在昔秦祖以功受封公治公明表於傳

志玄王之燕卵起家文考之丹書受命何有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興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叶同律自非斯倫猶季路之於生死也

殽有二陵 三十二年冬

其阨道在兩殽之間山高而曲參差相嵚魏武惡其險討蜀時更開北山高道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禦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

秦過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三十三年春



兵車之法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呂氏春秋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

秦者隴西谷名周孝王邑非子於秦谷

# 春秋左傳典略卷六

文公起乙未盡壬子凡十八年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宋鄭上祖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趙盾將中軍 趙衰趙盾孰賢

穆叔如莒爲仲逆己氏自爲娶之



鄭繻由是遂亾

交綏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有星孛入於北斗

飾棺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 春秋左傳典略六

## 文公

明浙滸陳許廷著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二年四月

不復書公直言及晉處父盟若言魯之賤人往與之盟也魯之賤人不合書名舉其所為之事而已言及不言名是微人之常稱也以微人常稱與處父為偶若處父亦賤也魯以微人敵微人直也晉



以卿敵公不直也如此書經者以魯之直厭晉之不直也然則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畱其名所以惡處父也

宋鄭上祖 二年八月

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卑統下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 六年秋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玄曰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也周禮安在烏行而求之乎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六年冬



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

心於左右政之紕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
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
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惡其寄聽之亂公也
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
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雖朝
於廟則如勿朝故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也

趙盾將中軍 七年夏

禮緯曰庶長稱孟適長稱伯慶父長庶也故稱孟



氏趙氏旄車之族叔隗之姓故稱宜孟也物積而
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
極熱從昏積涼故夜半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
分乃爲陰陽然六月乃大暑季冬始極寒以斯知
衰盾之揆所積然矣

趙衰趙盾說賢 七年夏

賈它多識以恭敬文公盖長事之從亾十有九年
且狐突之孫而偃之適也盾非姬氏則狄人耳衰
之蒐二動竝登盾寵大矣乃眹處父易其班而上
之它之奔狄則令臾駢送其帑與其器用財賄盡
出諸竟所以遷夜姑之迹於晉深於商任之錮矣
爲政以來亂兵不輟民志無厭受齊賂成宋亂納
捷菑而弗克諸侯之屬晉者皆貳于楚四解揚匆
能報也盾何能之有襄公薨夫人太子猶在而外
求君已殺公子樂於郫復背先蔑拒子雍由是秦
晉兵交無有寧歲桃園之甲雖君侈而愎諫自詒



伊戚然屬徒公介皆其私人也爲子君者能無猜
焉郤缺言於盾曰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
其若之何當日輿人之誦可知矣卒也孟姬之讒
幾隕其胤踣其宗遺孽不殄慭庇成季之德耳冬
日夏日之稱它豈媟但也哉

穆叔如莒爲仲逆巳氏自爲娶之 八年冬

子夏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
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

之妻婦者是嫁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鄭玄曰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報夫之昆弟則是亂昭穆之理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彼巳之子於夫敎也以母匹者與以婦承者與

郲瞞由是遂亾 十一年

長狄世爲國主綿歷四代種類相生當有支屬止

春秋左傳典畧 文公 五

獲數人乃云其種遂絕又三丈之人當有匹偶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仲尼所譚丘明所傳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實疑之久矣蘇氏曰蓋逆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亾秦時大人見於臨洮其遺種與何休曰蓋長百尺勸畢國人長三寸

交綏 十二年十二月

綏安也軍務進取恥言其退故以綏名焉司馬法曰將軍死綏又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十三年春

此由秦適周之孔道也秦阻西戎適子生以不名令於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不尚文德不羞詐力況舟之役僻倪形勢遂深入於韓令襄公使乞術與東諸侯遠結恩好晉虞其叟約外援東西圖巳故令嘉控其地以塞秦衝

春秋左傳典畧 文公 六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十三年夏

鳥尾曰帑屁爲鳥之後妻子亦人之後故俱以帑言也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高祖之祖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或曰漢儒揷注此句以媚於世賈逵上肅宗疏曰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周定王弟季子食采於劉亦稱劉氏卽劉康公也 劉子玄以漢爲陸終後未詳其詳

有星孛入於北斗 十四年七月

孛一名欃槍欃雲如牛槍雲如馬預以史服不言其占非末學所得詳言按春秋緯文耀鉤云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煞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孔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態天官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布度定記分州繫象史服所占或非絕學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七等州國氏人名字爵也



飾棺 十五年夏

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黼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褚屋也以褚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抑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懸於池

下揄搖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雜采爲形如瓜分然綴貝於其上及旁皸之言値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披亦以絳帛繫皸引之不使欹傾也車行持翣旣窆樹於壙中緌當爲綏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四注於翣首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十五年夏

子夏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敎也舍子蔑而立難斯其資不足之義深歟毀請待命君子未不亦善乎之私之也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十八年冬

神異經饕餮目在腋下檮杌能鬭不退渾敦無七

竅山海經驩兜亦獸名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言禹則曰世濟其美言鯀則曰世濟其凶恐難陷有

# 春秋左傳典畧七

宣公起癸丑盡庚午凡十有八年





春秋左傳典畧七

## 宣公

明浙滸陳許廷著

###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三年春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卽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



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去

### 楚子盟吳越 八年夏

外傳曰芊姓夔越則夔與越皆楚之別封或非夏

后之後熊渠立少子熊疵爲越章王僭王之始也

遂殺泄冶 九年冬

靈公殺泄冶而舒元妾陳以族從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欵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爲猥矣



屈蕩尸之 十二年夏六月

尸當作戸戸止也止戸曰戸禦門曰門漢王嘉坐戸殿門失闌免師古注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亦證此義

陴 十二年冬

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城堞曰陴於以僻倪非常又陴益也或曰女垣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女子之於丈夫也

元戎 十二年夏

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鉤車備設鉤聲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進也戎車也司馬法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

楚重至于邲 十二年六月

重輦輜一物也載物必重謂之重蔽前後謂之輜人挽曰輦夏后氏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人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文字 十五年六月

蒼頡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故文謂之字

子家奔齊 十八年十月

聘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於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此遭君喪禮也以歸父之公忠宜宜其褒焉即其君薨家遣奔辟瑣尾之時壇帷成踊一何其善於禮也予故志其儀爲思遭喪者斬焉



# 春秋左傳典略八

成公起辛未盡戊子凡十有八年

△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重器備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郤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韓厥言於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

○○○晉景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

△○穆姜不以妾爲姒

△施孝叔沉郤犨二子于河

○○晉侯使呂相絕秦

○韎韋之跗注

三肅使者

○○○范文子使祝宗祈死

聲伯占夢

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 春秋左傳典略八

明浙潾陳[illegible]

## 成公

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 二年夏

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四面縣象宮室曰宮縣軒縣缺南方其形曲判縣左右之合特縣縣于東方或階間也鄉飲酒記曰磬堦間縮霤玉路金象樊纓皆五采罽飾之玉路十二就金九



就象七就革木五就樊讀如鞶天子之飾幷以賜諸侯者既夕禮士薦馬纓三就爲送殯設非常也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夏五色也篆讀如瑑轂約夏縵亦五彩畫無瑑如縵帛無文章也墨車不畫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可載任器其飾皆無樊纓古之民得命然後乘飾車駢馬庶人木車單馬而巳新築人日懷挾嬰褱以望君公之塵垢夫寧過其志矣哉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重器備
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互物有甲满胡大蛤曰蜃將
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謂泥車茅馬有益於常
者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複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始喪乘之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卒哭乘
之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既練乘之駹車雚蔽然
複髤飾大祥乘之漆車藩蔽豻複雀飾禫乘之禮
窮則同天子至士皆乘之士喪禮曰主人乘惡車



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錧約綏約轡木鑣
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
服其他皆如乘車以知貴賤皆同故非僭此也大
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王大牢包九个遣車九乘
廞戎車廣闕苹輕皆有焉益車馬此其類也明器
士喪禮亦有之重者重於疾度也然醯醢百罋宋
襄公葬其夫人矣士喪禮曰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罋三醯醢屑冪

用疏布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
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杅槃中南流無祭器
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茵著
用茶實綏澤焉葦包長三尺一編菅筲三其實皆
瀹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柲設依
撻焉有韣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
亦短衛此器備類斯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
是其志而煥乎



木車不漆蒲蔽以蒲爲蔽犬複以白犬皮覆軾
上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麤布飾二物之側爲
之緣小服短兵之衣服讀爲箙素車以白土堊
車棼讀爲蕡蕡麻以爲蔽其複服以素繒爲緣
藻讀爲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
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駹車邊
側有漆飾也雚細葦席也漆則成藩即吉也然
果然豻胡犬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雀黑多赤

少之色韋也惡車即木車也狗幦覆笭也白於
喪飾宜蒲菆牡麻莖不在於驅馳錧鎋約繩也
吉時用素錧鑣用木取少聲齊翦也祓者車裳
帷于蓋弓垂之貳副也攝猶緣也乘車惡車遣
車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㢊興也个牢具也
遣車九乘五戎之外金玉象木也苹屏也陳明
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
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苞二裹莫羊豕之



肉筲畚積類也所以盛種屑薑桂之屑也冪覆
也析所以庋苞筲罋甒也每器異析久當爲灸
謂以蓋案塞其口流匜口也明器鬼器也祭器
人器也兩有則實祭器不實明器士唯有明器
而實之笮矢箙茶茅秀綏廉葦澤澤蘭皆取其
香且禦溼黍稷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
用食道所以爲敬弓矢設之宜新沽麤也弭以
骨角爲飾柲弓檠依纏絃也揵竒側矢道也依

揵皆以皮爲之韣弓衣也骨鏃短衛示不用志
猶擬也習射之矢輖摯也凡爲矢前重後輕 蕭音
賸無孔狀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五年夏
凡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
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
可以爲大夫矣重人晉之隱士宜此德音伯宗不
能薦之於君以拯朝廷之急攘其善而晦其人蔽



賢罪深故被戮無後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敎
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
罪先輕故直喪明而已 斯言聞諸曾子
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 六年夏
盬鹽也河東鹽池袤廣百一十六里盬雖是鹽惟
此池名盬餘鹽否也周禮作苦鹽直用不湅治散
鹽煑之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韓厥晉後桓叔生子萬文韓以爲大夫韋高陵許言之嘆

武王克殷患殷民富後奢昏厚葬以破其產爲其
富而驕遜故設法以貧之若遷都近鹽則民皆商
販富者彌富驕奢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
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爲富獻子惡民
之富乃是慾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
韓厥言於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 八年夏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
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



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
之先與晉同祖皆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
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
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乎八世猶未
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
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
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illegible]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 八年冬

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傳異氣也按禮納女
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爾不得傳異
氣也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
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晉景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 十年六月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
甘養肉以滑養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
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民之有疾病者



分而治之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蹷之病使陽子
同藥子明炙陽子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按摩秦
醫知藥之不至不知榭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
腦死者可復生也其沽功者與
穆姜不以妾爲姒 十一年三月
娣姒婦者弟長也長婦謂稚婦爲娣稚婦謂長婦
爲姒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伯仲故穆姜謂聲
伯之母爲姒叔向之嫂謂巫臣氏爲長叔姒相與

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施孝叔沉郤犨二子於河 十一年三月

子夏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夫孝叔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

成公 八

春秋左傳典略

之無義大矣然則如之何於管氏請絕可也苦成叔之後赦也已

晉侯使呂相絕秦 十三年四月

晉自惠公以來當大喪大亂之剣秦之反胙於絳者三矣自繆達蹇叔以貪勤民襲鄭滅滑而亡師於殽秦雖阻兵晉實倍德繆公自是不復東征也至西乞歷聘又使詹嘉塞桃林之塞以絕其輶軒秦之不獲與晉楚爭諸夏也且終春秋之世東諸侯亦擯之斯以有獻孝之憤發而業帝基爾

韎韋之跗注 十六年六月

韎聲也急疾呼茅蒐成韎跗注戎服自要以下而注于腳跗相連也

三肅使者

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首不至地也四曰振動以首搶地也五曰吉捧謂朞以下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捧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

成公 九

春秋左傳典略

捧一拜也八曰褒捧再拜也九曰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今時揖也

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 十七年五月

春秋惟叔孫昭子與文子兩人祈死何得身死適與相當膏肓以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且命者冥也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調和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

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是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夭祿欲盡祈非畀死今左氏著其事於義爲短故特斟酌傳文以爲自殺

聲伯占夢 十七年十一月

嬰齊舍玉之兆三稔矣猶欲贈惡於人未知舍萌之典周禮在魯盍亦聘焉周人作咸夢夏后氏作致夢殷人作觭夢王者占日夜有夢則晝視煇祲以乞占之掌夢觀建厭休王以占六夢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則發幣以聘夢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焉夢故不爲妖矣

觭讀如掎聘問也舍萌釋采也贈送也

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十八年

六騶六閑之騶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天子馬六種種各二閑邦國齊道田各用一閑駑馬三之二耦爲乘乘馬



一師四圉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御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每廐爲一閑馬二百一十六疋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天子馬曰龍

春秋左傳典畧九

襄公起己丑盡己未凡三十一年

○金奏肆夏之三

○○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穆姜徃東宫筮之遇艮之八史謂艮之隨

○○晉矦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君可以冠矣

△桑林



△司愼司盟

○○歌鍾二肆及其鎛磬

○○商旅於市

△瘈狗入於華臣氏

○晏嬰居桓子之喪

○○南風不競多死聲

、、齊慶封圍高唐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

○○○孔子生

○程鄭問降階

○○○子產獻捷於晉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蔿掩書土田

△國子賦轡之柔矣

、、氾祭

○○○小雅周德之衰

○○公享士鞅射者三耦



○○齊放高止於北燕

△譆譆出出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

、、旬設庭燎

# 春秋左傳典略九

## 襄公

明浙滸陳許廷著

金奏肆夏之三　四年夏

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肆夏之三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



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九夏皆以鐘鼓奏之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已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卷之音者乎

以補亡闕樂表

爖爖皎日欻麗於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爖爖皎日欻入於地厥晦惟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緊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愔愔清廟儀儀袞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祜　肆夏二章章四句

有鬱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全乘來之既酳既酢爰燎爰舞象物既降全乘乜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燎音亂小鼓



麟之儀儀不縶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篝不笯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筐及筥我有牢醑自筐及筥我有貨幣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憓一揆而滅王有虎臣錫之珪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王有掌封逌音貞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饔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錫之龍旂九旒　章夏四章章四句

瑿瑿衡笄輦輦褕翟自内而祭君爲之則 斉夏一章章四句

洪源誰孕疏爲江河大塊訖埏播爲山阿厥流浩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醴酒既酌嘉賓既厚牘爲之奏醴酒既竭嘉賓既悦應爲之節醴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爲之行 祴夏三章章三句

桓桓其圭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圭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鷩夏二章章四句



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

席上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釆蘩



釆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内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越瑟下孔也内弦側擔之者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五年十一月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釆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

墻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於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



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

賜恩惠也布衣鋪絞紟衾衣不哭厭於君不敢申其私也凡宮有鬼神曰廟王吊則巫祝前巫主招弭以除疾病諸侯臨臣之喪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釋采祝爲君禮門神明君無故不來也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欲視斂也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逆降後升者先降撫手按之凡馮尸興必踊君撫之亦踊也南面則當坫之東以君將降也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殯在西階上入門右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猶重南東時也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聒尊者也辟逡巡辟位也式小俛以禮主人也



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謂艮之隨 九年五月

周以黃鐘爲天統故周易以純乾爲首殷以林鐘爲地統故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夏以太簇爲人統故連山易以純艮爲首周者天之道周布於四時也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周人三龜竝占三易竝筮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是也

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殷易簡於夏也揲蓍末爻所得有七八九六三多爲交錢六爲老陰也三少爲重錢九爲老陽也其爻變兩多一少爲單錢七爲少陽也兩少一多爲拆錢八爲少陰也其爻不變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艮二之八未考二易於意云何艮之隨內動之爲德外悅之以言故曰隨其出也

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君可以冠矣 九年十二月



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與大夫盡弁則已冠矣大戴禮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國君冠而生子是文王亦十二而冠也士二十乃冠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玄曰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以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加四玄冕祭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金石之樂冠時爲節



也皆玄端其酳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　漢惠二十有一而冠厭于呂姁耳

桑林 十年五月

殷樂韶濩此云桑林蓋殷有二樂湯能紹禹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覆護下民故曰濩桑林者禱桑林以得雨遂以名樂

司愼司盟 十年七月

二司天神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五等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乃祀方明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深高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



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曰天之司盟天子巡狩之神其盟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司盟非一神也司愼未知何神

歌鐘二肆及其鎛磬 十年十月

歌鐘者歌必先金奏也故鐘以歌名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編懸十六枚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曰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也鄭音之

流辟淫濫其淫有過於衛無不及焉自女戎賄晉而三駕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然不五年悼公短折所謂好樂無荒豈唐之風與

商旅於市 十四年夏

凡建國王立朝而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旅陳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商陳肆之貴尚以求利審其贏閼足以覩息耗而易風聲故賢君之治也彫文不粥於肆



應劭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白虎通因井爲市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

瘈狗入於華臣氏 十七年十一月

思之不睿則有牛禍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聽之不聽則有豕禍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華臣削株偭本斯金爲贅矣

晏嬰居桓子之喪 十七年十一月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夏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有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



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子夏曰齊者何緝也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疏衰裳齊牡皮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朞者問者曰何冠也子夏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緦麻三月者子夏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



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駮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

不言裁而言斬者痛甚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絰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絞麻爲繩作帶也苴

經杖絞帶者一以苴目此三事也冠繩纓以六
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盈手曰
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此先據首絰而言
本謂麻根下猶内父左本在下重服統於内而
本陽也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擔
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屬著者
著之冠垂之爲纓小功以下左縫前後兩畢之
末向外攝之也鍛而勿灰加以水濯勿用灰而



已米二十兩曰溢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
虞士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旁
兩廂屏之餘草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竪柱施
梁夾戶旁之屏所謂梁闇闇廬也廬有梁卽柱
楣也受者服是服而除以輕服受之初死冠升
與旣葬衰升數同故曰冠其受也冠升與衰升
數同故曰冠其衰也緦者治其縷細如絲錫者
不治其縷哀在内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

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
後知爲下内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
以爲喪服幅三袧者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幅皆
三辟積之也齊緝也緝裳者内展之緝衰者外
展之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前有衰後有負
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衣帶下尺
者要也衽所以掩裳際也屬連也連幅謂不削

南風不競多死聲　十八年十二月



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歲月俱
在娵訾之口南風律氣不至故多死聲

齊慶封圍高唐　十九年十一月

或以齊侯呼衛下而與之言何不卽執之反揖令
登城甘被羽負秏於矢石閒耶三國時曹操與馬
超對語徐晃與關羽對語皆仇敵交言而不能相
取亦何怪當日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　二十一年春

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蓋宣公之女也以
衛父之年計之姑姊齒已七十矣

孔子生

二傳皆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是歲在實沉辰
在大火勞塵庸令由水火之相征載筆書麟亦明
堂之布政誕於日昳故匹夫以休世知績經而書
孔子卒不知㚖經而書孔子生休甯以傳者私識
或文無疑耳



程鄭問降階　二十四年冬

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
言善孫周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何
以目之小人趙孟晉之大臣榮其寵祿不能圖恤
社稷君至於淫以生疾禍䖍大焉何以目之賢人

鄭子產獻捷於晉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十二五年秋

傳義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
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
敢旅之三爲聘客初與二其介也嘗以篤行君子
爲之而用小人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
者不能以禮行之瑣瑣斯其所取災也

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
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　二十五年十一月

地之物生有五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
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



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
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
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
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援神
契云五嶽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
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

大此土化之法也
毛物貂狐貒貉𧴬毛者皂物柞栗也小首而長
摶身而鴻謂之鱗屬膏當為櫜蓮芡也津潤也
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謂之羽屬專圜
也芡物蕎芡也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
大體短脰謂之臝屬虎豹貔貙也叢物萑葦也
痺猶短也挈讀為騂盆壤多盆鼠也渴澤故水
處也勃壤粉解者埴壤黏疏者彊㯺彊堅者輕



爂輕脆者摶圜也鴻傭也燿讀為哨頎小也爂
音檻爂音歎
國子賦轡之柔矣 二十六年七月
轡之柔矣逸詩也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
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孔晁曰不疑
和之心也
汜祭 二十八年十一月
汜祭猶亡于禮者之禮也祭食之禮今已矣請存

九祭之辨曰命祭曲禮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
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曰衍祭衍延也曲禮曰凡
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
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
者左胊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于客
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曰炮祭炮包也猶兼
也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
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



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有司徹曰宰夫贊者取白
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曰周祭猶徧也
公食大夫惟魚腊湇醬不祭餘皆祭曲禮曰殽之
序徧祭之是也曰振祭曰擩祭不食者擩則祭之
特牲饋食禮曰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
間是也將食者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勿祭
謂之振祭曰絕祭曰繚祭鄉飲酒禮多者繚之以
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鄉射州長射

禮略者絕則祭之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曰共祭共猶授也祭食膳夫授祭也

小雅周德之衰 二十九年六月

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當時親見其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先文逵亦本其說按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小雅周德之衰猶大雅爲文德之廣也

子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皇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由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公享士鞅射者三耦 二十九年夏

鄉射記曰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皋旌以宮偃旌以商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君



樂作而後就物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國中射燕射也郊射大射也諸侯立大學在郊竟射賓射也皮樹閭皆獸名肩書曰北唐以閭一角岐蹄杠橦也鴻鳥之長脰者也諸侯之射以四耦魯何以三耦三耦已無所取之也

齊放高止于北燕 二十九年九月

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幟也表高的

明雖婦人猶欲闢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愼之道家貴善行者無徹迹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尊以終之免死爲幸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矯厲以篤教也

譆譆出出 三十年五月

城郭之所人民之聚有天鳥則射之若夜中鳴呼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恒矢射之若



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降于莘鳴于亳敗於宋太廟皆其物也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 三十一年秋九月

質家親親文家尊尊嫡夫人右媵左媵無子質家先立娣文家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先立弟文家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伯禽之封啓以商政行其舊俗魯人立齊歸之子亦殷人之道之從也

甸設庭燎 三十一年十月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宫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庭燎之擬天子由齊桓始也

春秋左傳典略十
昭公起庚申盡辛卯凡三十二年
叔孫紋而婞
令尹賦大明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周公蔡蔡叔
火中寒暑乃退
讒鼎
羊舌氏
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嶽
北陸西陸
武子問雹於申豐
穆叔生筮之遇明夷之謙
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令尹爲王旌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日月之災
析木之津
火水妃也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觀從之先佐開卜
少皥鳥官
雉爲工正
和如羹焉
五聲六律七音
子產疾卒
景王鑄無射
日食不爲災
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鸜鵒來巢

平子殺展與夜姑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公孫於齊

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攜王

齊侯使宰獻而請安

龍輔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凶

# 春秋左傳典略十

## 昭公

明浙海陳許廷著

叔孫絞而婉 元年正月

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令尹賦大明 元年三月

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子圍視篡位爲良圖故宣其志於大明不知重黎之運熸於亥也故覩志者必謹四始五際微矣哉



亥爲革命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周公蔡蔡叔 元年五月

上蔡字說文作𣪊音同字從殺下米二云㩁𣪊散之也故詁爲放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元年秋

中聲不以角而以宫者蓋即其始而用之正泉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也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㽔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黄鐘爲聲氣之元所用七聲皆正律



無空積忽微蓋其盛也五降之後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

火中寒暑乃退 三年正月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後即次房心是旦火中也

讒鼎 三年正月

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殷衰之時沒於泗水武王克殷鼎乃出見

羊舌氏 三年正月

世族譜云羊舌氏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及果掘羊頭示之唯其舌存得免遂號羊舌氏以獻惠之削株掘根横杝公族非深集木之思著無度之美必難免於富子之謀亾人之詛矣瘞羊舌在不其咸然

北燕伯欵出奔齊 三年冬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



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亾吳自大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力爭七世而亾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亾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狗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亾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

[illegible]不及[illegible]歟

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七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四嶽 四年春

白虎通曰嶽者何謂也嶽之爲言桷應劭曰桷功考德黜陟幽明也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



天下其唯泰山乎衡山銓德鈞物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舉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于西方也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元命苞曰畢昴之精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

北陸西陸 四年正月

陸道也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北道之宿虛爲中西道之宿昴爲中也日在北陸玄枵之次也春分西道之奎宿晨見東方

武子問雹於申豐

鄭玄曰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遇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



失藏冰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詳著藏冰之禮亦其寓言也

穆叔生筮之遇明夷之謙 五年正月

卲子曰明夷者日入地中搆精之象不待繁鳥萃棘巳兆其鷄鵲之情矣楚丘之占未之及也

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五年春

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琥以繡享夫

入璜以黼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絇組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巳聘而還玉相厲以輕財而民作讓矣

采成文曰絇

令尹爲王旌 七年二月

禮緯稽命徵曰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以不成子之贅行而



物采僣於共主橈巳塡矣又何加焉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當卿雞明當士夜半當皂人定當輿黃昏當隸日入當僚晡時當僕日昳當臺環齊要略曰大夫者之言扶也士事也皂造也輿衆也僚勞也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七年三月

凡賓未入竟壹肄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賓至於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於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



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賓送拜此答郊勞之禮也求而行之何病之有

甚不求得

日月之災 七年四月

凡日食天子伐鼓以責上公諸侯用幣以請羣陰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甚微望時月與相射卽食故月食謂之闇虛

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宗之精也爲雞

二足爲烏三足鷄在日中而烏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兎四足爲蟾蜍三足兎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

析木之津 八年十一月

天河在箕斗二星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隔河分析水木故此次爲析木之津



火水妃也 九年四月

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庚以乙爲妃丙以辛爲妃壬以丁爲妃戊以癸爲妃甲以巳爲妃畏之故爲之妃妃合也水火合而相薄夫妻合而相親雖同其欲必從其勝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茘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九年六月

凡物得時氣之尤爲人食之弗勝用休廢之脂膏和之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香牛也臊犬也腥雞也羶羊也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有辨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此見周官典貫無甚防學內則

腒乾雉鱐乾魚鮮魚羽鴈庮惡臭也泠毛而毳



毛長總結也亦股猶白肉躁疾也皫失色沙澌也貍鬱也豕水屬腥當爲星其肉如米般文也臂前足螻螻蛄臭

觀從之先佐開卜 十三年五月

大人掌卜之三兆帝顓頊之玉兆帝堯之瓦兆有周之原兆原田也灼龜發於火似玉瓦原之亹罅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三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體有五色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兆有

四部曰方曰功曰義曰弓絲謂之頌
少皞鳥官 十七年秋
通卦驗曰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
名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自少皞以前天
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
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雉爲工正 十七年夏
雉夷也西方曰鷷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摶埴之
工也南方曰翟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攻皮之工



也伊洛之南曰翬設五色之工也 仲尼學樂於
萇弘問禮於郯子是聖人無常師
和如羹焉 二十年十二月
此說和羹而不言豉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食
飲亦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蓋秦漢
以來始爲之
五聲六律七音 二十年十二月

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
角也宮中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
聚宇而覆之也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
十二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下生以九生六三
損一也上生以六生九三益一也樂緯動聲儀曰
應相生應即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黃鐘初九
下生林鐘初六林鐘上生大簇九二大簇下生南
呂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九三姑洗下生應鐘六三



應鐘上生蕤賓九四蕤賓上生大呂六四大呂下
生夷則九五夷則上生夾鐘六五夾鐘下生無射
上九無射上生中呂上六同位象夫妻異位象子
母所謂律娶妻而樂生子也叶圖徵曰日冬至成
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
成地理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
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神鬼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出日之處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



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天社六星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

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無商音者大武之樂武王伐紂不用商音也五聲以外武王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樂猶易也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十二律卽乾兌離



震八卦也京房包育執姤丙盛分動六十律卽屯蒙需訟六十四卦也易可以分六十四卦何獨十二律不當分哉梁沈重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後儒詘之爲績賸亦固矣

子產疾卒　二十年十二月

窆縣邢山上有子產冢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邢東北向新鄭其隊道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

也山多美石不用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有云是祭仲冢

景王鑄無射　二十一年春

凡病鍾之聲十有二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此鳧氏之善者也景王運單旗之言忽州鳩之聽明淫甚矣無射有林能爲病乎夫武北出滅商南國分陝反自贏內上宮閼於無射謂之贏亂知贏之敗姬也今王寫無射以宣之此火德之大期弗可悛也矣其後秦滅周鍾自洛陽徙於長安宋武帝滅姚泓移於江東隨開皇九年平陳遷置西京太常寺而毀之俯仰古今何止金盤仙人之泣也



硍讀爲衮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上下正傭則聲緩無所動下下大也下大則聲放偏侈則聲離散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達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形微小也韽聲小不成也鬼谷子飛鉗涅韽禁人不語回形微圜也衍無鴻殺也侈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弇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掉也微薄則聲掉大厚則如石少聲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深室之也遂謂所擊之處深而圜之以擬擊也

日食不爲災　二十一年七月

日躔惟一黃道終古無出其外也月於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北半出黃道南而爲南北二交朔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同度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凡是朔日經度必同如更同緯度適在二交之上

乃能揜其光而食耳
唐一行日議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與日一交
一歲兩交或有兩食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春
秋二百四十年日食止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
共一百餘食要不第以婁角爲晝夜之中斗井爲
短長之極勾股而知之也其在治忽乎非與
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二十五年夏
天產者動物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九穀之屬陰



德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陽德盈純之
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如是然後能合天地之
化而華其類饔餼醢在碑東穀物爲陽醢在碑西
肉物爲陰減而進者以進爲文盈而反者以反爲
文
鸜鵒來巢 二十五年夏
天鳥來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
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
巢上則去之然不可以虛發嚇播芥之羽
平子殺展與夜姑 二十五年秋
男女之陰訟聽於勝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就
之以聽陰訟之情不使宣也意如欲殺展與夜姑
故暴著其情不顧季姒之牆茨不然夫饔檀何幸
免於祁勝鄔臧之比與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二十五年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聚舞者小胥比之而觵



其不敬巡舞列而扶其怠慢姬公之典禮也今公
庭徹縣陪吏樂備此河隈海澨多抱器而投爾吾
以昭公疢愈於亾
公孫於齊 二十五年九月
公徒之敗由鬷戾陷西北以入也孟氏執郈昭伯
以夫旌夫已氏之旌也昭子身爲正卿以忠孝自
獎反不討賊欲安衆而納公何辭之暇與若宜書
曰婼出其君何夫子徼辭亦沒沒也不勞之不可

能也豈其然乎
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 二十六年
中候適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在相
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
載震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期十之世自文數之
至厲王除文爲十世也以剡對姬剡爲其姓故鄭
玄以豔妻爲厲王婦非龍斄之妖剡豔古今字耳
攜王 二十六年十二月



幽王既歿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與平王並立
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卽伯服也此時平
王安得不居洛邑耶
齊侯使宰獻而請安 二十七年冬
燕禮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主人宰夫也射人爲
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東受
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
曰諾敢不安齊用此禮安魯侯耳非自請安也

龍輔 二十九年五月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鑄金爲
之山澤之國出使用之也以玉爲函輔盛龍節謂
之龍輔或以英帑輔之帑函器也英華有畫義故
曰畫函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二十九年秋
貌之不恭惟金沴木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
從惟火沴金聽之不聰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惟金



木水火沴土王者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
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
出龍貌共體仁則鳳鳥來儀
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二十九年秋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
易服變置社稷以後世無及句龍者不可而止棄
功乃過於柱故湯廢柱而以棄代之
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三十年正月

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及卑強弱相參衆力相須賢愚相厠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鄭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瓦解而不土崩海内雖鼎沸而不盆溢天生季氏以二魯侯季氏未有簒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聽用隸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迨其負楹謝過終不敢入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春秋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凶　三十二年夏

吳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而滅吳然以天占人者必以人占天子胥死

越王欲伐吳范蠡諫曰吳雖妖試幸惜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王之腹心也死已三年乃能攻之史黯欲前知於天道未勝之時甚哉其相蒙也

春秋左傳典略十一

定公起壬辰盡丙午凡十有五年

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槫

孔子爲司冦

莊公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少帛精伐

子大叔九言



伍員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魯始尚羔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春秋左傳典略十一

## 定公

明浙嶄陳許廷著

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槫 元年正月

君以松黃腸爲槨黃腸心也大夫柏槨不用黃腸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

孔子爲司冦 元年七月



孔子之爲魯司冦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冦孔子曰弗甫敢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莊公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三年二月

邾子好潔遺命以人爲殉欲備地下拚除又慮與柩同入汚褻藏内故別爲便房先納車及殉也

拚謂灑掃

少帛精伐 四年三月

通帛爲旝雜帛爲物通帛謂大赤雜帛以帛素飾其側少帛雜帛也綪茷也茷旆也尾猶用赤則旝通身大赤大赤周正色

子大叔九言　四年三月

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三字以上爲句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

伍員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四年十一月

子胥因吳之衆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非常之事



寧可常理言之蓋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慰連尹棠君之魄也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六年夏

賓至於近郊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受償之如君使卿勞之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歸致於館夕夫人歸禮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孔穎達曰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桓子獻鄭俘亦得報夫人之聘又強孟氏往者虎欲困三家以深媚晉也

魯始尚羔　八年夏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



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虚文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十年夏

齊人非服義而歸田蓋蹈以嘗魯耳夫子固不欲受之也夫齊之壓魯久矣祝其之會辟萊夷之兵卻秕稗之享方將昭德禮以光載書豈真以四邑

易吾三百乘乎且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秦繆之於晉侯置而君之復而舍之賂以河東猶朝濟而夕設版夏盟不獨齊何遠弱於魯納地效璽哉蓋無故而鉥之以女謁魯必疑則猶未敢徼服而覩也惟先入四邑而承之以康樂彼婦之敗雖諫將不聽齊已知之矣



#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

哀公起丁未迄庚申又迄癸酉共二十七年

△三指

○○趙鞅使大子絻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亳社災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車子鉏商獲麟

△衷甸

○杜預曰

明浙濟陳許廷著

## 哀公

三揖 二年夏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三揖者士有上中下士卑故旁揖之又曰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趙鞅使大子絻 二年夏



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又齊衰之禮入門哭盡哀括髮袒齊衰以下入門哭盡哀免麻於序東蓋齊衰以下乃免也使大子免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始發喪以免代之免制如冠狀廣一寸麻布爲之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紒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二年秋

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柂能溼桐速朽墨翟尚儉制棺三寸辟椑也大夫無辟時僭耳桐棺三寸罰之重也素車不以翣柳士柩亦乘人用車馬者亦示貶也

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二年八月

公矦建旂孤卿建旜周禮也而鄭有蝥孤吳有肥胡齊有靈姑鉟簡主之蜂旂皆自爲名以奸王制王何異之有焉故鄭之析旄不如齊之渠門齊之渠門不如衛之績茷至若大屈之問申孫之注雖



荊齊之殊號非形飾之僭端衷之於義未爲越也

亳社災 四年六月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亾夫日日愼桃何患之有故亾國之社以戒諸矦庶民之戒在於桃殳

公會晉矦及吳子於黃池 十三年夏

吳以蠻夷爭盟上黨楚伏如龜齊寓似鼠晉巳無

鳩越其有家乃不再世亾者地遠民勞而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羨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



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強北征失策而亟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車子鉏商獲麟　十四年春

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其母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冉子疑天下之妖其於援神契之言俱膚也范雍曰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麟麒步郊不爲暫有鸞鳳棲林非爲權來故不若鸜鵒非窮桑之德產蜚蜮非沂鄗之嘉蟲而特書有也

衷甸　十七年春

甸卽乘也四丘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名衷中也四馬爲上乘二馬爲中乘一轅兩牡夾之卿車也



杜預曰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

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周夏正建寅之月爲歳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



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卽春秋所書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於洞澤疑洞當爲泂卽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

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



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春秋左傳典畧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許廷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萬歴中諸生以薦授兵部司務其書以十二公爲十二卷皆摘取左氏中單文隻字可資考核者證以他書縈稱博引以詭麗爲宗不專主於疏通經義然就其所論亦往往失之穿鑿如衛懿公好鶴則取浮邱公之言秦人歸孥則指爲漢輿之讖多未免於蕪雜也

# 春秋揆略一卷

〔明〕黄道周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揆一卷》提要

春秋揆畧

漳浦黄道周著　後學龍[illegible]

門人胡夢鏥較　嘉義林希哲

嘉義林希謙

龍溪林巽中重校刊

春秋者何仲尼之所治也仲尼治之則曰王何仲尼之所謂王也仲尼之所謂王則亦仲尼王之而曰天何天之未絶斯王也文王在上則維仲尼知之矇者則必以爲天因也然則不以別

春秋揆畧　一

楚乎曰固哉其別楚也楚何別焉自以命於荆則荆之其通於我猶子也則子之於楚又何別焉然則内夏正名何也曰合六服辨五等與之天而霜露照臨之所謂内正也京師四達三千五百里日月二極之所從紀也楚去王城不二千里而狄之者齊魯之陋儒也曰杞公也伯來則伯之夷來則子之楚僭則狄之夫僭則滅之不聞其僭則狄之也然且不滅者天也倚地者隘而多偏倚人者蹠而多牽倚天者嚴而平管

夷吾之所路言也終身以為大惡王與楚則不相目也祭仲來聘荆人來聘不繫其國則天繫其國則地人之則微者也夫謂進之則王人之退之也難乎哉故王與楚不相目晉與齊不相踵秦者天暱之後勁者也秦之後晉也其數十有四晉之後荆也倍之齊之先荆也三十六夫其始見則二月食朔之年也何謂與魯俱始也曰其天縮也故後之故齊之先荆從日也晉之後荆從星也秦之後晉從月也其交數也齊一



見而盟荆一見而敗晉一見而滅秦一見而載故秦戰人者也晉滅人者也荆敗人者也齊盟人者也故齊為盟國晉為滅國荆為敗國秦為戰國各於其始命也此四者皆易姓之國也以其為禮義則與其臣以其為劇亂故與其私人從日之策而荆見從星之歷而晉見從月之望而秦見犧池於八十三之而六之者仲尼之所謂天揆也三者一也六者倍也三者前紀也六者後會也僖公之十七一也襄公之十二也哀公之十四三也僖公之十七而小白卒先其二年而秦見先其二年則雉之震呴也震呴者雷先作而雉先寤也故六其秦見之年而天下之諸侯盡三其秦見之年而春秋之諸侯盡盡矣乎曰齊晉而已矣姜壬沒則小白不享小白不享而重耳乃裂此其初首也襄公之十年則會於祖之歲也十年會於祖其明年魯作三軍則已二紀矣又之而會于橐皐黃池之會則亦已矣日食之數終石門之載窮周裔之烈則亦止



於此矣子曰泰伯其至德乎泰伯讓天下而以其裔伯雖在五服之外而孰敢屏焉孰敢屏之則亦天畜之天畜之則與楚等而不與楚等者無所從也從紀者也紀者數之極也故春秋之天有參者焉因而之六而戰國盡有兩者焉因而之四而戰國盡何為其四之也四維之繫則百有二十焉百有二十則聖人所經理其天下也天下之數則有盈縮不可以絞天動而每過人動而每絀六之與四每絀其三故宣公之三

年楚至而問鼎於是卜郟而牛死是則定王之
元年者春秋之判垔也干周則已支魯則午為
人時以揆其日則昧昧乎其將夜宣公之六年
趙盾既弑其君又帥師以逞於陳則是謂天下
熸無伯也熸無伯則大夫將侯下體生上且項
領馬而與楚是屬滅陳圍鄭天下想義馬則於
此始也夫項領馬而與楚是屬則晉悼公不亦
其可乎曰子産曰彼所謂政國也政國則三卿
也天縱之矣天縱之則不得不與楚與楚而秦

春秋揆畧　四

不出者百二十年於是為內天之暱而攘其所
健故倍馬而易侯倍馬而秦乃復倍馬而秦乃
帝彼謂之揆則此兩也兩揆者仲尼之所治也
然則仲尼者為治春秋而出與曰然仲尼者爲
治春秋而出也前乎此者則已蚤後乎此者則
已晚蚤而臆則以世為惑晚而道之則以世爲
吠跡當其事而述之則自以為嚙舌故仲尼之
所治天下皆不能知也非天下不能知之近古
之智者皆不能知之也季子札萇宏不足以知

之乎曰是亦仲尼之爻也何而不知也然而言
之則已頗圖之則已過故萇叔不若公子札之
理也曰若此則但紀之而可矣何為其多緒也
曰陋也夫天殺動地殺治人殺亂積而著久而
泯當時而繁繁而不殺則久之必以爲厭趨而
置之燼殺而不繁則人皆知其釜而不知其墓
故人托於地與天相語而地負之以貢於聖智
是故沼沚之亦有龜圖也仲尼則得其文焉是
以稽於史冊聞見相閱而得其進退治亂纖微

春秋揆畧　五

之數以為易詩書禮樂之紀干以命王支以命
公參之得二以命年日食以得策空其時日以
得著災異之錄以得侯三而一之以類務十其
十二以終諸侯半其甲陽之日以錄事半其歲
陽之辰以錄言故事千有八百言萬有八千條
派之各二百四十變而通之推而長之斿元於
上古稽朔於甲乙歷者以為歷律者以為律令
者以為令逆者凶迪者吉此所謂易也曰吾子
之所謂易也哉曰何哉我所謂易也我所謂天

也哉春秋者天也故逆數也春秋者上生之東周下絶之西秦乘除廢興非人之能也仲尼能之酌於人以不蔽於天測之則皆義起之則皆禮傳曰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千八百起禮則不爲野矣夫千八百者義變則禮亦因馬故聖人之於禮不能詳也詳之亦不能存也故托之於春秋春秋則有五禮馬公即位逆夫人子生來逆女女歸逆王后主王姬媵女覿婦其數曰嘉嘉禮則曲曲則不一即位不即位緩即



位以夫人以婦逆女逆夫人納幣不用幣來歸不以歸築館於內外假鐘磬於始廟子生而命名庶生而別族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冢宰宗伯議之春秋備之有事太廟吉禘卜郊三望四祭雩社考宮獻羽受胙錫命追錫命告廟視朔其數曰吉吉禮則曲曲則不一禘有正失祀有從逆卜有瀆信廟有世數飾有文質羽有隆殺命有先後雩有貞淫朔有中閏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徒議之春秋備之王崩葬公薨葬諸侯卒葬君夫人卒葬女卒葬大飢大災大水大旱日食其數曰凶凶禮則曲曲則不一含賵視斂先後備缺葬改葬已緩已速薨會加等不告不致赴卿相及用鼓用牲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空議之春秋備之會遇同盟共侵共圍共伐自侵自圍自伐帥師約戰入取救城戍築遷復狩大蒐疆田滅國治兵作賦其數曰軍軍禮則曲曲則不一盟位後長從甲多寡爵有升降人有等列師有誓命歃載詛告命將遣役犒



師飲至偏戰次舍城築以時蒐狩以數田賦以制降服以誼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馬議之春秋備之諸侯朝王天子之使來聘來求來歸侯伯來朝卿大夫來聘乞師報聘相如相命相唁侯伯大夫來奔內臣出奔叛納執獲歸放刺殺其數皆賓賓禮則曲曲則不一之京師之王所公來大夫來或朝或化相得不相得報有貴賤伯國以倍奔復執納或國或人或地或賄或罪不以罪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寇議

之春秋備之於是冢宰又敬考其頒土以定五等遵其時憲以為稱命辨其世系以為譜族內以封覲外以祿殺踰其世掌以為命事之能正其疆域以為迎送之節愼其名稱以不干其天子君公之令共官之屬各百二十冢宰率之各治其事其數曰官禮皆官也春秋官天者也王官人者也五等諸侯官地者也官數不一不可以義起可以義制而以禮起春秋者制義者也義非人也故六官皆天也六官之禮三十有六

春秋揆畧　八

其辨七十有二其人七百有二十春秋備取焉然則天下有道春秋且殺其半何哉春秋之殺其半也征敵者軒轅以來而有之也天下有道且討以為令焉使諸侯得共其筋力也明晦災景歲各分出焉在其殺其半也然則仲尼曰未之能何也曰玉以禦火非學火也室以禦風雨學禦風雨乎仲尼教者也非學者也春秋之侵伐攻殺三分其一千有二百不知其後駕之將盡之也夫以命其司馬司寇使學者則於此焉

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故春秋多禮之所不設者焉天王出居非故也下會曰狩非故也天王殺弟亦曰殺弟非故也公出居而取邑曰取非故也人臣逐其君而會諸侯非故也戊辰即位非故也無其故而見之則亦有其禮焉故禮非一設若鐘磬之在簴也春秋義起之故不以其典六官之所通則可以相治也於是謂之官聯通而象之為禮諧而成之為樂據質而文之為書然則所謂詩者何也吾卜子之所謂表

春秋揆畧　九

也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春秋者詩景也景者陰也春秋者詩之陰也易之道其陽為詩其陰為春秋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周公者春秋之所為極也僖公之十七小白乃卒小白之前有詩焉小白亦有周公之意乎曰何為其無之也伐楚伐山戎伐北戎驅狄復衞下拜周公之胙何為其無之也然則秦穆

亦可乎曰其誓則可以書其詩曷不可以賦黃鳥者小白之後也小白以後無詩焉則秦康公之詩何也曰皆穆公之詩也渭陽之作餞於世子權輿之詩爲德而不卒韓之戰之所爲權輿焉權輿木瓜而後則亦已矣故晉不見一見而滅夏陽秦不見一見而獲人之君采苓權輿不可以已乎於是而後乃絶也采苓而絶則仲尼不與重耳之爲伯乎曰亦伯也則有詩與春秋焉晉之乘楚之檮杌則所謂春秋也齊晉之猶



及詩也齊秦之詩絶周公之極遠宣王之景熄何謂也仲尼以周公之極治小白以宣王之景治重耳有詩者文武之景匿無詩者宣王之景熄也何以爲宣王之景熄也雲漢之詩熄而諸侯之災不告於天子天子無以恤下國畿內之災患不見於春秋日食弑君其數將敵崧高之詩熄而專封之威盛天子無以建諸侯諸侯私易其疆土伯主師師以取天子之邑蒸民之詩熄而城戍之義乖或攘同姓之險而屏其夏肄

韓奕之詩熄而諸侯不親迎以大夫揭其夫人王臣外遂而逆王后江漢之詩熄而諸侯僻征大夫帥師者至八十常武之詩熄而楚之侵伐過三十滅國十有四六月之詩熄而諸侯不佐天子王師敗績於貿戎時有諸侯往敗其天子采芑之詩熄而戎伐凡伯王人儕于大夫天子之老以爲顔行車攻之詩熄而盟會之事一百八十王臣之會十三從王之行僅得一吉日之詩熄而天王出居會晉於河陽諸侯乃有從楚



以田於雲夢鴻鴈之詩熄而諸侯去國大夫數遷遷者若寄歸者若戲庭燎之詩熄而諸侯倦勤王臣荐至而大夫僅五聘于京師公孫敖又不至而復沔水之詩熄而諸侯相執又執人于京師我公僅二至於王所鶴鳴之詩熄而諸侯相危朝無恒節出則必致別國爲柄大夫互市祈父之詩熄而侵伐圍滅戰敗入取戍遣之士或殲或棄或潰約三百六十而天道不極白駒之詩熄而大夫數奔賢人外離君棄其臣兄棄

其弟黃鳥之詩熄而內子乖違我姜還齊而郯杞棄我二姬我行其野之詩熄而諸侯大夫復不以禮內者不受外者不與我公之出至以見卑於齊斯干之詩熄而考作非時斵刻踰制楚晉以般其諸侯而我隊大屋以傲其外無羊之詩熄而天下大殘災害迸至飢饉旱潦崩震妖孽日食之外尚七十二事此二雅者仲尼之所謂揆景也故宣王之景熄而春秋之臬熾然則仲尼其為宣王平日何爲其宣王也宣足以為春秋揆畧

十二

西平不足以為東故以平之終年為魯之元始則於宣揆平焉耳何爲其爲宣王也武王之自名曰有道曾孫發宣王者則亦武王之道孫也桓莊之閒仲尼猶曰天子未絕所以子之也是春秋之天也天之則不書即位不已等於外國與夫天之則何即位之為文澤未斬於穆在上崩則蒞之蒞則嗣之無一日而無天子也天子者天也夫誰敢干之故不可以即位不即位為義外國之諸侯則有不告者矣是所謂等殺也

然則桓莊而下諸侯甍立皆為天子告乎曰告之告之而無以正則亦猶不告也夫春秋者將使天下之諸侯皆告之皆正之而爲春秋乎曰然則所為王也非所為天也天有旋還聖人立極王侯大夫游之若水之澹魚而紛氳之澹鳥也漠漠焉耳聖人為政而必執之則又與天下為亂與其易之也則必有漸其不易者雖反其項背夜數十寢東南西北自直也故天以詔治賢王以詔百姓夫使令之百姓楚不禘蚡冒吳春秋揆畧

十三

不禘闔盧越不禘烏喙之主猶曰成周成周者則亦春秋之王之為也故春秋以為一大不以為五等以為百世億不為一時子曰民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何為其使知之也然則春秋所不書者多矣何擇焉史闕誤而猶書之則是無去也曰以禮不禮義不義擇之當無當知之夫禮不禮義不義當不當則仲尼兼取之何擇焉帥師非君命則不書是使人無君也大夫卒不睞則不書是使人無臣也外相伐不告則不書

是使人易相侵也史闕日食則不書是使人相爲盲也且夫弒皆書薨卒者是使齊晉之貴南董也夫聖者之於此則必有取矣秦晉之大故其闕於前者多矣小白之前非皆不告重耳之後非皆告也秦晉之大故其闕於前則取之詩易也故或取之詩焉或取之易焉或取之禮樂焉是所謂書也不然則史而已事遠而猶隆則使人亂事近而多殺則使人斷史有四德而仲尼無取焉質而不野謂之辨文而不誣謂之信



載紀必備謂之該甲乙不爽謂之核春秋之一官也而春秋不易也故春秋之旨窔然不可宣也春秋之大義確然示人簡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春秋則亦憂患焉耳春秋曰何爲其爾藉藉也倍此之年則將胥胥焉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自秋徂冬則餡號默然又安能以多言爲故春秋則有一喜焉五幸焉闕事者五十所爲一喜也夫天下皆若此則我可以不作我乃可以易道治天下諸侯之正卒者百有二十得葬者百有二十公夫人薨卒二十四大夫卒二十四公出反致及公子歸至八十一諱其三公一夫人二子二如會而暨外之卒葬三百六十此五事三百六十仲尼之所猶幸也夫此皆天下之大戚也不則亦以爲故也而春秋何幸焉曰其得以正沒也俛存也其免於篡弒獲殺執剝放用者若蝨之越於毫末也及其不得而後爲隱之痛之飾之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於是則有大慮焉大患焉大憂焉大閔焉大



慮之數二百四十小國來朝外臣來聘及大夫如聘一百二十二同會同盟伯會衆會私盟相遇相如一百二十二此兩者禮踈則釁起數多則無上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慮也大患之數二百四十諸侯專伐九十二專滅者三十一百二十二大夫帥師七十六大夫會盟四十六一百二十二此兩者勢重則下必貪權移則上必殆胥以爲侈則不可以已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患也大憂之數二百四十内伐内

侵內圍會伐會侵會圍與夫諸侯之入人取人也與夫戰而敗而拔而次而城而戍而遷其數一百二十有二此兩者得不可繼失不可反善未足師而惡則相踵與兵相尋莫知其亡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憂於是以閔其生而祈榮於是以閔其死而祈全凡春秋之諸侯大夫犇者六十復者二十一其數八十有一凡伯主疆臣之執人之君者十四賄人之免者二執人之臣者十五殺其子公子及其君大夫者五十



其數八十有一此兩者是仲尼所大閔也此已自春秋而始也所謂天戚之非小白重耳之所能理也於是其中又有隱異焉克弟也訟君也諸侯送女也兄又殺其女弟也女夫人之會也執使而及於婦人也歸兄弟俘也敵國獻捷也祭田而假也歸田而復取也師而可丐也戰而獲君如獲冦也取子而殺如殺物也戕人而用如用牲也誘君而殺如誘孺子也臣出而盜盜來而臣也殺公子爲盜刺公子若客也執人則於京師歸人則於楚也內出叛也外入納也平則不肯而輸禍也會則不見而曰如也盟則不可而曰逃也逃則不可而曰乞也乞則不可而乃復也復則不可而乃疾也內入若滅也君入若據也殺則不當而曰放也侵則不足而曰襲也自降自潰非敵也自殲自棄非戰也大去非亡亡非去也此三十六事者其數八十一克弟訟君各一送女弟殺女弟各一女姬之會婦使之執各一歸之數三獻之數三假之數一取之



數一乞師之數四戰而獲君之數一取而殺子之數一戕用之數三誘殺之數三竊之數一刺之數二盜來之數三盜殺之數三執歸之數四出叛之數五入納之數五輸平違平之數四會不見之數一如會逃盟之數三乞盟之數一不至而復之數五復而疾之數二滅言入之數一入若據之數二放之數三襲降潰殲棄之數各一亡之數二大去之數一於是有夫人如會而大夫專會二而殺世子弑君之數不與焉此八

十一事者仲尼之所隱異也此八十一者重耳小白能治之乎夫亦其爲之以爲後則也曰非伯主之爲之也曰然則王奚有焉曰訟而直之取而反之惡而殺之寘而放之飢歸粟災斂卹則循王也曰天乎哉天下之無道也則自爲禮義之不審始也交質子而以爲信也納郜鼎立武宮而以爲功也伐原伐楚而以爲義也功德不立相率城遷而以爲仁也相獲以獻而以爲武也乞師而以爲順也降人而以爲治也放其



臣殺其大夫而以爲則也隱叛人而以爲厚也會斂卹災而以爲大德也弭兵而以爲大惠也城盟而執大夫以爲大勞也後至而使大夫會之又使大夫會其大夫而以爲大辨也仲尼於此則有不舉者焉後此之年有異罰者則亦祖此也獲君曰盧殺臣曰裂滅國以灌取師以阬此春秋所無有也然而此於獲晉侯戕鄫子圍原殲遂始也故齊桓秦穆仲尼所謂僇首也宋茲父晉重耳仲尼所不舉也楚子傚者也圍鄭而降之舍之取之原滅十五國取之譚遂其後之執人之君取之韓用人之世子取之鄫故不爲首焉是虜裂阬灌之所從始也然則寘其君何始乎曰始於乾侯也不始於乾侯則於河陽也然則夫人如會何始乎曰此已在二南之前矣其不爲禮義也則不待審也天下之無道也宋不量德而戕用人之君自以爲文王君子猶以謂爲禮焉禮義之喪也若此乎然則執殺滅人有禮乎曰有之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



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是則夫文王所以侵伐戰敗執獲殺滅人之道也然則仲尼何如乎曰以周公治魯以文王治天下文王周公者宣王之所揆景也文王以詩周公以禮仲尼兼取之不相遠也然則如魯何曰以六禮治其宮六禮治其廟六禮治其朝六禮治其野何謂六禮治其宮曰逆夫人也大夫宗婦之別也夫人至而出入也異姓之來逆女求婦也女歸而卒而來歸也王姬之爲主也此六紀四

十九事者仲尼將以治其宮何謂六禮治其廟曰禘祀以考廟獻樂以數朝朔以時修治以節享祀以順變故以義此六紀三十事者仲尼將以治其廟何謂六禮治其朝曰非疾則必朝非憲則不覲非地則不涉非典則不作非太室不數修非閔雨不數雩此六紀二十八事者仲尼將以治其朝何謂六禮治其野曰臺不臨民囿不蔽澤城不嘗敵田不改畝復築懷賦以時治兵蒐狩以法此六紀三十六事者仲尼將以



治其野故仲尼以此百四十四事以治其國朝聘會盟侵伐師旅之數不與焉以二十四禮總其治以百二十昇之司徒司寇司空是春秋所謂魯官也若此則已治矣如王室何曰仲尼又以文武治京師周公治其國宣王治其天下二南者文王所以治家也二雅者文王所以受昨也仲尼之於京師則有二事焉曰兄弟也昏姻也故王室之事五十有五會盟下國十有三聘使宗國二十有一其九者則亂也仲尼取十有二焉曰兄弟也昏姻也祭公來遂逆王后紀季姜歸京師劉夏逆王后于齊單伯逆王姬王姬兩歸于齊此六者仲尼所取以治內也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天王出居於鄭天王居於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此六者仲尼所取以治外也故王室之亂則自出居於鄭始也昏姻之禮衰則嫡庶之道亂嫡庶之道亂則毋子之情失毋子之情失則兄弟之變生兄弟之變生則君臣之義頓君



臣之義頓則中外之防潰中外之防潰則戎狄之難作故狩于河陽戎伐凡伯王師敗績周公出奔王猛不得正於內卿伯不得順于外則此兩者之以也仲尼以六事正昏姻故得之二南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言六禮之必備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言九嬪之承屬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言天子之娶婦也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則天子之遣女也又以六事正兄弟故取之二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友恭之致福也宜爾室

家樂爾妻孥言有禮之辨好也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言嫡少之不奸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言
閨閫屏宇之有其制也仲尼以此八詩者董十
二事故鐘虡不改而禍釁不作仲尼之治晦故
宣王之景絶宣王之景絶故文武周公之極壊
周公文武之極壊故天降疾威天降而人不弔
故弑君者三十誘而殺之者三戕而用之者三
人變之酷三十六故震電雨雹大雨雪隕霜不
殺草殺菽冰木隕星隕石星孛星没大旱久不

春秋揆畧　二十二

雨災及四國官廪社觀之屬凡效於天者三十
六地震山崩大水大飢饉及鳥獸昆蟲之孽凡
效於地者三十六於是石門之歳終於舒州伯
盟之統絶而王魯之道決決者潰也斷斷乎其
已矣日食之數於是亦三十六故弑君父戕殺
誘用之君與夫日食天變地異各三十六一百
四十四者是天之亂其天下也二禮之治宮廟
二禮之治朝野一百四十四者是仲尼之治其
家國也夫天亂之而仲尼且治之何其不與天

爲戾也曰將且治之天則先創之以爲不可矣
而且使仲尼治者是天之仁也天人之故若表
之於晷影也而特不可見於寘晦與盲者量其
脩短也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
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而有其進退不與世之爲
固也文王受命之年以至於仲尼之没參之而
得七焉文王踐祚之年以至於吾仲尼之没兩
之而得五焉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故春
秋者天之所以治其天下也天既治之而文王

春秋揆畧　二十三

無憂仲尼者猶以文王爲憂患也是其所以自
揆也然則仲尼其爲文王乎曰何哉其爲文王
也治之以文亂之以宣此所謂王也春秋則天
也春生而秋殺之顯其生殺以與萬物者陽盛
於寅陰盛於申所謂大禹也春未且生乃生之
秋未且殺乃殺之藏其生殺以與萬物者陽育
於子陰育於午所謂文王也子曰吾之志見於
春秋夫其志則不及行之也行之取夏時焉而
猶以周正爲藏然則仲尼其窮乎曰何哉其窮

也仲尼上之而堯舜禹下之而夷夏再闢置春秋而兩之得三十焉所謂十其一歲之日王數也而仲尼中出焉兩而得其半文王上之而五帝軒轅下之而夷華再闢置春秋而兩之得三十六焉所謂十二其一歲之日公數也而文王中出焉兩而得其半此兩大聖人者皆履天之中以景炤於南北開闢之後未有匹也然則文王得支仲尼得干文王爲伯而仲尼不為王何也曰此兩大聖人者皆天也不王也侯伯之與

春秋揆畧　二十四

匹夫一也然且皆以億世爲王然則文王者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者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生於其間則其交也然則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焉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焉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曰而何以知之也曰以春秋知之也曰何知之也揆之往代而知之也往代之年得春秋之事焉來代之言得春秋之言焉春秋之年以至於中國之盡而盟而戰而敗而滅六統六閏千八百二十五春秋所以立事也尚書之興秦繆之誓魯哀之歷所以溯往也四其文王之春秋五其仲尼之春秋置十而半之得春秋之言焉故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不約於書詩簡於大易以自爲符契不可增損者所以知來也其可以增損者則人也事有隆殺人有遷代而天因之故仲尼則至矣所謂天鐸者矣夫天則亦默默也而與仲尼以筆舌仲尼則亦何言之有然則仲尼何其多所是非也曰仲尼而何所

春秋揆畧　二十五

是非也是非者人也人天從之矣過莫大於偏惡禍莫大於强人以大辟晉趙盾鄭公子歸生楚公子比許世子止此四人者不弒其君則仲尼何賊焉夫世子止自以為弒也則弒之而無悔也且天下未有敢輕以藥而嘗其親者也輕以藥而嘗其親則是以親爲嘗也趙盾之弒其君則趙孟之志也公子比既居其宮公子歸生既治其兵則罪奚往焉此四人者皆自以爲服而以爲仲尼入之則是人之曲而仲尼之質也

且非仲尼之言也時固有執簡者矣夫皆非仲
尼之言也鄭伯曰克實恐其不克也許田曰假
其詞實假之也盜殺鄭公子盜殺衛侯之兄實
盜殺之非盜則不得殺之也盜竊寶玉大弓實
盜竊之非盜則不得竊之也三盜來奔實以其
人與地來奔非人與地則不得來奔也天王狩
于河陽實狩之非狩則無以爲請也出居言在
實在也三軍之耳目也公孫夫人孫實孫也非
孫則莫之敢逐也大夫公子帥師實志於帥師

春秋捘畧　二十六

也戎不卒而刺則實戎不卒而刺也傷其不卒
戎與其刺也而仲尼則何所是非焉曰然則予
奪之如何曰是非人也予奪王也仲尼不人而
又不王則亦何所予奪之有杞伯與子則誠伯
與子也五等之辨則猶昔也突忽歸出則猶未
有所與也鄭伯突世子忽復歸則亦足以相敵
也時既無王衆之所君則君之衆之所子則子
之衆之所大夫則大夫之小白入于齊則誠非
世子也取予糾殺之則誠亦公子也取諸我而
殺之則亦三軍之耳目也等公子則何所不可
馬而先入者以爲利晉人殺欒盈衛殺其大夫
甯喜甯喜在其官則官之欒盈不在其大夫則
不大夫之以其人殺則人之以其國殺則國之
人有與也國未有與也而春秋何與之宋人殺
其大夫司馬宋殺其大夫山其名佚則佚之其
名存則存之謂其殷國也故佚而猶存之蔡人
殺陳佗夫蔡人則以爲陳佗也不知其爲君也
知之亦以爲陳佗也而殺之則陳佗之陳人殺

春秋捘畧　二十七

其公子過以其公子過也而殺之則公子過之
而仲尼何競焉然且有所諱不諱者何也地以
藏死者故多隱焉國之有墳隴林藪也所以自
蔽也春秋之諱三公與其二子是也天以導生
者故多白焉國之有臺社郊野也所以望其祥
祲而達其風雨也春秋之書觀魚觀社丹楹斲
桷躋僖公卜郊不從鼠食牛角牛死是也不諱
三公二子則後君無以嗣其位諱四大禮者則
君子無以教於天下萬世甚哉聖人之顗也夫

人者國母也與其兄弟會可以隱矣而必書之書之不已而九之十之又以君之女會於諸侯夫君與諸侯皆以爲可也則又焉敢隱之也然則仲尼者其無所可否乎曰焉有所可否也傳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故天所可則仲尼可之仲尼所否則天否之仲尼者猶無所可否也曰然則人所可否亦天乎曰亦猶之人也廣而漸之則天也夫廣而漸之則天則天下後世者猶以勤王爲大義從其盟王爲大信春秋之

春秋揆畧 二十八

臣上聘者不寡矣而仲尼皆削之何哉仲尼之果也是抑人之爲義也且與人以盟至河而復則何所可否焉曰已矣人皆蔽於天而不達於人天之未喪斯文也魯猶得為文王也天之將喪斯文何以大夫之卿至者以為京師之事則僅五十焉猶夫空其時舉也而陳衛從王公如京師再朝王所五使大夫執歸者二城周者一以十二公之間得此十二勤王者亦足以教矣足以立紀矣子展有曰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伯主反復則何以堅事為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夫以其朝人而恥於外則不如死其社稷如河五復夫亦春秋之義也然則春秋亦以此立義乎曰亦何不以此立義也春秋之所意起也雖其小瑣亦未之無有也祭則有春秋焉春曰祠秋曰嘗其大紀也惕於風雨霜露則其明意也雖百世猶此享祀則其大禮也達於天下爲孝思則其詩也卜日而進退之上下於六候則其易也治亂之則未遠

春秋揆畧 二十九

過於三十者則吉卜之義也若夫沼沚谿澗之菜湘之承之釆之筐筥錡釜亦無不選也則若書王不書王時不月月不日亦各有復義是也君子之言也若五味之同醢也一言而出之則必有數義者是則君子之治言也未至於治人也至於治人矣未至於治世也故有嚴之則日善之則日亦有惡之危之則日有弛之散之則不日亦有隱之慎之則不日於其情也則悉重於散內侵之言日重於月言月重於時於

其義也則各以散起也或日以正之或不日亦以正月而日以重之或不月亦以重君子之言也若日之映物而各異色也以謂去之則非缺也立武宮則日立煬宮則不日非遠脫也子般卒則日子赤卒則不日非疎失也以謂正之則非一也同文而異情同事而異制其閏朔庚甲且有不正者矣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胡可常也然則春秋如之何春秋者將使其家宰宗伯之屬稽測而起之



觀其雷電風雨薄蝕災異之方與夫歲月時日雲物明晦以知夫憂患變故之所自來而成訛動作之適其所故王省歲公省月卿士省日大夫省時君卿大夫士以此遞相詔也故繫之時月日以惕之天繫之疆域分野以惕之地繫之五等之臣以使人敬相接也夫其有通於禮通於樂通於詩若書者則是一時之治也仲尼猶且迂之以觀於三千六百五十年之盛衰參於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年之往聖來聖乃以其經曲小瑣與之明察別白之臣率其一百二十屬以論之無缺而起其禮義則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其人也然則仲尼其自以為王乎曰何自以為王也實有其大實也非素也而又將揭百王者為星為月為日以行於春秋之中然則其自為天與曰天非人之所能為也天王崩十公薨十二諸侯卒百二十殺弑君三十六入滅國三十六地變三十六天變三十六非人之所能為也曰然則勤王十二無王之月一百有八無



事之月五十非仲尼之為與曰然則天也非仲尼也仲尼而必無言則何以總其紀遂散焉不知其春秋然則言止於此乎曰已大矣觀往以測來觀亂以測治智者明之仁者誠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詳之則禍也索之則躁也營之則過也亢之則傲也夫言則已太矣然惡夫以仲尼之言殺人者猶以王戚刺鼠而八尺之梟為杖也以八尺之梟為杖乃使天為覆缶而人以為醯日南北行而東西起以為怍然則子而始

揆之乎曰何哉我而始揆之也仲尼於此既已筆之書訓之口存之策火而不滅垂世者八倍有一於茲何哉我揆之也曰得不已遠乎曰吾近取之禮内取之詩以本諸易攷之詩書而誰則遠之天慮人之昧昧也而示以日月之相逐又以爲不足故示之弦望又以爲不足故𣪘其七宿又以爲不足故示之極示之極又不足故示以明漢之起没也然且一歲之内半其晦冥風雨乃使人瞶瞶焉百目而千喪夫不通於易



與禮與詩者則必以我爲讆言是以仲尼爲讆言也然則今之言春秋者安取焉其通於詩禮易者則取之三家氏者猶未夫爲知禮也左邱明者世典也游夏者儒守也典故其徒富富而近於書守故其徒約約而不悖於禮詞有文質義不相繫天下之數不參不合六官之屬同考而異蹟夫以邱明而固游夏以左氏而陋公穀則是河漢笑箕井之斐小也夫以河漢笑箕井之斐小乃共棄之以雷霆霜雹之是尚是游夏姑舍以學秦之律令也使爲秦之律令則不可以二世而何以治萬八千世之天下吾爲天揆焉爾吾不知吾仲尼之治之則必以爲仲尼之治之也

二編刻於庚辰復月未廣其傳而春秋揆首中已有刻本同人欲見者多因復不能秋今天地開朗斯文有在果副夙心微言至論亦種種傳矣又吾師詩文多不起草每成卷帙輒爲求者藏去間有所見片言隻字秘錄掌中雖管蠡無幾而法則俱著嗣得隨錄以集大成云

癸未秋月門人胡夢鍇再識



春秋揆畧　終

春秋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書道爲一篇其說謂揆者揆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兩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即邵子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爲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

〔明〕鄭來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實錄十二卷》提要

# 敘春秋實錄

六經皆切世用而春秋于法家爲近比事卽招案書法卽斷書法一本周禮猶斷之用律然必案明備而後斷瞭然截然當之者懣然閱之者快然以法格不法法當如是顧衮鉞法嚴一字微乎微乎視律文更閎其義例散見于三傳而衷于康侯葢國制然取其兼考同異而統于一

耳左氏雖正案乃其詳或錯出國語本末未備公穀雖晩出各本師説或與左氏謬戾而義例聦合者何可廢也經生誦習左氏覆卷不失一二者百一或先



經或後經或依經或錯經剖析如鏤塵者千一若乃苞國語鉤二氏所見所聞所傳聞如指掌判義例如貫珠微詞奧義炳若日星所誅進千萬世爲法誠若

素王面命恐萬人不得一也無它案無統紀也案蒙則律訛案漏則律疑一事出入尚多猶豫而欲以定萬世是非窺聖賢微渺之間其可乎既以胡明經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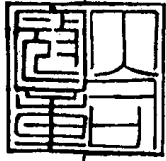


以案翼胡彙三家言筆削一衷康侯以爲寔錄童而習之學者知所宗庶幾出入不誖所聞斯鄧氏之志也鄧子剴直無瞻徇内外明法堅不可嬈其言曰吾

與割腴無寧取裁文省而事核巨細畢舉夫浮誇于道法何當玆千古談經嚆矢非特爲帖括津梁也

時

崇禎壬申仲秋朔二日

友人西吳沈演撰



春秋實錄凡例

計五條

一春秋案左斷胡故以左傳爲主而採公穀史國及家語周禮六經大全等書以佐之補左缺也

一春秋左傳或先經始事或後經終義不便覩覽今從彙串每題總爲一傳便引用也

一春秋褒貶從胡而左與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

一春秋經題外有傳題左題隱題事實各主俱錄於正傳後或附見於正傳內其傳無可附而事有所關者仍爲附錄備事跡也



一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其餘文章膾炙人口而無關經斷當別覽之玆不具載從簡便也

鄧來鸞纘青謹識

# 春秋實錄卷之一

昭武　鄧來鸞鳴父編

隱公　名息姑惠公子母聲子桓公兄也按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



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者蓋以

馬以乘乘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衾曰襚珠玉曰含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非王命也聘弓鍭矢不出境埸朿修之問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二年公會戎于潛　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



人入向以姜氏還

無駭帥師入極　費庈父勝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卿爲君逆也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

鄭人伐衛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交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旣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會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



故有伐鼓用幣之事

附錄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

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尋盧之盟也

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春州吁弑桓公而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



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翬帥師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
其禾而還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
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
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
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
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



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
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
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
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
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

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
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
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
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
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秋衛師入郕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
主其祭子祭於孫止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



則易姓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
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
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
用六佾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
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宋
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
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

恤社稷之難令聞諸使者曰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附錄　公子彄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更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於齊也

秋七月　月令春天子賞公卿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夏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行



無不懽悅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秋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冬天子察阿黨使罪無有淹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飾軍事

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盟于宿秋公伐邾爲宋討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附錄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穀梁諸侯之參盟於是始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以成紀好也

附錄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　邦畿外五百里侯服歲一見又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又五百里男服三歲一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一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一見王者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冬公會齊侯于防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夏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秋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人不會王命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及

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
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
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出
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
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
一二父兄不能共臆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
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



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
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
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
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鄭國爭此土也
吾子孫其覆亾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
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
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
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
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
能與許爭乎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
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
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
齊于社圃館于蔿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蔿氏立
桓公而討蔿氏有死者

春秋實錄卷之二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母弟也謚法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二年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



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巳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



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三年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曆家曰日光以望時遌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揜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揜密故日光溢出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禮記婚禮



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雁入揖堂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受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諸侯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鄭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鼓而動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



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大雩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雩求雨之祭也爲壇於南郊之傍雩五方上帝

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他雩用歌舞
而已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來諮謀齊難也
附録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
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千
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
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



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
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
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
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
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閲　簡車馬也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
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
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中

秋教治兵皆如之中冬教大閲前期羣吏戒衆庶修
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
十步爲一表田之中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
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
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
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
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
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移及表乃



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
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
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
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
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
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
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
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

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之者何以火攻也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譏盡物故書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烝衆也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



具故曰烝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周禮公之子如侯伯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執辟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十一年附錄　鄭伯寤生卒鄭昭公之伐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



附錄　公羊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道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延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

會于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藴伏其盛在下故藏冰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故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冰



乃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伏淒苦之氣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孔子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之間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穀梁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乙亥嘗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不若已所自親者也曰甸粟而内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穀梁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求私財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



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六月乙亥昭公入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附錄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附錄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



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 春秋實錄卷之三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在位三十有二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與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搚幹而殺之去其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其築之何主王姬者必自公門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於是乎始判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仇乎紀卜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公羊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

一者第一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詩云本支百世

附錄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不從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八年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皆習

戰也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此之謂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

附錄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待朞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僖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



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刧而束之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春雍廩殺無知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



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曰若何鮑子曰請諸魯公曰施伯魯君之謀

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對曰使人
請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于祖
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公以問施伯對
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
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
國憂矣公曰若何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公將殺管
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
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公使束縛子齊使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



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
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
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
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
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
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
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
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
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子偃曰宋
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
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
師乃還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于
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
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



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
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
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一年夏五月公敗宋師于鄑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
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
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
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
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乘丘之役公
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
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
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
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



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萬嘗與莊公
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既
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
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
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
之美惡乎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至遇
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殺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
闔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
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
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
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
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
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皆醢之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以平
宋亂遂人不至夏六月齊人滅遂而戍之

冬公會齊侯于柯始及齊平也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



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
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
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
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
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
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
之信著乎天下自何之盟始焉　公羊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管仲至三釁三浴之

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愼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



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公曰諾國既安矣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



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懽忻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夏單伯會伐宋　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附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

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
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
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
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
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
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會焉



齊始霸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
侵宋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
冬十有二月同盟于幽　鄭成也內外寮一疑之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夏齊人殲于遂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
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二十二年附錄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
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
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
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使爲工正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
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
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是謂鳳凰于飛和
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生敬仲及陳之初亾也陳完于始大于齊其後
亡也成子得政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
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
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國語曹劌諫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
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

土發而社助時也收穫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
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
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
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不聽遂如齊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丹桓宮之楹刻其桷
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
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國語匠
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



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
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
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
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
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
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常也惟正月
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
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求乎陰之道也以
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
之眚不鼓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
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也天子非展義



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
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
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
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
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

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
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
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
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鄭伯聞之見虢叔曰盍
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
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
五大夫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



夫人為館于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亾人
之側不亦異乎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子元鬬御彊
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
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
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
有烏乃止
冬築郿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都曰城
臧孫辰告糴於齊　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
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
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
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
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
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
急病而攘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
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



居官而隋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
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
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
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
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
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
而入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每廄為一閑閑有
二百一十六匹内年歲乀　蓋馬不食穀馳道不修

延廐者法廐也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
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
故也
齊人伐山戎　卽位數年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
剸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
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
夷之功則以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
相遺俘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爲管仲城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
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附錄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
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
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
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
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
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
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
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
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春秋實録卷之四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子般弒卽位在位二年爲慶父所弒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成季之將生



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禮記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王制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齊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



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冬齊高子來盟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譚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

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
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之擇利而爲之
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
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孔禮
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
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
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
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
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
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
賦再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
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春秋實録卷之五

昭武　鄧來鸞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兄也母成風在位三十三年按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出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亾矣孰亾之葢狄滅之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楚人伐鄭　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秋楚人〻鄭〻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盟于犖謀救鄭也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 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噫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



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偩戰 穀梁 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惡季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對曰宫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加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宫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



意也何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之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假道乎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假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所以事大國也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荀息曰宫之奇

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必不從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之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記曰脣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虞公不聽宫之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抱璧牽馬而前曰臣之謀何如公曰子之謀已行矣璧則猶是也而馬之齒已長矣公穀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服江黄也

楚人侵鄭　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

楚人伐鄭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怗楚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序績也 公羊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伐陳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公羊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叔孫戴伯會諸侯之大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附錄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

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
齊既與諸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
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
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
安食不飽我辭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



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
出奔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
王世子云者惟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穀梁
鄭伯逃歸不盟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
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
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
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
是江黃道柏皆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
楚又不設備故亾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曰虢虞之表也虢亾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
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在盟府將虢是
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
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
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

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
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
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
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
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
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
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
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
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人圍許以救鄭諸
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
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　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何憚

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
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
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濤塗
之譖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
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
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
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
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
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
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
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王人之先諸侯何
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於
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
弗致也　夫人成風非哀姜也傳誤
九年夏五月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　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
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
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
受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桓不務
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
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
侯乃還
十年秋狄滅溫溫子奔衛　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
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及其大夫荀息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
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
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公羊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



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十三年春狄侵衛 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國幾亡

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人伐徐徐即楚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晦者何冥也震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天戒之故震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之

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



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君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

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處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秪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秦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



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伯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故月之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夏滅項　淮之事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一月乙亥齊

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
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葬宋襄公
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
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冬邢人狄人伐衛　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
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狄師還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人執滕宣公
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
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
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
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
得死爲幸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
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敎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
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脩省德乎無



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
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
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脩好于
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梁亡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
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
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
遂取梁
二十年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
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故也于是衛方病邢
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人爲鹿上之
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
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秋宋公楚子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諸

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



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脩祀紓禍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及邾師戰于



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師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附錄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



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



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

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饗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由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亾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



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宫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從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

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



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晉侯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寔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
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
善人
冬天王出居于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
衞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
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
襄王之與衞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
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



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
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
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
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
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
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
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前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
典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王子出狄師夏狄
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
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
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
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
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
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
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太叔以
隗氏居于温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
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

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
鄢父告于秦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
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
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
余莫敢止

附錄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



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
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
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
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
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
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
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
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
圍陳納頓子于頓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
于我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盟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
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
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
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
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

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



共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將伐曹假道



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

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
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
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
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
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
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
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
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
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

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
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
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
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
救而棄之若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
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
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
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
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
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
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
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
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
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

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



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右師潰狐尾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殺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臣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谷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
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
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
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
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殺之咺不廢
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
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
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
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
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
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
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
奔晉

天王狩于河陽　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
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
于衛立公子瑕　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
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
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



夫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
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
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
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將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
侯國語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丁丑諸侯圍許晉
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
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

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
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
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
人盟于翟泉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
伐鄭也
三十年夏狄侵齊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
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及公子瑕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
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
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晉人秦人圍鄭　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
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
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
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
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



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
知以亂易經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王使
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
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
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
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
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反旣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
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
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夏四月四卜郊　家語定公問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
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于天人本
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而垂象
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公曰郊不同何也孔子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



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
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
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
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
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蠒栗后稷之
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
犢貴誠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
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
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
以黼之被衮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
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不從乃免牲　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
至於南郊免牛亦然郊用三辛以二月卜三月上辛
不吉卜中辛不吉卜下辛又不吉乃免牛全曰牲傷
曰牛
猶三望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三望者何
望祭也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



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
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可以已之詞
狄圍衛十二月衛遷于帝丘　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
康叔曰相奪余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
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
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二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夏狄有亂衛人
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



師遂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備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



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

軍實而長寇讎亾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
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
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
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
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
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
以一眚掩大德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以報升陘之役

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之郤缺獲白狄
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
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
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
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
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
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
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
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實錄卷之六

昭武　鄧來鸞纘青父編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師圍戚六月取之獲孫昭子

衛人伐晉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



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敬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

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秦人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



遇息公子朱而還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

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秋楚人滅江　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

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

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

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　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

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



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

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

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

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五年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

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

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

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

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

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

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公羊君

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

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

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



朝而走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月棄時政

也何以爲民先王之政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中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

餘於中事則不悖

七年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

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

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巳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



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巳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弗聽

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晉侯立故也公後至

公孫敖如莒涖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巳生文伯其娣聲巳生惠叔戴巳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巳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

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
如初
八年冬十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
會雒戎盟于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
盟於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穆叔如周弔喪
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司城來奔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
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



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
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
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
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
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六卿私公室樂豫
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
禮焉夫人因戴氏之[illegible]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
離及大司馬公[illegible]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

司城蕩意諸來奔効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皆復之
九年及箕鄭父　夷之蒐晉人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
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
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
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箕鄭
父士縠蒯得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
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



于很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冬楚子使椒來聘　執幣傲叔孫惠伯曰是必滅若敖
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十年夏秦伐晉　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
徵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
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

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
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
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
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
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無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
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子伐麇
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鄋瞞侵齊遂伐我
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
右富父終甥駟乘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
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
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
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
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
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
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
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長狄也兄弟三人佚宕中國
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
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士之旅著王子成父殺
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穀梁
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
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
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



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
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
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
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
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
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

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何以稱太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十四年附錄　齊侯潘卒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子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卒舍即位七月乙卯



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晉郤

鉄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
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
其指則捷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
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也雖然貜且也長郤鉄曰
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
子大其弗克納也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
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齊



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巳氏襄
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
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又執子叔姬
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
叔姬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
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
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晉郤鉄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
郤鉄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
以城下之盟而還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謂諸侯不能也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



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谷齊侯弗及盟　及
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谷請盟齊侯不
許曰請俟君間
夏四月公四不視朔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
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
君北面受之乃祭一月之政頒於其國此之謂視朔
毀泉臺　有蛇自泉臺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入月聲
姜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麇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若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



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修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至國人諸侯誰納



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師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
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
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
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
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
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



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
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
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
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
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
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
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為太子也與邴
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
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
于池歜以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
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
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臧叔如齊惠公立且
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
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



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
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奔蔡既而復
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
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春秋實錄卷之七

宣公 名俀一名接文公子也母敬嬴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按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胎武　鄒泉[illegible]編

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秦

公會齊侯于平州　以定公位公子遂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



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



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



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



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三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

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公羊子曰其諸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與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通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
公子宋之謀也故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
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
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黑壤
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有疾也譏何譏爾大
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若有私喪則哭于館
衰而居不饔食歸使衆介先懷而從之若賓死未將
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
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楚人滅舒蓼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
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于周
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
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
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二子請殺之
公弗禁遂殺洩冶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固畏其偪也公
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告以族不以名也凡諸侯
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失臣某失守宗廟敢
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夏公如齊奔喪五月公至自齊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
取成而還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按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

遷于繹皆此山之地邾魯二國之交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子家如齊邾故也
楚子伐鄭　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
鄭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伐鄭及櫟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
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



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
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
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
况寡德乎
丁亥楚子入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
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
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
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
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
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
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
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二年楚子圍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
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
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
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
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

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
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
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
克佐之趙索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
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

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
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
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
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
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
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
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
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
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
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
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
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
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

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
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
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
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欲馬于河而歸聞晉
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



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遂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

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



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

無日矣不如備之晉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儆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



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危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



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附錄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

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晉殺其大夫先縠　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晉侯伐鄭　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我亾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亾也亾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宣子曰子家其亾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巳一國謀之何以不亾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



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致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



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

如日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
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
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
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
曰何爾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
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
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處于此臣請歸莊王曰子去我
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引師而去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
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
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
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

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恃其儁才而不
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
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亾之道也商
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
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
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



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
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
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
載周能施也卒是道也其何不濟
秦人伐晉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
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
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
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初稅畝　非正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古者什一籍
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
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
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
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冬蝝生　爾雅謂之蝮蜪螽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



治而自生故蝝曰蝮蜪

十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
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
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
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
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
周宣榭火樂器藏焉爾

十七年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
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也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



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
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
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
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
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
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
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悛而又
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
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
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
逃歸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
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戊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
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
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
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 春秋實錄卷之八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按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三月作丘甲　爲齊難故作丘甲　周禮因井田
制軍賦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四
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爲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是增三之一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
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
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
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
以戰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
以逞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



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



腆敝賦詰朝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御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



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丘之茨侵車東至海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里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里東南其畝今吾子疆里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



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



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則是終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盡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公羊子

附錄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



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王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執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附錄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



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巫

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
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
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
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
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以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
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
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
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
竊與楚盟故曰匱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
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
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次于
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
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公至自晉　拜汶陽之田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
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
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
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爲上
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
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下國之大卿中當其
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
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



衛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鄭伯伐許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
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
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
五年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焉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



如之何伯宗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以其言告之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穀梁子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伯與許男訟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子報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者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廟由己非由人也武公名敖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也傳十一世

朱子曰太祖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一世一遷廟壇墠鬼大全載禮記疏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與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吳伐郯　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叔侯羽軍楚師鄭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音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

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



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貳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伯主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使皆反其所侵地公羊子

晉欒書帥師侵蔡　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



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明日而亡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晉士燮來聘且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

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
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
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
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
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
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復命公享之賦韓
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
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
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
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
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
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
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
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
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
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
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鄭公子班聞叔
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
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
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
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冬
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
也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
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
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夏公會晉侯于瑣澤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
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
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
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
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
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

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將事不敬孟獻子曰
郤氏其亡乎禮身之榦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
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
命也不亡何爲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
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
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秦桓公既與晉爲令狐之盟而
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
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
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
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

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

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
爲司寇以靖國人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木介甲冑之象正月夏之
仲冬天未甚寒雨下著木而成冰是寒過其節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
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
樂懼宋恃勝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
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
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
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
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姚
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至何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
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
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
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



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
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
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
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
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
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呂錡夢射月中之退而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傷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陽穀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吾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

以上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
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將行姜又命公如
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
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
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
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
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
罕宵軍之齊宋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
社稷之鎭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
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
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宣伯使告郤犫
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
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
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
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
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
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
社稷之臣也若朝亾之魯必夕亾以魯之密邇仇讐
亾而爲讐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
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
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
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
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代公執也其代
公執柰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
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臣有罪執其君子有
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

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
孫行父公羊子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癸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歸刺公
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　鄭太子髡頑頭緆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
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于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
于首止諸侯還
九月辛丑用郊　郊用正月上辛夏之始可以承春以
秋之未承春之始蓋不可矣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
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
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
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
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
還
十八年公如晉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
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
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
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



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
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
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
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
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
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
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

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申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冬楚子鄭人侵宋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春秋實錄　卷八

春秋實錄卷之九

昭武　鄧來鸞[illegible]編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在位三十一年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



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

二年鄭師伐宋　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徒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我



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

以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如晉始朝也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外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侯奄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



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知武
子伐許
四年附錄　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
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
之難哉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歌鹿鳴之三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
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
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
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
之訪問於善爲諮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
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冬公如晉　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
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鄫無賦于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
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
成屬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
于淮上吳子不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
之故且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
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
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冬戍陳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
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
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附錄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
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莒人滅鄫　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鄫中

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旣亾國有旣滅滅而不作知

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

祀滅亾之道也

七年城費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

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

費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　楚子㒓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僖公之爲



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

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

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

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

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

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

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

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且聽朝聘之數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

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

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

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

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以

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

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

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

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

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

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

兵亂日至亾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

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

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
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
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
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
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
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兵于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



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
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
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
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
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
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懽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
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
公獻俘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
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諸侯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
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
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



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
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
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
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
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



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敢與爭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

楚子伐鄭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



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會吳子壽夢也三月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

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
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
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
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斷其帶以徇於君三日諸
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曰女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率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



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
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
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
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
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
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初子駟與尉止有
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
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
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
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
殺子駟子國子耳刦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



死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
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
囊伐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
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
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人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
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

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
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
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
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
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
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
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二
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爲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
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
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
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
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
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
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諸
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
其暮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
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
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
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

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
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
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
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
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戌晉趙武入盟鄭伯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
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
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
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
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
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
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
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
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
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
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
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十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
台遂入鄆　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且拜師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
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三年夏取邿　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



附錄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
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
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
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
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
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
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
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附錄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之乃舍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説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告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歸語臧



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位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附錄　楚子囊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侯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
諸侯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孟孺子速邀之齊侯曰是好
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晉侯伐齊將濟河
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
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
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
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
焉齊人多死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
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
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
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
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殿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
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
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

莊子斬其櫄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
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
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
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
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
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
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

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
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
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
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若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于汾於是子　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蔿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
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
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
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附錄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
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
于督楊曰大毋侵小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
漷水歸之于我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侯娶于魯
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
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
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
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
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
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夏五月壬辰晦齊
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
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
也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
怒不伐喪善之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穀梁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

故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
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
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
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
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
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



滅是無天也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
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
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
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
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
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
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
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
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
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



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
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
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
奔楚宣子殺叔虎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
請叔向不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
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



敢不免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



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趙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在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

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莊子卒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



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

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甲夜入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



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公會諸侯于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

叔孫豹如京師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穀梁



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産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酉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

衛侯入于夷儀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亨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



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子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晋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晋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

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



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

附錄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爲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信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兵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之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

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于趙

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盾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



于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



可以立于人之朝矣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

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
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
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
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
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盟晉
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
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
人

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崔
舍政則以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月國
遷朝焉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慶封
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
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
子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
殃之也其將聚而殲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
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
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
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
圖者忠也公遂行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



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帛也乃使
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
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
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公還及方城季武子
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
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
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
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
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而

歸五月公至自楚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
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
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
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
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晉侯使



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
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
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能治之杞夏餘也
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
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賦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
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
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子來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
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
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
一耦
吳子使札來聘　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于周樂使工
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
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



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
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
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

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伯有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子產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

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癸巳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附錄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



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 春秋實錄卷之十

昭武　鄧來鸞青畝編



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夫人孟子遜齊薨于乾侯按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

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



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之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

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跮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



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辟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然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一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一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之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能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

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
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左角參爲右角
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
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
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
出也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



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
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展輿之不立
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
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公子圍至入
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
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郟葬
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
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
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
禦已甚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
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
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



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
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
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
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
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
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
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夫子近德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謂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



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三年夏叔弓如滕　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授館敬子從之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寵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



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歡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

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輔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此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



人不聞其恃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刑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人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夏諸侯如楚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



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



使速殺之

遂滅賴　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鄫　言易也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氏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尸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

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公如晉　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然習儀以亟言善於



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麻之役薳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



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

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廓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
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
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
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冬叔弓如楚　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吳人
敗其師於房鍾獲宫廏尹棄疾叔弓如楚聘且弔敗
也



七年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君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
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
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
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
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
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
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親步玉趾辱
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
旣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
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
於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九月公至
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
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



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
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
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謂則效已矣　國語靈
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
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
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器庶爲樂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防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



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惟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惟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志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吉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廢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八年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



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叔弓如晉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

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遠怨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秋蒐于紅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



之役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夏四月陳災　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冬築郎囿　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



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庚辰戰于

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伯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



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



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
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
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
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
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大蒐于比蒲　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葬齊歸公
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
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
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
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
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
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
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
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
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
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
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
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
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
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殺獻公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
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
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
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

之更受二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免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君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如何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



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吾不爲怨府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



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

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
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
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
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
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
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
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
王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遂行國每夜駭曰王入
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

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
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
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
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
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令子旗爲令
尹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
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也乃大有事于
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
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
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
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
入再拜皆壓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
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

奸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
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
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
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
謀爲羈終身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
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
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
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



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
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
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
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
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
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
以齊侯出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
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乃並徵會告于吳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
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
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
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
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
敢携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



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
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
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人
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
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

則有尋盟君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經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



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之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退造于除癸酉退朝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禮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



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不與盟晉人執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

溓

公如晉至河乃復　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入州來　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



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若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



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人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夏公至自晉　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



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宗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也陳太皡之墟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



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陽匃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余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余皇則對師

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
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五月火昏始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



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弗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諸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鄅子入鄅　鄅人籍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附錄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

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二十年附錄　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大夫嬴氏至自秦費無極言于楚



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費無極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何敢來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野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

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
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
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宋氏盟以爲質宋
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
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
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
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
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
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



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
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
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
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
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
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
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叔孫爲政季孫欲惡
諸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
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華費遂
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
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
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
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
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
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
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



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
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
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
如亡也五月丙子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
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
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
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庚午宋城舊鄘
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



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曰衆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



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

六月叔鞅如京師王室亂　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

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
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
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
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
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
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
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
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
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
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
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于晉七月以
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
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
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

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
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單子劉蚠以王師
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邾人城翼還將自
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
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
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



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
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
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
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
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
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

一知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
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
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
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
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
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
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至



晉人圍郊　王子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庚戌晉
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
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晉箕遺樂徵右
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
京毀其西南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
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
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
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
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
鐸逆庚輿于齊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
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
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
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
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
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
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
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
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
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
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
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
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

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
奔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單子取訾劉子取墻
人直人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
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劉
子單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
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



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
疾而復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
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
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
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
子叔孫受禮而歸
冬吳滅巢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
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
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民無內憂而又無
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
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
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
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
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



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
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
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
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
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
謂乎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謀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



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爲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有鸜鵒來巢　師巳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禂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巳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

又訢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
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
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
豎勿内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
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
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
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
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
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



子公若獻弓與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
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日
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
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
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
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
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

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
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
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
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
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
治將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
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
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
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
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
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
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
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
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
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
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

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
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
内外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
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
内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
於難罪孰大焉通内外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
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二十六年夏公圍成、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
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
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
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
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
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
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

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
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
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
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
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單子如晉告急戊午劉人取
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



敗績已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
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
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
塞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冬十月王起師于滑
辛丑在郊遂次于尸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
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
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
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

戌盟于襄宮晉師伐成公般戍周而還癸未王入于
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
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
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
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
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
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



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
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
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
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
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
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
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一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
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請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
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

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
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
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
無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
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
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
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
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
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



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附錄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
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
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
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
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
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

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尚之

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吳師不能退吳公子



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可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我若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劒于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



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服

公如齊　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
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
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個
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
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
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
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
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
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
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
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
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
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
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
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
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
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
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
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
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
又甚文將自同于先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
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
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
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
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
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不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

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
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
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
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
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
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
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四月季孫從知伯如
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
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



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
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
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
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
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
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
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冬黑肱以濫來奔　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
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

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
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
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
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
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
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
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
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
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
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羊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
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
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
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
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
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
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
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

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及孝公于魯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天王使富



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



之以爲成命

春秋實錄卷之十一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夫人定姒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莅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爲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



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戊辰公即位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

而合諸墓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煬公考公之弟也若曰煬公以弟繼兄魯一生一及所自始今定公以弟繼昭公則亦煬公以弟而繼考公者也然煬至昭已二十世矣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其上懸法象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之門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盟于郯脩邾好也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裘一佩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



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瘧疾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毛於鄭鄭人與之

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沈人
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
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
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
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
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
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
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
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

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墟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
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
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殷政疆以周
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
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
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



惎間王室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
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
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
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
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
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

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楚人圍蔡　秋楚爲沈故圍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伍員爲吴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吴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吴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



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吴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二月庚午二師陳于栢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吴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吴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吴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公羊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



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弗與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歸乃用事乎漢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吴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復讐柰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

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逼古之道也

庚辰吳入郢　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芉畀我以出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由君實有之楚子在公



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夏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辜

於越入吳　吳在楚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鄭侍楚至是始滅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

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
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
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
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宋樂祁犂言於景公曰諸
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
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
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



于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
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
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祁犂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
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
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

之樂祁歸
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
夫不告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侵結以侵我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八年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列
坐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
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
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
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
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
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
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
獲焉名之曰陽州
公會晉師于瓦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
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
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

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衞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衞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衞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衞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衞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衞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行將行王



孫賈曰苟衞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衞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衞

從祀先公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子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陽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仲孫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



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盜竊寶玉大弓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

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脱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吾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



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得寶玉大弓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巳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秋齊侯衞侯次于五氏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又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



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五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衞侯曰可也衞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衞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衞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衞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

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會齊侯于祝其
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
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于德爲不義於人爲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
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



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
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
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
鄆讙龜陰之田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
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
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
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
道二三子獨帥我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
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
當誅使司馬行法首足異處齊人來歸三田雖有文
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
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
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政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



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
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
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二子及齊師復
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
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
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
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



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始叛晉也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



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諸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

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
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
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
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
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
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范皐夷無寵於范
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
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
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荀躒
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
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
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

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
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
公宮

十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
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
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
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



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
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
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衛侯逐公叔
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

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祭社之肉盛以蜄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於是乎受俎實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吾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壬



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昭武　鄧來鸞纂青父編

##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遜于越按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栢舉也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附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



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將或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三月越及吳平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



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亾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世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于

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求援于中山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夏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附錄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旣

蔡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四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春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肝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以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春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栢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栢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六年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爲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齊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致殺諸野幕之下

夏公會吳于鄫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



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

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錦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憑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秋而背之求成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



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
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
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
鄉今吾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
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洩對曰魯
雖無有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
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
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
城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

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
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
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
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
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
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
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
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

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
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
後止吳人盟而還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
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
侯怒夏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
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
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齊人歸讙及闡　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
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
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
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
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
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令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公會
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
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
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
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
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也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
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
焉二三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
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諸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
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
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
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
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下不能死何以治
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
曲稷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
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
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
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
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
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
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
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
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公孫夏命其

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絃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



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衛世叔齊出奔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組宋公求珠魋不與曰是得罪及桓氏出城組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

十二年春用田賦　季叔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

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



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伯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罕達救嵒圍宋師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郜延以六邑爲虛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將盟吳晉爭先吳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



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吳人乃止

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侯于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止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謀曰越爲不道背其

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進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殁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罰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能之諸侯必說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振鐸勇怯盡



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於越入吳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恒有於中國也　麟麕身牛毛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



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

汪氏曰前年星孛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殺而戾氣見於東仁獸獲於西聖人感麟而作春秋作起獲麟故文止於所起茍曰經成而[illegible]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螽蝝無[illegible]尊孔子作經之效如此其盛故曰文成致麟

春秋實錄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鄧來鸞撰來鸞字緝青宜黃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爲科舉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觭者必俯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不必問矣

春秋纂四卷提要一卷叢説一卷

〔明〕朱之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纂無卷數》提要

春秋纂序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事莫核於左辭莫辨於公穀雖傳會支離糅見主于定名分其義一也胡文定折衷以就感箴豈必盡符聖經而名義貞肅國維待張或亦夫子所心許迨制義翹長劉經詁傳而筆削之旨益晦洎起先生起而釐之有纂理準參衡義嚴一揆提要之精詳叢說之簡密其見于各疏者略凡例以表微期是非之允當一事分志

端委有條一人附標初終靡忒述十二公與國者述東周十二王陵替之迹也其曰義之中有不義不義之中有義與夫欲盡人以回天而天卒不可回欷戲論世識洞然犀俛仰研情氣餘



裂皆前賢多所未及春秋匪徒作纂豈徒述哉竊意先生詳於天道乃所以深責人事也人事莫先於仁孝賊仁孝莫大于亂本而習偷抑嘗聞吾研老宿之說春秋者曰託始於隱以教孝

也訖於獲麟傷仁厚之澤不克終也或問之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子不云乎周以仁厚肇基而統集于止孝達孝之接武有以生之有以成之雖天道實人事也東遷以還振振公姓纂



服無聞且淪斁多端仁孝道喪以致乾綱解紐夫子冀因魯史義正之葢周公之裔切企一變至道者隱當平季尚襲賢聲惟大義未明祈嚮稍舛或謂其貴惠信邪遂父之惡或謂其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受命于天子若然奚翅賢智之過徒徇名以貽身戮與於不孝之大者不書即位疑亦削之夫關雎麟趾之意漸即淪亡寧復望其行周官法度乎春秋之作所以救仁孝



之失蓋人事以挽回天道烏容已也循是說亦有合於董子不通春秋必蒙首惡蹈篡弑之義今觀先生之纂於紀仁孝暨反是者娓娓言之當亦行夫子之志爾僅侈屬辭比事無誣失也

哉

蜀仙井授易弟子胡世安頓

首書

讀春秋纂小敘

眼光高出萬世始可著天下之書亦必眼光高出萬世迺可讀古人之書使讀古人書而不能浩乎有得發所未發指所未指引端立說以自著於書類匪眼光高出萬世者也孔子作春秋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匪眼光高出萬世者乎誰復起而纂之者



況春秋三家言多回舛公孫弘用董生之議韋賢進蔡千秋之說賈逵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橫見側出動尋極至若王儉之自比謝安而先無辭於何點矣迨宋紹興以左氏傳屬胡安國點句正音發明傳註始見宣尼之旨粵稽光武詔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諸王刪於儵者為樊倏學張霸又減其繁辭名張氏學已既各出眼光矣　滄起先生奮跡西河蚤年置身天祿石渠間通貫乎天人之學周洽乎古今之籍至是暫臥東山著作可盈笥數然志在乎春秋其眼光高出萬世取而纂之表章微言崇獎絕業古人所未言而深切著明之古人所已言而委曲旁暢之不



惟功在一經而精群經之旨不惟功在一日而洩百代之藏或映發乎四傳之中或疏觀乎四傳之外羽翼聖經得曾未有昜纂乎爾顯者纂微者纂無顯微不纂無顯顯微微不纂云爾洵眼光有高出萬世者矣　小子章令吐京者可四稔距汾不過三百里以公事詣郡輒朝夕奉　先生教出

春秋秘旨指陳商確且庭訓兩大賢同炙
經義益以章耑家業爲可與言是以待
先生久沐浴先生之教者深也歲暮章以
讀禮南歸拜辭 先生惓惓以春秋纂公
之海內授貲以佐殺青垂教苦心於茲可
見初匪眼光高出萬世而能發所未發指
所未指乎 先生眞能讀古人書以著天

下書天下萬世行知俎豆無已也仙井胡
先生龍眠方先生讀 先生書而序已詳
哉言之小子於茲唯有服 先生之教澤
仰 先生之高深而已
順治庚子八月江東私淑後學周士章薰
沐拜手識

# 春秋纂序

春秋之有四傳猶天之有四時也四
時各行一令以奉天四傳各持一說
以表聖以言乎得各有得也以言乎
失各有失也曷言乎得也左氏事該
而撰客公穀志約而識尊胡氏思微

而本徹曷言乎失也左氏竭情而碍
於理公穀好奇而苟於見胡氏砭時
而傷於鑿妍媸並陳瑕瑜難掩譬柤
梨橘柚不同味而皆可於口步咢脩
寒不同聲而皆適於聽奈何祖公羊
者排左穀嗜穀梁者黜左公治左氏

者亦如之甚矣何休范甯杜預之偏也自宋迄今五百年來復宗胡文定公傳敬諸學宮辨香是奉彼三傳者直高閣庋之眼不一瞥矣夫一家之說固難以窮聖經之變而亦無以服三子之心于是後起之彦廣稽遐涉



斥異扶同此盾彼矛盈庭坐訟其意止於辯傳而不專於明經其咎不在以傳解經而在於強經從傳宜學士家童而習之白首懵然也余謂古今善讀春秋者無過子車氏其言曰春秋無義戰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旨深哉春秋之事以爲義義之中有不義焉以爲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焉隨時以制宜因勢以合變遠求之不得近求之不得合求之不得離求之不得聖人所以貴微言學者所以貴意逆也余老耄無知鹵莽從事妄取



四傳及劉子董子近代雜著羅列几面錯綜折衷或以一是破三非或於四非標一是有時依例以合凡有時畔凡而乖例各有所採不沒作者之苦心見不敢拘泥乎經中之妙旨敢曰有得無失庶幾殊塗同歸云爾雖

然天生聖人使明天之道而終不令擅天之權聖人作經但著天之常而終不能測天之變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紀聞見寓褒譏實欲盡人以回天而天卒不可回至天不可回而春秋可以不作矣何也亂臣賊子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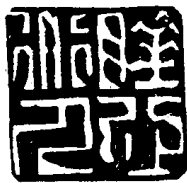


所必誅也而天固宥之不惟宥之且張之矣夷狄孔子所必卻也而天固進之不惟進之且尊之矣是故鸜鵒夏來昭公秋孫主君將去天蚤示兆于夷禽焉卽宋公貽子叔詣輩各欲納公而皆斃而意如固無恙也彗孛東垂靈麋西獲鬥移命革之象天業于三百二十四年之先告之後來卽六國之衆謀臣策士之多併力以圖終不能得志于狄秦也人固無如天何聖人亦無如天何也孔子所以反袂拭面嘆吾道之窮而絕筆也文中



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得之矣

昔

順治癸巳中夏五日汾人朱之俊撰

春秋提要

周十二王 悼王立未踰年敬王崩在春秋後故不與 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隱公之元年也

平王〇桓王〇莊王〇僖王〇惠王〇襄王

頃王〇匡王〇定王〇簡王〇靈王〇景王

列國見於年表者十九

魯〇蔡〇曹〇衛〇滕〇晉〇鄭〇齊〇秦〇楚〇宋〇杞〇陳〇吳〇邾〇莒〇薛〇許〇小邾

魯十二公



隱公 不書即位 桓公 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 莊公 不書即位 閔公 不書即位

僖公 不書即位 文公〇宣公〇成公〇襄公〇昭公〇

定公 元年無正月 哀公

五伯 春秋終入吳

齊桓公〇宋襄公〇晉文公〇秦穆公〇楚莊王〇

周來聘七〇錫命三〇歸脤一〇賵葬四〇來求三〇

魯君臣朝聘於周八

公如齊十有二 桓莊四如皆非朝故不數 如晉二十〇如楚二〇

魯大夫聘列國五十有六 因事而往非專行聘禮者不數

諸國朝魯四十〇齊聘魯五〇晉聘魯十有一〇宋聘魯四〇衛聘魯四〇陳鄭秦吳聘魯各一〇楚聘魯三

盟一百有九

凡盟會使代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

特盟參盟同盟始終



石門于鹹特盟之始終也瓦屋鄭陵參盟之始終也

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十有六

齊盟二皆同尊周也晉盟十有四皆同外楚也

誅盟二〇涖盟四〇來盟五〇外大夫聘而遂盟五〇

會九十七〇殊會四〇平五〇來七

遇七 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 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尊者曰以尊及卑然也

八自為盟三

惡曹之盟中國未有伯也鹿上之盟中國殆無伯也

清丘之盟中國又將無伯也。

侵六十（潛師掠境曰侵）伐二百十有三（聲罪致討曰伐）戰二十三（僖公升陘之戰諱不書敗莊公乾時之敗以與讐戰雖敗不諱）圍四十四〇入二十七〇遷十〇滅三十（內兵書滅曰取若取鄟取邿取鄫是也惟僖公滅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不諱）

敗師十有六（詭道而勝之曰敗）取師三（悉虜而俘之曰取）取邑十有六〇襲一（輕行而掩之曰襲）追二〇戍三



以一國而用晉侯之師三（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城二十有九（勞民故書內城二十三齊伯外城三獨城邢爲美晉伯外城二獨城周無譏）築八（築者創始也）

執三十有一（齊五晉十五宋三邾一楚七）獲八（君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降二（降者脅服之辭）潰四（民逃其上曰潰）獻捷二（獻者下奉上之辭）

講武二（桓大閱非其時莊治兵非其地）蒐五〇狩四〇乞師五（如楚一晉來四）

次師十有三（齊次者四魯次者四齊衛次者三晉楚次者各一伐而書次其次爲罪救而書次其次爲貶）

制楚得失七

召陵以義屈楚濮以威勝鄢陵以幸勝蕭魚以善勝

于泓以不度德不量力而敗于邲以將不用命而敗

召陵以求貨弗得而還

救二十三

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雩二十有一（旱祭也書秋者七八月者四七月者二九月者七冬者一）郊九（遥進者四牛災皆四非時不敬皆一）



大望三〇烝嘗三（冬秋之祭也）

土田十（賂一取五歸我一歸之于一彊一來歸一）

災異一百二十三

月食三十六〇星孛三〇星隕隕石各一〇不雨七〇無氷三〇大雨震電一〇雨雪三〇大雨雹三〇地震五〇山崩二〇大氷九〇有年二〇大旱二〇饑三〇無麥苗一〇大無麥禾一〇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〇隕霜殺菽一〇雨木冰一〇多麋有蜮有

蜚蝝生各一○六鷁退飛一○螟三○螽十○牛傷四○牛死二○宮室災六○震廟一○屋壞二○齊大災一○宋陳衛鄭災各一○宋陳災各一

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

北杏○兩鄄○兩幽○于檉○于貫○陽穀○首止○甯母○葵丘

齊桓兵車之會四

于洮○于鹹○牡丘○于淮



晉文五書爵○晉襄退三強 春秋許也 晉悼五會三駕○晉平七合諸侯五合大夫

春秋五始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卽位者一國之始

孔子相魯

會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墮郈季孫仲孫墮費石尚來歸脤

王八三 救衛于洮翟泉 命大夫三 魯單伯鄭祭仲陳女叔

魯三家所始

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酈公賜汶陽之田及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使陳叔孫氏始公孫敖救徐孟孫氏始

春秋纂

汾陽朱之俊著　秣陵後學周士章

春秋叢說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

三統系於一元故春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

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春秋所重在民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然何為無惡戰伐之辭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故使起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

春秋無義戰蓋惡之也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也

覇王代興直與周為終始周之不至為夷狄猶幸有覇也而周之不得行天子亦不幸有覇也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故逢丑父轅濤塗魯季子吳季子四臣者雖同其論其本殊也逢丑父當斬則解揚蹶由不宜赦矣轅濤塗雖不忠於齊而忠於本國猶當曲赦之也魯季子不能止慶父之罰於身前而討於身後君子不取焉吳季子之歸吳闔廬之弒已成矣若追而責之其力不足以討而徒自殺其身季子

不爲也

春秋之立法罰多於賞作春秋之意亦戒多於勸

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

春秋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惡始於微善失於清原其亂之所起未有不由於漸也

春秋器從名地從主人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



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鄭娶莒女以同居月日莒人滅鄫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毋爲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

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惟欒盈良霄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雖然書殺大夫亦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皆由弑君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弑必書君而蔡侯吳子則不君忽暴客抑刑餘濁斯濯足不戒履霜之漸也

邾人滅須句成風請封之婦人不出戶庭猶存繼絕之心焉



列君平居則正其爵至薨則從其稱從其稱所以副臣下之尊敬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凋也雖然正其爵矣而於會盟總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曰公子公孫魯君侯也卒以稱公至於盟魯亦攻侯之吳楚子也僭故不譏然至世族亦稱公子惟其爵之貴爾

徐人取舒何也舒者屬徐今屬魯而徐人取之也取非易之謂滅非用大師之謂也衛侯滅邢可謂易矣而不書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大師矣而不書滅知預例

之妄

徐之初也稱戎盛而稱徐又盛而人之又盛而子之楚之初也稱荆盛而稱楚又盛而人之又盛而子之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因其進而進之也王道衰諸侯僭一再降而政逮於大夫又再降而制歸於夷狄因其退而退之也

書來朝者三十有六皆邾杞曹滕之君未有一大國也來聘者三十有一皆晉宋齊秦之人無一小國也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魯之朝楚者屢而楚未始一朝魯其來聘也假然以大國自居而聖人亦因以大國書之矣始其來聘進而人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矣未氏通也又至而名氏通於是始與中國諸臣儕無別矣聖人豈不欲中國盛而夷鎮卻哉不得已也

書以國遷者凡七邢衛蔡各居一而許處其四悉譏其輕動而不能自反也

熊侶圍宋九月熊招圍宋五月熊當圍宋十月凡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亾以宋攻楚無時止也

季姬許嫁邾鄫子請强委禽焉既歸邾矣而鄫子復往而絫其昏共取死者固非以其道也

豕韋禍蔡大梁凶楚玄枵見饑於宋鄭星紀定占於吳越有不可誣者師曠梓慎裨竈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越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

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有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邲之戰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季札廢道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脅賊之嚙之失國可以監矣是皆樂為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以禪之所致者也

宋襄公將逐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將逐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逐公子閭子閭亦不聽後皆無亂是知一胥之為重而國為輕也

晉文公之出亡也歷者七國齊桓女之楚成享之宋襄公贈之馬而秦穆公厚待之此四國者皆異姓也而能維之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同姓也而皆不禮焉○詩於衛取木瓜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而桓文不與焉

公子與夷之復其君其心可信此眞權也祭仲之與而後改其心不可信此非權也荀息之死成君之亂命此非權也晏姑之拒全君之亂命此眞權也四臣事異而心同而義則各殊矣



春秋是非長於治人異失同貶有使人見之者有使人思之者明微其義於此自著其罪於彼矣在惡不能服人在位欲使自服不必備槩其詳也

春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於其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苟爲惡從輕典乎蓋諸侯有罪中國不能討而夷狄討之故春秋取其大偉而略其小過也

息伐鄭而亡蔡敗楚而滅紀犯魯而危鄭勝宋而懼皆以小仇大不度德量力之過也

春秋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偕隨之而移而焉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

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救而書次其次爲貶蓋救患宜急不宜緩也

貴賤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成必書以罪糾也○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

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隱公取郜取防以鄭歸於我視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絕人之嗣者猶輕也

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

汾陽朱之俊著

男朱臨 覲 問業

隱公 名息姑惠公繼室聲子所生惠公以手文而立仲子爲夫人生桓公在位十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也沒而謚隱公公不欲成其爲君而國人君之也故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此不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道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沒而謚隱公之意也



人處隱公之道也殷革夏命以丑爲歲首仍謂之十二月改時不改月也周以子月爲歲首時月併改矣故此正月乃周之子月夏十一月也與周禮正月同周禮正歲乃夏正月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私盟之始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邾魯之附庸故稱字不日其盟渝也又卑者之盟不日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觀詩叔于田二篇段一馳馬試劍公子耳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也其徒諂媚從臾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鄭伯日以殺弟爲事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已寤生耳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知段之無能爲也祭仲公子呂切切進諫猶以曲沃武公待段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識失教穀梁曰緩追逸賊若茫然不知



公之謀者又何其腐也姜氏欲之焉辟害二語慘極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盈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莊公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非禮也前賵仲子則名冢宰後賵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私要尋叛信安在乎）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奔者往而不反來者出而旋歸特以人臣例無私交故病其越竟耳春秋有三來例者內女既者中國略者夷狄

公子益師卒（書內大夫略外大夫以別內外也）



二月春公會戎於潛（書會之始亦書外交之始）

內爲主我有以制彼外爲主彼有以制我危公之幾爲戎所誘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書入國之始）

非我之國都而擅入之違義而遲無天王矣我之國都使敵入之弛備以應無宗社矣兩失之辭也

無駭帥師入極（未賜族故不字）

此大夫專兵之始向我邑也人入我不報而入非所入之人是遷怒也莒之猶在于極何爲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書盟戎之始）

盟之不已而請婚請婚不已而求援納幣稱臣皆自此始蓋戎入內地便於窺伺塞外無防矣故他盟不書此盟獨書也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不親迎而遣大夫失在紀也遽使伯姬歸紀失在魯也夫世子而親迎文王有文定之詩諸侯而親迎韓



侯有梁山之詠不親迎而遂往者歸之道亦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外相盟之始）○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隱公母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京房易傳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從中成之也天變之待人改過如此而不悟宜有州吁之變矣○淮南人術

朴精於曆數唐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餘法疑前史誤耳

三月庚戌天王崩不書葬魯不會也○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周大夫世執朝權家父所賜采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經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于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譏世卿也○周鄭交質周人將畀



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周之禾而周鄭交惡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段迂話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共忍出諸口哉鄭莊公小人之雄者也射王中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作此瞞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司馬懿誅曹爽車駕宿伊水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及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失在周也然不共奉王喪而致令有求魯亦與有罪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卒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而王哭之禮也諸侯別於天子在薨而名天王崩則不名大夫別於諸侯在生而名諸侯生則不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合於石門散于弒春秋之始終也蓋斯時無覇主有同事無主事

癸未葬宋穆公

與夷在宣公時當立者也宣公廢之而立弟穆公穆公既已爲君則與夷可立可不立者也穆公又逐二子而立之卒爲莊公所弒是與夷之禍宣公爲之而穆公成之也夫以宣公之愛穆公至廢其子而立之

穆公苟得不廢己之子而立宣公之子以報宣公乎其意俱亦為失也孰知立與夷適所以殺與夷也穆公之失不在不立其子而在逐其子爲已甚耳然穆公已非所當立莊公又弒與夷而纂之莊公之甚也季札爲知幾矣○葬或曰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

四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相伐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有寵好兵莊公不教以義方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矣石碏諫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為此反語也若不補一段正論於後老成一語將為口實是固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若非夫人鄧曼提悟發明濟師二字作何歸着乎蓋桓公之弒非公之過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書特相遇之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齊鄭為一黨魯宋陳蔡衛為一黨有東天子而周衰有霸諸侯而天下分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國合黨惟翬主師知其得魯權而四國畏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吁弒君故不稱公子

吁之所以弒君無忌者以有衛耳去衛而已失其據矣故書殺吁于濮以識其愚也○石碏使其宰殺子



厚于陳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宣公也

國家多難惟賢是先衛有州吁之變石碏立賢以鎮之且衆之所欲立也得衆可以靖難故經獨許其得衆不書入于衛變文以示義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作矢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魚猶觀社也大惡之辭公實為非禮托言略地使果能略地則武盔之胡服不為

非而公非其人也大惡之者以其文過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〇秋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衛以亂緩於葬而以非王命之公公其侯謚法亂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者始成而祀之也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將萬焉用六羽尸子曰初獻六羽始厲樂矣然爲仲子羽雖減而亦僭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



邾人告鄭而鄭帥助之伐宋宋人告魯而魯不能救之却鄭後七年公雖伐邾晚矣

螟（食苗心日螟）〇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隱公思其忠故葬之加一等然不能用其言何益

宋人伐鄭圍長葛

前書圍而後書取宋人之惡彰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納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鄭人將解怨釋仇且離宋魯之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〇秋七月〇冬宋人取長葛

此齊魯交好之始〇陳桓公不受鄭成失善機而長惡念卒受鄭侵五父之諫可謂先見鄭伯加周朝桓王王不禮焉周桓公亦以爲非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〇滕侯卒〇夏城中城（譏不時也）



叔姬伯姬之娣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非禮之常所以書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

秋公伐邾

始焉宋救公公可以有宋而不救失宋矣纔焉鄭來

盟公不當有鄭而可以有鄭公又致而渝焉失鄭矣
今見鄭與宋盟而國俱失而復伐邾也始慮不定類
數若此可不慎哉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王室之始凡伯周公之胤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
蓋世為王臣楚丘衛地一人而言伐見其以衆天子
之使聘還取道于衛戎以衆伐之衛不能救其罪可
知言以歸則非凡伯有失節之罪○陳五父盟歃如
忘洩伯知其不免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而瓦屋之
參盟不及鄭戴之役又三國合以伐鄭宋衛意者從
齊黨其勇而釋鄭憾甚難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從之山下皆有湯沐之邑許
田成王賜周公者祊田宣王賜鄭伯者祊近于魯許
近于鄭鄭不思所承受而歸祊于魯以祀周公為辭
隱然致易許之請魯受而墮其術中其罪均也經於
來歸者五善惡不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
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
二伯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
不疑也如此盟誓方尋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不
復顧忌信安在哉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盟及微者失禮甚矣）○螟（經書螟三公有其二）○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未賜族故稱名）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公朝聘之
禮不行於王室及武氏子來求賻又不奔喪會葬其
罪大矣若曰攝而不君何是歲出會齊侯于防謀伐

宋耶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俠卒○夏城郎譏不時也○秋七月

周三月夏正月也雷電大作八日之間旣雨又雪非災而何然發於九年者陽數已極隱可以返國矣惜不悟也○鄭伯禦戎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乃可



以逞從之盡殪戎師輕而不整一段千古爽情不能出此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雖鄭人以王命來告實則假王命以行其私鄭主其意齊主其事而公主其役也愈下矣

十年春王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何以不稱公子貶也曷爲貶羽父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齊鄭後期公獨敗宋蓋公爲翬所用矣公敗則以爲公罪必謀害於行間公勝使宋致其怨齊鄭忌其功而乘間國公耳郜防近于魯皆能有之鄭不能有也鄭特入之以示武於諸國而又以示德於魯未必其中心讓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因人之力而易取之罪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王命討宋鄭假之也惡可信乎郕人不會鄭怨之也○惡足罪乎曰入者非順詞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

二君不特言者譏旅見也滕薛爭長周之宗盟異姓

爲後乃長滕侯○王取田于鄭而與鄭蘇忿生之田

君子知桓王之失鄭也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

大敗之君子知息之將亡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三國共役齊魯無功而不敢受鄭伯有功而不敢專

觀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之辭鄭莊之

智術過人遠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不書薨隱之也先是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明其

讓之實營菟裘將老焉翬懼反譖於桓公而請弑之

使公館日即殺翬以正其譖佞之罪必有今日之事

哉仁有餘而義不足惜夫○翬反言以探隱公者欲

以居功於桓也使隱許之殺桓彼必即以殺桓爲隱

罪而弑之矣蓋隱已爲君者也殺桓於隱無所增不

德翬也桓未爲君者也弑隱于桓有所利翬可以德

桓而忽其意矣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世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隱當斷

而不斷仁者之過桓當忍而不忍不仁者之過君子

其痛隱而惡桓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魯朝宿之地也鄭以祊易許祊薄于許故加璧

焉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故諱易言假也



事不近情者宜拒而絕之鄭爲周公祊豈情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 越近垂地

垂之會鄭爲主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旣假

之田又要之會鄭大亟矣勢亟將爲人所制

秋大水○冬十月

骨肉之變氣化爲水以周公之東征而零雨也隱桓

之間何如哉後宋督弑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

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交兵結仇伏尸流血故

十三年夏復大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〇滕子來朝 滕侯爵降而稱子罪之也

督之欲殺孔父欲取其妻也然不殺孔父妻終不可奪不兼殺殤公孔父終不可得而殺也不宜言其數戰疲民君亦不可得而弑也以一婦人之故禍及國君賊臣無忌甚矣然孔父亦不能無過焉使戰息民安督安得借口其妻不出督亦安得見之而欲之是



役也孔父實累君矣雖然督欲奪人妻其心已先無君既動於惡不至弑君不止是殤公之變宋督弑之也弑之而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公羊又以為莊公弑與夷豈非以其不討亂而目之乎或曰殤公之惡與鄭戰以馮在鄭也馮或疑而憾之未可知也故督借是弑殤公以媚馮耳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此為賂故立華氏也臣殺君在官者殺無赦子殺父在宮者殺無赦壞其室使無形洿其宮使無影凡民慾之諸侯賂以成之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督未死而賜族督也妄之甚矣魯受賂而立華氏督也貪之甚矣庇亂人取亂器而又立亂族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〇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桓公身行弑又成人之弑身受賂又為人責賂欲使天下胥為逆焉宜杞侯之不敬也 公為齊陳鄭三國討賂 〇此



等大事當鳴鼓攻之被髮救之而臧哀伯乃以迂腐之說進哀伯不足論何左氏之闇于裁也

九月入杞〇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來朝方一月而興兵以夭之其何辭以責杞乎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自是以後經不書王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會于嬴成昏于齊也逆女者公子翬也送姜氏者齊侯也娶姜氏者魯桓也聚好亂禍淫之人以

爲戮矣桓公宜逆而不逆齊侯不宜送而送亟以夫婦委之齊侯矣鄭公子忽之力辭婚也豈眞以齊大非我耦哉蓋亦聞其風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相命也盟不歃血善之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楚僭鄭逆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非禮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於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輕姜氏而重齊侯齊侯來乃迎而會之非逆姜氏



也齊侯輕公而重姜氏姜氏至故來而會之兼會公也君子曰有私焉敝笱兆而雄狐綏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桓書有年是反常也○芮伯之毋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也故逐之隋獨孤后亦然代人行妬眞造化忌氣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武不足威敵孝不足格先徒遠地害物春氣傷矣昭公之九年築郎豈非桓公作法之涼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非正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二日者傳疑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詐朝而欲襲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

伊陟爲相不以父染禹作司空不以父辱惟共材耳稱子而因父是以父使子也非德非勳惟大臣之意耳



城祝丘

齊將襲紀而畏齊故爲之備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詭之政不可得於是以左右二拒抗王師于繻葛射王中有三國先奔故王亦卒亂是敗王者蔡衛陳也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是天子同於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

也故經不書戰書敗者存天下之防也○將有亂整兵有堅瑕鄭之與王戰也討在避整邀亂以分整者之神妙於攻整者也隨之與楚也討在避堅擊瑕以分堅者之力妙於攻堅者也惜鄭子元之計行而隨季梁之計不從也

大雩○螽○冬州公如曹（州小國過我故書）

魯宜雩山川不宜雩上帝雩因旱而見以明雖雩亦旱耳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謀齊難也）○秋八壬午大閱（宜冬而秋非時觀婦人非義）○蔡人殺陳陀

寔者何州公也寓公有名有不名失國不幸者不名如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是也失國自取者名之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是也○陳侯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陀殺太子而蔡人報之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紀侯來朝（欲因公以請王命求成于齊也）

子而命名必取於父爲類申繻之言其有諷乎莊公以同物命之日同于不受父而可同他人乎齊詩所以賦我甥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二國爲楚所逼失地而奔諸侯不能救之而以失地賤之虛其來朝之意以名稱者見無國而止存其人也哀之也○春秋無事必書首時秋冬獨於四年七



年闕焉志當世之失刑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則冬烝周則春烝魯從周也五月復以夏承春敬時之典亂矣黷不必言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蒸○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今八月也不可以雪而雪夫人恃齊而淫猶雪恃雨而驕也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此書遂之始往則自王命故稱逆后歸則由父母故稱紀季姜不沒其所自來也亦不以貴驕其親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何譏焉曰朝魯非朝周父疾而出誰其嘗藥父疾不起誰其受命得無有因疾而奸大位者乎子亦憂之又畏魯不敢不來故受享



奏樂而嘆耳父雖疾而以子代不廢公也子來朝而獻樂嘆不忘親也傷哉世子也

十年春王正月 十年盈數書王紀常理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惡衛侯之失信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此鄭釋班餼獨後之憾也鄭主兵而序在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書來戰者不與三國加兵於我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自與師而自爲盟醜類矣結怨同黨故奪爵以貶之○虞公求玉於虞叔又求寶劍焉故伐之公奔共池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始立忽爲昭公以爲公要鄧曼也繼立突爲厲公以解其執也公羊以爲行權何哉若善行權者許之而歸背之可也君爲重則一已之信爲輕矣不害人以行權而害君以行權乎雖然鄭莊公殺弟自謂



常保其國身沒未幾公子五爭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此亦莊公之報也○惟和惟斷鬬廉敗鄖師于蒲騷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大夫會盟之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愈盟愈叛愈會愈疑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則何如不遂賂公以拒之然宋之無信極矣一歲而三會焉卒辭而不與平何哉○楚莫敖伐羅舉趾高蹈鬬伯比決其必敗卒縊於荒谷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來戰于郎宋貪戰也往戰于宋魯貪戰也安得責人而不責己乎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鄭貪其力以篡國魯取其賂以立督宋人無厭[illegible]者皆鄭有以致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或稱人或稱師以其戰之不整故亦以不整為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援鄰國非禮也不和而戰非戰之道也大崩曰敗績可恥也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修十二年武文之好也

無冰

桓不能治內而務外故當冰不冰董仲舒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無燠年漢武元狩六年亦無冰故有衛后巫蠱之禍

夏五○鄭伯其弟語來盟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所以奉宗廟者也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御廩以火不如勿嘗而已矣此與漢惠帝四年未央宮凌室災織室災相類天戒若曰內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桓公不能制

夫人以貽痛于莊公漢高不能制其后以貽弱于惠帝一而已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與國而用諸侯之師于是始

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褒充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伐鄭之役焚渠門取牛首以太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患祭仲之專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泄謀而糾反被害是突之奔祭仲逐之也陸淳曰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微君也祭仲方廢忽而立突矣又逐突而立忽焉如此其反覆不足恃也忽又不備爲人所弑爲世子時何其勇爲君何其懦哉

許叔入于許非復國之義也○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稱人狄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非國都何爲城之突非正君何爲入之末大必折大都耦國之害見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此先蔡于衛下後蔡于衛陳者以蔡後至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突未出而有責于鄭則伐之突旣出而恐無得于鄭則又納之此宋之失也鄭不和用鄭以伐宋突旣出又用宋以伐鄭此魯之失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母而奪于婦倫理絕矣殺其急壽二賢子朔實與構焉以是得君天道能無報乎二公子立黔牟而逐惠公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

去以道歸以禮劉敞謂行權不亂得國不居遠不攜



而遇不迫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復書王者著桓之罪身弒而王法不赦也

齊侯淫其妹而殺其夫夫又魯君也使彭生殺之又以彭生除之其後襄受殺而見彭生彭生猶能為厲哉何魯侯之不見若也○鄭太子辭師昏而魯人拜搚幹之賜姜安所不慝于桓譖而戕之豈隱之殺實不逞於鬼神愚壹報報若迷亂乃志以快其毒歟○高渠彌弒鄭昭公而立公子亹首止之會齊人殺子亹而轘渠彌祭仲迎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信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即位在位三十二年不書即位繼弒君也

元年春王正月〇三月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〇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天子嫁女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然諸侯同姓者多



矣何必使有喪者況又仇也穀梁於逆以爲義不可受於築以爲仇讐之人不可以接婚姻切切然猶存一復仇之義也〇楚王伐隨王心蕩夫人鄧曼知其祿盡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之始桓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討反追錫之桓無王王無天矣

王姬歸于齊〇齊師遷紀郱鄑郚

王姬歸于齊我主而歸于仇故獨書之以著桓公忘親釋怨之罪後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大功竟忘父仇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〇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餘丘邾邑也慶父事幼主掌兵權故殺子般成季不能遏其惡矣前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後仲



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皆猶主兵故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〇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〇乙酉宋公馮卒

姜氏初會齊侯于禚次饗于祝丘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于莒而如齊不與焉皆著公不能防閑其母以至此極耳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亾思歸唁其兄而阻于義

故載馳作視齊雄狐敝笱載驅之什何如哉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不稱公子何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穀梁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周桓王七年而後葬爲子者罪後王之罪爲臣者罪天下之罪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冬公次于滑 欲救紀而不能也

紀侯命之故用地而不以爲盗去國而不以爲奔經於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爲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賢而齊滅之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爲賢者諱也而公羊大其復九世之讐齊襄能爲祖復讐不愛於紀侯之賢舉莊不能爲父復讐何愛於齊侯之亂乎復讐一事借齊侯以愧魯侯也紀侯使弟服罪於齊請立五廟齊襄非真復九世之讐而紀侯則已存九世之主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侯稱人卑公之敵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今不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忘父而縱母此爲荒也他人荒於事公獨荒於心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黎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中國附庸例書字郳黎來是也夷狄附庸例稱

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人公
何也逆天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既絶於天子矣衛不可一日無君二公子立黔牟
正也焉能保其後之必固而始立之耶諸侯伐衛而
王人救衛王不勝諸侯故朔入耳朔恃諸侯而勝有
勝勢無勝理黔牟恃王而敗無勝勢有勝理書名書

入著其惡也至齊人來歸衛寶則四國貪賂之罪彰
矣○
秋公至自伐衛○螟
凡螟其國有傚蟲焉發動非我由即彼入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魯地
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者姦發文姜至魯地者姦
發齊侯也既至魯地何不討取而殺之哉○三甥於
楚文爲兄弟於鄧爲甥舅仕於鄧故謀滅楚邱區一
亭烏足延消陽之餘祀耶鄧侯不殺楚子而楚卒滅
鄧三甥噬臍之言驗矣
夏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
麥苗
恒星不見夜明也○如雨者非雨也○秋大水淫而無
極禍水盛也無麥苗子非其種也倚嗟昌兮之咏譏
之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郎之次欲要擊陳蔡反爲所覺而不至徒暴師耳故
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善死者不亡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無故伐同姓而人不降我可恥孰甚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襄公背瓜期之言紲無知之寵故無知師連稱等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襄有豕行彭生卽見豕身而索報足見戶下意曾桓爲之推也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貝丘之亂孟陽代公死床上石之紛如死堦下徒人費死門中夫費鞭血方新不能無憾而反袒示以緩賊入匿君而出鬭死慷慨從容費實兼之視二子更奇矣胡文定反曰逢君致



亂死不償責宽哉襄公鳥獸行大臣若高國賢智若管鮑無一言焉而僅以田獵畢弋之細故株連波及于徒隸服役之人是遵何法乎夫孔父仇牧皆大夫也故從赴得書費微乎其微誰其赴矣沉獄久鋼無乎反者故特表而出之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糾之不稱公子者以桓公之功奪之也夷吾自秦先入晉則重耳讓之子糾自魯緩入齊則小白先之蓋先則得勢非速乘其機寧待之於後耳子糾生實之條失勢故也鮑叔稅仲堂阜之囚使相桓公践先建相桓之約耳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言公敗也是役幸有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以誤齊師故二子獲而公免耳安可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不義之辭）○冬浚洙（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察獄以情可以戰長勺之勝是也曹劌之論精矣鼓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其轍亂旗靡故逐之肉食者何足以語此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宋師不整公子偃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故敗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此荆猾夏之始蔡侯以慢息嬀故息侯誘楚伐之獲其君歸蔡侯又卒與息嬀于楚動之滅息兩國之相傾極矣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絶之也若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亦猶是矣獨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不書名者夔子無罪見討故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弦子温子皆書爵者不比於失地之君也獨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書名者以徐子斷髪攜夫人以逆吳子旣已屈服而後奔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大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宋閔公驕慢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弑公之應嗚呼此真禍水也婦人以揚其波萬則逆而激之矣四國火不弔者許人也二國水不弔者又許人也許無災而以不恤災先亡魯人弔宋恐不廢禮蓋猶行古之道也
冬王姬歸於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夏四月
不歸於父母而往守宗廟此知大義者也其卒其葬悉書可比衛之共姜矣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



宋萬出奔陳
南宮萬旣爲魯獲則歸不宜復爲大夫萬稱魯侯之美閔公又何爲妬其言也萬怒搏公絶其脰仇牧聞而趨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萬弑君於婦人之前宋人請萬于陳飲之酒而以犀革裹送見醢于宋者亦陳之婦人也巧矣哉○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于我

孫之何爲此極平之言從極怒之心出之石勒何物
亦能以此意對祖士稚可爲千古過吏之法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侯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〇秋七月
衣裳之會一序齊于諸侯之上獨書齊始霸之辭雖
無王命然以謀王事諸侯奉之不正猶正也自是無
相會矣王風之什絕筆于莊公僖王之立齊桓之霸
皆在是年王霸興衰之機也是會始平宋亂後宋人



背會故伐宋〇北杏霸之始也遂人不至齊滅遂而
戍之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遂滅五年矣餘黎殘喘猶能爲怨脩之一
遂視彼請役存鄭稱臣降虜者何如哉君子曰紀季
宋高不足以存亾三郤四族不足以亾存
冬公會諸侯盟于柯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曹子知管仲之爲君
圖霸也必不以小利失大信故手劍劫之魯所求者
地齊所求者霸魯之求小而齊之求大也曹子可謂
審勢矣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五往而
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
君乎其下曹沫而讓魯君不待言矣〇鄭厲公獲傅
瑕於大陵與之盟而赦之瑕殺子儀納厲公應蛇鬭
南門之妖也厲公入反殺傅瑕瑕以賊君死何如原
繁之以不貳死乎瑕謀類祭仲而仲得終身專鄭者
幸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〇夏單伯會伐宋（宋背北杏之會也）
秋七月荊入蔡〇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宋服也）
荊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
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楚以蔡滅息故入蔡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〇夏夫
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冬十月

既成霸則論專征者未成霸則論主兵者齊桓成霸在盟首之後故是師先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鄭無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又以級告楚而致楚師不能病宋徒自病耳而南北諸侯從此共争鄭鄭不得息有矣自取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不言公者疑也疑與齊桓不知可事不可事也周之宗盟蓋同姓為重陳班在衛下齊桓長之在衛上終於春秋何也蓋齊桓始霸方欲收諸侯楚亦方強陳介於兩大齊不進陳陳將附楚矣此桓公之用權也況三恪之後周亦以為客乎○北杏以後有會無盟至此服鄭而始為盟曰同者猶未敢專主其權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為盟主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

鄭不朝也旋執之而旋釋之詹自齊逃來公羊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叛同盟而受佞人是魯為藏佞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

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劉歆曰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公將取齊之淫女



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夫靈臺之詠麋為瑞毛蟲之孽麋為災麋何異哉然既有雄狐自有牝麋以相應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夜食也日在魯衛分魯有齊姜衛有南子宜示變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蜮○冬十月

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蜮生南越含沙射人淫亂之氣所生似淫婦之為害何公不寤而必娶齊女

予○鬻拳以兵諫楚子繼而自刖楚人以爲大閽左
氏謂其愛君閽于義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
姜氏如莒
重事可以兼輕事輕事不可以兼重事媵淺事也結
在鄄閒齊宋有會權事之宜遂與二君爲盟本非魯
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春秋之書遂



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
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非之以爲僖公無
危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齊桓好色以妾爲妻適庶數更犯葵丘之盟矣故致
大災過成於人者其災淺過成於己者其災深也○
鄭伯虢公納惠王殺王子穨及五大夫鄭王享王于

西辟王與之武王之略自虎牢以東虢公爲王宮于
玤王與之酒泉先是王以后之鞶鑑予鄭伯以爵器
予虢公鄭伯由是惡王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
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五刑之疑有赦而不及大眚赦者妄下則奸人得志



矣孔明治蜀軍旅繁興而赦不妄下得春秋之旨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
傒盟于防
衆人擅殺國政亂矣公子完奔齊後反以有齊存亡
吉凶之幾不可測也其象先見於周史之筮後陳亡
而陳桓子始大于齊敬仲辭一卿之秩而開一國之
基辭卜夜之宴而創數百年之業敬仲卽公子完也
○盟于防不言公高傒伉也此來議婚事也

冬公如齊納幣

母喪未再期而圖昏母雖不成母子亦難爲子雖曰因母之親實忘父之仇父不親迎而得母子親納幣而得婦不親其所當親親其所不當親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〇祭仲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〇公至自齊〇荆人來聘

墨子云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公至以爲尸女也信矣主於觀女以社爲辭曹劌之諫



曰君舉必書四字悚然使人主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〇善累而後進之荆即稱人者與進不待再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〇秋丹桓宮楹

遇于穀盟于扈皆要結姻好也公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此時計莊公之生已三十六年越禮甚矣朝于外非正也嘉禮不野合此爲委大典於草莽矣〇丹楹刻桷無益於桓公之見殺欲以誇大仇國之女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〇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扈

結姻好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〇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〇大水

姜氏不從公而來非禮也不書至而書入宗廟勿受之國人勿受之矣宗婦與大夫同見雜然使人之夫見其妻雜然使人之妻見其夫無別甚矣不太辱夫



人哉且男女同贄非禮也〇不敬鬼神政令不時則亦失其性哀姜入而先公恫矣湯湯之水其有極乎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赤即郭公也

郭公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亾曰以善善而惡惡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亾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〇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〇伯姬歸于杞〇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〇冬公子友如陳

天災有幣無牲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于門則非禮矣

穀梁曰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〇大旱陽勝也拜

而請之以柔制剛之道也日食大水陰勝也朱絲營

而脅之鳴鼓而攻之以剛治柔之道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〇曹殺其大夫不書名爲羈賢諱〇秋會宋人齊人伐徐〇冬十二月癸亥朔



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愛女之過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書同盟陳鄭服也晉文致人以必戰爲武齊桓致人

以不戰爲武故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

之盟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〇冬杞伯姬來

友與公子慶父公子牙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叔通乎

夫人以脅公友于是借朋友之喪避兄弟之變不得

已也然終非臣禮故譏之其他如祭伯來朝祭伯來

聘尹氏來告其喪皆誣上行私春秋所不許矣

莒慶來迎叔姬〇杞伯來朝〇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衛立子頹齊奉王命聲其罪以討之而衛直與交戰

故齊主兵而以爲衛主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〇



晉獻公烝齊姜生太子申生娶二女于戎生重耳夷

吾又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

賂外二五譖言于公令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

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初史蘇爲獻公卜伐驪

戎之兆曰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晉以男戎

勝戎而戎以女戎勝晉交捽之驗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息嬀夫人泣而言謂子元不尋諸仇讎而振萬於未亡人之側也子元借此伐以飾懸耳原無戰志鄭人桐丘之奔宜不待楚幕有烏而止矣書救鄭善之也○初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其荅楚子之問可謂正矣及責子元情辭俱厲知其至性也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揚雄之爲莽大夫也息嬀哉子



完伐鄭歸處王宮亦烝息嬀矣

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麥熟於夏禾成于秋書於冬者以冬揔計歲入倉廩虛實俟冬知之耳凶年造邑[illegible]不時是已爲其有餘而使他人代其不足也且告糴之後又新延廄焉其用民力爲已悉矣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謂其將詘舉廄築郿新廄何爲乎方文仲之如齊也以鬯圭玉磬往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蜚爲臭惡性不食穀食穀爲災女淫禍國之兆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時也無譏

紀自亡而姬自存何傷乎一坏之土自在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欲救郕也○秋七月齊人降鄣○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

齊人伐山戎



齊桓越千里之險北伐戎而後南征楚德行于邇威及於遠也史記曰山戎伐燕燕人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制令支登單耳之山斬孤竹而南道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不相送出境吾不可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業納貢于周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此夷狄將動中國將衰之時也獻戎捷以振之使人畏知有華夏諸侯知有天子可以警懼夷狄矣而左氏以不相遺俘病之迂矣經曰齊侯之來獻捷快之也是經固不以為病也○一年而三築臺冬之不雨其為是乎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為管仲也或曰齊自有穀昭十一年齊桓城穀而寘



管仲焉者是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宋為先愘故桓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不得宋則不能主諸侯會鄄伐鄭堅其心而悅其意也至死而以孝公屬宋則齊之用宋久矣○神降于莘虢公享之神賜之土田史嚚知虢之將亾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不言奔何慶父主兵得自致也初莊公割臂以盟孟任而生子般公疾季友欲立般而牙有一生一及之説且牙弒械成友和藥酖牙于鍼巫慶父乃會圉人犖報鞭之辱殺般于黨氏而友于是閻于許矣于叔牙操之已甚以激慶父之亂于慶父防之甚疎以致般之死設没後牙語友曰我為子受藥矣奈何不以飲閻人併飲慶父也友何辭以應之哉

秋伐邢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年九歲卽位在位二年不書卽位亂也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遠國救而四鄰不救者宜受下罰京師救而列國不救者宜受中罰夷狄救而諸侯不救者宜受上罰如齊之勇於救難可嘉也○齊仲孫來省魯難歸謂君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不討慶父而謀納季子季子忠有餘而權不足而



覇國又不以靖難爲事君子病之矣其曰來歸喜之也季子避難出奔何不赴於周赴於覇國以恕其罪知季子心畏慶父矣恐討賊不成不得歸也季子不書奔爲賢者諱也○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將至矣遂奔晉

冬齊仲孫來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魯僭不足言矣獨異其不禘於太廟而禘於莊公是太廟爲羣廟之主反爲莊公屈[illegible]前人而尊後人幷其所爲失禮者而又失之殆哉○藉以重禮報周公周公之廟行之可也而郊祀天雩祀帝周公何與哉雩之僭始於桓禘之僭始於閔郊之僭始於僖魯之好僭非一君也而其臣效之伯禽而下十八世未嘗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又安見爲成王之所賜哉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



出奔莒

是年八月慶父使卜齮報奪田之恨賊公于武闈故一孫一奔也夫人不歸齊畏桓公也夫人孫于邾內失一賊慶父出歸莒外失一賊蓋邾莒相邇也慶父通於哀姜亂而復淫身弑二君謂莒小不能制孰知卒斃于莒得謂非天道哉○季子以賂求慶父于莒使公子魚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一日齊人取而殺之于夷傳元年桓公取哀姜而縊之于夷

此千古快事左氏謂齊人之殺哀姜爲已甚督不能討而罪齊之討乎

冬齊高子來盟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當時內無季子外無高子慶父直篡魯矣僖公非桓公不能立故子之美稱獨施於二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入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皆潰走所存者五千人耳若非齊侯戍曹衛幾無國矣故齊之平魯難不足以美桓齊之定衛難深以服桓也或曰穆王乘八駿西遊而不亡懿公以禽荒而身死豈非國人實甚乎曰非也鶉之奔奔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衛公釋民而愛鶴叱諫而貴優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鄭棄其師

高克好利文公惡之使將兵禦狄于竟久而弗召衛之望救如望雨焉而克翱翔河上詩所謂賦清人也師衆離散克不勝誅矣鄭君其何以爲國哉○優施教驪姬夜半泣諫晉公遣太子申生于是使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曰親以無災狐突曰敵不可盡梁餘子養罕夷曰逃羊舌大夫曰死人



申其說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痛況哀怨之氣在於一時不足招告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衛滅虞虢何其得志於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間釁亂無已此可爲不脩內治之戒也○里克諫君謂嗣適不可帥師師及見太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尤可爲事君之法○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

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纂

汾陽朱之俊著

觀　問業

○僖公 名申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不書即位繼弒君也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秋滅而齊救之桓公之義也亂則救之滅則封之遏亂繼滅之道也而公羊以專封罪之謂實與而文不與甚矣公羊之苛公羊之迂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遷邢而無私城邢而用衆美齊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邾受姜氏宜特討不宜因檉之會敗其師同會者懼矣○莒人求賂伐魯公子友紿莒拏屏左右而相搏

也公子友處下左右呂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取而殺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貶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魯與衛兄弟衛有狄難魯之城之宜爲諸侯先顧獨後期者以魯有內難也然有內難亦宜急外難我急人人亦急我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此用荀息假道之謀也虞虢已處必亾之勢晉之滅虢滅虞未必皆假道之力特論其正則虞仍拒晉而亡無假道而亡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閣失守則易破矣虢失下陽不懼而又敗戎卜偃謂虢亡不可以五稔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得江黃以離楚之內交合宋以生江黃之外懼齊以敵楚宋以敵江黃制江黃者在宋也而即用江黃以制楚二國來盟而楚人失其右臂矣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月雨

舒從楚徐從齊齊未能取楚而徐取舒者徐亦以齊之力取之也是伐楚之先聲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齊宋在外江黃在內二國雖小爲楚腹心之患道諸侯以入腹而江黃乘其背此必勝之謀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合入國之師侵蔡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楚之門戶也齊欲攘楚不得蔡無由入也楚何以

不救蔡冇江黃以牽之也楚恃蔡以拒齊不如齊用江黃以制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使屈完如齊非以求盟完覩齊之盛而盟者畏齊也此屈完之權也桓亦因其求盟而退舍以禮楚者畏楚也此桓公之權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濤塗欲齊桓循海而歸爲齊謀不忠爲陳謀忠也鄭申侯教齊桓取道陳鄭之間爲齊謀忠爲鄭謀則不忠也○陳鄭于齊懼楚而不懼齊東循以歸焉知非誤齊以爲楚乘楚之服還師伐陳所以堅其事齊之心耳陳成歸轅濤塗濤塗怨申侯召陵之反已勸申侯城虎牢之賜邑遂譖諸鄭伯申侯由是得罪詐遇詐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齊恨未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驪姬一泣而太子有東山之行再泣而太子有新城之縊婦人之毒淚能變丈夫之慈心可畏也哉初獻公欲立驪姬卜之不吉筮之吉筮短龜長公從其短故有此禍卜繇驗矣○申生不拜繞輪之蛇不辨毒胙之譖將死而以重耳爲屬又使猛足請狐突出而匡君其愛父爲恭其成弟爲讓嗚呼至矣○里克聽優施吾吾之歌欲中立以自免丕鄭惜其言使跪以間之里克弗從稱疾不朝三日而難作克之終不免也宜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與其子俱來○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王在而世子涖盟是蔽父也諸侯尊世子以抗王是蔽君也皆非正也惟是王有以愛易世子之意而桓公合諸侯以控扶之是卽四皓之羽翼天子也有止

亂之權而無其跡此威桓所以難也

鄭伯逃歸不盟

王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叛齊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我不以鄭爲咎而爲王咎矣楚以夷猾夏乃命叛其尊王室者而從其僭諸夏者何以示天下乎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晋人執虞公



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者以其繫二國之存亾也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者以其爲敵國之卿尊也不臘之嘆宫之奇巳先知之矣○虢君好諛誅諫自取滅亡不待鶉奔之謡也出亾而猶信巳之獨賢竟不知其所以亾豈不悲哉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因諸侯伐鄭故圍許諸侯移師以救之楚子退舍武城忿未息也而諸侯巳罷兵矣致使蔡逆其奸將許君以見楚可以愧諸侯之不勤於討矣遂則若同至然然許君以銜璧見楚子入以爲逐我猶以爲緩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申侯自楚而來鄭之從楚或申侯之謀未可知也輿國之人而效謀往使人疑耳旣爲鄭而又欲忠於齊齊未必信而鄭疑矣不疑其用齊以敝鄭則疑其用楚以敝鄭故殺之以說于齊也初楚文王寵申侯謂其專利無厭恐其不免言果應矣○甯母之盟衣裳之會也子華欲去三族以求成管仲以其奸父命而辭之子華歸而得罪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乞請服也
兵車之會也王命而不正則宰周之貴爽于士蔑仲
子之賤是也王命而正則下士之微爽乎方伯洮之
盟是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先是里克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欲逐之里克恐其速
禍虢射曰示之弱矣狄必來夫怨不可深而威不可



不立威立則自不敢怨矣一創永安之道也待中國
不宜使之怨而待夷狄不宜使之易易我者侵我之
漸也○禘廟已非諸侯之禮致妾亦非祀享之宜僖
公崇其妾而輕宗廟乎不稱姜氏恥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
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管仲不敢當上卿而宰孔顧兼三公乎王雖重其使

孔實不量其力矣是會也齊桓拜天子之胙晉侯請隧
色無憖乎宋子在喪與亦非禮也○宰孔以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夫
齊桓之霸業全在伐戎與伐楚耳又以勤遠而病之
則天下何貴於霸哉孔奉王命而敘晉侯以渝盟已
實無禮又敢責人乎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是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宋儒趙鵬飛云葵丘



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
乎九國云者偕國紀云叛者九起耳○勢有盛必有
衰桓之救邢衛其勢方盛中國之憤方深而狄銳已
盡故易爲功桓不救陳齊勢將衰諸侯之志將渙而
楚勢方張故難爲力管仲亦知其無可奈何而聽之
矣況仲旋沒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夫太子申生死非其罪則齊與卓不宜爲君者也荀息從君之昏而立之斯時獨無夷吾重耳在乎里克以申生屬重耳而欲納之故殺齊於次明年殺卓於朝荀息死焉惜謀之不就而夷吾入也夷吾入而里克死矣里克死而弑君之名成矣或曰克之失在不應迎夷吾而立之耳夫夷吾長於重耳又有秦助



克安能拒之哉經書弑其君卓者以爲一日爲君亦君爲萬世之綱常計也里克之勇於殺者以爲殺世子而奪之君誰則君之爲一時之國本論也〇丕鄭謂里克曰我無心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至哉言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〇狄滅溫溫子奔衛〇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〇夏齊侯許男伐北戎〇晉殺其大夫里克

冬大雨雪

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群妾故專一之象見諸雹〇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遇太子於下國責夷吾無禮請帝降罰敝于韓惠公果有韓原之禍所謂妖夢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此郤芮之謀也丕鄭言于秦伯出惠公而納重耳秦使來誘晉疑之故殺鄭及七輿大夫等以其爲克



之黨也〇天王賜晉侯命受玉惰內史過決其無後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兩侯爲會婦女厠其間如月月會而妖星來犯也前大雹後大雩意天示儆乎〇楚人伐江滅黃齊不能救貫澤之會管仲不欲受江黃之盟政慮此耳齊不救黃而狄來侵衛不兩强之勢也〇齊侯使管仲告平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仲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下卿之禮而還穎東世祀皆其謙德所致

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 ○秋
七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杞未亾而先城緣陵以遷之是以杞舊封與夷也避
夷也前弱而今怯矣○汎舟之役秦不閉晉糴也及
秦饑而晉不與糴虢射之謀也見不及秦子桑矣夫
丕豹在秦勸秦伐晉者爲父仇也虢射何爲者無故
而陷其君以不義乎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公愛其女使自擇配故有此遇夫季姬方爲內女而
先遇其夫失其貞矣未成婦禮而遂化其夫失其順

矣鄫子主國而爲內所使何以禦外難乎姬與鄫
皆不能無過觀後年書歸則知左氏先歸寧怒止之
說誣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地
沙鹿崩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滅黃諸侯莫恤故楚安然伐徐諸侯雖救徐徐卒
敗于楚豈其救之不力乎蓋亦霸業將衰華夷相半
之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
厲在秦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而不知楚委厲
以餌之而專於伐徐也諸侯名爲伐厲而實多具竟

婁徐于楚以敗徐也故攻其所必救不若實救其所必攻耳○蟲者時魯兵三年未歸師困于敵在外求糧如蟲蔽于野在外索食此其應也

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

劉向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于其祖以譴告之也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服齊而諸侯不能救敗徐者敗齊也非夷狄之相敗而霸業之將敗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是以有輿人之誦此一役也晉先賂秦伯幾獲秦伯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而秦獲晉侯以歸然秦伯獲晉侯能舍而服之若晉侯獲秦伯必殺之矣由因其資入因其力饑因其粟三施而無報天所不容故有此敗是晉侯之爲秦獲非戰之失而其所以爲君者有獲之道也○初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二語所謂借衣者被之借馬者馳之也方惠公被獲未歸呂甥作爰田作州兵皆順民心而爲之二子之才何減狐趙惜事非其主殺身而名不顯耳余謂芮敏勝偃甥文勝衰忠勤則頡頏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曰風也



石五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先數聚辭也目治也五者奇數過奇而變六者盈數過盈而退是謂宋得諸侯而不終之象矣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其兆於此乎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友以文在其手而賜字命爲世卿生有異姿故獲異賞耳仲遂何詳而亦賜字乎季欲定魯而不足遂乃亂魯而有餘故人君不宜私賞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叔牙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會淮而謀鄫伐厲以救徐諸侯亦多故矣所討者多故力分而罔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管仲先公死五公子遂爭立鮑叔牙隰朋賓胥無皆賢者又先後繼仲以死易牙竪刁開方三人無一人死者若留以亂齊國豈非天哉或訓桓公好內致亂則文公之妻懷嬴獨何辭乎文公霸業與晉終始靈公亂而悼公以興晉亦非無亂也而霸業不衰桓公止于其身頃公亦有求霸之志而無其臣景公有能霸之臣而無其時豈非天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伐淮夷魯頌未嘗不私以為已功則齊桓之卒魯僖當為之立後而定亂矣齊桓以孝公屬宋而宋納之宋公之伐齊為孝公也而魯固救齊非桓公之志矣穀梁不知何以予魯與狄之救而罪宋也當時齊師幸有甗之敗耳不然孝公不得立矣又幸狄不大勝耳不然廢立之事將狄主之矣周平王借犬戎以



誅伯服而戎卒亂周狄何可使之救也孝公立而桓公始得葬則宋之有功于齊也大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昔狄滅衛齊桓救之今桓死而狄復伐衛以救齊為名欲因齊之亂乘衛之不備耳齊之衰狄之橫也狄之強衛之災也何善而進之然則何以稱人也狄而如人惡之極矣○鄭伯始朝楚賜之金鑄三鐘焉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

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
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宋有覇佐無覇主司馬子魚勝于泓趙襄公不用其
言執滕子與齊而盟曹南執鄫子而用于次睢之社
口血未乾而今復圍曹也威既不立信又不成德關
而動其誰服之
衛人伐邢
邢衛皆受狄患邢何爲佐狄以伐衛哉衛深恚爾之



憾所以報也是時衛大旱師興而雨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桓公沒而楚無忌正欲借盟會以窺伺中國而鄭伯
甘心朝之引之來會何無恥哉邢之助狄鄭之助楚
居中國之地而長夷狄之心罪之首也卒也衛受狄
禍宋受楚禍諸夏之君不宜恨狄楚而恨邢與鄭耳
梁亡
亡于秦也梁好土功而耽酒色嚴刑峻法自亡之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譏之也○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
西宮災○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邢助狄伐衛宜衛之見伐也狄與邢盟齊何爲而亦
盟之乎稱齊人狄人者言狄人之無異于齊人也齊
人之無異于狄人也桓公之覇業蕩然矣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邢衛同受狄難而邢先伐衛衛復伐邢左右手自相
鬪啟狄坐而視焉安得不起而侮我乎○鹿上之盟
宋人求諸侯于楚也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尫以文仲之諫而止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在會而執其君以伐其國夷狄之所爲何無道也宋

方恃齊齊旣不至五國皆楚之黨也不量敵而無備以往宋之不智甚矣他日楚滅陳滅蔡皆自此會始也○宋公不從目夷兵車往會之言中楚之伏幾於亡國幸而不亡者以目夷守之於內子魚戰之於外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伐宋而魯不與魯之正也楚來獻捷以威魯魯爲之盟于薄請釋宋公爲宋絀也○楚執宋公而釋之子魚謂未足以懲君及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是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怒鄭如楚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不書公而書及爲內諱也

魯之伐邾從成風之請猶毋意以求服敵敵其可服乎而又忘備焉其僅失冑猶幸也○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是役也大司馬固不欲戰而公欲戰戰又不乘其未濟未列而擊之必待其陳是惟恐敵之不勝已之不敗也而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昔之執滕子用鄫子者誰乎是何異盜跖以分均後出爲仁義哉言戰無如子魚也利用以致志阻隘而鼓儳惜宋公之不用也○心不外者乃能集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侯忘宋定亂之德受指于楚而圍其邑且乘人之敗不可以爲威徒彰已之惡耳○晉太子圉爲質于秦欲與嬴氏逃歸嬴氏遣慰藉語情理俱至而終之曰不敢從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盡于此矣季隗待重耳二十五年不爲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爲不俠朕其從容詳妥似皆遜之惜乎懷公歸而復事

文公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楚救鄭公與之戰傷股七月而死夫宋襄逆夫使小邾柔吐剛其不得爲覇主明矣楚則夷也秦則狄也況秦穆未嘗主盟也故謂五覇爲宋襄秦穆楚莊者皆非也應劭謂是夏昆吾商大彭豕韋氏與齊桓晉文而五也其說近之矣蓋覇以扶王五覇者三王之羽翼也昆吾扶夏彭韋扶商齊晉扶周各有其時矣



以宋襄之昏暴與殷既不足扶周又不能身擒于楚又再敗于泓天下有四虞而稱覇者乎

秋楚人伐陳

楚以其貳于宋而伐之然其貳也從後見者也其始從楚伐宋未見其貳也以伐宋之後朝楚稍後于鄭故疑之耳天下有不貳于伐人之時而貳于伐人之後者乎卒以取焦城頓爲子玉之功謂能靖國使爲令尹而終敗于晉豈非伐陳之功誤之哉○重耳初出奔于狄狄人納二女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歷七國齊宋秦楚或贈馬或納女或饗禮而鄭衛曹不禮焉乞食于衛五鹿拜與塊之賜裸浴于曹曹伯薄觀其駢脅智不及負羈之妻竒從者而貝飧寘璧也齊姜恐泄公子桑下之謀而殺蠶妾醉遣公子是亦羈妻之流也及河與舅犯爲白水之盟公子入殺懷公于高梁伐不禮者○蒲城之役寺人披速于君命重耳踰垣猶斬其袪及呂郤謀焚宫害文公披告



難公潛會秦師火發而公不獲呂郤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二子亦足以報惠懷矣○初晉侯守藏之豎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忠也公入問言而遠見文公之覇也宜哉若鄭厲之於傅瑕衛獻之于甯喜是皆不沐而心覆者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其始在鄭伯怨惠王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與衛滑

故不聽王命執伯服游孫○王怒而以狄伐鄭○鄭以臣
怨君執天子之使固罪也王用夷伐夏可乎況又以
狄女爲后召以逃之叔帶歸而復與隗后通后既亂
而後廢之晚矣出居于鄭自絕于周于鄭失君臣之
義君臣同罪也于后亂夫婦之經夫婦同罪也于帶
搆兄弟之難兄弟同罪也而王有其三矣春秋譏王
蔽于匹夫之辱不顧天下之重也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絀狄女穎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
王適鄭王方伐鄭而出居其地不爲鄭所困者幸也
不有晉文孰與興陽樊之甲哉○叔帶之有寵於惠
王猶子穎之有寵于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穎之
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于氾猶惠王之適鄭處于櫟
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
所以罪襄王也○秦伯欲納王晉文公辭秦師而下
次于陽樊逆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乃朝王
請隧不許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
酉衛侯燬卒

滅同姓故名晉滅虞虢非同姓乎而不名衛何以名
以衛幾失其國不儆而復入人之國也虞虢則有虞
以任過故略晉之君耳先是衛二禮請仕于邢至是
披殺國子爲内應云



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圍陳使納頓子也）○葬衛文公○冬
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衛急兄弟之難故甫葬舊君而即爲我伐齊焉可以
愧衆矣衆畏齊之甚方使展喜犒師而又乞師于楚

矣○齊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爲師晉故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祖熊摯故祀之安有祀祝融鬻熊之禮哉楚反以是讓而滅之非其罪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先代之後迫于東夷不能以侯伯禮見以子禮見故祭秋入杞以責之然不能庇其患而責其禮之薄○杞安精于祭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夷主盟而諸夏從之主者僭矣故終僖之篇貶而稱人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以民未知義于是乎出定襄王以民未知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以民未知禮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覇者行逕和盤托出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衛晉侯伐曹

未有君不得其國人可以成事者衛侯知國人不與楚何不改圖于晉以求釋怨而乃有襄牛之出乎晉欲以曹衛怒楚意在致楚不在衛服不服也特假曹衛爲用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以不卒戍刺之知無罪也○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曹衛雖得罪晉文然同姓之國執曹伯當歸京師而以與宋晉故欲怒楚耳執同姓之君以畀異姓而日將以致敵是愈曲也我曲彼直晉楚行師之分豈但論於齊桓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

是役也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

曹衛爲主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地畀宋以淡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而晉有曹衛矣晉有曹衛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機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線索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自妙也〇中軍不敗得臣不應死應死者左右軍將耳晉能赦荀林父而楚不能赦得臣過於罰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鄭地〇陳侯如會〇公朝于王所

晉侯以臣召君是爲何心蓋晉侯挾天子之靈以討許衛即以討許衛之勢脅天子與諸侯所爲所用君體與臣體俱傷矣衛侯出奔叔武攝位以受盟故稱子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晉侯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以攝之已立而謀反衛侯衛侯之反叔武反之也何意其疑我哉然元咺愈爭則衛侯愈疑以爲叔武之黨也故殺之衛侯不有其有功之弟元咺亦不有其無禮之君而不知已之無臣禮也晉侯無覇道衛侯無兄道元咺無臣道惟叔武全其弟不全其身遇亂行權難哉

陳侯欵卒〇秋杞伯姬來〇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即温〇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侯召王欲王賞其功借以威諸侯也自尊之意甚于尊王觀踐土之會猶天王自來温則召王矣王始畏晉侯出而就之其後遂不復至君制于臣君子爲天王諱若諸侯相與朝王也公朝于王所者再而不知所朝者之非其地也若辛之實傷之傷之故諱之

也〇天王下勞于踐土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使人兄弟相賊又寵其臣以虐其君快心于衛晉文恭喜于致人之亂非靖亂者也故書人以貶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歸元咺出矣衛侯執元咺復矣然訟君得勝元



咺知忠于叔武不知忠于衛君也甯武諸臣知忠乎衛君之被執不知力爭于叔武之被殺也元咺復立公子瑕〇晉文公出畋前有大虵高若堤橫道而處退而修政居三日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劉向之言也

諸侯遂圍許

許不往會討不臣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反曹伯然衛與曹偕命而不偕役非信也〇晉侯作三行五軍以禦狄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冬復來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侯當天子之卿與天子之大夫盟降一等矣然其



分猶可勉而及也至諸侯之大夫違禮盟公侯則偪上矣王子而違禮下盟則暱下矣尊不成尊卑不成卑無等則皆人也

秋大雨雹〇冬介葛盧來

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是時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大夫擅政之萌

三十年春王正月〇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律以君臣之義殺元咺正也既失事君之禮誰有守國之功特不應殺公子瑕耳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及咺之子角再歸而殺元咺與公子瑕是晉喪吾之屬蔦藟之不若也初晉侯使醫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公爲之請納王與晉侯玉各十㲄乃得歸夫使衛侯有罪當請于王而誅之不宜以酖殺也使衛侯無罪當即釋之不宜受玉也○國語載晉侯執衛侯歸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



雖直不可聽也然則衛侯之不死而得歸皆王之力也咺雖不敢以其直加于衛侯而衛侯終不得辭不直之名于天下矣

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

晉人先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方合秦圍之是晉之圍鄭實恃秦爲強也秦師退鄭不懼晉矣晉亦知鄭未可攻而去之佯欲擊秦託言報秦以美其名借晉果擊秦秦攻之于外鄭要之于內晉必敗矣晉其敢乎○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公而兼冢宰重其使也公所聘者周所畏者晉天子之使先至則聘周自不得遲而聘周則聘晉又不得緩故命其自周聘晉耳以二事歸臣之罪也公子遂如京師身至而心去之遂如晉身至而心至之其



心已無王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拜晉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牛卜日始改名曰牲蓋郊定而卜牲以明敬也未卜郊而卜牲是郊爲牲後矣望細而郊重以辨時也重不舉而行細是望爲郊先矣不郊亦無望可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冬杞伯姬來求婦

伯姬以姑而爲子求婦于曾親親之道亦有辭矣特書于策戒防其漸婦則有夫姑則有舅婦人夫死尚從子顧制子之事乎且杞以伯姬來求我亦將以夫人應之兩國之妃自行婚媾其曠然無男子與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

作楚丘爲狄難遷帝丘以避狄難思桓公不置矣衛兩爲狄所困康叔不享見夢成公欲其自強于政治耳若云相奪予祀夫狄不奪予祀相奪予祀乎甯武子獨請改祀于狄至之日其譏不可及也○遷帝丘卜曰三百年次年狄與衛平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速于勝楚而致其失不如齊桓之緩於盟楚而侯其服也敢於召王而要其狩不如齊桓遜於下拜而成其節也桓公會不過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則會畿內而盟子虎桓公不納子華不以子抗父而文公則聽元咺直以臣虐君功速而罪愈彰勢盛而跡愈逆晉文直齊桓之罪人非其匹也○文公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夫晉執牛耳故有聲如牛秦師來軼將以戎事興焉馬強牛弱牛所爲嘆也○秦將襲鄭蹇叔諫之不聽蹇叔哭送秦師且言收子骨于二陵之間後果敗歸秦穆素服郊次嚮師而哭始悔不用忠言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鄭地

爲杞子所誘也蹇叔所辯在賓主勞逸耳夫勞逸之不敵遠近之形也遠近之不敵賓主之勢也此時鄭實不知而蹇叔曰鄭必知之及弦高矯命犒師示鄭之有備蹇叔之言若先設爲弦高誑秦之地妙矣哉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秦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弦高以買人而倉卒應變消禍却敵智敏功大殆先于佚狐燭

武矣不問鄭實而用之何哉余謂鄭有三畀買焉或謀知罃于脫楚或靳韓起之請環足叅孩高而罔立矣彼陽翟居奇貪買凶終焉足道哉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〇癸巳葬晉文公

用姜戎者示以夷狄攻夷狄之意也初先軫獻要擊之謀襄公曰秦伯與吾先君有結不可先軫以不弔贈不假道爲辭從之殽之役秦匹馬隻輪無返者穆姬在秦曾免夷吾文嬴在晉安得不免三帥先軫不顧而唾何哉晉不念舊而詐虐以逞結怨強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先軫之罪也〇秦穆公晩年棄百里奚蹇叔不用而用其子至貪忿勤民浮兵暴骨安在與人之一用人之周乎濟河封尸幸晉不出耳何功之有而以不替孟明爲美談耶西戎之霸本由二老而幾喪于三子夫三子者以謀國則不忠以承考則不孝不是之殉而殉三良甚哉其相蒙也



狄侵齊〇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報升陘之役也再伐則已甚矣平王不撫其民而遠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公爲成風報怨而殘民以逞耶

晉人敗狄于箕秋伐晉及箕〇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〇乙巳公薨于小寢公用公子友則治有可稱用臧文仲則事無可採

敗狄而稱人何也以狄侵齊國衛晉不能救于其見伐而勝之是爲狄所加而後應之也罪其遲也〇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文公因臼季言宥其父罪箕之戰郤缺獲白狄子襄公以三命命先軫免胄入狄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此草妖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考竹書記年亦冬隕霜不殺草木大禹以興雖君德盛衰不同臣伐其君其象則一是時僖公死公子遂專權文公不悟後有子赤之變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爲貳于楚也



〇文公 名興僖公子毋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書即位繼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〇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據厤法閏當在去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是不歸餘于終也日食者天時儆人事也誤閏者人事失天時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〇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穆伯聞叔服之能相人也使見二子焉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〇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以栗易桑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此殷禮也



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既非敵王所愾又非歲時來朝且喪制未畢也卽終喪矣亦必以士服入見後賜之冕璧以見無天子命不敢遂爲諸侯也王賞之重如此奈何自褻其命喪制未畢而錫之受者虧孝錫者傷恩矣

晉侯伐衛

以不朝王也然晉亦幾不朝王矣何以責人之不朝故先且居勸君朝王而已從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〇衛人伐晉〇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商臣蜂目豺聲忍人也況既立而又欲黜之不速禍乎激江芊而洩其謀環宮甲而肆其毒至王請食熊蹯死而不許眞忍矣夫多置宮甲益以叛且廢長立少與以叛名皆失在父也若商臣之惡人人知之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而無父頵稱君以見其有君而不君也潘崇畫策師亦不成其爲師又何誅焉〇王謚論之曰靈不瞑曰戈弓瞑王生而以亂取弒死而以瞑爭謚異矣楚共王將死自請謚靈與厲群臣以共知過而謚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爲美也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晉知秦懷必報之志很瞫以死馳之其氣勝秦矣瞫被黜而以死自奮成國之勇眞得死所者君子哉先軫死狄而晉不勝狄不如很瞫死秦晉卽勝秦耳〇敗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我於秦穆見之矣

丁丑作僖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以大夫盟公恥辱魯也出不書反不致爲公諱也然不貶處父稱人者何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也



夏六月公孫敖（卽穆伯）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討衛也）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國廟論統不論分雖以叔繼侄叔不得以先侄況兄弟乎夏父忌爲宗伯欲尊僖公而謬言有所見新鬼大故鬼小夫以年則新鬼大故鬼小也以分則故鬼

大新鬼小也僖公雖長已爲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臣繼君猶子繼父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譏喪娶也按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謂喪娶蓋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居喪之禮不可以吉事雜其心娶後于喪而欲娶之心先於喪心無喪矣故譏之○春秋之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君行禮而臣民之情爲小以天行政而君之禮又爲小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即曰恐他國納之先期而往不可謂非行權君子有以誅其志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此大夫會伐之始

潰者如積水然放而無所閑也其君憤于心其民罝於財而後衆潰敵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自處甚高封殽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秦三敗之後而僅得一不戰左氏之譽秦穆過其實矣○秦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過者而復起彭衙之役今又取王官及郊其名爲憤兵故貶而稱人自後知悔見伐不報君子善之

雨螽于宋

劉向以爲宋先殺大夫而無罪之應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娶之應也後八年十月魯亦螽公伐邾取須朐城郚矣在宋爲既而螽已死在魯爲將而螽未生其機則已動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襄公悔前盟之非請改盟焉自恥之甚於恥人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伐江故晉伐楚伐楚則楚自歸而江之急解矣孫臏之伐衛救韓伐衛救趙皆此術也是役王使王叔桓公助之經不書者以示夷狄非天子之所親伐有諸侯在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禮宜卿逆而卿不往在齊而稱婦入國不書至君子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秦伯以同盟滅素服避寢降饌有矜恤之心焉晉其何以為情哉江不能救而再伐秦何也○甯俞來聘不答賦湛露不敢干天子宴樂之章也不答賦彤弓不敢干諸侯獻功之禮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成風以莊公之妾僭稱夫人僖公崇禮厚母之意也天子亦以夫人之禮待之可乎含兼賵者以其貴非夫人而稍簡之也去天稱王以示貶也○王又使會葬夫婦以祔姑廟成婦雖別為立宮甚厚之矣而廟中猶無妾也奈何既葬之後遂有二夫人乎天子順成其禮何以為法

夏公孫敖如晉（慢王事覲）○秦人入鄀（為貳于楚）○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果遇喪焉意亦聞晉侯之疾而往乎不然使大國知之其罪甚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斯時秦強于西楚強于南狄強于北晉襄一年之內三退強敵殽之戰敗秦也箕之戰敗狄也許之戰能

楚也覇業不墮在斯乎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陽處父言而易之公洩其言致有此變夫處父當言於未命帥之前不當言於既命帥之後既命易之爲侵官矣處父任剛虐誕寗嬴知其不可從而去之而今果自速其禍乎雖然公家之利知無不言射姑刺人於朝兒暴如此其



可使爲將乎處父之自爲謀不足而爲國謀忠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閏朔非禮也有朔則告雖閏亦朔且告朔者謹月之始而以月之所行終之也若不告朔將是月爲廢月矣故以朝于廟幸之以猶朝于廟危之蓋幾幾不朝矣

七年春公伐邾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狐之戰趙盾之罪也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乎如曰國利有長君公子雍長而且賢故迎立之則立之耳又以穆嬴之偪皆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曲在晉矣求公子於秦秦送之而晉拒之其跡不可居其心不可信也今幸晉勝耳若秦勝則公子雍必入趙盾必誅矣然晉雖勝而外招敵國內棄良臣晉國之難從此始靈公又不賢而成篡殺之禍雖非趙盾



弒君而盾立之者所以弒之也○士會從先蔑奔秦居秦三年而不相見同罪故也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戎可會乎亂生于會盟者而戎之僭不必言也以祖

宗之所營爲戎醜之所處傷哉左氏以兩稱公子爲褒則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又何以貶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〇繇

初穆伯如莒爲襄仲聘婦見其美而自娶之亂兄弟之倫矣茲復棄君命而從已氏焉人之無良至此極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不能主兵司城不能守土而其君不能御臣也



權歸于大夫惡得不亂死與去有三道死則一道耳去則二道或幾或遽去於幾者或同於死而去於遽者不得同也蕩意諸殆去於幾者也司馬公子卬握節而死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〇夫人姜氏如齊〇三月叔孫得臣如京師〇辛未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〇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初晉襄公蒐于夷將登先都箕鄭父而以士穀將中軍克先阻之克先趙盾之黨也自趙盾代士穀當國諸大夫不平三子報失職之恨陰使賊殺克先而三子亦被殺于群下矣書曰晉殺其大夫者謂不明正其罪而盾擅殺之也

楚人伐鄭以晉君少而不在諸侯也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〇夏狄侵齊〇秋八月曹伯襄卒〇九月癸酉地震



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夫臣下而專雖正且震而況邪乎正則小震邪則大震矣

冬楚子使椒來聘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夷狄無禮則嚴以拒之拒之使不與中國同夷狄有禮則寬以進之進之使不與夷狄等雖然拒之者常也進之者暫也君書爵臣書名進之矣〇送死不及尸緩也而自秦來則以爲禮矣取其慕通中國之好

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徵書秦伐而不書晉伐者摯伐戎正也戎伐摯不正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雖欲弒弒君之君進之十年矣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弒其義不足稱也似宜受無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書聖人之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欲伐宋而宋知之先為其弱以避伐也楚司馬無畏以宋違載燧之命至抶其僕以殉辱極矣麇子恥之逃歸失位降爵故均不列于諸侯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宋地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謂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善射射僑如目身橫九畝而左氏云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一不同也公羊謂三人一殺于魯一殺于齊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而左氏謂晉滅潞而獲僑如之弟焚如二不同也左氏又云伐齊之役長狄退走至衛衛人又獲其季弟簡如是又非三人三不同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矣其兄尚在乎且狄世為國主綿歷四代支屬實繁止獲數人乃云其種遂絕耶蘇氏謂逆放不使在中國故云遂亾總之記獲于戎狄不妨誕其詞以夸後而各述所聞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衛齊所偪 ○杞伯來朝 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西乞術敗于晉故使之來聘以言伐晉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之戰秦晉志皆不在堅戰故交綏而止勝負既不分曲直亦無辨矣○臾駢謂秦使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與郤芮謂秦使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同見昔彭衙之役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
文公卜遷于繹利民而不利君公以利民遂之五月卒君子謂之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三時失矣春無望于夏夏無望于秋也不雨而五穀熟是地不承天澤而私自行令也必有臣下欲得民以勝君者劉向以為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之報也○趙宣子恐以謀臣資敵國故使壽餘偽叛誘復隨會于秦秦伯明知晉計而從之遣臨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晉自譎秦自正矣
世室屋壞
譏不脩也劉向以為金沴木木動也木動者大本傾也周公之祀忽諸以逆祀而壞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公羊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 盛新穀廩新舊雜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自文公以朝晉服楚之國皆至是魯輔晉伯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外楚也獨蔡不與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

按孛一名欃槍欃雲中牛槍雲中馬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天官曰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布度定記分州繫象史服所占或竒絕學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齊姬生貜晉姬生捷菑邾文公卒國人立貜爲定公捷菑奔晉故晉納之及蒲城服其立長之言引兵而去之君子善趙盾之能徙義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不義宋公而來賢也

不以國氏誅止其身也商人弑舍而讓其兄元使元爲君弃元而弑之矣元知之故漫辭以辭之俟商人死而後立也商人以弑得之亦以弑失之可不畏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單伯周卿爲魯如齊

齊君舍叔母也商人弑舍故忌叔母矣單伯以王命求昭妃于齊齊人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非焉○先君之女則稱伯叔姬時君之女則繫之以子今曰子叔姬宜爲文公之女矣然文公逆婦姜纔十年而其女遂爲昭公妃又生子舍可疑也故或以爲僖公女耳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穆伯卒有殺難二子得無怨而歸喪焉仲尼因而不削者恭曰父之醜雖不可掩而子之哀又不可沒也書之以風夫孝者耳○禮曰不足則資之宗敖也舍子茂而立難斯其資不足之義與惠叔毀請待命故國之公族聽其歸殯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守節

不移終
逆王命

晋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不服而入之或獲大城得而非有直以出入為辭

秋齊人侵我西鄙〇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為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而晋以受賂不能討齊罪在晉不在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出姜無罪而使不安于魯故叔姬無罪而亦使不安于齊男子不能定國難餓使婦人當其咎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無禮而討有禮者恃晉之受賂無人責之也晋之無禮可知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有疾不視朔正當無疾而勤于視朔以解之無疾不視前之有疾者蓋不可信也公厭政人厭公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納賂也 〇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泉臺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蛇從之出如先君之數數十 象宮將不居也是月聲姜卒魯人以為妖而毀之信禍福之說忘祖宗之勞非毀其居直自毀其行矣〇蛇有龍性未馴故其象不見於宮壺即徵於國



君詩咏虺蛇之祥而褒姒亂周鄭內蛇與外蛇鬬而厲公死亦帝子白帝子又復何異乎漢高斬白帝子而先主亾于白帝城其應甚可畏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雖饑而勝以饑誤庸而出其不意也庸不饑而敗以饑輕人而已則無備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作處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夫人欲騁其淫而要公子鮑

以行弒君則無道宋之諸臣獨不愧於司城乎然則何以罪國人也以國人貪夫人不義之施而遂成無制之禍也○胡文定賁蕩意諸不能止弒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與孔父仇牧荀息三子閑其君以死職者不同故春秋削之豈其然乎夫三子從君于昏安見其閑哉公雖無道乎不如殤閔之甚與晉獻之嬖溺驪姬也徒以欲盡去群公子不能其國人以子鮑隙而搆殺之今釋鮑弗誅而獨引繩墨削于效節



之司城何居且意諸有父之命有君之寵是一死而兩授之也張柳朔不負王生況君父乎康侯感憤時事慷慨效忠而動引高哀以裁死節陋矣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

趙宣子帥師討逆謂明群之猶恐不聞也備鐘鼓以先之卒立君而還不成其爲討矣其稱人賤之也夫鮑雖未與弒不能討賊而立乎其位其情若與知之者我以爲鮑可廢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諸侯盟于穀

晉不能救魯故也自此魯專事齊矣

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

復合諸侯以平宋也晉不能平宋亂而復責鄭始多求而鮮成事矣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

齊侯戒師期而醫者知其將死卜者知其死不以疾



襄仲因其諳偷又謂不能食魯之麥魯與齊師而卜者知其先齊侯終惠伯以卜事告惠而卜楚丘又知惠伯之有咎何所遇之皆死人哉公因閒而薨死不以正也○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懿公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中池相嘲乃殺公而納之竹中夫既以爲君而殺之是用賊爲君效君爲賊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一時兩使偕行一賀惠公立一謝齊來會葬衆不敢失禮於齊欲以親齊齊侯亦欲以新立親衆也使爲遂介爲得臣使實無禮介不能爭若卒于弑而如齊謀婚義不應從也惜乎叔孫之懦也

冬十月子卒

文公夫人生子赤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之襄仲襄仲請于齊而立之弑子赤弑不忍言于不日見之○公子肹宣公之同母弟也非宣公殺子赤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出姜無罪而宣公殺其子襄仲實助虐以篡嫡衆不能討齊亦不能討乎市人皆哭而朝之人無閒焉嫡已在喪而弑之弑其子自不能安其母也○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及立襄仲以君命召叔仲入而殺之埋馬矢中胡氏謂死非君命失其所也夫叔仲持之正爭之強可謂義形於色不畏強禦矣彼殺世適者旣與奚卓庶孽殊而仲叔侃侃以死死兼三大夫之節而猶謂死非其所耶夫所稱君命論當否不論有無若荀息從昏雖命亂也猶有取焉而奚罪夫殉適者東門氏之逐也季孫猶憾之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知行父之遺恨斯彭生爲得所矣

季孫行父如齊



書二卿如齊于子卒之前始謀也夫人歸齊于子卒之後成謀也終以行父如齊而謀大露矣

莒弑其君庶其

衆專弑君故弑君之賊來奔季文子欲逐莒僕以諷宣公未可知也宣公不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獨惜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柰何復與之先後如齊以求婚會哉○行父逐莒太子僕于境外自比于舜功二十之一

終

〇宣公 名接文公子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書即位如其意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〇公子遂如齊逆女

魯於出姜之歸恐齊見討故結昏于齊以自釋其罪喪禮之不守而議昏焉無其母并忘其父遂之君為惡如仲遂者不勝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婦有姑之辭

出姜甫歸而婦姜復至魯之無禮甚矣齊不責魯逐母之罪而許其納婦何耶以者急之詞亦輕之詞也



至者與魯之詞亦與齊之詞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猶不放者也河曲之戰不用命者穿與胥甲也穿何以不放趙盾庇之也故桃園之罪他日亦不歸穿而歸盾也盾何以庇穿也穿其族子也晉放胥甲而立其子克是舜所以待鯀也克乎其何以當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〇公子遂如齊

方會平州以拜成也仲遂敢于逐嫡而嫡又齊之女逐齊女而又敢于聘齊之女不獨視君如奕抑視夫人如戲矣如齊者亦見齊之無人而弒立之臣往來無忌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〇秋邾子來朝

受弒子赤之賂也出姜大歸而不問敬嬴求婦而即從是鬻一女復鬻一女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魯以弒君賂齊而諸侯為魯討齊又皆取賂而還而會于扈皆受賂鄭穆公所以不足于晉而受盟于楚也〇齊桓有事於楚道先由蔡楚莊有事於宋道先由陳雖其興師之正不若齊桓而行師之謀則一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〇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是時楚師已在鄭矣盾帥師救陳又自陳而次于棐林安得及尾楚師而至于宋哉左氏何以言救宋盍

諸侯伐鄭則楚伐宋之闘自解雖不救實救之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〇晉人宋人伐鄭

崇秦之與國也晉欲求成于秦而侵其與國非求成之道也宜秦之勿與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華元生獲也以其獲而復歸之故知其生獲也誰使華元敗者羊斟也羊斟愛羊元不與食故以元入鄭師也誰使華元歸者文馬也其致也非馬也其人也其歸也非人也其馬也然則樂呂何以不歸呂爲司寇非元師宋不欲歸故鄭亦不歸之也不歸故不書也穀梁曰盡其衆以救其將華元雖獲不病矣然而于思棄甲之謳何以當城者之誚哉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伐晉圍焦以報崇也晉以救焦遂侵鄭不能勝秦



而遷怒于鄭也楚闘椒不辭其難以救鄭而趙盾又畏楚而去也僞言欲示弱以驕之既欲驕楚則不侵鄭可也鄭獲宋之大夫晉爲宋報恥而不能獲其一卒然則始公伐鄭必爲秦所遂而飾詞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靈公不君故稱名

晉侯欲殺趙盾鉏麑往刺而觸槐彌明擊獒而救主靈輒倒戟以禦免君之殺臣如此其難也而桃園之弑曾不須臾臣之弑君如此其易也夫靈公彈人而犯其惡趙盾驟諫而觸公威故穿起乘之然則書穿弑君可矣穿之弑不待書而知也盾也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若與于弑者故以弑君歸之也〇凡弑君而卿在不討者或弑君之人於卿無與而卿之權又不足以討之也若穿之弑君盾雖不與其謀而穿之所恃無畏者盾也是盾不假手於穿而穿實代手於盾也使盾歸而執之直一卒夫事耳而盾又不問豈得爲無罪乎盾之罪情不勝法也若止以勿嘗藥爲弑

父則太嚴矣危而不愼亂其中也以弑罪止君欲爲子之愼也豈止一嘗藥遂能救父之死哉止不能禁父之病而使之勿死故旋罪而旋赦之爲實能防奔之變而使之勿弑故旣罪而難出之也假使石厚從州吁弑君而石碏勿討惡得爲純臣耶○士會諫靈公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過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夫驟諫二字豈所以待膺暴之主乎宥之殺機萌于此矣公子慶忌亦驟諫吳子吳子不聽慶忌出居于艾卒殺之○呂氏謂盾實主弑故亡不出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仇得誅惡之旨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牛之口傷改卜又死此其爲人之不虔也當悔過懺罪再改卜焉可也郊不可廢慢郊而病牛牛糜而糜郊無禮甚矣不郊而望前此譏之今又若是何督之專行望而不行郊也左氏曰無望可也非欲其無望也疾其無郊也○牛取其後而傷于口食者病自口入誅者禍自口出也至後焉有牛足出于背者則下奴上益甚矣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遂欲問鼎偪周而取天下而諸侯曾無有討者知諸夏之無能爲矣幸有王孫滿正言以折之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

二國亂矣魯人又以亂平之是益亂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不書公子宋而曰歸生者以禍實始於歸生也宋食指動此細事也何爲乎以聞于君乎公食黿因以不召宋宋染指因以謀弑公先公爲難此大事也何爲乎而不以聞於君乎歸生權不足以禦亂始以畜老

弑殺比方君父繼懼反諱而遂從之愆有所歸矣一鬭之辭君臣死焉禍機所動可畏哉

赤狄侵齊〇秋公如齊公至自齊〇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大夫娶而公爲主非禮也大夫而歆於欲公之主者以公多求於強國強臣得而制之也鄭能却公子圍使卑行卑禮而公不能辭高固使卑行尊禮委禽而非其頗矣



叔孫得臣卒〇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固來逆公不宜爲主而爲主遣使反焉固不宜親來而親來者以報公也然歸寧之禮在逾歲之後叔姬亟來者其亦以夫傷父之志而亟于歸寧也

楚人伐鄭

去冬之伐稱楚子與其討弑君之罪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一事而褒貶其詞兩盡其義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〇夏四月

先是刺盾者入門至于堂皆無人焉曰嘻是子之易也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公羊所傳與左氏稍異然行刺者不可復見盾故可復見耶

秋八月螽〇冬十月

一君之世而三螽言其甚也螽魚卵所化水蟲也而爲穀災所引非其類也公伐莒取向如齊伐萊軍數賦煩不量其力而示威于外如螽之奮迅作聲以足自摩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欲爲晉致魯也前定之盟不日

夏公會齊侯伐萊〇秋公至自伐萊〇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聘是會晉侯止公公以賂免不直在已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不及齊而復是委君命也大夫未致事而死猶以尸將事豈有身尚在而自行自止者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不稱公子貶也貶以著其罪知無以見赤地下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終事而聞則不繹知卿喪不宴作樂而不知廢繹是其心終在於樂而不在于卿



也萬用其無聲籥避其有聲何不掩鬼之耳并籥而亦用之也哉

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董子以爲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横行八年之間六侵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於周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敗晉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劉歆以爲日躔楚鄭分也夫邲之戰楚不爲虐鄭不爲困晉受其敗災宜爲晉然姬姓乃異姓月鄢陵之戰共王中目日乃復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晉懼○楚師伐鄭以與晉平也

人不罪天罪之矣僖宣襄昭四妾母皆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不一一貶以正之從同同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魯君兩朝于齊一聘于周無畏于周而以諸侯之禮待周有畏于齊而以天子之禮待齊也定王以孟獻子爲有禮厚賄之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爲不會扈○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滕爲守禮之國伐喪凌小宋惡甚矣故稱人貶之○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
災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
於朝洩冶諫而死在傳引孔子無自立辟之言家語
記孔子以比干律冶而曰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此
皆非孔子之言也夫君臣之義夫子所最嚴也冶未
嘗指干陳而責其不去豈聖人之義訓哉文定不察



其理而因仍附會誤矣陳殺諫臣是宜爲楚所滅株
林澤陂之賦蓋傷之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昔也求婦隱弒而以田賂今也爲女往朝而以田歸
田則如故也弒逆者如播種焉若之何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完卒○齊崔氏出
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自此以前弒者半爲篡自此以後弒者半爲滛○令
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齊還及宋聞鬬椒之亂謂
君天也不可以逃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夫春秋
諸侯互爲逋逃藪如賁皇在晉州犂在楚曾公山不
狃之所羞而揚揚對壘夫安知連尹可以贖知罃乎克
黃獨恥逃天稟凜大節遂使國無逋臣宗無餒鬼寧
獨子文之勳德乎哉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



人衛人曹人伐鄭以及楚平也○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書取罪之也魯之禍自齊爲之齊勢在上流魯勢在
下流也然魯亦自肯爲下流所趨性樂比溺而傷禍
哉○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
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人討逆中國不如故序楚子陳鄭之上○鄭人討靈公之亂歸生卒斷其棺而逐其族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先稱人不與外討也後稱子幸其有此討也徵舒可殺栗門可轘而陳不可縣楚莊聽申叔時田奪牛之



諫而即封陳可謂速於改過矣然二子從昏宜淫詭托楚以報君之仇不尸之而又納之是滑獄也君子爲楚莊惜之○莊王能赦鄭而不赦陳以陳亂故也而又不貪夏姬之色若靈王之討慶封特以其入吳爲楚病非眞討其篡也以是爲名耳而靈王亦以篡得之是豈得與莊王並語哉春秋之法嚴於論督輕於論不肖嚴之乃以惜之輕之乃以忽之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莊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挑戰焉宜其敗矣夫鄭君以能下人信用其民而楚子許之成晉臣以不能下人各行其意而楚師敗之楚以寬而御衆故鄭服林父以懦而御衆故衆專也○楚樂伯献麋于鮑癸而獲免晉魏錡献麋于潘黨而獲免何相報之巧也○莊王之伐晉也先使豚尹觀之待其賢人死而後伐之勝而又不敢以爲功日中忘食而



嘆懼諸侯之畏已而作臺又以薄德而不敢受觴宜其伯也又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庸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賊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卿不書以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伐之非救之亦非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故

夏楚子伐宋○秋螽

以其救蕭又伐陳與國也陳鄭宋皆在河南鄭西邊于楚宋東邊于楚而陳介二國之中欲致西諸侯必先得鄭欲致東諸侯必先得宋欲致鄭宋必先得陳楚得鄭而不能有以宋人未得也蓋有宋以牽鄭非獨鄭不可得即得陳亦難用矣是制楚者專在宋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討邲之敗及召狄之罪也先穀佐中軍負躁逆制偏師濟河是趙穿復出於河曲而欒黶再東于涇次也卒以致敗殺之固宜獨不念先軫之勳而盡滅其族乎荀林父身爲元帥軍令不行楚嬖人伍參蚤已知之而晉不知令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役舍林父而殺先穀晉於是失刑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討伐陳背盟之罪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殺告而免于伐此亦權也然既已死矣即以殺書之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爲邲故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華元以不假道殺楚使申舟知國必亡而故爲之是忿兵也安得不敗雖然華御事先示之以弱卒有孟諸之辱曾小國麋子之不如華元不畏啓釁獨殺楚使以報扶僕之恥顯抗敵而默幹蠱人知其忠不知其孝也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以情告且舉子反爲君子子反即以其情告王而謂宋有不欺之臣夫子反動於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動於不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於人甚矣哉楚君臣墮元穀中而不

覺也然楚君臣亦有謀矣楚軍止有七日之糧晉使解揚致命於宋救兵將至矣不如先救之以爲已恩故去之輸情一事左傳爲登床公羊爲乘堙夫兩軍相對大帥夜入敵壘能必其不執乎余謂乘堙之說近〇宋司城子罕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去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楚將攻宋士尹池諫王謂宋主賢相仁不可攻也

六月癸卯晉侯滅赤狄氏以潞子嬰兒歸

晉之滅狄以酆舒之虐君夫人耳潞雖狄乎未嘗侵掠中國也既知其狄不宜與婚既以姊妻之妻之而爲亂臣所弒晉爲之討亂而恤其患方哀矜安定之不暇何爲乘亂而執其君哉

秦人伐晉

乘晉掠狄土而窺其虛也魏顆敗秦師于輔氏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老人見夢爲女報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〇秋螽

王臣專殺天王何在殺人不忌爲賊而况在天子之輦轂下乎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王事諸侯與大夫會諸侯甲矣然猶有諸侯也大夫與大夫會直無諸侯矣

初稅畝

傷井田之壞也三代之法豈必皆行於後世然既壞而復之則難未壞而守之則易君子之責人責其易者也

冬蝝生子[illegible]〇饑

惟蟲冥冥喙張而遲履畝初行蠹與爲梗以爲我食之循君多取之也其代君分過乎助君爲虐乎〇經有三饑宣公居其二倫有二逆宣公居其二弒君而逐嫡母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昔宣王講武之所遂以爲廟王子捷之變天意恐爲淫人所用而災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
内女出者行之失也書以譏之夫人歸者命之窮也書以矜之○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冬大有年
前此水旱螽蝝饑饉之變多矣忽有年何也天之災變以儆君也君既不戒其民何罪盍疾其君而矜其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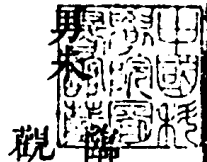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謀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字賢也
季札以光弑叔終身不入吳國叔肸以宣殺赤終身不食宣食此有爲者也陳仲子無爲者也○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頃公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悦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齊之患自此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
外無所禦内無所防而賊入焉聊以見其國無人也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宣公因齊得國刻意事之至是齊弱晉強始聘于晉欲借晉以去三桓也宣公得終正寢幸矣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季文子當時不能討襄仲之罪而以罪後之人夫仲當討則宣不當立宣之立久矣倂其薨而罪其臣臣又沒而以罪其子子安能服哉而歸父處變有禮故善其能以禮退也○季文子之逐歸父也曰其父昔

耻弑君也夫襄仲之黨宣公固矣成公爲其子而逐父之黨以彰父弑君之罪是父子相訐也當時而訐過之大者也過時而訐又可知也然歸父欲去三桓而不克雖被逐而其義自足



春秋

汾陽朱之俊著　男林覲　問棐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書即位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周二月今十二月也而無氷宜寒而溫反常甚矣

三月作丘甲

古者九夫爲井除中公田實八家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也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成兵車一乘今使每丘出一甲斂太重矣爲齊難作丘甲益兵以備敵可也益稅以困民不可也益兵則必益稅耳○自宣公稅畝而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又使諸侯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

之制窮則皆宜公啓之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欲援晉以敵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劉康公徼戎而敗于徐吾氏也夫不共王命者五侯九伯征之可也而頓慭王師自伐勝猶恥矣况又敗乎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

二年春齊侯伐我西鄙 取龍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以曲縣繁纓孔子惜之謂名器不可假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戰于鞌齊師敗績 舒四轝止出

此一役也齊師勇甚高固桀石投人餘勇可賈齊侯不介馬而馳欲滅此朝食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張侯矢貫手及肘左輪朱殷不敢言痛齊何其驕而晉何其懼也斯時敗幾在晉齊一驂爲祟驂絓于木故不能推車而及豈真郤克之善戰哉而使車至海齊侯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欲齊東其畝而以國君之母爲質蹦㮂一笑之罪不至此也齊人拒之以理而以背城借一要之晉始氣奪而許之平矣○逄丑父與頃公易位寢于轏中使公如華泉取飲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公用是佚而不返丑父代君受斮



可謂忠矣而劉向反以重身輕君之祭父爲知權輕身重君之丑父爲不知權何其悖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

郤克性忌而陵人范文子畏其驕怒于晉順之伐齊以泄其怒也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至此乎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蓋悔之也夫晉爲郤克而使人之君至是惡

得撫悔晉侯悔而郤克危矣○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奔晉中叔跪所爲夫子有桑中之喜而竊妻以逃者也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爲萬世用人聽言之法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宋始厚葬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檜華元樂舉之罪也



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齊地

齊秦大國也晉衛宗望也陳宋先格也合而盟矣何畏晉畏晉可也畏晉而竊與楚盟不可也卿不書匱盟也蔡侯許男爲國君而乘楚王之車爲其左右甘于夫位故亦不書也棄中國從夷狄諱之可也于此獨不諱者蓋前此猶知夷狄之不當從今則安之若故矣公不自諱而人爲諱乎按鞍之役晉衛與焉楚將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而晉衛遂與楚盟反覆甚矣○晉獻齊捷于王非禮也鞏朔又非命卿而來故定王卻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諸侯之從晉者方從楚來也晉之伐鄭者方盟鄭後也楚伐鄭之服晉晉救之而敗則服晉者自必轉而



服楚矣晉欲服鄭在服楚而服楚則鄭自來不能制楚而討鄭鄭其能拒楚乎然晉之卒敗于楚者以兵力之疲于齊也使移鞍之役以拒楚則晉可以師諸侯矣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有罪子非訐父之人新宮災者所以見簒弑之人子亦不用其命不慎其事也哭特具文耳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
取汶陽棘獨不服以魯籍晉威非能自勝齊也且又
稅畝作丘甲則爲齊之民樂於爲魯之民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之餘○冬十有一月晉侯
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其聘是也其盟非也于晉衛之大夫爲專于魯之君
爲辱矣
鄭伐許
稱國以伐狄之也狄之者何從楚伐衛之喪又叛諸
侯之盟也人伐我喪居喪以應之可也晉襄公之墨
縗從戎也我伐人喪又居喪以踵之不可也鄭襄伐
許未踰年鄭悼又伐焉以吉禮從金革之事非孝也
○荀罃在楚鄭賈人益將寘諸褚中以出謀未行而

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晉趙
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
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貞
伯看禍福分量甚精可斷人過分之想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
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公欲叛晉故城而叛之○鄭
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
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秋大水
梁爲大山河爲大水一崩一塞以見君威殫而澤竭
矣岐山崩而周遷梁山崩而晉弱矣輦者敎伯宗以
素縞哭祀對君可謂知禮伯宗請見之于晉君辭而
不可此以嘉其能退而非伯宗之攘善也○秋大水
陰勝陽也穉不能自振求援於大國是遏其源挽其

流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從楚久矣至是又從晉而卒去晉者以晉德不能撫感不能服惟要之以盟耳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楚子勝晉不肯作武庫以爲武有七德非己所堪今魯倚晉之功又非覇王而立武宮適使晉市恩齊結怨耳○人主於先君既毀之宮不得復立者以勢之遠也故不宜立者特書曰立以譏之○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視流而行速貞伯決其不久

取鄟

歸強賂則立武由人滅微國則立武由己此權臣之惡乎抑君之志乎隱之而已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以辭伐也○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楚伐鄭晉救之晉因楚師退而侵蔡楚亦救之晉六軍之卿佐十一人欲戰者八人惟知武子范文子韓獻子獨以遷數爲不可欒武子以三卿爲衆而從之非從其衆也從其善也衆不可以爲善善可以爲衆



也○韓獻子論遷都謂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近寶公室乃貧老成經國非一切心計之臣所知也劉敬論周都洛邑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識議俱高一層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鼠細者也牛巨者也以細食巨改而又食巨之不振而爲細所侵也曰此臣犯君之象也夫魯政在大夫

久矣豈至今日而見象乎聲之無角也久矣牛德不足以當君是其爲大夫也鼠爲細物不列於牲陪臣而已矣是大夫喪而陪臣執國之象也後世且有鼠鐘門鼠巢樹者所懲愈大不假同物爲妖更甚矣

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

此壽夢之二年吳始見於經吳本伯爵後書子者春秋之法四夷雖大皆曰子

不郊猶三望



如此者三矣郊而望順則成禮不郊而望略則非禮是直爲無望矣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書公子始于嬰齊）○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於馬陵○公至自會

合八國之君以救鄭至是諸侯少協而晉少振也○楚鍾儀南冠因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弔之此時已知儀矣曾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哉重爲之禮

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矣

吳入州來（楚屬國）

巫臣自楚之齊曰吾不虞不勝之國以其不足以難楚也自齊之晉又見諸臣志不在諸侯不足以報楚也乃使吳而通吳于晉蓋吳未與盟會與伐楚之師恐吳孤而無援通吳于晉而吳可以專志于楚矣教吳乘車教之戰陣使盡習中國所長而變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以逼楚蓋楚與吳接壤而吳又習楚



之俗故難楚者惟吳耳而自入州來始故記之或曰以夷伐夷何記焉夫吳之夷非楚之夷也吳爲泰伯之後姬姓之長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而吳報之其以大吳也○巫臣怨子重子反殺其族遺書責之有使爾罷於奔命之言自入州來果一歲七奔命矣

冬大雩（不月而時非之也）○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七年之中一予一奪然田藉晉之力以得之則亦必

以晉失之矣齊之與晉非其本心特拂于郤克之請耳至齊頃發憤刷恥晉亦畏齊矣畏齊則以晉奉之其在汶陽之田哉

晉欒書帥師侵蔡

何侵蔡未得志今又侵之是貳過也侵蔡侵楚而復侵況是遷怒也一時而有三侵然蔡爲始事故獨書之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錄伯姬也伯姬守節逮火而死故詳錄其禮以志賢也壽蕩意諸之父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欒郤欲殺同與括而不能用莊姬之譖以殺之然原屏庆于行師而未必勇于作亂殺之過其罪矣（原屏同括之邑）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公立八年命乃至何緩也簡王弛于政天子偝于賞兩失之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楚伐郯晉不能救及其既成又率諸侯伐之何義乎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侯貳于晉以歸汶陽之田也晉人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也然自此德日不競矣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伯姬賢名聞於諸侯故衞晉齊三國爭來媵焉女既嫁制于夫初嫁則其制者尚隱焉故父已終其制女

之事而使其從夫之命也送女至三月之後遣使致成言得如何者所戒之命否也蓋亟欲女之順而再三致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伯既受晉盟又受楚賂宜其執也若爲晉不能庇鄭慮明告于晉使晉有爲討而從楚可也然鄭雖與楚會復弱制于晉矣忘從楚者輕從晉者重也責之



可也執之甚矣交兵而又殺其使乎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三都焉小國不備何以守國巫臣施上之言應矣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懲莒而備楚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黑背者剽之父也子嘗爲君矣子爲君父爲臣不與使命可也受晉命而輕於其師故曰侵○晉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盟于修澤鄭伯乃歸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屢卜郊而五不從天之不享甚矣蓋承天者殆也魯以臣制君不順故不享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



充夫人之意專行可也媵者以備數也而姤恒始此爲若伯姬者庶幾也同姓媵之禮也不足爲伯姬美也異姓媵之非禮也乃足爲伯姬美也○杞叔姬賢雖不及伯姬然未聞其越禮故四書于策

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諸侯有喪大夫會葬公葬晉侯將等晉于天子乎抑魯君之夷于大夫也○晉侯大厲之夢與桑田巫之言合二豎之夢與醫緩肓膏之言合厚遣良醫是矣

胡爲怒不食新之語孰巫而殺之哉晉侯將食陷厠

而巫言始驗亦奇矣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公請受盟而晉使大夫臨之輕公極矣然適以啓强

臣之僭也○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使訟諸晉晉侯

令至勿敢爭

夏季孫行父如晉○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蟲牢以後晉固厚齊魯亦親齊葢三國皆强臣爲政

而寖相結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天子之臣無奔以諸侯不敢受也諸侯之臣無非天

子之陪臣天子之逃臣誰使入之而書出之○晉郤

至聘楚且莅盟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焉金奏作而

郤至驚走不敢當兩君相見之禮也冬楚公子罷如

晉報聘盟于赤棘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

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大雖大不敢加也小雖小不敢奉也晉主夏盟行使

諸侯而魯未聞天子命晉不得專之故乞之也况晉

久失諸侯人心懈怠以魯爲人望而使貴卿求之其

情亦孔亟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

秋[illegible]至伐秦○冬葬曹宣公

公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不敢過天子又不得不過

天子是以天子爲塗矣○秦桓公旣與晉厲公爲令

狐之盟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晉是以合諸侯而

敗秦師于麻隧○郤錡乞師不敬孟獻子知其必亡

成子受脤不敬劉康公謂其不反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

于衛晉復之也○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歸不稱叔孫去臣之族尊夫人也稱夫人則不稱婦矣稱婦者有親迎之者也今者君安在乎宜曰以夫人耳以夫人而曰婦者見夫人之實婦而君不以婦迎之也近者在國中遠者在境上在館次未有夫人將入而君不出者也



冬十月庚申衛侯臧卒○秦伯卒

若喪而無賢子夫人嘆之夫人慎之矣以其有子而無子太子不仁父死不哀也若立弟鱒則無子而有子矣○曹人不義負芻皆欲從公子欣時亡子臧逃立春秋高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孫歸父賢而被逐故使其弟嬰齊後之稱父之氏而繼見之嗣強也於其卒之月而知其戾於禮也歸父本以東門爲氏及嬰齊紹歸父之後改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文公執曹伯不歸京師而厲公執曹伯歸京師乎執之不爲虐矣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執之執之而歸天子治之罰中其罰也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共姬以其賢而及其夫厚共公者厚共姬也然以夫重婦君子不重其事以婦重夫君子不願其名不欲以婦之賢遂致于夫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蕩澤之亂魚石止元于河上畏其挾晉援以討桓氏皆無祀于宋耳既許元討山而終不免于去者爲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恐見及也但所奔在楚宋正楚所

代寧故卒因魚石入彭城耳○晉伯宗好直言其妻每戒之恐及於難三郤果譖而殺之韓獻子所以歎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秋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 ○許遷于葉 畏鄭而請遷于楚也

諸侯常與楚會矣則夷狄之會不自吳始也吳蔡伯之役猶賢乎楚而來會中國與之也亦少異焉可也



胡氏曰會而殊會外之也○吳爲諸侯故以客之禮待之則不稱會可也非夷之也觀吳楚春秋曰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歌詠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則吳豈真不好禮者哉○宋恃勝不伐[illegible]之最于汋陵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脇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巳中月而猶書日食蓋楚之敗在甲午之晦而中國之日食在丙寅之朔也此所爲內憂也時楚師未



大崩而書敗績者以共王中目也故敗其一人勝敗其三軍也○此一役也士燮欲釋楚以爲外懼及反而使祝宗祈死老成憂國之心也郤至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干戈行揖讓之禮也欒鍼君前父名使無侵官乃掀公而出於淖造次謹典守之責也又攝飲子重執榼從容示以暇整疆場若尊俎之間也州犂晉人在楚而輸情于楚賁皇楚人在晉而輸情於晉事君無敢貳之情也兩軍對壘種種可觀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鄢陵軍中楚子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殺機已萌於此矣能逃敗北之罰乎○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以其後也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儆備設守是以後耳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與伐自尹武公始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歸者晉釋之歸也其釋者是則歸者非矣君子嘉晉侯之使人不失其國而深悔晉侯之使人幾失其國也雖然曹伯無公子欣時其能反乎故諸侯恃外不如恃內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乞師不與無大罪也而朔為執之又不執于逃會之時而執于來會之日是使諸侯不朝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公庶弟穆姜意欲立者

晉不見公執季孫皆僑如之譖也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宣伯懼罪出奔耳公子偃何罪乃遷怒而刺之乎宣伯在齊又通聲孟子復奔衛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謀伐鄭也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何畏楚哉蓋諸侯之心不一而晉厲公與大臣不和不能及外事矣○晉范文子反自鄢陵謂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恐及於難使祝宗祈死六月士燮卒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聲孟子使靈公逐之

九月辛丑用郊

此必不卜而用之不然又將不郊矣蓋夏之始可以
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不可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反爲大夫歸至
貍軫而卒應瓊瑰盈懷之夢矣夫重君命以著其大
夫重大夫以著其忠于爲君無嬰齊君且不得君矣



而區區重此大夫乎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郤氏矜功伐已取怨于衆公前而射殺寺人於公亦
有難下之勢矣惟是溫季鄢陵之戰雖違欒范亦以
爲國耳欒書何爲而怒之設計陷害以至于死獨無
狐兎之傷與未幾而欒遂踵郤誰謂非好還耶且季
臨難不亂引罪待死謂宜特宥以奬悔過而斐無分

别晉于是乎失刑矣文之興也魏顆同罪異罰况信
知勇兼如季者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
君州蒲
書偃蓋有易置其君之意故執于匠麗程滑因國人
之怒而遂弑之弑公非二人意也不然春秋書法何
獨嚴于趙盾寬于書偃哉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
及書偃可以得其情矣○晉卿之賢固以宣孟欒武



爲首稱矣然盾弑靈書弑厲二子皆有名章徹而魯
史所載有盾無書胡氏于董狐之獄不煩再訊獨州
蒲一傳讀者反覆推詳竟莫省其旨歸豈謂厲不君
故稱國以弑而不著書之名氏爲仲尼特筆耶然春
秋魯史也孔子未必取成策而遽爲之更變也桃園
不以盾赴魯史安從書盾匠麗果以書赴魯史安得
漏書或曰匠麗積謀不比桃園之倉卒書假從容鎮
定以撫國人誰敢實赴其名氏宋鮑之于昭公楚圍

之于郲故皆是類也此於從告之說假爲可據然讀春秋者欲一一以類求之頗多難合而康侯作傳槩謂聖人有特筆春秋多微詞往往索之艱深而不免於支離聯滋焉其詳見於陸子胡傳辨疑一書郎康侯復起當無以易之矣○周子伯孫周也生十四年矣將在周迎立之是爲悼公大夫逆于清原初見群臣數言凜然不待其逐而不臣者已喪志矣盟而修館而朝節次甚妙漢文帝從代來頗有此風眞千古



應變定難之法且逐不臣後用人行政又有可觀宜其復霸也○晉厲公視遠步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郤伯語犯郤叔語迂郤季語伐國佐語盡單襄公謂俱必有禍後果如其言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圍而楚復救晉至而楚始還）

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鮑叔一薦管仲功高千古聲孟之讒牽也被刖而非其罪叔幾餒矣知不如葵蔬非孔子之言也匡句須實知鮑國何與叔之知仲哉仲得返齊實由施伯施伯叠心奇仲而陰縱之茲國纔奪後又由施孝叔聽須刖國施氏之于管鮑也恩紀浹乎二宗義故通于累世斯亦千古之美譚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



邾子來朝○築鹿囿（不時也）○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謀救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王○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書即位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受之天子宋即欲私封且不敢楚奈何取封人之叛臣而且以三百乘戍之哉奪其專地之僭以警登叛之失宋雖亡地而未始亡封也諸侯有討叛之功而魚石不臣楚子獎亂之罪著矣 獲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齊人不會晉以爲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鄭服楚以私恩也晉討鄭以公義也故書法不以私揜公悼公會諸侯大夫爲宋討叛臣其師甚正伐鄭使韓厥當其前萬楚兵不出厥自足以當鄭師楚兵出後以東諸侯撓之未晚也用人之師若以人當其前非所以懷諸侯也先後用兵皆有節制爲霸王之師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侵宋以救鄭 ○九月乙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子之喪不聞諸侯之聘是修先其輕重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 楚使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初衛侯卒鄭伐之今鄭伯卒衛亦侵之

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伐喪非其禮使俟其喪畢而討之鄭必知己之有罪而感晉之不伐喪悔而從晉



未可知也○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齊姜薨季文子取以葬婦乃用姑之櫬非禮也季孫自樹六檟於蒲圃定姒薨匠慶用其檟季孫亦弗御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皋巖險聞于天下彭

城非宋有也而爲宋有若伯主爲宋討故令宋行之
也虎牢實鄭有也而不爲鄭有者以中國討鄭故不
令鄭復有之也且鄭恃其險挾楚之近以抗中國晉
先爲城守以偪之鄭畏諸侯之衆不敢棄晉南向楚
亦不得越鄭而蹂躪中國是虎牢之城晉功在天下
更大于彭城之功及宋而止也此孟獻子之謀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禍始于此楚自召禍耳楚伐吳而兵力分於吳諸侯
之患解矣吳受楚兵不得不以中國爲援戚之會吳
所以不召自至晉亦以楚强難制而與吳修好使之
斅反于其內以分楚勢自是而三國抗衡矣人謂吳
仇楚夷狄相攻中國之禍不知吳合晉同姓相助實
周室之幸也○祁奚舉仇解狐舉子祁午吾不難其
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仇而後舉子所以见
信于君與友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以爲過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
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然王臣預盟
亦有不書同者蘇子之于女栗王人之于洮于翟泉
是也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



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
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
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
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
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
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諸侯至而陳侯不至使袁僑來是輕諸侯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諸侯安在乎大夫專矣意者諸侯曰陳以大夫來我亦以大夫與之盟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不如會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死而有諡稱其諡不稱其名死而無諡則不諱名古之道也且諱謂臣子不便呼君父之名耳若書之史册是爲公典安可諱也于非公名同書同盟倂公名



中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是也如唐元帝獻宗以音相似而諱丙諱淳者非〇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授書僕人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夫絳之授書知明主可爲忠言也豈待士魴張老之止哉晉侯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兩語至當至公有帝王之度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豹不拜肆夏文王而拜鹿鳴三章與甯俞不答賦湛露彤弓之意同〇魏絳論和戎乃言后羿遊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此段與和戎之言何關是時晉侯好田故及之耳晉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夫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漢制匈奴總不出此四字侃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葢用和爲戰守也經國訏謨豈偷安



忘備之說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前公嫡母　此生母也）〇葬陳成公〇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〇陳人圍頓

公聽政晉侯享公夫諸侯朝王尚無聽政之條況兄弟之國乎晉太侈魯太弱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〇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巫莒外孫）

莒女嫁鄫鄫女嫁莒是姊子相爲報也猶可言也姊無子而女有子以女之子爲姊之子是姊子相爲代也不可言也亂宗失祀罪之大者也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皆受晉命而行是姬姓一家之會無他諸侯也王人而亦中國矣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

進吳以拒楚御非同姓亦制強紓近之權而況姬宗之長乎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宣子以陳邇于楚憂晉不能保陳而城棣以救之此即管仲之憂不能保江黃也人事雖盡而偏于地勢難哉○晉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以少郤紿子上子上信之處父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遁矣楚子是殺子上無故而害一令尹處父亦姦矣哉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可疑者三黨仲遂傾歸父結晉侂齊總欲以專魯耳而有忠於公室之譽蓋人惑于其小廉曲謹不



求其大節也○季文子相三君至四十年及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可謂賢大夫矣至殺適立庶一事康侯備責焉而惜其不得與晏嬰等夫吾所爲文子惜者獨恨不得爲成季耳文公之有子赤猶莊公之有子般也成季不畏慶牙而誓死奉般何其忠也仲遂之權不加于慶父而文子請齊立接靡然從之殆弗思之甚者故孔子譏之曰再思可矣而誤解云三則私起而反惑夫弑立何事而惑待三思乎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〇夏宋華弱來奔〇秋葬杞桓公〇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非以兵滅之以女滅之非以女滅之以婦滅之愛其婦及其女愛其女立其甥鄫曠然無男子矣鄫女之嫁于莒者亂其宗實莒女之嫁于鄫者始其禍也

冬叔孫豹如邾〇季孫宿如晉〇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〇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〇小



邾子來朝

城費

行父方卒而季孫宿急爲此舉不惟不忠且違父志非孝也他日定公欲墮之不得蓋城之者堅耳

秋季孫宿如衛

報子叔之聘事雖在元年而以國家多難故緩報而不以爲譏矣

八月螽〇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〇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〇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被弒而死以瘧疾赴于諸侯夫從晉義正而勢孤從楚習便而勢順君欲持正而無其權非特不足以集事而甚至喪身惜哉

陳侯逃歸



大夫爲政以鄭事脇陳侯故逃歸楚以十月圍陳悼公十二月始會諸侯救之臣民殘于楚多矣有二慶爲楚內間陳侯能無懼乎蓋小國密邇强敵其國人皆知畏楚雖救而不能拯其難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〇夏葬鄭僖公〇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悼公修文襄之業又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于會鄭伯獻捷亦頂爲夫諸侯不親朝聘之
事而大夫聽命等大夫于諸侯矣書人以見其無君
無臣則有君有君則無臣矣○鄭事晉楚子駟欲持
兩可之策子展欲全五國之信小國如此其難也

公至自會○莒人伐我東鄙

知魯有晉楚之事故也鄫田接于魯復伐魯以彊之
鄙遂屬莒矣以子亂鄫之宗以兵滅鄫之土而并移
師于魯何縱行無忌哉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魯與晉兄弟之國相親禮也可以示助于諸侯況又
有士匄之不辱命也來會故書

九年春宋災

聽讒而殺其臣外火也聽讒而殺其子內火也讒人
亂國之外政又必亂國之內政故云罔極○樂喜救
火始終處分極詳極細極迂極妙益倉遽之事有卒
而應之反亂而無益閒而應之皮整而有紀此類是
也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
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通于僑如欲廢成公故徙放于太子之宮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晉人以不得志于鄭故以諸侯復伐之然甫盟而楚



師又至矣鄭安得不從楚哉晉欲得鄭當先制楚欲
制楚當先結吳魏絳畏吳之犯其後不敢長驅鄭郊矣
○晉卿多讓故少者位長者之上以其能也晉侯謀
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出積解困祈以幣更賓以特
牲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晉侯問
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
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可以冠矣公歸而冠于
成公之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楚地

晉欲通吳非治柤道則無由至以其道阻故會而又會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近宋小國○公至自會

欲以封宋之臣滅人之國向戌誠有功矣偪陽何罪乎宜戌之堅辭不受也是役荀罃本不欲攻而荀偃士匄固請之師久不下二子乃請班師知伯怒而投



机二子親受矢石始滅之使匄之罪著矣○宋享晉侯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去旌至著雍疾卜桑林見疑過禮爲祟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偪陽楚與國晉滅以與宋則楚連鄭師以伐宋勢也晉宜伐鄭不宜滅偪陽晉欲救宋又不宜伐秦自分其兵力而多樹敵非計也雖然晉方借吳爲援楚不得不借秦爲援楚伐吳而晉伐秦亦其勢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因鄭人之從楚伐宋故伐之鄭與宋俱鄰于楚而宋服晉鄭服楚自宜罪鄭而功宋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三卿不書大夫以卿失其職卿非其卿故大夫犯義大夫亦非大夫也○鄭子孔當國爲載書將誅



不順者子産止之請焚書于倉門之外而衆乃定夫作法不準諸人情誰其順之人不奉法而輒加誅焉誅之不可而復廢法焉上下俱失之矣

戍鄭虎牢

諸侯欲共距楚而不能有主畏楚也畏楚而委鄭于楚故委虎牢于鄭也始鄭從楚則取虎牢而城之爲中國制鄭也今鄭將從晉則取虎牢而戍之爲鄭拒楚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鄭非無服晉之心而勢不成服楚之勢晉亦知其不能禦楚而庇鄭聊致怨而還耳無能禁楚而徒勞鄭鄭獨當其不幸于晉亦無益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三家各有其一此公室之卑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而假立中軍三軍所由作也晉欲六軍而六卿強魯作三軍而三家盛上僭則下侈徒為禍階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子展以晉厚宋故伐宋以挑之以宋激晉師之至即以晉師激楚師之至又以楚師激諸侯之師皆至而乃棄楚從晉其勢甚曲其謀甚苦故曰鄭之從楚非其心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晉於十年五月會諸侯一駕也十一年四月會諸侯二駕也至是再會三駕也意在必得鄭況和戎息民以求諸侯內先固哉○鄭人賂晉侯以三師二車歌鍾女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報和戎之功也絳始



有金石之奏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之從楚則子駟子國子耳之謀也至是子展謀欲從晉而其勢甚難故伐宋以求伐于諸侯而辭于楚也楚不得鄭執一行人何益自是鄭從晉楚不能爭矣○王叔與伯輿爭政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使二子合要王叔不能舉其要乃逃夫以諸侯之卿而聽天子卿士之訟非禮也

冬秦人伐晉 晉易秦故助
晉得諸侯而楚孤故乞旅于秦而秦伐晉也然夷狄
自相援中國自相盟華夷之分正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
救台者其名入鄆者其實受命不受命季孫覕之若
無輕重矣然言之無禮于魯久乘勝入之不為已甚
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服鄭抑楚而聘魯同盟振矣同姓敦矣○吳壽夢卒
而魯君臨于宗廟則知吳之非夷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鄭不可得思泄憤于宋旣已失鄭宋亦不畏楚矣○
晉侯縣上之蒐范宣子一讓而其下皆讓由是國民
和諸侯睦刑善也夫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
審卒○冬城防 畏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向鄭地叔老聲伯子
是役也為吳謀楚以莒貳于楚故執莒公子務婁
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是吳與楚俱賊也乃又欲執戎
子駒支其御諸侯太嚴矣惟吳求晉故率諸侯之師
會之會吳而楚自懼也○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



扎扎慕曹子臧之節棄其室而耕于野
二月乙未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從晉鄭亦服晉秦獨助楚宜諸侯之師至矣○
是報櫟之役也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至棫林軍
師不和而遷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死于秦士鞅
奔于秦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〇莒人侵我東鄙
衛侯雖無道孫氏旣殺君使又敗公徒罪在不赦然
衛侯不奔晉而奔齊以何未得事伯主之禮耳〇觀
定姜以三罪責衛侯不止射鴻之失而已其君實甚
信如師曠所言但右宰穀從而逃歸自謂狐裘羔袖
倖免于罪他日何顏以見衛侯哉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不出楚以吳爲不能而勿儆吳自隘而擊之楚反



不能救故兵以不能爲能也初楚敗吳于庸浦今吳
敗楚于皐舟〇士鞅者秦伯謂武子之德可庇欒黶
之汰而欒黶之汰難庇欒盈之善夫父之報身受之
故能庇其汰身之報子受之故不能庇其善不易之
理也其後曲沃人見欒盈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
而卒無救于欒氏之亡者黶之報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林父邑）
會七國之大夫于賊臣之私邑謀定逐君之賊苟偃
謀悼公而爲此舉也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卒剩
弒而衎歸數年之間衛有二君晉不能定亂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
望也獻子曰吾在晉吾兄爲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非卿故書名辱后矣〇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
盜在宋鄭人納賂求盜以師慧爲人死而充數焉慧
過宋朝有無人焉之嘆蓋譏宋不能爲鄭殺三盜得
賂而後歸之重淫樂而輕相國殆以滑稽寄其不平
者也偏是無目人月中無人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地名不敢至成也）〇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〇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〇邾
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之霸業不減于桓文惜其蒲魚以後三大會皆使荀偃士匄臨之所以制于諸卿者此其漸也大抵霸主之才御外有餘御內不足齊侯失之于三豎晉悼縱之于偃匄用人雖不同而同歸于僭竊故臣下得而專之惜哉○宋人獻玉于子罕子罕弗受非受可能也聽懷璧不越鄉之言而寘玉于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不可能也廉之道大成



已成物皆在其中若但僅僅自了號于世曰我廉耳廉耳此固子罕之所呵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屬諸侯于大夫則無其權屬大夫于諸侯則非其勢故詳書諸侯之國爵而終之以大夫以見大夫之亢乎諸侯而不能掩諸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爲我故夫與盟者大夫也所執者君也大夫安得不張君安得不弱焉斯時晉亦大夫爲政矣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震于外地者夷狄侵中國之象也震于内地者大夫專會盟之象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晉雖主兵與會者皆大夫惟鄭伯一君耳故序鄭于晉之上○晉荀偃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敗楚師于湛阪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晉悼公沒而齊益强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輕魯也輕魯者輕諸侯也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

衛石買帥師伐曹○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
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其宗室一罪也亂宋政二罪也逐不適佹陳
乃宋佹而奔陳三罪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齊不畏晉邾亦不畏魯大者强小者强大者弱小者
弱相恃者相因也○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於農



務子罕諫之弗許築者之謳怨國父而德子罕子罕
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或問其故子
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夫子罕以國
體爲重所全者大所防者微豈暇詈人我德怨於其
間哉郤獻子聞韓獻子將斬人止之不及命速以殉
曰吾以分謗非惟有心且覺不情矣乃知人臣不任
德于己而專務掩人之失固是佳事然在其心爲國
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先是石買伐曹報重丘人之詬孫蒯也茲乃執之然
不先執孫氏而執買不執買于伐曹之日執買于爲
使之時買過矣晉亦過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齊侯四年之中伐鄙者六圍邑者四無禮已甚故諸



侯之師皆至而國幾危也○中行偃與弑厲公者將
伐齊夢厲公以戈擊之梗陽之巫知其必死勸伐齊
以快忠焉況王濟河幸而成功卒頭瘍目出以愬宣
子誓嗣事于齊乃瞑受含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與邾圍齊而卒滅邾是非伐齊伐邾也卒書伐齊以

見其始事則終事之失可知

取邾田自漷水〇季孫宿如晉〇葬曹成公〇夏衛孫
林父帥師伐齊〇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遭喪不伐禮也

齊已敗于平陰又侵之是黷武也鞍之戰齊敗而不
肯賂寶則知齊之君臣勇于兵事敗於外不敗於內
也若乘其敗而復伐之晉為無禮甚迫之致命矣范
氏恭不與卻氏伐齊肯自以為厲階乎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〇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崔杼殺諸灑藍而兼其室高氏衰崔氏强崔强而齊
弱矣〇殺公子嘉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也子孔
固當罪而子展子西擅殺為故不去大夫以譏之

冬葬齊靈公〇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〇城武城

晉大夫自相會豹以國托晉大夫叔向以政訂魯大
夫向之賢而不免者勢使然也〇城西郛城武城畏
齊也先會以所得齊兵作林鍾而銘功武仲謂借人
之力無功可銘且取怒于齊非禮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邑

莒數伐魯督揚之盟諸侯為二國解也至是則二國
自相結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十二諸侯環邾而齊不服二不伐喪而齊遂受盟力
攻之不如德攻也

秋公至自會〇仲孫速帥師伐邾

澶淵之會君與之盟而臣伐之蓋三家欲借兵威以
自强外伐其敵實內伐其君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久事楚燮欲背之而尊晉故國人殺之履與謀亦
奔行大事者謀雖正而得眾心為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不能御臣使逐其弟天下之國皆臣制君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分位不同而使同事一夫滅禮甚矣況又以賞竊邑之盜乎姑姊非同室之人君之姑姊非賞盜之物罪之大者也季孫禮外來之盜



而欲去封內之盜宜臧武仲謂不可詰不能詰耳○寧殖臨終囑子寧喜掩逐君之惡名其後也悔嗟無及矣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氏之叛晉始于欒黶之死秦師而黶怨范鞅也是時鞅爲政盈毋欒祁宣子女也淫而懼討譖愬宣子搆成此禍宛哉○叔向免難不聽樂王鮒之請而望祁奚之救奚果乘馹見宣子而免之蓋鮒君所愛者也奚君所敬者也何不妄依人以求免君子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變起于交有雖交而不食者從無頻食之理惟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曆法所不載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此大事左氏不載以孔子作經之人必待他人以入而丘明附經爲傳不敢以增者損經之體又不敢以附者小孔子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盈之出奔天王許之無掠哀其困也齊納之曲沃鬪

其寵也以盈之德以盈之才召而歸之如士會然晉得一人矣乃錮而又錮婦人之譖行世臣之報薄亦復何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即子南

子南爲令尹過寵觀起王三泣之卒殺子南而轘觀起然子南之罪不至死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〇遠子馮爲令尹亦有寵八人皆無祿而多馬若非聽申叔豫之言幾蹈子南之轍矣申叔與所謂生死而



骨肉者〇鄭公孫黑肱且死惕然敬戒貽子以安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至哉言也消災弭亂總不出此伯張之訓可爲萬世戒

二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癸酉朔日有食之〇三月巳巳杞伯匄卒〇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黨 〇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〇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毋弟公子黃于楚者亦二慶也慶氏不義固不可赦至用楚以殺之丕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錮盈急矣欒氏入晉亦急矣若非天棄欒氏晉幾不免然滅欒氏者范氏也助范氏滅欒氏者趙氏也他日趙氏助于滅范氏其猶欒氏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〇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言救後次非救也匿救之形宣救之聲益畏齊而不



敢救又畏晉而不敢不救兩怯矣

巳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〇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夫以武仲之知而不容于國孔子所以嘆也

晉人殺欒盈〇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即穆叔 〇仲孫羯帥師侵齊

以君克臣何足爲賀況欒盈又非其罪也〇范宣子以世祿爲不朽穆叔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不朽宣子

重晉侯之幣由于自矜世祿之一念子産之寓書蓋
以德進也
夏楚子伐吳〇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莊襲莒身傷臣獲旣與之平矣而又伐之信安在
哉杞梁華舟耻不與五乘之賓而深入多殺陷陣以
死惜又失此二男也〇齊侯與欒盈讓伐晉盈爲君
似鼠閒晉亂而後作寧將事之矣



大水
劉向以爲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
其中百姓騷動又仍犯强齊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前魯趙分 後晉趙分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將以伐齊以水不克而楚師至鄭矣托救鄭之名行
虎中國之事故伯國行師不可不愼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齊楚固相結晉驅之也而小國受其難矣諸侯伐齊
之師還而救鄭
公至自會〇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黨
叔孫豹如京師
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而後僅有此王安得不嘉
其有禮乎賜之大路
大饑



非發廩以賑之則徙民以就食非爲粥溢以救饑莩
則興工作以聚失業此大祲之權也〇晉程鄭問降
階于鄭子羽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知其將
亡鄭卒而子産因知然明之賢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將欲弑君故不能久留司馬宣王之不欲與蜀戰者
其志在內圖也〇鄭子産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臣有弑君之心樂於君之淫其妻以爲名而齊莊不悟趨死如鶩悲哉○邢蒯聵能死亂君而邢僕又能死治長此勇而忠也陳不占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及往聞鬬駭死此怯而忠也晏子獨謂人有君吾無罪悖逆之甚有愧二子矣左氏固艷稱之余以爲非晏子之言而左氏之言也左氏好文其辭不顧名義多如此類至師曠之論衛侯史墨之論季氏皆抑君而臣是助其最甚者曰畜老猶憚殺之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趙盾崔杼之事爲晉史易爲齊史難而南史爲尤難何也盾假仁者也責以大義奚辭焉而杼也戾然殺三人而猶執簡以往是死者一時之史而往者萬世之史也春秋作而史有成簡矣能執能往者何人哉是故史以人重輕而國以史升降史誠得其人一董狐足以充晉乘而苟非其人卽百倚相無以辟檮杌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于夷儀（報朝歌之役）

莊公在則以報怨爲重莊公弑宜以討逆爲重晉可以得志于齊乃受賂而反經何以不譏不勝譏也至與崔杼同盟于重丘晉亦一齊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受崔杼之賂也）○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詐爲剽臣何許其讓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吳救元敗故滅之）○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吳子自輕而見殺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始也政由甯氏繼也罪在甯氏矣始也祭則寡人繼也鬼則寡人矣喜其何以見武子乎○喜嘗受命于殖使納獻公以掩其逐君之罪然于剽也父立之而子弑之于衎也父出之而子納之與奕棊之不若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奔而書叛自林父始）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術不成爲君其毋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
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鱄知之甚必欲復之以
成父志何哉幸而得復又不知所以自處甚殆動于
政由甯氏之語而以專取禍者歟○鄭伯賞入陳之
功賜六邑子産辭受三邑爲子羽謂識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子

召公以討衛侯是叛君者無罪宜其失諸侯也澶淵
之會執衛侯而因之受女賂而釋之○晉人執甯喜



爲其伐戚而殺晉戍林父訴之之故也非討其弑君
也是時趙武爲政叔向爲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崇
尚虛譽何益于人國哉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謀取西鄙以與亂臣皆晉諸臣之謀也知有臣不知
有君諸侯大夫交起爲亂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棄也又一驪姬痤也又一申生而宋公又一獻公也

何成之惡則過于荀息矣不殺左師而獨殺伊戾乎
獨悲合左師當時有賢臣之名而于太子夫人之間
傾危若此哉○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間蓋
兩得之然伍舉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亂所倚豈
可料哉聲子與子木論晉故謂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歷數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之故立談間一部
掌故棄賢資敵不待其言之終而聽者悚然矣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



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兩國三十年不通好矣今景公不事侵伐遣貴卿行
聘亦云賢矣慶季之車美叔孫爲之賦相鼠慶季不
知也

夏叔孫豹會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南北二霸各分諸侯天下大變始於此○楚人方息

吳而結諸侯何戌偁為弭兵之說晉楚秦陳及與會者皆許之獨司城子罕力詆其非且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甚矣司城之哲于治也○趙武為晉臣推使楚王盟夷夏倒置不共王命自弱而已何以為秦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弟罪見也

喜長公之奸不敢與盟故使公子鱄約之以分其罪○公子鱄亦恐公之疑已為喜黨故不欲盟公耳公怒



不得已而與之約喜傷而鱄益懼矣不逃得乎○鱄勇于退故免禍喜不能勇于退故及禍且喜多邑是貪遂父貴而能貪之戒忠孝兩失之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經言十二月左云十一啖助氏云依經當作十二閏月然不可考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杜預云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建子書無氷為災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慶氏之惡已甚中國不能容而逃在吳越卒死于吳地○蔡伯有靈其殛之也豈能享朱方之富哉○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不如不告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也諸夏之君始旅見于楚矣是時宋公反襄公獨行公之行者昭伯勸之宋公之反者何戌沮之也然昭伯志在遠圖何戌惟知近利終以魯為正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至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楚喪也其必以閏卒也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亦以見

喪禮之不詳裘不使其偏天子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〇夏五月公至自楚〇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君子不近刑人况越俘爲我之佐乎使閽守舟而往觀焉佐得其便矣〇鄭饑子罕請出公粟以貸叔向有鄭罕宋樂之稱
仲叔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平公杞出）
平王失政而屯戍于毋家周人怨焉揚之水雅降爲風矣平公失政而城其所出大夫嘆焉揚之水姬即于夷矣椒聊之實安在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
主人三耦不足取于家臣客也六卿不和喪其家乘故知臣之專政不如無專也〇公楚反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公曰欲之而言叛也公欲不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惡其欺而辭祿以去此乾侯之形也得寬之以至易世辛哉
杞子來盟
晉治杞田不以義魯歸杞田不以誠故杞子來以要結之三國皆私也
吳子使札來聘
季子賢者也彼知光父子之能霸吳而故以身讓也全身以興國一身之節猶爲小而宗社之復振大矣



胡氏謂書法比于楚椒秦術之例殆有貶焉非也季子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光景舞象箾以下語便著實歌屬聞舞屬見聞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其慎如此〇季子見叔孫穆子悅之嘆不得其死好善而不能擇人也聘于齊悅晏平仲勸速納邑與政晏子從之是以免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爲適衛稱衛多君子如晉宿于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謂文子

爲巢幕之燕也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至晉謂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齊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父淫其子婦子弑其父眞夷狄矣而晉從弭兵之小信畏楚之援而不討惜哉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保傅何在使夫人至此保傅之失職亦當討也伯姬守宵不下堂之義卒不肯從宜避火貞可風矣○城杞老人與晉悼夫人之食使之年言月言朔言甲子了了于心口而猶不知紀年乎趙孟召而謝過焉重其賢也此與臧文仲所遇之重館人伯宗所遇之絳人皆非常人也伯宗趙孟皆不沒人善而臧孫不問亦不言擧善薦賢益徵于此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罪在王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良霄即伯有

良霄雖嗜酒荒淫而獨還無兵猶賢于不醉而叛者不以惡人也然飲酒窟室莠生于門不待稗蒲而已知有羊肆之禍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蔡弑君人變也而無一國之君致討輕蔡者諸侯甘自輕也宋遇災天變也而合十二國之大夫爲會重宋者大夫欲自重也自輕者非也志不在公義也自重者亦非也志徒在私恩也○鄭族大寵多與人之謗安知不起于此輩初子產辭政于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是子產之得布其手足而需之歲月以有

子產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豈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子野者敬歸之子也甫立而過哀毀瘠以至于卒是有人君之德無人君之福也乃又立公子裯十九年而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無人君之



德賤人君之位也穆叔不欲武子立之會之衰可知矣左氏云立子野次于季氏此必季子因子野賢忌而圖之未可知也○滕子來會葬惰而多涕涕可也惰則不可而多涕又近于婦人子服惠伯所以卜其死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弒君者展輿也罪其子之大惡而歸罪國人蓋展輿假國人之攻莒子弒而立之子不能為父討賊卽與子弒父況身為戎首是國人之罪皆其罪也國人且不恕而況子乎○趙文子稱隨武子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又曰利其君不忘其身兼仁知而有之推尊之至矣嘗攷二子生平功能識量大略相同而獨惜無輔霸主盟之大業夫自趙盾不在諸侯隨會佐之而晉之霸業始衰邲之戰也中行桓子猶欲爭之爭之不得而知難養晦之說乃始藉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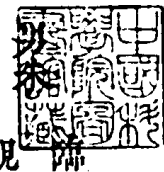
實而明棄諸夏以長楚氛則隨會之謀居多焉而謂光輔五君以為盟主豈其然歟甲氏留吁之役區區殘邑其何捷之役而太傅是崇黻冕是錫有覡殊榮不懼為楚人笑乎未幾房帷怨客郤獻逞忿弗知禁也而私告其子諄諄退避所謂於國無隱情者如是耶而燮用敬承亦遂終身不敢抗楚至鄢陵之戰惴惴外寧之是憂而歸而祈死夫非先子之遺訓乎哉趙武繼盾猶燮之繼會也于是聽弭兵之說為交見

之衆讓楚尸盟而南北之勢始一分而不可復合矣

故曰夫二子者晉國之善人君子也皆責以輔伯王盟之大業則謀身之知輕重于利君之仁焉 趙武子亦稱范武子



# 春秋纂

汾陽朱之俊著　觀　問業



昭公 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書卽位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〇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鄭地



楚子圍以婚謀鄭鄭爲墠行禮以防之衆始吾衆而入事已遂會于虢公子招陳侯之弟也不稱弟何貶也夫將者必弑待其弑而圖之則已晚故先誅之以杜其亂亦先事之謀也將之以信而備之以武楚雖先歃盟在晉也故先書趙武

三月取鄆

魯也尋盟未退而伐莒晉也求貨假帶而爲請楚也爰行不義而彊取是爲三失若非叔孫之敬命幾不

兌焉諸侯之會而以貨稱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鍼之出奔毋所遣也鍼亦無怨心而安然去之其賢勝于叔段母子而秦景亦不追雖曰不能容其母弟方之鄭莊猶賢矣○子晳子南兄弟爭室子産謂國無政所致放子南于吳子晳後縊于周氏之衢○趙孟語偷又儕于隸人又視蔭不及待穆叔劉子秦后子皆知其不久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即太原

是役也毀車崇卒五陳相離以誘之狄人笑而薄之故敗賴魏舒能謀又荀吳善聽也伐夷狄者無事窮追故以太原爲界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諸侯之與弑君也久矣展輿貪立孰肯旣立而討賊諸侯貪賂孰肯恤難而與師亂賊之接踵也知十弑而儆一討也去疾未立而書莒以見當有莒之辭繫國而不稱公子殊于大夫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郟敖實弑而書卒者蓋從其赴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前虢之會公子圍緝蒲爲宫設服離衛諸大夫已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後靈王會申伐吳執慶封而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亦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



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中人粲然皆笑孔子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是也此亦麇事之定案也○晉平公有疾醫和知爲蠱惑與前醫緩言景公膏肓同二子治醫諫與而舍醫論政漫及良臣非懲言也夫二豎六疾豈獨身病國亦有之或問扁鵲子之兄弟孰爲善醫對曰臣之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下長兄治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鵲者鑱血脈投毒

棄副肌膚間而名聞于諸侯知是說也可以攝生可
以保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韓宣子代趙武爲政欲致諸侯而人心已散德不足
而示威于平丘也宣子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叔
弓旣辭郊勞又辭致館叔向稱其知禮人固不可無
讓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有三罪乘其疾作而殺之亦非刑人之正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公凡四如晉季氏訴于晉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已
故托至河有疾而反也公不得入而宿何以入乎季
孫之得于晉非得于其君得于其臣也不獨魯弱亦
以見晉之衰也此必季氏求好于晉而借君命以往
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
叔弓欲避懿伯之忌而子服椒爲介謂公事有公利
無私忌請先受館而敬子從之是惠伯急公敬子柔
私介先入而賓從之反其職矣○齊之由姜而田也
晉之由姬而韓魏趙也此戰國之形也兩國之君不
知而其臣叔向晏嬰知之二子各自知之不能救其
爲之所而私相言之哀哉
五月葬滕成公○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



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欲立寵人遂思去諸大夫諸大夫合謀殺公
之外嬖而不及君是失在君不失在大夫也君自懼
而奔耳且是時齊子雅方放盧蒲嫳于北燕燕伯懼
諸大夫謀於齊以爲雁齊之逐臣故獨奔齊也○定
燕之難復燕之地者齊桓公也後蘇秦教燕仇齊而
敵齊燕亦自此強矣其猶不若北燕伯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是時昭取于吳當雪而雹如娶當異姓而同姓相爲隱也然其中有激之者迫于季氏思強國爲援耳氣鬱而不得舒陰包陽也申豐藏氷之說殆隱其肯以荅季孫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徐子吳出）

申之會楚子侈甚矣忘其夷而忘其爲弑君之夷歟



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諸侯莫較而幸有慶封之一言也討賊者在賊乎陳蔡小國也爲其所滅而不敢較委之天道亦已怪矣晉世爲盟主不敢與爭是畏夷也畏賊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晉頼吳之伐楚而楚不敢北向今又與楚同好遂其伐吳之謀而使之專意南向是使吳不得通中國也外同姓之宗盟而長僭夷之暴虐適所以自弱其輔而辱諸侯也晉之無經甚矣慶封吳所封也吳入楚楚伉之故伐慶封者翦吳之羽翼也而以討賊爲名宜爲慶封所不服也齊之賊逃于吳而楚討之猶繫之齊者反其本惡也不專書楚子歸于諸侯者不與其飾惡也以賊討賊益張其暴耳○楚子伐吳起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宮民怨于下臣畔于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逃亡卒死于野晉侯許會不頓一戰而楚



子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之卒豎牛之禍也而杜洩不能脫主于難然夢牛不祥真爲妖夢也叔孫初生筮之亦有牛兆與夢合矣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作三軍者季氏也舍中軍者又季氏也始則已僭其實而二家分半以任過今也已竊其令名而二家發

毀以成功甚矣季氏之巧于取魯也○晉女叔齊之議魯侯謂儀不可當禮也使政不在家而懿伯能用乃爲善于禮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亦借外國之叛臣以儆國內之叛臣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此

吳越徐楚雖比于夷狄劉敞以爲其實不同吳太伯後楚祝融後徐伯益後越大禹後上世皆元德顯功通于周室然吳尤爲同姓故書通吳破楚以見能助晉者吳也書通越困吳以見不能助吳者晉也楚盛晉衰越強吳弱此姬姓之興亡也○凡行使者必先犯難之勢而後全身之哲吳蹶由侃侃申說于鼎俎之間卒亢強敵而成君命解揚之流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宿于魯有三大罪取鄆取卞取牟婁防茲致襄公不敢入晉一罪也叔孫幾死于楚歸揖楹而斥之二罪也昭公因莒人納叛之怨幾爲晉執三罪也宿恐晉討已借聘以自結晉爲享之加籩宿以爲得晉舉遂欲止公而據其國是季氏之僭皆晉縱成之也晉所



以怙季氏者皆晉諸臣從諛其間比私交而不顧公義也○鄭鑄刑書叔向以興國之臣詒書子產以規其失此段交情忠告後世不能行矣若渾罕之論作丘賦猶在本國言之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柳譖右師卽伊戾譖太子痤之故智而平公不知察左師不知詳前人之覆轍後人復蹈之後人笑前人不見後人鑒前人也○宋平于痤初無纖隙而

合左師力請殺之寃哉向戌奸宄其罪浮于伊戾江宄而在春秋中廼列十賢大夫讀者不察可勝扼腕哉

秋九月大雩〇楚薳罷帥師伐吳（吳敗之房鍾）

徐儀楚來聘而楚執之執之而逃懼其叛而伐之伐之而吳救之敗于吳者薳罷也歸罪于薳洩而殺之楚之用刑若此何以服遠哉〇韓宣子適楚楚人郊迎楚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亦將郊迎叔向曰楚辟



我衷若何效辟可見凡有禮于人者皆其高于自處者也彼侮人者自處何地自視為何人乎

冬叔弓如楚〇齊侯伐北燕（欲納簡公也）

魯向倚吳晉為固效好同姓今見楚伐吳而晉又衰遂通好于楚往吊其敗矣夫敗亦何足弔耶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則以齊為可弱矣故齊來求平而魯暨之他日魯亦求齊平矣何異吳之許越成而後亦求成于越也

三月公如楚

公朝晉不納又往朝楚襄公惆而見夢周公曾惆襄公故襄公來惆公也〇孟僖子為介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將死囑子事仲尼故孟獻子問孝子告之曰無違正無違僖子也抑僖子不惟知禮且知言不則誰能愽議鼎銘而知仲尼之必達後此敬叔出亡至載寶而朝乾侯之事懿子實助季氏以伐公徒則違



禮違父雖聖人不能化焉而後知僖子之深于學也

叔孫舍如齊〇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〇九月公至自楚

與臣齊惡同名何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以惡為稱豈以為戒乎然人君之名仍㝡以善不可戒以惡也〇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門子產以為未祀鯀也鄭伯有強死為鬼妖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鬼有所歸故妖止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與過共殺偃師而立留然不書過者經重首惡而使招一人任之也卒之留奔過殺楚放招于越而陳滅矣○晉築虒祁之宮而石言于魏榆晉鄭之君不弔而賀耶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 賀宮成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過以立留被殺留不得安知過之必死矣

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或執或放或殺皆自楚爲主陳之不能爲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滅陳之後諸侯畏而從之故不召自至

許遷于夷

欲遠鄭而近楚楚亦從之故以自遷爲文○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晉以王辭直致閻田焉夫天王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爲勝負君臣之分蕩然矣謂周之弱不弱于封建吾不信也

夏四月陳災

陳釀火者也楚救火者也救火者因人之灾而已以爲利焉牽牛奪牛之謂也○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



之法故子產有火爲水妃之論如庚以乙爲妃丙以辛爲妃壬以丁爲妃戊以癸爲妃甲以己爲妃畏之故爲之妃妃合也水火合而相薄夫妻合而相親雖同其欲必從其勝也○陳再滅于楚矣一復于申叔一復于觀從豈敬仲奔洩冶死而忠臣義士空虛無人耶與欒衰克敢奮焉用玉用馬厚葬其君而又請私盡喪禮加經而逃亡國之餘無失禮焉幾見殺而不顧烈哉克乎

秋仲孫貜如齊
自襄二十年叔老聘齊後至此復修舊好也
冬築郎囿
國已為三家有矣與可已之役以驅民就之故書以
譏也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欒高本齊公族又無大惡特以嗜酒好內齊侯乃自
弱其枝聽陳氏逐之國祚所以終移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戊子晉侯彪卒諸侯不相弔散晉辭鄭伯之至○九月叔孫舍如晉葬
晉平公○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楚討弑父之賊于蔡之罪益見楚之罪也初楚誘陳
而卒縣之茲誘蔡而復克之貪詐淩虐豈能久乎○

初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平公之喪柳熾炭于
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小人工于中君如此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昭公之失在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昔施于父今
施于母無傚而蒐以逞其童心焉○晉荀盈卒膳宰
屠蒯請佐公使尊飲工以罰其不聰飲嬖以罰其不
明定知宗于一言揚杜舉于千載宰人有此奇節乎
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此之謂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蔡嬰城堅守乃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于
楚弗許楚量中國之不能而卒取之韓起其何以帥
諸侯哉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誘其君而殺其父又滅其國而虐其子忍甚矣雖執以
歸直世子力屈就擒耳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伯燕伯于陽
齊向欲納而不克納今高偃因陽之衆而納之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元公新立故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每至晉輒爲所却蓋晉之諸臣皆曲爲季氏地而屈
公也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與南蒯謀亂故書名慭之易不可以占險南蒯謀叛
而得黃裳之筮亦凶兆也
冬楚子伐徐
楚子圍徐懼吳次于乾谿以爲援欲求鼎于周求田
于鄭令尹子革與之語似順非順所謂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者在引倚相不知祈招之詩見之王悟
不能自克故外難未興而內難作矣
晉伐鮮虞
其曰晉狄之也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于地禮尊于
身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鮮虞而遂伐之非狄而何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靈無道滅陳蔡而縣之作乾谿之宮三年不成卜
得天下不吉至詬天而呼壅而降罰觀從率群失職



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郊比而立之預謀朝吳絕
封陳蔡觀從之功大矣○芋尹無宇向逆折楚圍且
以章華爲逋藪偪偪有辭郎驕王不得亢焉而其子
申亥又從王葬王以二女殉美哉世濟其忠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使公子比弑虔者棄疾也殺公子比者又棄疾也使
人任其惡而已討其罪是猶知君不可弑而假手于
人未弑焉耳若楚虔者以弑得之以弑失之天道報

○初楚共王以璧祈神卜立五子棄疾再拜厭紐至
是爲平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衛地○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
燕而投壺中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
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爲平丘之會



內有不足而以虛辭服人去力服者遠矣當其時衛
人怨齊人驕魯人忌晉無禮而欲一一以禮責人叔
向彌縫支吾猶惴不及而叔鮒以貪閒之求貨于衛
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盖若矣晉合
諸侯由是而終後雖爲參盟不能爲盟主也○晉以
諸侯而上要天子之老偏也以中國而同惴夷狄纂
立之主而結盟悖也不與爲幸昭公雖未嘗有不義
晉之心若有不義晉之舉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昭公之娶同姓欲恃其援耳然弱娶于强女出門而
已路人視之矣意如有可執之罪伐莒取鄆中分魯
國也而晉不以其罪執之意在求賂而不在求義故
不與之以霸討也○晉執意如惡伯不欲私去欲得
盟會而後見遣蓋反挾之也宣子患無能歸意如者
叔向以叔魚對鮒往假爲除館西河之言感恩知已
且泣且告平子懼先歸此與樂王鮒權取魏氏同一



機謀小人雄詐過人自有可用處其後二鮒皆以墨
敗或其欲之未厭有以致之大抵使貪之道必先使
之不貪而後其才能爲國用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滅陳與蔡者楚虔也中國不能討而封陳與蔡者棄
疾也中國若不知陳與蔡受之先王固非楚所得滅
亦非楚所得封歸于國者如自有之耳○觀從與朝
吳謀封陳蔡平王謂從將唯所欲從催請爲卜尹辭

尊寵居卑貧豈慾父起之隱痛而思蓋慾耶朝吳智
不出此卒中無極速飛萌翼之讒悲哉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請季孫晉使景伯辭○吳
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
意恢與亂君爲黨書名惡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
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也然祭而去樂雖曰念大臣
似乎慢先君矣使祭畢而告可也○晉邢侯與雍子
爭鄐田叔魚受雍子女賂而蔽罪邢侯邢侯殺之叔
向三數叔魚之罪而以歸魯季孫爲惡之一者賞其
功而惡其心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吳蔡忠臣○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因費無極之讒也無極既逐朝吳又出蔡侯朱喪太
子建而殺伍奢乎顧朝吳有功兩國而事兩王無極
所以諾楚王所以信也人臣而可有二君哉○彝器
不獻晉之失禮也籍談守典而忘其舊故王責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圍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克之非獨
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服數叛數討豈一勞
永逸之計哉孔明服孟獲七擒七縱南人不復反而



後舍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此法眞老成之謀也○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
穆子召之對曰臣委質于君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
也穆子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夫亡國之不幸至有欲死而不得者益可憐矣傳內
無夙沙釐事特表之以補其闕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而殺者多矣楚以爲常中國以爲變曰此非中國

之所謂也雖夷狄相誘猶與之况夷狄而誘中國乎
〇子產不從韓宣子玉環之請爲人爲已殆兩得之
又不許賈人私斷理法兼全宜宣子之遡過也
夏公至自晉〇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〇九月大雩〇
季孫意如如晉〇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〇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平子不肯救日食固非叔輒哭日食亦非也
秋郯子來朝



昭子問官于郯子是遠方小國之君勝中華之令主
矣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因其貳楚而陰襲之幾驚王室獻俘文宮專以應
蒙其名似正而其行實不義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大火也
宋衛陳鄭同時附楚以示罰也何以附楚而火與楚
爲祝融之後火之虐人者火之餘也能使人近之而

自焚也裨竈之言而應而後不應子產繄不信者非
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測耳〇鄭大水龍鬬洧淵
國人請禜子產不許鎮物定紛是何等識力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以地則吳非楚敵以兵則楚非吳敵楚地廣而吳兵
強勝負敵也論其常應楚勝吳耳勝負相當楚已爲
敗況其有不能相當者也楚用詭而內敗吳用賢而
內勝也〇楚先敗吳獲餘皇矣吳復敗楚取餘皇歸



用三長鬣潛伏舟側呼應擊亂之謀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周以火德王故其衰而諸侯皆火火不安其位而流
炎布虐此數之不可逃者也申繻求其徵梓慎詳其
應古人象緯之精如此然裨竈欲禳而子產不肯者
不欲與其權于鬼神也且既云宋衛陳鄭皆火矣鄭
獨可免乎衛爲顓頊之墟星爲大水水爲火牡火猶

及之況鄭爲祝融之墟實爲火房又主火者乎穰玉而遷客不能也宋衛陳鄭災而鄭衛以德消變者以子產隔事而備也陳鄭先亡者以遇災而又不修救也許無火災而以不吊亡是鄭之有災甚于許之無災也國貴有令政耳奚必天災之病人國哉

六月邾人入鄅〇秋葬曹平公〇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報入鄅之役也鄅夫人爲向戌女狥一私戚請于君而興兵伐國列國皆政在大夫故其禍如是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〇己卯地震

孝子常弒其名是也其心非也悔不嘗藥之失則其坐父必勇故書弒以聽止也書葬以赦止也聽之者所以勸後之爲人子使知慎也赦之者所以勸後之爲人子使知勵也止自責讓位于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死情亦可憐矣〇費無極令楚子置太子于城父以通北方此即晉處申生故智也其言較二五溝居之說局勢更廣局



勢廣則其藏姦益愈微而人不覺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〇冬葬許悼公

以莒不事齊也齊景爭霸不爭于遠而爭于近故霸功不成〇莒之嫠婦恨莒子之殺其夫及老託于紀障紡焉以度及師至則投諸外使齊師夜縋而登眞千古女俠也以一老女子與國爲讎而其事卒濟國亦何所不當備哉

二十年春王正月〇夏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會者子臧之子也書公孫者賢之也是以子臧之善及于會也子臧讓國而出會之出待放也其出不同其善同也子臧之善雖以及于孫會不敢墮前人之緒邀其庇也自充焉耳故君子重之〇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及而使遣之此與斬袪之寺人君命三宿而一宿至者已不啻淵霄矣奮揚使人執已以至聽奉初以還不忍後命之語眞可動天地泣鬼神王直其辭而免之可見臣事暴主亦有持

正而全者人何不勉為正哉若揚而處奢之地料別
有權術必不肯面斥君過一言觸怒而動君之殺機
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衛侯欲歸其獄于宗魯宗魯為
豹縶之參乘雖由豹以進豹與謀亂不許而以死堅
之安得以獄歸魯也特惜其不早與縶言為之痛耳
然與縶言則縶又必誅豹矣宗魯以為已由豹而導
縶故不忍而以一身許縶無益于縶以身從之此戰
國俠士之風也篤于情不審于義若以盜坐之則齊
豹何為哉○子產謂子大叔論政謂惟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夫子產之猛也
在使民鮮死耳水溺多死則是寬者民之死地也且
末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寬而能使
民無死地也惟有德者能之此寬之所以難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與君爭而出皆亂人也書名惡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來聘凡十一始于荀庚終于士鞅

季氏欲惡叔孫于晉故激鞅之怒至加牢為失禮甚
矣蓋自是聘不復志也○齊烏枝鳴戍宋華氏敗宋
師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
韓信出背水陣意也然非重恩誘于前嚴法驅于後
則亦未可輕言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與宋分國而居矣 ○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巳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有累世之怨而不知報即楚亦難信之無論忘親事
仇為非之大恐亦非自全之道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

里出奔楚

初三人奔陳自陳入宋今又自宋奔楚唯見亂賊從横耳宋也禁之不嚴有地不守而縱有罪楚也怙之已甚有惡不討而亢不畏宋也亂人去矣楚也亂人來矣

入蒐于昌間〇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文公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遂伯晉下僭上僭軍政之本亡矣昌間之蒐何爲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諸子並爭亂在家室非有他寇犯京師故言王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〇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猛者當立之王子雖未成爲王而王所歸也是劉子單子者王人也王城者王土也以當用之人入當守之土雖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原缺二十九至三十二葉

懸皆其諸平子公　伐之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以夫牛馬維婁委巳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不聽故敗夫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則又非季之得民而昭之失民也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于季氏非惟無去之之力與去之之才亦無去之之心代爲其臣報怨而以其身殉焉子家羈所謂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是也自始至終季氏節節皆



姦公節節皆庸故乾侯之辱非不幸也國有大蠹能去之上也不能去而置之猶愓焉負一可去之罪而有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不可去之形乃始肆然無忌而爲所欲爲肩君舉動可勝嘆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〇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公欲討其臣乞於齊齊景公欲劫昭公討其臣卒制于其臣故各有不能言之意而請辭慰勞欲借禮以

挫兩國之臣也○昭子誅納公憤乎子之見欺使祝宗祈死書卒者見舍之為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公有夢知其不能終而果于往以納昭公不恤已之死而恤人之亡好義也夫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為公取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



天王出則諸侯避舍諸侯出則大夫讓邑君之不幸臣之不幸也敢忘其艱乎公居鄆公入境矣已失位而猶書至者重君也抑賊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景公誅納公不克齊臣不樂其君納人之君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不忍直稱為東周又不得名為西周也天王而得入此幸之矣而實悲之幸者以其身悲者以其位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以子朝奔楚者以楚為立少而不立適也然楚卒不能立者夷狄固不能定中國之大君也景王寵愛子朝而適以棄之群小之所附得勢而不得義蹶薄子猛而卒以亡之正人之所向得義而不得勢究至兩無立焉徒以亂王室耳何益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僚既已為君安得不稱弑然光實諸樊之後季札不立則國宜諸樊之子孫也而光又能興吳雖弒君不可末減乎故季子歸而不問也且國人皆欲弒之僚不得衆亦不可以為君矣○後伍員教闔廬以三師肄楚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于是乎始病

楚殺其大夫郤宛

賈無極譏子惡于子常而殺之也子惡恃國人悅己無見幾之明惜哉沈尹戌因國謗未已切諫子常乃殺無極以謝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昭公之困勢固應見制于臣亦若其數使然宋公欲納公矣宋之臣未嘗受賂也而宋公以病卒豈非天哉齊有晏子晉有叔向而不能力勸其君以納公豈



非知勢有不能而聽之乎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地

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兩書如晉次于乾侯何入晉之難也不咎魯咎晉矣○不得于晉望于齊不得于齊復望于晉公窮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公始終在鄆矣齊來唁稱主君卑辱之也○叔詣欲納公無病而死季孫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魏戊不能斷梗陽人之獄上之大宗梗陽人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戊使閻沒女寬諫焉饋入召食比置三嘆



獻子乃辭斯夫二子以食諫醉飽之外不加一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藏其所醜而失其愧代爲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臣強取于君厚施于民故民喜爲臣用不爲君用○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子以爲失度嘆晉之亡史墨以爲法姦

非范氏中行氏之亡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訴意如也

公居于鄆既居本境猶有齊之援焉其不克納公者以齊君有恤公之志而其臣阻之也若夫公在乾侯知晉者屢矣若不聞焉是晉之君臣俱無恤公之志也公柰何自失其境而罹此大辱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〇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意如以臣逐君定公惑于范鞅而荀躒亦墮其計非惟不克納公且與之會且導之叛是六卿分晉之勢成于此日矣晉侯一昭公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〇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雖曰唁公實則詣公耳是時意如從知伯來詐伏罪矣子家子勸公忍一慚而歸以衆脅不果荀躒權耳而走

秋葬薛獻公〇冬黑肱以濫來奔邾顏之弟也

顏夫人急于報仇忘乎失節叔術急于懷妻綴于國難俱失其本矣雖術有讓節不足取也胥內有賊臣不義之人奔之如響此為濫矣〇春秋書齊豹曰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三叛人名懲不義也故曰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自乾侯取闞

魯地書取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外云爾闞為邾邑必地僻而人寡故季氏與之以少塞公之意也

夏吳伐越

史墨曰不出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子申鄭

國叄晉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是時天子猶在者惟祭與號耳諸侯相帥城之此變之正者也士鞅無爲王室之心而欲藉其名以令諸侯外以制諸侯內實以制晉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出奔者內有入則復外有入則復鄭伯突之復國傳歸復之衛侯衎之復國其弟復之若昭公則何恃哉臣皆爲季氏用有一子家駒而不能聽從也齊晉之大臣又皆季氏之援終以客死悲哉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元年春王

昭公無罪而逐死國宜其太子者也定公何以得立哉出於季氏之私意定公受之然季氏能奪君之位不能奪天王之正朔故無正月以見昭公之不得正其終也季氏爲一弒矣定公之不得正其始也廢太子衍及務人季氏爲二弒三弒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之始

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仲幾之罪何不受功也執之者誰晉陪臣韓不信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即位皆于朔日則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時周齊皆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

使大夫則不可也不敢輕君故不使大夫不忍忘親
故不克親往禮雖廢而情兩盡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

穀梁謂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時窮力罪
而後雩之夫使求而無益不雩可也求而有益亟雩
可也何必至時窮人力盡而後雩乎殆病民矣苟可
以有拯於民吾不以為咎也

立煬宮 煬公考公之弟魯以弟繼兄而立始于此



欲絕昭公之塋兆而立煬公之廟何其犯逆而媚遠
也煬公為伯禽之子昭公獨非伯禽之後乎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豆草之難殺者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
也不殺草舉輕也言殺菽知草皆死矣夫草孟氏叔
氏也勢少衰矣菽則季氏也霜則魯君之政令也不
行于下久矣安能殺之然人不能殺之而天殺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先君客死不復而淫于女樂心已蕩然無存無門以
守無觀以示京房易傳所謂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也若云奢僭其來已久何至今日始災昭公受此大
戹故魯有此大災神惘之矣

秋楚人伐吳

囊瓦稱人以其見誘而敗故貶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而春秋不書獨書作南門者



明不當作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宜有所革
而復大其規模故書之以見非正也○邾莊公卞急
而好潔閽惡夷射姑之恢肉而杖巳也以瓶水沃廷
謂為射姑旋焉公命執之弗得自投于床廢 墮于鑪也
炭爛遂卒夫人之急潔不知火之更急潔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子擅立定公晉怒而公朝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
叔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公新即位與邾修好

原缺第五至十二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季氏無道而晉不討討楚之無道已失輕重矣乃荀寅又求貨于蔡晉人假羽旄于鄭而失諸侯宜晉之兵終於此哉雖以十八國伐楚不如齊桓之少十而伐楚矣○鄭子大叔自會反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



之臨甚哀感黃父會中子大叔九言之贈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雖不會召陵而蔡非執人之國亦非殺人之君也藉晉威以行虐君子咎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

此即前會之諸侯不書劉子不與盟也定公受國于意如故爲此盟書公及內爲志也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季氏邑○秋大雩

三家之中季氏最强而墮費者以有陽貨之難又臨以孔子故不戰自服耳孟氏之不肯墮成者恃齊也實非恃齊也蓋所以爲魯害者季氏也而陽貨又憑之勢愈趨于下王權愈弱故不得不一振而墮費焉若孟孫叔孫不專于魯其墮可緩也叔孫自勇于墮郈孟孫未嘗難于墮成也特恐齊人至去其保障耳故



孔子欲墮不終墮也豈以孔子之神武助之以魯君而不克竟其事哉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爲盟之始也今盟于黃齊魯爲盟之終也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諱伐晉也

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曹不叛晉故）

築非其時夏蒐亦非時內受女樂而外好佚遊君臣之志荒矣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主分晉之謀者趙鞅也此時已無晉矣雖曰六卿擅晉而荀范中行之得地不如鞅之險也其勢已成矣故書叛以危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

趙鞅始叛荀范擅伐趙氏知韓魏二子與荀范相惡遂欲逐之驅之使叛耳孰知有荀范在則趙氏之勢不成荀范不能為叛而能禁人之叛逆至荀范入于朝歌而無有制趙氏者矣

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荀范者趙氏之仇知韓魏者趙氏之援以諸侯叛于外猶可為也大夫叛于內不可為也無援以之大夫叛于外猶可為也有援之大夫叛于外不可為也大夫叛而不歸者猶可為也大夫叛而復歸者不可為也其黨盛矣其謀深矣故荀范在內則趙氏出荀范在外則趙氏歸鞅之復入亡晉之漸也豈特叛同歸獨為縱失有罪哉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

戍怙富而驕又欲去南子之黨以正君自任宜其不克而速禍也陽戍之黨戍奔故亦奔耳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衛北宮結來奔（結為戍黨戍在故來）

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也春秋誅楚而罪陳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傷足將指卒于陘）

句踐患吳師之整再遣會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師屬之目越因伐而大敗之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衛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圖覇鄭衛魯既與同盟惟宋未絶晉至是亦始終事齊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腥曰脤熟曰膰

諸侯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魯不助祭而行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父以寵内欲逐子子以欲殺母故出奔兩失其正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罪宋公也兄弟而不相容矣

大蒐于比蒲 軍政不屬公也 〇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助范氏懼晉而城二邑助臣叛君而勞民以備敵其失甚矣

十有五年春邾子來朝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謂皆失禮有死亡之道及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矣是使賜多言者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犂彌之侵魯野兕來犯也孔子之却敵麒麟來戚也然孔子能爲君定外難不能定内難者鼷鼠已食牛之膏肓而不可爲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子親帥師故稱楚子非予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〇壬申公薨于高寢 牛死之應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也以宋地處宋人似也然爲臣而伐君之國非正也若知地之無罪當言于宋公而復之耳

齊侯衛侯次于渠篨 謀救宋也 〇邾子來奔喪 非禮也 〇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母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〇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〇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昃乃克葬一作下稷

葬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無備之甚也

辛巳葬定姒不赴不祔不以夫人禮葬○冬城漆謀伐邾也



○哀公名蔣定公子母子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十四年春秋絕筆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蔡之報楚楚甚也楚復報蔡蔡不甚也而闘蔡稱爵怨楚之罪者曰猶賢乎蔡始無怨而楚滅之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之郊僅于此一見耳而鼷鼠又食改卜始就盖重辛之而重傷之矣○夫椒之役夫差入越違伍員之諫而許越行成自誤甚矣或曰吳赦越未爲大失但



闔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覺此時無歸着耳且其意不出乎哀矜而出乎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于赦越也若赦越之後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闔廬恤民故敗我夫差勞民將自敗彼時識者已知有泓上之師矣豈在越之赦不赦哉吳入越不書不告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三卿帥師三家各欲貪利而不相讓也取則不義及則無厭柰何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公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葬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



不知以義蒞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均為三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貨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貨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以南子之亂不得志于靈公其不子也猶以法窮也若輒則假托祖命撊然稱兵以拒父子之謂何鞅之納聵猶助父也故稱世子者見子猶在父祖未嘗絕也子自絕父耳○靈公之命自立郢耳郢辭乃立輒并不奉祖命也即有祖命子不可拒父況未嘗命耶人納其父而拒之罪在萬世非一時之罪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

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鄭黨叛人固罪也趙鞅



幸勝以獲粟千車為喜而且自矜其雋功焉抑思致范中行氏之亂者誰耶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國大而遷地有其險地小而遷民恣其怨矣事急而委罪于臣臣安能庇君哉○蔡既背楚江汝之命請遷于吳而又悔今年殺公子駟明年放公孫獵豈以請遷吳為非而委罪于二子以說耶自是無復有盡忠謀國者矣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子拒父而齊助之悖矣輒若有祖命則讓于中子郢無祖命則位仍歸之父耳無父之君不可爲也無父之師不可與也齊也昔助晉爲臣伐君今又助子圍父何以令于諸侯而得不內亂耶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之宮宜祧而不祧也三家之意以爲桓季氏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故天譴以災非譴桓僖譴三家耳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比年四城何利于國犯不諱之義乎○周人殺萇弘以黨于范氏趙鞅爲之討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桀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

賤者爲盜微者爲盜不以弒與之明不成爲臣也辰與聞乎殺亦盜之徒也

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討弒君之賊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遽殺故不去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



覇主而執人以歸夷是楚爲中國晉爲夷狄矣況戎蠻恃誠以歸晉謂其能庇我而拒楚也士茂奉趙孟之命詐會戎而誘執之欺戎以和楚豈大國之所爲乎戎蠻無罪罪在晉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

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將刪詩定禮以救萬世也魯之君臣用禮樂者誰哉火之屢見于宮社示禮樂之亡于朝也雖亡于朝猶存于野則孔子之力也迨秦

有坑焚之禍而禮樂之存者幾希矣意天悲孔子而先于定哀之間示其應也不然何災之迫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鞅功父伐于正也借以范氏故借以爲名耳○晉圍栢人栢人宰張柳朔其仇王生所舉也至是不忍負王生遂爲范氏死焉夫王生棄一仇而爲其君得一死事之臣柳朔既身止死又命其子以從主其于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有晏嬰而不能覇嬰之才覇佐以下者也重孔子而不能用孔子之德王佐以上者也不能用其下焉能用其上乎然齊桓之覇已成以適嗣未定而後終亂故家祀爲治國之基也陳氏已移政于下而景公求樂于上志不及遠卒以覆國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敝年彌進而德彌退者耶○古今管晏並稱而晏實遠不及管何史遷不足管子而願爲晏子執鞭乎是殆未以孔子之言斷之也孔子稱桓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逝景之富曰民無得而稱焉此亦管晏之定評也史遷舛錯不辨自明矣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皆備晉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故伐之○吳元年曾伐陳矣而今又勤兵于遠不如備越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乞將立公子陽生先逐國高弑君之謀見矣

叔還會吳于柤 往會結好○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有死仇之志而又不肯禜日以移禍于臣有死

命之德宜其不失國也○楚子將卒欲立庶兄公子西等皆辭之子西等乃立章夫春秋時讓國之公子曹子臧吳季札尚矣若宋之子魚衛之子南楚之子西子期子閭皆當幾固讓終守臣節蓋亦庶幾乎曹吳之風其視乘隙攘奪若鄭突楚圍者不啻淵哉或謂臧札之讓冥鴻遠引不與國事自公之亂子西奚辭焉是又不然當其能讓則吾取其讓已耳仲尼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夫彼哉之嘆自與取節之義



不相蒙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景公將立荼乞使陽生走而後復者蓋既出而立可以市恩于君樹感于衆耳陽生恃乞而求立陳乞庇陽生以行詐陽生之入陳乞入之則陽生使朱毛之弒荼亦陳乞弒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齊桓既沒宋襄圖霸齊景既沒宋景圖霸故妄意伐曹而侵鄭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討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吳引昭公享范鞅十一牢故事徵百牢焉子貢謂吳無能爲也然伐我之兆見于此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



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二邑實自召之耳季康子之罪可勝誅乎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斯時以大伐小輒以其君歸魯先行之于邾故宋亦行之于曹○檜亡春秋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删詩繫曹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

天下之無王也曾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

吳伐我

吳爲邾故興師伐魯未必有加于魯而魯遽爲城下之盟何畏吳也故不書盟以諱之○公山不狃叛入于吳者也聞叔孫輒與吳將伐魯之言惓惓以勿覆宗國爲託亡不忘君視陽貨奔齊而請伐魯者何如哉迨吳克東陽獲公甲叔子與三人同車俱死王嘉其能謂國未可望則不狃必有與艷之言蓋信矣或謂不狃之叛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召豈無意乎



夏齊人取讙及闡（冬即歸之季姬嬖故也）○歸邾子益于邾

齊兵未加而魯與之邑蓋魯之無備已儆于吳而深畏于晉也○歸邾子者惟齊吳之伐也邾子又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後復奔魯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邾益齊出也魯歸邾益則齊人歸讙闡矣故皆書歸以美其能遷善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先圍宋雍丘以深入敵境而敗不義無謀往遺宋禽非宋之詐也

夏楚人伐陳（即吳故也）○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人殺悼公赴于師以卒書者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或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弒耳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伐喪非義）○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諸侯不能救吳獨救之雖意在伉楚我義其救陳也

○延陵季子請退吳師以成子期之名計季子此時

九十餘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夏帥師伐我

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也是役冉有三刻踰溝用

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義之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附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故國人逐之○頗道渴

其族轅咺進醴粱糗腶脯焉頗喜其給而怪其諫之不

早咺曰懼先行此三字說得可畏即杜甫所謂受諫

無今日也亡國喪家之人不得先聞其過皆爲此三

字耳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陳書生逆亂之族而能損軀死國可方晉欒鍼矣○

方吳伐齊子胥諫之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

而有欲于我不如早從事焉夫夷狄與中國同欲弱

則爲中國所制強則因以窺中國五胡之于晉金元

之于宋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

得所欲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于吳是也遠近之勢

異也此子胥之所以懼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以是爲恥故出奔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家一人以爲兵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譏季孫也以丘賦猶不足又以田賦焉不度于禮矣

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孟子卒夫

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也孟子爲姬姓何以請

于天子乎禮不取同姓而齊桓廣收宗女晉文復妻

懷嬴且以是致霸矣何獨咎于昭公哉季氏專國昭

公旅死不成其爲君故孟子卒亦不成其夫人也

公會吳于橐皐
吳既敗齊魯以爲德將爲之合諸侯以親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故竊盟魯宋吳怒藩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祟仇之說而歸衛侯然則子貢于父母之邦亦有功矣衛侯歸效夷言爾年尚幼即知其死于夷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不正曆失閏）



季孫怪螽而問之孔子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
報雍丘之師也二國不仁前後皆書取殆兩責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進而稱子）
晉皆讓楚成矣吳爲同姓長而不可以主會乎惜其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爲越所謀也吳有霸天下之志以謀諫而敗記此者以見姬氏之自相競而不能競于異姓耳若其欲長晉也猶未爲失也吳泰伯之後晉唐叔之後吳則在周以親以讓猶爲長藩而況晉非武王之所封乎晉之長也特以其霸國耳安見晉宜霸吳不宜霸也○夫差請冠端而襲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之強乘其出會而伐陳
於越入吳
吳自黃池歸又幾年而亡于越葢越猶疑吳有諸侯



之援故遲之而惜同姓諸姬不能拯吳之亡也斯時晉衰極矣衰吳所以衰晉衰晉所以衰周故假手于越耳不然越有殺闔廬之罪吳有赦勾踐之德而天如是相報乎
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
九月螽（是年再失閏）
兩年三螽虐取于民之效也螽斯三咏而益徵其仁螽災三見而不改其虐誰之咎歟

冬十有二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路史曰文之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書孛者辰次此何為而東之耶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書狩皆地名此何為而西之耶昔者成王定鼎郟鄏以為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為

春秋纂　哀公　十六　貞集

西戎大夫東遷之元年秦始爲大國曰西秦聖人繼書而終得無意乎夫麟王者之嘉瑞也孛彗所以除舊而布新者除舊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涕沾襟遂放筆而有吾道窮也書者帝王之典而秦書終之更明矣○家語云子與子貢論道德有赤氣起貫于天子曰絳端門當有血書西飛爲鳥則非特絕書也拾遺記云夫子生時麟吐玉書故以爲聖人之應也

○續經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乃其所以取信于小邾之本也小邾亦知子路之不可而故請之大國多欲豈不為小國所笑哉

齊子方闞止之臣也陳成子殺闞止將及子方陳逆為之請其出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十四年

十有六年夏四月孔丘卒公誅之子貢曰生不能用死

春秋纂　哀公　十七　貞集

而誄之非禮也

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子閭葉公閉殺齊管修也而後入帥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葉公任子西子期之子而退老于葉○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曰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看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似爲此信字補一注腳

十有七年衛太子疾請殺渾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明年莊公為虎幄于藉

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使請良夫良夫
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
人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者紫衣袒裘帶
劍也機鋒簸揚此千古除惡妙手惜不能剮石圃而
卒與莊公同被其害也晉立班師齊執班師而立公
子起石圃又逐起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拳彌之
亂出公又出卒于越

二十年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黃池之役先簡子與吳



王有質故也使于吳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
黯何以得為君子（因黯有四十年越必有吳之論也）

二十有五年公至自越宴于五梧孟武伯為祝惡郭重
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蓋譏三桓也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公後孫于邾遂如越）

二十有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季
康子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
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曰他日請念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此昭公所不得之季
氏者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為之哀公藉于
人以為之一蜥不如一蝌矣漢末用其法召諸侯兵
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流禍可勝道哉

春秋纂無卷數 巡撫採進本 山西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臨文生義罕所根據如成風請救須句乃婦人左袒母家之常態遽以繼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又如芮伯萬母事引隋獨孤后以責其妬與經義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 麟旨定十二卷

〔明〕陳于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麟旨定無卷數》提要



## 小引

麟旨定者陳爾新氏所手定也麟者聖王之瑞也聖王在上麟遊於郊聖王不作故作春秋曷爲有麟耶此蓋先事而見者也後事見者五帝之星雲龍鳥先事見者易之馬範之龜麟得比焉有王者起是非賞罰悉取裁也旨者脂也枯者可腴苦者可甘淡者可味又指也仰可見月

俯可得津了然於目快然於心者也是非者水火分黑白別之物賞罰者榮辱天淵生死今古之懸無弗了也無弗快也孔子生周衰不振之候見君臣夷夏



之辨顛倒擾亂而又駕爲支吾影附之說以聘問會同使人陰爲鬱鬱不敢究詰故取了然於目快然於心者一大振之子夏親承其旨以分授公穀至漢而其徒日盛帝太子諸王俱好之左氏不得與分半席良以紀事編年之書不如斷章取義如利刃截物了然於目快然於心也漢末晉初俘于盟夷亂華中國



之氣日鈍故公穀之鋒不張至宋而北兄南弟稱獻稱納奄奄忽忽甚于東遷安定憤積於心義形於手若稔知有金元之禍者此亦所謂先事而見者耶

本朝取士四傳竝行
文皇鼎定燕京忽獨行胡傳亦似
預知有土木之禍及今日遼左
之患者雖然此猶外懼也抑有
内憂内憂者從傳而有傳題傳

題而復有比合比合不已轉展
附會以明白正大之旨而爲影
響射覆之具是非幽渺榮孱僰
亂從此士心橫鶩猶龍氏作指
月以救之弗止也爾新氏於諸

說靡所不收而又取東於我
現聞姚師其言曰明正者以應
功令支離破碎則期與天下共
摘其謬欲使學人收旁營之力
滙於體研本旨果能如是則由

安成而見康侯了然於心快然
於口中國可尊夷狄可攘無兒
弟獻納之醜又將由康侯而見
公穀卜夏以庶幾於孔子了然
於心快然於口三家何所籍以

逐君六卿何所飾以分國晉楚
齊秦何所假以兼併君臣夷夏
可無支離影附之說比者不强
比無背公死黨之臣合者不强
合無翻案翻局之擾何至以幺



麼小醜致
主上孤立獨憂
社稷哉爾新蓋先事而見其然歟
麟遊於郊又何疑乎爾新家學
淵源今辛未孟兄復以壁經拔
幟南宮矣由堯舜湯文以迄孔
子自有比合可傳可經奚獨一
春秋哉颺言於
庭頒學宮著令甲日可竢也予不
敏未能參末議一二獲覩成事



與有厚幸矣
崇禎辛未仲春花命日長洲社弟
張我城德仲氏謹題

鑒定參閱名公姓氏

李紹賢 印渚 戴東旻 還初 姚希孟 孟長
孔貞運 開仲 劉廣生 海輿 文震孟 湛持
蔣允儀 韶賓 田生金 成叔 倪嘉善 迪之
李覺斯 曉湘 余煌 武貞 蔣燦 韔仲
蔣如奇 一先 方拱乾 肅之 湯啓祥 宣仲
周純修 景文 姜應甲 端公 吳炳 可先
房之麒 昂若 張昌胤 長卿 陳鑑 子明



楊于楷 心符 劉其德 子尚 汪全智 來燕
呂大器 先自 劉承棠 無伐 溫日知 與恕
顧懋勳 元俞 朱稷 南圖 秦廷奏 進思
陸鏊 味道 王相說 懋弼 劉夢謙 涵長
許捷 雲賓 劉孔敬 若臨 虞大復 元見
鄒嘉生 靜長 何謙 非鳴 遲大成 之萊
李獻明 明需 龔士驤 季良 張明熙 贊皇
程鐸 仲聲 王龍震 長甫 湯本沛 行仲
胡士昌 首生 張立中 道伯 劉曰俊 彥伯
楊四重 凝一 張維烈 仲舉 李寅賓 賓王
韓法愈 去病 劉伸 元長 路進 修期
李九華 瑞生 沈棨 彥威 唐廼鳳 [illegible]
蔣棟 萬壑 陶志遴 賓可 蔣星煒 五聚
馮夢龍 猶龍 周銓 簡臣 馮士驊 仲先
周鍾 介生 茅兆清 太清 湯鶴翙 雪翙
姚宗典 文初 陳振藻 雲廼 陳宗之 玉立



吳振鯤 鵬先 湯啓煒 美含 陳星煒 [illegible]
湯原忠 良臣 沈明掄 伯敘 張我城 德仲
姚宗昌 瑞初 孔尚蒙 聖初 湯啓焌 章伯
莊國英 延仲 蔣善源 長源 賀元封 漢年
鄭之檠 逸少 王彝軾 聖馮 史順震 爾長
陳允昌 明伯 章正宸 羽侯 文秉 孫符
劉煒 醒初 張封 無傾 汪六檠 咸若
馮婧 贊明 史蘂 [illegible] 方鼎 爾鉉

王期昇　爾晉　汪四聰　杜若　張鉥　聲子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較

隱公

元年　必稱元年

首發體元之義明君職也

乾元坤元俱以天地之心言元字最要洗發體者與之一也職字須重看用字政從此生出　祖述意不可遺正見心法無二謂一爲元似作而寔述一與元兩字要挑醒　馮猶龍曰泝明其用四字要玩　馮仲先曰畢竟如何體元只一正心便是

元年　會蔡丘

明一元之用君相胥此矣

以元字總論君相層疊發之要見自貴者始職字事字有味調元亦在格心上論不指治化其寔宰周公與調元何干姑備題面耳易夾谷孔子攝相糾聘相不調元總謬

元年　春王正月

兼述作以脩經而大用大法明矣

先以述作泛論起隨發兼字意就中須見聖人所以述作之意方知春立文大有關係不是汎常著述

元年　恆昭　此比有借字字作調元者、不如從今矣、

述古示體元之用、創例示法天之義、

、、元年　秋七月

經紀年月、示體元因時之義焉、

俱有易詞、與天地合德就正心言、與四時合序就行四德言、勿分心政、

○元年　家父聘

紀元責相人君之職明矣、

上體元人君之職、下人主之職、在論相上天地合德、以舜典商訓證、下

君相一心、以帝歌陶賡證



元年　戢韓獲

明大用大分、皆有所述焉、

上下俱祖述、下用堯命舜、舜命禹、必稱元后為先、

元年　春王正月　同生　札聘　述作 禪繼

此比同生傳、下易盟幽取鄗則比陳午傳、分述作文質、俱兼帝王之道、

易踐土河陽則比踐土傳、分述作名実　易祊舉入郢則比入郢傳

分述作賞罰

此外有元年歸賵突救蕭魚題主正心以正朝廷百官遠近皆一于正、

不知傳語只論理耳、妄搭經股何謂、

春王正月　夏時冠周月、加王于正　首總隱公

筆削之始、必垂大法、明大統、正大倫焉、

建子之月舊史必仍書冬十一月、而聖人志在行夏時、故改作春王。其

紀事一依周月次序、則就尊周朔中、即寓行夏時意、大一統意在書王

上、與正月無干、亂端意要透、惟宜立者輕君父之命、而後篡弒者得以

矯命、大法安得不澌滅也、三段皆春秋始例、勿分輕重

△春王正月　己卯烝

正時之意、即于尊王朔中寓焉

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俱在本比內說完、後將春王正月己卯烝作



一驗　其旨微矣、句可玩。

春王正月　盟蔑

行夏時以垂法、從周文以尊君、

俱自聖人意上發　統頒三正、周建子而書春、曰行夏時、爵列五等、魯

侯爵而稱公、曰吾從周、

春王正月　克段　首總明大法 首誅正人心

擅立薄恩者、皆首紀以示戒焉○題面不佳、應刪

春王正月　歸賵　加王于正 係王于天、

尊王之義、有大一統者、有法萬世者、

○春王正月　秋七月　夏時冠周月　天時王月

兩紀時月，酌古今之宜，合天人之理、

春王正月　瓦屋　行夏時　變周制　下或易胥命不妥、

聖經之作，有法萬世而公天下者焉、

春王正月　滕子朝　以夏時冠周月，假魯史用五刑、　俱有春秋天子之事、

行天子之事，有不嫌于改朔黜爵者焉、

△春王正月　不告月

兩紀時月，建正置閏之義明矣、

建丑建子豈若夏之可行，故告顏淵曰行夏之時。唐典周制。不以附月

麟旨定　隱公　四

弗敷。故告子貢曰我愛其禮。

春王正月　荆敗蔡　借齊以明周朔不可違　借楚以明周號不可僭

俱大一統，舊主成九娶齊伐鄭傳，今從指月改正、

○盟蔑　我所欲日及此，是事實書法，可起不可收，後做此

首紀盟而示公世之意焉、

此私字對講信脩睦說，與宿傳不同，我公之私，原無實指，須就汲汲欲

焉而非出于弗獲已上虛摹方妙，稱公稱字，是通例提過

盟蔑　南季　祭仲　蔡季　突救　鍼奔

前例以字人而褒貶尤致意焉、

變節在常中看出，依傳倒叙，此等題全在書法上發

南季　祭仲　紀季　蕭叔　易家父　祭仲　盟折　盟趙同

循例字人，皆道之正也、

周制本如此，非聖人立例也，中點四股，前後總發。○凡脫母傳題起來

皆用本傳，凡如仍叔、榮叔，俱王朝大夫、單伯、女叔，皆列國命大夫、

許叔、蔡叔，皆諸侯兄弟、

舊有脫去中國附庸，只出三比，主尊尊貴貴親親，割裂傳意，不可出、

△南季　女叔

兩字大夫，皆所以尊王也、

麟旨定　隱公　五

上與列國大夫異，下與諸侯私命異，俱重尊王上發道之正、

只南季蔡季以尊尊親親分，只南季蕭叔以尊王貴夏分，俱欠自然，刪

突救　鍼奔　戾奔同　添衛季許叔引例

變例明是非，見道之中矣、

從常道說來，見變而不離乎正、　罪鍼借紀季傳公子不當去國、

盟蔑　盟蔡丘　易胥命重不盟形說

主惡要盟而律以伯信、　葵丘權作講信脩睦，然非竟影響、

盟蔑　瓦屋　從周文　變周制　尊君　復古　要發所以可從可變意

盟蔑　盟幽　稱公　名同　從周文　從常質　如隕石于伐鄭皆是，比陳午傳

南季 女叔 宰周聘 華元聘 比州公如曹傳

稱字稱公一尊王之心也

凡脫毋比題各要歸根本傳

△盟蔑 戰郎

兵好皆非不得已上重私字下亦有私忿字

盟蔑 朔入

大義公天下私盟爭國均貶焉

此外有元年春王正月南季蔡季突救鍼齊主述作常變 又有南季

突救梁丘盟貫題比邾鄭伐宋傳皆主常變支離可刪



克段 專削鄭伯 又書克段于鄢

強國志于翦弟經盡詞以誅之焉

當時莊公以順毋之名覆翦弟之實故人知段之自及而不知莊有以

養之春秋推到隱處見他私心不過看得位重乃惜誅如此不誅而正

之何以杜人心之隱禍哉授大邑正是不爲之所命貳褻鄭勢所必至

善養人惡養弟相形以見莊之罪重書法先收專目鄭伯而以不稱弟

于鄢緊束上去 仲先曰此傳是文定第一推鞫文字描摹惡養如畫

志即意也總一心字包之

克段 夾谷 下比與王政善養無干應刪

盟蔑 克段 私結信 私薄倫 兩傳俱有公天下 [illegible]

克段 立晉 考叔純孝 石碏純臣

觀良于春秋而得純孝純忠焉

、克段 如紀 翦弟 諒小 皆誅其意

兩邊皆欲取固與且俱有志字及誅意字以王政善養王者與繼比斷

、克段 弗克納 薄恩 從義 書曰不念鞠子哀 易曰乘其墉弗克攻 以克與弗克此

克段 河陽 誅意 原情

此外有克段書救題主薄天倫重民命合甚無謂一經之中此類甚多

可勝牽合乎又以書救亦作王政善養者則夾谷已無謂矣刪之



歸賵 書谷

王室寵內持嚴責相之法焉

稱天是通例只提過從天王拂經倒歸責相參看總傳忠智等語壞法

亂紀自王朝始句重是定咺獄處紀法二字要拈醒

咺賵 南季聘 盟洮 葵丘 歸脤 加劉夏逆同

抑宰臣不同于常秩者正大倫也

下四比作倒辨起倒本股作去本股依爵次講此例之常仍用咺起繳

咺賵 歸含賵

嫡妾總起要見君相同責前後互貶意然首題必無出理宜刪

、、暄賵　祭伯來　阿諛順旨無體國之誠　出境私交無人臣之義

瀆禮私交之事、俱嚴其責于王臣焉、

、歸賵　逆后　君逆　非儀

崇君后之稱、明有尊也、

歸賵　突救　降貴禮　伸明義

△歸賵　歸三田　垂法　序續　俱以天卽處

○盟宿　凡書盟者惡之

惡要盟者、欲人心復古也、

通傳只有信字無公字信卽是公總傳所謂以忠信誠愨爲心是也先



兆以無司盟固私有司盟亦私必欲盡去司盟之陋直追大道之公洗

發巳爲透徹現聞先生又將孔子惡盟與先王設盟苦心扭定一發見

其世與心同可謂搜骨見髓乃知傳中精意洗發不盡必須明眼人耳

仲先曰、一傳只發明凡書盟者惡之一句玩結語故知二字呼應自

明書法須如傳結收一句不得單收書盟

、盟蔑　盟宿　伐郝　伐宋

盟則必叛可繹惡盟之心矣

下二比正見盟不足恃惡在盟不在伐、

盟蔑　盟宿

望人自信、兩千要盟者惡焉

混作同單、勿入蔑傳意倒凡書盟者惡之、　魏去遺質疑、更添石門瓦

屋要之凡盟皆惡通一經言、豈能盡出、

：盟宿　踐土

私盟之惡、卽不與司盟者益見焉、

果字猶字又況字宜體貼　易黑壤平鄭也、王叔桓公臨之、

、踐土　毫北　易黑壤同

皆載掌司盟而不以爲善者、總叙混作、末繳本股、

盟宿　會防　凡盟皆惡　凡會皆譏　周官詛盟　周官作尺



志古崇王、盟會皆不與焉、

上非古道下非王事借踐土召陵挑剔而私盟不義略帶

大全添入盟貫蕭魚乙酉江西曾出、遂開濫觴之漸、今若作文須以盟

貫蕭魚挽入宿防見雖制外服內仍是宿防之事也勿作好邊

盟宿　遇淸　古者不盟而信　古者不期而遇　凡盟皆惡　凡遇皆譏

：盟宿　城中城　凡書盟者皆惡　凡城之志皆譏　司盟者猶不廢況私盟　城非春秋所貴況中城

：盟宿　救邢　書盟皆惡　書救皆善　一貶　一褒

：盟宿　伐衞　雖載掌司盟猶不以爲善況云云　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云云

志大公而重大權、尤惡夫私盟脩怨者焉、

○遂伐楚　踐土 即前題脫標

兵信之公者猶譏其甚者可知已、

全要照發本傳

盟宿　長勺 載掌司盟猶不云況云云 至于春陣德已衰況云云

聖人思盛德之世而盟與戰皆譏焉、

或脫出踐土盟戲謬又或脫出踐土清丘宿、代盟　盟戲大鹵以、代長更謬、

盟宿　城郎 結信非公 載掌司盟猶不云云況云云 訊祝詞句 與役非時 役不違時又當云云況云云 龍見四句

或脫出踐土城成周謬、

盟宿　朔人



志公天下、故于私盟爭國者均貶焉、

或脫出立晉 試易印入 踐土影發爭國私盟謬甚、有添出胥命札聘作公天下者、尤謬、

盟宿　葵丘 違制而信喻 明禁而信喻　無味、宜刪、

祭伯來 並書來

不與王臣私交杜黨意也、

非王命、是事實、原字即本字對末流看貳心是朋黨之原杜之之法、惟有明義乙丑會盟于人臣義無私交句竟草草點過非　加祭叔聘同、

朝聘略分點、

○祭伯來　自秋來 外交杜朋黨 內交懲淫慝　王本 存防

兩觀春秋不與朝者、而黨禍夷禍熄矣、

祭伯來　會潛 正本 存防　下易盟唐用譏辨同

俱是外交各有三段後忠上書來、下書會盟唐則書日

祭伯來　王所 來朝 就朝　俱正本

祭伯　祭叔　濟西　汶陽 下交 私復　俱正本　比年聘傳

盆 辛　友如陳　玆如年

不與貴戚之卿、重王命也、

以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論起、倒不書官混作、



友如陳　單伯至

主因王命有無而待之異、傳曰古、似不可以單伯當之、姑備、

外如觀魚、舍至趙雖取忠節、皆主卒日、不可出、

二年　公會戎　與盟　書會戎

譏內君之會戎、示有所也、

外戎雖通例、然卽此見其不當會、非二意、書法亦只重戎字、　體用非判然為二、就無不覆載中自有箇內外、聖人因而內外之、故曰使之各安其所、各安則無事、交通則亂生、別內外之道、政所以全覆載之德、外字即聖人馭戎妙用、策不可施三段極明、不可與通之意、非流弊也、

仲先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文定兩言、看得甚利害、文中
要挑發。
、會潛　長岸 內戎狄 內小人
○盟扈　長岸 內君子、外小人、爲泰、 內小人、外君子、爲否、
若添盟茂會潛、如傳中國之有戎狄二句引起、　只盟茂會潛主內中
國而外四夷稱字、內之也、舉號、外之也、要發各安其所意、再加宿唐同、
、元年　會潛 加春王正月盟茂同、
觀經所書、王者之體備矣、
王德之體、即就行王道者心上說、不宜太開、要之原不可求經股、只取



題面大耳、下比或易夾谷、主孔子卻萊夷甚晦、
、會潛　盟暴 宿塞內、 會楚于宋 致金繒、 盟蜀 位候王上、 易會申黃池同、
深謹外交、亦有見于紊防之弊也、
以會戎爲主、三段就中點綴、不可作流弊說、脫本比、仍要緻應要之、此
三段皆春秋以後事、借經比出、已欠通、至朝諸夏者、乃呼韓朝漢、而崇
其禮也、若搭會中等比、則以夏朝夷矣、何居乎
春王正月　會潛
主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有、直做或主大一統、外四夷作合、亦得、
會潛　盟唐

譏其會、謹其盟、畧有淺深、故所引三段之弊、亦小異、
○會潛　狩郎 譏外交明王道 譏遠狩全王德
會潛　滅邢 加盟茂滅譚、以別內外、辨親疎論起、
譏交夷、明王道、貶翟親、立人道、
天子與天地參、何獨外戎狄乎、聖人與天地合德、同姓與異姓奚別乎、
會潛　夾谷 明王道、貴交夷、　策不可梳三句、 行王道、王用夷、　十人爲夫禮三句、
重聖人意作文、上內中國、外四夷、下治中國、禦四夷、各有引語三段、
○會潛　黃池 駁戎 禦夷
入向　入極 據事直書



直紀內外用兵、見上下之失焉、
據事直書之事、正應以事言之之事、義自見矣之義、正應以義言之之
義、據事直書、只一入字、稱人不氏、帥師、點起義、既在入上、只發明逆而
不順、而爲逆者之不臣、縱逆者之不君、自明、不當用套語
入向　點稱人
經紀虐小、而擅與縱、皆罪也、
斷即從按而生、故曰直書
入極　點不氏稱帥
望國重兵虐小、上下之失、咸見矣、　三

庚辰盟唐 書卯

特謹交夷嚴其辨也、

此與會潛有別、上重所字、此重辨字、謹是謹辨、非謹始也、要發垂戒意

中國而夷狄二句、正見聖人謹華夷之辨如此、而公與歃血、豈義乎、久

居中國在魯東郊、便見因仍之誤　加四盟只照衛書日書法

盟戎　宿　唐　密　石門　戎伐　鄭伐

謹華夷之辨、故獨嚴交夷之信焉、

以四盟弔起書法、即以辟狄發明謹嚴之旨、倒盟唐作去、四盟大意同

狄伐邢　鄭伐許　戎伐凡伯、晉伐鮮虞同○舊出四股未是



覲待猾夏效夷者、則知謹嚴之旨矣、

兩邊皆是外四夷、兩則字莫放過、正是嚴處春秋之旨句重　或易滕

子朝荆伐鄭略倣、且楚非純夷未安

戎　宿　密　石門

盟有不必謹者、以其中國也、

盟唐　扈上會孟執伐　乞師伐齊取穀　會虢

謹交夷之信、以弊不可長也、

要發謹辨之意、斯須不謹、禍端迭見　只孟執乞師會虢三比同、要之

皆後事、不應搭經股如備之、

盟唐　伐鮮虞 上以久居東郊起、後世乃有云云、下以楚滅陳蔡起、後世至于云云、兩傳各有謹嚴字

貶交夷效夷者、皆謹嚴之旨也、

盟唐　瓦屋 庚辰 庚午　謹辨 謹始　韓愈氏 穀梁氏

上謹中國之雜于夷、後世乃有云云、下謹世道之戾于古、其末至于云云

盟唐　會首止 書卯 次分　特詞謹防 殊詞嚴分

盟唐　如齊戎如京 書卯 書月　華夷之辨 君臣之分　添宿密兩如齊照特書書法

盟唐　盟唐至 獨書卯 獨書至　謹 危

夷夏君臣作眼目、添宿戎越稷只照書法、　有脫出宿石門垂稷者無

味



盟唐　伐衛及戰 交夷 抗伯、皆書卯

五盟　滅項　三取 紀信、內夏外夷、紀兵、尊君抑臣、

五盟　歸濟西　歸三田　歸讙闡 講信、特謹類之與 歸地、特表心之歉

綸逆姬歸 書履綸逆女　去姬歸同、

嚴婚禮于經始、特譏小國之變常焉、

夫婦人倫之本、句極重、親迎所以正始也、常禮不書、此變常故書、非正

正字即作常字看、姬歸只作事實、

姬歸 猶書歸

志內女之歸、以辨分也、

寄莊廿五歸杞傳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者也、
歸賵　綸逆
正人倫之本、亂法變常均貶焉、
入春秋之始句要發
○盟密 子係紀非舒伯繼子無國
覩傳疑之文可以知慎矣、
本據舊史云云、指聖人說先儒傳授云云、指後世之先儒說闕疑慎言云云、則胡氏自謂此傳全爲說經者發舊主聖心之慎未嘗、其實與夏五同但傳意煞與不煞耳作文要得揣摩意惟王絳山先生文最得



春王正月　盟密 義而削 疑而闕　加春正月　夏五同
以凡闕文總起依有字口氣點入二比總作串重本比、
舊有穀鄧朝壬申朝題此本大全註出然既有明傳矣可復添枝綴葉乎、去之、
若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春正月 不書王、歸含賵 不書天、公在楚 不書葬、俱裁以大義、
雖有明傳題面不宜應刪、
、盟密、有年 存舊史之闕文 立與王之新法
○鄭人伐衛
強國擅大權以修怨正之以王法焉、

重無王命上修怨帶之術不言戰先衛正專罪鄭也伐字非書法只之
罪致討正見天子之大權　加克段只作修怨事實　加侵戰圍入等
比隨事序去後斷罪之輕重大意在擅興上發揮
升陘　取郜 敗曰戰 滅曰取
兩諱內兵存臣禮也、
重書法上總發意要玩特婉其辭特字亦須斷到擅興上
有搭戰紀滅謂兩邊引起者欠通又有用汪氏註添搭乾時滅項者因客語客謬之謬矣、
、伐衛　遂伐楚



強國擅興之罪即禁執言者俱見也、
、伐衛　伐衛及戰
兩紀應兵因服與抗而異辭焉、
以書伐而不書戰比出鄭無命齊奉命略起、
伐衛　遂及盟 專兵 專盟　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 雖有安利之功亦以擅命論爾
或以遂伐楚執言宋楚平安利未妥如此則脫母亦可出矣、
伐衛　長勺 重王命譏專 重王事惡詐　雖有言可執云云 至于善陣云云
或脫出遂伐楚盟戲影照修怨詐戰亦未妥、
、伐衛　秦狄伐晉 惡修怨 惡貪夷　雖有言可執云云 其自相侵伐云云

伐衛　及狄盟 征伐、天子之權、云云 盟會、中國之禮、云云 況修怨乎、況要夷乎、

伐衛　秦伐晉 遷怒 貳過 負王禁 歉王德

此外有遂伐楚取濟西比照伐衛取牟婁者、又有伐衛朔入白入伐楚

主有言可執亦禁、況修怨乎、以正取國不貫、況逆命乎、俱無味、悉刪之、

三年　日有食之 必書

紀常度之變儆君心也、

治曆明時、提起重遇災而懼作、作文須於災而非異處討出文機

舊有鞏帥師 背君 會業 東夫 戰韋 政權 滅陳 夷狄 題不佳應刪、

六年 ○季子歸　會宋



酌尊賢報功之典而知世官非矣、

先發祿所以可世官所以不可世意透後入二比實之傳本即世祿辨

世官要識輕重　現聞先生曰趙武不但世祿亦世官者本不可搭題

若出權借反因事作祿　上易白入滅譚三國伐宋 俱管仲 敗箕郤缺命

聘下易書救 杜子 起聘 厥子 晉侯伐衛 先且居 軫子 會奔 子臧後 舍至同、

城賁　盈奔 位非尊賢 功無祿報 與前題反、此出劉和宇先生、終欠妥、

笙奔　執聘 大好根株莫除 人主孤立無助○題面雖新而可賊宜刪、 易歸父如晉同

求賻　仍叔　友如陳　遂如齊

經于上下世官、皆著其非禮焉、

周晉分作、上是襲祖父之世官、下是啓子孫之世官、下二比書法仍

主季仲因卒題不可出故借比勿涵

求賻 曰求 加求車求金只主端本一意、

杜非命之求、必端本以著罪焉、

以不言使起倒求字作、譏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一串下、蓋恐

大臣乘喪而擅命、故譏之以嚴分勿以嗣子居喪不可使大臣攝位不

當使平看、既非王命、如何又責天王

△石門 書而不削

經志大公故不以外盟爲常焉、



春秋惡盟之例本是據夫子志大道之言推出作文須得怪歎意復得

慨想意方合傳中低回之神

石門　瓦屋　會鄧　非杏 只石門會防同、亦有主合者、

諸侯以盟會爲常非聖人大公之志也、

總發大意如單不重各股事迹

只石門會鄧同然不如以公世經世作合以敬信理義作眼目較勝

△石門　瓦屋 書日 書而亦削

錄外盟而譏參盟皆志大公也、

外盟自石門始參盟自瓦屋始、上從常事論起原到古道下從周制論

起原到流弊、各各寫透傳意、自有關合之妙、不必扭捏　現聞先生云、
此題兩邊本不相涉、只據兩傳開作、勿扭勿渾、石門以前俱是內外相
盟、故傳即存而弗削、發非常典意、瓦屋以前俱是二國相盟、故傳即書
日發謹始意
○石門　虎牢　易下陽同　公天下故惡結盟　孔子語証　家天下故責失險　孟子語証
、、石門　狩郎　講信非常典　玉法　講武非常所　玉德
石門　胥命　惡外盟　自敬自信　善不盟　易食易生　俱志古迹
石門　如紀　外相盟特書　王者敬信之法　外相如亦書　王者興繼之義、
石門　入櫟　紀外盟　望盛世意　削復國　待衰世意
隱公　十
○石門　晉宋伐鄭　在春秋亂世、云云非常也、　在春秋衰世、云云不赦也、　俱重玉法
四年　、、伐杞取牟婁　特書曰取、　加入向同、但玩法意略重
小國紊制而兼地、經特著其惡焉、
看杞邑也句、便見莒不得强奪、或曰一段、只因本傳書取而追論之、非
比事以甚其罪、作文借以照看亦不妨、莒人擅興一段、固見其玩法稔
惡、亦有感慨時事意
、取長葛　以鄭人　下遷三邑同、但仍似强兼耳、
諸侯紊王制、于兼地削地見焉、
牟婁　濟西　汶陽　加入向只帶在末、

此題因辨取字論出、作文直將擅取之不可如傳辨論末用一二語收
歸莒上、勿用倒傳法
○濟西　汶陽
兩罪復地之擅正本意也、
本字、猶言原委、非本邑之本、不請于天王、便是擅兵爭奪、
取牟婁　會曹伐　邾祿　祿因五等之位、大司徒掌之、　邾爵　爵有九儀之辨、大司馬掌之、
濟西　汶陽　取邿　取鄟　加取郭同、　復地、正其本、　兼國、諱其惡、　比邿防傳脫
、取長　强　鄭入　弱　會鄆　陳先　衛勢　前幽　許先滕　滑意　紊地制、　紊王爵、　比會曹伐傳脫
、祭伯　祭叔　濟西　汶陽　私交　擅復　[illegible]　比友如陳傳脫
隱公　十一
△遇清　書及　書遇
首惡期而遇者、遇禮存矣
私爲之約、自然莫適主矣、所惡在簡禮、所以可惡在欲簡禮、欲字正對
恭肅之心、心字看、一曰無國君之禮、一曰無人君相見之禮、蓋惟國君
決不可無禮也、須重發　書遇皆惡、就書及上看出非、又一書法、
清　非宋、　垂　謀紀、　穀　圖婚、　會濟　謀伐山戎、　梁丘　謀郞、　防　擇配、　此出遇清遇垂或會濟梁丘同、
詳內外之遇、皆惡其簡禮焉、
渾作內外小分二書法、依傳總收彼此尊卑、要挑剔正見莫適主處
遇清　胥命　禮　信　反古之不期、　近古之不盟、

、、遇清　桃丘弗遇 期而後遇非禮、期而不遇非信、要體會欲字、要發中變字
入極　遇清 公遇近古、私約異古、
四國伐鄭 以宋公爲首
首序大國之兵嚴誅黨之法也、
玩可但已乎及告哀公云云、卽不黨亦不爲無罪也惟不討而又黨便
是助他爲惡而誅討者所先治矣須知誅殤正所以誅吁傳末誅亂臣
數何全在誅吁上發邪說指除君害一語　朱南圖曰不恤難正是不
討賊春秋以大義責諸侯不止欲其不黨而已也
四國伐鄭　觀魚 從邪說黨惡、逢忠言縱欲、 孔子哀公 晏子景公

四國伐鄭　滅下陽 黨惡報怨、徇利滅親、 俱爲首惡
、、執曹伯　圍彭城 雖先發後聞可也、雖誅亂討賊可也、　比圍長葛傳航
翬帥師 去其公子
貴戚專兵深示早辨之戒焉、
不義猶然敢强正以能辨不能辨嘗試我處此時能辨只須能其兵權、
便使奸人喪膽矣傳中說及鐘巫何等痛切勿作泛常謹權語公子公
孫一段亦不可遺　朱南圖曰全從不義强其君上發惟其不義所以
固請爲無君也
四國伐　翬帥師 嚴黨惡之誅、謹縱權之戒、 或以上比作不義事看從傳亦可、

會四國伐鄭 再序四國
複詞紀兵嚴誅討之法也、
只是一次伐鄭所以再序爲重詞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于此甚有深
情亦令後人按其事而三歎也　加四國伐翬帥師總序同異、
、伐鄭　會伐　首止　首止 定州吁、定襄王、 孔子討陳恒、孔子美管仲、
特詳美惡之大者無非爲大倫計也、
會伐鄭　三師城邢 再序四國 再書三師 惡 美
會伐鄭　遂救許 惡極 善尤　加四國伐圍許同、
○會伐鄭　秋七月 易秋七月 再易六月雨　春王正月同、楚子入陳亦同

討罪之意不爽化工之神焉、
、○會伐鄭　有年 俱有畫筆化工語
覩春秋化工之筆誅討嚴矣、
、、會伐鄭　盟暴 俱繁詞 大分、大防、 上以義精詞簡起、下以紀約志詳起、
伐鄭　會伐　會宋　盟宋 黨惡 柔防 皆複詞
伐鄭　會伐鄭　平丘　平丘 誅黨惡、惡競力、
立晉
紀外君嗣位而擅置專立者皆譏焉、
明字可味只因晉爲諸侯之子故衆曰宜立晉亦自曰宜立冒昧爲之

把受父受王千古常經都晦滅了若但說正倫晉固應爾及何不正之

有　味傳語意略反重晉邊亦得

、、同生　小邾朝 出會城濮召伯賜齊侯命公朝位文公嗣世係公同 又上易踐土冊命晉侯爲侯伯亦同

兩紀諸侯受命君親之倫定矣

現聞先生曰此亦借題發傳意勿說爲聖人所予兩爲字有味

更有出成三公如晉 不朝周 陽生入 纂弑自立 作反上題者甚謬宜刪

、立晉　歸祊 入私授受 私取與 俱重大倫

五年　觀魚 射者觀魚

譏內君逸遊以禮克欲也

引晏子言明諸侯出必有事非責其不朝王勤民也縱欲不充全在又爲之辭上明知其非而故縱更無足以坊公之欲者矣禮欲字極重傳中直推到鍾巫之禍所謂以欲棄禮則身必危也

河陽　如京 巡狩 述職 只借以發義見人君不可無事逸遊 ○或出滕薛朝王所是昧巡述之義

、、王所　入鄗 王事 民事

借比發傳要說非此不出意　或出楚丘 星言夙駕 晉侯伐衛 朝王于溫 同

或出郲母 通王貢 衛伐邢 師與而雨 亦同　若黃父 謀王室 歸三田 景公出會 太僻刪之

祭伯來　觀魚 交非王命 出非民事



觀魚　郜鼎 縱欲 貪利 僖伯 哀伯

觀魚　咸丘 逸遊 浮獵 伯益戒舜罔遊于佚 周公戒成罔淫于田

○觀魚　觀社 非禮 非法 王事 民事 受命 受事 僖伯 曹劌

觀魚　刻桷 縱欲 崇侈 僖伯 御孫 俱慢諫

觀魚　賓母 拒忠 納忠 僖伯 仲父

觀魚　晉侯伐秦 慢諫文過可議 駁言改過可善

觀魚　夾谷歸田 慢諫而文過 從諫而謝過 僖伯 晏子

△觀魚　昔陽歸 矢魚 獻脈 鍾巫 社宮 違忠諫 聽辯言 妨國政 亂舊政 作此等題難主 合而不必太關

、、伐邢　圍許　伐秦　武宮 上易朝王所入郜爲是　比觀社傳脫

歷稽戎祀不遠乎禮法也

、衛師入郕 書師入 加四國伐鄭 立晉同

外君用民之暴非繼亂所宜也

繼州吁何極重君道要發透不徒說父母斯民之道立國之始自家利害亦與民相關暴在重衆上

入郕　次郎　圍郕　城邢　滅陳蔡 去圍郕同

歷觀稱師之義知與國之暴矣

將次郎等比稱師例論在前倒入郕如單

次郎　城邢　滅陳蔡

三紀用衆而立義豈焉、 三段作以本股起繳 此等題只發明經例不重事實

城邢　滅陳蔡 矜盛、不稱師不足張犄角連衡之勢 著暴、不稱師不足表悉力厚遲之毒　出入邲 城邢同

、入邲　滅陳蔡 殘民 殘夏　總是著其暴、

入邲　齊鄭入邲 殘民命、暴、 假王命、逆、

人邲　盟唐至 稱師 暴 書至 危　雖各有三段、然少味、宜刪、

入邲　圍邲 不仁 不義　少味、可刪、

考宮 正名之曰仲子之宮

正非禮之祀、以定分也、

正仲子之名、而立宮之非禮自見、然非禮全重嫡妾上、非論廟制也、亦

麟旨定　隱公　丟

不當泛論嫡妾、須發隱公探先君之邪心、以成仲子而定桓公、方切蓋

正仲子爲妾、則隱讓桓逆皆明、文中要識此意　德仲曰、傳只提正名

二字、須寬寬發議、若實講立宮非禮、便不似傳語意、且不見關係之大

歸賵　考宮 仲子之賵 仲子之宮、

將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二句叙起、卽點入周以夫人賵之僭以夫人

宮之倒、聖人正名上重發定分、以隱拆讓之實、辨二句反覆明聖人意

考宮　夫人至 邾衆姓氏 以氏繫姓 以氏繫號　妾 夫人

有比首止葵丘出者、雖嫡妾君臣、立意亦大、然終少味、

、獻羽 書初 加考宮只照別宮意、不必以正名正典爲合、

紀別祀之樂、而因以正典焉、

下一初字、正借此以明前日用八之僭、言前此僭用的原未曾革、今特

以別宮故降耳、自成王說來、故曰前、不專罪隱公、亦不可言今日之用

六爲是、末流意綴發于後、

、獻羽　王所 正典、 正本、

、獻羽　楚子圍鄭 原前之僭、正大典、 原前之善、正大倫、

○獻羽　稅畝 因降樂明前僭 正典 因加賦謹斯法 務本　各有流弊、俱在初字上發

○獻羽　作三軍 用樂正大典、曰初 變兵謹大權、曰作　皆不勝傷前慮後之意

ミ獻羽　舍中軍 似革僭而非正典、 似復古而非謹權、

麟旨定　隱公　老

ミ獻羽　益來 明前之僭 冀後之吹

外有以考宮六羽比大臂邢丘主禮樂刑政者、題面似大、然合而又合、

終屬支離、

○邾鄭伐宋 序鄭上

紀兵先小國、明首事也

只講主兵之實、而罪自見、不必復講首惡之罪、何如邾既主兵、自當首

叙、非聖人特先之以誅首惡也、州吁一段、又因首邾推論、非以此比說

四國伐鄭　邾鄭伐　梁丘 易齊爲如紀同 若易石門、則衛非盟主、安見無主心希

變常紀主兵撥亂之法可倒也、

以梁丘辨班序論過重邾主兵作州吁如傳辨後仍繳首邾、
、梁丘　陽穀　盟貫　侵蔡伐只齊偷伐邾同、或梁丘遂伐楚同、或過垂會救鄭更好、
術例紀爵尤因事以重主者焉、
傳意重變上倒作亦得曰從曰因聖人初非有心要發禮字事字透、
○盟貫　陽穀　侵蔡伐只邾鄭伐　北杏同
變例先諸侯以事之有所主也、
出伐宋邾先鄭　戰紀齊先宋　北杏盟幽俱齊先宋　同戰紀比是齊先宋勿主先紀、
四國伐　邾鄭伐
主兵之法黨惡與首謀俱先焉、
隱公　天
從本傳推出不可倒作亦須依傳相生下來勿大開起處以事同總問、
外如石門四國伐鄭舊主王制王法去本比而從合應刪石門亦是盟已辨在前
螟故書
特紀物異寓憂民之心也、
在聖人意上發、
○城中丘　告糴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兩紀事而見民食之重焉、
邾用邾求　入郕籍稻　同或三國伐宋節兵　大無麥禾亦同、又有易師還盟
過羅欠通總之作此等題自聖人意上發勿認[illegible]

張辛　觀魚　郭公不用言不用人　照傳以客形主勿對、
、伐鄭圍長葛書圍
以重兵加無罪惡可知已、
此傳重一圍字蓋圍爲重兵惟亂賊可用長葛鄭邑何罪乎正是虛虛
詰問使宋殤心事曉然則罪狀亦曉然又不可明指出忌憑　仲先曰、
書法必合書取方全單股喝起圍字不收亦得
圍長葛　圍彭城以下比形說如單見環城之兵非亂賊不可加、
圍長葛　取長葛
詳攻奪之兵彰其惡也、
隱公　元
全重圍上發取亦根圍來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後已勿以圍取分點
亦勿入後傳理法字
圍長葛　取長葛　滅下陽　執虞公以亦法也
肆暴貪利者皆詳始終以見罪焉
四國伐鄭　圍長葛黨有罪虐無辜　無味可刪
外又有圍彭城棄疾圍蔡見誅亂討賊可也圍蔡傳明有非爲討賊舉
句何得搭股指月用此題未是、
六年○輸平　特揄輸平
強國以利結成悖于義矣、

貶鄭只在一輸字以利相結專指鄭結魯叙鄭乘間納成後便叫破歸祊取郜防斷罪方實犇王室便是義正與利成反看　玩特稱二字是利成之始須重發杜敗亡之本意　張德仲曰要知當日之成非求以聯魯鄭之交正欲離宋魯之黨則平處先已不是矣况其間可乘自不得不以利結後日紛紛構禍皆縁于此

盟宿　遇淸　會伐鄭　伐宋　圍長葛　輸平　歸祊入　敗菅

取郜防

以上五比叙起納成之由卽以末二比照破利字如單去末二比同

輸平　歸祊入　郜防



貶强國之結內以其成于利也

下二事叙處便說明見今日以利相結然不可謂平時卽以二事許魯

歸祊入　伐宋　郜防

强國兩委地于內利交可知已

全以輸平爲主斷他平以利不以義不可復于二事上尋話

○輸平　盟幽

以利結成者愧主義之信矣

主字要發見其所主略差便走入簒弑攘奪一路去

○宰母　新城 卽舊蔡丘　踐土題

兩覩尊王之義而利交者愧矣

輸平　會防 利成私會　非爲王室非奉王命　俱以尊王貶各有證驗

輸平　盟柯 正以義矜以世　乘勝易世　以平字作骨

輸平　盟貫 平雖春秋所善盟雖春秋所惡　出盟貫　宋楚平同

輸平　城楚丘 貶擇怨譏專封　俱明道義

輸平　突救 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下易城濮同

輸平　歸祊　山戎　獻捷 驗利交驗遠略　比山戎傳○下邊是驗稱心今以書法比事實未免

、歸祊入　郜防　伐楚次　江黄伐陳 驗利交驗謀外　比陽穀傳脫

若下二比易平州濟西則比行父如齊傳脫驗濟惡易入郛鞅聘則比



三軍傳脫驗縱權易會虢取鄆則比展輿奔傳脫驗黨惡

盟艾 齊偪平魯鄭爲他日伐宋之謀

諸侯講信深罪其事之私焉

○秋七月 書時又書月

春秋備時月見天人之理一也

無事必書是通例書時又書月纔是此傳的穴四德之德

只講天人一理而法天意自見不必另講如何法天雖統說四時亦須

婉轉在秋上論方與四比題有別王月是王者應時出治之月如月令

是也　周介生曰爲學二字須拈出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備時月之紀，示法天也。

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夏贊傑遂良，行爵出祿；秋厲兵詰暴，戮罪斷刑；冬察隱固封，備邊講武。此亦順時申飭，見一息不容弛，非拘定其時行其政。

○秋七月　家父聘　天人一理　君相一心　下易糾聘錫命同

就聖人意思上作文，上望君，下責相，削易虞史點入。

∠秋七月　六月雨　天人一理　君民一心　加三不雨同

○秋七月　于師　歸田　明天人一理　會人物一身　去于師同



○秋七月　不告月　法天立政　奉天謹禮

孟秋之月，戎路迎秋于西郊，還反，議賞罰于朝。月朔之日，玄端朝日于東門，閏月，闔左扉，居于門中。

○秋七月　無冰　行天德　備五事　春夏秋冬悉書　雨雹冰雪悉書　皆明天人一理

△秋七月　狩郎　合天德　全五德　備時　謹微

外如秋七月同生札聘，主明天人之理，兼帝王之道，便屬紐捏，且禪繼未可輕出，又有秋七月獲麟題，下只有天人相感對不整，俱刪。

取長葛　重書予策

大國玩法兼地，特本天理以誅之焉。

要知天理王法原非兩截，理所不容，即是法所不赦，作文將此意痛發王朝列國鄭人點過。

四國伐鄭　郕鄭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稔惡用兵，不善之積著矣。

綜他前後事，正見其惡之積處。至是一轉，須體傳中口氣。

加孔父同，只照傳點。

、取長葛　言汶陽與取　王朝列國鄭人點過，倒宋逆理　齊兵韓穿點過，倒晉徇命

外如取長葛人許，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忌憑，下重無王歸束，都不好，刪之。



七年　歸紀

錄內女之媵，謹禮旌德之意寓焉。

不與嫡俱，非貶叔姬，只謹禮于微意，近多倒褒德作。

加伯姬歸，歸鄭總叙同，單只加歸鄭單重表賢。

綸逆　叔姬歸　上比作小國大夫接我則書

論事與賢俱不可以位廢也。

以不廢事照不廢賢倒作。

△庶其奔　會奔　不以位廢帛，不以位廢賢。

∠城中丘　書

[illegible]役民非時動之以君心焉

人君之心極重乃體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政與勞字相對民力[illegible]

四句要發正見民力當重處

△三國伐宋　楚子伐鄭

一伯用民即用以爲養者也、

管仲節兵魏絳息民俱知民力之爲重者題雖僻而意佳

中丘　城向　城費　城成周 中丘 祝丘 城向 城邢同

不以時義之合否皆書重民力也、

滾作總是勞民爲重事有去城向比出者以成周城于冬時且義也[illegible]



終未安或以襄十五城成郛代不時非義更爲穿鑿、

中丘　城費 不時非義、

不義比如浚洙 因納糾懼齊 城虎牢 逼鄭 城杞 私母家 作門觀 僭制 猶

可出外如城中城 因晉命懼鄭 城郚取須句 備邾 城諸鄆 備莒 城邪 宜

欲背晉 城武城 懼齊 城莒父及霄城啓陽城毗 皆黨范氏而懼晉 等也、

皆不可用、

〻城向　城邢 俱時且義

惟勞民爲重故合時義者猶譏焉、

築郎囿　城成周 時義　同上作[illegible]而創始完舊耳

城中丘　築郿 完舊非時、創始非時、 指夏、指大無、 玩傳凡書云云、還是發重民力之例、

外有本大全註出城邢楚丘緣陵城成周隨郈費單主義邊無謂況二

邑墮矣而謂之興作可乎斷宜刪、

△中丘　咸丘 仁民 愛物 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 春無殺胎卵無焚山林

近有添充段主親親仁民愛物者非傳非合宜刪、

中丘　浚洙 違天時 務地利 俱重勞民

中丘　昌閒 卹民 訓民 先養 先教、

年聘 特變文稱弟

大國私弟因修禮而示睦焉、



全以母弟之義發故一曰僖公母弟又曰私于同母方與語背傳異來

聘亦是寵愛然重平日絕偏繫之私正篤友恭之義聖人非欲人寡恩

也恩必求可繼自不當以非禮寵之耳

年聘　語盟　鍼奔　辰奔 重垂訓上發 加黑背侵黃莽同

紀諸侯待弟而私與薄均譏也、

語盟　黑背侵

二國寵弟皆非其禮也、

○公伐邾 不伸[illegible]而自恥

以奉詞紀虐小之兵因其所飾也

無詞、只在爲宋討上、渝盟總是無詞、非義而曰伐、正欲加之罪也、如傳
辨論魯罪自明、不必着斷罪語
盟蔑　邾鄭伐宋　公伐邾 去公伐邾作無詞之案、
即小國無罪可聲、見飾詞者之非矣、
如單、不信、就在非義内、盟蔑伐宋二事、不可並提上二比、隨去一比題
意不全不可出
公伐邾　齊人伐衛 下比照主兵者有言可執二句、倒本比如單、
同詞紀兵飾詞與奉詞自異矣、
○遂伐楚　會扈伐陳 加大陸即執齊殺鄭伯傳須記



紀執詞討罪之兵而無詞者愧矣、
主有言可執、有罪可討、然不可以每比分屬、或齊人伐衛 討立頑 齊人
伐鄭 討從楚 同、又易三國伐宋楚子伐鄭、或公至圍齊宋公伐邾俱同、
但稍僻耳、
△公伐邾　蔑儛侵宋 爲宋 爲晉
皆以舊好爲案上因所托而書伐下陋之而書侵
凡伯聘
覩王禮之隆、知臣職之怠矣、
許傳、此周聘之始、舊主南季傳、以失正責天王亦得、

伐凡伯歸
王臣因爽横而失節、罪在怠義者也、
戎以徒衆刼凡伯、故書伐、只解事實、無貶戎語、罪凡伯、提起即就以歸
易詞倒衛失職
伐凡伯　狄入衛
與國縱敵、而致寇因之矣、
舊用啓患者非
伐凡伯　桃丘弗遇 怠義 失信 小爲衛地、故無所逃罪 惟爲衛地、故不當負約
八年
△遇垂



志外遇而深惡其簡禮焉、
宋以幣請、衛侯許之、便見非不期矣、收書辭、
○歸祊入祊
强國委分地于内、而授受之罪均焉、
傳首至末易許也、敘鄭以祊易許之始末、周制至邑矣、原鄭魯所以有
祊許、爲王室特恩、而二國不可以輕與、也用是見鄭等語、斷鄭罪、其
言我入祊以下、斷魯罪、作文斷過鄭罪、轉到魯上、兩截發、或鄭魯參差
說明排偶碎講亦可、魯非義、即自鄭無君視上看出、勿涉假許　馮仲
先曰、味傳意、責鄭甚嚴、而責魯意甚婉、作文仍當以責鄭爲主、而魯猶

入如傳帶收亦得
○歸祊 無書法
强國委分地于內見其心之逆焉、
用是凡三字要體而謂天王云云而敢與人云云正舉他無君親心事
○我入祊 入
不順覲國之受地衡之義而已、
惟祊非我有故義不可入非二意作文須本鄭之無君無親翻斷魯罪
輸平 歸祊 入祊 假許
卽易地之始終强國蔑倫之罪著矣、

以傳首一段搭勿兼用假許傳如傳將數比叙明倒歸祊斷罪蓋輸平
者歸祊之始謀而假許者歸祊之成算祊之歸所以踐前約而要後利
也無書法 還該去入祊
、輸平 歸祊
强國欲踐易地之約蔑倫之心著矣、
照歸祊單比作或加入祊不成題以傳首無入祊卽以昧大義蔑大倫
合亦無謂
歸祊 入祊 假許 去入祊同 加會垂亦同
主交譏易地直作比題兩傳各有湯沐朝宿以近相易等語俱重特賜

上發不用書法、只入祊假許在取與上斷魯罪自鄭君親論則祊之
入爲不順自我君親論則許之易爲大惡
歸祊入 以四國伐 地相與、職方、形方司徒掌之、兵相用、旅賁虎賁司馬掌之、與謹王制
胥命 葵丘 踐土 蕭魚 崇禮崇信 其變周制 比瓦屋傳
葵丘 踐土 垂隴 佐聘 桓文之盛必書名 齊晉上卿不書官 比曹殺傳
上二題雖似整然題意不佳應刪、
○瓦屋 書服
謹參盟之始志大公也、
始者參盟之始非弊之始勿作汎常謹始話頭蓋聖人直欲盡去司盟

不但惡參盟而已須會傳意渾發勿泥瓦屋講 總是惡盟一意蔑傳
重私字以爲盟之心言宿傳重信字以盟之必叛言石門外盟之始故
發非常意從無盟前看出瓦屋參盟之始故發謹始意從有盟後看出
謹其始也正與後其末相照作文宜有呼應 談虎云參盟雖始于
今日而其實不自今日始也看得甚好蓋自有盟之一日卽已有參盟
之一日矣始字正對數箇然後字至是字而言故總結之以變周制
亳北伐宋 華向奔 口血未乾而渝盟、文質子而不信、宋元公殺質而攻華氏
卽盟質之不足恃知聖人謹參盟之意矣、
要見盟之後事如此乃知誠欲復古不得不變周制矣勿說瓦屋流弊

○瓦屋　胥命　蕭魚

志大道之公故屢致意于邦交焉、

將二比渾發聖人意思不必以下二比承瓦屋說以信待人句、單屬蕭魚、

△胥命　蕭魚論信、推誠、

取其合公世之志　蕭魚亦有趙武入盟事只取其信鄭不疑耳講矣

處須像足謹參盟句意

瓦屋　胥命講參盟、善不盟、　穀梁　葥鄬　傳而比

瓦屋　稅畝參盟之始、變法之始、　公世、務本

瓦屋　黃父以信待人、以正待人、　以信待人既屬蕭魚搭比未妥、

譯旨定　　懸公　　聖

胥命　蕭魚　城邢　楚丘以信待人、以正待人、今古之感　王伯之辨　比緣陵傳脫

△浮來特許處

譏非禮之謙而謙德明矣

我所欲曰及見公實自屈非大夫敢抗也莒小國人微者下句較重講

失禮處要將謙字辨明

、浮來　長樗

太甲之非謙于謙而光者益見已、

借晉形講如蹈掉公辭稽首亦在君臣上見得好處

或單就謙先出葵丘叔子如晉主桓無忘下拜子無敢爲賓若易舍至

主邾郲夷之坐然非謙矣、

浮來　會蜀謙　恐　易　書　俱失禮

浮來　庚良盟單　抗

○浮來　札聘過謙　過謙　易　中庸　題新而整

無駭傳　入極　友如陳　茲如牟　主傳前一段

別貴戚之稱昭公選之法也、

△入極　三卿伐莒　易　叔如京同、又垂隴同、出盟析　戰鞌同、

總以公選意起始幸其存終惜其廢稱名稱族非書法須知無駭只不

世官耳非卽公選、

譯旨定　　聽公　　聖

若出季歸戰鞌大意同但分賢與世作仍以古者云云起、

入極　茂如京仲字　會號齊惡諡　執聘士官　城成周韓邑

以古者置卿云云起卽以無駭未世貼近古講數語轉下四比分講而

春秋官人始近古而後遂私焉、

以先王之禮總斷于後帶做後意不世官則于禮是而治之由也世官

則于禮非而亂之由也、

△戰鞌字　會號諡　荀聘官　魏曼多侵邑

歷紀世大夫其世之者非也、

總發意不必四股講只就字諡官邑論世官之非不宜于四字生枝節。

字比易魚石奔目夷字子魚、賜魚氏、謚比易華元聘戴氏、謚也、華戴族、官比易魴聘邑比

易韓厥伐趙鞅歸同、

仲虔如　叔豹如　季宿如　韓起聘　趙鞅歸　晏多侵

主內外官人以世須點出專魯分晉之禍、

有單摘官邑出鞅聘起聘者欠通、

行父如　蔑如　作三軍　匄聘　起聘　入晉陽

主世官貽禍、只作三軍入晉陽同、要發由字、或出士鞅聘趙鞅歸、上主

臣不具二構　亦新然僻矣、

、祭伯來　城費主褒內諸侯一段拾、



○入極　胥命古者置卿不以世官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皆近古

、入極　單伯伐用人命官　皆近于古　比曹殺大夫傳脫

外攘胡有三國伐宋晉侯伐鄭傳題主伯國置卿猶近于古、已與傳意

不叶、下股又無明據、刪之、

九年　南季聘

王禮加不臣之國、失正甚矣、

要見威福不上操其流愈趨愈不可遏、不得已意不輕

咺賵　南季聘　錫命　王所　蔑如京　公如京

上陵下殺君臣皆失、而尤重君邊

、遂伐楚征伐　溴梁政事　刑丘同　園郈陪臣　郿費同　黃池夷狄　加南季同

柄之漸移由王者不操也、

總發其原皆自天王句題面不佳、　外如南季聘伐楚蔑如京三軍主

王侯之失、公侵鄭黃池主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大塲俱不可出、

震電雨雪必書

紀天道之失度所感可知已、

陽失節應君陰氣縱主臣要發聖人所書之意

○城郎加城中丘同　夏

聖國非時興役無愛民之心矣、



禦暴保民勞民亦不妨、但非時妨農必不可耳、分財用一段甚言民不

可妄用非既罪非時又罪不能分財云云也無愛養句重全在意字上、

發與民漠不相關情景大作字勿放過其罪云云猶云其罪果輕乎重

乎當自見矣

城中丘　城郎　城費　墮郈費

違時制而興役無愛民之意矣、

非制邊不是責越禮蓋勞民重事雖制猶當分財云云、況非制而可妄

興乎、作文總起碎作、不必大閑墮郈費只將來驗其非制城郈補入、

只城郎城費同、此與城中丘城費相似但中丘傳[illegible]時哉此傳是時

制勿混、

城郎　城費　城成周（去歲費只在時一邊說、）

役民有道、違時制者皆非矣、

借士彌牟計丈云云、見時制之役猶如此、况非時制而妄興乎、

城郎　狩郎（龍見火見作常期、原圃具囿有常所、）　非時、無人君之心、非地、廢王者之德、

城郎　浚洙（城池　俱是勞民、二傳各有、大作字與洙字一轉、）

外有城中丘、齊費題主非時勞民、明禮章僭、傳非傳、合非合、不成題

會防（書會不異其文）

諸侯定謀出于私、從例以譏之焉、



此書會之始、故周官行人至會聚爾、通論經例、左傳以下、只辨左氏所稱之非、以明今日非王事相聚、皆從皆譏之例、蓋列國無會名、凡書會皆譏也、若果奉命應有異文褒之、必不從凡例書會矣、只用辨駁成文、若直煞斷罪反無味、近多責假命者非　現聞先生曰、不異其文、非又一書法、即所謂凡會皆譏也、

○會防　召陵

自相會以行私、與近王事者異矣、

講召陵不用律禮、只重仗義責楚、上春秋猶不滿其無王命、枼如左氏所云宋頁不王、無異于楚、鄭所奉命、反勝于桓矣、然其實云云、仍繳不如召陵意、不然以召陵之無命、而有尊王之心、春秋猶序其績、况奉命討罪、乃不異其文哉、

加中丘伐宋敗背取郜防同、

會防　會中丘　伐宋　敗背　取郜防

諸侯兵好出于私、經所以譏之也、

此一事也、宜總叙、總作中略點三段、仍收不異文、書法切勿用假命忠馮、專全以防字鄭字巳字形王都而辨其私

會防　中丘

兩譏諸侯講好、以其皆出于私也、



同單、略分私謀私期、總是書會不異文、

○會防　伐宋

列國兵好皆私、從凡詞以譏之焉、

加會中丘同、屬在書會邊、　出中丘伐宋同、或以定期出師為假命、先期出師為縱權合、亦可、

會防　齊人伐衛

主奉王命討不庭句、作法同單、指月云、此句即就宋公不王云云、折他、

豈可搭題、應刪、

輸平　歸祊入　會防　中丘　取郜防（驗利成　驗私會）　比輸平傳

郜防比上下皆屬 須知中丘郜防實事非驗也終屬牽合、

會防 城楚丘 私會、專於 非王事、非王命、 不與文 無美詞

會防 黃父 非諸侯所得爲 特臣子所當爲 不與文 無美詞 總重王事、

會防 會蕭魚 諱大 股小 雖召陵之衆云云、雖城濮之績云云、 一正一反須比照得活

加召陵城濮同或搭召陵侵主桓文之功褊矣上重王事下重王命意

雖整而詞不整、

十年○中丘 亦不與文

師期出于私、非奉命可知矣、

只就師期上見他非奉命討不庭、

麟旨定　隱公　吳

翬會伐 共其公子

內臣專兵、經示戒于制亂焉、

翬到此際威勢已成、雖有英主、亦拱手以聽而已、故傳曰其將能乎又曰制之未亂見縱權已非一朝夕也　現聞先生曰、玩傳不待鍾巫之變則子翬弑械已成直待時而動耳罷其兵權、此伐鄭時語、此傳無此意伐鄭傳用辨字此用制字便見淺深

會伐鄭　會伐宋

兩戒內臣之專重兵權也、

此固字先字見其無君體貼始字今字口氣不當兩開合此二役乃見積其强惡也、

敗菅取郜防 皆略書取

望國詐勝而取其地近我、以見罪焉、

戰者兩俱有罪、以宋之兵齊皆陣而戰、故特書曰敗取非其有而不隱、以取之中猶有重于此、故直書曰取、作文全在辨聖人書法、不必復作斷罪語○主詐與貪是正格近來多趨簡易槩從倒作濫觴于丙辰然此題從倒尚無礙餘有礙不可倒者願諸君尚以大雅自持

敗菅

稽覆師之稱而罪有專屬矣、

麟旨定　隱公　壱

敗是紀實非斷罪書法文只發詐戰而罪自寓、

△取郜防

論內惡于取邑、不得不直書也、

作文以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喚起不諱書法、如傳辨斷須從不諱中見罪他意方妙然小惡直書原非無貶、

敗菅　取郜防　升陘　取鄟　取邿　取鄫

兩變文以紀兵郎事而可按也、

如巢、升陘書戰菅則書敗滅國書取此亦書取、

取郜防　取鄟　取邿　取鄫

不諱兼邑之惡、權其重者也、

就書法上發、如單、

敗菅　戰泓 詐戰曰敗、只敗之者有罪、皆陣曰戰、兩人俱有罪、

易戰矣、長勺同、但戰敗比甚多、詐戰必須用本股皆陣、惟戰泓有據、餘

易比斷宜刪

△取郜防　取鄟　取邿　取鄑　黑壤　沙隨　平丘　比烈壞傚

隱顯其詞、無非愛君、上諱大不諱小、下諱曲不諱直、

宋衛入鄭

即強國致人之兵、而善戰著矣、

麟旨定　隱公　四六

只主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句、彼算定宋殤必來報、故示之隙、又料其

不敢久在鄭、故伏于郊、

伐戴取 稱伐稱取、加入鄭同、

強國以奇兵兼敵殘民甚矣、

甚字全在兼字上論、兼指戴與三國、殘則敵國本國俱殘、奇勝亦從平

日用兵料出、要極發奇勝之禍、以定善戰之罪、服上刑句是此傳定律、

○伐戴取　伐鄭圍新城 下易吳伐鮮虞同、出新城、雞父同、　或五國伐鄭同、圍齊同、

兩紀兵而奇正分矣、

什倍則圍、伍倍則攻、正與、以寡覆衆相反、以奇正立論、事迹點綴在中、

勿實講以涉于合、主客要分、

克段　四國伐　伐戴取　入許　從王伐

以習用之奇兼敵殘民甚矣、

以前後四客股起、歸倒本比、總發用奇之罪、

克段　伐戴取 親親仁民

伐衛　伐戴取 尊王命殘民令

○伐燕取　陽穀 用奇殘民、用命制敵　兩題皆無味

若搭書救鄭、主善戰殘民、不戰全民、搭盟戲、主奇勝善勝、

麟旨定　隱公　四七

入郕

諸侯托違命以虐小、難掩其不順矣、

借不書入照入字、斷罪矯假、指伐宋、非指入郕、然知伐宋非王命、則知

入郕非討違命矣、全要根伐宋來

伐鄭　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會防　中丘　伐宋　入郕

觀強國構怨之由、而虐小之罪著矣、

以入郕間起、隨以忌馮交惡事作案、以會防假命事倒單、斷作、

△會防 王臣不行　伐宋 王師不出　入郕 加中丘敗菅取郜防同、

觀私逞之迹、則知討小之逆矣、

倒本股作收入字、忌馮事亦須點出、

、入郕　遂圍許 假王命虐小可譏、本王事討小可予、 加會防伐宋會溫王所同、

十一年 滕薛朝 書而不辭 不特言

紀內外爲禮、兩著不臣之罪焉、

且列國至示譏也責滕薛、滕薛二君不特言以下、責魯、自相朝聘、只主修朝聘者說、假然受之上擬天子、此意重志荒帶說○此小國來朝之始傳首發朝聘之制一段絕有感慨慧眼人自當融入講中

滕薛朝　穀鄧朝　如晉復　如晉復

諸侯邦交以勢無當于王制矣、

傳以典禮大壞起而總係之以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則從來主責魯者非不朝周而朝魯其失在來朝也而來朝不報則魯實强于諸國耳不朝周而朝晉其失在屢往也而屢往不納則晉實强于魯還以朝制爲主而不報不納就中作感慨波瀾爲是



年聘　年聘　邾朝　邾朝 上下只出一此同或年聘滕薛朝同或俞聘小邾朝或起聘邾于朝俱同、

重尊王之禮私朝聘者必譏焉、

主缺述職一段作俱責來朝聘者收一切書而不削

△滕薛朝　會向 旅見 竝使

朝會皆非禮上賓主皆非下使介俱失只發議論不重斷罪

○滕薛朝　白狄來 大介 天予旅見諸侯 大防 夷狄于天予世一見

穀鄧朝　二駕伐鄭　會虢　至河復　比會曹伐鄭傳脫

來朝不報、屢往不納、以意升降、以勢上下、

△時來　入許 書會 書及

辨志以紀兵好、而望國不臣之罪見矣、

以書法叫破、即就魯志倒不臣作、須本前四惡來、方與積字相合、會及非特書、後不必復倒、

時來

本志紀兵、謀小之惡自見矣、

只辨其爲鄭志而惡自見、

滕旨定　隱公　垩

入許

內君志于虐小、不臣甚矣、

須貼今又口氣重發積字、只說不臣未透爲國以禮禮字、亦不可忽

求聘　凡伯聘　入祊　伐宋　入許 加伐邾取郜防同、

詳內君之惡、爲不臣之戒也、

將五不避隨叙隨斷、俱就臣道說、

伐邾　入祊 去同　伐宋　取郜防

糾伐國取邑之事、內君之不臣見矣、

伐邾　伐宋 猶主盟宿傳無明股屬此爲宵

兩擅兵以虐人、不臣甚矣、

入邡　取郚防　假許　夫假許即輸平傳

望國兩秦地制、無臣禮矣、

邡許一邊、郚防一邊、勿大分、假許雖在桓公時、然隱公先許之矣、

入邡　入許　取地兼國　俱不臣

時來　入許　會垂　盟越　原志罪惡　原志罪黨惡　以書會書及比、

時來　會垂　俱鄭志要發其貪利要內之情、

總傳

敗蔡土　戰郱章　執樂祁政　國書伐道

隱旨定　隱公　壬

發王正月之定于一、各股經點適、

春王正月　隨邴費　國書伐　下二此俱一統事

大一統之義、徵于國政道術焉、

春王正月　隨邴費　聖經脩而一統之義明、聖道用而一統之義行、

○隨邴費　國書伐　冉有有功、冉欲用孔子、孔子不仕、退而叙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有易獲麟者謬、

卽聖人之用舍、而國政道術歸于一焉、

裁三家而政統于一、脩六經而道統于一、歸字意要個發

隱旨有放甲父敗郱題偏摘政無二門尊無二上不可出、

盟蔑　盟宿　盟黃　盟邾

兩惡要盟、卽不得已者見罪焉、

以下二比、形出上二比汲汲欲盟之心、求帶不可叛意、收皆書又、

若加伐邾伐宋、須重發盟不足貴、并得比事意爲妙、

充段　四國伐　衛鄭歸

戕親之罪、惟養惡者爲甚焉、

宋衛罪原不輕、特借以明莊志之獨慘耳、

○敗箕　適歷　晉臣薦郤缺、前蹤黨意如、

惟交有公私、而情宜祭矣、

要發迹同情異首尾用祭伯

隱旨定　隱公　壬

○行父盟扈　會扈七　盟　范文子釋行父、范獻子黨意如、同上

汲引比易白入滅譚伐宋　俱鮑叔薦管仲　圍宋　趙衰引郤穀、　秦人伐晉　子桑引孟明、　滅潞

戕郱　士伯引林父、　令狐　士伯引叔向、　盈奔　祁奚免叔向、　良霄入　子皮授子產政、　會虢　韓厥立趙武、　取

鄟　趙武請叔豹、　鞅伐衛　王生薦柳朔、　若首止葵丘　太叔　晉侯伐鄭之謀　則主林父未佳、

朋黨比易城費　叔仲昭伯媚南遺、　莒丘　郤犨黨意如、　公圍成　叔孫據黨意如、　趙鞅歸　韓魏請復、

若斷道　列卿同心遲慮、　曲沃　欒盈、魏舒黨　俱不佳、

○敗箕　盟扈　小白入　秦人伐晉同、

二師有引善之功、可以覩君子之情矣、

入極　餘丘　行父如

以名而不氏作一頭以書公子不書官承之私與專不得分屬蓋下比

不出垂隴則慶父行父皆貴戚也傳中三句相連原就益師一身說文

中只提明大意勿泥三人

友如陳 稱公子私 重隴 不書官專

摘搭二段未妥 或伐餘丘 私 行父如 專 同 或又添入極 無駭名而不氏 更

無味

○突救 鍼斧 春王 黃池 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

變例微詞皆聖人之不得已也

變例蔑傳自明下因魯無君中國無伯詞不得不微也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海陵陳允昌明伯較

桓公

元年

述古編年法之可久者也

通論帝王不專指魯編年可久自後人見得如此非夫子故編以垂法

也祖述意不可遺

○元年 元年 體元 明大用 編年 垂大法

現聞先生曰隱元年編年之法已具桓元年體元之義亦存但以編年

為第二義故于桓發之作文須知交互不可分屬

元年 公即位 文 編年 久遠可行 漢文孝武 改元 情義得中 舜 禹

公即位 書即位 加文即位照不嫌同詞

深絕逆君示禮不可汩也

隱桓之禍由夫婦不正故正仲子為妾而後知桓非適嗣而隱為寔讓

桓為寔篡與考宮傳同意然則公年至末不過申上文耳 禮字極重

出于禮則入于邪春秋垂訓不得以邪汩之也

或出戚土 叔武 擁 札 聘諸樊 讓 反照攝讓之非題意不佳易葵丘 襄讓 子魚 總繆

、會垂 稱會

強國要好之志有所利也、
只發鄭志圖許其罪自見勿涉黨惡公卽位修好于鄭則鄭不無乘機
之意 會字是事實非書法、
○假許田 不曰易而謂之假 加會盟只作事實、 加歸祊只照明加貶、
春秋正義深致意望國之易地焉、
隱惡許改總在假字上見義利二字極重只爲見利忘義遂至不顧君
親故曰篡弑之漸其曰國惡義係于魯不係桓也無君在廢朝覲之禮
上與棄先王所錫有辨 現聞先生曰通傳所重在諱國惡改過意又
從此推出來見聖人一字之間多少含蓄使無君無親者有可新之路



玩又以見而已也口氣自見作文照傳重發諱國惡意而以易則已矣
假有歸道咏歎足之蓋聖人作經在此事二百餘年之後遙作望其改
過何異說夢、
○滅下陽 執虞公 圍彭城 伐鄭次郜 放利 正義
覩義利之懸知聖人戒利之義矣、
只論道理不重事迹、 易滅下陽伐鮮虞同、 有出輸平突救者突救
無功難說推之可行、 有出召陵侵夾谷歸田晉陽朝歌者夾谷歸田
有禮字無義字終牽強、 又有單出正義邊搭伐鄭次郜墮郈費主推
之天下國家者題面雖美終屬偏股不可出、 正義比可易伐楚次來

盟于師 放利比可易伐衛歸俘
△假許 伐鄭次郜 放于利 放于義 無君親之心 明君臣之義 下易墮郈費同、
此傳而比也只作比勿作傳、
○假許 荊聘 許改過 嘉慕義
△假許 納捷菑 言假 稱人 許改 與改
假許 齊取濟西 各有義利字及孟子語、
○假許 公來 諱以許其改 不諱以善其改
隱顯內惡重改過也、
、、假許 國書伐 自新 自省



、、盟越
徇內志以成惡者直著其罪焉、
稱及是事實宜就魯志中發出鄭罪因此一盟人便不復致討所以爲
定位也要看戰郎傳首盟字無侯貶絕正是深斥其惡勿作書法收、
會垂 盟越 加假許同只帶在會垂內、
辨內外之志強國黨惡之罪著矣、
以二志叫破卽就魯志倒入鄭人黨惡作、
、時來 會垂 兩邊俱是鄭志
假許 盟越 魯徇鄭欲而與地 鄭徇魯欲而與盟 諱惡 著罪 俱重君親意此作

有以會垂盟越 外為主 內為志 比戰郎戰宋 罪在彼 罪在內 無情致刪、

大水

觀內君之致災知天變不可誘矣、

有以大水六月雨作非致異和致祥者不佳且不確刪、

二年 春王正月 書王 加元年春王正月同，桓皆致貶、

重討賊作就王法中說出天道、

及孔父 書及 書大夫 書名

賢狗難之臣足為國重也、

經以君及父者言以君故及之也先攻後及甚有關係生而存則不可



得弑正父所以異于牧息處聖人以處命不渝賢父全在平日能為有

無義形于色上不有君子一段要發 君前臣名辨其非貶不重、

四國伐鄭 三國伐宋 齊兵父無格君之功、十年、意不比且 節兵仲有相君之績、二十年、無味刪、

、及孔父 叔姬歸鄭 兩傳皆有節義字、上易仇牧同、

、及孔父 子哀奔 殺身而節著 愛身而逆存

嘉效忠而貶濟惡不以素行拘也、

○及孔父 行父如齊 十年十一戰而終能死難 相三君無私積而卒以濟惡

：及孔父 蒐紅 必先剪其所忌而後云云 必先為非禮動民而後云云

、及孔父 舍至 上有衛宗社下亦有社稷之衛俱表其節

△滕子朝 降而稱子

首黨大惡者經以王法黜焉、

春秋為亂臣一段是黜滕主意先鄭而朝見不但不能討罪又重于後

之朝者或曰以下是胡氏吃緊申明所以黜滕之意宜發

加滕薛朝只照書法、 再加滕子朝 要點出終身不稱侯、 加楚子入

陳或黃池只照四夷雖大皆曰子句、

滕子朝 杞朝 穀鄧朝 執戎蠻 加即位 郑牟葛朝同

首黨大惡者黜之同于夷焉、

照先鄭國意及狄之書法如單、



○滕子朝 小邾朝 退、行王法、加滕薛朝黎來朝同 進、本王命、○郳來僞不重王命題面好備之、

、滕子朝 多糜 禹戮防風周公誅管蔡 禹放蛇龍周公遠犀象亦無味

、滕子朝 荊聘 前侯令予中國而夷狄 黜黨惡、帝王之法 前號令人夷狄而中國 進慕義、天地之心

、滕子朝 盟齊 滕先鄭朝降而稱子 鄭伯首朝鄭列其下

下易椒聘同但俱就稱子說耳、

○滕子朝 殘土 名諸侯貶夷狄按實定名、名天王實不及諸侯去實全名、

黜諸侯而扶王室正大倫也、

○滕子朝 楚子伐鄭 書 黜禮先施 金重聖人汲汲討賊上 望兵先加 ○比宜九御欸救傳

滕子朝 吳伐郯 不復稱侯 不與本爵 兩傳皆名貫字、

𪊨侯伯之爵、以其同于夷也、

下易楚子入陳或黃池同、〇吳楚非純夷、指月易戎蠻子亦更確、 加

滕薛朝同、〇或作傳題大謬

〇滕子朝 歸三田 春秋天子之事 仲尼以天自處

黜爵不嫌自貶、紀續不嫌自叙、俱就書法上議論

〇滕子朝 吳入郢 名實賞罰 假奉天討

滕子朝 獲麟 經修、帝王法行、蚩尤、四凶、防風、管蔡、 經成、帝王瑞應、圖書、鳳鳥、麟趾、騶虞、

有以降而稱子、城不繫鄭、搭出城虎牢者、兩傳不整、宜刪、

會稷成宋亂 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

貪利黨惡者、特筆罪之焉、

桓與諸侯兼責以賂故而立為相、其罪更甚于不討而黨之者。故曰甚。

又曰極為賂故三字最重、倒特書所為書法、

會稷成宋亂 澶淵宋災故 加中分特來同、只問起會不書所為

兩詳外會之實、所關大也、

君臣、父子、義利、輕重、要說得兩事一般、不必大開、亦勿分主客、書法只

重特書所為、餘講末略帶、

取郜鼎 齊取濟西 或有單出兩本比者、不如此蘊藉、 比行父如齊傳脫

按內外得賂之迹、成惡之罪明矣、

後有取鼎之事、則知立華以賂、書成宋亂、即不必詳公而罪已明、後書

齊人取田、則知請會以賂、書行父如齊、即不言其故而事已著、

有搭會文假許以臣為君隱、比會不書所為者、參差不整、刪之、

取鼎納廟 直載其事謹書其日

惡逆賂之章、謹亂萌也、

取賂以章、太廟一串說下、重明示百官上垂訓意、須切發。 德仲曰、罪

桓全根不致討而受賂來、若但說不宜寘太廟于理未合

只取郜鼎止就得非其有說、

加季子歸 公子友、慶父、 遂得臣如 仲遂、 適歷如 意如、 只點綴在後同單、然此等題無



出理、

取郜鼎 執嬰齊 執鄫子 武王遷九鼎、義士猶或非之、況云云、 齊桓存三亡、義士猶曰薄德、今云云、

納賂虐小者、必甚其罪焉、

取郜鼎 意如至 示百官 子牙慶父云云、 勸諸侯 外携內叛云云、 俱有敗人國家意

惡章賂勸利者、戒其禍也、

、杞朝 無貶

親惡無貶、情可原也、

當以天子數命翻出怒紀之意、見得紀非懼齊親魯、則黨惡之誅、斷不

相貸、無貶在稱侯上、 朱南圖曰、惟求魯如紀、而後免于貶、便見外此

之必貶不可說煞

加滕朝糾聘殺鄧朝郱牟葛朝先以書法辨明倒單作、

滕朝　糾聘

黨惡之誅、上下皆不恕焉、

融會皆有貶三句含吐發恕紀之意天理人倫要發。

、杞朝　紀朝 俱就免貶處發朝桓之失

兩恕親內者、原其情也、

、杞朝　如紀 原情誅意　兩邊俱用據其迹反起

、杞朝　次厥貉 不貶杞志非黨惡、滕穀鄧許牟葛証 削三國志非從夷、宋鄭陳証



外有以黜黨惡合滕朝以傷懼外合會鄧者俱無味刪之、

○會鄧

紀列侯懼外、傷內治之失也、

懼楚良是特懼之而不得其道故可傷始字對其後後字離合不在人

之多寡在所以會盟者何如如三國會鄧亦是合但不本天理信義便

是夷盛夏衰之由由字根道字來安中夏正所以待四夷　現閩先生

曰是以懼也下緊接滅虜等事見徒懼無益聖人傷之故代畫自治之

策勿把滅虜爲不能自治之流弊也天理信義須貼在傷之之內講勿

泛說在前、　猶龍曰纔說盟會便有箇離合通一經中彼離此合合而

離離而復合多少事迹各有箇好歹只看所以會盟者何如耳服役終

世作一句讀　仲先曰此傳從懼字上發議三國所以懼只緣我無莫

大者而楚大我無莫強者而楚強聖人傷之傷今日之懼非爲後日也

會鄧　敗莘　侵陳宋　侵衛 [illegible]　亦可去俞鄧脈毋出、

卽懼外無益知守國有本矣、

補出滅鄧以蔡鄭聯絡下不必分股說鄭須見終春秋之世

鄭事可易大棘 受命于楚 鄭師侵宋 楚令也、

○陽穀　夾谷 加召陵歸田同○戊午南闈本齊疑出三比

能惇信循理而強大在我矣、



借齊桓孔子發意先以楚強齊大起纔有力○上比易圍宋 伐原示信 定王示義

甚確又易蕭魚 晉悼推誠 亦好、

、會鄧　北杏　盟齊　踐土 貳會鄧 盟斷 盟齊 盟戲同、

觀子奪會盟之迹識自治之道矣

體傳會盟四句意發不重事迹四比皆自離而合但所以合者有得失

故夷因之盛衰耳　加盟蜀蕭魚同雖主齊桓晉文晉悼作眼目然不

重有伯上

○北杏　盟齊　蕭魚　會申 末易盟戲同

大意同前但主自盛而衰由不能自治一意

○會鄧　北杏　蕭魚　會申 齊從 晉悼
上自衰之盛下自盛之衰如此配搭似亦可出但于本傳離合之義有
礙耳總之細碎分貼便屬支離如盟幽蕭魚合 夏盛夷衰 盟宋會申 離 夷盛
夏衰 及會鄧 離 夷盛夏衰 召陵 合 夏盛夷衰 蕭魚 離 夏盛夷衰 盟宋 合 夷盛夏衰
皆同竟以盛衰兩開庶幾直捷
厥貉 奪從 楚　新城 予從 晉　盟宋 抑予 圍　會虢 揚趙 武
傳中予奪抑揚皆就中國說能自治禦夷則進而予之揚之不能自治
懼夷則退而抑之奪之豈謂予夏奪夷抑夷揚夏耶然題面相沿已久
姑存之　加敗荊作進退



又有出城邢楚丘緣陵椒聘術聘札聘主安中夏待四夷不知待四夷
之道即在安中夏上循理惇信是也于三城三聘何關　只城邢椒聘
同
、會鄧　求車 攷夷夏盛衰之由則知安待云云 見王室衰弛之由則知與撥云云
爲世道王道慮兩謹其所以衰者焉
會鄧　會陽穀 傷懼外 于謀外
○會鄧　北杏 責始懼楚 責始戴齊 夷夏盛衰 王霸升降 各有其後云云
爲世道王道慮特致意懼夷戴伯之始焉
會鄧　三國伐宋 其後卒滅云云 故能南推云云

內治有得失而國勢因之矣
會鄧　楚人伐鄭 傷始懼 謹浸強 卒滅鄧云云 會中華云云
志內務外強之事經世之慮也
、會鄧　盟齊 傷懼外 謹交外 王道之微 伯道之替 始懼楚也 楚始與會盟 各有後弊
○會鄧　滅舒蓼
聖人有感于內外示治禦之道焉
自聖人經世意發上三國自謂知懼而聖人已預爲之傷其後卒滅鄧
云云下中國尚謂無事而聖人已早爲之慮是時疆舒蓼云云以安內
攘外作骨



△會鄧　會楚于宋 前略
觀懼夷始夷之會知中國所由衰矣
皆有夷夏盛衰之由句上示謀國者當循天理惇信義安夏以待四夷
下示經世者宜畏簡書樹聲援攘夷以存中國
會鄧　淸丘 始懼楚 同外楚 不能循理惇義 不能任賢修政
禦夷之策有超于會盟之外者焉
會鄧　衰婁 天下莫大于理莫強于信義 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于理
○會鄧　盟蜀 循天理惇信義 任仁賢修攻事 各有抑楚聯犬而畏焉句
懼夷宗夷者不知夷之不足畏也

○會鄧　盟宋始懼楚始交恥　其後滅鄧云云、其後伐吳云云、俱有傷字、

會鄧　邢丘懼楚之始委政之始　其後辛滅云云、夷夏、後此溴梁云云、君臣、

修治操權者、不可不謹其始也、

○會鄧　長岍

上重在自守循理惇信乃最勝者而大小强弱不足較也以天下大勢言故曰夷夏盛衰之由下重在勸賢去讒遠佞乃最先者而廣土衆民不足恃也以一國要圖言故曰本末强務之由

、會鄧　二雩傷懼外而志自强、惡殂災而志自省、

△會鄧　黃池



志内外强務之迹責中國者深矣、

上修中國自强之政安夏以待夷下正中國常尊之體治内以禦外外如會鄧敗祭盟齊艚魚執霄會申懼外無以弭其禍、駕外有以制其强、　下易圍宋城濮同宜定王示義伐原示信大蒐示禮、易伐楚次召陵同、再易伐陳伐鄭會蔵亦同、對偶參差不整可删、

盟唐公至書至

特危内君之結外以中國無可危也、

惟中國俱同惡故以意外望戎非眞以誅討望之也須發聖人汲汲討罪意、　加會垂會稷同倒單作、會垂可易盟越

圍新城至夏出冬還久　黑壤至止公危　重丘至黨杼

三紀内君返國義各有在焉、

伐鄭至桓十六納突　伐鄭至僖久　伐鄭至成十六汝上鳥　同

久比易牲丘三月出九月歸　侵蔡至六月出九月歸　踐土至五月出正月歸

危比易會淮至齊討滅項止公　伐齊取穀至用夷虐鄰　黑壤至不與盟　沙隨至僑如譖不見公

召陵侵楚横　圍成至臣强不充　會吳伐齊黃池至吳可畏

黨比易伐衛至莊納朔

有出侵蔡至踐土至單就久一邊主人臣愛君不忘上說勿涉危字、

易圍新城至會淮至同、又如會黑壤至盟平丘至侵齊至會吳伐齊



至主會盟侵伐之危俱屬偏股難出、

又有出侵蔡伐楚至平丘平丘至上則危在涉方城漢水之險下則危在不與盟益覺支離且侵蔡伐楚已作久矣何得又扯作危宜删、

盟唐至　辰陵鄭齊會晉、以討賊望夷、以討賊予夷、俱有夷狄有君句、

兩致傷中國之意重討罪也、

盟唐至　吳救陳討罪恤患、俱有居夷序廁句、

危交夷而略恤夏重傷中國也、

三年　春正月不書王

略王號于首月傷法之弛也、

以桓無王起，重責天王失政，鄰國會臣，就中點綴、

會嬴

謹內君圖婚，示正始也、

恒以懼討，乞婚于齊， 或寄會防，傳非王事而自相會聚、

○胥命 特起胥命之文

特取不盟，思古道也、

此盟之美惡未可知，聖人但見其偶爾相命，輒已神遊邃古，全在古者與人情中間較量，出胥命好處，不可說二國若何信喻也，以信易食一段不可遺，傳中有能字，獨為字特起，字相照應，須發透 現聞先生曰、信論非說相命後不叛為信，乃今日不待結盟而是以相信之信也，與私字對看，不與叛字對 朱南圖曰，聖人深志大道之公，欲挽之而無從，故咨嗟傷悼，借此以寄復古之思，作文須得此意，不當泛言志古

盟蔑 盟宿 石門 瓦屋 胥命

二國當澆俗而輸情，宜其見取于春秋矣、

如單 或出盟蔑，盟宿伐邾，伐宋，胥命同、

胥命 盟齒 善諭命，惡叛盟， 俱是信諭，各有以信易食，四份

胥命 季子歸 處夏，唐周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古者親親，尊賢，並行不悖、

△胥命 召陵 荀卿，楊子 善胥命，非召陵



取不盟不戰者，挽世之意也、

兩邊發聖人意，惟志古者之不盟，王者之不戰，故見近似者而喜、

△或搭書救鄭，大意同，全于末世多疑，貳貪功賞上，形出兩邊好處、

胥命 盟葵丘 荀子，孟子 不盟而信，論可善，不歃而志，論可美

、胥命 鱄奔 論信，守信 荀卿，穀梁

外有胥命盟蒲題，以取信論，惡要盟，比少味，刪之、

會杞于郕 或同後會郕，傷其失所主，亦可、

紀小國求援之好，矜其情焉、

日食既



紀天變之大，傷王道之微也、

從王伐鄭 荊敗蔡

觀夷夏無王之迹，天變微矣、

肇逆女 故書

經重大婚，譏望國之失節焉、

節就在禮中，所以節此禮也，重不親逆，斷罪、

加履綸逆，分紀，魯作，紀小于魯，魯近于齊，皆當親迎、

送讙 會讙 姜至 故詳 加翬逆同 只翬逆 姜氏至同、

望國失婚禮之正，經詳書以示譏焉、

以不親迎叙起、將公之行不重姜氏、姜之見不能謹始、分作、不言以至、
是事實、只收詳書
翬逆　送讙　去翬逆同
內君輕大婚、因致人于非禮焉、
齊之越境送女、會不親迎致之也、一串下、
翬逆女　會讙
輕國毋而重外君、失禮甚矣、
總以親迎起、串作、　只會讙大意同、
姜氏至　不言以至



經紀嘉禮、深示防微之意焉、
翬逆　送讙　姜至　公如齊至　蔑如京　比如京傳
婚姻禮廢、則夫婦道苦、淫僻罪多、朝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凌叛禍起、
有年　特存而不削　加大有年同、
天理不差一段、正見其爲異非二意也。此一事也一段最有味。
逆君獲祿、聖人獨以爲異焉、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于望國歲豐、獨存其可異者焉、
六月雨不重傳公、只証他公有年皆不書耳、

秋大水　有年
紀異爲祥、紀祥爲異、聖人誅討之法也
武主傳宜得水旱一段、亦得、
有年　夏五　因魯史之舊文、立與王之新法、雖傳實合
有年　宋人圍曹　天道人心　兩傳皆有畫筆化工語
他如有年獲麟作德逆致祥、經成致瑞者、比意不倫、刪、
四年○狩郎　非其地而必書
譏望國遠狩、全王德也、
微字就不地上說、對大事言、戎祀大事、本當講也、而行之不地、其事若



微、然犯害民間之物、百姓苦之、王德從此虧矣、可不謹乎、事有微德便
不論微、須看王德全全字、曰全豈容得一絲缺漏。　諸侯田狩不過郊、
大野、魯之郊也、
有于此傳威天下順天下、出滅譚　管仲修軍政　河陽狩　天王　者、不知傳中威順。
皆指蒐狩言、與二比何涉。　易大閱比蒲或治兵蹐僖公是不威不順、
亦非傳中威順之意。　若搭大事太廟權主戎祀說、亦有出圍宋　晉文蒐被
立武官者、總謬、斷斷宜刪、
狩郎　大閱　下易蒐紅同
兩譏講武、以不地不時也、

以武孝意總起分作○此主傳勿錯認合

○狩郎　無氷

兩謹于徵王德全王事備矣

德以心言事以政言兩徵字有辨上指非地爲徵對戎祀大事下指無氷爲徵對經邦大訓全在聖人意上發

狩郎　狩麓非地　全王德

狩郎　非人　正人心

狩郎　大水無麥苗　全王者之德　存王者之心

△狩郎　築郎　原圃具圃　疾首蹙頞云云　臺榭時臺　欲與偕亡云云　俱有逸字

譏講武與役之遠爲民之心也



狩郎　王所　謹徵　正本　俱非地

○狩郎　執仲幾　存謹于徵王德全矣　存謹于初禍亂熄矣

講武討罪者皆謹其非地焉

△糾聘　背私

相臣寵惡經原其任而責之焉

邦典建于太宰是柄雖在王而法皆在宰承命以聘非但不能詔王更有與其爲惡意亂亂典也以定典之人而自亂之故曰亂首稱爵正見其任重而責無可逭文未宜帶收書名書法

加咺賵錫命盟洮葵丘劉夏逆歸脤只起例倒單

咺賵　糾聘　榮叔錫命

承命寵惡無所辭其責者也

榮叔一段只辨弑君之賊不當聘起手即當叫起書名如單重發後入二事辨之

糾聘　榮叔錫命

懲惡之嚴始終致責君相焉

始既貶宰終又譏王所以明亂賊之不可崇者義無不至不重君相一心意如傳問起略分總作

咺賵　糾聘



嚴相臣之責正大倫也

俱重書名上稱爵不稱爵帶說已封未封亦胡氏料想其如此須活用

糾聘　執祭仲　君臣　嫡庶

責兩相之深惟任重也

俱有任重責深句俱以相爲主而以已封及王命重之

咺賵　糾聘　河陽　錫命　未封稱名既封稱子　臨諸侯曰王君天下曰天子　比賜命傳

糾聘　戰郊　重相之責　重將之責

糾聘　札聘　任之重責之深　望之重責之備

年五

春正月甲戌己丑

經文因革斷以義而示以愼也、

寄盟密傳兼用不書王意分因革作、

△齊鄭如紀　存而不削

存謀小之迹誅其意也、

志憯只以齊言此是事實修經以下是斷罪不虞紀人之覺覺則爲如不覺則滅矣春秋只書紀侯大去未見齊人滅紀故于此存其蓄謀實跡使天下知今日之朝乃去之由而異日之去乃意之效也不削深心正在此該重發滅紀是齊志勿泥竝驅朝紀句兼鄭斷罪　志即意也效猶迹也、



如紀　大去

誅小國之去明失守之由也、

先以紀侯去國問起倒單發聖人存如紀以明去國之由纔有情誅意之效句重

加遷三邑以鄑入只明聖人著罪之由同單、

如紀　城邢

誅圖小而幸存小者重興繼也、

雖主興滅繼絕照出合下傳發意仍有剔切爲妙須知楚丘傳深辨邢之未滅不得爲興繼也宜刪、　有加楚丘緣陵從傳倒亦與兩字作者、

△如紀　如曹　著其由 錄其本　以外相如比

謀人依人者皆託之乎朝焉、

如紀　取須句　非興滅繼絕之意、非崇祀保小之體

如紀　升陘　亦與于興滅繼絕之意 亦異于誅禁亂之兵

城邢　同圍齊　下易圍彭城同、即上題合升陘傳脫者晦而謬刪、

如紀　河陽　劉敞誅志之憯 啖助原情之順

如紀　侵祟　以尊卑大小難起明滅紀之由 以來成非道難起見弒君之端

譏謀小而成大者以志憯而心逆也、

如紀　子會陳　劉敞誅意 狄梁伝陳



聖人公天下示意于圖小存小焉、

兩邊須提明得書之由轉下存而弗削俱有興繼意

如紀　從祀　誅意、誅情、　假禮謀小、假禮專國、

○仍叔聘　書之子

經明公選于任子者譏焉、

傳專在公私上論徇私徇字正不能公選之病政由是敗要發得明緊引周衰以戒後世意亦要透之子二字重與他傳泛論世官不同玩一則曰童稚一則曰子弟之弱者便見

季子歸　賢　令狐　陽子謂趙盾能使將中軍、武易三國伐宋萬截首止、

兩觀任使知賢能之益于政也、

○遂如齊 歸父如 父故 取鄆 舍至 世故 只歸父奔 舍至同

建官惟其公則無世官之害矣、

借以發傳意就聖人意思說不可倒書法亦不可賢官人者以傳中父故世故皆實指古人也疑是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非疑其先世、

敗箕 缺之父芮、焚公宮走河上、 晉侯伐衛 先軫、

郤缺救 欒書救 缺不以芮廢、書不以枝疑、 或敗箕 舍至同 並同上

世故比易郤鼎 哀伯、僖伯之子、 或連觀魚○城濮書救 欒枝之子書、()

晉侯伐衛 先且居、軫之子、 ○盟新城盾救陳 趙盾、衰之子、 若盟扈令狐、



便非佳事、亦有易會宋城濮河陽者○鄢陵 士燮、士會之子、 若燮聘則不可謂賢、又有出甲氏者、厥伐鄭或連起聘 厥之子、然只可說世家、不可說賢、 雞澤 祈奚舉其子午、 或連會號 祈午介趙武、 然不可獨出會號○士匄聘 燮之子、 栞

行父如 季友子、 或連友如陳○郎囿 豹之子舍、

若易嬰齊如 叔肹子、 叔肹織屨而食不食宜祿何世家可疑乎、或若丘

葬伯告士燮、嬰齊叔肹子、 尤晦又如會奔 子臧後、 則去國與用人不合俱不可用、

父故比易敗箕 芮之子缺、 或郤缺救鄭缺入蔡不如上確○敖如京 文伯惠叔俱敖之子、 ○歸父奔 仲遂之子、 ○夏伐陳獲燮 子產之父子國陳尸公朝、

若戰郯盟宋則不可用、

又會宋會號二比或作世故或作父故不如趙氏已滅武非世家而同括皆武之叔其父朔何罪而云父故耶◎如出敗箕會號寧主尹氏卒

傳

城濮 新城 甲氏 盟扈同 鄢陵 趙衰趙盾士會士燮 世相世務

經重將相之選皆不以世疑焉、

以伊陟二句擬出不妥、又有加求聘荊伐鄭立子朝以下二比作夷狄侵凌國家傾覆者尤謬、

他如會號 祁奚薦祁午、內舉不避親、 執伐衛 王生薦張柳朔、外舉不避讎、 或易季子歸 親 小白入 管仲讎 前此同 因公選二字生出穿鑿之甚、



又有侵崇 盾用穿、 城杞 晉棄絳縣老人、 主援引親黨四句上比或易河曲 趙穿有寵而弱、

或鄢陵 士匄童子何知、 主施及童稚下比或易秦晉圍鄭 不用燭之武、 作賢者老身不用尤屬不經甚有以雞澤盟奔 俱主祁奚下是脫叔向之四、 作公選者更無謂亟刪之

仍叔聘 季子歸

識世官而與賢臣為國計也、

上徇大臣之私伊陟云云下不緣宗親之故克親九族云云不重仍叔季子只重兩傳末國家治亂意發揮、

祭伯來 盟洮 敗箕 歸父如同 舍至 不以貴賤不以賢輕 不以父廢不以世疑、 比盟洮傳

領上命而明公選位與類弗討矣、

、、仍叔聘　初稅畝

仕者世祿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耕者九一、君子不以天下奉一人、

城祝丘

經紀內役見時義行失焉、

夏則非時助紀畏齊鄭則非義總見無愛民之心、

從王伐鄭　不稱天　言從王　不言戰不言敗

因王威之褻而寓軍政于中焉、

三綱軍政何重總括端本明義存防三段意而首段三綱則重討賊上、



加咺腒只問不稱天王書法舊主對作未是、

糾聘　從王伐

寵大惡而懲小過失天討矣、

須補出宋督　加卽位會稷同、　加咺腒只問不稱天書法、

○大雩　特譏之大

望國僭禮因變而志其失焉、

性命之文在聖人修經因事褒貶無容心上說本邵氏註然玩傳諸侯不得祭至林放乎一段則祀典確與性、相關故聖人雖因旱以書郊有精義存焉非通徹性命曉幽治

戊午貴州程得之天子

爲壇南郊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燔柴以告自鞀鞞至柷敔皆作諸侯雩境內山川歌舞而已、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每志望國之僭其義精矣、

總重僭上傳末一段要透　加隨郈費作治國如指掌、

吉禘　四卜郊

享親享帝皆因事志僭焉、

以僭爲主而以在喪于寢不時過卜點明因事而書書法、

、大雩　襄歸　性命之文　治國如掌
性命之理　天下可定



上自聖人修經之義說下自義利之辨說虛實不倫語須斟酌

有比大閱作戎祀僭分者無味又有合次滑作非鬼而祭見義不爲者尤爲穿鑿刪之、

、、州公如曹　書

隆外君之爵將以表其微也、

度其國危是罪案稱公一段是經例外相如以下纔是所書之意只主將有其末二句作文中把公字翻弄咏歎勿直斷罪以犯下傳

加寔來同單仍收本傳勿犯下

如曹　葵丘　曹南

從尊爵之稱，意其常相乎王也、

以宰周公宋公論起，周制倒州公作，或以公而出爲侯，或以侯而入爲公，要說得活、

、會癸丘　晋南

兩稱公俱周制，非待筆重發天子王者字樣，宰周公只就三公言，勿兼宰說、

或易宰周聘華元聘，或祭公逆后納幣俱同，天子三公只有周公祭公。王者之後，隨易宋公等比皆是。

△如曹　會癸丘　以父師保傅，以列國入相以宰臣兼師保，以三公行端揆　桓公　　兵

麟旨定

須因周公而想州公之稱，方得傳意、

△梁丘　癸丘　毛伯錫　召伯賜　比賜命傳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梁丘　癸丘　追戎　敗狄　稱公、尊王、稱狄、攘夷、　比敗絨傳

丙子江西單出癸丘敗絨二比，非、

六年　寔來　書名

名失國之君，自棄者可戒矣、

正名二句，意重正名，兼名不名，所以處寓公之禮，卽係于此傳末勸戒，亦此意，此亦大國偪之，但寔有以自取耳，須依傳式字活點，此題全是

商度所以待州公者，發春秋正名之意，若直斷州公便無味

加獻舞曹陽邾益大意同，或棄賢三句，一總活用

石門　寔來　滅邢　去石門同、

以諸侯不生名起，倒下分二股，總發正名經世之本、

寔來　獻舞歸　譚奔　弦奔　温奔　陽歸　益歸　去曹邾同

繹寓侯之所以別，勸戒昭矣、

主貶自取，原不幸，只重有罪無罪，待寓公意輕，重發勸戒意，要識主客、

不泥題次之先後、　加石門略照，不生名、

石門　寔來　譚奔　弦奔　温奔　去弦奔温奔同

麟旨定　桓公　　壬

變例以名諸侯，以失國非不幸也、

倒單，石門辨起，譚弦温比斷、

寔來　譚奔　滅邢　滅夔

叛失地覆親之罪，故獨有所名也、

以失地滅同姓，則名句做主，上辨自取異于不幸，下辨中國異于夷狄

、寔來　譚奔　滅遂　殲遂　以兩傳末勸戒意比

兩紀事，而善惡强弱之勸戒昭矣、

寔來　戰韓獲　變常例以罪失國、謹常例以重君國、

上書名下不書師敗績，兩邊皆有正名二字，皆以孟子辨起

、定來　納頓　諸侯失國托于諸侯、禮也、定則自取、故書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楚以夷納、故書納、

紀失國之君、不與其托于諸侯、不與其納于外夷、

會鄫

小國謀難于逆君、失所主矣、

主下紀朝傳諸謀齊難作、勿斷罪

、、大閱　以不時非禮志

志望國失政之武、明豫道也、

以不時非禮起、重失政作不時内勿脫獨評三時意失政内依傳串入

厲農意未雨徹桑正應豫字要發如傳妝非特以不時非禮志書法

麟旨定　桓公　六

大閱　治兵　失政民而大閱非時　閱武侯而治兵非地

△大閱　追戎　俱有未雨桑土句

紀備敵蹕敵之兵、皆欲其豫圖也、

大閱　大青　失政　失刑

、大閱　告糴

經于望國兵食、皆譏其不豫焉、

大閱　吉禘　俱有三失

、大閱　蒐紅　不時非禮　馳致　時戒未形　逵時易地　縱權　易戒殷霸

、、大閱　昌閒　常事政于四時之明、不時非禮云云、三經軍政之本　非地專行云云、

子同生　書子同生

經重國本、于始生示法焉、

始生自然未誓、只辨明所以不稱世子之故、略點明、不重全在定于立嫡上、發明與子之法、始生之義最重、始生即書則分明志定無匹嫡奪正之隙、而國本固、此聖人借魯事以垂訓意　現聞先生曰、其日定于立嫡、猶曰必如此乃是與子之法、若惟其子而與之則必至孽配嫡庶奪正、故明法以垂訓、使人衆著于達禮也。　德仲曰、始生即書不特見立子必嫡、正見立嫡之尤係于始也、後世請早建儲、正得此意、

同生　札聘

麟旨定　桓公　元

酌禪繼之道、惟其可而已、

只以書法發意、不重事實、體可禪可繼口氣、及不拘不必字、

四國伐鄭　與賢不得人、　陽生入　與荼非嫡、

與賢與子二句反照、全是借題發意、易遇清長葛、皆作宋殤、下易戰麒

齊桓爲孝公、　令狐　趙盾迎立雍、　荀息　晉獻不立嫡、　同、然畢竟反傷未安、

有出盟宿　宋宜與穆得人、　射姑朝　曹桓定于立嫡、　總之支離可刪、

同生　首止　一國之本、天下之本、　書策、承會

兩重嫡儲、與子之法明矣、

以與子定于立嫡起、分一國天下作題面雖好、亦屬杜撰、

同生　白入 立子以嫡無嫡立長　不稱世子、不稱公子、

兩紀儲君、立嫡立長之義明矣、

同生　滅下陽

聖人以天下爲家、示定儲設險之義焉、

俱有天下爲家句、上以繼對禪言、下以守國對外戶不閉言、正本以防

配嫡、明天下達禮、設守以待暴客、望衰世小康、

同生　札聘　栢擧　入郢 酌禪繼之宜、示命討之公、　比入郢傳

可禪可繼、忽與忽貶、全要說得活

易入蔡荆聘則比荆聘傳主子可繼賢可禪、威以刑、接以禮、易取鄭執



仲幾則脫比陳乍傳禪繼文質俱宜刪、

紀朝

原求援之志、傷其失所主焉、

公告不能平實、不可道正見其可憫處、其能國乎句、要發須知主桓豈

得無罪、若律以黨惡、則非其志、故免貶耳、

加會郕同、再加大去、只帶貽禍意、

紀朝　大去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歷觀失主者、未有能善後者也、

分三支作甚大方、要見主不可不愼意、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榮辱成敗、勿分貼、鄭不聽孔叔失親之戒、魯不聽子家無信之言、要緻

歸本傳

紀朝　戰紀 求援非人、魯鄭証　倖勝非策、鄭蔡証

鄭逃　侵蔡　取郭　圍蔡 即上題脫毋

觀失主倖勝之禍、可爲小國永戒矣、

更有擬會郕鄭陵代紀朝公圍成比俱作失所主穿鑿之極斷斷宜刪、

七年　焚咸丘 書焚咸丘

欲推愛物之心、而寓意于紀淫獵焉、



書焚亦是紀實、傳中無斷罪語、但就易禮釣弋原出聖人愛物之心、知

人君當推此心及物、不宜有淫獵之過也、　焚林則禽獸無所逃、與古

之昆蟲蟄而火田、但去莽翳者異矣、故曰淫獵、

焚咸丘　滅甲氏 愛物仁民　盡物類、盡鬼類、　易禮伯禽宜玉

譏淫獵而貶殄夷仁愛之心也、

穀鄧朝 特貶而書名　係去秋冬二時

繆于遠國修禮、誅黨惡而傷失刑焉、

名二君、所以立人道、去二時、所以彰天道、二意無輕重、俱從遠字發救

二書法、二國在方城之外、

加石門不名 秋七月備時 只發例起或有脫出二比主尊諸侯備天時者無味、

穀鄧朝 獻舞歸 滅邢

遠國親惡直比之失守覆親者焉、

須說得失地滅親之惡極大方于比穀鄧有力、 加石門只引例起、

滕子朝 穀鄧朝 邾牟葛朝

每歲黨惡之誅撥亂之法也、

三或字見無所不用其誅非罪有輕重總論總作



朔奔 小邾朝天討天命

上雖洩職逐之實莊王斥之下雖桓公請之實惠王命之借題發意見命討不可偏廢又須緊貼天道發方與去秋冬有關 上易單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 齊人伐衛惠王討立于頹易會以襯者非 執曹伯歸于京師 下易戡土襄王命晉文爲侯伯 滅甲氏定王蔽晁命士會但非美事、 俱同、

夏糾聘 夏穀鄧朝

兩絕討罪之望不得不寄慨于天道焉、

總問書法一罪王室一遍刺諸侯發去二時意書名帶收、

加秋七月只作例起、 全加春夏冬同、

石門 秋七月尊諸侯、備天時、 擬傳中起例語作題無味宜刪、

朔奔 小邾朝 垂隴、 放甲父命討出于上 比晉殺傳

滕朝 穀鄧朝 邾牟葛朝 會扈五 辛命討出于下 執意如同 伐宋 召陵侯

黨惡貪利者貶之無不至焉、

比朝歌傳上下皆三或字 貶爵書名稱人 不序稱人書侯

八年 ○巳卯烝

經志時祭彰後瀆也、

周正紀事不過斷穀梁之誤見此烝非以不時志也合時莫截斷就時翻出所以書烝之故所謂先錄其本作文只渾渾發書法意若宜講瀆禮便是丁丑烝矣



巳卯烝 丁丑烝

望國瀆禮必志合時者以顯之焉、

以上比爲主下比在中發之辨其爲再烝之瀆而書。

有搭狩郎作夏數得天者此豈巡狩之狩耶可笑、

△巳卯烝 盆來彰後之瀆彰後之美 加丁丑烝歸盆同、

○家父聘不貶家父

不貶王臣寵惡專責相也、

家父聘魯豈爲無罪但春秋專重相臣故不貶耳當就不貶家父推出責相意須說得君相一心透纔見羣臣無預論相須也發勿板責宰糾、

加糾聘同單只書法兼糾耳當以糾與家父總叙于前而以責相意總斷、

咺賵　糾聘　家父聘　錫命　含賵

立君相互貶之文示一心也、

說君相一心正見相之任重不可以君相平論嫡妾君臣略分仍總發、

咺邊只榮叔糾邊兼家父榮叔同、

糾聘　家父聘　錫命

迭紀寵惡深明君相一心之義焉、

始黜糾家父不與終貶王榮叔不與略點總發一心

麟旨定　桓公

○家父聘　友如陳不貶父責相不貶季正本

不貶寵惡私交者罪有所歸也、

○糾聘　榮叔聘　三不雨　六月雨只糾聘六月雨同　比六月雨傳

君相一心故人主之職在論相君民一體故君國之道在子民、

糾聘　家父聘　會首止　會葵丘責相尊儲　合葵丘傳

不以名糾者名家父不以殊會子鄭者殊會宰孔、

糾聘　家父聘　秦人伐　晉侯伐宰相不可以羣工自比、賢者不可以常人自代、　庶史秦誓　比命例例秦傳

經之責人加意于任之重人之賢者焉、

△家父聘　大蒐敗獲君相一心師将一體　加糾聘同　上易榮叔錫命同

、、家父聘　戰郎不貶家父重相任不貶六卿一將權　有加糾聘出者

重將相之任皆專其責焉、

丁丑烝再書

再紀望國之祀瀆可知矣、

不惟瀆且非時然非時卽在瀆內再書一貶貶只在今日之烝但不再書不見也要在春秋之文上發板板斷罪便少味

伐凡伯　巳卯烝　丁丑烝

經主明義不拘文之詳約也、

只以學者覩聖人書法上看不重事實上三意下只一意、

麟旨定　桓公

祭公來遂逆王后不稱使

王室輕使大臣而致其尊經正之以禮也、

按案周聘傳有以二事出則祭公本受二命但禮當再報不當遂行故爲罪然總由天王輕使致有遂行之失也、　禮天子婚使大夫謀于同姓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

祭公逆　劉夏逆

王室輕使大臣未律以禮節矣、

舊主分作還以靖公例祭公爲是見今之祭卽後之靖但宜卿逆使監乃遽使謀婚失禮節矣何怪其專行不報哉比之夏則過重與過輕同

謬方之靖則失禮與合禮殊途故不稱使

劉夏逆 射姑朝 君臣、父子、交非、

九年 季姜歸 稱季姜、

謹王后之歸敦化原也、

重發化天下以婦道勿太黏季姜正始本于來歸主化基于閨門有二意然兼逆與歸總說此單股亦不可以之爲主須體貼自歸者而言意

逆王后 季姜歸

尊王后之稱母儀婦道昭矣

兩自字要發所謂詞之各當而不相悖也正始二句總發勿分貼

廖官定 桓公 奚

逆王后 季姜歸 河陽同 毛伯賜命 比毛伯錫命傳

謹君后之稱內外之教彰矣、

各兼分與恩二意而語氣略重恩邊

季姜歸 王姬歸

經謹婦道于王后王女皆抑焉

季姜歸 會首止 易會葵丘同

抑揚君后之稱臣道婦道昭矣、

自逆者而言自歸者而言自天王而言自臣下而言俱自聖人意中說

射姑朝

急修禮而忘國父子胥失矣、

責父子俱以宗社爲重何急于朝桓本非王事來兩邊俱用無書法、

有出奔母 鄭文使子華、 盟洮 陳宜使于款、 作急述職者華款未必代老疾且通王

貢誅王室亦非朝于天子不成題、

又盟洮 款下 盟戚 戚下 鄭、 雞澤 光欒 邾、 會申 佐欒 許、 作已誓未誓據同生傳經稱世子必皆已誓耳今何所徵其已誓未誓而搭出乎

射姑朝 仲孫來 急修好、父子之失、緩省難、君臣之失、 未見整庭、

射姑朝 高子盟 徇父命者非、權君命者予、 下易首止同、

徇君父之命者非忠孝之正也、

廖官定 桓公 毛

或主陳午傳進體獻佞二句欠切不若從合、

一 丘秦人伐晉以桓下拜不以從命爲忠對不以從命爲孝亦不佳

〇秦人伐晉 主魏顆嫁父妾 作孝子盡道以事其親亦欠通、

又搭盟扈 莊廿三 以徇父命徇母命比有何味、

十年 春王正月 書王

以盈數正大恩明常理也、

天人渾講要就盈數上發出常理意總聖人不獲已之思也天道直是

見其當誅于天非但水旱凶災而已

加有年 糾聘 敎鄧朝主宜見誅于天人總起如罪、

桃丘弗遇弗

春秋重信，故譏盟約者焉，

重既約又背惡其失信非以中變非義照他失信書來奪爵只于書法中見之，約出于衛重不可以地在于衛作對弗者遏詞釋字義非書法，

桃丘　戰郎　惡曹

惡與國失信，于後事之譏可推也，

就說經者揣摹聖人之意看以桃丘爲主以郎曹書法推之總是失信不可增非義一層　現聞先生曰，須玩傳中一則字

桃丘弗遇　追鄭弗及失信失正，



桃丘弗遇　捷留弗克納失信徒義

外如桃丘楚丘以兩衛地牽扯搭出，無味之極，又有桃丘會袁伐約信而終于失信，疑義而果于不義，以信義比，亦牽强，俱刪，

來戰于郎　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　首齊

罪凌內之兵，以所戰者非也，

先論兵之宜用，後斷三國用兵顛倒，不知類要透發，不但責他逞忿正責其以小忿興師不伸大義也必誅不聽詞氣甚嚴書來戰正以三國爲主首齊，即于三國爲主內抽出帶收　德仲曰惡不知類正所以惡釋賊也，須體汲汲誅討之意，若直說不當來便無味

加侵西伐北同，只辨起來戰書法，

四國伐鄭　盟越　會稷　戰郎　侵西　伐北

伐鄭只點逞首齊以越稷翻斷不知類意收來戰書法，如單，

盟越　會稷　戰郎

主昧大義而逞私憤小怨，提起上二比，倒本股作收來戰，

盟越　會稷

二君黨惡，大義廢矣，

要含天下之惡無過于此，釋此不討，更無可討意

四國伐鄭　戰郎



同詞以變主兵之例，重大義也，

體傳猶字串作須不失主賓方妙鄭請于齊，而齊以衛師助，則鄭無齊不行吁無魯不動也，齊從鄭請逞小忿而大義不伸魯從吁說釋私憾而大惡遂定豈非一律

戰郎　同圍齊　大鹵

經誅忿兵，兩以兵之當用者律之也，

以下二比形議如單，

○同圍齊　大鹵

兵之可用者，惟誅暴應敵也，

只發兵必誅暴應敵然後可用闇影戰郎之非不可說春秋與之下文
悖道縱欲反誅禁者得已不已而先之反不得已而應之看時說云兩
邊俱要發不得已不知傳只承敵加于已言豈可洽襲混用指月辨其
謬良是
出滅庸（應敵）入陳（禁亂）大意同上題面更新又河曲（應敵）圍彭城（禁亂）
戎齊人伐衛（禁亂）敗䱇（應敵）俱同又彭衙（亦作應敵）細詳應敵比惟大鹵滅
庸為確若河曲彭衙則方責其應敵矣豈可混搭郎敗䱇傳亦無應敵
語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戰郎（異詞責主兵同詞責黨惡）

以四國伐鄭兩邊比斷各收書法、去首比更妥
伐邾　取繹　救成至　救晉次（皆有兵者聖人之所重句）　合救邢傳脫
戰郎　澶淵宋災故（兩傳皆有尚為知類也乎句）
戰郎　國書伐（未有書來戰者無有不書四鄙者）　下易同圍齊主未有書同者
經之特筆有原罪于加兵者有原罪于致師者、
十一年　盟惡曹（奪餘）
固黨之非經微詞以貶焉、
全要根戰郎來玩傳中既字文字可見固黨即所以結怨一串說不平
現開先生曰傳意雖本不討桓而遲忿說然須以遲小忿影出不能討
桓為妙
戰郎　惡曹
修小怨而復結之悖道甚矣、
不以道即前悖道指討桓說體既又二字串作勿以戰盟分
戰郎　惡曹　救鄭　馬陵（備兵又固其黨恤患復協其謀）　北馬陵傳無味刪
執祭仲（稱字）
命臣見脅必大其任以深責焉、
尊王命重貴正卿只帶說下庇上保重保君上未有不能庇身而能保
君者抑揚其詞舊云字仲為抑名突忽為揚愚謂不然名突以見其篡

為抑氏忽以見其正為揚而仲之立者如彼廢者如此貴賤倒置也玩
傳自得其解。
及孔父　執祭仲　突歸　忽奔　單伯至
兩酌詞以絕命卿深罪其廢立也、
只以執仲提起以孔父單伯間下倒仲之篡突廢忽上作總收書法矣
惡同詞經權互用只繳處一謊、
去突歸忽奔則主常變不泥美惡不嫌俱倒重木股
執祭仲　突歸　忽奔（加孔父只作倒辨起、）
命卿見脅而不保其君失職甚矣、

此廢立一事、如單以下二比入講、却不可平、書法單倒執仲、

突歸　忽奔

即二君之廢立見命臣之罪矣、

總叙總發不能保君意、仍倒執仲書法、

及孔父　執祭仲　單伯伐宋 常變不泥 美惡不嫌 俱倒重本股

執祭仲　單伯會伐宋 以美惡不嫌同詞句比、少味、

及孔父　執祭仲 常以正名、變以定罪、

照傳問起、倒單、透發輕重權衡意、

執祭仲　會蜀 仲爲命大夫、而至于云云、父爲上卿、而使其君云云、俱不能保君



突歸于鄭 不稱公子　不繫之鄭　書歸

易庶君之返、深誅其逆焉、

惟其不當立、是以不當爭、不當爭而爭之、是違先君之命、而義絕于父、不得爲先公子矣、串說總收二書法、歸者易詞、依傳用在後辨其非順若于起處提過便無味。　猶龍曰、玩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而即繼以小白云云、蓋小白亦不稱公子。傳亦曰以王法絕之、但小白係國而突不係國、于此辨其順逆可見內無承上無稟例不得稱公子、其斷罪只不係國一書法耳。　仲先曰、絕突之不當立與糾不書子同、與桓不稱公子不同、鄒欲作兩意看、一以父子言、一以嫡庶言、不知突忽之事重嫡庶不重父子、必分爲當立、纔可以內承上稟責他、此法固不可施之于突輩也、還兩意串講爲是　兩俱有見、特併存之、

突歸　白入

子奪嗣位者、辨其分也、

只重不係鄭與係齊上、嫡庶長幼作眼、難易各帶祭仲管仲、可引一證

突歸 易 忽歸 順 許叔入 難 朔入 逆

紀歸國入國者、義各不同焉、

歸入開作、要見詞同而意異、難易以勢言、順逆以理言、說易處須見出不順、說難處須見出非逆



突歸 易 入櫟 逆 入夷儀 難 衎歸 順

二君之歸國入國、而理勢不同焉、

只就突衎二人看、突勢易而理逆、衎勢難而理順、總叙後即以歸有二義入有二義、先提明後分作

易詞 比鄭復歸　曹赤歸　曹伯歸 傳云所以累乎天子、不可作易 楚比歸

順詞 比衆歸　盧吳歸　歸邾益

難詞 比小白入　衛侯入夷儀 有撫內、嚮外者似不可作難 去疾入　王猛入　天王入

逆詞 比朔入　陽生入

忽奔 以與定名

宜君而不君、自取可知矣、

須從分正上發不能君意不獨仲罪非關失援總發明其自取也末發
欲人自强于爲善意雖以國氏猶必名之二書法一直收　曹羉傳明
斷可入講
伐宋　伐戴　入郕　入許　執仲　忽奔　圍新城　宋伐鄭
楚圍鄭　蕭魚　夏伐陳　會號
伐宋四比出汪註于傳無據本宜以分正對國側乃扯强弱作對且曰
五伯之後亦不宜搭五伯等比剛之
圍新城　宋伐鄭　秦晉圍鄭　入滑　楚子圍鄭　伐陳　會號
積衰而復振賢臣自强之效也
䜃旨定　桓公　盟
執祭仲　忽奔
君臣之不振自取之也
自取俱就平日言以仲權重忽分正挑剔子產事總用
執祭仲　忽奔　夏伐陳　會號
君相之不自立有媿于賢臣矣
去執仲只主子產能立比照忽之不能自立
忽奔　會號
强弱存乎人不在援之有無也
夏伐陳　會號

賢臣當内外之强能自立也
能自立自字正與大國之助反須得變其常度意志士仁人宜發　子
產所獻之捷乃公孫舍入陳之捷夏伐陳在獻捷之後　現聞先生曰
傳言子產能自立者以無藉大國之助而時刻皆云子產之當强以其
能馳詞執禮不知詞禮特當晉當楚事迹耳須知之
盟戲　蕭魚　溴梁　澶淵 易會號 平丘同
賢臣援事抗伯能以禮自强矣
此主左傳鄬微朝事單屬當晉邊夫以御晉而進此四事便將搭出謗
當晉比易會平丘 間駟乞立故然事 在昭十九年不强 盟平丘 子產爭承 公即位 昭 以求館 垣事在襄
䜃旨定　桓公　盟
之月也 當楚 比易舍之入陳 陳乃楚與而鄭故 亦晦 報其井堙木刊 楚陳蔡伐鄭 襄其 鄭不服楚
惟爭承比確餘俱不安
突歸　忽奔 絕其不當立 惜其不能立
執仲　會號 見脅不屈 俱在相臣上論
兩観鄭相見自取自立之實焉
突歸　忽奔　夏伐陳　會號 立突厲忽 同上 當晉當楚 以上二比影祭仲
會號　舍至 子產當晉當楚 枚舍以禮以忠 萬曆丙辰會試加 伐陳築部圓更全 夏 比舍至傳
用禮以當强賢臣之能自立也
葵丘　會號 以桓形襄 以產形忽 加乾時 良霄同 比諸兒傳朏

○伐楚　戰鹹　伐陳　會號　此三國伐宋傳脫

二臣于內外之強、節兵以制之、執禮以當之、

齊自管仲得政、南攘西抑、他日子產相鄭、當晉當楚

召陵楚　盟葵丘晉　會號楚　盟平丘晉　同上、

公會號　圍蔡子產中行　加夏伐陳吳入郢同　此滅遂傳脫

○會號　歸三田子產晏嬰　此行父如晉　傳脫

覩強國願君之臣、而不能者媿矣、

伐陳　會號　夾谷歸田同　隨郈費墮　當晉當楚、受不變爭、　此鄢陵傳脫

代北鄙　夏伐陳　展會中命、子產說詞、　此殺三卿傳脫

麟旨定　桓公　畢

執良霄　伐陳　會號　會申子產知榮、　善詞、善謀、　此蕭魚傳脫

蕭魚　執霄　伐陳　會號同上

會號　越入吳子產執禮、句踐自強、　易城楚丘、以衛文對　此如晉至六卿　傳脫

○伐陳　會號　雞父　柏舉　用子產國勢強、去伍員國勢弱、　此長岸傳脫

覩二國強弱之由、賢之係于國重矣、

伐陳　會號　墮郈　墮費　執禮當強、用禮化強、　影鄭忽、影季友、　以鄭伯五伯起、以魯伯三桓起

只會號墮費同、舊主慶父并傳、然無明文、

盟折

紀內臣之結、與欲明其不可恃也、

屢字、在數會上見、蓋會以申固其盟、只出一盟、雖不見得屢、亦要令吾著

下文方與茂宿有別、柔書名、蔡叔書字、點起收書而不削書法、

盟折　夫鍾　會闞　會虛　會龜皆存而弗削　加盟穀丘同、

詳紀盟會之煩、志大公也、

全在屢數上、寫出盟會不足恃、重發公天下意、聖人非惡其離叛、直惡

其盟會、傳重垂戒、不重斷罪、皆存弗削、正明不可恃之實、其事可謂著

明、句妙、見得雖有倚固于盟會者、而覩如此之叛離、亦當曉然于其不

足恃矣　現聞先生曰、盟者春秋所惡二句、非斷罪語、只以起聖人皆

存弗削意、若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長亂甚矣、會者諸侯所不得而

麟旨定　桓公　畢

數會厚疑甚矣、然而皆存弗削者、于以見云云、作文須吊起離叛、不然

似添武父戰宋矣

盟折　夫鍾　會闞　會虛　會龜　武父　伐宋戰宋加穀丘同、去伐戰同、

詳盟會之不足恃、志切公世也、

敘處就將末二比、證明離叛、然後發意、方與一盟四會題別

武父　伐宋戰宋

只盟會不足恃一意、

十二年　盟曲池

謀紀而與莒偕、無救于亡、主吳氏註

盟穀丘

公欲平宋鄭宋未肯平見盟不足恃

公盟武父

即內君謀大之盟而往事皆虛矣

此離叛之迹只據以發盟會不足恃見前日盟會之非不可直作罪其離叛前此盟會後此戰伐此是中間一件關節處向說宋辭平是宋叛離公盟鄭是魯叛離然玩下傳畢竟不該以魯對宋

伐宋戰宋 又書戰于宋

不與二國正人之兵示自治之道也



責賂屢盟二語是料想魯鄭當時問宋之詞然取其賂云云味二也字非謂桓突之罪更甚于宋只見宋有可伐之罪而桓突非伐宋之人舊說云惟可伐而不伐正見二國不能治人處聖人豈以治人望桓突乎又云合二書法總描傳中明明只是又曰戰于宋一書法那一書法從何添設相沿之誤若此可歎

會稷　郜鼎　執仲　突歸　盟折　四會　武父　伐宋戰

大意同單宋責賂乃突歸之後執前言而需索無厭也公平宋鄭正爲鄭求免于宋是一串事

會稷　郜鼎　執仲　突歸　戰宋 去戰宋詞

只見二國有惡于己不可治人

執仲　武父 加伐宋同

主傳責賂于鄭一段罪責宋

有出齊人伐衛 奉命討罪 取須句 專命存小 主用賢治不肖二句甚影響又或出齊人伐鄭 笹 晉侯伐衛 堯 亦責楚朝混事 罪主用賢治不肖者總之宜刪

戰郎　戰宋 加伐宋同

紀內外之兵罪各有在焉

皆非以上及客之倒單著罪于客來往二字須發透

時來　入許　戰郎　戰宋 同上 上二比可易會盟題



盟越 首盟 會稷 繼會 郜鼎 取賂 突歸 責加 即前題脫比

討非其罪而胡以來伐非其人而胡以往

十三年

會紀戰敗 以紀爲主

小國倖勝昧于自治矣

重自治上省己之理曲直相已之勢强弱總在自己做工夫引咎辨論告訴俱是徵詞當時紀自治之計惟此一事可爲耳要發勝與滅倚伏之機緊切須寫傷紀意及爲他設處意勿板責他爲援非人只帶入加大去同只作不能保其國

紀戰　完盟 引咎 滅費 致死 伐非鄰 辨論 同圍齊 下訴

識小國倖勝以其失已亂之道也、

現閒先生曰當以紀爲主借列國以斷之須聯絡有情效死二句乃啓下面告訴事非落實語若呆贊四國便沒情致

△鄭人伐衛 衛服 伐北鄙　滅江　召陵侵

歷觀應敵有道而戰爲無策矣、

以紀爲主借列國比斷猶不得死句要發

辨諭 易入滑 鄭皇武子辭秦 會虢 鄭子產辭楚 救死 易滅江 出訴 易圍宋 公孫固如晉告急 行父如晉 文十五 齊侵西鄙公使告晉 楚鄭侵宋 華元如晉告急 取鄟 莒人訴會 入郢 申胥如秦乞師 召陵侵 蔡告于晉 晉侵于周 若易石買伐曹未是、



鄭人伐衛　北鄙 引答貢躬 理義辨諭 摘出兩比意殊不全 指月欲主彭衛傳互載備參

紀戰　大去　使蔡獲　貞伐鄭　栢舉　圍蔡

以鄭蔡形紀作、去首二比同、只侵蔡復栢舉同勝蔡敗楚倖有大小故禍亦有大小鄭蔡未便滅然降之遷之矣須發禍福相乘意透而大國小國亦要醒豁、

△紀朝　彭衛

兩惡交兵以其失應敵之道也、

二傳各有引答三項宜總用起見小國大國待敵皆當如此、

○紀戰　鄑陵 非已亂之道 非倖勝之道

倖勝之當戒無小大一也、

魯傳 宋大水　盟柯 上易戰紀侵齊至穀同若易鄑陵以郤至免胄趨風作不廢禮甚穿鑿、

上魯方敗宋于鄑而往弔其災下魯方敗齊于長勺而釋怨于柯、

十四年 會鄭于曹

公于鄭突比之至矣今虞齊衛報怨又爲此會本王氏註、

無氷 書不鑑

紀常燠之變戒君政之弛也、

當有謹微意須玩一察字政治縱弛泛就垂訓上說、

無氷　六月雨 政治縱弛得逆 敬天勤民致順



夏五

覩經之傳疑見聖心之愼矣、

其自言其語人皆引以證聖心之愼世意二句乃說經者自家之意不可謂聖人以傳疑之文敎人愼然卽此可見不言之敎有關世道人心、

春王正月　夏五 其義斷自聖心 其事則因舊史、

聖經所以稱作者在義不在事也、

卽此二事以見修經大義勿專就二股說上比兼筆削與密傳稍別、

有出春王正月盟茂充段啞昭無氷已上四比作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婦者經邦大訓乃概說耳豈可如此牽合刪之、

語盟 書名

貴戚尋盟經著私親者之失焉、

寵愛在平日卽遣盟亦見之語無後患與年背稍異傳只論理如此前

定是事實書法只書名　稱弟是寵愛通例茲獨義係于名殆不可曉

現聞先生曰聖人非謂凡弟概不當任使語而賢卽任之無不可弟恐

未必賢耳亦非不欲寵愛乎弟但于政爲生亂之階其弊多至君失國

而臣喪家又豈所以愛也不然春秋中兄弟相殘爲世大慼得一寵愛

其弟者而可道之以薄哉

加會曹只作前定事實加許叔蔡季只辨起書名如單、



語盟　許叔入　蔡季歸　高子盟　屈完盟

經辨貴戚前定之盟而變例罪君之私焉、

以高屈比敘前定之盟作事實隨以叔季挑書名書法重私愛斷罪、

去語盟以分之戚于君權之定于臣開作仍以本比形講許叔蔡季傳、

無明文似難作題、

語盟　高子盟　屈完盟

以下二比辨來盟爲前定倒作如單、

高子盟　屈完盟

略杞二臣之盟以非前定也、

就不稱使上發盟不盟未定意勿以非前定提過而歸重裁義作　權、

乃權柄之權非于其能權也

御廩災 御廩災而新則不書

略望國之典役重本之意也、

自不書新作上發重本意其新必矣必字可尋有國急務數語要發隱

然有非此不可勞民意

御廩災　雉門兩觀 不書新作 書新作

舊主重本示孝華僭示忠合作似不必不如順題倒單

御廩災　築郎



略內役之典以奉先之異于自奉也、

御廩災　滅陸渾 與妄興土木云云異矣 與闢土服遠云云異矣

伐山戎　築郎 務外、忽本、卽上題脫出

有搭構李以不書新作不書報越主敎孝作者亦穿鑿、

乙亥嘗

特紀望國之祀以不時不敬也、

秋嘗以物成薦新爲義擧于周正之八月則物尚未成周官每戒期卜

日而享擧于災後之四日則禮多未備事字心字宜發

加御廩災順傳作提起不時倒不敬一邊、

巳卯烝　乙亥嘗 以得時起重瀆禮 以失時起重不敬、

宋以四國伐鄭 係書以師

以王制論兵而不許其私相假焉、

私相用重兵統上說與非王命而擅興者稍別就其私相用便是大亂之道不必推下一層不以者言不當以也、

加武父戰宋只作修怨事實再加執仲突歸亦同、

或以兵皆統于天子擬出齊人伐衛 召伯廖賜命 召陵侵 劉文公與會 謬、

以四國伐鄭　以楚伐齊　以吳戰栢舉

經謹兵制迭譏私相假者焉、

總叙同單總妝以字書法要玩三怨字正私之實

△以伐鄭　會曹伐鄭 以弱假強 以小先大　大司馬九伐 大宗伯九儀

兵制禮制均著其不可亂焉、

二傳俱有意字俱重杜亂上發

十五年 求車 書求

謹王室之下徵室利源也、

觀化意重發求是衰亂根源係而不儉又是有求的根源上有好者至不厭矣極言有求之害古之人君至止也見得不求與求安危之效甚大亦甚捷傳末二句重看

△盟邑　會邑　召陵侵　執祁犂 只盟邑 執祁同勿錄認錯取傳

諸侯大夫之求利王室倡之也、

受齊賂受宋賂晉靈求利國貴蔡賂責宋賂荀范求利家要形容皇皇惟恐不足意俱本天子來　加求車同

歸俘 衛狄賂　會夷儀 崔杼賂　公圍成 梁丘據取貨　瓦奔 佩裘拘蔡家

若出歸俘庶其奔會夷儀瓦奔則題面頭腦難記

外有出齊毋 受方物　黃父 輸王粟　主租稅所入各有職貢者謬甚宜刪、

突奔蔡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

正出君之自取端其本也、

只體君實有國而出于臣語意虛翻自取不必論及驅臣非道亦不必推到藉其力以得國上總之傳原通論諸侯之奔非黏定突末句要玩

突奔　衛奔　款奔

主凡諸侯之奔數句自取事實須分別大意如單、

突奔　入櫟

紀諸侯之出入端本謹體之意寓矣、

忽復歸 稱世子 加忽奔同　稱復歸

繼于嗣君返國者不能自立之實焉、

惟君位已亡故爲傍絕而復歸二書法原一意其曰厥詞總是傷其不

能自立當根弁俤作文末一段是因諸侯而推及大夫　加忽弁同

同生　盟折　忽復歸　咺復歸

紀君臣復國有可不可之別焉、

同生忽歸作一邊諸侯世國稱復以許之、柔會咺歸作一邊大夫不世、

稱復以絕之、

忽復歸　咺復歸 加忽弁咺弁同、

別還國之稱權以世不世之義而已、

以稱復總問兩邊事實不重只借以明諸侯大夫之義

同生　盟折 下易入極同但與傳倒、　桓公　季

膺言定

官與國異故有世不世焉、

同生即書諸侯世國柔不氏大夫不書官就中發出可復不可復意亦

借題發傳勿作于脅看

許叔入 大

著貴成復國之難正以大義也、

全在難詞上發意若實講非義便像逆詞了難在事勢上看而所以難

之故根不伸大義來惟因亂竊入故進退觀望不勝疑畏也

加入許只原起無罪事實　再加突歸忽弁是因亂竊入

會艾

內外講定小之謀經原情以罪焉、

鄭強則挾鄭以為利叔入則定許以為名罪可掩乎本李氏註、

郑牟葛朝 稱人

慢王實慝者春秋所狄也、

不弁喪而朝弒逆一串講重朝

〇入櫟 厲公復國而不書復者 櫟　相率字要看收稱人

于庶君據險深明護禮之意焉、

傳中禮字最重作文體貼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句發強都之害見為

國不可不謹禮全就書法上發聖人垂戒意不專責鄭莊　桓公　十五

膺言定

克段　入櫟

如單克段內兼點制邑但不與京城平莊公親戒句可味見得設險有

小利以動人若此　加遇垂只作突之復國、

克段　入櫟　衛弁　楚師滅陳　隨郈費 楚比易楚子代徐比歸並同、

示設險之戒深鑒于禮之不可不謹也、

以禮制論起重莊公不戒制京之禍而城櫟貽患作文將楚衛引到郈

費隨即將郈費事體出削厲公復國之意大發垂戒、

去隨費倒本股作克段中入講內以下二股挑之

入櫟　衛侯弁　比歸

著昧禮之戒以强都每貽害也、

末大必折、有國之害、既證上文諆國之誤、又起下文云云、及書法之意、

宜會傳血脈作文

衛奔　比歸 加會戚衎歸 楚子伐徐盧吳歸同 止出會戚 楚子伐徐同、

兩觀强都之害、知禮之當謹矣、

須看末大必折一必字、要卽二事以決理勢之必然、勿泥事實講

（衛）比有易衎歸者尚可、若易甯殖伐許林父入戚者謬、〇（楚）比易陳蔡

歸滅陳蔡圍蔡俱同、

衛奔　比歸　墮郈費

[illegible]　桓公　羙

聖人知强都之必害、故爲國而杜其害焉、

上二比只證明末大必折、故夫子云云、雖聖人爲國、亦不能外禮也、須

照故字口氣

〇入櫟　墮郈費

示越禮之戒、觀謹禮者可知已、

傳原卽夫子行事以證書法之意、不可對作。

、、入櫟　滅下陽 既書入櫟則其國已復 下陽既舉而虞號亡矣

待衰世之意、于設險失險均戒焉、

盛世自無逆臣、誰敢據險、自無暴客、何必重險、故總言待衰之意、上邊

亦非謂險可廢也、兩邊須不相悖

、城中城 設險　城虎牢 棄險　同上

陳蔡歸　栢舉 城陳蔡、設險之效、 巾無字語、 比長岸傳脫 棄伍員、失人之效、 [illegible]舉子語、 對雖[illegible]然穿鑿、

衛奔　比歸　舍中軍 季孫 欒施奔 陳氏 [illegible]權、 [illegible]權、 比會亢傳脫 俱在聖人意上發

戒險而重衆、皆有所鑒也、

入櫟　溴梁 設險遺患、委政遺患、 似乏、宜刪、

衛侯奔　盧吳歸　會邑　栢舉 設險之效、貪利之效、 比朝歌傳脫

〇會衷伐鄭 評書會地而後言伐

紀諸侯兵好、深責其疑于義焉、

[illegible]　桓公　尭

疑字最重、疑于爲義、未有不果于爲不義者、疑字從是非邪正之明處

來作眩惑字看、不作遲疑字看、言昭公明白當輔諸侯、顧計其勢而疑

于輔之、乃終于納突也、始終二字、不作前後解、輔正則疑與邪則果、總

寫諸侯心事、不可謂會疑于爲義伐爲果于不義、要知此疑詞、是說經

者加他的、當日諸侯則一心向突、未嘗疑也　現閟先生曰輔正與邪

爲義爲不義、亦是互語、總是一意、總是一時

加忽歸 弱 入櫟 强 證其計勢而疑于義、倒裝作、

忽歸　入櫟

觀爭國者之勢、與疑所自來矣、

從分之邪正說到勢上日以二句宜發、

會袤伐　會曹伐

經紀兵好、于昧義昧禮者譏焉、

上以勢論人而不計其義責諸侯下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責宋莊俱

是納突事、宜總叙、

會袤伐　犬滑 疑于義、佐于義、亦少味

△會袤伐　納捷菑 疑于爲義 嫡庶 勇于徙義 長幼

十六年　會曹

桓公　卒

即二國之有定序、而知不可紊矣、

鷹旨定

只見蔡之先衛、乃儀位一定、非義可得而先後、蔡衛皆文昭、皆侯爵、但蔡叔凡也、武王所封、康叔弟也、成王所封、

、會曹伐鄭 去會衛同、

責大國易諸侯之序、以謹禮也、

以至之先後易序、即是以意之向背爲升降、亂序在伐鄭上而以會曹

照出宋主兵宜責、利字禮字俱重、要發定民志意亂所由生一段不可

忽、

伐鄭 牛首　伐鄭 北林　會宋　會虢 只本股伐鄭　會虢同

春秋譏班序、徇意挾勢者皆非也、

齊子光先至、故牛首一長滕薛、北林再長邾莒、責主會者、晉趙武少懦、

故會宋一絀于子木、會虢再絀于子圍、責爭先者、

盟幽　會淮　盟蜀　會申 許先滕滑、再先邢曹責桓、意 一先楚共、再先楚靈責楚、勢

會鄆　會鄆　伐鄭　伐鄭 齊先宋、光先邾莒、意 勢

侵蔡 許先鄭、　會租 邾莒先薛杞　會宋 子木先歃　黃池 夫差爭長　並同上

此外有會曹伐鄭召陵皐鼬 會曹先蔡伐鄭以後至先衛、召陵先蔡皐鼬以陀爭先衛、俱就蔡衛說

殊不知皐鼬諸侯未序、豈可擬題意勢二句搭題、一經甚煩且多疑似、

姑存其稍顯者、

△新築　雞澤 易伯三軍不入倍征戰鐵受縣受郡同、下又易比歸先歸後所後者則、

桓公　空

鷹旨寄

以利心操賞罰、禮之所以亂也、

以繁纓爲誘、以欲殺魏絳爲阻、新題中之稍有意義者、但傳謂後世、非

指春秋時耳

○會曹伐鄭　肆眚 違王制紊禮、發王法失刑、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云云 後世有姑息爲政云云

△會曹伐　執鄭伯書伐

春秋重禮義、惡夫亂分紊防者焉、

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以重賂故、又與楚會

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二利字不同、須辨

△會曹伐鄭　邢丘 紊序 率人不以禮 委權 愛人不以德

△會曹伐鄭　會黃父 後世有以釀釁云云、後世有以澄釁云云、

于易序而謹失禮、于勤王而待以正、

至伐鄭 書至

志內君返國、誅黨之法嚴矣、

無王法、爲不義、只一意、俱指納突、書至是者、其黨附之罪、勿涉危意、須以前兩次會伐引入斷罪、味莫之禁也句、有傷天下之無王法、使逆桓得以出入自如之意

加會曹伐鄭、舊主黍王制、玩王法、對作、不如作事實提過倒單、有味再加于袁伐同



城向 主悞中丘傳

經重勞民、即合時之役猶謹也、

按十一月徒杠成、則以周時論、亦可與役、但聖人重勞民、故書、

衛朔奔 書名

名失國之君、以其見絕于王也、

寄五國伐衛、傳朔殺壽伋而立、已五年矣、周室欲討瀆職、逐之而立黔牟、是朔乃天王所絕也、豈可復抗以入國乎、收書名書法、

十七年 盟黃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即小國要盟于大、見不得已之情焉、

主總傳小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句、紀、魯之姻、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我欲平紀也、

盟趡

即內外約信、見盟不足恃也、

以尋蔑而盟、下即書伐邾、罪自見矣、出汪氏註、

戰奚

主盟黃未幾而戰、見盟不足恃、　或主疆場有守禦之備、較好、　或主內兵書敗曰戰、無味



盟黃　盟趡　戰奚　伐邾

望國結信而還渝、春秋深惡之也、

正月盟齊而五月戰、二月盟邾而八月伐、總見盟不足恃、

○蔡季歸 書字

總賢貴戚、惟終無得國之心也、

季之賢、在以道以禮上、而其能以道去以禮歸者、只是不爭故也、劉敞四句、總發于後、勿分貼其去其歸、季字也、歸順詞、合之方見其貴、　現聞先生曰、蔡季奔喪、傳中初無此意、公子不去國、二句承以道句、既歸何以不有國、承以禮句、玩傳意、蓋謂蔡季當獻舞嗣位、人心大定之後而不忘父母之國、克盡忠孝之節、此何等有禮、但以奔喪爲禮、對上從

權者非且與不爭意爲兩層

蔡季歸　季子歸書字書歸曰季子曰來歸

兩覩貴戚之歸其賢皆足嘉也

以順封人而去以獻舞立而歸以力不支而去以見思而歸皆重歸上

蔡季歸　子哀奔歸國之賢去國之智　子哀此書字又雖屬去邊未整

△蔡季歸　元奔歸劉敞蘇轍

經于兩賢皆予其去就之善焉

上始終以不爭爲心所以爲宜收書字書歸下始終以討賊爲心所以

爲下收詞頗不殺俱串在歸上方妙

講旨定　桓公　ㄊ

蔡季歸　歸奔見貴春秋合于春秋　劉敞穀梁

經于外臣去就而旌其賢矣其信焉

○蔡季歸　舍至

經于內外之賢皆因其歸國而予之也

去以道歸以禮季之賢也故志其歸而稱字忠事主禮立身舍之賢也

故于其至而稱氏各側重以禮句上重不爭看下重衛社稷看

蔡季歸　履奔去歸合宜進退失正　對無味刪

蔡桓傳　盟蔑　蔡季歸稱公虛位上易盟趯同係謚定名下易錫命失禮之貿以蔡季比代紫無謂

貞伐鄭　會宋于衆救共王之謚忠于木郤高艾之讎卷

出貞伐吳屈建伐吳同下易滅舒鳩同　此等題與傳非所得三字何

涉

以謚擬題已屬可已外如盟蔑隆號放上之文午伐鄭紀名從帝之貿此與陳侯午傳

合反悖者違禮二句又蔡季歸荊謚鄭陵欒鍼呼父名又會癸丘我君命下拜秦人

伐晉我父命嫁娶俱作忠孝殊不知傳意在僭禮上說豈可如此擬出俱刪

之

伐邾

宋邾爭疆魯從宋志主背趯之盟說

十八年　春王正月從吉王

講旨定　桓公　筮

子逆君之終猶以王法正其罪焉

已沒而王法猶在不赦誅討之法其嚴乎

春王正月　平州　執曹

經嚴誅討有感于當時之廢法也

照傳倒作全要體貼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意

公與姜如齊印與

內君失閑家之道春秋特治其本焉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較

[illegible]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黜國君擅立正大倫也、

內無所承矣上又不知所請一串下然其無承是遭時如此不宜加貶

同生　春王正月

內君擅立之罪不可以嫡嗣解也、

如傳側爲諸侯上未警通即位以前言之、



夫人孫齊　孫

紀國母之出明大義以絕之焉、

只孫字一書法而以恩義爲斷宋使若字要看見非臣子無恩乃自知愧服也

孫齊　孫邾

同詞以絕國母以義裁恩也、

主衷姜去至義重矣一段重本股作有如去而弗返何宜體見文姜義無歸道也

有擬城楚丘　許穆夫人賦載馳、　宋人圍曹　宋襄公母賦河廣、　比姜氏如莒傳主聖人錄于國風大埸不出删之、

逆王姬　不詔如

略內臣之主仇婚立人道也、

重義不可受一意義乃復仇之義齊字要醒責莊公非責單伯、

築館　書

不正望國之變禮重復讎之義也、

端本本字是本始之本指命曾時言惟始不曾辭所以今日無可奈何而有外館之築知其不可只因居喪不便行禮非念及于仇讎也故人以此舉爲合禮聖人獨以爲廢人倫滅天理大變指父讎加逆王姬以



尊周居喪問起重端本渾作如單、

榮叔錫命　不稱天王

追寵大惡經譏其違天也、

徹見主璧因終喪入見而錫桓不入見故王使追錫爲諸侯、

加含賵並叙分作總譏王之不天君臣嫡妾作眼　或加咺賵從王伐作天位天討欠通、

、錫命　肆肯　僭賞　失刑

王姬歸　書歸于齊

紀嘉禮之成顯忘仇之惡也、

齊字最重書歸于齊然後知單伯之逆爲齊而逆館之築爲齊而築體

傳未著明二字發

加逆姬築館倒作同單

王姬歸　歸俘　加逆姬築館伐衛例入同

上結正忘讎之罪下結正黨惡之罪上書歸于齊而後云云下及書歸

實然後云云

○遷三邑　以師遷

紀大國之迫小顯其暴也

以迫字爲案以興繼爲斷迫之爲已屬言迫之使去而以地屬已也須



從紀民猶足守上寫出齊以大衆相迫最爲慘毒勿入泛常遷國語頭

此傳書法只在以師遷通經遷國有三宿陽皆國獨此爲邑遷宿遷陽

皆稱人獨此稱師故傳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則其爲書法甚明舊俱

沿習收不再貶而罪已見謬甚

加大去主自是而滅句同單

取長葛　遷三邑　遷宿　去首比傳而合

大國迫小經變文以見其暴焉

以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問起倒單

遷三邑　城邢　主與滅繼絕但邢未嘗滅下語須斟酌

遷三邑　伐餘丘　邑不言遷　罪迫小　郡而曰伐　戒縱權

兩稱邑所不當稱肆暴縱權之罪見矣

遷三邑　伐衛及戰　邑不言遷遷不言師以師遷者見紀民云云　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見齊人云云

遷三邑　伐鮮虞　迫小不仁　興滅繼絕　邦叛合義　用兵禦狄

二年　伐於餘丘　特書

志大夫握權之始垂戒深矣

此邑耳其曰伐何也正與下法不當書而書相應幼年首以字者服重

垂戒不重責莊公人知慶父凶逆氣焰因于專主兵權而不得其起于

何日開于何事聖人特志其由以明亂之所兆都從此一節而始



翬伐鄭　會伐宋　伐餘丘　入杞　伐邾　會救鄭

詳志內臣專兵戒縱權也

三段平看三不能要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要發

翬伐鄭　會伐宋　入杞　伐邾　會救鄭

觀二臣擅兵之迹可以知禍本矣

發再爲主將擅兵兩世意緻本股

慶父如　遂得臣如

二臣之造禍由擅兵也

全在成季不能遏惡仲伯不能免死上形容

入杞　伐邾　會救鄭

內臣久擅兵權可爲縱權者戒矣

得權在擅兵兩世三軍服其威令上須總三役論之

餘丘　北杏 謹一國之權 謹天下之權

○餘丘　下陽 邑而曰伐 邑而曰滅　履霜堅冰 設險待暴　成季 宮之奇

特筆有二縱權棄險之戒昭矣

都重垂戒上　加鄭入伐衛滅諸同

、餘丘　郱丘 征伐大柄莊委慶父卒致子般之禍 列聘大事悼委大夫卒致溴梁之盟

經謹大權兩戒委兵委政者焉



會禚

國母悖行內君失子道也

三年　溺會伐衛 不稱公子而書名

黨仇虐親經所深貶也

會仇讎伐同姓是總斷行文須體傳中況與口氣不稱公子者以其忘先公之仇即不得爲先公子也要知貶溺正所以貶公

紀季入 不書奔　不書名

貴戚奉命紓患其情更可原矣

重存祀上原他有紀侯之命見非盜地下敵不得已而爲之見非棄君避患亦是從二書法想出聖人不貶季意作文將二書法並提挑明聖人意思然後將季所處時勢如此而承命爲不得已之計渾融發遞入者雖詞不重然亦可見季不得已處傳只說不書名其添出書字來加鄦其奔鉞奔牟夷奔辰奔同客比只辨書法見用地不與其夷下敵同去國不與鉞辰棄君同所以不書奔不書名　再加許叔蔡季亦同

鄦其奔　鉞奔　牟夷奔　辰奔 各一比同

觀用地去國者之非義可以諒貴戚矣

許叔入　蔡季入　紀季入　鉞奔　辰奔

即待貴戚之例知諒存祀之情矣



只倒不書名邊重存祀上而有命亦不可遺

紀季奔　鄦其奔　牟夷奔 只主不與鄦其牟夷同罪邊

、許叔入　蔡季歸　鉞奔　辰奔

待貴戚之異論其所以去國者也

不宜枚着有罪無罪講此四句是辨明不書名之非貶機括全在書不書字上見出貶不貶意許蔡雖搭入與歸須在去國上論無罪

、許叔入 追奔鄭而去　蔡季歸 順封人而去

不貶貴戚原其去國之無罪也

書字只還以諸侯兄弟之常例無予之意但影照書法連無罪意亦輕

紀季入　大夫紓忠避忠　微子、太王、　皆免其貶、題意不佳、可刪

紀季入　高子盟　奉命紓難、擅命怕難、　少味宜刪

紀季入　滅邢　奉命存祀、原情予之、擅命存小、從權美之、

紀季入　子哀奔　存祀存道

次滑　晉次

內君駐師、亦不勇于義矣、

只重義字、玩救而書次云云、宜以救紀為主、而以抑齊串入。方見一舉兩善。不可分股、亦不可交互見義。不為傳者據其救紀斷他如此、其實莊未嘗見復讎之義也、畏字正與勇字相反、　傳引易文、只辨鼓亂之



說為謬、不必以利用貼救、左次貼伐、　德仲曰、雖云一舉而兩善、并須知重在報讎上、

加綸逆會濼同、主齊紀有婚姻之好、于齊有父之讎、

、、次滑　次陘

子秦駐兵、亦辨兵之所用而已、

要發所以善其議意、上重救紀、帶抑齊、下只整兵愼戰一意、俱以義字為斷

舊有次陘次郎題、單主伐而次遂、不知伐而書次、正借以申明救而書次之義、原不當偏出、况次郎是東諸侯之師、非鄭師也、搭之甚謬、

侵蔡伐楚　伐鄭次郎　利用侵伐、左次無咎

次郎非左次、則此題亦不可擬出、以題面整、姑備之、

、、晉救鄭 退 偪陽 進 夾谷 勇 吳救陳 怯

概觀義兵、不專以退怯勝也

歸重進與勇上、借各股發意、勿涉贊詞、繳次滑上、　傳首尾只有勇字、蓋進即勇、退即怯、非四項也、如此擬亦未妥、且如吳救陳、季子曰、吾請退、以為子名、何獨非退而必謂之怯耶、如出、宜總用、勿分貼、

退比易楚子圍鄭 退師　士匄侵齊還〇怯比易弗克納〇勇比易墮費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國書伐　冉有用矛于齊師、



〇次陘　召陵　圍新城　遂救許

同上、俱就齊桓說、師進次于陘、師退次于召陵、不舉新城、即移救許、

或出次陘 進 召陵 退 追鄭 勇 弗及 怯 主進退得宜、勇怯失宜、夫平搭尚未安、况復分得失乎、又有出伐戴 進 次聶北 退 追戎 勇 救成至 怯 單主失義、遂尤謬、悉刪之、

、、次滑　遂救許

以義酌救、勇怯之得失見矣、

進退勇怯分貼、上下各有兩善意、

〇次滑　弗克納　見義不為、謙六五、聞義能徙、同人九四、

次滑　臧郊　見義不進、知難不退、

次滑　書救鄭　駐師者怯義、還師者近仁、

次滑　次郎　怯于義、放于義、

四年　享祝丘

紀國母越禮所以甚其罪也、

既非人、又非地、串下、方得甚字意、

遇垂

于爭國能君者、僅不沒其實而已、

突衎儀剽胡氏未嘗立斷案此傳竟全述蘇轍語甚善其說而弟辨此



會之非子儀耳則此傳宜突儀並用見聖人待此兩人者僅不沒其能君之實非有所與也末以止亂意咏歎于後遇垂實厲公非子儀或于起照明或于文尾一煞便了　仲先曰、此傳須兼鄭突卒傳看突儀雖兩用仍照傳收到厲公非子儀上方是庚戌劉君宇曜文最得　三國

遇垂謀取紀也、

入櫟 突　遇垂 儀　執曹伯 歲　衛奔 衎　溴梁 剽　札聘 去入櫟溴梁同

二國之爭立、由不能讓也、

儀剽處突衎之亂正如臧處負芻札處光之亂皆宜讓不宜爭者也、玩其適與句、雖無係直然亦須串在儀剽上臧札皆國人所推立、與儀剽相類故引以結一國二君之局、勿用之突衎、不可借遇垂作子儀只虛補可也、

入櫟　遇垂　衛奔　溴梁

以讓教天下、故爭國者皆不與焉、

主因其實而君之、從突衎歸到儀剽上

次滑 公會于儀謀紀、　冬會鄭 其年突人與會、　圍齊 剽立、與圍、　會宋 衎歸、與會、　同上股僻難記

盟戚　札聘

二君能以國讓、可爲已亂者法矣、

以鄭衛之亂起、如子臧季札云云、體一國二君意發、須入不如是則亂



不止意、不可板講二子之賢　取札之讓當以光弒僚時言　上易執曹同、下易會向 是壽夢同、欲立札、 同、　或出遂伐秦 曹宣卒于師、　吳救陳 札主兵、 同、

遇垂　比歸 爭國昧義、取國昧權、 如子臧季札可也、爲曹子臧爭叔肸不亦善乎、

召陵　城濮　盟戚　札聘 桓文止亂以處突繳、臧札息爭以儀剽繳　比救江傳脫

子哀奔　宣即位 嬰齊如同　盟戚　札聘　比洩冶傳脫

歷紀辭齊辭國者、皆善于自處者也、

子哀叔肸、善處昏亂之朝、繳洩冶、子臧季札、善處爭奪之日、繳儀剽、

書救　偪陽　盟戚　札聘 重將權、繳林父、嘉臣節、繳儀剽、　比戰郊傳脫、意不整、宜刪、

召陵 桓　盟戚　蕭魚 悼　札聘 讓、仁、　比書救傳脫更牽強、

城楚丘　盟戚　札聘　越入吳 曹子臧、吳季札、衛文公、越勾踐、　比公至晉傳朓

臣得處變之節、君得處困之道、可以風矣、

宋楚平 華元 袁婁 國佐　盟戚　札聘 謀國之忠 讓國之節　比吳伐我傳朓 繳出李孫僑劃

大抵辭國爭國題、大場必不出、況復牽合比搭、尤無謂、巳上題盡可刪、

大去 不名

不貶外君去國權以道也、

論紀侯之去、總以太王事爲主、傳中道義亦可則、當字面俱有斟酌、蓋

不以養人者害人道也、然正以其不爭而去、去而能存、如太王去邠、方

爲合道、紀侯之去、于能存一段無了、但就今日言、亦見不以養人者害



人者之道、至于不存、意都在後、故不卒紀侯以明爲君之未、玩傳只是

無貶與字勿重看、不與之意、即在其中也、大字是紀實、只收不名、

加寔來只點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倒單作、

、大雩　大閱　大去　大無　大蒐 去本比、如傳分二段

稱大之文、惟去國近道者無貶焉、

三段辨過書法、倒單作、

○大雩　大閱　大蒐 去大蒐同

經于望國戎祀特祠以譏僭焉、

總叙、略點三段、以戎祀作目、總斷其僭、

大去　滅黃

系道義于去國、守可予而去亦可恕也、

下股只借來引本股、勿兩開、所謂道之不以養人者害人必去之時、其

民從之去之後、肇基開統、比效死弗去、力量更大

大去　歸鄭

國君能去不能存、經與而不盡與焉、

下比照不錄其卒書法、不可以不爭而去、去而不存分屬二句、都在大

去內看出、宜總發于前、而收二書法于後、

大去　哀奔 愛人恕其合道　愛身責其存道　太王去邠、微子去紂、



大去　札聘 去國、恕其能權、辭國、惜其過中、

經 紀姬 傳　如紀　紀季入

大國之行于小者、似禮義而非也、

般聘世朝爲禮、興滅繼絕爲義、兩邊俱要發出行詐之志來、存紀謂存

紀祀于酅、

狩禚 齊侯稱人、爲公書及

內君講武而親仇、心亦忍矣、

無人心、就狩內推出至情上、主宗廟句最重、

狩禚　盟防 下易納幣同

兩郎內君忘仇之事、皆子心所不忍也、
狩者、其爲樂下主乎已、其事上主乎宗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
乎宗廟、俱重、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句發
、狩郎　五國伐衛 畢公之敵所以畢公 人諸侯所以人公　不大 無王、
狩糕　圍祭 此忘仇正人心、 犯復仇存天理、
五年　如齊師 加會糕祝丘同
丁國毋恣行、示謹微之意焉、
○郳黎朝 特書曰朝
屬夷修禮、特嘉其進于夏焉、



書名是通例、不重、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時能成禮、非止謂能
朝也、王命爲小邾子、因數從齊桓尊周、故桓請于王而命之、非以修禮
之故、但以今日能進于禮觀之、所行必漸同于中國、則其得受爵命、豈
偶然哉　郳因僻小、故附東夷、蓋邾之別裔、非純夷也、
、盟蔑　郳黎朝　蕭叔朝　小邾朝　介葛來
別附庸之類、特嘉進于禮者焉、
以書字書名引例、間起倒書朝作同、單小邾股帶講、
盟蔑　郳黎朝　蕭叔朝　介葛來 單出盟蔑 郳朝同
辨附庸之類、皆夏賤夷也、

二例字宜味、非聖人有意貴賤之
○郳黎朝　小邾朝
夷屬能進于禮、其爵命有自矣、
一順作、不必總叙、亦勿作兩截、收書朝進于禮、推開說、勿泥定朝禮
、盟蔑　郳朝　會首止　會葵丘 內夏外夷、 尊君抑臣各發意、　比首止傳
兩異詞以紀事、貴華尊王也、
盟蔑　郳朝　城邢　城楚丘 貴夏賤夷、 貴王賤霸、　比楚丘傳
、盟蔑 蕭朝同　郳朝　介朝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比單伯至傳
兩有所字、貴中國、尊王命見矣、



以儀父單伯爲主、餘比相形、借盟蔑傳中國附庸、列國命大夫二例、
只蕭叔單伯至同、
、郳朝　小邾朝　吳伐郯　黃池 進修禮 斥僭號　比伐郯傳
、小邾朝 進于夏　杞子朝 變于夷 桓公、　比杞子卒傳
以一禮分夷夏、而人貴善變矣
以聖人黜爲杞子、對上王命爲小邾子、上補前此黎來、下補後此成公
成戴杞卒傳、作黜陟爵次、不知小邾非聖人爵之
、朔奔　小邾朝 黜于王 命于王　比五國伐衛傳
外有五國伐衛、小邾朝作子牽黨惡修禮、以重王命、有何意味、刪之、

五國伐衛 貶而稱人

深貶諸侯黨惡以其逆命也

逆王命以黨有罪一串意重王命上人諸侯所以人公非只貶公蓋可

以人諸侯而不可以人公故人諸侯而公亦與矣

加朔奔初起如單

、五國伐衛 圍宋 僖廿七 人諸侯所以人公 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兩人諸侯黨惡附夷之罪著矣

六年 ○突救衛 書字

褒王臣恤患論其理而已

麟旨定 莊公 十五

救年即曰衛朔不可以存年拒朔分股褒救衛全在申王命上當時雖

不勝五國使之得入然順是逆非自有定理以常理論王命自是可申

詎料諸侯不顧順逆哉聖人所據者理理所當爲則褒之成敗非所計

也不計成敗方可申理作此要有感慨激勸意 仲先曰傳中三理字

緊相呼應須要挑醒

加南季聘只照書字書法 加從王伐鄭順傳倒本比見王威之衰如

此無怪其不振也

、朔奔 伐衛 突救衛 朔入 去朔入同

知抗王之罪則納者宜貶而拒者宜褒矣

以王命絕朔起斷其無可入之理納者非拒者是總發聖人不以成敗

論事意○若去朔奔即屬朔入傳此傳無公至下傳無朔奔

伐衛 突救衛

經重王命故予奪兵之順逆焉

總以朔陷其兄一段論起伐救小分後總發或曰以下意

突救 齊人伐衛 有救城邢傳作以王命與師者正題

經重王命申之奉之者皆予焉

本股只是申命不可言奉命

麟旨定 莊公 十六

、突救 城楚丘 予突有申王命之理無功必褒 桓公有尊王命之罪有功必貶

○突救 盟洮 順逆公私

王臣之微有以申命褒者有以奉命尊者

兩邊皆從聖人意發苟有申王命之理功之成敗弗計也苟爲奉王命

之人位之大小弗計也二命字不同上乃廢朔之命非救衛之命

、突救 楚子入陳 恤患不計其功 討罪不計其貪 兩邊皆以或曰難起

○突救 宋楚平

兩觀聖人褒貶知功輕于命矣

上君子行法以俟命故貶褒如此下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

此稱人稱字下兼元反

〻突救　書救鄭重王命重民命　俱就無功辨起

丶突救　沙隨計理不計功榮義不榮勢

○突救　會申行法俟命以義立命　上亦有守義字面

△突救　厥愸王理命褒仲心允恕

兩不計恤患者之功論理而原心也、

○突救　黃父申王命者褒之以理勤王事者待之以正　稱字無美詞　總以有功無功論起、

丶突救　召陵侵申命無功亦褒奉命懷功必貶

〻突救　柏舉申王命本五國逆命來違王命本晉人限命來　論理不計其功論功不計其心

丶突救　入郢予恤患惡肆淫　皆不計其功

〻五國伐衛　突救　柏舉　入郢君子行法俟命故其褒貶如此聖人心無毀譽因善惡而施褒貶

經之褒貶兩隨事而異其用焉、　比入郢傳同上

○突救　黃池行法俟命以人勝天、

朔入至伐衛朔書名書入　公書至

逆君復國兩嚴詞以見罪焉、

朔所以見廢于王者爲殺兄故朔所以始殺兄今又逆命者爲爭國故

故春秋大義一段只就取國上論作文以朔逆王命斷罪以魯不當黨

融入其中二書法總收　春秋之情只是大義公天下　現聞先生曰、

朔罪在弑兄使王法不行則春秋當以王法誅之今王既廢朔春秋又

何誅焉故但誅其逆命而已數傳皆是此意

朔入

逆君抗王命以復國經深絕之也、

重逆王命上殺兄之惡就王命中見之、

公至伐衛

志內君返國誅惡之情見矣、

玩傳詳論朔之惡用一故字轉下四段總束春秋之情見矣句宜歸重

罪朔但罪魯意亦不輕全在罪魯中發出誅朔意書至在黨惡附奸倒

中、



許叔入　朔入上易句入同

辨書入之義以勢與理論也、

书入有二義三句上理順勢難下勢易理逆、

〻伐衛　突救衛　朔入　公至

深惡以逆取國者詳致其責焉、

看春秋之情見矣句則知聖人甚惡朔之弑兄而逆命故無所書而不

致意總起以朔罪重當拒不當納意融會成文詳倒四書法總歸到朔

上、

伐衛　突救衛　朔入

逆君藉勢復國經深惡其抗命焉、

主連五國拒王官一段須貼勢無難意發揮只收晉入

春王正月隱　伐衛　突救　朔入　公至伐　札聘 去首比同 去札聘同

以天下爲公故詳貶逆爭者焉

札聘股直就選賢與能說順傳做下、　雖正取國猶未之貴卽就選賢

與能內看出今添隱公責無命非傳本旨還宜去首比爲是、

朔入　札聘

倒作與上題同札聘選賢與能亦在聖人書法上論故曰春秋大義。

春王正月　朔入 此題宜删若出則體雖字况字意發、

、立晉　札聘 不貴以正取國、備貴以賢讓國、　俱屬論理不重予奪

上易隱春王正月同、　戎小白入去疾入同、　首比一總不妥至如小

白實是以正得國者豈可作能俱應删、

、伐衛　至伐衛

兩貶內外黨逆所以罪逆者至矣、

公之罪亦在伐時當總敘混作書法連收爲是、

許叔入　朔入 逆、難

、朔入　衛鄭歸命、俱有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句、一陷凡、一殺弟、上重逆

、、朔入　廬吳歸 禪繼公天下選賢與能不以爲異、封建公天下與滅繼絶、不私其身、



歸衛俘 特書

卽致賂之事諸侯之罪可結矣、

衛賂總在齊齊分歸列國故曰四國皆受朔之賂結正者歸結其事而

昭正其罪見前此極力援朔至逆命不顧皆根于欲貨一念故曰迷惑

之端端字重看末發垂戒意

伐衛　突救衛　朔入　歸俘 加朔奔同 只伐衛　歸俘同

諸侯以利黨惡經結正其罪焉、

總敘倒本股同單、

○歸俘　獻戎捷

因分利而正黨惡之罪因矜功而抑略遠之非

言齊歸衛實則知云云、以來獻稱齊侯則知云云、用此論起前之黨朔、

只爲貪今日之利前之遠伐只爲貪今日之功舊作正義明道不切、

七年

恒星不見隕如雨

謹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不見夜明也經星隱沒常經泯滅之象衆星奔流諸侯放恣之象

、伐衛　突救衛　非本　踐土

紀天象之應有見于逆王命者有見于專王政者、

上二比在星隕之前則天變有自下二比在星隕之後則天變有徵

大水無麥苗 書

經謹天災王者之心也、

曰畏曰重皆在聖人書法上看蓋聖人之心如此亦以示天下後世爲

君者當如此也玩國之亡無日矣要得竦動人君意 有以宋大水六

月雨作畏天災重民命者大謬刪之、

大水無麥苗 六月雨 畏天災重民命、懼天災恤民隱、 王心 君道 皆有國之亡無日矣句、

、大水無麥苗 無冰 成 存王者之心 備王者之事

夫人會穀

魯地也齊地也有味重一歲再會意、



加會防同、 加會穀祝丘如師亦同、

〇次郎俟 八年 卬次卬以俟

邅國駐兵深識其非義焉、

師次皆事實只重一俟字傳末其曰次曰以俟卽所謂俟而次也非二。

書法無名妄動與傳首用大衆曰師相應罪全在勞民上意字要發聖

人正從俟而次上推勘他出來二或曰乃不可知之詞如傳活說若是

皆非義矣正見無名處 傳中總叙次者言只觀其所以次者而美惡

自著非以伐與救形本股也

、次郎俟 次聶北 次陘 次匡 次雍榆 去末二比同、

子奪次兵所以次之意異也、

三意字俱從次來須發透要見重衆意 用大衆曰師句是總案曰善

之譏之深貶之正是置予奪處傳雖三段自有主客

次聶北 次陘 次匡 次雍榆

經紀次兵宜于討而不宜于恤也、

如傳分二段繳云若夫俟而次者非直不可與慎戰並論且當與緩師

同罰矣、

只次陘 愼 次匡 急 或次陘 慎 次雍榆 怯 俱可若次聶北次陘則係聶北

傳須辨



、次聶北 次匡 次雍榆

次有用之于救者其意可議也、

總論總繳中分三段、

出聶北雍榆同但聶北終能救雍榆遂不能進略有別耳然不可以齊

緩師魯畏敵分

次郎俟 伐楚次陘 譏其妄、于兵愼、 此傳而合

〇次郎俟 追濟西 斂未至而失 無名 斂已去而追 無備

、次郎俟 次厭貉 俟而次無名妄動 次而伐包藏禍心 俱以陘志

〇甲午治兵 其忘

內君簡久役之師、經譏其黷武也、

俟而不至、至整齊之、是論所以治兵之故、黷武乃治兵之斷、不班師而復治方且欲用而未已故譏其黷武

加次郎倒罩作、

圍宋 午伐鄭 子文治兵于睽、俱是治兵之善者、然于傳無着落 子虔治兵于汾、可删、

、治兵 浚洙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治天下不以山谿之險、

經因整衆而譏黷武、因設險而譏勞民、

、治兵 大眚 黷武 弛刑

圍郕降齊 直書

內君非義而無以服人、其惡著矣、

傳意是據經文分解、總是據事直書而惡自見、黨仇虐親便是非義、然不必黏定說、蓋伐國自有義、即鄭傳所謂名也、假使所會非仇、所伐非同姓、便可謂義否乎、是莊公之惡著矣、句可玩、前二傳只說他無名黷武、尚莫測其師之所用、到此方有着落 魯郕、俱文之昭、

、圍郕降齊、宋人圍曹 用兵失服人之義、用兵失省己之道、

圍郕降齊 平莒不肯 用兵非義者、無以服人、平怨無本者、難以強人

圍郕降齊 夾谷歸田 非義無以服人、順理有以化敵

○師還 齊師 不書公



班久役之師、經示重衆之義焉、

重衆之義、全在役久上、須就俟及還通論、乃見得久至是師爲重矣、句當玩蓋論其常君爲重、至于黷武害人如此之甚、則邦本一搖、雖有君孰與戴之、卽欲不重師不可得矣、此所謂王道輕重權衡也、害人是害本國之人、義係于師、故不稱公、非略公稱師也、與棐林會夗略將稱師者別、

次郎 治兵 圍郕 師還 去治兵同

紀內師之出入、著勞民之戒也、

照傳將左氏問起不言公書法、混作總倒、

、公伐邾 次郎 圍郕 師還 加治兵同

變例以重師、著久役之罪也、

以平日重君如此、忽轉而重師、正所謂權衡也 大意同上、

○公至自伐衛 師還 上易公伐衛同

覩重君重衆之文、王道之權衡見矣、

不必倒罩、亦不可大開、宜從書法總作君師互發、方見輕重權衡意

○次滑 次郎 書之所以先元后也、書之所以先邦本也、 同上、此題須認、勿誤以兩次字比、

、次郎俟 圍郕

兩紀望國用師、示毒衆之戒也、

以其次其及皆不稱公問起、卽本侯與國上。發勞民毒衆意。然不可以

無名顯武二句分貼。宜從不至不服字發出久意。

次郞侯　圍郕　師還　伐宋　伐郳　伐徐（皆稱師 皆稱人）　比伐宋傳

上顯武下節兵、只師還伐宋同

次郞侯　圍郕　師還　戰韓獲（重衆、重君、）　比戰韓傳（去上二 比同）

師還　衷婁（上加公伐郲下加于師召陵同）

經明王道、有識用衆之久者、有識制敵之非者、

上輕重之權衡、稱師不稱公、下曲直之繩墨、反以晉人及之、



○公伐邾　師還　戰郊　戰韋（重君而尤戒其黷、重將而尤戒其專、）　比戰韋傳

俱倒下比、君將不稱帥師、而此獨稱師、將稱元帥、略其副、而此竝書四

卿、

師還　戰韋（黷 專）　同上

師還　鄢陵敗（因事重師、因事重君、）

丶師還　會兂

重師之義、有戒黷武專權者焉、

上罪莊公。下沒士鞅、無斷罪語　加公伐邾大棘只于二邊引起、再加

次郞圍郕棐林同

○公伐邾　師還　單伯伐　城邢　比大棘傳

則君將與師之稱、王道寓矣、

兩邊皆主王道輕重之權衡句皆在書法上發。◎滅邢河曲兩傳亦有

輕重權衡字。但就斷罪論。若與本傳王道對則未愜。

齊無知（不稱公孫）

割裂經文爲傳、難以作題、

年聘　季子歸

親親而失于尊賢、親親而得于尊賢、借題發意。不重事迹。○指月主比

作、以兩傳俱有親親尊賢及堯周等語也、



季歸　敗鄘　遷淵　會虢（用季子、親親不悖尊賢、去趙武、尊賢不悖親親、）

季子歸　叔舍至（俱親而賢、）

諸見傳　丶孔父　仇牧　非杏　葵丘（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影費石 孔曰一匡孟曰爲盛影襄公）

紀臣節而錄伯功、足爲效忠用賢者勸矣、

盟蔇　葵丘

觀二君與亡之異、用人當愼矣、

總以齊之强大論起、中略分、相形發意、然以盟蔇代諸見、終未妥、

丙午桼閣漆石門作齊之强大、絕可笑、　或出狩䕩（齊襄）尤謬、

非杏　兩會鄄　兩盟幽　會檉　首止　甯母　葵丘

徧主成九合之功、由用舍得也、

總叙事迹、倒所以興作、親賢人兼隰朋鮑叔、不專管仲、遠小人處補

○癸丘　長岓

二國之興衰、皆係于用人也、

各兼用舍、齊桓用管仲、不用豎刁易牙、楚平用無極、不用屈巫伍員、

〻癸丘　戰郊

經重將相、于任之得失致意焉、

上任管仲、不使豎刁易牙參之、下任林父、而使先縠參之

舊有小白入救邢季子歸春王正月作管仲成一臣、季子安社稷者比



牽扯、刪之、

九年　盟旣 曰公及齊大夫盟

內君謀定仇國忘親甚矣、

此時縱不當乘危報怨、但公志于安國圖嗣、則人倫天理何在、重德深

怨宜發透收書法、若曰此固齊之大夫也、而及之盟、何意乎　子糾之

母魯女也、故管召奉以來奔、

會濼　盟旣　城邢 高子盟同、　邢狄伐 師救齊同　入郢　圍蔡 去城邢入郢同

譏內君以德報怨、兩酌其宜焉、

下四股借來爲莊公設法、勿着于邢楚說、

鄭人伐衛 麋延怨淺報、　盟旣 彭生怨深不報、　伐齊 楚丘德重不報、　次郇 集矢德輕報、

或以下二比易盾救陳 見會危傳晉嘗救陳德重　鄢陵 亦是集矢德輕同、

會濼 彭生怨深　小白入 射鈎怨淺　城邢 恤患德輕　楚丘 存亡德重　並同、

舊俱主怨有深淺、德有輕重分作、猶龍曰、德有輕重二句原以起下

二句、惡莊之以重德報深怨也、今平搭四股無當、

或出盟旣 怨深、　伐齊 德重、　侵曹伐 怨淺、　楚鄭侵宋 德輕、　上二股、不當忘

而忘、下二股不必報而報、　又鄢陵 德輕、　伐宋人 過報易于侵宋爲是、　夫入郢 怨

重、　圍蔡 當報、　上非以德報德之宜、下合以直報怨之宜、尤謬、宜刪、

○邢狄伐衛　圍蔡 加城邢入郢同



酌怨德之報、惟相當而已、

須體如之何曰氣、發邢人以德報德、楚昭以直報怨、只借題發意繳云

夫必有受重德如邢者、而後可以德報、夫苟有蒙深怨如楚者、而安可

不以直報

檇李　戰鐵 同上

夫差報讎于夫椒、公孫尨取蠡旗以報趙孟之德、殊僻、

戰韓　師救齊 秦穆報晉惠以直、魯僖報齊桓以德　亦同

或有易城楚丘 木瓜之咏報德　射姑奔 史駢不報私怨盡致其帑　殊謬

須知盟旣傳、無以怨報怨、以怨報德、邢狄傳、無以德報德、邢狄伐衛在、

本傳則重狄在此傳則重邢

盟𤜣　國祭

怨有必不可忘者報之得失分矣、

俱是父母之讎上以德報之爲滅天理下以直報之爲合天理、

會濼　盟𤜣　城楚丘　伐齊　比邢狄伐衛傳朊

以深怨而德報重德而怨報比亦屬支離、

納糾白入　紳不書子　小白繫齊

辨爭立者之分國統定矣、

以不書子繫齊爲主納與不稱公子帶之重長幼字不可兩開宜以糾

膚旨定　莊公　五年

形白串講管仲召忽一段乃胡氏所據以論糾白之公案須入講

納糾

不與庶弟之爭國明大分也、

只重糾弟也句又未嘗爲世子帶之

、、小白入

表嗣君之分正明立長之義也、

只重當立而以無承稟挑之後引管仲證難詞作事實亦見非逆詞、

納糾　白入　取糾　葵丘

經定國嗣之邪正于其予奪二臣見之也、

同單但仲忽事略重點耳引仲忽不可自生議論只據孔子成語

、取糾　甯母　下易葵丘或首止同

雖說傷勇從義要在證糾白上講然終屬强借、

白入　救邢　伐楚　首止　葵丘

下四比只借以證白當立體聖人稱仲語意點綴客股在中渾渾發揮

方是但下四比傳無明文終未妥、

救邢　伐楚　甯母　葵丘

觀傳故字只重所事得正意不專重成功〇前題已謬復朊本比將何

據乎◎此題易渾安中𢹂夷等比須記非杏盟柯兩傳各有盟幽比𠔃

膚旨定　莊公　三年

狄伐衛傳有𢹂夷比在首止則搭三比

乾時敗　諱敗　不言公

隱題內𠙶示復讎之義也、

傳前後兩榮字要不相背正從雖敗亦榮處跌出莊之敗非惟不足榮

翻足恨也是聖人書法之妙處

加納糾同此之敗卽納糾之師也、　加戰奚或戰升陘只辨書法起、

乾時　升陘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盟

變例紀內𠙶終不以直詞榮之也、

如單先挑敗字沙隨平丘用在中宛轉辨之收不言公書法、

去升陘同破滅變例字、

取子糾 稱子

大國忍于戕弟不仁甚矣、

置而勿問正是當時善處之術、然後快于心、正是一人心、防後患意書

法收稱子、惟先公之子、所以不當取而殺之、復字要點出

加納糾以稱子不稱子分、

○浚洙 書

勞民以設險忽邦本矣、

本末字緊關、勞民于末、即是不知本、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魯畏齊、



故備之、

、浚洙 追戎 設險無本 追寇無備

○浚洙 告糴 務末不務本 治民不治實

責望國君臣、以其不務本治實也、

、浚洙 滅下陽 洞庭彭蠡 潼關劒嶺 俱重守國

經譏設險失險者、守國之道備矣、

○浚洙 昌間 周區以保民爲本 宣政以三綱爲本 俱是不知本

十年 ○長勺 書魯爲主

望國挫敵、去王事遠矣、

齊陳列欲戰、而魯必俟三鼓克之、故曰詐、望轍等事、是既敗後逐奔常

法、不可謂詐也、重接办而用詐帶之、不言伐而言敗、正是以魯爲主、非

二書法不師不陣不戰、泛論道理言精神、可以折衝文告守禦方説及

臨時待敵之道、正已亂寡怨之事、與戰陣相反、聖人非空空不要人戰

自有賢于戰者在也、重發已亂寡怨意　仲先曰、若論王事只有不師

當時豈可復得、只守不戰一法、猶足已亂寡怨、庶幾于王事、一流于詐

便不可挽回矣、聖人責魯意中、全要歸還王事、已亂之道、寡怨之方、俱

在主魯書法上見、

長勺 伐非鄙 不師 書救鄭 不陣 盟戲 不戰



惡望國詐戰、以其去王事遠也、

以長勺問起、即以下三比論待敵之道、照傳倒入本股、

伐非鄙 書救鄭 三伐鄭 大鹵 有加鄭澤戎陳作文告守備者、

歷觀應敵之善者、善戰之罪昭矣、

而況兵刃二句、緊接長勺、今增出大鹵爲善戰、甚無謂、

○伐非鄙 書救 盟戲

不師上矣、其次雖師猶不陣、又其次雖陣猶不戰、遞下三段、總説已亂

寡怨二句、歸到長勺、此只借事論理、勿黏定展禽諸人死講

召陵 齊桓 不戰 書救鄭 武子 不陣 夾谷 孔子 不師、

深求應敵之善者王事明矣、

同上但倒轉耳○召陵陳諸侯之師故為善陣易次陘主厚集其陳、

盟戲 不戰 蕭魚 楚服 士匄還 不陣 澶淵 齊服 夾谷 不師 歸田 齊化

同上、 去蕭魚澶淵歸田同、

書救鄭 不陣 盟戲 不戰 出盟戲 士匄侵齊同

經予不陣不戰者以其近王事也、

補一句善為國者不師吾不得而見之矣其次 云云、

長勺 秦晉圍鄭 之武說秦 徐越伐吳 吳早設備 下二比易伐北鄙入滑同

望國挫敵經責其失善禦之道也、

非公 壹

倒本股作下二比借股論傳不可便許為王事

○秦晉圍鄭 徐越伐吳

應敵之道惟修備與詞者得之也、

前後繳出本股

○伐北鄙 僖六 伐北鄙 襄廿 展禽役詞于展喜、 臧宣叔命修守備、

會虢 會鄆 子產有備楚亟衆而入、 子貢說吳釋衛藩合、

伐楚次 入滑 管仲責楚、 鄭有備矣、 上易完盟同

雞澤 戍陳 晉使士匄告齊 晉禦楚以戍作守、 俱同

文告 比再易會悹 子家執訊與趙盾書、 納捷菑 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 趙盾引師去之、 夏

伐陳 子產當晉仲尼曰非文辭不為功若合之入陳便不妥、 俱可、若伐陸渾 王孫滿對楚 袁婁 國子責郤見

雞澤 士匄告齊于應敵何干、 盟平丘 子產爭承 橐皐 子貢卻吳 宰嚭尋盟 會鄫 子貢辭吳 召季康子 盍屬牽、

强、

守備 比再易午伐鄭 西展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可用、至如戰吳 公告雍史慎守 滅陸渾

萇弘勸劉子儆戎備 四國災 子產授兵登陴 戍陳 宣子會于城棣以禦楚 赤棘 宣叔修守備 伐北圍成 孟速

塞海陘 國書伐 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 艾陵敗 季孫命修武備 俱未妥、、

長勺 盟戲

望國之挫敵德更衰于善陣矣、

主至于善陣一段串作、 或出盟戲 易二伐鄭 大鹵 代長勺 未是、、

莊公 話

外如盟戲蕭魚夾谷歸田 主不戰駕外伯臣之績、不師化强聖人之神搭、 又非鄙書救或書救

夾谷又士匄侵澶淵夾谷歸田 俱主不師 不陣搭、 又書救盟戲或召陵三伐鄭

俱主善師 善陣搭、 皆割裂傳意不可用、

記此傳搭股惟召陵非鄙可兩用上可作不陣亦可作不戰下可作不

師亦可作文告

ヽ長勺 乘丘 曹劌 公子偃、 俱詐

○長勺 敗莒 曹劌 季友、

望國君臣勝敵皆停于王者也、

上王者之事自不用兵上論下王者之師自用兵上論一則以彙為主

而不書伐一則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俱重據死而詐帶之

長勺 召陵 惡書戰 予不戰 但布王者之事句

長勺 彭衙

以王事望天下故内外之應兵皆貶焉

各以應兵閒起倒受伐爲主上文告守禦王者已亂寡怨之事下引答

辨論王者息爭遠怨之事

長勺 大鹵 非王事 非王師

公侵宋 書侵之始

望國犯大而無名兵所由召矣

隱青室 莊公 圭

魯宋未嘗有隙僥倖勝齊遂侵宋以致次郎之師本張氏註

丶丶遷宿 不無貶

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傳中不泛講大國字小閒常王道話而直從遷國重事寫出小民懷土

至情何等悽惻故不但曰不仁而曰不仁之甚全在民情上描只倒不

再貶句遷是事實

有擬遷夷儀爲去危卽安行父如齊遂而賀 展六年 爲避害就利者可恨亟删

遷宿 遷夷儀 强遷 自遷 小 咪

遷宿 桑狄伐晉 迫小不仁 貴夷非義 亦泛

丶丶次郎乘丘 書次 書敗

以修怨之師而詐襲之兩俱失矣

照傳語意遞講後將事理二字說透交譏意次不以事卽無名意就報

復上說郎魯地故曰深入責魯直不泰辭令句小人之道對王者之事

言書次書敗交譏之也 味傳誠有罪也緊接魯人云云當仄卸魯邊

而後分責之

加長勺侵宋只作報復事實 加敗郚是啓患乃宋爲乘丘之役故侵

我照題分作

齊宋次郎

隱青室 莊公 兲

二國以忿駐師其事不足道矣

齊報長勺宋報公侵大衆深入字要挑剔

加長勺公侵宋只作報復事寔

〇乘丘

惡望國禦敵示遠怨之方也

詞令便是理所謂禮義辨論也小人之道四字最妙從竊出情景上描

來宋有罪意不可脫惟宋有罪則魯有詞矣而何莊之計不出此也

長勺 侵宋 次郎 乘丘 敗郚 去敗郚同

原事以責報怨比事以責勝敵

長勺侵宋是報復于鄑是積忿照單二意作、加北鄙同只比照僭罪、

乘丘　伐北鄙

舊主始用詐以克敵繼奉詞以郄敵近主比事倒單總牽强、

○次陘事　次以伐北鄙　勝以理

紀駐師勝敵惟事與理而已、

或出伐鄭次鄗事　夾谷理　同、俱與傳語反以題面正大存之、

、乘丘　敗莒　此小人之道　此强國之事　各布詞令云云

君臣詐勝皆失待敵之道矣、

敗蔡舞歸　書名

薛首宋　莊公　十年

絕外君之下敵示保國之道也、

獻舞之可絕全在服爲臣虜上玩一服字正是他自己疚心處大凡蔵業保身之主即不幸臨難自反無愧必不甘心屈降如㜸子是也以此反照則獻舞平日可知欲使有國之君一段要發收生名書法危溢之行大槩說不專指嬀息嬀一事須知獻舞未嘗亡國　現聞先生曰㜸子一段又因臣虜上推出來的于單題意甚輕羅織一經事于一傳中以伸辨駁胡氏往往如此○其意直二句一意只說無罪見許不可把不服字當有守服爲臣虜直與獻舞一般因他說先君事不認其罪見失地非自取耳

---

加路嬰兒等比總叙渾作只重失節、

、荊敗蔡

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猶夏也、

主楚人伐鄭荊聘二傳熊通稱王在春秋前此熊貲、

敗蔡歸　弗宿息嬀　滅胡歸　遣仔楚邑　入曹歸　用公孫彊　昔載寔來傳則無胡豹明文宜主此

就服爲臣虜上斷其自取作○傳言入國摘出三股題面不全應刪、

敗蔡歸　譚奔　滅黃　滅㜸歸

經惡失守之君叅之三國而罪定矣、

以黃譚諭起蔡之臣虜轉下㜸子不名而獻舞獨名重發、加石門只將不生名書法問起、

薛首宋　莊公　十年

獻舞歸　譚奔　滅黃

歷紀諸侯被患獨絕失正之甚者焉、

主國君死社稷至虜甚矣倒單作雖重失節仍脫不得有罪意

滅遂　正　弦奔　恥　徐布　陽歸　矣　虜甚　出滅黃　弦奔　路歸同、

歷觀諸侯處患其等益降焉、

順傳作起繳見本股

獻舞歸　譚奔

于被患之君罪失節而恕有恥也、

以不死社稷總門起分無恥有恥作有罪與不幸略點入、
獻舞歸　蔑歸　加石門句
絕國君之自辱以其與于無罪也、
敘獻舞過即以蔑亦臣虜難起說明蔑無罪幾句倒獻舞獨名上
蔑歸　徐奔　比譚奔傳脫
經于被患之君恕其無罪者絕其無志者、
因亡而君虜則名獻舞是也蔑亦虜而獨不名國亡而君奔則不名譚
子是也章羽亦奔而獨書名、
獻舞歸　譚奔　蔑歸　徐奔



總敘起與二比作法略同傳因蔡譚論及蔑徐非引蔑徐以論蔡譚勿
歸重本傳
滅譚奔　書奔　書餘
恕失守之君以義無可絕也、
書奔不書出是事實書法重已無取滅之罪一句斷他義未絕惟其無
罪則苟能強于為善尚有興復之望收不名書法然則吳滅徐一段又
推出滅奔中變例以盡通經書奔之例玩為橫逆所加及坐此見滅可
見郎強扶弱等語則作文宜就齊桓中發出恕譚方合傳旨　現聞先
及于徐非因徐比譚不可因此又說譚之不屈服也、

加小白入只作見滅事實、
譚奔　弦奔　温奔
歷恕失守之君皆以義未絕也、
各就所以見滅事實辨出無可滅之罪譚弦不事齊楚蘇子不能于狄、
譚奔　羽奔
紀小國被患別其義之絕不絕焉、
分作體傳中然則口氣遙對而意相聯屬傳末抑強二句總發不必分
貼、
加弦奔温奔同只并入上邊、　再加寔來亦貼上邊照不比于失地書



法、
獻舞傳引蔑後仍結到獻舞上此傳引徐後乃雙結不名與名且前傳
可說有罪無罪此不可說有望無望故前傳可倒此不可倒
降鄣　羽奔
恃強凌弱者皆致其責焉、
主傳雖在于抑強二句、
十一年　敗鄑
內兵用詐覆敵去王事遠矣、
主長勺傳不書宋伐而以敗為主只詐戰一意詐在未陣而薄、

○宋大水　志災

經志外災、明王者之事也、

宋告魯弔、只解宋災得書之故、重聖人謹恤之心、上有是心、即有是書矣、然須體貼志外災意、蓋聖心視本國與列國俱一體、故謹恤無分也、

宋大水　四國災

兩志外災、恤鄰之得失可攷也、

不重予魯罪許、只就弔者是、不弔者非上、見得災之當重、以明聖人志災爲謹恤之心

○宋大水　會救鄭



恤病與救急、待鄰之義然也、

主水火兵戎句、不必以恤病救急分貼、借題發義、勿實講予他

非杏　平宋亂、　遂救許　傳有災急字、　同上、

告糴　城邢　亦主恤病救急、然與水火例微、

宋楚平　歸粟于蔡　子反念國憊、周恤矜無資、　亦不切

△宋大水　六月雨　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宋大水　弓會陳

兩志外災、王事王德備矣、

敬天勤民、王者之事、興滅繼絕、王者之德、

王姬歸　兩詞而不異

待王女以常詞、訓婦道也、

重垂訓上、述天理者、所以訓後世也、同辭不異、只一歸字上見、玩又豈所以爲治等語、須說得關係大

加伯姬歸只照出同詞、倒單作、

從王伐　以伐鄭　會首止　會葵丘　書從書以、殊會不殊會、

以春秋之義尊君抑臣、遂以軍禮賓禮搭、似未當、

丶伯姬歸　王姬歸　會首止　會葵丘

以婦道待王女、不以尊抑之例施焉、



以首止葵丘作尊君抑臣、挑同詞不異意、倒單作、

○王姬歸　會葵丘　下易會首止同　同上

兩致常詞、婦道臣禮昭矣、

丶王姬歸　歸鄭　不以貴故廢婦道、詠美周姬、不以亡故虧婦道、詠美共姜、

抑貴女以訓婦道、錄賢女以旌婦節、

伯姬歸　王姬歸　遂乞　錡乞　合錡乞傳

上下同詞以謹大倫、內外同詞以明大義、

上尊君抑臣、書下嫁則同詞、下重內輕外、至乞師則同詞、

會首止　會葵丘　升陘　戰泓　尊君抑臣、重內輕外　比錡乞師傳[illegible]

十二年 叔姬歸鄰 存而不削

錄內女之全節，以婦道勸天下也，

全重不以亡故虧婦道，其歸之意全爲宗廟，爲宗廟正所以從夫，須把魯宗國來照，惟不歸魯而歸鄰，方謂全節守義，重爲後世勸意。

紀季入 歸鄰

內女歸以奉祀，經特詞以旌之焉，

主傳以宗廟在鄰，歸奉其祀，倒單作，有以存祀，臣之忠，奉祀，婦之節。

合作者亦可

：歸鄰 及仇牧 婦道 臣節 莊公 四十

麟旨宋，及仇牧 書而弗削

紀大夫之徇難，勵臣節也，

義利二字重看，凡避死者，多托言殺身無益，聖人取牧，全在不畏強禦

明知無益而不敢愛死，蓋牧既立朝執政，且君弒不以其私，義無不死

之理，書法是書而弗削，太宰督只點出，

孔父 義形于色 仇牧 不畏強禦 荀息 不食言

三取與難之臣，勸天下以事君之義也，

孔父 取糾 召忽 仇牧 兼華督 荀息 遂得臣如 惠伯

以義權與難之臣，而猶有所取焉，

仇牧 會夷儀 加孔父荀息同 下主晏嬰不死，有易首杵伐者，未當，

義宜死則生輕，義宜不死則生重，權字要透，各兼己與君二層 二題

意俱不佳，應刪，

有出取糾，會夷儀 召忽傷身，無謂，又有出白入葵丘澶淵夾谷 管仲不死而伯 君，晏子不死而顯君，更無理，刪之，

宋萬奔 特書萬出奔陳

經明天討，深著黨惡之罪焉，

納之固不以爲賊，受賂而後執，亦非以爲賊，體又字串講，雖宋之殺萬

實由于陳，然叫不得天討，便與未嘗討一般，而死者之讎猶若未復矣，

麟旨定 莊公 四十二

使婦人飲之酒，亦是懼萬之力，不可指此爲黨惡

十三年 ○會北杏 四國稱人 齊侯稱爵

紀伯事之始，參權正以立法焉，

俱以王道爲主，上重誅始亂，句自王道之變言，下重上無天子，句自王

道之衰言，要之扶王道之衰，仍就臣世上論，不必牽扯尊周，誅始亂與

自北杏始句相應，有能字雖曰字宜玩，全是不得已意，權正字要醒，總

發于後，模寫聖人斟酌桓公功罪處，會諸侯三句，一串說，誅諸侯二句，

正見不相矛盾之意，桓非受命之伯，不過說桓伯由四國推之，講內只

帶說，

、會鄄　會鄄　盟幽　盟幽

刱伯專會盟之政，私執者之罪見矣、

會掌于行人，王者所以禁約諸侯，盟掌于司盟，王者所以聯屬諸侯，須

重看一主字，便儼然天子矣，俱要根北杏來，而以其後云云，束之，收四

國稱人、仲先曰，先要看得會盟之政，鄭重，纔見非諸侯所宜主

北杏　救邢　伐楚　曹南　城濮　伐晉　辰陵

予奪伯圖之始，酌其功罪也，

照單分須知北杏正爲安攘，非北杏止是會諸侯，到救伐方是安攘也

去北杏大意同，仍暗以北杏爲骨，總收二書法

麟旨定　莊公　五

兩鄄　兩幽　伐楚次　曹南　城濮　伐晉　辰陵

觀伯圖之利害，見聖人予奪之意矣、

將北杏照起，隱隱點在中，要有斟酌、加北杏書法總收、

北杏　曹南執嬰齊同，城濮同，踐土　伐晉同，敗績　辰陵

責誠伯者，以其啓迭伯之迹也，

〇曹南　踐土　伐晉　辰陵

歷觀伯圖，知諸侯始亂之罪矣、

都在以諸侯主政上描寫，抑主齊盟而王室遂虛，不泥四比事，實北杏

股，不但首尾見之，通篇全要體貼，跡此而爲之句

△北杏　會檉鄄　伐鄭

世道有賴于伯，故春秋權與之也、

以會諸侯爲主，以下二股渾賦，勿分貼安攘，重今日時事上論，不貴贊

其功，會諸侯，卽指北杏舊添盟幽，未是

北杏　城邢　伐楚次同上，然云云，以北爲正　或出北杏救邢召陵，或盟幽救邢召陵

以盟幽代北杏，謬　或會鄄會檉會陽穀，俱同上、　又有出盟幽救鄭首止葵丘

者，謬，然易混，記之、

會鄄　盟幽　救邢　召陵

麟旨定　莊公　只

上二比代北杏作會諸侯，下二比就中國免民左衽，指月以主天下會

盟之政，建天下安攘之功，照置二議，作亦可，然終無味，姑備之、

北杏　盟柯

予刱伯而恕乎慫，皆酌其時也，

刱伯無王，何以書爵，以其安攘中國云云，舊恕無親，何以書爵，以易

世故，安中國云云，

△北杏　三國伐宋，舒始執，見伯之圖天下，兵權來見，伯之息天下

北杏　單伯會伐，服從伯，許從伯、

〇北杏　前盟幽，上無天子云云，上無明王云云，四鄙

經予刱伯從伯者，皆不得已之心也、

△北杏　後盟幽 四國戴之伯圖攸始 天下與之伯業攸成

伯圖剏而伯業成皆所予也、

○北杏　城邢

兩予伯事、維世之權也、

二傳俱有權正字、俱以無命問起上倒上無天子有能云云可也下倒

天子不能正有能云云可也◎伐沈傳亦有權正字然彼論用兵對不

過此二傳論書法者不可作比故城邢伐沈俱難作題

△北杏　楚人伐鄭集 宋襄云云迹此而爲 會中華云云由來者漸　書法俱稱人

誅始亂而志浸强爲王道世道慮也、

麟旨定　莊公　四七

北杏　盟貫 雖俱有免民左衽句然予剏伯許定交意不整肅、

○北杏　伐楚次

剏伯主會專兵經酌詞于罪之外焉、

盟會征伐俱以無命問起上倒有能會諸侯云云與之可也下倒苟志

于善斯善之矣兩邊俱有予奪

北杏　盟首止 安中國攘夷狄 正父子定君臣　俱有免民左衽

予剏伯実定儲皆爲尊王計也、

○北杏　盟齊

會盟由伯而及夷經皆謹其始也、

以諸侯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王伯升降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

自此始夷夏盛衰各有流弊

、北杏　辰陵

不得已而與伯進夷皆憂世之心也、

兩邊有功于世全在上無天王及中國不能令上以四國二國問起、

北杏　入陳 專貪 則雖與之可也 雖曰與之可矣

予伯與夷皆不得已之心也、

北杏　楚子圍鄭 無王 上無天子云云、 僭夏 上無天王云云

予伯恕夷皆憂世之心也、

麟旨定　莊公　四八

○北杏　盟新城

予奪從伯者皆以扶王室也、

桓非受命云云君矣稱人以誅始亂荆楚僭王云云滅矣書同以予從

晉、

△北杏　邢丘 書法皆是稱人

諸侯戴伯而委權經皆謹其始焉、

○北杏　盟宋 亂始 王伯消長 其後宋襄云云、 弱始 夷夏盛衰 自是中國云云

戴伯交夷經皆謹其始焉、

滅遂 書滅

覆小者不仁，春秋專其責焉，

論見滅者之不幸，正以形滅人者之罪，非二意，書滅而君不言奔，不言
以歸，民不言潰，是爲上下同力，而無取滅之罪，所以爲善詞，以此意在
中，挑講形齊滅之惡，書法收凡書滅者不再貶，而惡已見，稱人是事實，
齊桓創伯之始，譚遂繼滅，正是以力服人之術，故傳引天下之民歸心
句。

遷宿　滅遂　盤庚五遷　武王與繼　書法俱不再貶

兩觀大國覆小，其不仁甚矣，

盟柯　公與齊侯皆書其爵

題旨定　莊公　[illegible]

不貶釋怨者，權其時也，

玩傳意重今易世矣句，桓公始合云云，只帶說，蓋桓公卽不能合諸侯
以尊攘，而易世則怨自可釋也，襄公卽能合諸侯以尊攘，而當其身，則
仇固無時可通也，易世後不可以報怨，則及身時獨可以釋怨乎，傳首
唱曰世讎而平可乎，隨應曰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全在虛虛酌量之
際，見報仇者決不可後時，時一失則枕戈無從，雖有孝子，亦撫膺欲絕，
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現聞先生曰，二國構兵，本爲納糾之故，但以復
讎之義揆之，修怨爲不可，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齊，釋怨爲可，故柯之盟
公與齊侯俱書其爵，可不可識了，識就戰與盟上看，若以戰爲復怨，盟

爲釋怨，豈非當日之意哉，公穀載要盟可犯云云，似非其實，

逆姬　狩禚　伐衞　圍郕　納糾　長勺　盟柯

詳議望國釋怨，不欲其報之易世焉，

以戰盟問起，卽發敵怨不在後嗣，融入當襄釋怨事實，倒入易世，如單

發收戰盟二書法

逆姬　狩禚　伐衞　圍郕　納糾　長勺　盟柯　盟幽　救鄭

伐楚　葵丘

聖人可平怨者，以其時之過也，大意同上，

白入　北杏　盟柯　或去本比，不成題，

題旨定　莊公　年

權內怨之可釋，以其在伯主之時也，

如單北杏比，不止是合諸侯，便該尊攘，等在照傳側下，始合諸侯，緊承
今易世矣，總見非報怨之時，勿分時義字

長勺　盟柯

怨宜報于當世，故于兵信致意焉，

總叙問起，卽以易世意總斷，戰盟可略分收二書法，

加小白入北杏同，只叙起，

盟柯　盟幽合　北杏同，　救邢安　救鄭同　伐楚攘　召陵同，　首止尊　葵丘同

不貶平怨者，以其在嗣君圖伯時也

仍在易世上論勿添功字義字問書法後卽以下四比點入以見釋怨
爲可同單始字當玩、去盟柯亦須歸本比上翻斷孝字要體貼
或出盟幽 仝 城邢 安 召陵 據 寧母 穿 同上首尾點盟柯、
猶能曰此傳惟搭小白入北杏爲確若盟幽則在後而救伐更遠在閔
僖之時如何接修怨怨鄰云云乎
盟柯 行父如齊年 加[illegible]引歸父如同
經的怨患之報皆不于易世也、
雖主敵患敵怨不在後嗣句宜比作上是父讎當襄之世云云已忘親
矣今桓始伯乃欲云云乎故貶戕而怨盟下是私患當惠之世云云已
麻肯定 莊公 至
眛禮矣頃未踰年而亟往云云乎故備書而不削須知此亦借題發意
盟柯 圍蔡
酌復讎之宜于平怨報怨者兩恕焉、
上重不在後嗣句下重不共戴天句總是以直報怨
十四年 ○三國伐宋 稱人
予有制之兵以伯業所由基也、
稱人是紀實書法只就稱人見將卑師少見以制用兵就以制用兵見
賦于民薄不可以財力分有制在前卽作內政寄軍令事伐宋以後特
遵此制耳桓仲兼說傳通論二十年開闢單題亦不可泥看本股講

、滅譚 三國伐宋
伯國自賢臣之用兵已有制矣、
惟管仲得政作內政寄軍令故滅譚以後遂不復用大衆不可謂滅譚
時仲尚未得政倒傳如單、
滅譚 伐宋 伐郳 伐鄭 伐徐 伐楚 戰韓 去滅譚同、
伯主以制用兵故能致勝于天下焉、
照傳一套做下、加北杏只帶討背會、
合伐郳 伐徐 救鄭 救邢 出伐宋 伐郳 伐鄭 伐[illegible]
原[illegible]伯因節制之兵知伯臣善用其民矣、
麟肯定 莊公 至
如單作伐救略點眼卽此數比以概二十餘年之事講意當活、
○伐宋 召陵 完盟 同 戰韓 加會葵丘同
伯兵有制兵之所以無敵也、
同上南摧西抑非僅服三強舉其最強者而餘可知故曰天下莫爭、
或出伐鄭召陵會葵丘同伐鄭是影比須認
○遂伐楚 盟 戰韓 易屈完來 會葵丘同
伯主威加天下節兵之效也、
摧是摧挫抑是遏抑事迹不重只重節兵之效總叙總作伐楚見楚人
震恐戰韓言秦晉自爲戰而不敢橫行中國、仲先曰傳中故能莫能

兩字要挑發

召陵 楚服 會葵丘 晉來會 戰韓 秦雖勝晉而不逞于中國 同上

以戰韓單屬秦已不妥以會葵丘宰孔遇晉侯爲來會尤謬孔云不務德而勤遠略可無咎也豈可作節兵之效乎刪之

○三國伐宋 伐楚次 用兵以制 行兵有律

三國伐宋 盟首止 息民 匡君 二傳俱有管仲然亦欠贅

伐宋 召陵 戰韓 圍宋 城濮 踐土 只伐宋 若伐宋獻宋主大棘傳 城濮同

管仲用民有制于犯訓民有禮下借昌閒傳

三國伐宋 戰鄗 管仲用兵有制 林父將用兵失律

麟旨定 莊公 壐

△伐宋 作丘甲 節兵 益兵 賦予民薄 重困農民

搭用田賦同意須見兵農相關切在賦上立論爲是

伐宋 伐郳 伐楚 戰韓 稅畝 丘甲 取田 圍棘 比圍棘傳

用兵有制有以服外强取民無制無以服内叛

丶伐宋 晉救鄭 節兵 全民

○伐宋 盟戲 加如師戰韓伐鄭斮魚同

二伯之兵以制與謀行之者也

管仲一匡知螢三駕上制國爲十五鄉下三分四軍要說得詳明使强弱勝負如指掌

三國伐宋 楚子伐鄭 襄 管仲節兵 親鋒息民

○完盟 伐楚同 戰韓 執霄 會申 制以用兵 謀以勝敵 管仲 螢鋒 比斮魚傳脫

丶丶三國伐宋 蕭魚 同上

丶三國伐宋 歸三田 管仲以其君伯 晏嬰以其君顯 上加完盟戰韓下加夾谷同 下借行父如齊傳

伐楚 戰韓 管仲 夾谷 三田 晏嬰 同上勿誤認合孔子

若搭歸三田墮郈費則以管仲節兵南摧西抑孔子秉禮變齊變魯合

○伐郳 伐鄭 伐徐 圍許 伐黃 伐徐 比盟齊傳脫

春秋紀兵見伯臣之息内見伯主之制外

自管仲得政凡用兵皆稱人不遣大夫動大衆終桓公之世楚止書人

麟旨定 莊公 壐

不與中國會盟

外有滅譚伐郳伐鄭會鄄救邢伐楚次以息天下匡天下脫比非杏傳不遍 又滅譚伐宋季子歸慶父奔以得政久而節兵之效見得政淺而靖難之功遲比慶父奔傳亦少味俱刪之

單伯會伐宋 無貶

列國兵舉于從伯經平詞以紀焉

不叙三國三國都無貶不止單伯會伐者無貶在桓公之可會不在伐宋上玩傳中齊桓公也二句口氣自明然傳只就篡逆賊反出從伯主之無貶若說得太好便不像平詞

加伐宋同、毋加北杏亦同、

伐鄭　蠻會伐鄭　伐宋　盟會伐宋

辨從兵之是非惟所從之人異也

如傳問起排股相形不必大開亦不重事實、

荆入蔡　以州舉

外夷猾夏經舉號以黜焉、

主荆聘傳說猾夏便離不得僭王不恭字可玩

會鄄

紀伯業初定見政之簡焉、

麟旨定　莊公　十五年

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政務簡便不煩諸侯也本吳氏註、

會鄄

觀伯業始定見心之愼焉、

三合諸侯而不輕于盟故一盟而衆信本許氏註、

△會鄄　會鄄

兩觀伯好見其匡天下之志焉、

以政簡心愼二意提過借北杏傳會諸侯云云作、

○三國伐郳　序宋下

經紀主兵之實伯業未成可知矣、

傳首二項泛論紀兵常例以起桓師序宋下句蓋三會後業雖粗定而勢未甚張志未遍喻就今日郳不服宋宋欲伐郳齊以師從亦猶是諸侯之師遞相爲用也宋既主兵齊自應序宋下此紀實書法桓未成伯乃以二十七年後反照見他伯業未成非聖人以其業未成而序之于下也

邾鄭伐　兩鄄同 州杏　伐郳　盟幽　遂伐楚

不以專征之例先伯兵以業成猶有待也、

依傳以伐宋伐楚二比論專征主兵之例問起書法如傳作然以兩鄄作天下未與於屬添耆、

麟旨定本　莊公　十六年

邾鄭伐宋　會救鄭　出三國伐鄭　例楚同、

經之先諸侯或以主兵或以專征也、

專征即是主兵但主兵指一事言人無定主專征指一人言事有專主矣非專擅之專也玩伯者非伯者字則此題以未有伯既有伯立論亦當只論例不斷罪

△伐郳　盟幽

伯兵不得從專征之例以成伯有待也、

傳本以盟幽股照今日之未成伯宜以伐郳問起發揮而以盟幽作二比于後須體貼然後字面要發得虛活緊挽到伐郳上

△伐邾　盟幽　伐楚　夫伐邾非作起繳用伐邾

伯主不得從專征之序，以成伯在後也、

下二比一串說至盟幽以後，始得專征也，問處便將伐楚叫破、

非杏　會鄄同　伐邾三國伐郳同　盟幽　伐楚救鄭同

經後先伯兵，緣伯業而異也、

重伐邾伐楚作，以非杏盟幽分貼未成已成，然非杏比終屬杜撰、易

比難認，故備之、

郳鄭伐宋　伐邾　盟幽　伐楚

以主兵專征如傳起倒，倒作同上、

庚莊公　孝

△伐邾　伐楚　出三國伐郳，會救鄭同、

觀紀兵之先後，伯業之未成已成可攷矣、

主伯業未成已成，兩邊俱重，齊上主兵專征字，還他明白便了、

丶伐邾　國成至人心未與，二十七年云云、當攷未尊越明年云云、

伯業與聖化，皆不能違時而成也、

○鄭人侵宋

經紀用兵，見法之奇焉、

只就侵字活活辨論，見是潛師掠境之謂，非無名行師之謂，不可入斷

罪語，亦不可實講奇字，此只紀實非特書以著其奇

△伐邾　侵宋

觀經所紀用兵之實，奇正可考矣、

以先儒之說辨起，只說奇正上論，不當說其孰得孰失、

出侵宋三國伐鄭十六同，或伐宋侵宋同，或易侵蔡潰伐沈潰同，然何取

二潰不可出、

○侵宋　伐鄭　次陘　江黃伐陳　比陽穀傳脫

兵有奇正，于法與謀見焉、

上伐正侵奇，下聚正分奇，通在用兵上論，不涉予奪語、

侵宋　伐山戎　侵蔡　伐楚

庚莊公　癸

辨奇正以紀兵得失存乎其事矣、

上侵伐皆非，下侵伐皆是，見伐不必盡得，侵不必盡失，顧其事何如耳

十六年　三國伐鄭

借伐宋伐邾兩傳，見用兵之有制，知伯業之未成

荊伐鄭　主荊聘傳

經黜外夷，以猾夏也、

○盟幽　諱公　昔同

致意于從違伯信者，以伯為世重也、

二邊各提齊桓始伯作案，見諸侯一從一叛，煞有關係仗義以盟匡世

尊王總在內、失信是就後日詹逃見出、要講得活、不可于同欲內說背之。未同二十七年盟幽諸侯始授、然此時人心已與桓同欲矣、故曰天下與之。

志欲同也、只見那人心樂從之意、不是贊諸侯語、勿與下貶莊對

兩邊只一信字、覩傳末總結一句可見

從王伐（無明王）惡曹（無方伯）以伐鄭 侵宋（列國交爭）盟幽 執詹 詹逃（首叛）

以盟幽作主、上下意分照、

非杏 盟幽 執詹 詹逃 主傳齊桓始伯數句、

紀始伯仗義之盟、深惡內之失信也、

盟柯 盟幽

滕肯宋 莊公 奕

卽經之酌平怨、而惡失信可推矣、

順傳將盟柯作辨、

非杏 盟柯 盟幽 詹逃

經予伯主仗義之始、而許釋怨惡失信焉、

總以齊桓始伯可同不可異起、中分總收、上書公、下諱公、以時義立說

盟幽 詹逃 會檉 敗偃 比敗偃傳

經于望國、兩責其無輔伯之心焉

上從同欲說來、重信字、下從志同說來、重誠字、

、盟幽 會檉

兩覩信好之同、知其不可背矣

○盟幽 盟幽

兩紀伯信、皆樂人心之同焉、

上原齊桓始伯說來、下原齊桓强盛說來、天下與之與許也、授之諸侯、授歸也、有淺深上雖一魯云云、下衆一鄭云云、

、盟幽 盟新城

以義決從違、兩幸人心之同焉、

上欲其從齊、本上無天王云云說、下不欲其從楚、本荊楚僭王云云說

會蔡略點入、

滕肯宋 莊公 卒

盟幽 同盟齊（同欲、同惡、）

盟幽 清丘（譏失信、譏失謀、）

盟幽 詹逃 平丘 不與（伯信乎而不協可惡、伯信惡而不與可幸、） 比不與盟傳

十七年 ○執詹（書齊人執詹）

觀春秋不與伯討、待之之意見矣、

惟桓有匡天下之志、故聖人不以常情待之、而責以道與仁、全在宜執而見惡上、發聖人待之之意、責鄭之侵宋不朝而不知反已、便是不盡道、以此尤鄭而執其用事臣、便是不盡仁、齊不責已、非謂其不能朝王、見小不可犯大、則大亦不可凌小耳、

道仁兩字勿分、王道只是自反、

既盡其責已之道，自符乎愛人之仁矣、

加優宋同不朝齊虛補

○執詹　晉侯伐衛 朝溫　滅蕭 挾續

伯主治小愾于盡道盡仁者矣、

重本比作以下二比引斷于中 指月六滅蕭傳方罪楚不仁今以挾續作愛人說

○晉侯伐衛　吳伐鮮虞

能推其情于人已之間者不愧道與仁矣、

晉襄朝王荀吳邾叛只借事論理　或出敗殽 秦穆引罪 歸盆 因齊怒而及邾侯 欠

通宜刪、



△執詹　執濤塗

兩譏伯討始終以王事望之也、

俱是稱人以執上自圖伯之始言下自功成之後言

△執詹　宋人圍曹 盡道盡仁 反仁反智

兩紀伯討皆失于自治焉、

、執詹　宥免侵

同上須在鄭固可執陳自當討處討機括

執詹　晉侯伐衛 失于自反 得于自反

經以自治望人故于伯討有予奪焉、

、執詹　侵曹伐衛 盡道盡仁 亦容有恕

經于賢伯待之厚責之備也、

上以優宋不朝起重春秋待齊之意收稱人下以背叛即夾起重春秋

責備賢者收再稱晉侯　下易秦人伐晉以懲忿窒慾比

執詹　衛侯奔楚 俱是責人已甚

○殲遂 書

經紀餘民之復讎勸戒昭矣、

只重勸戒意發亡國餘民句極重然齊之可殲與遂之能殲俱根滅上

來惟非弔伐故雖強齊而不免殲于餘民惟效死同力故雖滅餘而尚

能殲乎齊成春秋書此以見滅遂者此齊見殲者即此齊見滅者此遂

殲齊者即此遂強者庶幾知戒弱者庶幾能立乎



滅遂　殲遂

觀強弱交勝之迹勸戒昭矣、

如單以齊遂分不以滅殲分齊非伐罪二段乃從今日看出

、滅遂　殲遂　入郢　圍蔡 只殲遂或殲遂 圍蔡同入郢同

觀餘民與孤臣之能奮可為強弱勸戒矣

全發勸戒不必于他遂民四族申胥一身、

△入郢 同 圍蔡 入吳　比昭至胥傳脫

外君臣之奮于*由其能自强也、

申胥一身、可以存楚、勾踐一旅、可以沼吳、秦人賦無衣、國人賦飛鳥、

城楚丘　圍蔡

同上、衛文公申包胥、許賦載馳、秦賦無衣、遺民七百、依牆七日、

盧歸　圍蔡 朝吳復蔡、申胥存楚、　加滅蔡入郢同　比朝吳奔傳脫

兩觀復國存國者、可以爲人臣風矣、

此外有搭忽奔傳出會號入郢者、有搭樠李傳出入郢樠李者、俱晦、删之

詹逃 特書曰逃　書自齊逃來



卽外臣避難于內、兩俱有罪焉、

二邊以義字爲主、上不能以義立命、下不能以義成信、傳中說詹二段、皆義所當爲者、理卽義也

盟幽　執詹　詹逃

經于外臣托內、兩原事而交罪之焉、

如單上二比、只納兩邊、

執詹　詹逃

外臣幸免難、亦媿于義矣、

盟幽　詹逃

望國渝信而受逋、所虧多矣、

執詹　詹逃　執舍　舍至 下易會執取邾主叔豹不以貨免、○比舍至傳

見討而失節、昧義、見辱而全節、守禮、

△多麋 故書

經紀物異、亦憂民之心也、

多則便爲稼之害、非二義、重及人上、說到放龍蛇遠犀象、便是經邦大訓

十八年
○追濟西 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

望國逐寇于境內、經示豫防之慮焉、



重不覺二字、由無武備、故其來不覺、至已去而後追、啓戎心而不知儆、謂戎心已啓、尙不知儆、卽是不覺其來、不必添出啓患意、濟西魯之境內、追至此、則戎所侵軼又過此、豈得不危、作文在聖人意上發言、內要得垂戒意、

○追戎　告糴 天生五材、兵何可去、農用八政、食居其先、

經議望國之君臣、知兵食之貴豫矣、

△追戎　伐山戎 志武備、好武功

丶追戎　滅舒蓼 俱重未然之防○題頗僻

追戎　夾谷 無備啓戎、有備弭患

有惑　以有書　加多廣混作、

經紀物與內君有以感之也、

惡氣所感重莊公正身正家上說、

札聘　狩麟

主蕭韶作二句題面雖美然季札止贊韶耳紮局牽強、

有惑　狩麟　咎徵應由君德之失、休徵應由聖經之感、

十九年　滕鄄遂盟　結者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　齊宋書爵而附遂

兩譏內臣之失以不能酌禮之輕重也、

失已失人碎講輕重字要透所重所輕就人言以公子對微者以大夫

麟旨定　莊公　奎

對齊宋也禮之輕重兼人與禮言以微者之媵對齊宋之盟也遂字就

帶失人內觀大夫輒與句可見此書遂之始故復詳論之非倒重語、

滕鄄

爲禮而失已惟不酌于輕重也、

結自以庶女往媵原無君命與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不同、

遂及盟

內臣輒盟乎大國經譏其失人焉、

以抗爲主串入專意而以利國家云云辨一段于後、

遂及盟　完盟　下易高子盟非安已之社稷也然係舊比存之、

子奪大夫結信無非重君命也、

主傳受命不受詞意務完可盟全在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利國家

安社稷意只帶說、

書救鄭　吳救陳

武子不戰季札退師俱主二臣權命于境外已自舛謬又有易國佐借

一之請士匄聞喪而返者何異夢中說夢○外有北杏梁丘題主齊侯

伯主宋公王者之後有何味槩刪之、

遂及盟　遂伐楚

經譏大權于卑信專兵者識焉、

麟旨定　莊公　奎

盟國之大事伐王之大權上從無命斷下從不請命斷以遂者卅詞總

論起、

、遂及盟　宋楚平

兩罪大夫之專命明人臣之義也、

總以專之可也間起上謂本有此命云云結無便宜之命下謂境外云云反在君之側、

遂及盟　庚良盟　盟國之大事云云、盟非諸侯之體云云、

經于內外之臣皆譏其專以成抗焉、

遂及盟　入鄭專兵、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詞、專好、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

、伐西鄙 曰伐

叩伯討有詞致寇之罪彰矣

專主失人以招寇說奉詞曰伐是事實非特書只將伐字明魯罪非予

齊也稱人只辨其非貶耳餘倣此　加滕鄧及盟同

二十年　夫人如莒 書　重莊公夫子道上　全傳題同

國母越禮之甚罪在縱之者焉

齊大災 桓公勤于兵略故書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意

齊人伐戎

伯主節兵以攘外其勢振矣

贅旨宋　莊公　　　　　　　　　　　　　　　　　　　　　　　　　　　　奎

主後幽傳有攘夷狄之勢句戎在徐州最近齊魯桓始攘夷故先治之

廿一年　突歸　忽奔　突奔　忽歸　入櫟　遇垂

詳辨逆君之實可爲居正者戒矣

如傳以遇垂問起以突忽所稱緊叙辨明遇垂之鄭伯突也非子儀也

講突君篡之實就中揷入居正之戒重發總收始終稱爵

突歸　忽奔　突奔　忽歸　入櫟

不沒嫡庶之實所以爲戒也

傳末居正而不能保句是正意中以突之能君忽之不能君分股

若單出突歸忽奔突奔忽歸似未完

突歸　突奔　入櫟　遇垂

經不沒竊位者能君之實以示居正之戒也

皆係突事亦倒居正之戒作始終書爵非予之也傷忽之不能如突也

廿二年　△肆大眚 肆眚而曰大眚

望國縱惡之過經譏其失刑也

書法全在大字舜典易象呂刑周官只爭得一箇大字耳惡人者善人

之賊縱有罪必至虐無辜矣三宥原其情三赦赦其人

○肆眚　救邢 譏失刑　善救兵　刑期無刑　兵期無兵

△肆眚　城楚丘 譏失刑以明治　譏專封以正法　小惠妨大德　小惠妨大節

贅旨宋　莊公　　　　　　　　　　　　　　　　　　　　　　　　　　　　突

○肆眚　戢泓 小惠　小忿　俱妨大德

縱惡失刑脉本蒭師皆敝于其小也

○肆眚　邢丘 肆官三赦三宥　晁公立政立事　兩邊俱發姑息之弊

經明刑政皆無取于姑息焉

、肆眚　大鹵 肆宥紀赦宥　鄙詩美薄伐

兵刑有常法而開縱惡崇詐之端者非也

盟防納幣 不訊公　不待既　只一比大意同

內君忘讎以圖婚經深罪之焉

總是忘親一意議婚納幣分股斷之俱重齊字上看無人心又就娶上

挑動須發屈盟及親納二意只點明總收二書法一諱詞一直詞、

盟酖　盟防 定仇人之子 娶仇人之女　比亦少致

廿三年 ○祭叔聘 不言使

不與王臣私交正人臣之義也、

只重內臣句發正人臣之義不與使不假以使之名也傳末入君明此一段須重發于後　仲先曰文定深懲黨錮之禍特發此段議論作文須包之、

、祭伯來　祭叔聘

經于王臣朝聘皆正以人臣之義焉、



朝自無王命而來故不言朝聘必假王命而來故言聘不稱使總發大意不可兩關　有加瞿泉召陵侵是子虎劉卷事俱是略詞只總叙渾作、

友如陳 季友私交　會林父于戚 晉容孫甯下比

臣交私而君容私皆不明于義者也、

、觀社

內君會大國之祀經深譏其不法也、

天子祀上帝一段正解非故業句大抵禮之所在即法之所在以此承前便爲故業以此示後便爲後觀前後一串意齊棄太公句只輕引起非故業句不屬齊穀梁尸女之說不必入　仲先曰傳文俱引曹劌語只說不法不足爲後觀勿入下斷罪語無書法、

會伐秦　有事武宮

兩觀會祀之常可以衆內君之不法矣、

此不過借來實曹劌之語耳只須論其常分照看當非會祀之非事實略點勿作春秋予之盖成子受脤是出軍事與天子事上帝無關、

加觀社以二比辨斷倒重本股

、觀社　刻桷 曹劌非故業 御孫非共德　俱是遂諫、

公至自齊 借觀社斷罪



紀內君返國深譏其不法也、

○荊聘 稱人

進變夷者之慕義與善之心宏矣、

玩傳世類意雖亦有之然結穴全在聖人樂與人爲善上遂稱人而遂進焉及雖變夷等字面指寫聖人樂善之心眞是活現亦欲後世人主之心其心也與椒聘傳不無稍別總之語楚事纔及稱夏便離不得僭王纔及慕義便離不得世類但運筆或有輕重耳○此是荊聘之始故一則曰遂再則曰遂聖人之心只在遂之一字內此出

、敗蔡 十年 入蔡 十四年 伐鄭 十六年 荊聘 廿三年　上三比隨出一比可、

以素所斥者而驟進之聖人與善之心宏矣、
不必分順逆作宜渾融發聖人與善之心不念字遂字形容聖心最快
入蔡　荆聘州舉狄之稱人進之　上易敗蔡同
敗蔡　入蔡　伐鄭　去敗蔡同
經于變夷者因其猾夏而黜之焉、
少不得本僭王來講中要見聖人因猾夏而狄之原無成心意、
滕薛朝　年聘　荆聘　去滕薛朝同
遠人修中國之禮經遂進之焉、
主朝聘者中國之事一段搭同單、
莊公
滕薛朝　年聘　郳黎朝　荆聘
因朝聘字添出郳朝比于不念猾夏何當刪之、
荆聘　女叔聘年聘同　白狄來
遠人能修中國之禮經不以純夷之例絕之也、
以雖變夷而能修云云一段做在前而以謹華夷之辨云云辨論于後、
伐鄭　救鄭　完盟　召陵叛則懲來則嘉　只遂伐楚召陵同
侍本說聖人待之之心如此擬出殊爲穿鑿應刪、
△城邢　完盟
卽邇安遠服而待夷之道得矣、

御狄而邢安禮楚而楚服俱就夷說方得待夷之意、仲川先曰傳意俱
爲後世之君丈中須挑醒借題論意不重事實
會潛　荆聘　上隨易盟唐等比同、下隨易取舒等比同、
絕純夷者聖人謹辨之法進變夷者聖人樂善之心、
不但舉號稱人全在一則惟恐其通中國一則惟恐其不通中國上充
所以異待處要知樂與之心卽謹辨之心不使夏變于夷則華夷之辨
卽在此矣
敗蔡　荆聘　取舒　伐莒　伐鄒　會戚　伐吳　入吳
經于變夷者各因順逆而異待焉、
莊公
作文一撰二縱總欲化之于善總是聖人天地之公心末以後世之君
云云束完邇安遠服之意楚僭自熊通徐僭自王偃在東遷前吳僭自
壽夢在周簡王時越僭自勾踐在春秋後須有斟酌、
荆聘　取舒　會戚　徐越伐吳
春秋恕待變夷者可進斯進之矣、
輕點四段總發如單、
戎加盟茂字會潛號戎石門郵戎伐號作謹華夷之辨殊非傳意、
荆聘　季子歸
聖人進夷而旌賢皆好善之心也、

上樂與人爲善以逆論起下樂道人之善以恥論起後世之君云云此
義行云云○舊載季歸傳作揚善隱惡者謬
：荊聘　次陘　或連于師召陵出
聖人樂與人爲善于慕夏攘夷者均予焉
俱有樂與人爲善句上以逆起下以僭起
比栢舉傳亦有樂與爲善句稱人稱子俱是進之上不念其逆下不討
其僭。
△荊聘　季子歸　次陘　栢舉　四此俱有樂與人爲善句
、荊聘　完盟　稱人通名氏



變夷之可進惟慕義與服義也
、荊聘　鄭逃
遠人而慕義可予諸侯而逃義可譏
以蠻夷修中國諸侯之事以諸侯行匹夫之事春秋謹華夷之辨春秋
道名分尊天王各問起
△荊聘　晉侯伐衛　廿八　下易晉侯伐衛或楚人救衛同
爲善與改過皆聖人所樂與也
上在慕義上論下在衛請盟上論
、荊聘　及狄盟　荊聘中國之事盟會中國之禮

加滕薛朝年聘踐土會溫同
、敗莘　伐鄭　荊聘　入陳　圍鄭　滅蕭　比滅蕭傳
經待變夷者不以惡掩善不以功掩過
樂與人爲善矣與人爲善之德宏矣
、荊聘　白狄來　與其來不與其來
：荊聘　會弁
經原世類進修禮而賢守禮者焉
聖人與人爲善聖人善善也長俱有後世云云
、入蔡　荊聘　栢舉　入郢　比入郢傳



聖心恕而公不令善惡相掩也
上不以惡掩善進退之法聖人樂與人爲善治遠邇下不以善掩惡命
討之權聖人心無毀譽司賞罰
△荊聘　入郲　叅來　或歸郲同
經嘉慕義而彰改過皆不念其前非也
春秋謹辨春秋隱惡各問起不念其云云遂進焉不念其云云進之矣
聖人樂與人爲善聖人道大德宏後世云云明此云云
遇穀
內君期遇以圖婚兩疚于古矣

主遇清盟邑二傳分作若以遇提起倒失時邊則與盟邑無別矣、

、蕭叔朝

經譏非所之朝可以知正禮之意矣、

穀齊地正是非所之案故禮非其所君子不受正以明其失正而撥亂

二字卽論必反于正之意無罪脅實語不當兼脅說撥亂亂字應上當

其所當字。 加遇穀只作非所之案同、

、蕭朝 用幣

為禮而非所非物失其正矣、

只就二事上論不重責蕭叔責莊公上撥亂之義下正始之道、

麟旨案 莊公 圭

、蕭朝 夾谷

聖人譏朝禮之非所卽郤野享之心也、

主傳故禮非其所云云搭以責蕭倣起以孔子如傳發于後見享禮不

可野合而朝體獨可野合乎使孔子當此必以郤齊者郤蕭矣、

或脫出襲莒夾谷主杞梁之妻郤齊侯之郊弔以杞妻對孔子不通、

△蕭朝 王所 俱是非所

經于修朝受朝者示撥亂正本之意焉、

盟邑詳書 加遇穀同、照詳書書法、

內君圖婚失時不孝甚矣、

大義非指娶仇女蓋宗廟社稷為重則毋言為輕收詳書玩國不可久

無儲貳云云正謂莊圖婚失時以致宗嗣不定之禍故曰不孝大舜不

告而娶正是孝子裁大義之案、

同生 春王正月 夫同 遇穀 盟邑

經原內君婚禮渝時知罪在不孝矣、

盟邑 盟戲 公遝及衛冠于衛成公之廟因晉侯之言也、

主莊失婚禮襄合冠禮或主莊婚太遲襄冠太早、 下易楚鄭侵衛則

許蔡二君弱皆強冠之同、

于翚 刻桷 詳書于策所言桓宮 加丹楹同

麟旨案 莊公 夫

內君崇侈以誇仇女經誅其心焉、

乃有亂心云云而不知正與非特有童心正後世人主心術三心字二

疋字前後相應宜重看全在仇人之女四字上發

、行父如齊 弓如晉 上易盟邑同、 或行父如晉同、

卽事以論儉侈得失懸矣、

、城楚丘 會乎丘 儉此有易邢丘主定朝聘之數不倦、

同上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儉晉成虒祁是侈、

考宮 刻桷 別祀崇妻母、 亦祢仲子之宮、 崇侈誇仇女、 所訌祖宮、

逆女公至志 齊字可玩

經志合常理者，正志僻之罪也、

大雩　狩禚　卽位 文　視朔　壽納幣　卽位 宣

特書違常禮者，尤重夫事之變焉、

以變之必書，形常之失禮而後書作、

丶大雩 成事　狩禚 時事　視朔 月事　壽納幣 合禮

常事而違禮，經屢志以昭戒焉、

就常事中，要說他非常，重發將以爲戒意、

有出不視朔蒐比蒲，止摘月時二比，未妥、

又卽位 文 有事武宮，主重人道之始終，雖合禮而必志，然下比影卒，大



塲不出刪、

姜氏入 不致 入 詳書

內君娶仇女，經詳詞以著罪也、

只重娶仇，則宗廟弗受而不可見意，失正，喻時，二意融化在內，傳求爲

舍 云云，卒使宗嗣 云云，原轉到娶仇上去，總是一箇不孝書法，不書至

而書入，直說詳書帶收亦可

覿用幣 詳書

經于見小君者，兩明其不足爲禮也、

所見非人，所將非物，俱責莊公，左傳有公使字，娶不當娶之人，行不當

行之禮，以明示百官瀆亂男女，此皆失于正始，而亂所從生也，男女同

贄，正莊公誇示處娶女一事，凡十四見，故曰詳書、

姜氏入　覿用幣

國母不協于神人，其僻大也、

玩傳意遞倒本股，爲正重不可見宗廟，臨羣臣上，夫婦不同至，男女同

贄，只帶說，不書至而書入，不書見而書覿、

戎侵曹，曹羈出赤歸 雖以國氏，皆不書爵，只羈奔同、

小國廢置于外夷，經示居正之戒也、

就羈出赤歸，見羈之制在戎，就制在戎，想見羈之平日，不能明而斷，何



緣而起，正責他不明不斷也，歸者易詞，作事實，皆者，赤自應不書爵而

羈亦然也、

赤歸

卽庶孼歸國之易，居正者之不兢見矣、

全借赤之易，以形羈之不自立

執祭仲　突歸　忽奔　戎侵曹，羈出赤歸 只忽奔　羈奔同、

兩貴嗣君不兢，爲居正之戒也、

丶郭公

國君之白六，由未盡愛惡之道也、

重不能行其所知上、

觀魚 僖伯 棄師 高克

二君之愛惡咎在不能行其所知也、

借題發傳不必實講齊隱鄭文、

城濮 朝吳奔 同上

楚成不能去子玉、楚平不能用朝吳、 下易公如晉 昭公不用子家

魯善能用、惡惡能去、出滅譚六月雨 齊桓用管仲、魯僖放郭都、又季子歸公如晉同、

下主晉悼逐夷羊五 又入曹畀宋秦人伐晉 晉殺顛頡秦用孟明、又公圍成 孔子誅少正卯、數股俱、

反傳不通、然題面頗佳、人多食新姑存之



羣帥師 哀奔 出哀奔 華孫盟同、加觀魚棄師順傳作、

小人用而君子退亡無日矣、

主傳小人肆行、君子遠引二句、題意有何好處、

二十五年 女聘叔 稱字、

經于命臣修禮、循例以字之也、

主盟茂傳、列國命大夫例稱字、是時齊晉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

鼓用牲 晉 ト

望國弭災非禮忽天甚矣、

非地、僭也、非物、諂也、皆是非禮、而以不能恐懼修省作骨社、陰神、日食、

陰勝陽也、鼓有聲舉陽聲以壓陰氣、天子尊、故伐鼓于社以責神、諸侯卑故伐鼓于朝以自責、郊社有常期故用牲、備物、救災惟臨時將敬、故止用幣、

伯姬歸杞 不言逆書歸

小國失親迎之禮、即書歸以寓意焉、

只罪其不親迎非責其不使卿、即使卿亦是失禮、但非卿則例不書耳、

綸逆 伯姬歸紀 伯姬歸杞 莒慶逆 高固逆 只歸紀歸杞同、

詳略外臣之圖婚、而謹禮辨分之意昭矣、

總叙以二歸為主順傳分作、杞之不言逆固以非卿而略之矣、而必書



歸者、所以志其不親迎之失也、紀之書履綸逆、明乎其不親迎矣、而猶書歸者、所以別于慶固之自逆也、 去本比、倒辨分一邊、

友如陳

即貴戚修外好、私交之罪見矣、

報女叔之聘、此季友行私之漸也

二十七年 伐戎至

久役孤征、故書至危之也、以伐徐傳反照、 指月主夷患作亦是、

莫 齊侯 單伯伐 盟葵丘 垂隴 放甲父

經重命討之權、于其公而抑其私也、

以命討之公轉下二比兩截作○葵丘只申其禁逆作天討似牽强有

以朔奔小邾朝易上二比者則是命諸侯討諸侯矣謬甚

單伯伐（公命） 兹如牟（私命） 葵丘（公討） 放獄（私討） 同上

貫戍衛 及貫鄭父 滅潞（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戰蒲（晉錫三卿以先路三命之服）

專討專命

單伯伐 盟葵丘

論春秋之命討其權必歸之王也

上命大夫下無專殺大夫只就聖人意上發須知單伯股傳中原無此

意盟葵丘股亦是夫子見王禁湮沒故取無專殺之條以備之耳終難



作題○上易祭仲女叔同或滅甲氏（王命士會） 豹如京（王嘉其禮賜之大輅） 竝同

垂隴 放甲父

諸侯命討之專無王甚矣

傳中論專殺甲父放而非殺且傳明曰比于專殺者薄乎云爾亦不成

題

△城濮 敗箕

以擅蕪殺顛頡以奸命殺祁瞞以逃師殺舟之僑文專討也以三命命

先且居以再命命胥臣以一命命郤缺襄專命也傳兩皆字宜玩末要

舉胥以槩列國

盟葵丘 垂隴

予明禁而抑私命昭刑賞以尊王也

全在聖人意上發備天子之禁即葵丘傳盡禁雖予桓亦以證古者曾

有此禁也明書于策句有春秋字還在再書盟葵丘上看與下止錄名

氏相對文須散行不可以明禁私命作對待語

盟葵丘 垂隴 侵陳 無婁 高厚伐莒（齊晉各一比同 或出葵丘 敗箕亦同）

經欲刑賞歸之王故備明禁而抑私命焉

叙起葵丘倒下私命討作大意同上兩意原非對待不成題

垂隴（士殺） 赦陳（趙盾） 無婁（高固） 伐西鄙（國夏）



經抑二國執政之臣著擅命者之罪也

文中但以大國上卿意發抑之之意不宜于交政中華會盟征伐上生

枝節聖人之大用句不可忽

出衡雍承筐鉄伐蔡盾赦陳同

敗箕（非專命） 滅甲氏（予請命）

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

傳題面似整然本傳重殺邊此單出命不成題

垂隴（敗箕同） 放甲父 栢舉 入郢（尊王奉天） 比入郢傳

明于經之命討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自說經者發聖人意全在抑揚褒貶書法上論勿實講兩傳皆有賞罰之權句須知上二比已不合下二比是聖人之心至公無所毀譽便是天命天討非更有所歸于天也但以題意正大存之

△伐徐 乃致

不致內兵以其不必致也

按書云云至親行是事實提起其不致以下是正意時勢聯講齊宋同行猶言齊者以齊伯威可倚重耳此只是無可至非予之也 猶龍曰書至之例或以久或以危今役不淹時則非久齊人同會則非危故不必至舊說時勢總是無危看傳未明也已未會墨俱混

麟旨宋 莊公 全

伐戎至 伐徐

不致內君弭患之兵以其無可致也

必戎與徐合兵爲患亦是料度之詞勿泥說就魯患上悟得公獨親行之故問起不至書法如單作

二十年 會洮 加會防如傳發在後

內君之出以溺愛禮所禁也

非事非民事也禮字在過愛上論不指非事言傳意重謹禮上

○祭伯來 觀魚 河陽

論上下之出皆不可以妄動也

祭伯來 觀魚 非君命非民事

○盟幽 特書同

紀伯信之協見得衆之盛焉

書同不止一鄭當時唯鄭尚貳鄭同其他可知矣作文重講鄭服而以得衆贊之講鄭服要本伯勢來鄭畏勢故服非鄭服乃有此勢也授之諸侯四字倒得妙書同而曰特書者見鄭雖一人寔關係桓伯全局線索此同非小可也有無限慶幸之意

盟幽 會盟于邾 亳北 末易盟戲同

紀伯信之協以其異于强而疑者也

麟旨宋 莊公 全

下二比是勉强與疑叛以盟幽爲主見視他盟爲愈如單

盟幽 亳北

盟之渝同者其協而譏其渝焉

各就書同上發俱主鄭說據子展之謀則亳北時已懷反覆不可言同

但聖人欲著其既同又叛之罪故特書同耳

盟幽 曹南

經紀小國從盟而别其心之同異焉

要知舉鄭曹以見列國然同不同根由全在齊宋身上上書同下不書同 下易會盟于邾或盟黃同

曹南　亳北上易會盟于邾同、

郎盟之勉與疑者，知其非同欲矣、

惡反覆而書同，勉强而不書同，只說例如此，勿實講反覆與迫脅者之

罪、

兩鄄從　侵宋叛　盟幽從　執詹不朝　伐西鄙伯　伐戎撫盟幽

伯威服久貳之國，得衆可知矣、

倒單作、　去伐西鄙伐戎同、　或加荆伐會救鄭證其安攘，毋乃添足

○伐西鄙　伐戎下易伐徐同

兩觀伯勢之盛，知人心所由歸矣、

肆旨定　莊公　全

主伯攘二句，要說得開敞崢嶸，方肖題面　仲先曰伯中國攘夷狄是

論當時大勢，原不可搭題作文，須勿黏事迹

有出盟幽伐楚盟首止盟葵丘以下三比爲業成的宜删、

盟幽　會救鄭上是勢成而盟，非盟而後勢成也，舊主安攘之勢成安攘之事見謬甚，

○盟幽　盟貫

經紀伯信，其得衆與結遠者可予也、

在鄄貳于齊，江黄服于楚上生議論，重衆字遠字勢盛處，削講在盟前

上視他盟爲愈，下許是盟須說出二盟大關係處，舊主安攘之勢成安

攘之義著，未當

○盟幽　盟召陵

伯主服内帖外之盟，皆盟中之勝事也、

上以鄭服勢說起倒齊得衆，下以完服義說起倒齊柔楚，二盟是内服

外帖之終事，故傳一曰覗他盟爲愈，一曰于斯爲盛

、盟幽　盟葵丘人心同，穀梁謂桓之諸侯人心喻，孟子謂葵丘爲盛，

厶盟幽　盟新城伯業成敗同，欲周室隆替同，外楚

經樂人心從伯，皆志其協焉、

、盟幽　盟幽　書救鄭　九國救鄭　比救鄭傳

講信協，由伯勢之盛，恤患勤，由夷勢之張、

肆旨定　莊公　全

二傳俱有前此云云，上有幸之意，下有憂之意、

友如陳無傳

不貶内臣私交，示正本之意也、

通季子之私行，在直書葬原仲上，當時季友如陳，未必不請于公，但葬

原仲是私事，即有命亦私行耳，紫摘着著效，發見私交已成，通例所謂

以舊坊爲無用而棄之也

加祭伯來祭叔聘作表，不正事實、

祭伯來　祭叔聘　友如陳　慶逆　固逆

順題講下，季友等事，乃祭伯諸人之末流；

友如陳　盟罶

舊以不貶私交以示正本不諱外交以示正始比但下乃從同以見貶之

此以盟罶爲盟齊之流弊而專貶齊也似難比

杞伯姬來　來而必書　加會洮同

經譏内女歸寧所以明禮也

男女往來句要重看

莒慶逆　稱字　書　加綸逆依傳只作辨分一意作勿誤認伯姬歸杞傳

經紀内女之歸大夫而以非禮責内君焉

稱字是大夫自逆常例正問起得書書法何以稱字是尊卑之別付以

賸旨定　莊公　公七

書是失尊卑之紀相承說

伯姬來　莒慶逆　男女之際　尊卑之別　只重書上

杞伯朝　杞始稱伯

伯姬數歸杞侯不能制故來朝以致之出高氏註

會城濮

經紀伯好而知討罪之有自矣

以命齊侯討衛叙事成文隱隱見伐衛之師不可抗意宗鄒氏者專主

命討立說雖似冠冕而不肯題　指月云四傳俱無城濮之文爲將討

衛乃杜氏小註揣摩之語不可作題

伐衛及戰　以衛及齊爪　公八　三

與國抗命亟戰經本其志以罪焉

說齊奉命不是予齊特起衛之當服罪耳重逆命上拒伯帶說伯不可

拒正以奉命也以衛及書日雖有二書法實無二層　現聞先生曰衛

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戰即上段不徵詞請罪而直與交戰之意但

于書日上描寫聖人深疾衛人之情非謂其亟戰之罪又浮于定日而

戰也當時即定日而戰罪何可減春秋大例受伐者爲主今何以獨責

衛也此是胡氏自相矛盾處　加會城濮作奉命之案

齊人伐衛

賸旨定　莊公　公八

伯主奉命討罪師不可拒矣

此是衛不與拒之案只描寫衛當服罪不是予齊當時取賂而還無可

予也無書法

戰郎　不言伐　伐徐　伐衛戰　戰窜　及者爲主

經異詞以紀與國抗伯深疾之也

客此只作變例引起同罪以戰窜挑及者爲主以戰郎挑言伐伐徐挑

言日　不言日易鄭人伐衛及者爲主易乾時同

鄭人伐衛　紀及齊戰　伐衛及戰

以伐不言日及者爲主作書法辨起大意同上

還三邑　伐衛戰 迫小邑言遷，遷言師，戰言伐，伐言日。俱侍詞。

伐衛戰　彭衙 抗伯逆王命，侄伯昧王事，俱是受伐者爲主。

伐衛戰　栢舉 抗伯討，逆命，成伯功，逆命，

△伐鄭救鄭 以州擧 書救

經惡外暴，而予伯主恤患之義焉，

提楚罪起，隨繳書法，轉下桓公得救恤之義，郎在救恤之義中，發安攘之事見意，

荆伐鄭 只主楚凌暴一意，

外夷猾夏，經所以狄之也，

麟旨　莊公　廿

△會救鄭

伯兵擧乎恤患安攘之事見矣，

節兵是事實，以救恤爲主，就中發出安攘之事見，桓主兵自此始，故傳曰桓公主兵，然有深意見，得操縱在手，以此存恤，無夏不庇，以此攘捷無慶不摧也，

會救鄭　伐楚　盟葵丘

攘夷狄，安中國，郎在本比，如此搭出欠通，又有脫出伐山戎會檉者，尤可惡，

△會救鄭　盟貫 恤患，結連，安攘之事，安攘之義，

、會救鄭　盟葵丘 安攘之事見，翼戴之義信，

、荆伐鄭，公會救　楚伐鄭，遂會救 先

兩抑外横，而予夲内義之勤息焉，

以子元范山起兩傳皆有無故字，倒桓公趙有上，

、荆伐會救　嬰齊伐九國救 桓公主兵，兩傳皆有攘夷，晉景親往，狄安中國句，

、築郿 志

時絀而興，不必爲之役，非人君之心也，

就不視歲爲他與民漠不相關，輕用民力于不必爲，意串說周禮荒政十二，四曰弛禁，謂息徭役，則所當爲且弛矣，況不必爲者乎，前無水旱之文，而曰歲凶，自大無分羅料出也，書築是事實，其志是書法，郿邑也，則其經營之勞，當十倍于臺囿，亦須切發玩，傳曰創作邑也，句可見郿又爲下邑，故曰不必爲

麟旨　莊公　廿

城郎　築館　築郿　築臺　築郎囿

經辨役之大小深貴，夫不必爲者焉，

倒與，去城郎只在創始上論，去築郿當融會中丘傳作文，而實以大曰城二句搭，不可脫却

築郿　告糴 役民非時，無人君之心，急病無實，失人臣之道，

民勤于力，則工築勤于財，則貢賦少，勤于食，則百事廢，國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大無麥禾 歲秋而書曰大無
志國用之竭譏內君之不敦本也、
傳中然後知三字宛摹出奢侈人不計盈縮忽然告匱光景不敦其本
卽指肆侈說是一正一反語蓋崇飾無度之君斷不能務農重穀無兩
曆也此麥禾乃倉廩所藏者故傳中丢却歲凶只罪公之肆侈見君之
享國卽有凶荒不能爲害方是人主也
丹楹 刻桷 築郿 大無 告糴 去同 加春王正月只見享國之久同
內君崇侈以竭用不知務矣、



同單此全傳題則以告糴比作書法、
大無 告糴
國用竭而求于人經病君之不知務也、
傳明有下書臧孫告糴句豈可以君不敦本臣不治實合作斷主倒單、
丶大無麥禾 大有年
經紀豐歉著人事之失天道之與焉、
在大無大有四字取巧其豐其歉衆可怪也、
丶人無 告糴 盟戲 蕭魚 比盟戲傳
內君忽養民之本可譏伯臣明制敵之法可予、

莊公務末不務本下書告糴以病之知勞心不勞力下書蕭魚以美
之、
丶大無 告糴 平丘 平丘 乞糴忽養民之本 示威失撫馭之道
二邊俱有宮室臺榭云云故下書臧孫云云如下文云云
丹楹 刻桷 築郿 公如齊 行父如 歸父會宋 光宣十五 饑傳脫
二傳俱有敦本字及戒後世意與三年耕等語上侈于宮室臺榭故夏
秋已過冬乃大無下煩于朝聘賂遺故歲雖螽蝝遂至于饑
○告糴 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
內卿急紓患之名經責之以實焉、



其情急卽文仲請往告糴之情其曰賢者急病云云此便是名晉人悅
之而以爲功者也蓋文仲但知急病云云其所治者大臣任國事之名
耳却不知平時務農云云使民不至于病方是大臣任國事之實春秋
循名責實故不以爲功而以爲罪大臣二字重看辰也備卿故責之若
是小臣亦不責備至此敝字妙晉人悅之是敝在通國也○敝者原心
而論心蔽于名自然不暇治實國家事爲此一念不知潰壞多少春秋
此傳直是揆出大臣名根爲之痛加鍼砭大宜拖發
○告糴 伐山戎
文件以急病爲名春秋之意在務農重穀節用愛人桓公以略遠爲功、

春秋之意在强本治內柔服遠人、

告糴　六月兩　臧孫急病爲名、僖公勤民爲志、

以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比出、

告糴　遂乞師　責侯不務農重穀節用愛人、責僖不省德自反深思計安、

望國資兵食于人各者其君臣之罪焉、

二十九年　△新延廐　書

望國用民非時經譏其盡民力焉、

勅急也此乃勤食之時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修　體巳悉兩字方

不像泛常輕役話頭

[版心] 莊公　五

加築郿大無告糴同主非時而悉民力故詳書示譏、

○城中丘　力　延廐　食　税畝　財　或城郎　築郎　用田賦同、

望國每忽民之所動非君道也、

傳語原倒勤食上雖三段作宜如傳落重本股時視兩字可味是息息

圖迴意

城中丘　用田賦

望國不惜民之財力非君道矣、

新延廐　作南門

春秋重勞民而非時非制者均貶焉、

上重悉字下重輕字宜日舉鼎之紀閔子改作之譏、

城諸及防

經志望國合時之役示民力之當重也、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作用新延廐傳民勤于食亦可、

三十年　師次于成　借次凉傳○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降鄣　不常鄣降而曰降鄣

抑逞強者明道義也、

未嘗兵加其國但逞以兵威脅服之只發脅服而急功之心自見特書

降鄣正描寫他一段心事薄責鄣所以專罪齊急字最說得伯者心事

[版心] 莊公　五

出道義事功正是王伯之辨須重發

郕降　降鄣　總起分斷、

兩紀服小之事罪各有歸焉、

突救衞　滅譚

主傳春秋之法伯者之政二股搭巽胡敷此題又有出降鄣遷郱鄑者

並刪之、

△降鄣　伐山戎　明王道、抑强扶弱、正王法、治內柔遠、

伯主脅小而略遠急功好功之心見矣、

過魯濟

主過濟傳山戎病燕故齊謀于魯曾爲齊謀謂之不期可乎

〇伐山戎 稱人 加齊濟同只作事實

美伯主略遠垂戒深矣

全重因民上發其齊處只一遠字遠則便非王者制禦夷狄之常法矣故以王法正其罪全在垂戒上伐楚一段承上說來以足不可勤兵務遠之意非伐楚之役便能修文德 略遠故功奇功奇故可好其端不可開也

伐宋 伐郳 伐鄭 伐徐 山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加刊踊同

許伯兵而獨譏略遠者示柔遠之道也

麟旨定 莊公 …

以節兵稱人辨起即以獻捷證倒略遠作伐楚股要樽得妙仍照稱人

伐宋 伐郳 伐鄭 伐徐 伐山戎 獻捷 去同

經驗伯主之略遠知其非節兵例矣

以伐宋四股稱人辨起山戎稱人倒本股發垂戒意

伐宋 伐山戎 獻捷 同上

援節兵之文以譏伯主戒略遠也

伐宋 伐山戎

子節兵而戒勤兵直治內也

宜比作轉處把將卑師少問一句方像傳題

〇伐山戎 捷獻

始終抑伯主之功戒遠略也

據伐傳獻比只照書法據獻傳伐比只作事實宜兼二傳總起束中略分總是抑伐戎之功但上就不當伐上發下就不足獻上發〇或以傳有來獻戎捷稱齊侯句總叙即喝明書法如單作末復于獻上發出略遠之非收稱人書法亦得

伐山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譏略遠 美服遠

伐戎可譏以不務德而勤遠略也伐楚可美以責以大義不務交兵也俱重全民命意獻捷只證辨稱人書法講中不得參用〇或謂伐楚一段是因此傳推論出來從單亦得

麟旨定 莊公 …矣

伐山戎 伐楚 召陵

子奪伯兵之攘外柔遠之意見矣

宜分作轉處仍照然則云云强本治內柔服遠人總承上說不可分貼起束總用之 下比只盟召陵亦可若單伐楚次則不可傳美伐楚全在召陵退師故也

伐山戎 遂伐楚 譏遠 譏專

宜比作上以通燕責問起下以徵楚責問起非伐南征

〇伐宋 盟召陵 次陘同

伯主之節兵愼兵、皆經所予也、

上治內、下柔遠、兩邊皆不可遺山戎　加伐邾伐鄭伐徐伐楚同、

丶伐宋　山戎　獻捷　楚子伐鄭 喜　伐鄭鈌救 比楚子伐鄭傳

治夷猾夏者、皆以爲詞見罪焉、

伐宋稱人、予節兵也、伐山戎亦稱人、安知非將卑師少乎、以下稱齊侯

知之、四年稱爵、望討賊也、九年亦稱爵、豈與之乎、以下書救鄭知之、

各去首伐比同、

丶伐山戎　城楚丘 略遠、專封、 與正王法、

上強本治內、下明道正義、上攘夷狄、無文德而有武功、以伐楚照、下安

䴏旨定 莊公　廿七

中國、施小惠而踰大節、以城邢照、

丶丶夷儀　城邢　伐楚　召陵　比楚丘傳脫

經紀伯事、獨取存小柔遠者焉、

城楚丘略矣、城邢詞煩而不殺、何也、邢未滅也、伐山戎貶矣、伐楚美之

何也、退師自服也、

獻捷　江黃伐陳　比陽穀傳

譏略遠、審定謀、兩有以驗之焉、

上驗書法、下驗事實、

伐山戎　伐楚　召陵　伐鄭新城　伐宋圍緡　比圍緡傳

用兵于夷夏者、事皆不可倒論也、

各照、然則云云、問起、然後比斷、

○伐楚召陵　伐鄭圍新城 卽上題脫母

柔遠攘夷之事、春秋皆獨有取焉、

各用本股辨起、　新城傳原有召陵比、但無伐楚須辨之

丶伐山戎　伐鮮虞 禦夷之略、柔遠之意、

△伐山戎　滅陸渾 譏略遠、恕靖難、

○伐山戎　侵蔡獲

兩譏貪功者、服遠保國之道見矣、

䴏旨宋 莊公　卅一

上好武功而不修文德、下無文德而有武功、上強本治內、所以服遠、下

任賢明政、所以保國、

卅一年　築臺于郎 書

望國遺役、經譏其厲民焉、

去國築臺、故知不緣占候、便是厲民自樂、比年不登、而土功無虛歲、啓

衰自此始、　加築薛築秦同、

築郎　六月雨　上加築薛築秦、下加三不雨同、

厲民自樂者可識、與民同樂者可下、

築郎　築薛　築秦　蒐紅　比蒲　昌間 重民力、如此題、合之何味、

○獻戎捷 書獻

抑伯主之矜功以其功不足矜也、

齊侯當時實是遺捷非獻捷也故為聖人抑之之詞與上稱人之意同

躬來誇示正是好武功處抑之者抑其生事戎狄不是單譏獻齊失體

假饒獻于天子而略遠之功正不足貴耳　仲先曰獻字全要將躬來

誇示四字對看描摹方見是抑

、獻戎捷　戡土　戰筆 加邢丘同只代本股入獻體內

論獻功之有體而矜略遠者尤悖焉

先以獻捷之體戡土得之戰筆失之倒略遠作如單

歷肯定 莊公 尭

戡土　戰筆　邢丘

歷觀諸侯獻功而得失異焉

先以齊桓誇衞而聖人抑之見獻為下奉上之辭以戡土既是夷俘又

獻于王作一頭筆之捷雖獻于王其捷則齊邢丘之獻既為蔡捷又獻

于晉分二比仍收本傳、此傳原不重獻捷之失體斷非但此截傳前

段作題姑備之

邢丘比易宜申獻 楚獻宋捷于魯 五國伐鄭 皇戌獻捷于楚 夏伐陳 子產獻陳俘于晉

滅甲氏　戰筆　公侵鄭 宾

士會獻狄俘于周鞏朔獻齊捷于周季桓子獻鄭俘于晉

○戡土 略服賜文公、滅甲氏 敵晃命士會

二伯獻夷俘于王皆得體者也

諸侯有四夷數句本于傳為名令以一句而搭二比亦難作題但題而

有氣色存之

出滅潞 趙同獻潞俘于周 鄢陵 郤至獻楚捷于周 同

伐山戎　獻捷　城濮　戡土 只獻捷下易獲變 戡土同 邢丘同

二伯俘于夷而所獻者異焉

在獻體上論得失總叙分作交互相應、題面不全不成題

戡土　邢丘 夷俘又獻之王 中國俘又獻之晉　又滅潞 趙同獻潞俘于周 夏伐陳 子產獻陳捷于晉

歷肯定 莊公 一百

俱少末股不完刪之

戡土　戰筆 尹氏之命單襄之辭

諸侯獻功于王辨其夷夏可也

雖去末股不完然題面頗整

或戰筆 中國 邢丘 諸侯遺俘 又戰筆九國救鄭 鄭因鍾儀獻晉 俱少承首句悉刪之

、獻戎捷　宜申獻

經紀獻功抑其不當遠略諱其不能攘夷

上在不必獻上論收書獻下在不當受上論收不書宋

○獻戎捷　黃父 功不足後 功不足與 後世案原云云 後世盜賞云云

〇獻戎捷　用田賦

困民之力與財、皆經所致意也。

後世宰臣云云得春秋云云之意。近世違時政云云知春秋云云之意。

三十二年　春城小穀　借中丘傳

遇梁丘

經以常禮序諸侯、而尤惡其期遇焉、

以邾鄭伐宋傳正名意提起、主遇清傳作、齊爲荊伐鄭、故請會諸侯、宋請先見故遇、謂之不期可乎、收以尊及卑書法、

閔公二年傳　伐餘丘　盟扈

莊公　五

傳旨蒙

主大倫不明二句、成王散處兵權、大舜不告而娶、可分設、趣而不能刪

慶父如齊　即如齊

即逆臣越境之安、見內君縱權之失矣、

出入自如四字要描寫重垂戒意、

伐餘丘　慶父如齊

强臣操兵柄而肆志、可爲縱權者戒矣、

二書法總結、

狄伐邢

紀外夷肆患、知救恤之當亟矣、

主救邢傳、邢、周公之胤、

莊公　三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較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略國君嗣位，正大倫也。

當是時，慶父夫人為政，故內無所承，不告，是責其臣子，閔止二歲，不宜加貶，且周禮童子俟不朝，王不遣使，是不告喪之驗。

○齊人救邢　書救

經善伯救，息天下之情見矣。



聖人之情在仁民，救以息兵，善救，是兵期於無兵，正重兵之意，作文只發聖人善救之情，勿說不慢不怯，此傳通一經之救論，只首二句其意已盡，下即聖人罪不救與救不力者以發明耳。

突救衛　救邢　狄救齊　救江　救郕至　救晉次　吳救陳

聖人欲息天下之兵，屢於救兵致意焉。

先以救邢提明，便將客股遞過，總發善救意，勿如常倒罪。

突救衛　狄救齊　救江　救郕至　救晉次

書救而屢有所罪，情切於救也。

用救邢起繳，總發聖人善救之情，大意同上。

、、突救衛　狄救齊　救江

屢因救而責棄義者，仁天下之情也。

三段緊承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來，各就罪不救中發出善救意，勿倒罪上。

狄救齊　吳救陳

經以衆義望中國，兩因外救寓譏焉。

兩股一意，總發罪諸夏之意。　或載後傳作比，亦可，許之尚為不稱人，責宋與諸侯也，善是救，則尚為舉號，傷中國也。

、、救郕至　救晉次



聖人恤患之情急，故怯與慢均罪焉。

全發善救意，勿實講至者，至於此而不復往，次者，欲往而姑次於此也。

加救邢，仍倒歸本比，重發聖人之情。

△師還　救邢

聖人重用兵而獨善救，情可知已。

主傳兵者春秋甚重句搭，不可兩開，宜以重衆帀起善救書法而融會

二比意，總發聖人之情。

次郎　圍郕　師還　救邢　救郕至　救晉次

聖人重兵而善救，合觀之而情見矣。　大意同上

公救邢　季子歸

善救而旌賢聖人之情見矣、

俱有聖人之情見矣句須知有桓之救可以安天下有季之賢可以安一國故聖人樂與之、

△救邢　聶北救

經於救兵不譏其用兵而譏其緩師也、

兩邊俱有聖人之情見矣兵固不可輕用然非所論於救也兵固有利用次者然非所用於救也總于救上生情節兵盛兵略點、

救邢　城邢 雖民命當重然非論於救之時、雖王命當請然非論於邢之時、



聖人仁天下故於恤小存小均予焉、

救邢　盟貫 兵雖聖人所重恤患則褒、盟雖聖人所惡結遠則予、

救邢　暨齊平 兵者春秋所重安內則可喜、平者春秋所責附外則可罪、

救邢　盆來

聖人欲人恤患而遷善其情見乎詞焉、

兩傳皆重聖人之情見矣句上以重兵問起下以諱惡問起、

四國伐鄭　救成至　救晉次　伐郲取繹　比取繹傳

討罪恤患都在書法上發少味宜刪、

△落姑

觀內臣之見思賢可知矣、

於請復上見得國人之思於國人之思而見其賢非謂惟其賢故思之也生而有繇等語不必用出奔宗親等語在季歸股不可涵入

○季子歸 曰季子　曰來歸　不書奔　不稱公子

經於內臣歸國深致賢賢之意焉、

只重魯國方危云云賢也一段融會四書法意成文聖人因國人之思而賢之因國人之喜而至之不書奔恐累其賢也不稱公子恐蔽其賢也總是一意安社稷三字重喜字要描寫子者男子之美稱季則其字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不足異也、



加落姑同只作事實、再加慶父如齊亦同、

高子盟　河陽

樂道善惡稱惡都在書法上論要味孔子也三字徽明本股旌賢諱恥、

上稱高子下全晉、上易荊聘次陘俱有樂與人為善、遂救許善之尤、會奔善善長、

歸益遷善侵、下易宋公伐邾傳兼善長惡短二意不安、傳未嘗實指豈可強拾應刪、

易次陘納捷菑同上下比方美其遷善似難說惡、

、踐土尊　處父盟親　納捷菑賢

春秋諱賢之意與尊尊親親同也、

雖三段摘諱賢發以尊親配入總是欲人為善之意有以不出本比竟

作三段者、亦可出從王伐不書敗、盟幽諱公、季子歸弁不書同、

、城費　佗彊奔 魯襄任季孫宿、宋景嬖邪夫二事、

主傳內貴戚任事棄親用羇二句、然大槩不可用、或易伐除丘滅邢 主禮

兄弟又易年聘鍼奔或易語盟鱄奔並同、總之穿鑿應删、

○季子歸　高子盟

特筆旌二臣、以魯難所由靖也、

魯之既危復安者內仗季友外仗高傒其功一也、故皆稱子

、季子歸　納捷菑 諱恥 友賢在見思上見 諱過 前賢在弗克上見

靖難從義之臣皆因賢而諱之也、

辭旨定　閔公　五

季子歸　子哀奔 歸國靖難 去國遠難

○季子歸　華元歸 去慶父逃哀姜 殺蕩山出魚石　俱是國人所與

兩紀歸國之臣、有著其賢者、有著其正者、

、季子歸　札聘 歸國靖亂 辭國生亂

季子歸　宋公伐郳 樂道善惡稱惡、與善長惡惡短、

聖人賢賢之意、隱顯其詞以見焉、

季子歸　會弁

子歸國去國之臣皆賢賢意也、

聖人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聖人善善長、惡惡短、稱子、稱公孫、皆特筆、

△季子歸　益來

於望國君臣而有諱有不諱、情可知矣、

賢者而諱其恥、明此可以著納汙之德、親者而不諱其惡、明此可以行

賞罰之權、二傳皆有聖人之情見矣句

外如比敗鄭則主賢之極責之備、比躋僖公則主不以親妨賢、不以親

害尊、俱不見好處、删之、

仲孫來 直書曰齊仲孫來

經於伯國省難君臣交責焉、

君臣聯講、俱重討賊上問、魯可取在仲孫歸後、然即此便見得起初省

辭旨定　閔公　六

難主意、故傳直斷爲窺規云云、傳末使慶父稔惡一段意最重略字意、

亦要講、見桓仲之不能爲魯有無也

加慶父奔春王正月是慶父稔惡閔公再弑、

季子歸　仲孫來

靖難之賢、乘難之奸、於其來見之矣、　有何味删之

、仲孫來　高子盟 事君不以忠 奉使能明義

仲孫來　札聘

主周禮周樂在魯、足以感人、以左傳合、難出、或附納幣傳、繆、

、仲孫來　起聘 仲孫知魯未可動 韓起知周所以與　俱是周禮在魯　亦繆

有搭季子歸主有靖難之望有來難之心甚無謂、又有搭乘師以省難非義去難非道比更無味俱删、

二年

遷陽

主遷宿傳收凡書遷不再貶而罪自見、

吉禘莊公 訃禘 言吉 于莊公

望國僭祀必因事以著其失也、

只重僭禘上喪未三年于莊公寢翻斷二比總收三書法凡喪畢之明春將致新主於廟廟之遠主將祧因合祭以審昭穆夫喪畢猶俟來春況未畢乎行此于莊宮且不可況于寢乎此時莊尚未立宮居寢廟之



主以就食也、

吉禘 四卜郊 享親之失不時非地 享帝之失非時不敬、

吉禘 蒐紅 戎祀 皆是三失禮

夫人孫邾 稱孫 不去姓氏

紀國母之行內君忘親之效著矣、

哀姜與弒由莊公忘親所致降其罪於哀姜所以歸其罪於莊公要發治未亂保未危意書法稱孫而不去姓氏、猶龍曰降文姜也非降之以責莊謂文姜殺夫哀姜殺子罪不同耳書法全重屢書不諱上傳末故書法如此正應此句後傳云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來鑒所謂攻其所

書而義自見者也大抵春秋書、或重下文或重上文不拘拘本股、

亦是一見存以備參、

逆姬 狩禚 伐衛 孫邾 大意同上

國君忘讐而貽禍經詳著其罪也、

單伯逆 子如晉 比會平丘傳脫

經惡忘親崇侈之事皆防其初也、

二傳皆有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句孫邾書法在前屢書不諱平丘書法在下文所貶

慶父奔莒 書



經於望國失賊端本以示戒焉、

慶父罪惡貫盈而尚不克討則以慶父主兵日久即季子亦不能遮奪之耳作文照傳又字口氣串重縱權上譏失賊起處點破、

築館 溺伐衛同 伐餘丘 孫邾 奔莒

經紀內難而原罪於忘親縱權者焉、

以孫邾奔莒間起忘親縱權二意流水斷不可分屬要發至此極意、

逆姬 伐餘丘 季子歸 奔莒

惟內君有致亂之由故賢臣之善後難爲功也、

季子歸 慶父奔 高子盟 春王正月 加伐餘丘同

賢臣靖難之功遲委權之罪見矣、

孫邾　奔莒

觀內難之極見忘親縱權之禍矣、

季子歸　奔莒　夾谷 去同　墮郈費 只奔莒墮郈費同　加伐餘丘作三軍同

聖賢功化有遲速而分量見矣、

主期月句搭夾谷比不重只見聖人相曾與季子執政對就分量說勿說壞季子　或重季子而孔子用咏歎法在後挑之甚好墮郈費感化强家與上股相映、或只用夾谷歸田未是上比或用高子盟作成功之遲亦晦



墮郈費　用田賦 冉有不能行徹法

此傳原就季友身上說墮郈費已是借出奈何又尋冉有相對乎應刪

慶父奔 高子盟同　圍成至

逆臣未討由賢臣執政未久强邑未服由聖人得政未專、

△高子盟 特稱子　不日乘便使

外臣裁君命以靖鄭經特著其善焉、

不稱使是事實當時原無使來盟之命稱子乃特筆因不稱使料出桓有二命來須說得活美高子只在明人臣之義二句此時明有義利兩途在而高子獨出於義以成桓公之德故曰義曰宜也

加春王正月主定僖公句、

△高子盟　盟首止　定僖公國人賴焉以爲美談、定襄王民到於今受其賜、

經於伯國君臣皆予其裁命之合義焉、

高子盟　鄭逃

裁君命而明義可予徇王命而棄義可譏、

高子盟　華孫盟 權以靖難、稱高子、專以結內、書華孫、皆不稱使

高子盟　士匄侵 權命安鄰　權命恤鄰

二伯之使將皆得於裁命者也、

狄入衛



觀與國被患之由可以垂後戒矣、

只重宣姜淫亂之禍發垂戒意

忽奔　狄入衛 失國由自弱可譏、亡國由自取可戒、　狡童諸篇、桑中諸篇、題意不佳刪之、

鄭棄師 書曰鄭棄其師

與國以遠將而亡師君臣胥失矣、

按而誅三段正退小人之道責臣協志云云、亦不過如此鄭原非有意棄師只爲遠克無策耳須說得師必不可棄意透然後見所以棄師之失只講遠好非道便無關係

仲孫來　棄師 窺鄭難、忘國本、　俱君臣同責、

楚師　會孟執伐責諸臣坐視不能去惡責列國坐視不能制夷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甫著　古吳蔣㷆弢仲甫　張我城德仲甫參

## 僖公

元年　春王正月不書即位

經黜國君擅立正王法也

內承上㮣即是王法王法即王度成風妾耳不可屬子季友臣耳不可立君是內無所承無命邊只不告不朝二意周使不至入不告內不朝事在後似不必用當時喪亂之餘論應立者不外僖公但不請於周分明私立看來宜側重上㮣邊　他傳皆云正人倫此獨云王法須記



加孫邾莽莒同旱

○亙腒　春王正月

知奉天尊王之義而位非虛受矣

就學者觀聖人立法上說只借事明理勿泥事迹傳中必字而後字須體貼兩邊俱從位字論　上易凡伯聘南季聘同下有易立晉小白入去疾入者終不若本比爲當

凡伯聘　小邾朝受之天受之王　王命爲下是改命非即位也未受

春王正月　城楚丘擅立專封　俱正王法

△春王正月　圍彭城

經誕王度致意於擅立討叛者焉
以爵位土田受之天子立論上請內承楚取魚石受
項娟　荊伐鄭　白入　春王正月 或易立晉　比去疾入傳朊
經爲天下國家計示保之定之之義焉
王受之天侯受之王所以保也土無二王國無二君所謂定也
△聶北救邢 三國稱師　聶北書次
伯主恤患而有遺力春秋譏焉
力有餘而救不速一串說聖人之情見矣句要發末四句玩故字是文
定從聖人之情推論他傳重義字此獨重禮字救患分災正諸侯睦鄰



之禮故曰於禮爲急急字有味正對次字看書次稱師兼用乃有情
丶次聶北　次陘　加救邢伐楚同
子奪駐兵仁天下之情見矣
同一次也於救則不可於伐則可合救於伐論方見聖人之情不可大
開○有主兩邊俱于兵力有餘上論斷者亦可
聶北救　伐楚次　遂救許　取出 未比易雍丘同
觀聖人予奪駐兵之情功罪可推也
先以二次作二比用聖人之情見矣照故字過下仍挽到二次上舊有
伐戴取伐楚次遂救許次雍揄題現聞先生云傳中四句既由二次說
去今又取而冠于二次之上于傳意不合近又謂當以救患分災四句
爲主渾融發揮却于二次上又說不去宜刪從之
丶遂救許　取雍丘　下易滅甲取邑同
推聖人仁民之情救取之功罪可定也
現聞先生曰此題以傳意搭須照故字落下發于禮爲急于罪爲大意
不重實講亦不可添扭予奪書法傳意蓋謂由二次之褒貶觀之而聖
人仁天下之情見矣所以救患云云
伐楚次　遂救許
伯主駐師免於罪移師合於禮



主救患四句俱要貼聶北次陘之次善矣未有救而可次者也救許之
救急矣未有次而後救者也○救患四句順搭巳謬今以次陘反好攻
樂殺出尤謬宜刪
次聶北　遂救許
兩紀伯主恤患示予奪於緩急也
主救患分災於禮爲急句比出總起分作兩邊要相形
△次聶北　圍新城
兵有餘力者以攻恤爲予奪焉
俱從兵力有餘上發下從討罪上論不涉全民命亦無書法

次聶北　納捷菑　力本有餘而不急于禮可譏　力非不足而能制于義可予

次聶北　宋師伐滕　力本有餘不速而次　力非不足不予陳而予滕

⺀次聶北　厥憖　力有餘而心不果　心欲救而力不加

經待恤患者有敵愾亦視其力而已

次聶北　召陵侵　兵力有餘而不速　大合諸侯而無功

兩伯聚於安攘經本勢以罪之焉

夷儀城邢　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伯主存小國於既危春秋權以與之也

傳首綴不及事只證上傳耳提明轉志義上重發而以無命挑之志字



重調志於存中國天子不能正句最要緊纔見聖人不得已而予桓處

故曰救邢以自遷為文見其國未滅乃救患而非尊封帛收為是

△遷夷儀　齊邢遷于夷儀

觀小國之避患見恤患者之綏矣

主書邢遷三句須體認見字若實用責語又似譏聶北矣自遷為文是

遡下文法于此條不重只帶一句據左傳實是桓遷邢但以邢之所欲

故以自遷為文此傳只說綏不說急當時逐狄人具器用可謂勤矣只

略不上緊致其潰而出奔師耳

加聶北救大意同

○三師城邢　再書三師

經美伯主之存小亦救時之權也

不以王命一段要發有此一段使人敬不得

△次聶北　夷儀　城邢

伯義緩而卒成功春秋權以予之焉

照傳倒作卒有二字可味是英雄有志竟成聖人深切慶幸處

狄伐邢　救邢　城邢

夷猾夏而伯救興春秋權以予之焉

主傳夷狄猾夏一段



次聶北　城邢

經於伯主恤患始譏其怠而終美其功也

既去夷儀少中間縮脉須遥對而不失傳意

齊人伐衛　城邢

經予伯主之討恤酌權正而予焉

正為尊周權為攘夷權正都在書法上說須有低昂纔肯傳或主倒作

⺀突救衛　城邢

經參權正以立法故於王伯之師均予焉

突雖無功桓雖無命　大意同上

突救衛　齊人伐衛

以正律人臣，兩取奉命之師焉，

只主王命與師者正句，偏股難出，不如載突救傳，以申命奉命比出，

城邢　遂伐楚（救患而請命，則緩不及事，討罪而請命，則奏報何難，　然脈救援，布处允在）

經於伯主專兵予之以權，而奪之以正也，

諸侯有救恤，無征伐，故並專而予奪異，

城邢　盟首止（加會首止同，）

經於恤患定倫之事，皆權以予之焉，

下用鄭逃傳權名分之中句，兩傳權字俱就書法上論，無王命，非王志，



各挑起書法再序三師，再言首止

城邢　權會首止（變）　同上

城邢　鄭逃（以予奪不係王命之有無比，）

○遷夷儀　河陽

立自遷自狩之文，全二伯也，

須于立文上生情，方有趣，若實講便似下題矣，

城邢　河陽（加夷儀王所同，）

經於恤小者美其志，於愛君者原其情，

城邢　入陳

經重恤討之義，不計其專與貪也，

上重天子不能正，下重中國不能討，未滅復封，略點，

城邢　楚子圍鄭（二傳皆有天王字，）

伯兵專，經以志義而予其功，夷兵暴，經以正倫而滅其罪，

城邢　厥慭

經紀恤患無命者權以美其志，無功者恕以原其心，

城邢　宋公伐邾

亦是不計其專與貪，上重志字，下重意字，

△城邢　黃父（與之者權，以無王命問起，再序三師，以正待人，以王事也問起，無美詞）



經美恤小，不美勤王，而權正見矣，

城邢　執仲幾（不以王命與師亦予乎，重天子不能正句，以王事討有罪亦貶乎，重天子之側句，）

經予恤討之專而予奪異者，以時與地論之也，

城邢　柏舉（天子不能正，天王不能達其命，）

伯主志義，不計其專，遠人從義，不計其僞，

城邢，圍蔡（美救患，不討其專，怨復讎，不討其暴）

△楚人伐鄭（稱人，鄭即齊故也，）

謹夷勢之浸强，其慮遠矣，

敗蔡時，固已强矣，至伐鄭之日，遂與伯主爭鄭，便非乘時竊發之比，勢

不至會中華云云不止也會中華四句亦有漸此正是浸强之實不可認作流弊作文就楚勢講而經世意隱然自見爲妙不必如舊另做一段於後。君不堵敖而熊頵相不子元而子文　仲先曰至是又伐鄭句又字有意味蓋猾夏自不須說更有漸可虞耳

荊敗蔡莊十年　荊聘莊二十三年　荊伐鄭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　盟齊會　會孟執　公如楚朝

會號長

變例以待外夷因其浸强而謹之也

倒本比作以前三比辨肯法起而以後四比填入講內

敗蔡　荊聘　伐鄭　楚人伐鄭◎此傳無十六年伐鄭



倒單作要自固已强矣遞到浸强方有原委

丶楚人伐鄭　盟齊　會孟執　公如楚　會申

外夷浸强而莫制經所謹也

只以伐鄭問敘中實以四股說他浸强不必以伐鄭講一截然後作四股

敗蔡熊貲　荊聘堵敖　荊伐鄭熊頵

詳玫經之待外夷者知非慕義不進矣

傳意謂楚之僭王王法必黜苟非脩禮而來仰係猾夏不可以人稱矣

總起下代國而人句順傳點明總發聖人未嘗輕以人假楚之意

敗蔡　荊伐鄭下缺十六年伐鄭則荊聘僭矣

原主僭王猾夏分用正大法對嚴大防但僭猾非可分屬總之抽去荊聘便不成題

荊聘　荊伐鄭

經於外夷予其脩禮不予其用兵也

乃字復字要體貼上影非來聘不可稱人下影伐國不可稱人

荊人聘　楚人伐

外夷非慕義而人者謹其强也

以書人總起合作須不失傳意不可以先世對後患



丶盟齊　孟執伐　公如楚　會號　末比易會申或會宋同

外夷之强所由來者漸矣

四股輕點總發其來有漸收本比齊桓既沒晉伯中衰點入

或抽出盟齊會會號長兩比主與好主好說題面欠完

△楚人伐鄭　盟齊

經於外夷之兵好而謹其漸謹其始焉

二邊皆謹字上是漸下是始觀固已强矣句則知漸非始也

丶楚人伐鄭　滅舒蓼會中華云云由來者漸　滅舒蓼云云勢益强大　供要豫未然之防

經於夷勢謹其浸强與益强焉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莊元 讀渡與惡借貞〉

堵敖之世、來聘稱人進之也至是書人豈許其伐國乎歸生之亂伐鄭

稱爵子之也至是書爵豈予之乎、上或加荊攺荊伐下或加楚人侵

楚人伐同若加荊聘楚子伐鄭〈宣四〉則破添同詞兩字

荊聘　楚子伐鄭〈宣〉　〈郎上聽貼切〉

楚人伐鄭　吳人州來〈外從之漸 外淺之漸〉

經待外夷惟慕義可進惟舉義可予、

、楚人伐鄭　盟宋〈會宋 謹漸、會中華云云、同 謹始、自是中國云云、〉

會檉



卽內君協小以聽伯好、知其不可貳矣、

謀救鄭、是安攘大關係事、志同謀協、俱就安攘上說、要體貼傳則是字

今既字、合蓄下意、有主振威作者、終為合主用客、未安、

會檉敗僵〈取書其事而義自見〉

觀望國之兵、好非誠於安攘者也、

誠字重看、既又二字要體貼、詐戰只作事實、倒直書法、

加楚人伐鄭、只見謀鄭意、

只敗僵大意同、宜兼救敗之者為主、

敗僵、敗鄭〈撓伯事、為主事〉　不可以信賢主友、貶原立說、無甚關切、宜刪

會檉　敗僵　圍新城　遂救〈無安攘之誠、得次恤之義、〉　〈除會又敗、及又與鄭 傳　此故許〉

會檉　敗僵　盟貫　伐黃〈既會于檉、又敗于僵、既與之盟、又不能救、〉　比伐黃傳

虛同會者無安攘之誠、乘同盟者失安攘之義、

、敗莒獲〈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

內臣以戕屈人、愧王師矣、

提明莒曲、方見可以詞諭、全重不戰屈人上、非但責其詐也、責之備、是

以季友對莒人說、與然則罪在莒也相應、此事曲本在莒、然御禦之未善、

亦非春秋待敵之意、故釋莒不罪、而以友為主、書敗書獲、無所不用其

貶也、非責備賢者之說、詐敗只於敗上見、若用穀梁事則兵刃原未接



矣。

敗莒　伐北鄙

抑鋒止銳一段、原粘著季友說、如此出題、只宜兩分相照、

出召陵伐北鄙、俱抑鋒止銳、此等題易混、刪之為快、

敗莒　楚丘〈非王事 非王法〉

敗莒　召陵〈非王師 近王事〉　以戰不戰比、在理直力強上發出非字近字、

敗莒　札聘〈王事 中道〉

上責以修詞之道、下責以達節之權、勿用責備賢者意、

、敗莒　秦人伐晉〈抑鋒止銳 懲忿窒慾〉

經於敗敵報怨者皆責以王事焉、

上重戰而詐帶之下重忿而貪帶之得主責備賢者謗、

敗莒　大鹵　禮義辨論王者用師之道、車車虎賁王者用師之法、　以莒狄與也

經於內外挫敵皆律以王者之師焉、

二年　○城楚丘　不書桓公

經以王法正專封者而其詞畧焉、

周制一段是律令渡河一段是招案貴道義不貴功利是斷詞不與諸侯專封言不與桓公以諸侯專封也全重衛已滅上功利道義要別得明道義即王法也桓之功利甚大但律以君臣大節患亦小耳春秋之



法法字正與主法相應傳中只說封國不及建侯曰畧而不書曰微之若此正不可深加貶責作文只以道義功利大節小惠斟酌較量桓雖功高自當心折、　加狄入衛同

、、城邢　城楚丘　加狄入衛邢遷同只作已滅未滅事實、

專封與恤患異經繫畧其文焉、

重未滅巳滅上辨論相形本股是主城邢是賓不必大開

狄入衛　遷夷儀

紀二國存亡之實欲以別伯主之功罪也

只虛虛立案隱含下意爲妙

城楚丘　遂伐楚專封　以存衛之功揚起、　木瓜之咏事征　以伐楚之書揚起、　錫履之命

城楚丘　盟葵丘畧、　五伯三王之罪人、詳、　五伯桓公爲盛、

經抑禮權而予明禁皆尊王之意也、

○城楚丘　戰泓行小惠失大節非道非義、飾小名妨大德假仁假義、

經紀二伯之事正王法明王政也、

△城楚丘　盟薄釋不言桓公　不與伯者專封建、不言楚子　不與外夷專操縱、

城楚丘　城濮之事論

經畧二伯安攘之功皆律以道義也、

主傳無道桓文之事句二傳俱有明道正義語全重此發揮俱以宜有



美詞發揚問起總東責王賤伯意、

、城楚丘　踐土分土惟三、　木瓜之咏、珍冊惟五、　弧矢之錫

封國建侯之權雖伯主不可擅也、

俱是衛事重衛國已滅衛侯未絕上、

城楚丘　河陽功大惡其專專、　遊義、體悖原其情順、　忠恕

城楚丘　敗殺木瓜美桓而此黜之、秦誓美穆而此狄之、

畧存小者以其專惡謀小者以其貪、

城楚丘　秦人伐晉專封正以王法、　木瓜、賦過責以王事、　秦誓

城楚丘　楚子圍鄭存大節畧小惠、取大範畧小過、

經以大節律人、而畧其惡與過焉、

城楚丘　宋楚平（桓公 于反、）須記下傳無正義不誅犯命

城楚丘　沙隨不見（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春秋伸道不伸邪、崇義不崇勢、）俱重道義

經不與專封擅平者、明道不計功也、

○楚丘　圍宋彭城（木瓜美桓公、而春秋不書、 詩史曰圍彭城、而仲尼追書宋、）（畧小惠、存大節、 正疆域、固封守、）

經因專封而正王法、因討叛而謹王度、

△城楚丘　城杞（木瓜載馳 爲嚞揚水）

兩紀興役、以尊大權昧大本也、

雖齊桓無君之尊、晉平無父之親、然總是一尊王、



城楚丘　大鹵（詩美木瓜 詩美六月）

經於專封而律以王法、於詐戰而律以王師、

城楚丘　至會陳（易陳災爲是、）

斥封國示權不可專、存亡國示制不可廢、

正義明道、春秋法也、載馳賦而衞亡矣、桓城之而不書、若非城自齊者、示天下有周、興滅繼絕、仲尼心也、鶉火占而陳亡矣、陳災而復書、若未滅于楚者、示天下有陳、

城楚丘　綠陵同　厥愁（以正待人 以怨待人）（遂義 仁智）（畧而不害 序而無怨）

城楚丘　盧吳歸（上重信、 下重法、）

重封建之權、兩因事而致意焉、

城楚丘　綠陵同　黃父（戍甲士、歸祭服、 輸王粟、具戍人、）

以正待人、故封國勤王、無美詞焉、

上以正待人用城綠陵傳

△城楚丘　入郢（不以小惠廢大節、 不以小善廢大惡、）

〻滅下陽（以虞布惡 書滅）

國君貪利以棄險、經兩變文以責焉、

由貪利故失險、雖一件事而不開作、則兩書法不能劃然、觀聖人律令與可以見法、春秋此義至衰世之意、等句正是借虞以垂戒、勿死責虞



公、上有法字、下有意字、兩截俱有義字、須拈發棄險、只說險之爲重、非如脣齒之說、

加邾鄭伐宋（先邾 滅譚）（滅國）　上二比只用引起以明變例、如單、

翼胡有子同生、莒潰入鄆題主、以天下爲家、以城郭溝池爲固二句、穿鑿之極、

滅下陽　城中城（示棄險大戒、 明體險大用、）（爲固門戶、 杜絕奓僭、）　出城中城城虎牢同、

春秋明保國之道、致意于棄險設險者焉、

滅下陽　城虎牢（俱是棄險）

△滅下陽　執虞公　滅巢　入郢（宮之奇 沈非戍）　比滅巢傳

二國所以危亡皆一邑爲之始也

○盟貫 獨訓遠國

伯主遠交以制外周於慮者也

義著即在慮周中從服江黃以孤楚勢見其慮周從慮周見其義著蓋江黃雖東方小國實是楚右臂慮不到者視爲閒著齊桓直算到不戰勝楚滿盤局陣止在此一着收功今日來定盟豈不可喜故一曰慮周再曰義著以寄深許之之意○此只服江黃至陽穀方與合謀不可溷文中不可用管仲 仲先曰荊楚天下莫強江黃東方與國二句文中絕要喝醒慮周正在此打算



敗蔡　入蔡　楚人伐鄭　盟貫　伐楚　召陵

伯主當外強而結遠以制之經特詞許之也

照單一串作　加陽穀同

盟貫　陽穀　伐楚　召陵　去陽穀同

伯主慮周制外義因之著矣

慮周義著鄉辨其不當搭若出竟將三股納在盟貫中作楚人失右臂一串做可也

盟蔑　盟宿　盟貫　上只一比同

信講於慮外者甚不可以惡盟倒也

照盟雖春秋所惡句倒作　有主公天下安天下合者未是

盟貫　陽穀

伯主之攘外由定交定謀得也

一服江黃一用江黃故二會皆獨言江黃

盟貫　召陵　楚未服　慮周義著　楚已服　以律以禮

兩紀好而伯主服外之慮與服外之績俱昭矣

舊上用制外字面不知傳中明明載服荊楚之慮周何

盟貫　侵陳　慮周義著　武王代商誓師入國　德衰政敝　成湯勝夏不罪萬方

伯主得於制勝而失於持勝也



○盟貫　盟葵丘　獨訓遠國　再訓葵丘

兩予伯信以定交明禁也

義著於慮周帶之信喻於明禁帶之

盟貫　入曹畀

結遠以制外其慮周虔內以致外其謀譎

以後之戰不戰爲案

盟貫　侵宗　江黃楚東方與國慮周義亦著　崇西土秦所與謀迂逆已見

結所與以制外其慮周攻所與以求成其謀逆

盟貫　秦狄伐晉　二傳俱不承王事○有稱下傳作傳題者非

經予結遠以制外者、幾貢夷以發夏者、

、盟貫　楚子伐宋

結所與以制強、其慮周、攻所與以致寇、其策失、

盟貫　宋楚平　盟者、春秋所惡、而結遠則予、夷夏平者、春秋所予、而專命則惡、君臣

△盟貫　盟戲　伐交節兵、

二伯之盟皆得制外之道焉、

只就兵法上發、不可以盟貫爲善謀、只用桓悼、亦勿以管仲知罃對蓋

盟貫非仲意也、

盟貫　蕭魚　牧野之誓、庶幾近之、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江黃、知魏



經予二伯、以慮外之周、爲外之善也、

近以既去伐鄭、則單主服貳爲是、上結遠服楚、下推誠服鄭、亦可從

盟貫　召陵　盟戲　蕭魚

二伯善於制外、按其成而予之也、

楚人侵鄭

借次陘傳、憑陵上國、起重盟齊傳、桓伯能制其強、故止書人、　指月主

滅潞傳以有楚人侵鄭明傳也、亦可、

三年　三不雨　每時一書

詳紀恒暘、表君心之勤也、

閔雨、憂其不雨、勤雨、欲其雨也、志字極重、傳從詩稱詞想出僖公閔雨之情、須用得法、飾過求已、故依理究是何休語、傳所用作結文內止據詩詞爲是

三不雨　二不雨

紀災有詳略、二君之勤怠見矣、

有志無志、都從平月行事想出、

作主　屋壞　不視朔　會扈　加盟扈、盟扈同　加不告月、便是不視朔傳題

備紀內君之怠、其無志於民審矣、

事神治民、作月態驗其無志於民、以不憂雨與僖公相形起束、



有出四不視朔、會扈、作賦、政郛、交者、無咊、又盟扈　立晉靈　七　盟扈　討商人　上

會扈　討宋鮑　七　單出三不會盟、更爲可已、俱刪之、

城楚丘　三不雨　加中　大田

內外兩賢君、有得興邦之道者、有得勤民之道者、

徐人取舒

經進翊伯之遠人、論其世也、

並見荊聘、徐越伐吳、傳以與齊爲主、就世類中發出聖人待變夷意、觀魯頌荊舒是懲、則舒屬楚久矣、取之爲桓通伐楚之徑、

○六月雨　雨云者

經亦同樂之意君道明矣

喜雨自憂不雨推來惟天恤民不在與民同憂樂外知災可懼隱寓恤

則憂樂自然之情必不容已傳只借僖同民之情以發明惟天恤民爲

君國子民之道不當專美僖公須以聖人垂訓意爲主若憂樂太排講

便似傳題矣 現聞先生曰兩傳各自爲意上所引詩只就閔雨上說

下因僖公喜雨而論君國子民道當如此于詩意無干作文須先以書

雨表閔雨之情卽以憂樂同民發君國子民之道後以惟天恤民融發

一段

三不雨 六月雨

麟旨定 僖公 辛

紀內君同民之情亦君道也

串發大意如單全在虛境指寫

三不雨 六月雨 陽穀 大雩 主因勤怠而表休咎之徵比

城楚丘 六月雨 衛文得興邦之道衛風方中 魯僖得勤民之道魯頌大叶

六月雨 歸三田 君動感天 聖化動人

六月雨 獲麟

君道盡王道明皆有得天之理也

△會陽穀 大會而未訂

伯主定奇兵之約謀亦善矣

謀伐楚是與江黃謀奇正並說而傳意側重奇兵上伐楚二字重看經

中唯伐楚一事爲克敵制勝之善而所以制楚命者全在此謀傳中三

謀字緊相呼應自爲犄角自字要玩末言卽前傳所云獨言江黃也善

是謀善其奇正並用爲克敵制勝之謀也特講多混 若善作文者亦

據傳意揣摩當日情事方妙蓋秘密之謂謀實講則呆矣 仲先曰作

文須將前後事槩括三四句中間只透發謀字若如傳鋪敘便似全傳

題文矣 須記此傳無侵陳亦無盟貫

、陽穀 侵蔡 伐楚 次陘 召陵 執陳 伐陳

伯主定謀以攘外驗之而知其善也

麟旨定 僖公 壬

陽穀善謀全在侵伐次之與不與處不可截斷陽穀爲謀下爲行其謀

也奇正總在侵伐次內執伐比只將來一證勿認此爲奇兵作文敘本

股過如傳問起卽以侵伐次之與不與實講奇正之謀而歸重奇上以

後三比驗明奇兵繳本股書法

、陽穀 侵蔡 伐楚 次陘

觀伯主兵好之迹制敵之謀善矣

侵蔡次陘而諸侯皆集非觀衆也卽陽穀之衆而爲正者也伐楚而江

黃不與非背約也卽陽穀之分而爲奇者也經故末言以善之大意同

上但少一驗耳

、侵蔡　伐楚　次陘　召陵　執陳　伐陳

經詳伯主兵事奇正之謀驗矣、

仍以陽穀起繳奇正低昂重議中以召陵執伐一驗、

△召陵　執陳　伐陳 以加侵陳即侵陳傳、

卽伯主所以用遠人者奇謀驗矣、

只重驗江黃之奇并以此兵爲奇也

陽穀　次陘

伯主運奇於正制勝之善謀也、

主傳兵有聚而爲正至之謀也一段、



侵蔡　次陘 主江黃不與用奇謀也、

陽穀　召陵 加侵蔡伐楚同、

經於伯主善其攘外之謀序其帖外之績、

以未服既服立說上奇正重在奇上克敵制勝之謀下律禮重在禮上、

用師待敵之道此等題要有交互意、

陽穀　侵蔡　伐楚　次陘　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 只陽穀侵陳同、

經詳伯主行事能制勝不能持勝也、

與盟貫侵陳同意◎去侵陳比卽傳題

陽穀　侵蔡伐楚 定奇正之謀用奇正之法、

○會檉　次陘

伯主之安攘兩見中國之威焉、

上用侵陳傳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下用陽穀傳厚集其陳震中國之

威振謂振起其積衰之勢震謂震耀其全盛之勢上補又致信於遠國

念之深下補又分奇於守境謀之善、

、陽穀　盟首止 至江黃伐陳而犄角驗矣至葵丘初命而翼戴信矣、

定大謀明大倫俱春秋所善、

△江黃伐陳　盟葵丘 自爲犄角之勢明矣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加陽穀會首止同、

伯主攘夷尊王之美兩因事而可驗焉、



陽穀　陽穀 加伐楚伐黃同

經兩紀好而見伯謀之善伯業之怠焉、

後伐楚而不戒本此後伐黃而不救本此桓之盛也江黃亦遠來聽謀

其衰也賢如僖亦相與爲寵樂、

江黃伐陳　盟新城 自爲犄角之勢明矣累於背華卽夷之實矣、　加陽穀救鄫同、

經於謀外從外者兩有以驗之焉、

江黃伐陳　壽納幣 伯謀用奇內兵無名俱是驗無謂删之、　○此莊僖侯傳旣、

、陽穀　召陵　蕭魚、盟戲 只陽穀盟戲同加侵伐次三伐鄭亦同　合盟戲傳

一伯善謀能成攘外爲外之績焉、

主奇正勞逸分只用桓悼上例陽穀書法下倒蕭魚書法

單陽穀蕭魚主制外以謀服貳以誠

江黃伐陳　取鄆加陽穀會號同陽穀易次陘更好　比展與齊傳脫

春秋紀事而見資遠崇惡之驗焉

江黃伐陳　三卿伐莒驗伯謀之善驗內卿之虞

伐楚　江黃伐陳　會平州　取濟西　比行父如齊傳脫

善謀濟惡皆即後事以驗更無謂刪

伐楚　江黃伐陳　入鄆　軼聘　比作三軍傳脫

伯謀用奇兵權屬私即事而可驗焉



江黃伐陳　隨費　比城費傳脫

覩外兵與內役可爲善謀越禮之驗焉

友涖盟

內臣承命以脩好見輔伯之誠矣

以無專命意起往會伐楚之謀與他盟異矣

楚人伐鄭加元年伐鄭二年侵鄭亦可

夷兵橫加於上國其罪誠可討矣

主次陘傳闕章方旋而復逞聊伯未釋而復兵楚暴橫甚矣然非奉命

敢擅討乎孔叔思齊作事貫○有士侵陳傳思伯作者破易被兵思伯

見伯政之善矣

四年　△侵蔡伐楚次陘書遂去侵蔡同書次陘

經定伯主之功過皆以尊王也

奇正只於敘中點破師則有名與以義正名二名字原一樣蓋問楚無

王亦爲君臣之義與師故曰有名却不知身犯無王之罪以諸侯而興

師此爲何名志善謂志於尊周序績謂序其攘楚以尊周之績正指楚

人服罪說楚貢包茅不入至名矣數句便是序績之案只一伐楚專處

在此善處亦在此二意自相縮次陘只作書法與遂字對　有謂傳中

序績原總次陘來盟召陵說正見桓之志善在不戰勝楚退舍禮楚故



足序也。參看召陵傳自明若以攘楚爲序績以志于爲周爲志于善而

屏不戰意則只消伐楚一股便見專便見績矣何必總列三股乃爲序

績說亦有見存之備參

侵蔡遂伐楚

伯主用奇正之兵以攘外經特罪其專焉

以奇正提起倒專一意作

加伐鄭元侵鄭二伐鄭三同只以楚暴引起師則有名句

△侵蔡

遠兵不與於掠小伯謀奇矣

以侵字提過用陽穀傳江黃不與問起以用江黃之奇作、

遂伐楚（書遂伐楚）

伯主專兵以攘外經所譏也、

點起正兵倒專上作以義正名意要翻醒、

次陘（書次于陘）

伯主之志善於駐兵見其績焉、

績字全在使楚服罪上見此只主愼戰一意但須于尊王中發之所云

伐而書次次爲善也太講序績不得

侵蔡　伐楚　次陘　于師　召陵（去次陘郎召陵傳　去侵蔡同、）



經於伯主攘外譏其專而序其績焉、

總敘後依傳相綰分斷如單○甲午楚鬘主召陵師强敵服殊憒憒、

加楚人伐鄭侵鄭只以楚横提起大意亦同、

會首止　會齊（下易荆鄭杓舉同）

覘春秋所致意者正名與善之心見矣、

主以義正名二句此因事見得春秋大法如此勿粘定事迹然二句就

論本此不可擬題、

○次陘　于師　召陵（去于師郎使陳傳）

經序伯主柔遠之績善其志也、

主序績重志于尊周上發不聯帶之楚服便是績書法總收、

荆伐鄭　楚人伐鄭　侵鄭　伐鄭　遂伐鄭

外夷猾夏而專以攘之經譏其無王也（傳中雖字要玩、）

遂伐楚　于師（專王命以攘夷、權君命以服伯、）

楚人伐鄭　遂伐楚　于師　召陵（只伐楚召陵同、加次陘使廢傳矣）

外横而伯主專以攘之可譏外服而伯主禮以待之可予、

上專王命孟子云春秋無義戰下近王事楊子曰春秋美召陵、

遂伐楚　遂救許（有以此題作邢狄伐衛攘夷狄安中國者不如從合安、）

兩紀遂事譏專討罪者善急恤患者、



遂伐楚　取須句（齊不請命擅合諸侯非義、魯不請命擅取人國非禮、）

攘外存小而皆不許其擅者重王命也、

△伐楚次　于師　召陵（去同）　侵曹伐衛　救衛（只伐楚次陘侵曹伐衛同、）

經惡專忿之兵尤示與人爲善改過之意焉、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

侵蔡伐楚　入曹界

創伯兵雖正而失之專繼伯功雖高而失之譎、

俱有孟子語國雖可伐必待天吏之兵諸侯雖可誅必待王者之教、

伐楚　次陘　于師　召陵　入曹界　城濮　踐土

兵專而績有可嘉功成而道不足尚、　比入曹界傳

重戰不戰立案踐土只帶入城濮內次陘三比序績正與下所書如此

其畧相對

次陘　于師　召陵　城濮 善其志、尊尚、謀其意、挑楚、　比城濮傳

遂伐楚　城濮 加次陘比主善其志而序績、誅其志而畧功、

經不滿二伯之攘夾以王命王道律之也、

各以楚橫重起、下重志戰上、◎此與救江傳題不同救江傳須出江黃

及召陵股、此只用遂伐楚三字

遂伐楚　河陽 諛其事專、全其情順、春秋以義正名、春秋以誠變禮

辭旨定　僖公　天八

伐楚　次陘　河陽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重志字情字

經於二伯事專者取其志事逆者原其情

遂伐楚　遂圍許 征伐天子之大權、朝覲臣子之大禮、

經罪用兵與受兵者無非尊王意也、

荊敗蔡　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椒聘　比椒聘傳

經於齊楚行事皆致予奪之意焉、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遂伐楚　大鹵 管仲、魏舒、宜王南征、宣王北伐、各以宜攘斥起

經譏伯兵攘外以其專王命非王師也、

伐楚次　召陵侵 不發專命之績、深陋有名之師、

伐楚次　柏舉 上或出盟召陵欠完、

序伯績而錄外功皆與人爲善也、

以專與僞引起、

伐楚次　召陵　柏舉　入郢　比入郢傳

春秋尊王而奉天功過善惡定矣、

苟男傳　襄歸　遷帝丘 上易草羽奔狗歸同、下易循三望同、但與不知命無干耳、

暨侯孺貨筮史得歸衞成因夢而欲祀相甯武子諫止、

知命　比易滅黃吳伐陳 楚昭祭不越望 同、或偪陽 知營不從桑林之禱 舍至　或四國災

辭旨定　僖公　元

子產不從裨竈 徐越伐吳 蹶由不避釁鼓 俱同、但與傳意反不可出、

△來盟召陵 此傳無次陘止

經嘉外臣服義序伯主近王之績焉、

以屈完服義提起服義是服包茅不貢一句當時且諾且辭且承且對

雖介於順抗之間然觀其來意亦自慷慨非常正宜待之有道雖强已

服四字要味以律以禮就令日退師而盟上說

來盟于師 其曰屈完、不稱使、來盟于師、

外臣奉使而服義經特進之焉、

不稱使書來盟是紀實稱名氏是特筆權乃權柄惟權在而裁以義故

可嘉、

加荊伐鄭（于元）楚人侵（鄭章）作楚大夫未有名氏通者起例同畢、僖、

鄭比、易楚人伐鄭、是子文、

○盟召陵（盟于召陵）

序伯主帖外之績、以其近王事也、

重不戰上、不遂者、不遂與戰也、不暴謂不暴其師、不驕、是不驕楚在處

已則言律、在處敵則言禮、總是一不戰、此文定賛歎語、非桓本意欲如

此、亦勿直說是王事、只庶幾之耳、序績雖序績之成、然以不暴不驕而

成此績故序之全要發卒與之盟而不遂意透卒與之盟只重禮字而



以律字作來歷爲是○現聞先生曰、前云則辭則對猶未全服、繼曰楚

人已服者謂當服者已服若不當服而不服者桓終不以力服此桓之

所以禮楚也

侵蔡　伐楚　于師　召陵（加次陘即上傳）

經序伯績、以其得制敵之道也、

師强敵服、不可分股責包茅四句、非說敵服、謂敵猶有驕悍之意、而桓

能以禮、不之所以爲美下楚人已服句、正謂楚一服而桓便下之以禮、

意自相承、

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加侵蔡同　只召陵　侵陳同、）

經於伯主攘外而序其績之美、虐内而譏其德之衰、

近王事、歎王德上下俱主驕暴、畧側重驕邊、◎去首股即侵陳傳

召陵　執陳濤

大意同上、此以禮外臣虐外臣立說、

召陵　遂救許（美服外之善、美用師之善、）

召陵　盟首止（加伐楚會首止同、）

伯主攘外而定王、一匡之功着矣、

以非王命非王志起實征、夾輔分點、

○召陵　盟葵丘（攘夷、尊王、　勿誤認而撇政抑）



兩美伯信、以其近王事明王禁也、

上以王事論起、不戰而禮服、楊子以爲美下以王禁論起、不歃而信喻

孟子以爲盛、

召陵　戰泓（不驕不暴近王事、　管仲、　不仁非義戾王政、　子魚、）

于師　召陵　城濮（加伐楚次陘同、）

二伯攘夷序不戰而畧志戰焉、

以屈完得臣起○鄒載召陵城濮題、然救江傳明有合九國之師于召

陵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矣、還加于師比以別之爲是、

召陵　彭衙

經貴王事故于服敵應敵者致予奪焉、

以王事總起重戰不戰上、

召陵　晉侯伐秦

經以王事取人以其柔遠與改過也、

上律禮春秋樂與善下忿慾春秋大改過　二王事不同不可總起

召陵　滅蕭

經于二伯予柔强而惡覆小焉、

下傳驕暴及三王之罪人等語正與上相反各以勢之强起、

上加伐楚次于師下加入陳圍鄭以齊桓之事楚莊之功引起、

召陵　滅甲氏晉景、專命獻俘可黜人、士會　○或作甲氏傳題誤

予柔遠而惡殄夷以王事論也、

召陵　盟戲

二伯之制敵皆得善勝之道焉、

桓柔楚悼敵楚皆不戰屈人管仲知瑩一匡三駕、

于師召陵　伐鄭蕭魚待楚以禮駕楚以誅

序二伯制外之績皆不以戰也

以序績比下傳只就駕楚說須玩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又城濮之

績不越是矣

召陵　蕭魚禮服外誠感貳、

全要以兵力之强與既盟復叛喝起

召陵　大鹵近王事非王師、

執濤塗稱人以執

伯主凌人失反己之道矣、

從數上論起重德衰作、

江黃伐陳

春秋紀伯兵驗其謀之善譏其德之衰也

用陽穀侵陳兩傳上不可再著與字、　近以驗謀提過倒歸德衰亦可、



至伐楚

志内君返國大伯主攘夷之功也

春出秋還爲時已久提起以我公從桓一侵蔡再伐陳而獨以伐楚重

爲大齊桓伐楚之功、

公至伐楚　公至伐齊荆楚暴横、齊褒淫虐

執陳伐陳侵陳稱侵陳

經於伯威之運貴以王者之量焉、

傳於責人與自反上斷王伯器量之大小以見春秋貴王賤伯意引起

忠數止見不足服人而當自反其不自反全因驟勝而驕來量淺器不

於湯勝夏伯益戒舜

陽穀 念深 召陵 禮謹 陽穀 行荒 伐黃 業怠 並比狄侵衛傳

故伯業之始終與其勤而幾其怠也

執陳　伐陳　侵陳　牡丘　次匡　救徐

伯德漸衰量與誠之不足也

桓德衰桓德益衰

執陳　伐陳　侵陳　伐衛　衛奔楚　衛歸京　比衛奔楚傳

二伯過於矜小其驕與怠皆譏也

量小而器不宏詩稱是王書稱隕淵鑿智而心不廣詩云不忮書云有容

侵陳　會平丘　桓公管仲昭公叔向



二伯失反已服人之道而德業皆隳矣

政斆所致又不自反而尤人崇後所致又不務德而矜威

侵陳　宋人圍曹　上易伐陳同

紲叛二伯討貳以其德之衰心之失也

上成功之後重驕字量淺而器不宏下圖治之始重急字欲速而見小利俱

是不自反然不必用仁智字

會檉　陽穀　執滕　曹南

詳紀二伯威信而得失見矣

上念之深下心之急

執陳　伐陳　侵陳　入曹界

○會檉 成 陽穀 信 次陘 詞 召陵 禮

詳伯主制外之迹始事之善見矣、

以王者居功論起重楚未帖而齊以為憂意點過四比總發念深禮謹、

勿分貼念深直到楚服而待以禮方了故曰深禮謹就不輕用戰說深

謹字與一謀不協而執伐侵相反末重存此心云云、含德不終意、

○會檉　陽穀　上易會救鄭同

觀伯主帖外之威信其念深矣、

一以張我勢一以離楚勢描寫桓仲勤鄭結江黃一段精神周匝不敢

淺露不敢輕退方是念深、



○次陘　召陵

觀伯主脩詞脩禮知初政之謹矣、

按兵退舍俱就不戰上描寫謹字須根念深來此尚是未帖之憂不當

涉序績語不用未服已服字亦勿濶入不驕不暴等語　桓公此舉甚

是有見蓋恐他負險恃強若輕與一戰勝負未分楚終不可帖故脩詞

脩禮直俟其心服

于師　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　彼去于師我去執伐俱同加次陘即去比載召陵傳

徵伯量於帖外之後德衰見矣、

主楚方受盟二段照傳例作收書法、

侵陳　伐黃（用狄侵衛傳）

春秋貴王道，不滿於伯者之德業焉，

上從攻數來，主量字，成湯勝夏云云，下從行荒來，主誠字，伯益戒舜云云，

侵陳　狄侵衛

伯主不進於王，量與誠不足也，

執陳　伐陳　侵陳　牡丘　次匡　救徐（只侵陳救徐同）　比救徐傳

伯德漸衰，量與誠之不足也，

桓德衰，桓德益衰，　驕則必怠，病每相仍，可以此意作結。

侵陳（伐陳同）　宋人圍曹

麟音定　僖公　三六

經貶二伯討貳，以其德之衰，心之失也，

上成功之後重驕字，量淺而器不宏，下圖治之始重急字，欲速而見小利，俱是不自反仁智，字不必用，

執陳　伐陳　侵陳　執滕　曹南　圍曹　比圍曹傳

經貶二伯討小，以其量不弘，志不遠也，

只伐陳圍曹同，　兩邊俱是反仁反智，

△會檉　陽穀　執滕　曹南（念之深能振威悖信，心之急不足示威示信，）　比圍曹傳脫

詳紀二伯威信，得失見矣，

恒得力只在憂，聚受病只在急，須要曉得伯者到底都是不好的，若論

起初時，則猶有彼善于此者，

侵陳　會孟執伐（俱有自反意，）

執陳　伐陳　侵陳　入曹畀（桓公，管仲，文公，先軫，）

以王律伯，持勝制勝皆非矣，

上以攻數起，倒德衰，下以事暴起，倒心譎，其身見執云云，遂入其國云云，

侵陳　城濮

二伯虐內挫外，均之悖於王者也，

桓公管仲，才識有餘，器量不足，文公先軫，功利則高，道義則罪，以濤塗

得臣引起，兩傳結語，皆有孟子仲尼云云，宜總收

麟音定　僖公　三七

伐陳　侵陳　侵曹　伐衛（工于柔楚，拙于撫陳，需怠惰，忍于奔蹙，監于曹衛，書容忍，）　比侵曹伐衛傳

執陳　伐陳　侵陳　伐衛　衛奔楚　衛歸京　比衛奔楚傳

二伯過於督小，其驕與忿皆譏也，

量小而器不宏，詩稱是王，書稱隕淵，鑿智而心不廣，詩云不忮，書云有容，

只侵陳衛侯奔同，

〻侵陳（執陳同）　晉秦圍鄭（反仁，反智，反敬，反仁，反禮，反忠，）

兵出於驕與忿者，均失自反之道矣，

侵陳　會邑伐陳

于夺伯兵，無非欲人自反也，

以陳之當討不討引起上厚責人不自反德衰下幾於自反而有禮、

〻侵陳　滅蕭　加次陘召陵入陳圍鄭同、

二伯假仁不終於虐小覆小徵焉、

以王伯總論起上本念深禮謹來斷下本討賊退師來斷俱是不能久假而遽歸俱有驕暴二意、

侵陳　盟蒲

經譏伯國兵信示自反之道也、

上不及政教之失桓公管仲器量不足以周公成湯證下不及二命之失畏公士燮信義不敦以子鮮季路證、



執陳　紡聘　不能持勝　善于持勝、　加召陵蘭魚同、

侵陳　大鹵　非王德、非王師、　周公東征、宣王北伐、

侵陳　執陳同　會平丘　桓公、管仲、昭公、叔向、

二伯失反己服人之道德業皆隳矣、

政教所致又不自反而尤人崇侈所致又不務德而矜威、

△執濤塗　夾谷　歸三田　伯政教于人、王道感于人、　楊子法言齊桓欲徑陳云云、楊子法言仲尼用于魯云云

陽穀念深　召陵禮謹　陽穀行荒　伐黃業怠　比狄侵衛傳脫

上繳不宜有侵陳之役下繳是宜有侵衛之師然上邊拆出二比終不妥〇召陵比易伐楚師二陽穀比題截前

會檉念深　次陘禮謹　陽穀行荒　伐黃業怠

成湯勝夏伯益戒舜、

葬　咺賵　陽生入　出朋致夫人　子朝奔同、

內寵金后三句即起下驪姬寵三句豈可擬題、

兹如牟

因聘而娶主無於傳事有小而不計其本末大夫不書主、　有主益師

傳作登名史策貴戚之卿者、

〇會首止　特書及以會

經重儲君殊詞以示尊焉、



陵抗是當時事實雖不可加貶然堂堂王世子以無寵故不克定位至借重於桓之一會如此君弱臣強之日自是亂世春秋抑而扶之所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此正字與後正分義正字相應撥亂亦要發透正分義何是替後世臣子酌量謂分義必如是而正也使羣臣得伸其敬乃胡氏自家主意非聖人書法欲使云云也示不可得而抗政是使羣臣得伸其敬處　現聞先生曰天尊地卑是現成道理而敘典秩禮則聖人之事所以明天地之定分也此題全在書法上發

誠以抑強臣扶弱主擬出滅項公在楚甚謬刪之、

〻會首止　盟洮　會葵丘、

春秋獨有所殊會上下辨矣、

三比如傳問起總發尊抑之旨須就抑臣內發出尊君意方於宰周公與王人同敘意相協且得聖人殊會肯綮、

會首止　盟洮 傳而比作

春秋尊王故王儲王命無不尊也、

都是聖人尊君意王儲本尊不得以弱故抗王命本重不得以賤故輕、

向以會首止會葵丘題載此反覺傳意不完逕入會葵丘傳

盟洮　會葵丘

經伸抑王臣尊王命謹臣禮也、

如傳總論起書法即以王人雖不殊會而序諸侯上作一股宰周公只比王人而不殊會作一股總束尊君抑臣意然從傳則不全從合則不整不成題、

會首止　踐土 分義名實　二邊俱是君弱臣強之時都在書法上論、

春秋殊詞以明嗣君之尊諱詞以全大君之尊、

△會首止　河陽 扶弱抑強撥亂反正 尊周全禮以誠變禮

正儲君之分而全伯主之忠無非尊王意也、

上加會葵丘下加會溫同若加踐土則主辨尊卑權名實合載鄭逃傳

會首止　黃池 及以會天地 會以及冠履

經示尊王扶伯之意道其常也、

君弱臣強之時經抑臣以尊君使上有常尊而下不敢抗夏弱夷強之時經抑夷以扶伯使內有常治而外不敢橫、

、城邢　城楚丘　會首止　會葵丘　借比緣陵傳

春秋之法功惟以合義者為美分惟以常尊者為隆、

楚丘功雖大不如城邢宰孔位雖尊不如世子貴王賤伯尊君抑臣俱在書法上發

上二比易會葵會潛王尊君抑臣內夏外夷有何意味去之、

△會首止　會葵丘　滅項　取鄟 加盟洮郚鄫同　比滅項傳

尊君抑臣之旨天下與國中均焉、

上在班序之禮說下在隱諱之禮說、

會首止　會葵丘　衡雍　盟暴　比盟暴傳

君臣夷夏之際經極其辨焉

會首止　會葵丘　單伯至　意如至 與好而獨尊王儲 歸國而獨貴王臣　比單伯至傳

○盟首止 再記於此

深美伯信以正倫之功大也、

此會世子畢復以翼戴之義著諸侯也玩世子踐祚句是惠王得以子其子玩是為襄王句是諸侯得以君其君故曰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

俱得傳中提出中國字要看夫子稱一匡之功全在使中國不左衽然

父子君臣之倫不正則中國先自左衽所以此舉爲美之大復舉再言

有樂道不厭意　首止一會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而王室以寧天下

不搖所謂治之于未亂者故春秋深大其功

加會首止同單會比只照再言破用複詞

會首止　盟首止　會宋　盟宋

兩複詞以記事正倫謹防之意見矣

主其中必有大美惡句搭

下搭平丘平丘書法同以美定倫貶矜威作重二會上



首止　首止　葵丘　葵丘 孔子稱一匡 孟子載五命

詳伯主會盟大定倫明禁之功也

◎只二盟是盟平丘傳只二會是會葵丘傳去會葵丘是盟葵丘傳

盟首止　遂救許

經於伯主正倫而美之大恤患而善之尤

盟幽盟貫非不美而首止爲大謂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也救鄭

救邢非不善而救許爲尤謂一舉而討罪分災之義皆得也

盟首止　寗母 正天下之大倫 正一國之大倫　以左合與不成題

首止　首止　黃父 複詞 常詞

紀定儲勤王之事不概以美詞加焉

二事相類但桓正之於未亂晉徐誅之於已亂耳大美亦見非常意

鄭逃 特書曰鄭伯逃歸

經貶貳國之背伯權以大義而已

或曰以下恐人疑聖人貶從命之鄭與作經尊王之旨相悖故以大義

字爲斷義在則臣可行於君子可行於父湯武大舜所不拘也聖人處

變惟義而已書法只一逃字父子之變以子鄭惠王言君臣之變以齊

桓對惠王言變之中等句俱就聖人身上說　仲先曰權名分之中而

當其可正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中也



盟首止　鄭逃　盟平丘　不與 只鄭逃不與同

兩紀不與好者以事之善惡爲權焉

照傳問起敘事以下二比在中形講　傳本以客形主能不失賓主方

爲作手

會首止　盟首止　鄭逃 會盟隨去一比同

經權義以處變王命之從違不討也

就聖人所以褒貶之旨發揮不必大分盟首止比只照春秋與之者句

會首止　鄭逃

諸侯從違王命權義以予奪之焉

盟首止　鄭逃　乞盟

貳國背義而終屈其節所以貶也、

主傳首止之盟至貶之也一段作、

春王正月　會首止　鄭逃

春秋尊王而尤權大義於從違焉、

主春秋道名分云云變之中也作、

會戚　執曹伯　夾谷　歸三田　只盟戚　夾谷同、上易札聘同、

觀守常盡變之事見聖賢之量矣、

泗山先生云傳中二語原就父子君臣說今搭子臧孔子殊誤、



會首止　札聘　賢守常聖盡變大舜湯武、賢守節聖達節季歷武王、此傳而合也、

聖人貴中道故予定儲而貶讓國焉、

以中立說上是天王之志下是父兄之志上重義字下重時字上以雖衰世之事反起下以有補於衰世反起兩傳末俱以聖人脩春秋結俱就書法上論

鄭逃　乞身以諸侯行匹夫之事、殉匹夫之節、

徇君命違父命經兩譏其失中焉、

有以盟首止搭會葵丘主桓義裁王命以左合胡捏禮對義繫甚刪之、

城邢　會首止　恤患非王命、定儲非王志、　借權守命意不整、

會首止　鄭逃　踐土　河陽　比踐土傳

春秋重大倫有盡其變者有存其名者、

上常變下名實俱有父子君臣俱就書法上作、

會首止　鄭逃　會溫　河陽　只鄭逃　河陽同、　比河陽傳

春秋兩於君臣之變酌之義與情焉、

上權於義而變之中下原其情而變以誠◯較上題只差會溫比、

鄭逃　辰陵　大義所在從王亦貶、大法所在從夷無貶、　兩邊俱存父子君臣、

事關大倫者不問其所從也、

鄭逃　陳逃　周公之召、二慶之告、　都是逃義



兩責諸侯棄義爲大倫大防計也、

滅弦奔

經恕小國失守以義之無可絕也、

主滅譚傳以不事楚不設備見其無取滅之罪、

執虞公　言執　日晉人執之　日公　不言以歸

經於貪以覆國者重貶以垂戒焉、

重垂戒意發趨利棄義亡國敗家是勢論必然之事就以虞爲明鑒以書法在中點綴書法重不與滅上曰晉人執曰公不言以歸只一齊束上去、　書滅下陽二句即傳首書法、

滅下陽　執虞公

顯著貪利之禍、並後戒也、

于始于後、擒住相連發、重垂戒上意方透、止收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

虞公于後、

六年　伐鄭圍新城　圍許救　公至去同

伯主得討恤之義、經深善之焉、

二善俱在卽解圍移師上見、傳首只見力足取新城以起下卽解圍救

許、所以兩得也、書至帶收、只辨非貶詞、　猶龍曰、不曰得分災救急之

義而曰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蓋圍而不舉有遺力、其討罪已得



體了、及聞圍許而卽解圍以救、是討罪最而更有一般善處、而恤患之

善不待言矣、

、伐鄭圍新城無書法

伯兵無克城之功、知其有遺力矣、

體齊自召陵云云、方見不用其力、只虛摹有遺力者矣、便了、不必多入

贊詞、召陵之後、六國之師、新造之邑、總極形容桓之不盡銳也、　辟罪

致討、原不在力、故曰得討罪之義、

加召陵同、以齊之强、起驗明有遺力、主比者非、

〇圍許遂救許　特書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去圍許同、

伯主移討罪之師以恤患、經深善之也、

二善俱在遂字上見、自其卽解鄭之圍而不迫鄭、可謂得討罪之義、自

其移伐鄭之師以救許、可謂得分災救急之義、善之尤、正謂一舉而兩

善倂、非單指救、然須略有低昂、方不類全題

、至伐鄭、致

經志內君之班師、惟其久也、

久是去國踰時之久、指魯君、非以師言、此正足上與桓之意、鄒云、如城

築之類、雖時且義而亦書也、引喩極妙、能傳傳中則何以致之神方爲

高手、



召陵　伐鄭圍新城

伯兵不盡力、按其勢而知之也、

有于師比則主合、服外討貳、皆不恃其力、上根于師來、下根召陵來、

、救鄭　救邢　遂救許

經紀恤患、於善之中又有善焉、

主凡書救者四句、善之尤在卽解圍移師上、此適有討罪之事、故形容

出移師之美來、作文只說尤善、不可說前二救爲善小、

救邢　遂救許

春秋善恤患、尤善其合義者焉、

分救與速救，要得低昂法，二股如一股、

侵蔡伐楚　于師召陵　伐鄭圍新城　圍許救許 去侵伐圍新城同、

伯主用兵，始得用師待敵之道，繼得討罪恤患之義、

上以師強敵服爲案，下以召陵爲案、

圍許遂救許　伐宋圍緡 晉之尤、尤義之所不得爲、

以義律用兵者，得其美惡之尤焉、

圍許遂救許　秋侵齊　晉秦圍鄭 上加圍新城下加程泉同、

經紀二伯安攘之事，勤怠分矣、

圍許，以救鄭也，桓能移師救許，侵齊，間鄭虞也，文不能移師郤狄、

遂救許　遂圍許 得恤患之義、得討罪之義、

遂救許　執曹歸京

伯事之最優於恤患討罪見焉、

各有二層意，凡書救者，云云，春秋執諸侯者衆矣，云云、

七年　△齊人伐鄭 曰代

貳國致伯討，由其有從夾之罪也、

主罪鄭作，末合當自反意，未離復治字當玩，書伐，是事實，稱人帶收、

加伐圍同、　再加鄭逃同、

小邾朝



遠人得錫爵於王，由其進於禮者素也、

主郳黎朝傳，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要看得活，齊桓請而惠王命，非聖人特筆，勿倒書法

盟首止　齊人伐鄭 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

俱作孔叔謀國之善，亦無謂、

齊人伐鄭　衛救陳 鄭逆首止之盟，殺申侯以說齊、衛背清丘之約，殺孔達以說晉、

取兩殺搭題，有何好處、

△甯毋

伯主講遁貢之好，尊王之美見矣、

借盟柯傳會諸侯，尊天王句，以却子華點題、　舊以忠孝立說，亦自冠冕、

八年　人盟洮乞盟

經紀伯信明大義而謹大節也、

非尊王人，尊其所以命之者耳，非尻其今日之乞，尻其所以致此者耳、

△盟于洮 以下士之微序於方伯公侯之上

春秋之尊王，不以位而以命焉、

全重聖人尊君之情，發此命，是襄王告難之命、　一班列上，毫不肯假借，故曰聖人之情見矣、

乞盟 乞

人君而自卑，惟其不慎於始也。

玩於以見衆動云云，有垂戒意，乞是紀實書法。 加鄭逃同

祭伯來 祭叔聘 鄭逃 盟洮乞盟

經詳內外行事，尊王命而重君節也。

客股分貼兩邊同單。

祭伯來 祭叔聘 盟洮

經紀王臣而不計其位者，重王命也。

照傳以本比問起，即以祭伯祭叔王人抑揚點明，倒不係乎內外，特係



乎王命上，總發聖人尊君之情，傳本以客形主，不可平。

祭伯來 祭叔聘 盟洮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比單伯至傳

春秋尊王，故獨貴夫奉命受命之臣焉。 只盟洮單伯至同

兩傳引語不整，不可出脫比。

盟洮 會號 先王人，不計其爵之尊卑，重命。先趙武，不計其歃之先後，重信。

有搭會葵丘作伸，以尊王命，抑以謹臣禮，未見整處。

禘廟用致 書夫人而不稱姓氏 用 致

經紀望國僭祀，尤著崇妾之非焉。

禘僭只提起，重私恩崇毋作收，不稱姓氏，用致只作事實，致者，致之於

廟也，成風尚存而曰致者，禮非夫人不與祭，成風妾也，今始與祭耳。

禘太廟 四字書禘

望國行王者之祀，非禮甚矣。

說誣僞不誠，而非所以祀先，正見亂名犯分處，夫子志之，是案，夫子傷

之是斷，二段不平。

敗莒 用致 加季子歸春王正月歸禚城費同

內君於私勞私恩，皆以非禮報之焉。

事實相關，須總敘以私字為案，以越禮為斷，大夫不世官，諸侯無二嫡

敗莒 賜汶及費 行父如齊 宿如齊 世卿



越禮以報私勞，君之罪也。

主私勞一段，重世卿上，勿以賜邑賜氏分股，下邊只行父如陳 冬始來使

一股亦可，舊出友如陳，與氏不切。 加城費舍中軍，主私門強，似不必。

敗莒 舍中軍 比意如卒傳

觀私勞之賞不賞，君臣之得失見矣。

季友立申，賜汶陽田及費，豎牛立舍，叔孫婼不賞私勞，筮曰同復於父，

敬如君所，筮曰以讒人入，卒以餒死。

九年 △會葵丘 不冰合

經以常詞待重臣，謹臣禮也。

會首止傳以宰孔形世子此傳則以世子形宰孔可進可退可出可入

正是無常尊無常尊自不得殊會非故抑孔以尊世子也川則進不用則退以立身言故曰節出而效勞於外入而效勞於內以事君言故曰

禹周只見自古有冢宰兼三公事牽入正講者非

會首止　會葵丘

經不以待儲君者待重臣謹臣禮也

本傳意甚完全斷不該主首止傳

會葵丘　踐土抑宰臣以謹禮　下拜登受○近文作納䇲諱下勞以全名　出入三覲　傳如隴觀渾

公會葵丘　會貫父



經於貫臣功臣皆以常詞待焉

上以貫說起倒不殊會下以功說起倒無美詞後世位加世子非人臣之常後世不尚濫賞非人臣之正

○盟葵丘　再言葵丘

伯主明禁而信喩其美大矣

以明禁爲主而人心咸喩意亦重惟人心咸喩乃見明禁之入人心深也宜透發咸喩而明禁之美自見不欲正見咸喩處明禁便是桓公之志大率是匡世意不必指定尊周五禁非周盛時之禁以其出於天子故曰命五禁融點勿漏勿贅其義事須驗入即此一事而知桓禁非空

言人心所以咸喩也此係桓生平伯業盛舉須要鋪張

加會葵丘只照複詞

咺賵　觀魚　伐凡伯　仍叔聘　城楚丘　盟葵丘

仲子妾爲妻隱業僖伯不尊賢衞不救王臣忘賓旅仍叔世官桓專封衞○如此出則桓且身犯專封之禁矣欠通　更有單抽落姑　賢召陵

賓旅　楚丘　專封　戰韓　過糴　者尤可笑

取糾同　伐宋　告糴　季子歸　召陵　首止　盟葵丘

伯主申五命皆已試之行者也

取管仲得士不遏脅糴賢季子彰德禮楚無忘賓旅定襄王無易樹子



○會首止　盟首止　盟葵丘　去盟首止同　加盟洮亦同

伯主定倫之功觀盟之首禁而益信焉

美桓在首止比內只以翊戴事說起倒明禁以驗定儲一滾作

葵丘　葵丘　平丘　平丘　只盟葵丘　盟平丘同

複詞紀信非大美即大惡也

主大美惡句搭宜總敘盡五禁備五惡正見得大處

甯毋　盟葵丘　明子父不奸之禮　驗無易樹子之謀

兩予伯信以遏王貳明王禁也

盟葵丘　盟牡丘

即人心之萃渙、而伯可知矣、

以明禁恤患爲綱、而就諸侯咸諭上、見其美、就諸侯不協上、見其怠、

盟葵丘　盟踐土明專封之禁、振封國之權、

盟葵丘　盟新城驗戴王、驗從夷、

盟葵丘　三卿伐莒驗翊主、驗專兵、

盟葵丘　隋費驗翊王、驗越禮、加會首止城費同、

盟葵丘　弓如晉明禁而致人心之喻、崇侈而啟人心之貳、無味宜删

會首止　會黃父易于朝齊同、上比易題首止是比題

即王室不能徇私以建儲、見人心之公矣、



發天理根於人心、不可以私害公意、子弟子、二邊俱有、不分屬、○其爲子四句、傳明指幽獻、不宜搭題、○易及荀息或陽生入則是王儲侯儲、

十年　公如齊

經謹朝伯之始、雯王道也、

滅溫奔蘇子國于溫、故曰溫子、爲王朝司冦而得封者、

經恕小國失守、以其義之未絕也、

主滅譚傳、狄前年伐晉、今敢滅畿內之溫、亦見伯圖有缺、

十三年傳　突救衛　仇牧易高子盟、舍至同、

觀明義立節之臣、而不知命者媿矣、

須借題發意、不在實講于二臣、義以事君、言節以自處言、

徐越伐吳　吳伐鮮虞歟由不畏桑鼓、荀吳不納叛臣、

晉救鄭　取鄆武子不貪戰功、穆子不以賂免、

突救衛義　宋楚平倖成　取鄆節　意如至倖免

以倖成倖免另擬二比、大悖、

突救衛功不成　高子盟功成　荀息死不免　舍至死免　只突救荀息同

經以臣道風天下、特取夫明義立節者焉、

傳中所明者義四句、原只泛論、不當求之經股、今總出四比、何所取義、

伐允伯詹逃同　宋楚平倖免倖成



明義比　句侵齊喪、不伐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羣臣輯睦以事君、　俱可、至如晉救鄭不貪戰功、吳救陳季札請退申務德安民之詞、與人臣之義何干、

立節比　敗箕先軫赴敵、孔父義形於色　楚子圍宋歸父會宋晉解揚以死致命、　伐北圍桃夙沙衛唁莊堅、堅以刑人禮士抉喉而死、軼伐衛張柳朔死於拍人

及荀息書及、書大夫

聖人取踐言者、亦救時之意也

主重信說、從君於昏、本無足取、全在傾危成俗上、發聖人取節意、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荀息

大夫守信於渝信之時、故可取也、

主雖至於刑牲云云、倒單作、

及孔父　及荀息忠信、

伐北戎

伯主畧遠失用兵之道矣、

是時狄伐晉、滅溫、楚滅弦、圍許、患有甚於戎者、舍而事此、宜至楚益強、

狄淩橫非桓啟之乎、本薛氏註、

大雨雪

觀天戒之預知君德不可肆矣、

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葢是時僖之肆志已萌、而天預爲之戒也、後

云使遇災而懼、不肆於寵樂、豈其復有大雩哉、

十一年　會陽穀直書

經文譏肆樂者、重爲伯業惜也、

禮字提明作案、微其怠忽、與伯業怠忘字相應、總在伯業上看、要描寫輔伯與爲伯者、末路相率偷偷光景、　猶龍曰、行荒業忘勿截看、未有行荒而業不忘者、伐黃是業忘之驗、非陽穀尚未怠、直至伐黃不救、方爲怠也、

大雨雪　陽穀　大雩　伐黃

內外肆樂而見戒於天人、春秋直貶之也、



如單總作、以召天戒、隳伯職、證二股于後、

大雩　伐黃

召天戒而隳伯職、樂不可肆明矣、

俱以寵樂爲骨、傳中是以字故字宜貼、

大雨雪　大雩

兩觀天戒見輔伯者之荒矣、

主僖公賢君一段作、

三不雨　六月雨　陽穀　大雩

傳只有僖公賢君句、不應擬題、且上傳無格天意、即比亦未整、

五國伐衛　北杏　大雨雪　大雩人事應天變、天變應人事、　比星隕傳脫

天人有互應之咎、人當知所慎矣、

大雩

載觀天戒、知爲德荒之應也、

主後乎陽穀之會云云作、

伐黃書伐、

經志遠國被兵、罪伯主之棄義也、

從見歷三時上、見其以同盟之故來告、從告命已至而不救上、見其棄同盟而非義、既又二字重看、結黃桓原不差、但罪在不救、管敬仲之言、

只見楚必伐黃齊必當救、蓋以勖桓救非阻桓盟也、傳不徒以安攘

大義責桓怠簡、書棄親暱而直從前日相與交情、今日求援迫切光景

責他可悟文機　書法在書伐見其以同盟故來告、且距滅之日久也、

盟貫　陽穀　滅弦　滅溫　伐黃　滅黃

經原伯主棄義而異詞以責之也、

弦溫只於書法問起以貫穀重講、倒單收書伐書法、

盟貫　伐黃 加陽穀滅黃同、

棄義於恭義之國、罪無辭矣、

滅弦　滅溫　伐黃　滅黃



紀被患而獨有所詳、則知棄義者之罪矣、

弦溫不書滅、以未與會盟、故不來告、非聖人削之也、

伐黃　滅黃

小國久被兵而見覆、由伯主之棄義也、

總是罪齊意、　有謂從傳無味、以齊棄義、黃守禮合者、亦可、

盟貫　伐黃　滅黃　狄侵衛　戰韓　會淮

主棄義而失諸侯之心、亦未確、

伐黃　侵衛 怠忠敬忠

○伐黃　救徐 棄忠怠急、　黃遠齊而近楚、徐近齊而遠楚、　敬仲之言、仲父之戒

經以安攘望伯主、兩責其怠焉、

△伐黃　入滑 管仲蹇叔　加盟貫取穀同、

觀棄義徇利、知忽忠言之咎矣、

△盟貫　伐黃　吳伐郯　會伐郯 只伐黃　會伐郯同

資小而復棄之、棄小而復治之、皆非義也、

二傳皆有既又字、宜重看、敬仲之言、季孫之懼、

盟貫　陽穀　伐黃　戍陳　會鄫　陳逃 加滅黃同、　比陳逃傳

棄恭義背勤義、皆所罪也、

管敬仲有不能救之憂、范宣子有我喪陳之患、



盟貫　伐黃　侵蔡獲變　貞伐鄭　比貞伐傳

違管仲、失字小之心、違子產、失事大之智、

盟貫　伐黃　盟戲　蕭魚 管仲知罃　比蕭魚傳

忽善言而棄義可罪、從善言而成功可美、

十二年　滅黃 書滅

觀守正者之不幸、其時亦可慨矣、

只予奪得正便了、傳中夷狄强諸夏弱、方伯不修職、俱是所遇之不幸、

須點入、

加滅江渾作、同單、

滅弦弁　滅温弁　滅黃　滅江　滅許歸　滅頓歸

經詳紀小國被患惟守正者爲善焉、

以滅國之罪則一提過點以歸出弁二段倒江黃作、

◎此數比在定來傳則譏弦温以非罪言獻舞邾益曹陽以自取言在敗蔡傳則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吳豹曹陽州寔以服爲臣虜言亦本自取譏弦温以有恥言在此傳則許斯頓牂以不死位又無與復言弦温以有望言

弦弁　温弁　許歸　頓歸

經紀小國被患必權其罪之輕重焉、



以不死位爲罪之總倒有望無望上斷其輕重起勢用江黃、

十三年　△狄侵衛　血書于策

夷之敢於內窺啟之者罪也、

然後二字宜玩若無怠無荒則四夷且來王矣何所間而狄得窺伺哉

傳俱責啟患不可涉怠患語至誠無息句極重聖人責王賤伯全在此

傳末直書一段可味蓋直書侵衛則其所以召狄之侵者可默識于言表矣

陽穀　伐黃　狄侵衛　會鹹　狄侵鄭　同年

伯主怠荒以啟患春秋直書以譏之也、

陽穀　伐黃

伯主行荒而業怠其外窺有自矣、

惟其行荒是以業怠總作不可大分、

、狄侵衛　會鹹　狄侵鄭

中國之多事由伯德衰也、

總敘總作大意同單三比一節深一節然後字近在與亦字須刻畫

狄侵衛　狄侵鄭

迭觀外患見伯德之不終焉、

串作要見今年明年意、



狄侵衛　狄侵齊　加陽穀伐黃翟泉圍鄭同、

兩觀外侮二伯之晚節可知矣、

主齊桓晉文若此類者云云、俱重啟患上下重狄間晉之有鄭虞句、

狄侵衛　狄侵鄭　狄侵齊　狄圍衛　無怠無荒、是膺是懲、

觀二伯啟患惟其德之不終也、

止出狄侵衛狄圍衛亦主桓文分作大意同、

狄侵衛　敖救徐　加會鹹侵鄭牡丘次匡同

春秋責敎誠故於啟患怠患均貶焉、

以至誠無息句總起

陽穀 行荒 伐黃 怠 執嬰齊 不咸 曹南 不信 比圍曹傳

伯政怠而納侮有門伯政失而經畧無序

加侵衛戰泓見啟侮致辱同

陽穀 伐黃 狄侵衛 入曹界 踐土 比入曹界傳

怠荒啟患暴諱成功二伯之事不足道矣

兩傳俱有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句

○狄侵衛 遂會救鄭

兩觀外患均罪夫啟之者焉

俱是爲夷所窺上責桓公下責趙盾



狄侵衛 邢丘 伯益戒舜無怠無荒 周公戒成立政立事

啟患譏伯業之衰委權譏伯政之失

會鹹 直書

伯好舉於夷警所以召禍者可知矣

亦字與不忌字並宜體貼

十四年 城緣陵 直書諸侯而不序

經譏伯主遷國之專論道義也

只當以城邢照斷不當以楚丘相紐玩傳則其事專矣句可見罪桓之

專只在故土立都蓋杞未及斃救而存之亦可而一旦遷之便是專輒

舊指不稟命是楚丘之專非此專矣傳曰專曰尤專在已滅未滅上辨

已滅故須稟命而封未滅則自不必也亦非謂桼報可及意 現關先

生曰貴王賤伯全在楚丘功高而不錄上文中輕輕映帶一二語爲妙

加會鹹同只作事實收前目後凡書決

○城邢 城楚丘 城緣陵 加狄入衛夷儀會鹹同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傳原總三城而論非以上二股比斷緣陵作文照傳問繳次序不可倒

邢自遷杞待桓而遷衛已滅而封功之大小義之美惡皆見矣故城邢

則詳楚丘則畧緣陵則在詳畧之間功利道義便是王伯之辨春秋於



三城僅取其一便寓賤之之意

城邢 城緣陵 加夷儀會鹹同

經於伯主予其恤患而不予其遷國也

全重自遷遷杞上論城邢傳亦有專意此傳未及

城楚丘 城緣陵 加入衛會鹹同

伯主封國遷國均失之專矣

已滅未滅作案其事專其事尤專須斟酌講深沒凡舉亦要別

滕朝 杞朝 穀鄧朝 城邢 楚丘 緣陵 比杞朝傳

原志獨恕求援權時衡予合義 無味删

城邢　楚丘　緣陵　滅項　取鄟　取邿　取郜　比滅項傳

存小明王伯之辦覆小正君臣之分　上去緣陵下隨去二取同

緣陵　厥愍明義貶恤患之專以正待人原心貶恤患之怯以恕待人

城邢　楚丘　緣陵　滅潞　滅甲氏　吳伐鮮虞　比鮮虞傳

論功惟取合義者論兵惟恕近正者

貴王賤伯之意用兵禦敵之畧

緣陵　黃父

以正待人遷國勤王無悉矣焉

遇防鄫朝　稱夫稱遇稱使



紀嘉禮之變內外之失皆見矣

以稱字辨爲女點起以倍失父道倂失夫道分作書法照傳連妝

單遇防只責鄫　單鄫朝只責鄫各妝書法

杞伯姬來　莒慶逆　遇防

經別內女之稱見國君以愛而違禮矣

已適未適只辨遇季姬非嫡倒魯僖失禮作

沙鹿崩　書加　戰韓獲同

經錄大國之變欲人君省德也

戰韓獲　戰泓　下易會盂執同　比隕石傳脫

兩觀國君被屏地變天變之應驗矣

狄侵鄭

見侵衛傳須形容近在王都之側句

十五年　公如齊　主事伯勤而闕朝王之禮作州大全張氏註

伐徐牡丘次匡救徐　去伐徐同

經以敦誠望伯詳責其怠義焉

以楚罪起轉下三段就各段中模寫他怠處而以至誠無息大發於後

三書法是紀實而義自見宜總妝三段一步緊一步總結在終怠二字

怠即就今日事迹說不可用前日行荒業怠等語封境形勢二段只見



救未有不當速者豈論封境形勢惟封境形勢如此而且云云所以見

怠之甚耳凡兵而書救一段即申明號令不嚴段非另一意亦非總結

語失用師之義義字就救兵當速說非指安攘所以失用師之義者則

由安攘之志怠耳味欲有國者云云有以桓垂戒意不誠就怠上說非

謂原其心之僞也

楚人伐徐

外夷肆暴於遠國其罪著矣

爲取舒通夏故桀橫憑陵全在遠字上形容有輕視中國意寇偪患近

則當急救形親勢便則又易救二意重發

進于王道意則逐比有之　猗龍曰、益衰從僂陳傳桓德于是乎衰矣、
句、來、
伐鄭　會檉　陽穀　次陘　召陵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伯主始勤而終怠、惟其不敦誠也、
照傳串作、以至誠無息提起、將念深禮謹、就中點綴、反覆發明始勤終
怠之意、　加戰竊主傳無以固其國、只末帶一句、　去伐鄭伐徐同、
救鄭　救邢　救許　次匡　救徐
經屢善恤患、尤罪夫失義者焉、
主凡兵而書救一段、收救而書次、

遂救許　救徐　加圍許伐徐次匡同、
者伯救之始終勤怠懸矣、
速救不速救、相照合此二股、眞如兩截人、蓋惟誠則不息、伯者不誠則
其始之勤亦假也、
會救鄭　敖救徐
兩觀伯救、安攘之勤怠異矣、
比作、上安攘之事、見下安攘之志、怠亦要見終始兩截意、桓公主兵與
遣大夫、可以對照、
加荆伐鄭楚伐徐各以楚殺起、上用無故字、下用遠字、

十七年　伐英氏
經於變夷者因從兵而特進焉
見荆聘、徐越伐吳傳楚與國齊爲徐伐之以報婁林之役
滅項
經不諱強臣擬小而抑臣之旨明矣
辨明季孫之惡倒書法上作抑臣正所以尊君全在擅權爲惡上發不爲朋
黨比周然重發聖人意不專着季孫斷罪
會淮　滅項　公至會
卽君行以驗臣惡而深致抑之之意焉
同單前後比只作事實



滅譚　滅項　取鄟　取邿　取鄫
內覆國而不諱者抑臣之旨也
總以數比辨明魯滅卽如傳以三取比例逆倒單作
滅項　取鄟　取邿　取鄫　去本比亦須於尊君內暗影抑臣意
春秋以不諱君者諱臣而尊抑之旨明矣
以本比問起依傳一串作不可以尊抑分比
會首止　盟洮　會葵丘　滅項　取鄟　取邿　取鄫
春秋尊君抑臣之旨有見於天下者有見於一國者
滅項　滅邢　滅夔　取鄟　取邿　取鄫　比滅邢傳去取鄟取邿同
春秋屢紀覆國而君臣夷夏不同辭也

伐厲

伯兵攻與以恤患失策甚矣、

厲楚與攻以救徐意在徐而伐厲、同視純門之役何如不伐楚而伐厲、

同視陘亭之旅何如須慨歎其不能久假

震廟 不曰夷伯之廟災而曰震夷伯之廟

紀大夫見戒於天其必有所感矣、

天應之也謂此乃天變必人事有以感之雖本展氏有隱慝句却要會

天人相感之際徵矣句閒閒說舊謂廟制一段是引救梁之語不必用、

不知德薄二字傳有深意文中正不可去却



仲孫來 戚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桓方在殯四鄰謀動、

王伯之德有厚薄流因之矣、

流光流畢原自祖廟隆殺言不宜以周公齊桓出題、 上易十三國伐

秦十秋論弊武子之德或癸丘伐齊執曹伯會齊亦同下易伐齊同、

起聘 弓會陳 武陳吳歸 會齊同

觀盛德於虞周知其流光矣、

只主德厚者流光更謬、

宋人伐曹 即此便見襄有圖伯之志、

即大国虛小知其無觽伯之誠矣、

以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故也狂丘之盟宋與曹同今曹方伐厲救

徐而襄乘虛伐之於此見桓之衰而襄不能繼伯圖也主張氏註不成

題、

敗婁林

即中國不能庇小夷勢之强見矣、

主城濮傳全在諸大夫不能救上見楚之横以城濮問繳、

戰韓獲 書及不書伐 書獲不書歸 書獲晉侯不言師敗績

春秋紀兵有示定罪之法有示正名之意、

上以罪晉爲主免秦正以罪晉收書及而不書伐書獲而不書歸下以



重君爲主輕師正以重君收書獲晉侯而不書師敗績曲直輕重作眼、

戰韓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

經紀交兵專罪致寇者焉、

玩怒秦伯句則秦之來亦非無罪但以晉較則晉罪爲甚而秦可免耳、

夫伐人國執人君而猶恕之則其罪晉何如哉只重背施說幸災貪愛、

怒鄰皆背施中事各處書及重志戰此獨重致兵上、

伐宋戰宋 敗莘歸 戰韓獲 大棘敗獲 艾陵敗獲

春秋紀兵比事以定其罪比事以辨其分、

照單分作前後比只辨書法、

伐宋戰宋及爲主敗蔡歸歸爲甚戰于獲

經異詞以紀交兵致危之罪見矣、

只倒定罪作伐宋書及魯鄭罪浮於宋敗莘書歸蔡罪輕於楚書及不

書伐書獲不書歸專罪晉也、書伐書及書獲書歸只論兩樣書法俱

是有罪非以一比事有此兩書法、且春秋未有歸獲並書者此等不宜

搭題、

戰韓獲　大棘敗獲下易艾陵敗獲或加俱同、加鄢父獲即鄢父傳

春秋紀兵明君重於師明將等於師、

重在書師敗不書師敗上發不可泛〇棐林傳亦有此題但以本比爲



辨彼重將不得有乎師而此只重辨名分上

公伐邾　師還師次則同　大棘獲　出晉侯伐衛　棐林　書救同、

經重君以紀兵師將非所伴也、

以首比重君爲主下二比俱挽到君上必如久役之莊而後止稱師、則

師次於君而不得與君較矣、即華元已獲而猶必言師敗則大夫僅與

師敵而益不得與君較矣、〇師還比原說重師今搭作師次之何居〇

去大棘敗獲即師還傳去師還即棐林傳加棐林或會厐即會厐傳

◎辨各傳君師將混句

師還傳有君將不言師師句只出君師不出將郤缺救傳亦然〇大棘

傳只有師將無君〇棐林傳有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句出公伐

邾處父救等比無師還亦不出戰韓獲會厐傳語亦然又有師還比但

多棐林或會厐、

戰韓獲　執鄭伯書伐

春秋重君師與臣均非敵也

上不書師敗下不書殺伯鍼呂飴甥公孫申點入、

戰韓獲　鄢陵敗晉楚子敗

兩重君以紀兵尤惡召寇幸勝者焉

各以不書師敗起各倒責晉曲直之辨盛衰之機並遇蟲並遇復、



十六年　隕石鷁退飛不削、

紀圖伯者之召變以感應垂戒也、

重垂戒後世上、

隕石鷁退　會盂執　戰泓敗加伐曹同

大國召變而不以德消宜禍之及也、

同異下國之餘句亦要看蓋伯必有大國下國之餘此不再與之兆也、

而欲圖伯亦見其不量力矣收書而弗削、

六月雨和氣致祥　隕石鷁退乖氣致異　出桓元秋大水　六月雨同、出鸜鵒巢　獲麟同、

觀祥異之所由致君德要矣、

會孟執　戢洮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會孟執　戢洮敗　沙隨　苕丘　比雨木氷傳脫

兩觀內外之見辱天變驗矣，

季友傳　敗莒　遂如齊 下出遂入杞兆雨雹傳

二君以私勞世官，春秋之所戒也，

重變法亂紀之端二句，忠賢弑逆亦須點明，稱季稱仲書法在平上論，

總收一句可也，仲氏遺家遺之禍，未嘗竊命，傳只泛論其禍始耳，

出行父如 文 歸父如 宣 同，○或出季歸 忠賢 行父如 季 世 遂如 逆 弑 歸父如 仲 世



亦同、再加春王正月 僖 即位 宣 亦同，

入極　作三軍 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　加行父如歸父如同，

會淮

觀內君與姧，可定覆小之案矣，

以却淮夷而不力，城鄫而不果，提過用滅項，傳僖公在會，立案成文，

十七年　伐英氏 王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伯業微矣，

經於變夷者，因從兵而特進焉，

見荊聘徐越伐吳傳，英氏楚與國，齊為徐伐之，以報婁林之役，

○滅項 不諱

經不諱强臣覆小，抑臣之旨明矣，

辨明季孫之惡，倒書法上作，抑臣正，所以尊君，全在擅權為惡上發，不

為朋黨比周，須從聖人意成文，不專著季孫斷罪，仲先曰，朋黨比周

全自不知君臣之辨起，故聖人特立尊抑之法，此意極嚴重，

加會淮至會只作事實，

滅譚　滅項　取鄟　取邿　取鄫

內覆國而不諱者，抑臣之旨也，

總以數比辨明，魯滅邱如傳以三取比倒起同單作，

滅項　取鄟　取邿　取鄫　去本比主尊君作，



不以諱君者諱臣，尊抑之旨明矣，

以本比問起，依傳一串作，不可以尊抑分比，○此與滅項取鄟題同，但

鄟傳重謹微上，此只重不為朋黨比周之意，

滅項　滅邢　滅夔　取鄟　取邿　取鄫　比滅邢傳去取鄟取邿同，

屢紀覆國，而君臣夷夏不同辭也，

滅項　公在楚

經示抑臣尊君之義，所以一人臣之心也，

上不為朋黨云云，下此義行豈有朋附云云，俱重書法上發

會卞 止僖失刑，會婁藥稽，

經紀伯好失刑棄禮之罪昭矣、

十八年 伐齊師救戰敗狄救 書師救 狄救不稱人 以宋爲主 書敗績

經詳大國瀆倫之罪斷之以大義也、

伐喪全爲奪長故傳意重奪長上總是罪宋中國諸侯卽指宋蓋對狄

言耳緊要在大義二字不然襄受桓囑未必不以此厚桓也責齊臣之

不能抗宋亦是責宋抗宋非力戰乃馳詞理諭之謂作文須融化四書

法爲妙以救許曾者若曰曾且救之宋顧伐之何也以救許狄而又不

稱人者若曰此狄也狄且救之而中國顧伐之何也齊受伐而宋主之

何也宋曲也書齊師敗績者若曰宋之曲如此而齊胡以見敗也責齊



之以直見敗愈以彰宋之曲也 仲先曰書法雖多只是其責詳耳不

必究纏

伐齊 此伐無辭也無書法

大國紊倫之兵昧大義矣、

戰甗敗 以宋爲主 書齊師敗績 加伐齊同、

經于大國昧義之兵兩有以責之焉、

齊受伐而主宋固責宋也直在齊而書敗責齊臣亦以責宋也、

戰甗 只救及字書法

大國昧義之兵經獨甚其曲焉、

師救齊 狄救齊

經善內外之救大國之罪著矣、

魯救無辭狄救四公子之徒皆把救之善以甚伐之惡總作須發責宋

意透不可涉遺義意、

師救齊 書救

經紀內兵恤患而肆忠之義矣、

狄救齊 書救不稱人

經許外夷之救責中國之昧義也、

不稱人欲顯救者之爲夷狄以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此卽申明罪諸



夏何無二意、

伐衛及戰 伐齊戰甗

經於大國昧義變文以責其曲焉、

主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以伐者爲主云云、上比只辨書法倒重

責宋、

鄭逃 伐齊

卽王命猶以義裁而徇伯者之罪著矣、

猶字其可字當玩、

公會 首止 葵丘 伐齊 加戰甗同、

伯國始盛而終衰可爲功利之戒矣、

除道義而外餘功皆近餘利皆小故凡言功利其在人皆淺非謂桓之

功利尚淺也此卽貴王賤伯意

兩鄄　兩幽　會檉　盟貫　陽穀　首止　甯母　葵丘　伐齊

戰甗

伯主建蓋世之功而貽沒世之患見功利之淺矣、

葵丘　伐齊　踐土　敗殺秦不哀晉喪

二伯功高而無以庇後君子所不貴也、

非功利之淺也其入人淺也然功利自淺聖人不于其入人始知也、



此題于有貶無褒之意何當、

城邢無過褒　楚丘貶　緣陵貶　城濮貶　踐土貶　河陽無過褒

二伯功利之淺有所貶而無過褒焉、

遂伐楚　侵陳　入曹畀　城濮四比俱是貶徧出未妥、

突救衛　高子盟

主傳明道正義數句搭麟旨載此二比欠通卽從舊加遂伐楚城濮四

比亦未妥

△葵丘　伐齊　蕭魚　會申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至哉誠之能感人也、只伐齊會申同

觀叛服之久速知威不如誠也、

葵丘　伐齊　夾谷　三田伯功入人淺、王道感人深、下比于王道何謂、

卽感人有淺深知王伯之辨矣、

△邢狄伐衛狄稱人此傳無以德報德

春秋進外兵以背德者之罪甚也、

許狄處全要縮在救齊上不然似善狄之伐衛矣要之許狄正以甚衛

之薄非謂狄眞能憂中國也此聖人維伯賜於未墜意須以大義裁衛

方見背德不然安知衛不以遵桓命爲報德乎無及於齊故曰功近然

以夷狄憂中國使天下萬世知桓賜不可泯衛罪不可宥便是德遠此

與辰陵子楚討陳之意同作文須有斟酌、



荆聘　邢狄伐衛

經援慕義之例以進遠人惟恤患之德遠也、

說荆勿涉世類講德遠要捨慕義的義字生發　有主慕義仗義合者、

但此傳無仗義字

城楚丘　伐楚　召陵　伐齊　戰甗　狄救齊　邢狄伐

諸侯以怨報伯德經兩托詞以見罪焉、

順傳講重發諸侯背德而於衛爲尤意前傳云許之曷爲不稱人而此

則證之觀今日稱人知前之不稱特以罪中國耳意本株連宜總收勿

以狄救應諸侯狄伐應衛

城楚丘　伐齊　戰甗　狄救齊　邢狄伐衛

與國背伯德而報以怨、經兩托詞以致意焉、

此題畢竟不出狄救股方妥如出只以狄救見齊患當恤狄伐見衛罪

當討便是。

城楚丘　伐齊　邢狄伐衛　加入衛同、加戰甗亦同、

與國背伯德、經托外兵以責焉、

伐齊　晉侯侵曹　射姑奔　加城楚丘同、

以公心論報背德者之罪彰矣、

以直報怨非所望於衛矣然概觀當時之報、重耳忿觀脇而尋師、猶病

辟言定　僖公　光

其私、臾駢捐甯夷之戮而致孥於境、不失為寬仁、而孰有以怨報德如

衛者、尚謂有人理哉、

伐齊以怨報德　狄救齊以德報怨　侵曹伐衛以怨報德　圍蔡以直報怨

列國施報之情異、春秋隨事以立法焉、

傳中語氣原逓到以怨報德上如此平搭無謂尤謬在以末比作聖人

之公此等題斷宜盡刪

伐齊易戰韓遂入杞前此杞朝　敗殺狄救易伐衛射姑奔趙鞅伐衛、侵曹代

衛易邾鄭伐宋衛人伐邢秦晉圍鄭、圍蔡易盟向檇李於越入吳俱同、

戰韓獲　射姑奔泰穆臾駢

兩觀報怨者、合於公與仁焉、宜酬

伐山戎　救邢會檉同　召陵盟貫同

歷觀伯主衛世之功、皆諸侯所當念者也、

攘夷狄、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袵、是一串語、豈可分三比搭題、

城楚丘　盟召陵

兩觀伯德之及諸侯、知其當念矣、

雖分股、而總處要見衛之受恩尤深意、總收狄救狄伐

春秋兩致意於外兵、背德者之罪彰矣、

狄救齊　邢狄伐衛

辟言定　僖公　仐

於衛為尤、在受賜之深上說、作文於罪諸侯中、串重衛上、點綴狄救與

伐在內、不可分作玩再書二字可見總收二書法、

伐齊　師救齊　戰甗　狄救齊　邢狄伐衛

詳搆兵以罪大國之昧義、托外救以罪與國之忘恩、

上四股作一邊、下伐衛作一邊、

邢狄伐　吳入郢功近而德遠、善小而惡大、

十九年　執嬰齊書名　書人

經紀討貳、示事大尊王之義焉、

二邊俱從執上體貼發揮、責滕邊不事齊宋串說、傳云、不尊事大國、只

論以小事大之常體不必以慢伯生議論責宋邊只不歸于京師一意

執嬰齊　執曹畀　執曹歸京

經紀討貳參之伯事而兩定其案焉、

同單下二比只辨明書法畀宋曹不名歸京晉稱侯、

盟幽　盟貫　執嬰齊

經於小國見討原其自取之罪焉、

題只半截單主責滕○不事宋就在執滕上見舊係伐齊股末是去之、

盟幽　盟貫　會淮　伐齊

主滕介齊宋之間句搭以見執問起以不事齊宋分作

滕青定　僖公　全

盟貫　宋人伐曹 同上 出盟幽　伐齊同然上比不搭江黃終泛、

小國自外於二伯其見討有由矣、

會三十七年及宋襄云云　口氣串作伐曹是宋襄始事然亦只見宋襄

繼起爲小國者[illegible]事大不必謂當從兵也

舊有會鄭盟[illegible]不事齊今去之、

盟貫　伐齊　執滕　歸京　原事以見小國之慢比事以見大國之尊、

盟幽　盟貫　[illegible]　伐齊 易伐曹同

小國更二伯而無[illegible]從上及矣、

之見執問起然後以不事齊宋分作起緻過度處彼重不事齊

意爲妙[illegible]傳中責滕全惡其不與衣裳之會也

執滕　執衛歸京

經於伯討專與濫皆譏焉、

總以不當專與濫論起宋不濫而專晉不專而濫各稱人、

加執曹歸京一頭兩脚作、

執滕　遂圍許

小國慢伯慢王其罪均可討也、

滕介齊宋之間既不事齊又不事宋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既不會踐土、

又不會河陽　加盟幽盟貫陽穀伐齊踐土王所河陽王所同、

滕青定　僖公　全

盟貫　陽穀　王所　王所 郎上題脫冊

舉江黃與魯正見諸侯皆與要發介字近字出北杏伐曹踐土命溫同、

盟曹南

大國急于要盟探心之失見矣、

非同志在要盟上見要見急於合諸侯意、

鄫子會盟

小國之從伯非出於誠者也、

士後[illegible]傑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須本宋襄稱心來

經識虐小見其不仁之甚焉、

主戰泓傳、一會虐二國之君、

△宋人圍曹 無書法

大國急於討貳操心之失見矣、

口血未乾二句要描寫傳中不能內自省德與下不知反求諸己句應

而急於合諸侯與下欲速見小句應操心之失全在不省德上而所以

不能省德者其病根又全在欲速見小上不自反是通論襄公圖伯時

事連執滕曹南在內故曰不越數端云云 非專論圍曹而欲其省示威

示信之失也只要摹寫襄公操心近小不能須臾待的景狀欲速即急

滕曹宋 僖公 全

也見小從欲速來 加曹南同、全在口血未乾上描寫

執滕 曹南 圍曹

歷紀大國圖伯之事、操心之失見矣、

總起中點三比各寫其不自省而急合諸侯總束不越數端云云 舊以

圍曹附入曹南及項上二比者謬

執滕 曹南 圍曹 戰泓

大國急伯而見辱、操心之失見矣、

以三事連兵敗身傷敘過方發欲速見小意順傳行文、

執滕 曹南

伯主威信之失由操心之急也、

不內省德而急於執與盟便非伯討便非同志便不足示威信須知襄

之示威信非但示之滕曹正欲以滕曹而示之天下也、

圍曹 戰泓 反仁反智、欲速見小、兩邊皆有子魚文王 假仁假義、計本遺末、○亦赴傳而合

經於伯兵急而著操心之失於伯兵弛而著飾名之非

執滕 曹南 戰泓 入曹界 城濮 踐土 合曹界傳

威信不足而致辱固可識暴譎有餘而成功亦可譏

圍曹 入曹界

二伯之治小皆失於太驟焉、

滕曹宋 僖公 合

上不反仁智、重急字欲速見小、下不修辭令重遽字事暴心譎、

圍曹 衛奔楚 加曹南伐衛同、

伯者之心不可急亦不可隘也、

上重欲速下重心不廣均非圖伯之道上收推見至隱下收端本議刑

宋人圍曹 宋師圍曹 虐小、報怨、均不自反

宋人圍曹 盾免侵陳 加執滕曹南盾救棐林伐同、

圖伯主盟之道、皆不外於自反焉、

俱是不反仁智而急於服人上示威示信下救陳連兵、

曹南 圍曹 盾救陳 會扈伐陳 急待 非同志、共衆輒、 比會扈傳

伯主討貳之得失以自反定焉、

執滕　曹南　圍曹　取汶陽　言汶陽　盟蒲　比盟蒲傳

上失圖伯之道下失服人之本上愛人不親云云不能反己遂以兵加之下信在言前云云不知反己又以盟要之、

衛人伐邢

卽與國報怨知其失反己之道矣、

主滅邢傳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句、

○盟齊　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

外夷始與盟經重中國之罪焉、

麟旨定　僖公　金

楚得與盟自此始句最重乃夷夏盛衰所係著夷狄之强二句在會盂楚書爵上論以其禍始於今遂接以故深諱云云也一以外夷狄三句只一意總見諸侯不可開與夷會盟之端宜融會成文重謹始上始字對終桓公終字看要本中國無伯鄭伯首朝說來傳中無限感傷須寫得出

加鹿上會盂執伐同要體貼故深諱此盟故字

敗蔡 始見 入蔡　伐鄭 皆以州擧 楚人伐鄭 改稱人 圍許　婁林 終桓書人 盟齊

鹿上　會盂　執伐

統觀外夷之勢潰防者之罪見矣、

流水如傳歸重本股謹始意、

伐楚　召陵　滅弦　圍許　盟齊　鹿上　會盂執伐

主有桓而能制其强無桓而莫禦其强以盟齊起緻中分二支如單作

楚人伐鄭 同 圍許 同　婁林　盟齊　鹿上　會盂執伐 去執伐同、

中國衰伯功而交夷禍之始也、

齊修伯業非但指不與楚會盟然制强處全在楚不得與會盟上見作法與全題同下二比重會盟上說不重執伐

楚人伐鄭　婁林　盟齊 串作、去楚人伐同然不可以制夷交夷對仍須

中國交夷之始隳伯功以啓禍矣、

麟旨定　僖公　兵

敗蔡　入蔡　伐鄭 皆擧號、楚伐 改稱人、圍許　敗徐 終桓世稱人、

夷狄强而終不得內交者伯業在也、

齊修伯業卽在稱人能制其强上見不必添伐楚召陵等股　或加會檉盟貫見不得與中國會盟然二役難概終桓公之世、

○楚人伐鄭　楚人伐徐 加會檉盟貫同　再加圍許伐黃同、

外夷浸强惟伯主終制之也、

上始稱人下止於稱人依傳串作　下易婁林同、

侵鄭　伐鄭　伐徐　婁林

春秋之人外夷也深幸伯主之能制焉、

主終桓公之世皆止稱人句全重不得與中國會盟上發
出圍許滅黃婁林同加伐楚召陵見齊修伯業亦同
有出會檉盟貫伐楚爲外之以盟會攘之以征伐作桓能制其强未當
圍許　婁林　鹿上　會盂執伐 加伐徐伐黃同 此脫毋傳題
觀外夷始終之勢諸侯濆防之罪見矣
總以盟齊說起盟齊之前云云、盟齊之後云云、倒歸盟齊上二邊須者
力在盟會上說上稱人下稱子
盟齊　翟泉 兩邊書法甚整
經兩紀信因非人而謹大防因非地而謹大分
麟肯定　僖公　全
盟齊　會蜀 譏從夷 罪辱君
盟齊　邢丘 齊桓之業又二年復盟云云 文襄之業後此八年溴梁云云
春秋謹始之意爲大防大權計也
盟齊　鍾離 楚始盟 吳始會　與重中國無伯上
兩罪中國交夷有思伯之意焉
△盟齊　盟宋 襄
兩謹交夷之始慮後患也
上與楚會盟之始故深諱之下晉楚之從交見之始故詞之複
鹿上　會盂　如楚　會申 節上題脫毋斜斷重下 加兩本比同

兩按交夷之後禍所以謹於其始也
會盂　楚子伐鄭 究
兩書夷爵所以傷內而罪外也
上書子對前書人看下書子對四年書子看上望人書此豈與之乎所
以傷强夷莫抗下至是稱爵豈與之乎見其重兵凌鄭
婁林　執良霄 比蕭魚傳脫
伯業之脩於制外駕外見之焉
上本不與會盟說下本不能爭鄭說
梁亡 沒秦取不書　此書法提起不須收
麟肯宋　僖公　伐
經於小國見覆畧詞以罪其自取焉
以秦暴起倒梁自取上自强二字最重明徹徹字亦要挑
乘人之危四句即指秦說謂乘其民潰而取之耳有擬滅譚 滅江 同　伐宋
圍緡者非或易滅蕭取鄆 乘莒亂　或易入滑 棄鄭　滅沈並刪
二十年　新作南門 書新作南門
望國勞民於不當爲經深譏之也
天子諸侯皆南面聽政門皆南向故曰南門庫門制擬天子皐門雉門
制擬天子應門故曰不當爲傳未論及革僭只責他不當勞民以改作
全在不當爲上見他輕用處使重視民力未有不審所爲者　德仲曰

重輕是傳中眼目須點出

城向　城邢　作南門上二比易城諸及防城成周同、出作南門　城成周同、

兩觀經之重民力、輕用於不當爲者非矣、

得時制者猶書、只見勞民爲重事、以起下云云、不必於本比復添非時、

○以城邢作得制、終未妥、

有以納太廟城楚丘衛文勸學作宗廟學校二句題穿鑿之極刪、

作南門　檇李

兩稽經之所削、君道子道見矣、

各以所書說起倒所不書作、脩泮宮復閟宮、史克之頌而經不書蓋二

麟旨定　僖公　兗

役之興、乃爲國先務、雖勞民不可廢也、敗越師、樓越君、立庭之誓而經

不書蓋三年之報、特人子常職、雖毒報要非私也、

入滑　滑與鄭同爵、同壤、同與齊桓盟介、

就國虐小、不臣之罪著矣、

主王爲滑請、鄭不聽命、責其不臣、末須繳王不當出狄師意、

盟邢

經進夷之謀夏、致慨中國深矣、

爲邢謀衛難也、書人以進之、

楚人伐隨　隨在漢東、鄀楚、楚不得志于漢東故伐之、

見楚勢漸盛、爲恐動中國之計、

二十年　狄侵衛

夷兵加於與國、經著猾夏之罪焉、

伐衛盟邢、俱有救患之善、侵衛、則猾夏矣、故舉號、

盟鹿上　人宋公于鹿上之盟

繼伯昧義交夷、經微詞以罪焉、

攘夷狄以尊王室、伯主合諸侯之義也、須本繼桓說來、欲速見小意、亦

可用、收人宋公書法、盟齊、是楚與盟之始、且自列國言、故只責不該交

夷、此是宋襄求諸侯於楚、自盟主言、故直責不能攘却、

麟旨定　僖公　廿一年

會盂執伐　揚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並書不隱

經紀外橫、兩致責于昧義者焉、

不必以楚作一頭、蓋其罪自寓於分惡內也、責諸侯、全重宋直楚曲、不

可以理力平看、雖以匹夫三句、只發明宋直楚曲意、責宋公、全重不能

攘楚以尊王、不重取禍上、是不勇於義、下是不明於義、俱在執上論、勿

以伐並、

會盂　主責宋、無書法、

繼伯而交夷、昧於義矣、

鹿上　會盂執伐

經於大國交夷之禍，責以尊王之義焉
只罪宋一意，以諸侯提過盟會，另分執伐之禍，不須多詳稱人與不諱
二書法總收、加季子歸同，只作爲賢者諱問起
鹿上　會盂
與夷爲盟會，非伯者所以尊王也，
總以攘夷尊王之義，發重盟會上桃剔，不可大分，亦不必倒書法
伐楚　召陵　鹿上　會盂執伐
欲紹伯業而交夷，宜其禍矣，
盟貫　陽穀　鹿上　會盂 只盟貫 鹿上同，
僖公　卆
辨旨案
盟會而偕夷，非所以紹伯業也，
重盟主上發意，上二比不可云不與楚會盟，只見一邊盟會要去壞夷。
一邊盟會反去交夷，以此相形，須體貼繼齊桓之烈句，
北杏 合　伐楚 攘　首止 尊　攘比易楚丘同，
歷舉伯功，知盟主之義矣，
雖是三件，却以尊王爲歸宿，
◎記北杏傳是會諸侯安中國免民左衽，出盟幽救邢召陵三比　盟
柯傳是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出盟幽救鄭召陵寗母四比
邢狄伐衛傳是攘夷狄安中國免民左衽，出伐戎城邢伐楚三比，此傳
是合諸侯攘夷狄尊天王，出此三比最易溷，須辨之
召陵 完盟同　鹿上
兩觀伯主盟夷，見攘與交之異焉
就退舍盟楚，與求楚爲盟上，辨其攘夷交夷，渾作，見襄不足繼伯業意、
會盂　伐宋圍緡 上加鹿上比同，
經於交夷殘夏者，皆責之以伯義焉，
襄欲紹桓之烈，孝承桓之餘業，故皆以尊攘大義責之、
會盂執伐　諸侯盟扈 奎
經於凌伯釋賊之事，皆分惡於諸侯也，
辨旨案
僖公　卆
以楚晉之惡揚起，倒不言楚子不言晉人作，宋自取，晉不會，俱點入，
、會盂執伐　圍宋 加盟宋同
外夷猾夏，分責從之者，均責從之者，
會盂執伐　沙隨不見 諱背義 著理直　皆直書不諱
季子歸　會盂執　黑壤　平丘　不與
經變諱賢諱親之例，見主盟之義，立身之道焉，
宋與楚盟會，則不得爲賢，所以不諱，
季子歸　會盂執伐　取鄟　入邾益來　比益來供，
不諱以責脉義，不隱以彰遷善

宜申獻捷 不曰宋捷

經諱大國之俘，爲不能伸義者媿也

不但責不當受，直責不能申義以攘楚，尊中國，當時楚橫已甚，拒使聲

討，不思無詞，正天下一大機，而魯不能，所以爲貶，仲先曰，提著宋字，

便有大義可申，不言宋是聖人無聊之法，須將大義說得慷慨崢嶸，髯

骨倒豎，方顯得魯不能之媿

加會盂執以諸侯從楚伐宋，而魯不與，敘過同單，

鹿上 會盂執 宜申獻捷

經原外夷肆橫，深責望國之昧義焉，

癖音宋 僖公 埊

照傳敘過，倒作，收不書宋捷書法， 加盟曹南是方偕盟會，

鹿上六申獻捷 攘夷狄以尊王室 齊桓遺烈 攘夷狄以尊中國 周公家法

惟攘夷之義重，而宋魯均罪矣，

申獻捷 盟宋 僖 芒 不言宋捷 其地以宋

望國受外脅與外奸，經隱顯其詞以見罪焉，

、宜申獻 會楚于宋

春秋欲攘夷，責受俘以示義，責薦哨以示罍

上其橫逆甚矣，下凌茂中華甚矣，各以楚罪揚起，方見不可不攘意，宋

先代之後，魯周公之裔，

盟薄釋 書釋宋公 不言楚予

望國界大權於外夷，春秋深貶之也，

以天下大變引起，倒事、倒作，操縱俱在釋上，見宋方主盟，何不可忽盖

主會便是中國之主，諸侯所聽命者，今以夷狄執中國之主，而諸侯聽

之，是夷狄反爲中國主矣，豈非大變，出自天王與中國，須要請於天王，

而同中國以討楚釋宋，二書法連倒側重，爲魯諱上，深貶魯亦以深貶

天下之諸侯也

會稷成 盟薄釋 濵淵故 加會中丘盟幽以會盟不書所爲畧起

經詳會盟之實，以其關天下之大義也，

癖音宋 僖公 嵒

以二會特書所爲問起，以君臣、父子、夷夏立柱，

會盂執伐 申獻捷 盟薄釋 加鹿上同

望國當大變，而委權於夷，春秋深貶之也，

操縱皆指盟薄時，勿分屬兩開

有搭襄歸爲出自中國，曹伯歸京爲出自天王者，不過之極的，宜删之，

會盂執伐 盟薄釋

望國界操縱之權於夷，春秋深貶之也，

以大義爲主，渾作，操縱不分貼，

申獻捷 盟薄釋

兩諱望國、以其受外脅、畀外權也、

總起兩分二邊、俱是昧大義、上不言宋捷、下不言楚子、

盟薄釋　伐宋圍緡 魯既不能云云、齊侯既無云云、

貶望國當外横而委權、罪大國當外張而助虐、

釋宋　納頓 不言楚子、不與釋也、書納、不與納也、

經於諸侯、不與其釋且納於夷也、

盟薄釋　踐土

春秋重大權、不欲操縱自夷、廢置自臣也、

會盂執　盟薄釋　執意如　意如至 操縱由于夷、勸沮由于利、比意如至傳删

麟旨宋　僖公　垄

二十二年　伐邾須句 書取

望國專以存小、經責其非禮焉、

非所以爲禮、只應上崇祀保小之禮、不是斷詞、勿以請命爲禮、以亂易亂句、最重收取字、

加取牟婁、只見與牧奪者無以異、舊主合作、未是、

取須句　取濟西 供布以亂易亂句、

春秋正亂之法、見於復人國、復己邑者焉、

一取須句　取汶陽 與牧奪者無以異矣、仰命　與得非其有奚異乎、仰命

經於復人國、復己邑者、而皆律以王命焉、

△取須句　城杞 魯僖不請王命而取怨是急、晉平不奬王室而母族是恤、

内外私所親、經譏其擅權而昧本焉、

四國伐鄭

覩大國討貳之兵、亦不知省己者矣、

鄭伯如楚、故宋襄伐之、身方見釋、隨伐鄭以挑楚、宜其致泓之敗也、

戰升陘 不言公而書及

經於望國輕兵之害、諱詞以貶焉、

輕用師徒。原指取須句說。方與誅暴禁亂句有體認。不設備、即指用兵時戰備言、覩傳首以須句故出師句、可見此師原因須句來、使當用慎

麟旨宋　僖公　卆

重於始、一以王命行之、則誅暴禁亂、邾自悔禍、而不敢動矣、惟擅興報怨、所以用其師徒者輕矣、是以敗亡相循、兩國皆害、兵以誅暴禁亂、而反爲暴亂也、　有以不脩詞而輕于一戰。爲輕用者。傳無此意。至以不設備爲輕用者。則是聖人敎魯以設備而勝邾也。尤非。

加取須句、須重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句、同單、

戰升陘　同圍齊 加衛越伐吳同、

望國輕兵以貽害、異於以害者矣、

主誅暴禁亂句搭倒單作、下傳有抑强暴句、　下易圍彭城同、楚暴魚石亂、

伐楚　召陵　升陘

觀伯兵除害、可以律輕兵之害矣、

倒單、暴亂俱指楚、指月有此題、宜刪、

同圍齊 暴 圍彭城 亂

誅暴禁亂、已見戰邢傳、復擬出于此、非是、

取牟婁 取須句 戰升陘 同圍齊

經紀討小禦小之兵、兩舉例以見罪焉、

有單出取牟婁 收奪 同圍齊 誅禁 主兩傳脫比者、大謬、

戰泓敗 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

經紀伯兵之劒、責以王政之本焉



物有本末四句極重、此正仁義之實、後討末遺本云云、正與此應、春秋非責宋襄不能乘機勝楚、亦不是追咎他前日只緣平日所行皆不仁不義、今獨不阨云云、則是討末遺本。飾小妨大、非王政之本矣。提出本字最重、獨字亦有味、無責其假意、三罪總是不仁不義、不可分貼、詞繁不殺指言日、言朔、

伐齊 戰甗 執滕 曹南 執鄫 圍曹 戰泓

伯主違仁義而獨飾小名、經深貶之也、

倒本股作上數比勿分貼仁義、 去戰泓輕點三段總斷他不仁不義、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荀息 伐齊 戰甗 執嬰齊 盟曹南

執鄫 圍曹 戰泓

經詳伯主之三罪、而著其悖仁義焉、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荀息 伐齊戰 執滕 執鄫 罪一 罪二

伯主柔倫虐小、經比事以著其非仁義焉

柔倫邊不空責奉少奪長、須發使齊人有殺無赦之惡二句、方與晉獻事相照、薄德何用子魚語、在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上論、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荀息

伯主虐小柔倫之罪、參齊晉之事而可知也、

全在宋襄不仁非義上運意、不重實講齊晉事、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執滕 曹南 去同 執鄫 罪二

經罪繼伯虐小、即存小者以甚之也、

以戰泓提起、倒虐二君上、就中將齊桓形識、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觀存小之德猶薄、而虐小可知矣、

荀息 伐齊 戰甗 罪一

主即寵邪者以律輔邪之罪、題面不佳、去之、

執滕 曹南 執鄫

伯主一會而虐二君、春秋之所貶也、

執滕　晉南　執鄫　圍曹 罪二 罪三　執滕　執鄫　圍曹 題

經惡伯之妨大德，治人暴，責人急也。

重兩德字，桓公猶𦙶德，則襄之德可知矣。不自省德，則德之闕可知矣。

以仁義之大德總起，齊桓存三亡以屬諸侯，文王軍三旬而退脩敎。

戰升陘　戰泓 輕兵貽害，飾名取辱。 文仲之諫，子魚之告。

戰泓　城濮

兩不與伯兵，律以王政王道也。

上仁義，下道義，各先揚起，倒入不予上。

戰泓　衛奔楚

肆行定　僖公　九

經於飾小名報小怨者，皆惡其妨大德也。

下比主不名者，罪晉侯以小怨妨大德，俱本乎昔能忍云云來斷。

戰泓　大鹵 敵外夷王攻 攘外非王師

宋襄不用詐，荀吳用詐，正可比論。文王，宣王，點起。

戰泓 宋襄　野井 宋昭

政禮有本，飾名習儀者無取焉。

物有本末，順事恕施，政之末，禮有本末，正身率人，禮之本，亦本乎昔來

斷

伐宋圍緡 書代國而言例也

伯嗣乘約以肆暴，非義之尤者也。

伯國餘業，重發據叉字爲案，而體尤字爲斷。當時宋敗楚張，無宋是無

中國，最時事關係處。齊伯國餘業，比他國更不同，故以尊攘之義責之。

不但責其乘約伐人而已。

加戰泓，只把夷勢益張說起。

伐楚　召陵　戰泓　伐宋圍緡

伯嗣隳先業，而乘人之危，不義甚矣。

伯國餘業句，出伐楚召陵，猶可或擬尊攘等比，而出伐戎伐山戎，尊攘

救鄭救邢 恤畏　不知此即就尊公論，何得出桓公事。

肆行定　僖公　一百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加鄭逃戰泓同

攘夷殘夏之事異，故不嫌同詞焉。

照傳問起彼此相形作，全要說得事之美惡分明，而不嫌於同之旨自

見。不可兩開。楚夷也，鄭附之，鄭亦夷矣，故伐鄭即爲攘夷

取須句　伐宋圍緡 專命恤小非禮，乘約凌大非義。

伐宋圍緡　宋師伐滕 伯國餘業以宋敗作案，伯主餘業以陳逆作案。

繼伯後者，有失尊攘之義，有失誅討之宜。

戰泓　圍緡　伐鄭　會伐鄭　比會伐鄭傳

縱夷而復益其虐，棄夏而復治其貳，皆非義之甚者也。

二傳皆重旣又字皆以義字爲主、

戰泓　圍緡　滅陳蔡　晉伐鮮虞　比鮮虞傳

乘約以肆暴者罪之效夷以行詐者斥之、

俱有二層意上尊攘下信義、

鹿上會盂　伐宋圍緡 交夷 攻夏 均昧尊攘之義　少味顯

僖廿年 滕子朝 義 杞子朝 禮 加滕薛朝杞侯朝同、

經兩黜侯爵存禮義於中國也、

上下俱是謹辨定名實意要發杞朝是桓公成公用夷禮桓公因之、

杞子朝　晉伐鮮虞 兩傳俱有中國所以爲中國句



兩以效夷黜中國存禮信之防也、

二十四年　狄伐鄭

王室用夷制夏其事俱矣、

見居鄭傳制命未順在偏與滑上拔本句要發透、

加鄭入滑只作事實以鄭不王引起不可兩分、

王出居鄭 特書曰出　出而曰居

經於大君寓外示端本存防之意焉、

出字重襄王用夷制夏之失上居字重聖人撥亂反正之旨上、

狄伐鄭　出居鄭

大君以用夷致禍經示端本之戒焉、

居字只點起重端本作、

二十五年　衛燬滅邢 名

經嚴覆親之法立人道也、

傳首一段以王法論斷滅親之罪爲重中一段以人道論又就滅國之中發明滅親之罪所以尤重春秋之法法字與王法字相應蓋法爲人道而設也此段最緊要說透不可不差等意而衛罪自見末一段又就滅同姓之中說邢非有罪衛非夷狄以見衛罪無可解邢周公之胤、

加石門只起生名書法　加邢狄伐衛只作事迹于中辨講、



元年　滅譚　滅邢

辨親疎於聖德之內人道立矣、

以元年比論起聖人與天地合德云云而以譚邢發理一分殊意理一即寓分殊內　加春王正月便不通矣、

元年　石門　滅譚　執虞公　滅邢　滅夔

經變例以紀覆小獨重覆親者之罪焉、

以理一問起轉倒滅譚形滅邢作一頭執虞滅夔形作二脚、

滅譚　滅邢

經殊詞以罪覆親者立人道也、

只就理一分殊一段論、

此二股或以仁義二字、合午卒傳文貨、又或合踐土傳名實者、俱無謂。

滅譚　執虞公　滅邢　滅夔 去滅譚同、

春秋迭紀覆國、而獨其與國之罪焉、

以滅譚辨燬之書名作正講、後以虞夔辨二股收獨名書法、

元年　滅譚　執虞公　邢狄伐衞　滅邢

經辨理分以罪覆親、尤原情以甚之也、

以同姓異姓問起、承以理一分殊、後講邢無罪、非虞之比、串作、

滅譚　執虞公　滅邢 辨分 原情

滅譚　滅邢　滅夔 親疎 夷夏　二題俱失輕重、未妥、

執虞　滅夔

兩不名覆親者、可定與國之罪矣、

晉雖中國、而虞則自取、夔非自取、而楚則夷狄、以滅邢引起、

執虞公、滅邢

與國覆無罪之親、故其罪獨重焉、

以滅親提明、即以滅虞比問起、重原情定罪作、又逆禮至云云、總見非

邢自取不重、衞詐收輕重之權衡、加下陽邢狄伐同、

或脫出滅下陽 有罪 邢狄伐衞 無罪 者、不成題、



敗莘　滅夔

原外夷僭王之惡、而滅親之罪細矣、

滅項　滅邢 君臣 親疎

兩邊俱以滅譚照起加同、

滅邢　衞歸 由仁義而立法、故辨親疎之等、 由性命而立言、故嚴義利之辨、

經名覆國復國之君、其義精矣、

滅邢　秦人伐晉 加伐衞敗穀同

經於遷怒貳過、而均重責焉、

蕩姬逆婦

經譏主婚之失、因罪夫圖婚者焉、

重公失禮作、姑自逆、如傳帶後、舊以上者失君臣之分、逆者失婦姑之

分、兩開作、欠是、

圍陳納頓 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經不與外夷仗義、正本意也、

此傳原自納上立論、不與楚納、正欲中國納之也、以陳罪提起、體傳又

字意、倒責諸侯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不是與楚、正是訝其反常、意正

本自治句極重、就聖人立法上看、蓋本原之地在中國、故必先自治也、

中國不能治、則夷狄進矣、

圍陳納　吳救陳

兩抑外夷之舉義責中國也、

重中國不能納與救上二傳俱有倣方伯連帥之職陳楚點起、

圍陳納　辰陵 不與外夷仗義、不取外夷謀義、 責中國、傷中國、

十年

盟洮盟向

內君固非義之黨召兵有由矣、

見遂乞師傳既又字要玩須本衛不義以斷黨衛之罪而以召兵意來之仍收到乞師上下有齊師亦非義句用語要斟酌

加伐齊滅邢只重敘衛罪仍倒脅作、



侵西追及

內外憤兵經交譏其非正焉、

齊憤黨衛魯憤齊侵非正即在私憤上斷用詐深入皆憤心所為也弗及亦自深入內來非譏其怯書法總結此皆紀實非特筆也、

侵西鄙 書人書侵

大國舉私憤之兵經致其譏焉、

潛師及見弱二意融入書法重侵字而人字帶之

追鄙弗及 書師書追書至酅弗及

內君以忿而蹶敵非用兵之正矣、

稱齊師為伏衆提過深入弗及是一串意逞忿全在深入上譏深入以逞忿言不主失律

追濟西　追鄙

兩譏望國之蹶敵皆危道也、

不預深入全在境內境外上體貼、

伐戴取　侵西追弗及 多方以誤一舉而乘、見弱以誘伏衆以邀、

兩罪詐兵以其殘民與逞忿也、

侵西鄙　追鄙弗及　伐北鄙　戰牽　比北鄙傳

內外憤兵交譏其非正者均罪其非義者、



伐北鄙

覵望國之却敵知文告尚矣、

主長勺傳文告之詞以齊師非義敘起倒展禽作重申王命上全要見禦敵不必戰意不貴多作脅詞或主乞師傳又伐其北責齊非義作亦可、仲先曰文告在長勺傳原不專指北鄙作文還重齊非義而文告帶之若單主非義亦未妥、

伐北鄙　滅陸渾 展喜卻楚 孫滿卻齊 以左傳入

衛人伐齊 與伐北鄙同事同意、戊子閒以此比伐上北鄙出 因展禽卻齊事錄于此下做也、

覵大國受兵見文告之能卻敵焉、

有主責齊非義所致者，破敗見自取之罪、
遂乞師 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
望國資夷以殘夏其非義自見矣、
以義字為主重以夷殘夏自反意略帶傳中深思遠慮計安社稷即伐
齊傳危字意蓋楚非吾類心不可知，齊為大國且近於魯，乞楚敵齊禍
萌於此矣、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遂乞師 加伐齊取穀同
朕義啟患而資夷報之尤非義矣、
如傳流水倒本股以義字為主數比總是致兵之由、
麟旨定 僖公 夏
侵西 伐北 遂乞師 加取穀同
大國非義而報之以夷亦非義矣、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與國不義而內黨之其致兵有由矣、
從衛不義起倒魯作體傳故字口氣侵伐不必涉齊非義、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與國不義之甚而望國黨之非矣、
只伐齊滅邢要體傳又字甚字總發衛之不義須含不可黨意此題應
刪指月又欲加楚丘邢狄伐衛未足、

伐齊 滅邢 侵西 伐北
歷紀兵事有見與國之非義有見大國之非義、
衛齊非義俱用又字發俱以魯繳上云魯其可黨乎下云魯其可不自
反乎然去洮向事不成題、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兩按崇黨之信不義之兵有自矣、
玩故字固字意原責魯相承作發魯當自反意、有書對作者上原衛
來責黨惡下原魯來責逞忿亦可、
侵西 伐北
麟旨定 僖公 夏
大國連舉憤兵非義見矣、
以魯之挑齊提起全在既又字發揮方與侵西單比有別玩齊師固亦
非義矣口氣不當實責齊含魯自反意為妙
伐北鄙 遂乞師 得待敵之道失謀國之義
伐北 遂乞師 伐北 戰韋
兩觀齊魯相報之事無一義者也、
俱是不義須有分別齊之逞忿不已固非義矣魯用夷殘夏於義可乎、
齊之不反無禮固非義矣魯小忿是逞於義可乎、
遂乞師 晉狄伐秦 加侵西伐北侵崇秦師伐晉同

扶持人倫恣非責天王下專權自恣根行私來即請命立武亦所不許也夫
絕其位起下立武之非廢置都在立武上見不可分屬
加衛奔河陽照單分貼河陽股項挫點說
叵明　會葵丘　易凡伯聘歸脤同
救王空兩存空名而動聖人扶衰之念矣
號與奈皆名此非聖人存之聖人因他當時只存兩樣而實則衰微故削其
下勞衰微之實以全名耳
踐土　河陽
春秋致意於君臣之名實所以存大倫也
只發明書法不必斷罪亦不可大開名實總一樣聖人因見實之非不得已

而兩存其名上因周實弱下勞則削去衰弱之實以全君父之名下因皆實
強召王則書狩正臣子之名以統強大之實
衛侯奔　踐土
伯主擅廢置之權經所深罪也
鄭位未絕則皆可立武乎立武便是廢鄭了宜總敘混作總收二書法報怨
行私只點入
會葵丘　踐土
春秋抑宰臣之貴以謹禮諱大君之屈以全名
滕薛朝　滕子朝　踐土　河陽　滕朝踐土二傳比
按實定名以立大法去實全名以正大倫

以者不以者也即指失正言取人邑為已有在疆理之制上說華夷人
已四字當玩皆有危意以字提起倒書至作
伐齊取穀　特書曰以
望國用夷以取邑失正甚矣
不用危意倒以字書法若曰楚何人也而可以之也若曰穀誰之邑也
而可以楚取之也以字隽有責其擅興者非如必欲以不以作擅興則
救江傳亦曰以者不以者也無說矣
至伐齊　共致
經紀內君之危以用兵失正也

遂乞師　伐齊取穀至
望國資夷以報怨經深志其危也
總敘照單作重資夷上
至伐齊　至伐齊　衆　危其事　大其功
二十七年　杞子朝　貶而稱子
經黜小國之用夷禮所以存諸夏也
借杞子卒傳此桓公也須本成公變禮來夷禮在居國冠服之制揖讓
之儀上不止朝禮
遂入杞

經紀內臣專兵之迹示姦權之戒也、

見餘丘傳傳論仲遂全在久擅此幾第一事耳宜發謹微意垂垂戒上、

圍宋盟宋

經貶外橫因罪同兵信者焉、

以楚引起諸侯與會小分諸侯一楚也會一諸侯也書法總收貶楚處不可畧全把楚罪說得痛快而下二項自明

圍宋 點而書人 人楚予所以人諸侯也

外夷猾夏而諸侯從之皆經所貶也、

楚與諸侯聯講不必開作非有篡弑之惡句以圍之為重兵也信夷狄、

麟旨定 僖公 至

信作申猶云助也書法總一書人 晉謀元帥子犯訓民知義知信知禮俱在此下

盟宋 其地以宋

內君交夷於被患之國罪可知矣、

無嫌意全在宋字上發

加乞師伐齊取穀同主公與楚結好句、

盟宋 翟泉 附戎不臣 俱在地上見

盟宋 盟扈 而公之罪亦著矣 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二十八年 侵曹伐衛 再稱晉侯

經於伯主隆怨深致責備之意焉、

只再稱晉侯譏復怨也一意或曰以下辨晉侯非為背華舉兵乃為復怨耳故書曰以下又結在復怨上去又兆衛已請盟句只再足上意前而弗許亦是忿處或把私與刻分者非樂與人改過只從再稱晉侯上帶來不是與衛責備賢者是聖人厚待晉之意要發 只伐衛一比同、

一 鄭人伐衛 取牟婁 鄭報廩延 莒利牟婁

禁觀貪忿之兵未可為賢者律也、

懷私復怨利人土地正與責備賢者意相關須知借一以類其凡勿泥定實講 味傳用兵者一段正為文公賢者不當出此一着舊以本比對客股出非是、

麟旨定 僖公 至

邾鄭伐宋 報邾 田 取郜防 下比或易入許謬、同上、

鄭人伐衛 秦人入滑 貪 同上、

舊主彭衙傳引咎辨論然殊高語殊不切斷宜主此、 上比或易鄭人入滑主鄭怨滑欠顯、

圍宋 盟宋 侵曹伐衛 救衛 去同、

即二國無從夷之迹知伯主之隆怨矣、

依傳問倒大意同單救衛股於後帶發總收二書法

侵曹伐衛 救衛 去侵曹同亦不可專重拒盟說

經惡伯主隆怨托外救以甚之也、

書救非善楚只托以甚晉耳大意同畢仍照傳救二書法

秦人伐晉　歸咎 下易歸讙闡同

兩觀春秋紀事其所備責樂與者可知也、

主傳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然傳意卽主晉文說不宜另搭客股○

出納捷菑札聘同但題面倒耳、

晉侯伐衛 加倒 曹同　札聘 絕人已甚 守節過中、

經議復怨貶辭國責備賢者意也、

侵曹伐衛　執曹畀宋 私而刻 暴而譎、 加楚救同 若加城濮卽傳臣傳

濟旨定 僖公 亖

圍宋　盟宋　侵曹伐衛　踐土　河陽　圍許　合遂圍許傳

無從衷之迹而治之可議有慢王之實而治之可矣、

晉侯伐衛　秦人伐晉

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

二傳俱有懲忿窒慾宜總用於前俱要發責備上以能忍於奄豎云云

來斷下以誓言來斷須從拒盟焚冊描寫他忿處

晉侯伐衛　納捷菑 春秋樂與人改過書稱有忍 聖人以改過爲大易稱乘墉

伯主絕人改過可議伯臣勇於改過可矣、

、楚人救衛　衛侯奔楚 有加 晉侯伐衛者今去之

經於伯主隆怨兩托詞以甚之也、

總以拒盟提醒重救字奔字發揮兩傳俱有責備賢者句、

晉侯伐衛 去同 楚人救衛　伐鄭缺救 書楚救則責晉益深 書晉救則知非與楚

經罪逞忿肆暴者兩錄救以見焉、

楚人救衛　衛人救陳 逞忿非德 討貳非義、 俱托救見罪

伐衛　救衛　戰牽　會蜀　比戰牽傳

有容有忍不忮不求懲忿窒慾二傳俱有上書救衛下不書侵魯

楚人救衛　書救鄭 議隆怨 惡犯義 下書楚人 下書武子

楚人救衛　書伐鄭 削于重之救 下易晏齊伐莒未妥

濟旨定 僖公 亖

經筆削外救報怨從衷者之罪見矣、

救者善則伐者惡矣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矣、

楚人救衛　貞救鄭 報怨 阨險、

楚人救衛　楚子伐鄭 寧 筆外救議隆怨 削內救罪恃力、

楚人救衛　楚人侵鄭 宣

經惡復怨而予反正皆托外兵以見意焉、

在救字侵字上生議論

楚人救衛　秦伐晉 議隆怨 許悔過 下書楚救 重貶秦伯

下易晉侯伐秦主予恤患以深責肆患者報怨以深善釋怨

楚人救衛　楚下承下書楚救則譏晉深下書伐陳以著其罪

兩紀攻恤之兵報怨惡夏之罪見矣

俱是下書云云如秦晉圍鄭齊魚重丘平丘之類皆是

楚人救衛　韓厥伐鄭　參楚人之救削子辛之救

買戍衛　特書其故

經於望國濫刑特貶其不君焉

既以戍之罪歸買而媚晉又以不卒戍之罪罪買而自解於楚總畏晉

之心爲之也特書其故指不卒戍三字

楚人救衛　僖公　二十八

肄旨定

假外夷以恤患之名其實報怨者深矣

譏晉深深字要體貼仍重忿上不與刻平亦不可用遺義語　此蓋楚

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

執曹畀　無書法

經於伯主虐小深誅其悖道焉

古者觀文四句言處曹之道當然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數句正是

斷其非道詞令非只空言即覲歷脩序實事遽字正與序成不至於是

乎有攻伐相反此二句極重既執其君以下又就遽入中摘出兩項之

罪以甚之譎字亦就治曹上論言以此加曹則爲暴以此致楚又爲譎

見其所以治曹無一可者也從其遽入則暴從其所以暴則又譎連珠

推出宜串發亂上下二句就執畀說然亦當渾發蓋文公平日所爲大

率如此玩亦多矣可見

○執曹畀　會扈伐陳

與夸伯兵之討武律以招携之禮也

總起舉動不中於禮對幾於自反而有禮看未抑晉政對晉主夏盟又

嘗救陳看遽字既字又字對待字然後字看○以古者觀文匿武總起

後以靈能行之而文不能倒作更妥

伐楚次陘　脩訓　會扈伐陳　序成　上易伐并闔同

肄旨定

僖公　五六

詞令即訓典也如此脫出大謬

棐林伐鄭　會扈伐陳

伯主兩舉於序成之後皆合乎禮者也

序成云云原自古者說會扈伐陳已屬借意比出又復反傳搭股無當

或出會扈伐陳伐鄭次鄭同然次而伐并序成也更不妥

執曹畀　城濮

伯主譎以致外戰功不勝道矣

下比是欲致楚師單重譎

○入曹畀　城濮　踐土

伯主悖道故其功不足錄焉、

謂文之悖道如此雖有功不足尚非謂成功之不以道也

○城濮　踐土

伯功不足尚惟素悖乎道也、

二比乃一串語不可兩開宜以功揚起跌入界宋事挽發不可參入城濮踐土事迹不中禮亦多是因治曹一節槩論生平不泥定治曹、

入曹界　取汶陽 若下易濟西便厰濟西傳

經惡治人而不由王道者取地而不由王制者、

二邊俱有孟子曰有王者作云云



入曹界　肩免侵陳 暴諵 仁智

兩譏治小之非道以其皆失之遠也、

上不脩詞令遠人其國下不內省德遠以兵加俱于道字、

入曹界　合之侵宋

兩觀致人之策并道不信皆譏焉、

晉文聽先軫之策欲致楚師與之戰鄭備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

入曹界　執衛歸京 虐內致外悖道 抑君助臣紊分

戰城濮 楚稱人 及在晉侯 所書如此其畧

經于伯主挫外而崩道義以抑之焉、

人楚是貶子玉就請戰上說以及字開起倒挫楚非道義上非道義全在必戰之意勿扯執曹傳論字此傳原未及論意也戰意只在許曹衛拘宛春勿參入蒙馬等事誅其意便是畧其功兩書法連倒功利道義字須發透　仲先曰誅晉全在意上得臣無戰意而能使決意皆其意也三意字呼應最緊

圍宋　晉侯伐衛　入曹界　城濮 加踐土同是盜主夏盟

原外夷無必戰之意伯主之意可誅矣、

主傳得臣雖從晉師至誅其意也一段以及字開繳、



滅黃　婁林　盂執伐　取穀　圍宋　城濮

畧伯主攘外之功律以道義也、

就荊楚恃強一段開起只收無美詞一書法、

滅黃　婁林　會盂執　伐齊取穀　圍宋

歷觀夷勢之莫制伯功宜可美也、

以城濮起繳五比敘過主戰勝成動二句發後須含二意云使人無以挫之云云使人有以挫之云云總于本傳關合有情

只取穀圍宋在今又二字上發

滅黃　婁林　會盂執 只滅黃 婁林同

三、覩外強之莫制則攘之者宜褒矣、

全在不能字不敢字描寫楚強非貶伯主諸大夫及在會也當傳問繳

本股、

城濮　河陽 必戰 自嫌

經於伯主尊攘之事有誅其意者有嘉其意者、

俱在意字上發上以功起下以罪起上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下緣

情為制以誠變禮、

城濮　彭衙

經紀攘夷應敵之兵皆不欲其戰焉、



上以子玉請戰起下以孟明拜賜起各倒書及上罪在必戰下罪在遽

戰王者明道正義王者息爭寡怨楚暴當攘敵加當應用入辨

、城濮　鄢陵 得天 意字 卵卵 倖字

經紀攘外有不貴於戰者有不貴於勝者、

先軫云楚有三施晉有三怨郤至曰楚有五敗晉有五勝

城濮　蕭魚 論以控外 誠以服武、

城濮　厥慭 誅意暴有功 原心恕無功、

城濮　伯棐 略功而誅意 略意而予功、

圍宋　城濮　伐鄭 三篇 蕭魚 制楚以禮 篤楚以誅　比蕭魚傳

上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下一篤牛首一篤北林三篤東門、

城濮　踐土　盟戲　蕭魚 原軫一戰 知罃三篤　比蕭魚傳

必戰成功者畧之不戰成功者美之、

得臣 傳

伐齊取穀　圍宋　侵曹伐衛　入曹界　城濮

于楚能料敵而失馭將發他重師輕將意去入曹界或上首二比同、

圍宋　城濮 代殺比

外攻不能馭將而徒棄之可貶也、

只主子玉說能使之去宋而不能使之勿戰又少與之師而以一敗殺

之、



城濮　敗殺 楚成棄子玉 秦穆用孟明、

城濮　戰邲 楚成失將將之道 林父失將兵之道、

衛侯奔楚 不名

經於諸侯托外原罪伯主之刻焉、

此傳罪晉全在拒盟塞其向善之心上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是病源當

時許衛結盟是收拾天下大機括文公為小失大一生受弊智自私之

害所以至於殘人兄弟亂人君臣禍人國家而事業亦不光大非但責

其報怨而已舉動煩擾迴前後言只處一衛國便紛紛生事何以統大

衆處大事故日不勝任責備賢者是厚望文公意文之賢任欲主夏盟

取威定伯上見衛侯不名不謂無罪只本禍由於晉耳

加寔來同只出奔未有不名、加晉侯伐衛是拒盟事實、

伐衛　衛奔　鄭復　晅奔　執衛　晅歸　及瑕　鄭歸

歷觀伯主之所以降怨者其罪可知矣、

只重拒盟上照傳流水行文必使二字極有味收不書名書法、

○會危伐陳　吴伐鮮虞

伯主招攜見統衆之心伯臣却叛見處事之智、

主心不外智不鑿二句、此題雖新而實影響然題面佳、

有易後幽 得來 寗殺 歸奸 者殊混、

靡肯定　僖公　　至

盟踐土 郜下勞　稱衛子

聖人紀伯信存大倫謹大權也、

俱從書法上發聖人意削下勞是特筆稱子是紀實上只說無下勞之理乃扶持人倫意非責天王下専權自恣根行私來即請命立武亦所不許也未絶其位起下立武之非廢置都在立武上見不可分屬、仲先曰傳意只重名實廢置一段又抽出結尾板對格太凝不如照傳遞做爲妥且廢置不兼衛終不全、

加衛奔河陽照題分貼河陽股頗挫點說、

晅明　會葵丘 辛孔 踢 叛、　易公如京同是成子受賑于社、

觀王室兩存空名動聖人扶衰之念矣、

號與祭皆名此非聖人存之聖人因他當時只存兩樣而實則衰微故削其下勞衰微之實以全名耳、　出凡伯聘歸賑同、

○踐土　河陽

經故意君臣之名實所以存大倫也、

只發明書法不必斷罪亦不可大開上削下勞去衰弱之實以全君父之名下書王狩正臣子之名以統强大之實須知聖人非只存空名有因存以救其所亡意須體與其猶愈字　統者進蓋之意

靡旨定　僖公　　至

衛侯奔　踐土

伯主擅廢置之權經所深罪也、

鄭位未絶則晉可立武乎立武便是廢鄭了宜總叙混作總收不稱名稱子二書法報怨行私是專權廢置的根苗可罪正在此

踐土　翟泉 君弱臣强、上凌下替、

陳侯如會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

即與國之來同而伯事之振可知矣、

朝王所 訊所

經紀大君受朝非地示時巡之度也、

正本就不以諸侯就朝爲非二句看出非責其受朝非所特貶其下勞

耳傳意本重非所而所以非所由非時來若依巡狩常期而不爲下勞

則自於方嶽不於衛雍矣勞民傷財一段是發經所以正本之意當時

晉作王宮不曾有倉卒不辦之事然觀後世巡遊無度往往有此正見

巡狩常所關係甚大文末重發

加踐土串作同題不可以非時地分股

王所　如京代秦只公如京同　加踐土同

兩紀朔禮有示時巡之度有明述職之義

因下勞而受朝則非巡狩常期因會伐而往朝則非述職常禮重書法

上

僖二十八年　僖公　臺

王所　河陽加踐土會溫同

覲王非常所正其本致王非常禮原其情

王所　翟泉

經於受覲講信之非地均示正本之義焉

上本字天子對諸侯言下本字王臣對外臣言上單重天王下側重子

虎

王所　執仲幾

受覲非地者正其本討罪非地者謹於初

鄭復晅奔　杵

經於諸侯返國而著薄倫之罪焉

書歸畧點起時甯子在外叔武在內而晉文許復故無難也只重書名

上稱復一段是爲不稱復而發畧點于後　晅奔只作事實去同

晅奔

覲大夫去國之迹其不臣見矣

主殺晅傳若歸則已出無人臣之禮　仲先曰本傳有元晅由是走之

晉句仍是衛侯致之即主本傳亦得

衛侯奔　衛鄭復歸　衛鄭歸去鄭歸以不名問起例單作

經於諸侯出入而責之漸深者惡薄倫也

僖二十八年　僖公　晉

總敘以出奔不名起復國之名以初歸稱復起再歸不稱復分作前云

以爭國爲心後云終以爭國爲心此正所以戕恩處

出伐衛有憾　衛侯奔逐　踐土立　鄭復歸及瑕鄭歸同

衛侯奔　踐土　鄭復歸晅奔

覲貴戚攝位之情見薄恩者之罪矣

主逐衛侯立叔武句搭　加伐衛同只見晉文有憾於衛侯

鄭復歸　叔聘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經望改過而嘉慕義法不過嚴也

鄭復歸　鄭歸　人戎儀　衎歸　比戎儀傳

經兩於復國之君皆始望而終絕焉、
始殺叔武繼殺瑕稱復不稱復始茂冢卿繼失信無刑不稱名稱名皆
若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意、
會溫 無書法
伯主請覲王之奸其情可原也、
此會正是河陽召王事迹主有罪而情順句實講須像個罪中之情不
必倒書法然亦必以河陽附起此題在晉文事實上做河陽則全自夫
子書法發揮二題之辨虛實之間耳 溫即河陽也、
河陽 特書天王狩于河陽

麟旨定 僖公

尊大君以時巡之名全伯忠也、
全重聖人意上發諱解總在自狩爲文上見爲王諱便是爲晉解尊周
處即其全晉處故結以忠恕句勿作兩項時晉強大擁衆入京恐有震
驚之嫌故請王至溫以諸侯見其志實在朝王故曰忠傳原其自嫌云
云忠字根心字意字來原情爲制云云情字誠字又根忠字來、 加會
溫同只作事實
會溫 河陽 壬申王所
伯主忠於覲王經婉以全之焉
同單王所只照以諸侯見

踐土 會溫 河陽 加壬申朝王同只照朝王事實
原情以全伯主之致王不獨以諱尊之例絕焉、
傳引踐土來見不書下勞止爲王諱已耳若溫之會不書召王而以王
自狩爲文則不獨爲王諱又所以爲晉解於以見春秋忠恕倒全晉作
須味歎出夫子忠恕意
△河陽 遂伐秦
經重君臣之義而正巡狩述職之禮焉、
二傳俱有王制上以自狩爲文下以伐秦爲遂事俱在書法上發意不
用斷罪語◎觀魚傳亦有巡狩述職題但下比即用公如京耳勿涸

麟旨定 僖公

河陽 處父盟 婉詞全君臣之禮 諱詞正君臣之分
河陽 納捷菑 諱召君而全之 諱盟君而予之
河陽 厥慭
河陽 從祀 觀禮 事逆而情順 祀禮 事順而情逆
于伯事而或原情或原心可以觀恕矣、
經全伯主而誅陪臣惟其情而已、
盟踐土 狩河陽 壬申王所 取鄟 比午卒傳
春秋辨名實全君臣之倫參文質兼帝王之道、
壬申朝王

觀諸侯覲禮之條、見伯主之情順矣、

主河陽傳以諸侯見句、或主圍許傳天子再至諸侯皆朝、而許獨不會、

亦可、　舊主闕疑從質作、書壬申而不繫月、僖公名申而書壬申、未是、

執衞歸京師歸

伯主抑君而助臣、經詳詞以責焉、

辨衞獄曲直全在君臣無獄句不然衞侯殺無辜宜得爲直抑君助臣

串說總收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觀衞侯不名而曰歸之于見衞本無罪、

而晉抑之、元咺稱復而曰自晉歸見咺本當絶而晉奉之所以譏其非、

伯討者如此、

主旨案　僖公　二十七

執衞歸京　稱人以執　衞侯不名　歸之于

伯主爲臣討君、經深致其貶焉、

三書法、以稱人爲斷衞侯不名歸之于爲案、

咺歸　元咺稱復　自晉　歸

經絶大夫之逆歸、罪伯主也、

以咺逆倒、責晉三書法以稱復爲斷書自書歸爲案

會溫　河陽　執衞歸京　咺復

以臣召君、原其情、爲臣執君、斷其罪、

遂圍許

究小國被兵之故、知罪在不臣也、

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傳但曰繼事。明不以專罪諸侯也、蓋繼河陽

踐土而舉兵、則許之以不朝致討明矣、玩傳而可以不會乎句、明是罪

許、但板板斷罪、未合傳情、宜從序諸侯圍許之故、中玲瓏指點爲妙、今

法、是宋法、不可用、傳無罪晉意、不可作與討罪、

踐土　河陽　圍許

兩按地之近於王、宜爲不庭之討矣、

主許距河陽踐土近矣句、

踐土　王所　會溫　去同　河陽　王所

主旨案　僖公　二十八

迭紀君臣之會、小國不臣之罪著矣、

以諸侯比再會三句影許之不臣、　加圍許照傳串作、

王所　王所

兩觀諸侯之覲王、小國不臣之罪見矣、

再會再至、當體貼、

遂圍許　翟泉　責諸侯

地近於王、宜朝而不宜盟也、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不會、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諸侯盟、

遂圍許　遂伐秦　加王所公如京同、

兩紀諸侯繼事之兵示尊王之意也、

罪許罪魯都在朝王上論、 上遂字是紀實、下遂字是特筆、

襄歸圍許 冬

經罪以利復國若性命之理正矣、

賂免似出一時便宜聖人却推到性命之理上理一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是而行即爲義理之所在雖得生避患而有不爲况以賂得國乎充此一念則義不爲榮利不爲辱盡人皆顧利害而不顧是非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故曰其說行而天下定 圍許只作事實去同玩其歸之道非所以爲何則曹伯自可使義以直詞奈何假口干貨只

麟旨定　淸公　至元

也時說竟撤却此句故全傳精神不活且義利性命等語都成腐惡矣

加寔來滅邢照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書法、

許叔人 襄歸

二君復國不以義春秋均責之也、

兩君都有可歸之義而自失之者也、

襄歸 舍至

經正性命之理貶其以利而予其以義也、

主義利二字比出二邊皆有行貨事、 下易取鄣同、

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 書名 不言朝

經循例而名夷屬以謹辨也、

見邾黎朝傳稱名乃待夷常法所以別中國也、

出冬介葛盧來同以左傳事實點別之、

盟翟泉 諱公不書 列國之卿貶稱人 王子亦與 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上下講信於王畿均有罪矣、

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句極重兩於此都根此句來無君之心著矣、只屬下段蓋下陵自是無君上替說不得無君既說不得無君却緣何亦在人之中此是正其本之意蓋上既替則莫禁乎下之凌矣本字對外臣言當時此盟必是王命非子虎私交故不應以無君罪之斷以正

麟旨定　僖公　罕

其本誅其心對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爲一句、古者巡狩有方岳之盟不巡狩有殷同之盟皆諸侯既朝見受政事退而自盟王官臨之非與諸侯盟也况時會發禁尚爲壞于國門之外豈有畿內會盟之禮、

翟泉 盟暴 翟泉王城之內、雒邑天地之中、 與重地上

兩於內地之盟示正分謹防之意焉、

翟泉 子虎 執仲幾 正其本、謹其初、 亦與重地上

經重王畿而致意于講信討罪者焉、

大雨雹

經紀望國天變著失政之漸也、

春王正月 收旨 遂入杞 大雨雹

望國有所感而致及氣之應經謹之焉、

大雨雹　遂如晉　行父如晉

經志天變因著其應於後焉、

敗莒　遂入杞 易遂得臣如 或季歸友如陳 城費同 入杞 伐邾同、

僖公即位日久有耄及意萌字重看有謹微意以天變起束

望國失政之萌於世官委權見焉、

三十年　狄侵齊 來書

直紀外患之肆伯職當修見矣、

此傳重攘狄上不可以救齊對亦不責救患責晉書法在上書狄侵齊

聯旨定　僖公　百至

下書圍鄭上合看此文定爲晉文虛設語只見此處用得一枝兵著舍

狄他無可用師意觀問晉遂侵可見伯主一念不在安攘夷狄進矣

狄間晉之有鄭憂也此句可玩爾時晉尚未圍鄭也狄人已潛窺之若

不移師擊他是爲其所窺也

狄侵齊　圍鄭

伯主縱外患而修內怨失職甚矣

一串作須體貼若能移師口氣只罪其不攘夷非責其修怨收上書云云

加翟泉 謀伐鄭 同雖作間鄭處事實不必涉救患

△取舒　伐楚　敗鹹　滅陸渾

觀膺懲之烈可以識伯業矣、

主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二句只論方伯連帥之職應當如此

元咺 俱 鄭復　咺奔　執衛　咺歸　及瑕　鄭歸

經詳大夫之逆深責與國失君道焉、

以咺不臣起倒下二比重責衛侯失君道、

衛歸　咺奔　執衛　咺歸 只咺奔 咺歸同、

觀大夫之出入知其無臣禮矣、

及公子瑕 以公子冠瑕而稱及

經明貴戚無罪忌弟者之惡彰矣、

聯旨定　僖公　百三

只重忌而殺之句專字輕帶拒咺即是守節、

衛鄭歸 再書其名

經於諸侯復國著其戕恩之罪焉、

古者天下爲公云云所以甚其猜疑骨肉之罪非以此責衛侯也玩況

字可見恩怨義利字要剔明傳引六朝云云重垂戒上瑕本戚屬非若

叔武同氣勿用鞠子哀等語、

衛侯奔　執衛侯　衛鄭歸

獨名諸侯之復國所以罪其薄倫也、

上二比起書法即以晉文畧點倒衛作、

衛侯奔 衛鄭復歸殺武 執衛侯 衛鄭歸殺瑕
經罪與國薄倫兩不名其出而兩名其復焉、
倒本傳作收再書其名
衛鄭復歸 衛鄭歸
經於戕恩之君兩因復國而名之焉、
體始歸再歸總斷勿大閑收再書名舊主前傳稱復不稱復不如主此
○晉秦圍鄭 貶稱人
經於二國用兵深嚴忿慾之戒焉、
晉主忿字秦主利字向背卽指今日向鄭背晉言經非欲秦戮力攻鄭



但以爲利而去則非義舉耳二國結釁退兵只屬秦邊
圍鄭 敗殽 彭衙 四國伐秦 去同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強國徇利以搆怨經所以深貶之也、
主責秦順講收秦伯稱人 加令狐河曲同然此時搆兵皆秦康事且
禍起納雍與此無涉不應攙入
舊有城濮踐土會溫 向 敗殽彭衙秦人伐晉 背 主以利爲向背本李氏
註殊不清楚斷宜刪、
圍鄭 敗殽
經兩紀兵均惡強國之徇利焉、

以晉之逞忿忘親起俱倒秦作上聽燭之武收稱人下聽杞子收狄秦
伐黃 圍鄭 管敘仲 燭之武
忽善言而棄小可識聽利言而背伯可貶
敗殽 彭衙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比貞伐鄭傳脫
二國之開爭則好利喜功之害也、
上根圍鄭來二國結釁從此始矣下根獲燮來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
矣燭之武子產須對待活不可以違忠言對聽利言以子產語在獲燮
後也 加圍鄭獲燮同、
宰周聘遂如京如晉 不貶絕以見惡 去宰周聘例



稽君臣報施之迹魯國不恭甚矣、
以王室禮隆起倒魯不恭作中有不親不專二意宜串發方見其大不
恭傳中說到履霜堅冰之漸何等激切書遂只是事實故曰不貶絕云云
宰周聘
王室命重臣以寵內意良厚矣、
不予周亦不責魯只泛論其禮意之厚含魯不可薄報意、
祭公逆 結及盟 遂如京如晉
觀經紀遂事之例魯國不恭之罪見矣、
以上二例提起一是天王輕使一是結抗尊倒下今之如京遂如晉乃

以二事出而非專繼事者其不恭之罪可勝誅乎

只祭逆出、二事結滕事、專繼君輕使臣抗尊對

如京遂如晉　如京遂伐秦

經兩紀事而示謹禮存禮之意焉

總以朝聘大禮論起上不欲以王事同伯事下不欲以伯事先王事上此大不恭之罪下不敬莫大焉上直書遂下以伐秦爲遂

三十一年　取濟西　取

望國擅復故地經正以王法焉

此地原受於王故諸侯不得竊取無命而自晉復之猶然竊取矣以亂易亂忘發書法只取字以不係國開起　春秋之法即王法也

麟旨定　僖公　五五

執曹畀　取濟西

經原内君之復地特惡其專焉

如單上比只作事實　加公子遂如晉同是拜曹田

取濟西　齊取濟西

兩觀經書取田者王制與天討俱重矣

復故田而言取春秋不以亂易亂魯致田而言齊取春秋不以利爲利

公子遂如晉襄仲拜曹田

望國謹於事但經責其慢王也

四卜郊因禮之變而書

望國僭大禮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只重僭上自成王伯禽賜受已然不責僖公不易之定理要透講不時強卜二意用況字插入天子有二郊冬至祭上帝孟春祈穀魯受特賜止有孟春祈穀之郊周四月是夏二月矣卜以擇吉止上辛中辛下辛三卜不吉則止四卜則瀆矣

四卜郊時卜　免牲牲　猶三望望

經於望國僭祀因變而備書之也

發明譏僭郊意而以時卜牲望如傳用或字點明因變而書

麟旨定　僖公　五六

只四卜郊猶三望以祀天祀地合俱重僭上上用杞宋下用有虞氏

梁丘　杞子朝或杞子朝　華元聘同上易鹿上無諱下易滅偪陽主左宋桑林之享尤恠

二國得行享帝之禮惟其爲王者後也

只泛論杞宋可行郊禮起繳歸在魯　加本比只倒僭大禮作

禘太廟　四卜郊

望國之享親享帝均火之僭者也

不從免牲

經譏望國之僭因其廢祀而志焉

此即上傳所謂或以牲也故本傳只解免牲事實宜主上傳僭祭作免

牲者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

猶三望 猶

望國之僭祀可已而不已者也、

非所得爲正見可已全要體貼猶字發望因於類望因於柴類柴皆祭

上帝曰因者先祭天而後及地也望郊之細也不郊而望古未有也泰

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

猶三望 猶朝廟 瀆禮、譏其不已、

猶三望 猶繹 僭君、怠禮、幸其不已、

杞伯姬來求婦 特書于策 皆禮之當已者、

麟旨定 僖公 二百三十七

經志國母圖婚示亂政之戒也、

傳中猶曰字兇於字要體貼重垂戒上亦是謹漸意

加蕩伯姬逆只引起敵而亦書倒單、

杞伯姬求 合比奔

經著婦寺之戒昭君鑒也、

體傳引呂武恭顯等意發之、

狄圍衛遷帝丘

經紀夷夏盛衰之迹敘患縱患之罪咸見矣、

衛爲狄滅桓封之而僅存今又避狄難而遷足見夷强夏弱衛咸晉文

分責只就衛之迫於狄而推其不能自強不宜實講如何不自強就狄

之迫衛使遷而見晉文不能郤夷安夏不宜實講如何不能安攘

狄入衛 城楚丘 圍衛帝丘

經詳夷夏盛衰之迹敘患縱患之罪見矣、

以入衛楚丘帶本比敘起夷强夏弱之實而歸重衛咸晉文作中畧以

衛文齊桓相形 加伐凡伯同、

城楚丘 遷帝丘

卽與國之安危二伯之勤怠見矣、

以安攘之職總論起總敘重桓文勤怠相形不可大開

麟旨定 僖公 二百三十八

伐邢 夷儀 城邢 圍衛帝丘

律二伯以安攘成功失職罪焉、

覩本傳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則俱宜拈功字破中失職二字終

覺添入

侵狄及盟 弃書衛人而稱及 去侵狄同、

與國卽夷地以要盟春秋深責之也、

全重非人而非地串入只收弃書衛人而稱及不地只作事實、

衛侵狄

與國乘亂以畧外春秋微詞以貶之也、

盟蔑　會防　及狄盟　上易石門狩來同、

春秋不貴信好、尤甚夫交夷者焉、

照盟會巳非所貴句、倒單言中國之人便該得中國之地、

及狄盟　秦狄伐晉　上加盟蔑盟宿　下加秦伐晉伐同、

經惡兵信交夷用夷者尤貶焉、

盟會中國之禮巳非所貴、况於云云、中國自相侵伐巳爲不義、况於云云、

年聘　荆聘　盟葵丘　及狄盟　朝聘中國諸侯之事、會盟中國諸侯之禮、　比荆聘傳

修中國之事於內者進之、講中國之禮於外者罪之、

年聘　杞朝　踐土　會溫　郎上題脫毋應刪、

麟上定　僖公　三十三

二十年　入滑

遠人移師於小、可爲兵貪者戒矣、

以襲鄭不克而入滑敘明、重貪鄭斷罪、末挽歸聖言發春秋責備之意、

入滑　伐麋　志在襲鄭、志在憑宋、　弦高　華御事

兩紀駕禍之兵、而貪暴之罪昭矣、

國歸父聘

外臣見重於內、知禮之善見矣、

主納幣傳自郊勞至賄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稱之、

敗殽　人晉子而狄秦

二國徇利交兵、經均貶以垂戒焉、

晉重忘親背惠帶說秦重襲鄭不哀喪帶說、總重利字、宜先以先軫杞

子利謀說起、倒二君過聽上、傳論利之弊極痛切、須發透人道天理亦

要說明、總收書法、秦惠正是有惠於先君、忘先君之惠而於喪中敗秦、

總是不弔、非有兩層意、蓋喪中亦有不得不動干戈、如所謂君行爲顯

親者、故又著背惠兩字言、此乃有惠於先君之人、初非門庭之寇、何爲

墨衰而卽戎乎、

加入滑只作事實、須用書序總問起同單、

圍鄭　入滑　敗殽

麟旨定　僖公　二十三

遠國背信貪利、而致禍、春秋狄之也、

倒秦一邊、圍鄭股照叛盟失信、

入滑　敗殽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秦穆違蹇叔、聽杞子、鄭簡違子展、聽子駟、

徇利棄信之禍、由聽言不審也

伐邾取遂伐邾　重書其事

經詳曌國虐小、而非義自見矣、

重不勝忿欲斷罪、須合數役發方見不勝二字、以義字爲主、忿毋意如

傳辨後、以義折忿欲乃懲窒大關鍵、豈得托之念毋乎收直書書法、報

怨乃報成風之怨、非報升陘之怨、卽升陘之怨、亦從毋怨上來、忿欲二

字不平、欲字從忿字生、加升陘倒作同單、

遂伐邾

望國復興兵以淩小而忿愈見矣、

只用忿字、復伐正見其忿不能勝處有掩其無備意、

伐邾取須句 升陘 伐邾取伐邾 加取訾婁同、去升陘同、

望國屢違義以報親怨、經所貶也、

同單、從念母論起責僖、却重忿欲上、謂忿欲如此、雖念母亦不可也、再

伐再取要形容、故直書書法、升陘於敘中見之、

禘廟用致 取訾婁 遂伐邾 加取須句同、

麟旨定 僖公 疊

內君念母之過、禮與義胥失焉、

越禮以尊其身二句、原側下說、宜畧分點、而總發、不可大開

去遂伐邾同、

伐邾取須句 伐邾取訾婁 存小非禮○此傳而合也、若只虐小非義 出二取則主傳、

升陘 遂伐邾 輕兵以殘民、黷兵以報怨、以兩不設備合、

敗箕

郳伯國挫外、尚力之習見矣、

主晉侯伐秦傳、專尚威力云云、合諸役論之、方見郳一比、概他生平、衹

繳不待伐秦之日、而已見恃力之罪、

---

◎搭比附攷 尹氏卒傳用郤缺、為尊賢 隱總傳為更相汲引胥臣

薦郤缺、仍叔傳為不以父故缺郤芮之子、納幣傳為志敬夫妻相

敬如賓 胥殺甲父二傳為專命 晉狄伐秦傳為攘夷狄乃其職也、

札子傳為人臣侵其君之命 晉救傳為討功受賞與之冀○他如

仍叔傳以用先且居作世故、弑卓傳作立節、宜樹傳作祿有功、

比蒲傳作君行為顯親 會奔傳作惡惡也短、俱謬、

李梅實

經紀天道之愆、徵君威之不立也、

惟不殺草、故李梅實、不平、除惡於微二句、要發得隱躍、

麟旨定 僖公 疊

伐許

郳伯主討、貳尚力之習見矣、

主晉侯伐秦傳、敗殽敗狄可點入、更以秦伯比論之、方于傳有情、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較

# 文公

元年　卽位

經酌國君嗣位之時惟其中而已、

踰年卽位是通例惟文公承命而立得書卽位故傳者於此發之緣始終四句是正意改元於柩前則太早改元於終喪則太遲惟踰年改元最得禮之中舜禹可證雖喪未終不得從吉然觀伊尹高宗之事則冢宰可以攝行亦無妨於告廟臨臣之禮也全在聖人垂法上說



毛伯錫命來錫命

王室寵內經特譏其失正焉、

此是黻冕圭璧之命書法只一來字初見繼朝獻功皆往而受之非來錫也文公喪未畢不宜責他不朝只王室不當來耳

城濮　踐土　卽位　毛伯錫命只踐土　毛伯錫命同、

兩覲錫臣之典屈與濫皆非也、

彤弓玈矢所以錫敵愾然獻功於朝則錫下勞何爲黻冕圭璧所以錫嗣侯然終喪入見則錫來錫何爲上下俱是褒王、

毛伯錫命　如京伐秦諸侯終喪則有錫三句、諸侯服喪畢則朝三句、不正、不敬、上下俱失題不佳刪、

：晉侯伐衛

嗣伯因討貳而覲王得尊奬之義矣、

借城杞傳尊奬王室意欲伐衛而先朝王能修文之業矣、

甯毋　晉侯伐衛忠、通王貢却于華、朝王於溫修文之業、宜刪、

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聽且居能服人、聽孔達失反已、

得臣如京

望國遣使以報王慢可知矣、

主南季聘傳受王寵命卽躬朝猶曰緩也況使卿拜命乎、

衞人伐晉



殺孔達傳干犯盟主句單指伐陳不可借或責衛成用人之失或責孔達失反己之道俱未當、

救會戚晉疆戚田故救會之、

經紀內臣會伯示謹禮之意也、

借會穀傳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二年　△彭衙以晉侯爲主

伯國應敵以兵非王事矣、

處己二字極重大凡不能息爭者都只見得罪之在人而忘自處故以處己破之己有罪己無罪皆所以處己皆不戢也以桀攻桀正與秦忿

相應就遂然二字看出告天子方伯只屬無罪邊狀以晉及☉須記此
傳中有報殽之役句
侵曹伐衛 忿 大鹵 應 上易背婁遂伐邾或秦人伐晉同
觀忿兵應兵之異可以斷罪矣
或出戰矣 應兵 戰叢 忿兵 以四國及 同但戰矣書會及則書法不照
敗殽 彭衙 同單
原敵兵之忿歸罪於應之者焉
同單 有主合者上以秦貪起下以秦忿起俱責晉禦之不得其道然
亦須不失傳意



、完盟 服罪 圍鄭 詞命 彭衙 召陵侵 告訴 去來比大意同
責伯國之應敵以其非待敵之道也
全在本股上體貼以客股納入蓋傳中所論有罪無罪正是爲晉策秦
非比事以形晉也
鄭人伐衛 伐北鄙 敗殽 彭衙 召陵侵 未比易同圍齊同
春秋策所以應敵昧於處己者失之矣
須知王者之事全在常情之外故不論敵之是非而先論己之有罪無
罪即使敵以忿來必在己有以消融之至於告訴之行亦是欲其曉諭
自然止戈終不逐爾爻鋒眞有敵未悔禍引爲己辜之意此總是待敵
之道
鄭人伐衛 伐北鄙 彭衙 北鄙比有易衛人伐齊者須認
伯國失於應兵參之待敵者而見焉
以本股起繳中雙提二支、北鄙比齊非無罪宜以圍鄭替之
完盟 服 圍鄭 諭 同圍齊 告 未比易宜十四圍宋或襄十六豹如晉同
歷觀應敵有道知亟戰非王事矣
以本股爲骨告訴屬無罪邊宜以有罪作一頭已則無罪猶不得免遽
下二脚俱要說得與遽戰相反只論待敵當如此不許他是王事☉須
記戰紀傳多死守比



服罪比易鄭人伐衛 衛服不戰 儘確若晉侯伐秦秦悔過在不報上見與應
敵引咎不切
詞命比易會邑 文十七晉不見鄭伯以貳楚也子家執訊與書 會郎 子貢却吳救衛 二比俱可若楚伐
陸渾 王孫滿天命之對 不切應敵且王室豈論有罪無罪乎又伐北鄙 展禽詞命 齊
雖不義會可謂無罪乎亦謬
告訴比易圍宋行父如晉楚鄭侵宋石買伐曹取鄆入郢詳戰紀傳
△完盟 晉秦圍鄭
兩觀應敵之道皆不外處己也
重己有罪焉已則無罪兩己字要似替晉商量不重二比事實

戊子閏閣出鄭人伐衛衛人伐齊謬、　舊題下比出齊伐北鄙前已辨
其謬矣、
彭衙　晉侯伐秦
春秋紀兵有責以王事者有予以王事者、
息爭寡怨王事也改過釋怨王事也兩起處須論明王事重聖人意發
△彭衙　晉宋伐鄭
經於應敵之兵而示以處巳討罪之兵而示以反巳
以桀攻桀何愈乎以燕伐燕庸愈乎上重處巳以王事論下重反巳以
王法論、



彭衙　四國伐鄭　以桀攻桀何愈乎、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　不如前題之整、
應敵以兵爭武以力皆不能愈巳、
〻彭衙　國書伐我　息兵之道、省躬之戒、
作主書
內君奉先之慢經謹其原焉、
重謹微意積惡之原謂後此不視朔不會盟皆一念所積也此練主非
虞主、
作主　躋僖　慢、逆、
及處父盟　諱不書公　適晉不書返國不致

經以外臣之抗爲內恥兩示意于諱焉、
及處父盟者公也是引起諱不書公其不地於晉也是引起適晉不書
返國不致大意皆諱公爲處父所抗正君臣之分正以存臣子之禮一
意渾作書法總收禮是愛君上說、
處父盟　公如晉 十三　公至晉 十四
上適晉不書返國不至下適晉則書返國則至杜撰應刪、　下易如晉
十三 至晉 十四 同、
盟垂隴
經紀伯信示專命委權之戒焉、



借曹殺會穀二傳一見襄以士穀爲司空則專命聖人欲天下之政自
天子出一見大夫與諸侯會則縱權聖人欲一國之政自諸侯出　鄒
云此題俱就士穀一人身上論書士譏世官不書司空譏專命用無駭
曹殺兩傳較妥　古者貴卿必求賢德、古者大夫皆命于天子、
不雨七月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　不書六月雨
聖人於國君遇天變而推其無意於民也、
傳即聖人書法上推出文公之意二意字有味怠於政事又自無意上
想出憂樂砭講二書法總收、
不雨七月　不告月　不視朔　遂得臣如

卽無意於民以知政怠國衰始之矣、

大事躋僖公無書法

經譏逆祀所以正大禮也、

只重兄弟不先君臣、不可以父子對、三傳俱引證不必用、

大事太廟　有事太廟

望國之祫祭時祭皆有合於禮焉、

祫祭合伯禽以下三年一行時祭止享五廟歲時一舉或云春秋凡宗

廟合禮不書此常禮而書者上有躋僖之逆下有仲遂之變故也破改

云兩志合禮之祀義各有所繫也亦好、



躋僖公　城杞兄弟不先君臣　害尊尊之義、母族不先父族　昧親親之本、

△四國伐秦特貶而稱人

伯國專恃力以結怨經微詞以貶之也、

常情亦可已矣可當玩復典字全字專欲字無已字須發得剴切啟患

意輕　仲先曰德力二字極重見晉前之再勝已不務德而力爭今又

典此役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也寧特王者不爲卽常情亦可已矣濟

河焚舟非晉有以激之乎◎此傳無入滑及晉侯伐秦

、敗殽　彭衙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伯國黷兵以召怨經所貶也、

照傳一氣作首二股須一連說下方發得常情亦可已意。春秋待晉

褒以漸而下始而彭衙以王事責之。中而伐秦以常情責之。終而又伐

秦爲不足責矣

去秦人伐晉同單但少講召怨意、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伯主力爭而啟釁經微詞以貶焉、

主傳同上但不敘再勝事迹或主合、殽函告敗以來晉凡再勝矣殽函作誓以來秦旣知悔矣

敗殽　彭衙　四國伐秦亦同上但不帶焚舟事、

彭衙　四國伐秦



兩貶伯兵以其歉王事過常情也

以報彭衙之役敘起合作王者常情四字要發明或主倒傳、

四國伐秦　伐沈潰報怨者微詞、討罪者平詞、

四國伐秦　晉侯伐秦以常情貶構怨、以王事予改過、

四國伐秦　四國伐鄭恃力報怨、恃力爭貳、

俱稱人俱有德力字上過於常情下何愈於楚、

遂納幣齊

望國圖婚太速其志可譏也、

娶在三年之外句不可忽正所以翻起重志　志哀厝約不平、重在志

上居約謂自處窮約今日雖未娶志已存娶矣與循許也、

長樗　札聘　舍如晉卒

經三紀事、各原志以予之焉、

知武子相悼公辭魯君稽首、知禮季札觀樂於魯、知列國隆替、歷代帝王知樂葬平公、大夫欲見新君、叔向曰、孤斬焉衰絰、以吉服見則喪未畢、以喪服見重受弔也、無辭以見知喪以志字起分三段末繳本比、

末比易歸父奔祖括髮卽位哭、　或用然季歸請謚與知喪不切、

出豹如晉辭肄夏文王、拜鹿鳴四牲、弓如晉辭郊勞辭致館舍如晉叔向辭見新君同、

○會夾丘　札聘



兩子識禮樂者、論其志也、

全重志上發揮節具音雅、特敬和之發耳、隕越恐羞、敢貪耆老之王命、下拜登受、不忘咫尺之天威、聆鄭衛齊晉之歌、而列國之隆替可徵、覩虞夏商周之舞、而歷代之帝王如見、○下比傳方說其禮未同于中夏、搭出未妥只借題發意可也、

蕭魚　黃父

魏絳辭金石之樂、殿邦國、同福祿、懷遠人、以居安思危爲樂、子太叔辨揖讓周旋之儀、明天經地義之紀、發五常百行之原、趙簡子終身請守、但解禮之意、不可謂志敬節具、此搭更欠妥、

二邊俱有權正

伐沈潰　吳伐鮮虞

春秋平詞紀兵示用師之道示用師之略

上權而本於正下用兵禦敵之略

伐沈潰　盾救陳

經因討罪而示用師之道因恤患而示用兵之意

伐沈潰　滅陸渾

經於討貳靖華之兵而兩平其詞焉

上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有間矣下雖爲略狄與闢土圖伯則異矣故皆無褒貶沈在汝南平輿縣北陸渾在王都之側



伐山戎　侵曹伐衛　比滅陸渾傳　下易四國伐秦同

覩略遠報怨之兵兩可以律伯兵矣

執嬰齊　伐沈潰

春秋兩紀伯兵因見慢伯從夷者焉

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沈在汝南平輿縣北南服於楚

秦人伐晉

賢君貳過經備責以王事焉

悔過在貪上貳過在忿上貪指入滑言自彭衙以後俱貰其忿要本春秋諸侯知德者鮮發責備意晉人畏秦云云亦是貴穆之忿無惜其改過之晚意

此傳重忿上不可以貪忿分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須向穆公悔過心非上

同私怨故紀實稱人而不加褒貶權而本之以正一句讀兵者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權也尤必合義然後爲正不然卽如伐沈名爲討從夷而
猶在可否之間況行私乎
加北杏盟幽踐土會溫只作沈不與盟會事實大意同單
伐鄭新城　四國伐秦　伐沈潰
平詞紀討貳之兵以其無當於褒貶之例也
敘問後以上二股褒貶起例入本比依傳串作伐鄭新城重攘楚上不
重有遺力意
義舉比易齊人伐鄭 僖七鄭未離楚 棐林伐鄭 附楚以病中國 伐鄭次郠 鄭從楚納魚石 俱可



用、若齊人伐衞突救伐楚次伐鄭蕭魚圍彭城則不可用、
報怨比易侵曹伐衞晉侯伐鄭凡傳有譏報怨語者俱可搭
伐鄭新城　侵曹伐衞 時擬鄭人伐衞齊人伐衞下比甚謬且倒傳不可用、
觀經之褒貶伯兵知用師之道矣
傳無明文而語參差復離本比宜刪
△伐沈潰　伐楚救江
春秋紀兵示用師有本亦有法也
權而出於正用師之本正而濟以奇用兵之法重聖人意上發
城邢　伐沈潰 特詞以美恤患 平詞以紀討貳　二邊俱有權正

執嬰齊　伐沈潰
上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下沈在汝南平輿縣北兩服於楚○
傳之責滕實而恕沈尚在兩可間如此搭出不通刪之
伐沈潰　盾救陳 因討罪示用師之道 因恤患示用兵之意
伐沈沈潰　伐莒莒潰 示用兵之正 示爲國之本
△伐沈潰　吳伐鮮虞 權而本於正 用兵禦敵之畧
春秋平詞紀兵示用師之道示用師之畧
○伐沈潰　滅陸渾
經於討貳靖華之兵兩平其詞焉



上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有間矣下雖爲畧狄與闢土圖伯則異矣
故皆無褒貶沈在汝南平輿縣北陸渾在王都之側
伐山戎 畧遠　侵曹伐衞 報怨　下易四國伐秦同
卽上題脫出應刪
○秦人伐晉 貶而稱人
賢君貳過經備責以王事焉
悔過在貪上貳過在忿上貪指入滑言自彭衙以後俱責其忿要本春
秋諸侯知德者鮮發責備意此傳只責其忿不可以貪忿立柱人之稱
斯師也何義哉須向穆公悔過心事上令自忖度比前兩番是同是別

是傳中最有味語　仲先曰作文勿死著斷罪語覩春秋諸侯知德者鮮便見當時只有穆公作誓庶幾知德奈何悔而復誓徒托空言哉自是見伐不報非稱他後日能踐正見此時便當踐而不踐所以備責之也◎此傳無四國伐秦

○入滑 貪 敗殽 誓 彭衙 忿 秦人伐晉 忿 晉侯伐秦 見伐不報

備責賢君亦究其改過之吝也

以本比稱人問起流水下以今又口氣落本股忿上重發而以不報始踐帶後收責備意

敗殽　彭衙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去晉侯伐秦同只不用始踐一段



經原遠人知過而責其吝於改焉

徑就作誓說起順傳倒本股重忿上以末比入後辨之

〻入滑　敗殽　彭衙　伐晉 去敗殽同

賢君貳過必原事而備責之也

〻入滑　敗殽　彭衙

欲將窒而忿繼之非能修德者也

散作將入滑先講次及敗殽能誓然後倒歸彭衙總發能悔而不遽改合不當又為濟河之役意　只入滑敗殽以過而知悔串作合宜踐意

敗殽　彭衙　秦人伐晉

遠人悔過而吝於改春秋備責之也

從誓言上起只主忿說復起云云今又云云一串說全以庶幾能改將窒其慾句責備他不能懲忿

〻入滑　彭衙

迭舉貪忿之兵非所望於賢伯也

以損卦總斷過對而相承

彭衙　秦人伐晉

賢伯迭舉忿兵其不能懲亦甚矣

主傳忿而又忿串作舊主合上責晉下責秦俱重主事



秦人伐晉　秦伐晉 悔過而復貳 悔過而能改　加敗殽令狐同

〻秦人伐晉　納捷菑 撰之象 同人之九四

悔過而吝於改者責之備聞過而勇於改者善之深

或作納捷菑傳題非也穆公只是貳過不可說文過

秦人伐晉　入陳 秦穆貳過原其賢而責之 楚莊貪利美其功而畧之

、秦人伐晉　札聘

聖人備責賢者欲其懲忿而遠節也

懲奧忿非王者之德夫子刪書而錄秦誓賢且智過聖賢之道夫子過矣而弔季子

、敗殽　彭衙　益來　歸益悔過復貳可議爲惡能改可予、　比益來傳

圍江

以強暴而虐小則救之者必有法矣、

照救江傳虛發見楚必不掃境而行救之者必大合諸侯而後可。

公如晉及盟　加公至同

經詳內君盟伯以其無可諱也、

照盟處父傳適晉不書返國不致及看或借公在楚傳亦可、晉侯有改

盟之請則鄭好無虞莊叔有愼儀之對則臣節無損、

○伐楚救江　晉以



肆旨定

經譏伯兵恤患以其闇于法也、

不救江而伐楚猶桓文不救鄭宋而伐楚伐楚不爲非但獨遣一軍爲

非氏今江國小四句最重正見其勢倍難非大合不爲功也結江黃復

曹衛正大合諸侯與獨遣一軍相反不用奇正字命秦是極西之國命

齊是極東之國便該得諸侯武關陳蔡皆入楚道處父等兵方城之外

則兼將之也楚有覆載不容之罪只見可乘此機會大合諸侯非另一

意　是役也晉請命于周王叔桓公在行則此師亦必鄭重其事但未

嘗大合諸侯不知何故　加圍江同、

伐鄀　盟貫　召陵　圍宋　侵曹伐　城濮　圍江　伐楚救江

賢君悔過而復貳春秋備責之也

主穆公初敗云云　備責之也一段末束到今日改過之善上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賢君貳過而能改春秋深善之焉

稱人稱爵正相形照傳辨起書法隨以聖人所以待他異處提明倒善秦作

盟柯　納捷菑　下易歸益同或晉侯伐秦同

聖人以王事風天下嘉釋怨大改過也

不重莊釋怨脩改過講究就聖人嘉之大之上發王事意

楚人救衛　晉侯伐秦

經予恤患以深責肆患者略報怨以深善釋怨者



肆旨

晉侯伐秦　楚人侵鄭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兵以見之者有獨貶外兵以見之者

春秋大改過嘉釋怨春秋大改過許遷善

晉侯伐秦　秦伐晉　加秦人伐令狐同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國以見之者有重貶強國以見之者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益來　歸益　只伐秦歸益同

經於內外之改過而皆欲顯其善焉

不貶晉侯所以深善秦伯不諱入邾欲見後歸邾之掩惡

敗殽　秦人伐晉　益來　歸益

悔過復貳春秋責之爲惡能改春秋予之

搭荀吳伐鮮虞以用兵之畧合、
救江　盟蒲 恤患非法、服貳非本、
伐楚救江 王叔桓公臨之、 召陵侵 劉文公臨之、 二傳各有桓文
兩譏伯兵之無功律之以法正之以義也、
△召陵　城濮　書救鄭　偪陽 出救江戰邲亦主合、比戰邲傳脫
春秋有見二伯得用兵之法者有見二臣得主將之道者、
以齊桓晉文形處父以欒書知罃形林父、
丶召陵　城濮　宋楚平　袁婁 齊桓晉文、華元國佐、　比吳伐我傳脫
春秋特取用兵謀國之善者以昭鑒也、



四年 逆婦姜 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　不稱夫人姜氏
經謹婚禮之始交譏內外之失焉、
俱就喪禮說俱發正始意責魯收稱婦不書至責齊收不稱夫人姜氏
逆婦姜　遂得臣如　夫人歸 魯、下二比只作國亂子弑其女不允于
內外婚禮悖而無以善後經交譏之也、
滅江 書滅
經紀小國守正伯謀之疎見矣、
主滅黃傳寓晉不能救意
○晉侯伐秦 稱爵

經以王事予賢君故不貶報兵以形之焉、
現聞先生曰作文不宜空空說一箇善秦便了須體貼然晉襄見伐而
報數語意發揮方妙深善秦伯意要發得透蓋改過釋怨之秦其與競
力之襄相去萬矣若厚誅晉以不道則彼秦者僅免于貶而已何以寄
其深嘉樂與之心故曰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　德仲曰以常情待
晉襄便見他不足計較而見伐不報賢者直以常情待之也兩下相形
最可玩味◎此傳有四國伐秦無入滑
丶敗殽　彭衙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經不槩以王事責伯國彰改過者之善也、



照傳首數句敘下倒單發爵晉以善秦意◎去四國伐比即秦人伐傳
題去晉侯伐比即四國伐傳題
敗殽　敗箕　伐許　彭衙　處父盟　四國伐　秦人伐　晉侯伐
經許二國之事深善賢君之改過焉、
照傳敘過三敗以秦僅一報而遽人之襄又報而反稱爵問起點明晉
襄素行見襄不足罪而就中剔出善秦意收爵晉、
去彭衙四國伐同但問處不敘三敗事、
丶敗殽　敗箕　伐許　處父盟　晉侯伐秦
經原素行以畧伯國所以深美改過之君也、

穆公悔過、已在敗殽中、今日正是踐言、主以晉形秦作、

敗殽　敗箕　伐許　處父盟　始末重本股、

歷觀伯國之尚力、知其不足責矣、

敗箕、伐許

伯國之尚力、於挫夷虐小見之也、

◎敗殽　秦人伐晉　晉侯伐

春秋備責於悔過之君、而深善其終改焉、

悔而貳、貳而終改、事原一串、以備責意起、倒本比妝爵晉書法、

○敗殽　晉侯伐秦



賢君有悔過之言、而終幸其能踐也、

現開先生曰、此題俱以悔過改過分殊、不知穆之悔過、非旦夕能踐其言者、拜賜焚舟、俱在作誓之後、有何可取、傳中宜若過而知悔口氣、亦非遽與之也、穆之所以大異于衆者、在今見伐不報、卽聖人所以錄秦誓、亦爲有今之見伐不報、不可分作兩善作文、先以誓言引起一段、見其閑關謝過之志、已萌于數年之前、至今始克終其志耳、不露彭衙等事、而中間自相矛盾之意、見于言外、又須描寫穆公始終是箇悔過的人、方爲能手、分作者未妥

敗殽　秦人伐晉

賢君悔過而復貳、春秋備責之也、

主穆公初敗云云、備責之也一段、末束到今日改過之善上、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賢君貳過而能改、春秋深善之焉、

稱人稱爵正相形、照傳辨起書法、隨以聖人所以待他異處提明倒善秦作、

盟柯　納捷菑　下易歸益同、或易本比者謬、

聖人以王事風天下、嘉釋怨、大改過也、

不重莊釋怨、盾改過、講宜就聖人嘉之大之上發王事意、仍要見秦穆



爲妙、　春秋大改過二句、卽指秦穆說、何得搭別股、況傳中如此句屢見、安可盡搭、惟此例不明、故有搭有不搭耳、一應宜刪

楚人救衛　晉侯伐秦　子恤患以深責肆患、畧報怨以深善釋怨、

△晉侯伐秦　秦伐晉　秦康 加秦人伐令狐同、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國以見之者、有重貶強國以見之者、

、、晉侯伐秦　楚人侵鄭　春秋大改過、嘉釋怨、春秋大改過、許遷善、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兵以見之者、有獨貶外兵以見之者、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盆來　歸益　只伐秦歸益同、

經於內外之改過、皆欲顯其善焉、

不貶晉侯、所以深善秦伯、不諱入郝、欲見後歸郝之掩惡。

上易敗殺秦人伐晉、悔過復貳、爲惡能改無味刪之、

晉侯伐秦　夾谷歸田　因改過見伯德之脩、因謝過見王道之化、

晉侯伐秦　歸讙闡　俱托詞以予改過、

晉侯伐秦　吳救陳　畧報怨、善改過、抑恤患、傷怠義、

甯俞聘

外臣之不敢干大禮、其志敬足嘉矣、

知禮在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上、平日橐饘之忠點入、

啖氏傳　晅賵　用致夫人　以妾媵爲夫人云云、惠失夫道、以妾母爲夫人云云、僖失子道、



五年　歸賵　不稱天、

王室瀆禮以亂倫、弗克若天矣、

全重成之爲夫人上、非小失句要玩。　加河陽只作繫王於天問起、

秦人入鄀　鄀叛楚卽秦、又貳於楚、故秦人之見晉襄不如初年、故秦楚橫行、此主何傳亟刪、

楚人滅六　主𠤫貉傳、作凌夏之漸、

六年　行父如陳

文子相三君之始、主用致夫人傳世卿、

行父如晉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此等題毫無所主、斷斷宜刪、

射姑奔

卽大夫去國、可爲不密者戒矣、

重垂戒意、說處父非侵官、正見處父當言以責襄之不密也。

、突奔蔡　臣射姑奔　君河曲事

三觀不密之害、君子所以愼密也、

雍糾洩殺仲之謀於雍姬、反以見殺、晉襄洩擇將之言於射姑、致殺處父與駢謀薄秦於河、而胥甲趙穿知之、卒使軍門呼而秦夜遁、　末比

易先蔑奔是趙盾召子雍、襄夫人知之、

閏月不告猶朝　不言朔言月、　徐

經於內君廢禮深致變禮之意焉、



就象數理上發明閏不可廢意、而不告朔之失自見。蓋文之不告、正以閏爲附月之餘、而可廢也、幸其猶朝、正以罪其不告、須體貼變禮存羊意。發得悽惋。書法只重猶字、不言朔是紀實、

不告月

傳辨閏不可廢、不告之罪自明、不言朔言月、提起、　只猶朝發變禮意、

閏月不告猶朝　初稅畝　唐與周制、變禮、殷助周徹　廢法、

七年　伐邾須句

伐邾、閒晉難也、取須句、寘邾文公子也、貪土地而忘遁逃、豈崇祀係小之義乎、出汪氏註、

遂城郚 備邾難也、

主中丘傳非義　中須見民既苦征伐矣何忍更勞之工築乎故書遂以見其爲繼事也、

令狐蔑奔 稱人晉及 去蔑奔同

經重貶伯兵示置君之當愼也、

稱人竝提卽將書及問起倒晉志戰歸重廢立不愼上廢立俱就靈公訴作文重垂戒上　現閩先生曰、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其中有許多意味置君大事而已不已之權操于敵人決于一戰可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完計乎、以事言之則必戰之罪重而謝秦爲緩以常例書法言



之則書及爲重而稱人爲輕其貶之一也字專頂書及者而言、泗山先生以雙頂書人書及二書法則未敢以爲然也　朱南圖曰須知聖人立君之意在靈不在雍、

先蔑奔

卽伯臣之去國置君之不愼見矣、

此只令狐事實以背先蔑句作案而仍以置君爲斷無書法、

射姑奔　先蔑奔 漏言宜戒 置君宜愼、　有何意味、刪之、

盟扈 大夫不名 諸侯不序

經紀立伯之信強臣忌主皆譏焉、

盾強在強諸侯上會息在後至上專廢置多廢緩正其根本文中須映帶入講不名與諸侯不序分收不序諸侯正是隱其不及、

加不告月事多廢緩加令狐內專廢置各納兩邊同罪作、

令狐　盟扈

伯臣威行於內外強可知矣、

盟于扈爲晉侯立也總敘總作畧分不大開總收不名、

盟扈 七 盟扈 十五

經譏專政而兼責怠政者譏昧義而兼責忘義者、

俱以晉說起轉到魯作



徐伐莒 主荊聘傳懲其不恪、

遠人肆於猾夏經所以狄之也、

徐伐莒救如涖盟

經於內臣盟小而見其非所欲焉、

主斷道傳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

八年

衡雍盟暴 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地

春秋謹華夷之辨特因信而致詳焉、

雒邑天地之中句極重謹辨不重與盟只就內地不可雜以夷狄上說

書法再稱公子各日其會別趙盾與戎之名表衡雍于暴之地見壬午

之盟趙盾也中國也乙酉之盟雒戎也夷狄也夷狄不可同於中國奈
何使居雒也玩東漢云云重垂戒意　加伐凡伯以紀約志詳問起同盟
、盟衡雍
經詳大夫之相盟將以別於亂華者也、
欲詳暴之盟故先詳衡雍之盟此近日所尚歇後題也
衡雍盟暴　大𣏌敗獲謹華夷之辨明師將之等、　皆以詞之贅問起
盟暴　伐陸渾
兩惡夷之亂華因兵信而致謹焉、
上以紀約志詳發問下以夷狄相攻不志發問上盂雒邑天地之中句、



從雒邑說起下重陸渾在王都之側句從陸渾戎說起須知陸渾與雒
戎各一種、
敖如京奔謹書其事
經以窒慾戒後致謹於肆行者焉、
重垂戒意傳中持志御氣字極細、
司城奔以官舉
外臣不能其官任之者非也
以意諸不能其官起倒昭公作守土二字極重與緊與出奔相照
司城奔　子哀奔失職、存逌、

司城奔　華孫盟
建官與世官總之責於得人也、
守土掌兵二官俱緊要下非譏世官譏其世之非人也、
司城奔　城費寵其私、惟其世、　皆不以賢任官、　宜刪、
九年　求金不稱使
經不與相臣之擅命以謹權也、
以當喪未君提起重不可擅權作收不稱使王者利器全在命令人臣
假令脇制禍最無極故謹之、
得臣如京



遣使葬襄王夷周於列國、
夫人如齊至至而特書
經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也、
明小君之重正見不可使之不安文公無正家之法敬嬴怙寵外比而
爲奸庶子奪嫡將萌而不悟此出姜所以不安
加會穀享祝丘如莒逆婦姜只照獨書至、
逆婦姜　姜氏至
春秋詳畧小君之歸示誅意之法防微之意也、
以至與不至總問起分作誅意防微俱責文公、

及箕鄭父晉殺

經於伯國濫刑深惡權臣之私也、

全在偏私上斷他事示後世意要發

加令狐盟扈只照晉靈初立政在趙盾、

△伐鄭會救鄭

外患肆而怠於救見啟戎者之罪矣、

懲不恪槩責列卿就今日言晉主夏盟以下又就列卿中獨重趙盾之罪就平日言故書救而稱人正應何以貶而稱人句傳意側重啟患上宜以懲不恪起倒責盾作楚暴只點起、



楚人伐鄭楚子親將貶而稱人

外夷舉兵憑夏經之所貶也、

只主憑夏勿分貪暴重看無故字傳云楚子親將專責楚子勿兼范山

遂會救鄭晉殺而稱人

經紀恤患之怠而重伯臣防禦之失焉、

踐土主盟　盟扈晉君少　伐鄭會救鄭

怠世業而啟患伯臣之罪也、

范山所云不在諸侯卽以晉君少言而胡氏則原其罪於當國者然玩一窺字卽就范山之言論之非指伐鄭窺在伐鄭之前

加城濮同、去盟扈同去城濮踐土亦同蓋盟扈比便可該得主盟也、

遂會救　戰邲　責桓以啟戎心誰之過乎　責將是棄晉師乎誰責乎

楚伐鄭　救鄭　侵衛　會蜀　范山很淵責趙盾　子重陽橋責行父

伐鄭會救鄭　伐鄭救馬陵　先事啟患　後事防患、

經兩著外暴竝致相臣之責焉、

經兩惡外暴責伯臣防禦之怠乎伯主安攘之勤、

狄侵齊主會救鄭傳啟戎心作

卽外夷猾夏伯臣之失職驗矣、

○椒聘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



原世以進僭禮者聖心之恕也、

以類本善故因事而進之非其事可進乃原類而進之也此題與荊聘傳與彼重聖人樂與人爲善世類意差輕此見聖人重絕人世類意極重彼黜其猾夏故曰叛則懲其不恪此之嚴於立法在僭王上其君稱爵其臣書名而稱使故曰遂與諸侯比◎此傳無叛則懲其不恪一意須辨之

敗蔡　荊聘　椒聘

經黜僭王之國因修禮而愈進之也、

如傳遂歸本股以荊聘件講後將立法嚴而宅心恕渾融大發、

加荆伐同、加盟蔑會潛以中國夷狄問起、
、、荆聘 椒聘
兩進遠人修禮所以論其世也
就聖人意發不可以漸進遂進分二聘無優劣但書法有淺深耳
敗蔡 椒聘
經待變夷者誅其僭而嘉其禮焉、
主嚴於立法一段雖分作要側重恕邊楚原中國何黜之不與中國同
能通云云既黜於夷狄何進之不使與夷狄等祝融云云
加狄伐邢華元聘同只照比諸夷狄遂與夷狄比兩書法、



、、敗蔡 椒聘 伐鄭 札聘 加荆聘會戚同、
春秋不終絕變夷者宅心恕也、
重吳楚聖賢之後絕之只以僭王無猾夏意各以僭王引起歸二聘上、
、椒聘 會戚 札聘同、總發如果、
兩進變夷者之慕義見聖心之恕矣、
、、荆聘 椒聘 會戚 札聘
兩於變夷者之慕義進之漸同於夏焉、
始皆稱人繼皆君書爵臣書名而稱使 札聘稱子見吳救陳傳
椒聘 元聘中國 白狄來純夷

經於夏之變夷者必酌詞以待焉、
以謹華夷之辨問起如單作收處仍用華元聘照比於中國句、或搭
盟蔑會潛或搭石門凡伯俱欠切、
荆聘 椒聘 入夷儀 衎歸 比夷儀傳
經本忠恕以待人進善絕惡皆以漸焉、
各重不輕絕人意發上聖人宅心忠恕下夫子之道忠恕、
椒聘 盟扈 五
夷狄慕義進之同乎夏中國棄義黜之等於夷、
其君書爵其臣書名遂與中國比句正與下夷狄君臣同詞不分爵號、



及畧之等於夷狄相反、
椒聘 鄭伐許 外夷慕義進之于夏中國狥利斥之于夷、
△椒聘 晉伐鮮虞 上加楚聘下加滅陳蔡同或加元聘入郢亦同、
以夷慕夏者進之同於夏以夏效夷者黜之等於夷、
上春秋忠恕乃慎用刑重絕人之意本世類來說下春秋謹嚴乃制治
未亂拔本塞源之意本楚事來說
秦歸襚 故書僖公成風
經因事而正妾母之名示于道也、 書法是僖公二字
咺賵 歸襚 惠公僖公

上下加禮妾母因示夫道子道之當明焉、

十年 秦伐晉 秋秦

重貶報怨者形悔過之善也、

細玩責秦邊全以晉悔之正爲案則晉善已在內宜主此作文而以或者深許云云 大發一段於後傳既曰闕文曰未可據而斷處又曰義固然矣或者有以俱是活詞作文須依他說得活不遂非是不遂立雍之非觀傳悔過能改句正應前既而悔之句可見終不遂非終字與既字同看少梁事不可用傳固曰不可據矣、 仲先曰惟吾悔過爲正故秦之報怨爲非惟秦報怨爲非故晉悔過益可許作文須縮得有情方妙



令狐 秦伐晉

伯國反正而遠人修怨其褒貶可推矣、

同單令狐不但作事實本傳褒貶之案全據此想度出來

△秦伐晉 楚人侵鄭 重貶秦伯獨非楚人 許悔過予反正、

春秋兩於反正者皆托貶以見予焉、

盟女栗 頃王立故也、

紀王臣與盟瀆分之失見矣、

主雜澤傳王臣將命二段會侯蘇子立斷須體貼不待書同自見可罪意、

狄侵宋

觀大國之被兵知非志於從夷者矣、

次厥貉 夫而伐 鄭三國書蔡侯

經紀駐兵著憑夏者之心而顯從夷者之志也、

上重師無所指誅其心書次於伐麇之上下重無四境之虞誅其志削三國書蔡侯楚本謀伐宋宋覺之先爲聽命楚怒無所洩而移之逃歸之麇耳下書伐麇以著其罪非罪其伐麇卽伐麇以顯其憑宋之罪也

加伐麇同只照下書伐麇書法 加狄侵宋亦同、 或加新城驗蔡從夷恐傳中未及此似不必



滅江 滅六 伐鄭 失三大夫 狄侵宋 厥貉 伐麇

憑夏附夷之罪詳其勢而可知也、

原滅江六平陳鄭事責楚原三國事責蔡如畢、 去滅江滅六加伐楚次陘同以齊桓形楚以三國形蔡

滅江 滅六 伐鄭 厥貉 伐麇

比上題只少狄侵宋比專主楚一邊

滅江 滅六

兩觀外夷覆小憑夏之志有自矣、

傳只敘窺宋來歷無罪其暴意宜描寫楚之積威見其志猶未厭滅江

以服齊故降服出次秦伯懼之滅六以卽東夷故歷至不祀臧文仲哀

之

、伐楚次　厥貉　伐麇

兩紀駐師著諭敵之美與憑夏之罪焉

全在伐而次次而伐上描寫其善惡次而伐雖指伐麇然罪在伐宋

只次陘次厥貉或伐楚伐麇題情俱不完應刪

伐鄭會救鄭 後伐平鄭事在九年于此下虛補 狄侵宋　次厥貉

經獨惡小國之從夷論其志也

原三國之不得已只倒叙邊

麟寶定　文公　壹

、、入滑　伐麇　比敗殽傳

兩觀貪暴之兵於其遷怒者見之也

秦本意襲鄭楚本意憑宋此以事實合一

、、伐麇　盟新城

憑夏從夷者其罪均可驗焉

此傳而合俱出驗比皆以厥貉爲案

次厥貉　盾救陳 子奪從夷子奪恤患 削三國書蔡侯書救陳不書救宋

次厥貉　盟辰陵 丁情非得已下義有可從 俱怨陳鄭從楚

經立原情重義之法兩恕貳國從夷焉

厥貉　伐麇　盟戲　蕭魚 脫出伐麇蕭魚同 比盟戲傳

憑夏駕外之美惡攷經之屬詞自見矣

下書伐麇發其禍心以罪之下書蕭魚著其成功以美之

十一年　楚子伐麇

外夷移兵虐小禍心驗矣

重心於伐宋上使宋不覺則此師在宋矣書伐麇於厥貉之下

會承筐

經紀大夫謀好亦謹禮之意也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王無婁傳發當有以正之意

麟寶定　文公　三酉

遂如宋

覿內使相恤憑夏者之禍心驗矣

言復蕩意請因賀楚師之不害主驗楚志作亦有搭作通其憂虞者

○敗鹹

春秋正狄之名諒有以辨其類矣

此傳只辨其非長狄見春秋正名之書要分別種類使後人有所考信

必不以長狄爲狄此是聖人經世深心斷不肯隨人附和處　此狄是

山後之種猶龍曰左氏稱長狄卽公穀所載身軀之長也而劉敞之

辨認長狄爲國名胡氏亦因之何與

〻追戎徐州伐山戎孤竹敗殽瓜州伐陸渾雍洛赤狄侵洛州白狄伐晉西河大鹵山後

經正戎狄之名、經世之慮遠矣、

西曰戎北曰狄分敘二股以正名意總發聖人蓋欲天下後世因名攷地因地攷人使知其性之馴暴若何地之廣狹若何技擊之長短若何而後施我防禦也。

○追戎 敗鹹易伐山戎自狄來並同上、

兩正戎狄之名示人知所攷也、

十二年 術聘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經畧遠人之使以其禮未同於夏也、

主札聘傳秦本中國又非僭王畧其使不書氏不同中國則知以介於夷而畧之矣禮不尊以聘言

○戰河曲稱人 不以晉為主

經貶二國交兵尤甚理曲者之罪焉、

現聞先生曰鄒泗山說經之妙從來未有劉亭闕佐以圓融雖康侯復起亦當字字點頭獨此傳以為令狐之役故也一句使以令狐直貫到底而動大衆云云亦挽到令狐上則竊未安暴兵速禍以上一段傳是通說河曲來歷當時立雍一事晉人即時撥轉而秦人將錯就錯結紐到底前年秦師來伐晉已服矣亦可已矣而又為此役自該以秦及晉不該以晉及秦若晉人依舊按兵不出則春秋仍免之矣而雄心未盡旗鼓相當則秦人十分不是晉人分了三四分去故與秦皆貶而稱人而罪之輕重自在其中若傳首令狐一句不過事實謂為河曲之禍胎則可若貶晉處推開今日之動大衆從秦師而追論前日之事胡氏未必作此斷案也 猶龍曰傳中處己之道云云則不奉詞令以止之明指今日之戰蓋晉特非王事未至若秦曲甚也故貶而稱人正與前年不言戰而免晉相反不言戰故知已服惟晉服其罪故只狄秦而晉免于貶也只狄秦已是秦曲了今又為此役則秦益曲而益重晉之戰雖難免罪然較輕矣故雖皆稱人而變主人及客之例輕重權衡要發透



令狐、秦伐晉晉已服、河曲

權二國之兵爭見理曲者之罪焉、

同罪原令狐之始禍則秦晉今日之師皆罪也稽北徵之是非則秦人今日之曲尤甚也不可以令狐與秦伐晉對起、

只秦伐晉河曲同總是責秦上秦已曲下曲尤甚兩開作收狄秦免晉

不以晉為主書法

令狐 河曲

兩紀交兵各權其罪之重者焉、

合作二邊以各稱人提起倒書及不書及上斷罪令狐是罪其置君不

愼有主令狐之役云云極也一段倒單者少味
彭衙　河曲 上易伐衛及戰同
紀兵之例有常變主客之罪昭矣、
主凡戰皆以主人及客句出蓋處已之道云云皆彭衙傳中語故也俱
是晉受伐爲主但上以晉及下不以晉及
伐邾　師還　彭衙　河曲 示尊卑之等明主客之辨
單師還河曲同都是輕重之權衡、
、、秦伐晉　河曲 不言晉及戰鞍　袁婁 以晉及之、　單河曲　袁婁同
春秋紀事權其罪而辨其理焉、



主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合輕重又就兩曲中權之也、
伐衛及戰　執虞公　滅邢　河曲
春秋輕重之權衡有原情而定其罪有原曲而貶其甚、
故將題面上下偵錯且題又無味可恨之極
城諸鄆 書時也帥師而城畏莒故也此爭鄆之始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句一朝城三邑又用兵以城俱挑入、
十二年　世室屋壞 書
經紀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甚也、
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句要發透

加不雨七月同見其壞非係于雨係于不修也
大事太廟　世室屋壞　立武宮
內廟之異稱於春秋可考矣
只就廟號上發後舍子孫當謹事意不必入斷罪語、
如晉會沓　及盟還會棐　主晉行父能荅子家之賦鄭衛共協平晉之謀、
經詳內君出入志其安也 借公在楚傳
會沓　會棐
內君紓二國之患春秋詳志之也、
晉將謀討鄭衛至是文子相魯爲請成春秋善解紛故志之安意要帶



十四年　盟新城 同
春秋致意於外楚之盟爲王室計也、
此傳只重聖人尊王意思發揮不是諸侯有懷楚之謀從晉卽是外楚
亦不是晉能尊王但楚爲僭王則晉自爲尊王邊人聖人之心惟恐諸
侯從僭王之楚故與其從晉也若謂晉能尊王則傳何以有不相遠之
語耶傳未謹字要玩蔡不與盟只作事實帶入、
伐鄭會救鄭　狄侵宋　次厥貉　盟新城
驗從夷之罪因悟聖人予從伯之意焉
主宋公陳侯云云不與盟一段以恕三國罪蔡證過倒外楚作

○次厥貉　盟新城加荊敗蔡以僭王起、

春秋予奪諸侯從違、無非爲尊王計也、

蔡人果於從夷、正在新城不與盟上見、而傳中荊楚僭王一段、原總承

予奪而發、宜總敘總問總發如單、

、、楚伐鄭　厥貉　河曲　新城

經原夷夏不遠之行、而予奪所從、謹君臣之分也、

本夷考晉楚行事云云發尊王爲予奪意、師狼淵楚憑夏謀圍晉敵

秦俱尚力不尚德　出晉侯伐秦楚人伐鄭厥貉新城于題面更順

出敗狄伐許滅江伐鄭厥貉新城亦同、　猶龍曰、以伐鄭河曲等比作



行事不遠未當、

或出伐鄭、會救次厥貉盟新城、作楚伐而晉救不及、見行事不相遠不

通之甚、　又圍宋從楚奪　新城從晉予　會扈先從晉予　盟宋從楚奪　亦謬、並刪、

、盟新城　盟辰陵君臣夷夏、

經予從伯以謹大義、恕從夷以正大倫、

惟楚不當從、故晉當從、惟中國不足從、故楚亦可從

次厥貉奪從楚、　盟新城予從晉、　四國伐鄭罪晉、楚子伐鄭恕楚、

春秋兩致意於夷夏之間、爲王道伯道計也、

以楚僭王、對晉尚力、上論晉楚、終是不同、下則無愈於楚矣、

厥貉　新城　會魏　取郿　比展輿奔傳

經於從夷崇惡者、皆即事以驗之焉、

盟新城　盟雞澤同外楚、同懼楚、

兩觀諸侯協盟謀外之得失見矣、

盟新城　盟蜀予外夷、貶宗夷、　俱明大義

星孛北斗

經紀天象之變、示感應之理也、

渠丘　葵丘　踐土

主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此制中陶氏題甚無謂、宜急刪、



○捷菑弗克納稱人　晉卬弗克納

伯臣徙義、經曲著其善焉、

八百乘重看惟力能克、而以義不克、故爲美、引易文證弗克之爲美詞、

聖人以改過爲大一段、正美盾之意、須重發闡義能從、即指不奪長勿

與以臣置君平看、收弗克而稱人帶之、諱其置君之失、正以全其不果

納幼之美也、

△觀魚　歸祊

經於內君、譏文過、美改過也、

怙終之刑、遷善之美、總發聖人大改過意

文過比惟觀魚爲當、

遷善比或晉侯伐秦 秦穆見伐不報、傳云悔過能改、秦伐晉 傳云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指立晉言、楚

人侵鄭 寔鄭從晉反正、傳云大改過許遷善、蟲牢 鄭能背華即夷、是改過遷善、夾谷歸田 齊景謝過以質、數比

俱妥、餘不可用、

近有晉侯伐秦夾谷歸田題、主秦穆齊景改過、單出一邊、謬甚、

前幽 納捷菑 上、隨易諱比同、然徒亂人耳目、不如定于一比

春秋之諱詞在內爲貶、而在外爲善焉、

內以諱爲貶、非聖人以諱貶之、從聖人之諱而見其貶也、

納捷 哀奔 秦誓列百篇之末、易曰乘墉、
徵于列三仁之首、易曰見幾、



春秋於外臣、予其從義、貴其存道也、

納捷菑 四國侵鄭 非力不能、納義不克也、同人
力非不足、以理曲也、訟

以力觀伯兵、知從義棄義之得失矣、

納捷菑 楚人侵鄭 從義、
反正、

、納捷菑 宋公伐邾 書邾兜而不書趙盾、
書伐邾而不書取邑、

春秋隱惡揚善、特施之置君討罪者焉、

納捷菑 滅胡歸 知過能改過、
知命不立命、

納捷菑 益來 諱外善改過、
不諱內彰去惡、 易歸益、是顯內以彰遷善、

子哀奔 書字、

大夫去國存道、春秋之所貴也、

昭公無道、子哀知之久矣、待今日始出者、封人猶可托於吏隱、至爲卿

便有國家之責、當時君孤立而內外比奸、亂形已兆、若一居高位、挽回

既難、而徒死又無益、權之於道、無如愛身、子哀見到而去、所以爲見幾、

所以爲存道也、偷生避禍云云、是禍已及而逃之、正與幾字相反、此傳

未論及異姓之卿、據微子、則去亦不必異姓、 搭履奔主偷生避禍句、

執單伯 不稱行人、

大國辱內臣、經畧詞以罪其私也、

誣之以罪、誣其與單伯淫也、以巳執之巳字、言單伯不失其官、齊不過



以一巳之私意執之耳 猶龍曰、以巳執者、以單伯自己之故、無與魯

事、須原商人忌魯斷罪 加執叔姬同、

執叔姬 書齊人、

經於大國辱君母、嚴治黨之法焉、

十五年 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魯不討而因晉請齊、晉終於縱賊
不可作題、

華孫盟 書曰宋司馬華孫 不稱名 不稱使

大國以逆嗣世政、經所禁也、

全在華督之孫上發意、比他傳譏世官者不同、蓋逆臣自無可世者、不

必論及子孫之賢否、而後見其失也、傳首提司馬主兵之官句極重、秉

政不在宋昭時、自前相沿如此、須本諸侯受賂云云、來不稱使、是紀實、

凡來盟皆無成命者也、專行無君、亦見逆賊之後、宜乎有此、

孔父　會稷　郜鼎　華孫盟　蔑如京　戰鞍　書救　會奔

經原世臣專盟、必比事以重官人之責也、

華孫盟　戰鞍 加書救會奔倒歸功臣賢者之後上、

證外臣之爲世官、而世之者非矣、

猶季孫云云之類、證明書華孫、乃世官之文也、夫逆賊之後而可世乎、

視季孫輩以父兄相及者、又不同矣、倒單作、或華孫盟三卿伐莒同、

告糴 臧 行父如齊 季 僑如圍棘 叔 蔑如宋 孟



專自魯世官說、借四孫影出華孫、應剛、

華孫盟　書救鄭　會奔

經著任官之非、異夫以功以賢者焉、

○書救鄭　會奔

堪委政者、必其不愧世官者也、

就世臣中之可委政者、反照逆賊之無可世、須體貼傳中其欲然後口

吻、而借書會以實之、不可謂晉曹能如此　加城濮 欒枝 盟戚 子臧 同、

〔賢類〕比易嬰齊如 叔肸 卞、國佐如師 國歸父子、行父如 季友 子、舍至 叔豹子、四比俱可搭 取

郜鼎 傳伯子哀伯事、在左傳稍晦、告糴 哀伯之後辰、但春秋所貶、難搭、戰鞍 經文有嬰齊、但兼有季孫嫌雜、尹子伐

鄭 [illegible]六 左傳有聲伯使逆季孫事、聲伯即嬰齊、尤晦、

〔功〕豈比易盾救陳、盟新城、令狐、盟扈 俱衰之子盾、書侵蔡 欒枝之子、會宋、盟宋、會

虢 俱趙武、衰盾後、又會虢 作祁奚之子午、敗箕 或晉侯伐衛 先且居先軫子、經文無且居名、難搭、燮聘 或

鄢陵 士燮、士會子、士匄聘 士燮子、起聘 韓厥子、俱不切功臣、書入蔡 商任 盈奔楚 晉之後欒盈、後

以逆終、尤不可搭、

華孫盟 戰鞍同 會奔

春秋有示戒於逆嗣者、有寄美於賢嗣者、

華孫公孫都在聖人意上發、兩傳末俱有賢者功臣語、

單伯至 致而不名



字命卿返國、尊王意也、

無所書而不尊王命、是就至自上說、凡大夫執而至則名、單伯命大夫

雖執而至亦不名、故云然耳、未可以皆書其字句當之也、尊王命正所

以謹臣禮、二句不平、總在單伯上論、非爲意如婼發也、

加逆王姬 會伐宋 如齊 倒至而不名、如單、　再加意如至舍至亦同、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經紀大夫返國、獨字夫受命者焉、

如單以意如婼相形、

單伯至　舍至

兩紀內臣歸國而貿尊賢之義明矣、
合作俱以大夫執而至則名問起舍亦書名但兼書姓字
缺伐蔡入蔡
卽與國被伯討附夷之罪著矣、
從厥貉次新城盟說來、
季孫行父如晉 因齊人歸西鄙故往告于晉可搭下告方伯、
諸侯盟扈 略諸侯而不序
槩責諸侯棄義嚴討賊之法也、
按左氏齊人賂晉侯則傳中受賂而還爲晉侯發也不曰晉人會以下、



爲諸侯與魯發也玩傳以受賂責晉卽揆云不曰晉人云云則分惡還
是分晉受賂之惡蓋獨晉受賂故爲分之而魯初不與盟會亦不爲無
罪矣但不當三段宜依傳抑揚渾斷爲妙
敗蔡 文 荊伐鄭 子元 盟扈 或易荊伐鄭楚人伐鄭同、
諸侯縱惡援待夷之例以貶焉、
夷狄君臣同詞作例起倒諸侯作不必及魯等於夷狄全在不明君臣
之義上方與君臣同詞意貼 有單用盟扈一比作例于君臣未明、
盟扈 四國伐宋 下股搭十七年會扈意同書法皆略而不序
經貶棄義之君臣而討賊之心切矣、

討商人討宋鮑一比之夷狄一比於賊者總用孔子告哀公事、
歸子叔姬 書齊人
大國自絕夫君毋黨惡之罪彰矣、
傳前段爲宋後段爲斷參看執叔姬傳、
侵西伐曹入郛 晉與諸侯受賂不討是成商人爲君故一歲再侵魯侵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朝我也難作題、
十六年 會陽穀齊弗盟 責行父要信無成見其縱惡本張氏註不成題、
四不視朔
卽內君廢禮心之怠甚矣、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須敘明奉以告廟貼事神出視朝政貼治民心放



本平日厭政說來方切久字
四不視朔　如晉疾復
經紀國君廢政不假以托詞之例焉、
依傳作以下股辨其非疾　或主略詞譏怠諱詞赦恥合不如從傳
作主　不告月　不雨　屋壞　會扈　四不視朔
經詳國君怠政以見其心之久也、
君者神之主而民之望也總作不必倒重本比◎比三不雨傳只多不
告月
閏不告月　四不視朔

國君怠政、於廢閏廢朔見之也、

猶朝廟　四不視朔

經於內君怠政、始幸僅存、而終傷其廢也、

猶字四字上見意味、

四不視朔　萬人去籥 不求放心、不格邪心、

毀泉臺 故書

望國革先人之制、經原其心而譏之也、

輕先君之心句重、故毀臺雖小事、直推到弑父與君上去、雖勿居可也、

是處置得先祖為之非矣句道理、



築郎　毀泉臺

經紀內役興廢、厲民忘親之失、胥見矣、

以仁人孝子立說、有主倒傳者、以泉臺即郎臺也、

○滅庸 外書三國楚不稱師

外夷覆叛以請國、春秋滅其罪也、

惟庸有取滅之道、而楚滅之以自全、故原情而末減其罪、不可大著贊

語、傳止曰滅、亦未為無罪也。作文要見楚此時危急存亡、與庸真不兩

立、而不從版高為大夫、猶為得著謀國之善意、渾渾映發于內、方妙、列

書三國、使若不專於楚、楚不稱師、使若未嘗以重兵臨之者、

楚人伐鄭　滅庸 范山謀而師狼淵、蔿賈謀而師臨品、

兩觀外夷之用謀、而憑夏可誅、圖存可恕也、

滅庸　侵宗 蔿賈、趙穿、

討叛圖存者、謀之善、攻小求成者、謀之迂、

滅庸　入陳 圖存、討賊、 蔿賈、申叔時、

經於外夷覆國取國、皆有以滅其罪焉、

、滅庸　滅胡豹歸

兩紀小國被患、均責其自取焉、

滅庸　圍蔡 蔿賈、申包胥、



經滅覆國報怨之罪、原其情也、

以庸蔡之罪重、起倒楚作、

滅庸　遷州來 蔿賈以徙阪高為非、莊王聽之、子駟以請遷吳為非、昭王違之、

國之安危、關於謀之得失也、

朔奔 天子　執曹歸京 方伯 晉傳

主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須見非國人所可討意、

孔父　仇牧　荀息　哀莽

經取忠智之臣、而知處變之道矣、

以蕩意諸起緻、不能止、不能正、正與閑其君相反、待其及而死之、正與

見幾而作相反、兩分作、或加司城弃、或遂如宋代蕩意諸死事、不必、

七年 四國伐宋 皆貶而稱人

經於列卿縱惡深罪其失職焉、

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正說職之所以可貴、處與賊字相反、職字重看一念及職則討賊非以爲人、乃自爲也、故曰不敢不告不如是則職廢矣、欲行天討欲字、有望之之意、成其亂、指立文公言、

遂入杞 伐沈潰 四國伐宋

經惡列卿失職、而變例以罪之也、

上二比只辨例起倒單作、〇愚謂只用伐沈沈潰一比爲是、蓋叔孫得臣會伐業已稱名氏矣、不然則宜搭別股不可專以此扇窮諸人邊敢以討訛

麟旨定 文公 晃

伐楚救江 稱名氏 邾人伐南鄙 窮諸人 易敗莒齊人伐或缺入蔡齊人侵西同

大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一經通例、豈可盡搭、

四國伐宋 行父如齊

經重卿職、兩示戒於成惡者焉、

俱重卿上發上不討鮑而反爲成亂、下不討宣而反爲請會、

諸侯會扈 略而不序

春秋略討賊無功者、存君臣之義也、

伐宋時已立文公、至是晉復合諸侯、以平宋也、傳未及受賂語、

四國伐宋 會扈

經以縱惡罪列國君臣、明大義也、

雖責諸侯與大夫、然却重明人道之大倫、上觀傳中故字緊接而又曰不然云云可見二則字要玩正見人人有討賊之責意 當時只爲宋昭無道、故憤憤于討賊之義耳、故春秋正宋人爲弒君之罪、句要擒發

四國伐宋 會扈 四國伐鄭 取繹 大夫諸侯方伯降國 比取繹傳

春秋重討罪、故凡縱惡者皆譏焉、

十八年 遂得臣如齊 書大夫並使

麟旨定 文公 辛

內臣奉使以謀逆、經變文以罪之也、

遂得臣並書、只是變例起問耳、罪則專在仲遂、不係得臣也、得臣不能爲有無略帶、

加遂乞師只問起、

遂乞師 敗鹹 臧文仲介 侯叔夏副

紀使將有常體、專其責也、

專發所以獨舉上客稱元帥之意、與題比全不相干、

〔上客〕先蔑弃 逆雍、士會介、 執良霄 告絕、太宰石奐介、 會虢 圍逆女、伍舉介、 含如晉 昭廿三 子服回介、謝取邾師之罪、 叔弓如滕 盟葬滕成也、子服椒介、 會宋 叔向介、 或用執意如 子服湫從、但從君于會而執、非奉使

比不可用、

元帥大棘欒呂副、戰邲先穀副、新築石稷副、伐鄭次鄶荀偃副、書救鄭同括副、良夫

侵宋宵相副、嬰齊伐吳壟鄭麥副、舍之入陳子產副、大鹵魏舒副、國夏伐西宋高張副、國

書伐我高無平副、十三國伐秦欒黶副、韓厥伐鄭荀偃副、

遂乞師　敗臧　遂得如齊　戰鞍

春秋變文以紀使將而遂謀專兵之罪著矣、

要貼欲以起問者意　去二例同、

、會向　三卿伐莒出戰案　會向同、

春秋變文以紀使將有著其失體者有驗其專兵者、

麟旨定　文公　至

同上、加遂乞師敗臧只作兩常例引起、

遂得如齊　會向

經紀竝使之文有著其逆謀者有著其失體者、

以使舉上客總問起下是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與上小異

子本傳　會葵丘　即位上易會溫陳共稱子、

春秋酌君嗣之稱有重其恩者有節其情者、

宋襄在喪稱子緣人子之心云云魯文踰年稱公緣臣民之心云云上

繼世之恩下情文之節詩咏劬勞書傷無主、

孫邾　奔莒　遂得臣如齊　夫人歸

上責夫人處文下責公子遂主傳何以知其賊乎一段、

夫人歸罪不書而自見

即歸國者無歎知罪有所在矣、

傳首二句乃辨證之詞以此提起倒敬嬴仲遂宣公身上斷罪狀不待貶、

孫邾　夫人歸

順傳倒單只照歸于齊一項從無罪上倒入正意、

行父如齊

即大夫奉使而謀惡之罪彰矣、

麟旨定　文公　至

出姜歸而即如齊議納賂而請平也、

陽羨陳子鼎爾新著　占吳張我城德仲參　[illegible]鄭之樂逸少較

元年 即位 書即位

經紀逆君嗣位，如其意以誅之也，

只如其意三字，無限描寫，其意在受之而不討賊上見。

加文即位，主美惡不嫌同詞，

四國伐鄭 惡大　邾鄭伐 惡小　救邢 美小　遂救許 美大　葵丘　葵丘　平丘　平丘 美惡同詞　舊去下四比，加即位即位，大意亦同，



經異詞以別美惡之大小，復有不嫌于同者焉，

異詞，恐人昧輕重之等，不嫌同，爲人心自有是非之公，

後幽　葵丘　楚丘　緣陵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同上

○後幽 美小　盟葵丘 美大　盟清丘 惡小　盟平丘 惡大

經紀伯事之美惡，因小大而異詞焉，

全在書法上做　傳意美一也，四句，原引起一美一惡二句，此題雖主前四句出，然幽清丘皆書同，葵丘平丘皆再言，仍要將不嫌意發乎後

入城　城邢　齊人伐鄭　晉宋伐鄭 一著暴，一矜盛，同稱師，一節兵，一耆惡，同稱人，

經于美惡之異，而詞則不嫌于同焉，

△會義伐鄭　盟幽　棐林伐鄭　盟亳北

同地而後伐，一爲不義，一討不義，同書同，一與其協，一惡其疑，

美一褒異　盟幽葵丘 書同再言　歸三田歸讙闡 書來不書來

惡一貶異　滕薛朝滕子朝 書爵不爵　城楚丘城緣陵 沒諸侯而不書諸侯而不序　清丘平丘 書同再言　取郜防取鄟 不諱取邑諱取邑　九年如齊至十年如齊至 書月不書月

法雖異，然惡無大小，難用，

美惡同詞　四年楚子伐鄭九年楚子伐鄭 同稱爵，一爲討，一惡重兵　執祭仲單伯 同命卿書字，一見齊，一從伯　伐宋 一伐鄭圍新城伐鄭圍緡 同書伐書圍，一攘夷，一殘夷

或只就美惡無嫌擬題，不知桓即位，及執仲傳，已有美惡不嫌同詞矣，



遂逆女 不待貶而罪惡見

望國越禮圖婚，經直書以罪之也，

觀傳引滕事，喪禮之廢，固應重發，然總由敬嬴仲遂逆謀，故不暇顧禮。

文中須將此意駁擊，而喪紀浸廢于後，悃愊感慨爲是

加遂納幣，主文宜莫之行句，皆是喪未終，一重志，一重謀，

婦姜至 不稱氏　因夫人至，特稱婦姜

經貶夫人越禮，尤顯妾母之罪焉，

夫人與有罪，提過重妾母用事，斷罪敬嬴，變妾，不待婦穆姜，今即以所逆穆姜婦之見嬴，已立爲夫人，亟欲自成其姑，雖在喪不顧也，垂鑒意

要發、朱南圖曰、敬嬴之罪不專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看下歸重當
國用事則越禮特其一端耳
逆婦姜　婦姜至
兩覩望國圖婚國君姜母之罪著矣、
文公敬嬴分俱重喪禮上齊與夫人只帶入、
致夫人 去同、 遂得臣如齊　夫人歸　即位　遂逆女　婦姜至
姜母用事之跡隱春秋特顯之也、
主敬嬴嬖妾云云 顯之一段、如單但不必責穆姜、
、行父如齊 不係貶絕



大夫奉使以濟惡謀國之失見矣、
諸侯立卿數句最重正見其有討賊之責非謂有能討之力也謀國如
此雖指納賂請會然意重不能討上末謂惟其如此故雖有晏嬰之勤
儉而無其名非以其賢而備責之　德仲曰、詳行父生平不過念重身
家故遇事苟且依違不顧大義耳自古勤儉者拆餘氣節保身則有餘
謀國則不足可不戒哉
加會平州取濟西如傳倒單收不待貶須知納賂請會是一事、
如晉 文六 如齊 宣 平州　濟西　如晉 成 夾谷　三田 去兩如晉同只不用相三君字
內卿名遜于顯君者以濟惡也、

全傳題也同單作照傳用不然口氣足之不可以賢字挑起、
如陳 文六 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
內卿失職雖賢不足取矣、
如單仍用不然口氣虛說不能以君顯便了勿露晏嬰、
、、行父　如齊　會夾谷 歸田同、
論二卿之賢否惟其大節也、
以勤勞恭儉配晏嬰論起後以大節斷其賢否勿涉于令。下易伐衛
伐晉 襄二 晏子不從崔杼之逆、或會澶淵 襄廿六 晏子私于叔向請釋衛君、總不確、



季子歸　行父如齊
一靖難一濟惡要見行父不能承先意此本家氏註宜刪、
行父如齊　侵崇 季文子、趙宣子、
經于忠智之臣皆罪其謀國之誤焉、
行父如齊　楚子伐鄭 宣十 加平州濟西同、
許經文之筆削濟惡與爭貳者罪俱著矣、
下書平州云云所謂不待傳而著者也傳稱士會救鄭而經削之此類
兼以傳為案者也、
戰郎　惡曾　平州　取濟西　比桃丘傳脫
與國失信內卿濟惡皆即後事以顯之也、

放甲父 稱國以放

經于伯國擅刑因示上侵之戒焉

專放是通例提過倒盾庇穿上就此論出晉政之在私門專政便是上侵政在私門便成上侵之勢非有二層趙盾當國四字重看作文重乖戒上不實責晉君亦不死責盾　德仲曰以盾庇二字伏後來同志之案此文定絕妙獄詞

敗箕　河曲　放甲父 或欲加侵崇照上侵者大謬

原伯討之非正伯臣之行私可戒矣

以既又二字辨起非正即將河曲立案倒上侵作○傳中大夫當官一



段即指甲父今出敗箕權主晉臣說或補以命晉臣之故併命甲父

單搭河曲主原獲罪之異以譏用刑之私串作

敗箕　放甲父

伯國命討皆專其遠于正可知已

晉甲父晉臣子也既又二字意本串宜如傳問辨不可分　上比或易垂隴不知晉臣亦勉强用之又易客比愈無謂矣

、放甲父　侵崇

伯臣北侵之志于用刑用兵兩見焉

其志固形于此其端又見于此二句正相應重趙盾上

及箕鄭父　放甲父 皆責趙盾

兩紀伯國擅刑濫與偏者皆責也

敗箕　放甲父　會向　伐秦　北溴梁傳

專大權而委大政伯國兩失之矣

命將討罪專之諸侯禮樂征伐委之大夫

△放甲父　執歸

伯國之操縱皆出于私者也

討不用命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皆貶可也獨放云云桃園之志緣衛貢故執為重均始禍之刑皆逐可也獨歸云云靖公之廢



會平州 宜稱及齊而即會

經于內君定位之妖變文以治黨焉

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論時弊然所以惡其與會者正為此蓋會所恃者會耳今先誅會之者則會不足以定位矣發明黨之無益而惡黨始孤若泛說黨惡之罪未透收會字　加即位遂如齊行父如齊只照舉國臣子既從之句總叙倒單

會平州　盟戚　執曹伯　曹伯歸

如傳證明時弊倒聖人意泥作

遂如齊 不再書于策

著強臣逆謀之終示專權之戒也、
不重責遂只著其始終成就逆謀之實以戒後世人主當杜其漸意內
交外結正遂所以能成逆謀、 仲遂篡逆之謀至今日已完胡氏至此
乃發防微杜漸之論欲人有反覆警省意不可不知
遂得臣如齊　遂如齊
觀內臣逆謀之始終其罪著矣、
竝叙一始一終混作加遂逆女同、 再加行父如 告宣立 行父如 請會 亦同、
尹子伐鄭 六年 適歷 上易沙隨鄟陵同武若丘同、
觀內臣之交結人主當以爲戒矣、



宣伯內交穆姜意如外結晉國儘確而題面不佳且傳明指後世、
遂得如齊　遂如齊　取濟西　歸濟西 仲遂成就弑立之謀齊人輔成弑逆之罪 删
取濟西 書齊人取田
經著爲利棄義之罪以弭亂也、
春秋討賊尤嚴云云 句重利其爲惡又不止縱惡奚惡非黨不成黨非
利不動利之之心比爲惡者更很爲惡者尚不能無懼而利惡者惟恐
人之不爲惡也其禍乃自不知以義云云、 胡辞最可玩平州是會故重
黨惡濟西是賂故重責利而論貪利之害又重弭亂上觀傳末亂少弭
矣正應務寧齊亂句鄰國盟主不可遺、

會平州　取濟西 此題或者行父如齊傳不如此傳意完
誅惡之法經兩變文以治黨惡焉、
首與會正是利其惡而助之宜以會爲案以貪利爲斷混作收二書法
高子盟　取濟西 加僖正月平州同、
大國貪利黨惡盟主之餘業替矣、
以桓形惠倒作而以然後人知保利棄義云云 束之、
歸衛俘　取濟西
兩紀納賂皆正其黨惡之罪也、
俱是爲利黨惡上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下其禍乃自不知以義云云、



伐宋圍緡　取濟西 二傳俱有餘業句、
伯嗣際先業于乘約貪利者見之也、
取濟西　宋師伐滕 不討徵舒
貪利而黨惡棄義而虐小兩際其先業矣
上鄰國盟主餘業下大國伯主餘業、
取濟西　高張晉 二傳皆有鄰國盟主句、
大國兩際定鄰之義經皆責以伯職焉、
公侵陳宋 楚書爵而入鄭　書侵陳遂侵宋◎此傳多采林
貳國附夷凌夏經正之以義焉、

重不能討宋上亟病中國指侵陳又侵宋言要體何義乎口氣與棄晉
初心較量一番不肯黏定斷罪潛師三句正亟病中國意書法稱人是
貶詞書侵亦須照傳就中點綴　朱南圖曰既不討賊便是凌夏當時
晉不足與何必附蠻夷附蠻夷已自外于中國了而亟病中國又與背
晉初心大相刺繆無以矯中國之短而秪成侵暴之衍忒甚矣其可鄙也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加楯救陳即救陳傳
原貳國附夷之由而凌夏非義矣
如單既背晉則宜討宋既不討宋則何為棄晉只將此意詰辨自見不
義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楯救陳　棐林伐鄭 此去救陳比欠完
正貳國非義之罪伯兵有名矣
首比為主下二比俱根上來傳中既正然後字須挑剔明白
○楯救陳　棐林伐
兩觀伯兵之可舉自致兵者論之也
傳意謂必辨明鄭罪然後見中國之救陳義所得救伐鄭義所得伐不
然鄭將藉口于棄晉從楚之故而中國之師反疑為不當舉矣蓋救陳
伐鄭俱主于晉故于此傳先立一案　匡解以傳無明文主恤患討罪
合似太拘

侵陳宋　辰陵 上義字以夷夏言下義字以君臣言
經于從夷而有貶有不貶者皆為大義討也
侵陳宋　棐林伐鄭　楚鄭侵衛　五國伐鄭　比五國伐傳
貳國兩附夷以凌夏討之皆有名矣
既正此師云云可舉矣附蠻夷云云于伐耳都在鄭上論
楯救陳　棐林伐鄭　圍彭城　次鄫　比次鄫傳
律伯兵以義始予之以明大防繼予之以正大分
○楯救陳 特褒而書救　不書宋
並救而筆削異者其所救之人異也



以先代之陳有罪之宋原起自有斷案善救邊須體貼聖人用兵之意
不書救邊典刑自宜如此典刑常法也誅亂討賊乃聖人常法就書法
講不可責楯二邊俱從聖人意上發　朱南圖曰鄭不得以宋故陵陳
晉不得以救陳故及宋宋又不得以陳之故見陵于蠻夷鄭之暴晉之
非宋之慝並行而不相掩者也況鄭非能討宋罪而宋非無可討之罪
晉安得救之而經安得書之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楯救陳
經于伯臣恤患原其事而施筆削焉
同單上三比只兩邊分案◎加棐林伐即侵陳宋傳

、侵陳宋　楯救陳 去遂侵宋同、

伯兵恤困夷之國其善見矣、

只善救一邊聖人用兵之意要發、

伐宋 稱人 會扈 不序 楯救陳

經深貶縱惡則削救之意可推矣、

只削救宋一邊晉失在前日之不能討非在今日之救也只聖人誅討常刑不可自爲矛楯耳

楯救陳　宋師圍曹 削救宋見不當恤于人、削曹伐見不得報于人、

○棐林伐鄭 其月會晉師 此其地



經紀伯兵討貳謹其微而著其美焉、

二意俱在書法上發臣疑于君疑于君將不稱帥師之例微字就稱謂上論非取民有衆之說謹禮于微亦卽就一名氏不輕上看出謂謹君臣之禮于書法細微之際也立義精矣只作文義字看美楯處根鄭之附夷來美其討罪非美其功當時解揚被囚固無功矣、愚謂此傳只有責會晉師一書法耳此其地原不可作書法傳恐疑此役之爲貶故偶及之宜通篇暢發謹禮于微意而以著其美略帶數言于後試反覆全傳意義幷參之通經當知予之非臆說也近見房稿亦單重謹臆地而從伐只帶繳爲之一快、

舉帥師　公伐邾　會衰伐鄭　楯救陳 去同 棐林伐鄭

經于伯臣討貳異詞以辨其分同詞以著其美、

倒單分作容比只辨兩邊書法、

會衰伐鄭　楯救陳　棐林伐鄭

棐林之師卽楯救陳之師而諸侯往會之以伐鄭也上辨云均一楯耳下辨云均一地耳作法同上但題面倒轉

△晉侯伐衞　伐楚救江　棐林伐鄭 加楯救陳同、

不以君將之例紀伯兵所以謹禮于微也、

照傳倒作須知棐林非變例權輕重而稱師仍是大夫將則稱師例內



之意也蓋此于文義上着不得師將竝紀故權其重而紀師作文切不可以棐林另作一意

晉侯伐衞　伐楚救江 下易缺伐蔡同

經別君臣用師之稱謹禮之意也、

全在稱謂上講君大夫之體不重君得主乎師臣不得主乎師意君將不言師見君爲重非大夫比也大夫將稱師見大夫僅與師敵不敢比君也此正是謹禮處

出公伐邾友敗莒同、　戎鄢陵 書楚子、　艾陵 書主師將、 亦同◎記戰韓傳是師次之大夫敵

、、會袞伐鄭　棐林伐鄭

經紀昧義伐義之兵不嫌于同詞也、

體傳前字此字以上比黏發下比上穀梁曰非其疑也下穀梁曰著其矣也疑與矣只在伐上見不必于會上求意義、

次郎　閉郕　師還　棐林 因君將而示師重于君之戒、因臣將而立臣疑于君之防、

晉侯伐衛　棐林伐鄭 明君重于師、謹臣疑于君、

△棐林伐鄭 獨稱師 大棘敗獲 兼稱師敗

春秋紀兵立臣疑于君之防明將等于師之義、

、、侵崇 書侵



伯國求成非道逆臣之心可推矣、

此傳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亦未說到上侵只從謀之迂以推其心之逆然亦料想之詞玩傳意者不然字可見當國者亦不裁正句是驗上語不可以穿盾分股由穿遞歸盾方得其端又見意書侵只見與求成之道相反勿涉伐晉傳私意無名句、

伐楚救江　侵崇 加圍江伐晉同、

伯臣以攻與之策求成心之逆可推矣、

伐楚攻所必救理之所有若侵與求成必無是理故曰謗巳甚所以然者則欲得兵權也遞過倒單、

侵崇　平莒取向 求成非道者心之逆、圖成以利者心之私、

侵崇　赤棘 崇在西土、赤棘晉地、

求成要盟非道經皆誅當國者之心焉、

上重趙盾下重季孫俱重當國字面各用非道推出所以然之故

侵崇　書伐鄭 題併出救江方見然救江須納兩比中批旆勿另講

春秋筆削兵事者上侵外附者之罪焉、

上比之伐楚以救江異矣下與處父救江何異二邊皆以救江比斷上護相似而事不同下事相似而所救之人不同、

救江　入陳 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異矣　此盟齊伐鄭 坐 傳脫



晉宋伐鄭 書人　以貶書伐

伯主借有罪以討貳戾王法矣、

全以聖人之王法說透便見宋罪不赦而晉瑕自明蓋鄭原當討只晉不當同宋討責鄭之附夷而我亦黨惡庸愈乎鄭且鄭本以我黨宋故棄我從楚也毋乃轉授之以詞哉巳有瑕即指伐時言非原其釋宋為瑕收稱人而伐字帶之伐云者所謂因其所托而假之名也如隱之伐邾而書伐　朱南圖曰觀晉此舉還是受賂釋賊之後庇宋情深昔日救陳伐鄭之師不過以憤兵為應兵初非了大義于胸中者利之汲人甚矣哉蓋鄭之義只該伐宋不該虐陳晉之義只該救陳不該護宋兩

邊都倒行逆施○要見晉一日不討鄭一日無以報鄭君臣之分等于
夷夏既已不成其為夏何以責人之為夷乎
伐宋　會扈列會　晉宋伐鄭
依傳倒單　加盾救陳同只照已宛諸侯之討　只會扈晉宋伐亦同
救陳　晉宋伐鄭典刑王法　削救稱人
經紀伯兵于恤患而責其庇惡于討罪而責其偕惡
齊人伐鄭　晉宋伐鄭
以稱人稱伐照出同稱人上將卑師少下貶而人同稱伐上聲罪致討
下無以伐人上以鄭南與楚合而未離起下以宋雖列會而罪不赦起



[illegible]　晉人伐鄭
附夷以殘夏黨惡以討貳皆非義也
晉宋伐鄭　宋師圍曹不得伐人無容報人
二年○大棘敗獲書獲　又書師敗績
春秋等師于將權王道也
此傳為師之當重而發首云大夫雖貴與師等又以元師發問而云自
行師而言云云蓋衆為邦本不可不重而元師之所以重正以其為三
軍司命而非徒以其分之尊則重將亦為師也示人君不可輕役云云
蓋不重其選則將不知兵而未免如今日輿師之禍故選將亦為師也

王道權衡要發透　仲先曰侵鄭傳既有宋華元主大棘之戰句則上
截書法亦未可遺作文當以楚有詞于宋提起主宋書法為是
△戰大棘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之
經獨罪受兵者以兵加之有詞也
寄四國侵傳不書楚伐而以宋華元主此戰楚之命鄭伐宋猶夫侵陳
宋之病中國也但今只就宋與鄭戰自然宋有罪而伐之者不患于無
詞矣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說其實楚未嘗馳詞傳中說楚有詞正以
起晉之曲文中須含蓄帶晉方妙
衛師入郕　單伯伐宋　棄師　城濮　大棘敗獲未易盾救陳同



紀師將而必權其詞示兼重之義也
照傳以大棘書獲又書敗問起即發大夫雖貴與師等意以入郕伐宋
遞歸大棘師將並書發人君不可輕役又重選將意以棄師城濮繳之
單伯伐宋將　城邢師　大棘敗獲或出滅下陽　敗績　盾救陳同　未比易伐邾取繹同
權師將之紀示兼重之義也
總叙總發合三項方見王道權衡不可獨倒本比
大棘敗獲　晉宋衛殖侵鄭　出晉宋衛殖侵鄭　戰鐵同
題既倒出則以本比兼重為主而以下二例番上發明之晉宋稱師不
稱將衛殖稱將不稱師華元師將並書

、單伯伐宋　城邢 出遷三邑　敗臧同、

經酌師將之等、兼重之義益明矣、

須于偏重中發出兼重意

○三國伐宋 桓息兵　圍宋 文謀帥　出圍宋 盟戲同、 戎城楚丘 欒書救同、

師將當兼重、于二伯可知也、

體傳發不可偏重意、不徒美桓文、亦不可說桓專重師、文專重將、上連

有良人、鄉有師、下悅詩書、敦禮樂、　重師重將、不當分二事出、然題面

却好、

次郎　圍郕　師還　河曲　戰邲　伐秦



重師而示輕役之戒、重將而示輕選之戒、　輕役輕選二句、原不可擬

題應刪、

圍宋 晉文謀元帥、 盟戲 晉悼不戰分軍　上有見戰邲者欠妥 同上

衛師入郕　單伯伐宋　棄師　城濮

經紀師將、立兼重之法、示偏重之戒、

棄師　城濮　大棘敗獲

經立師將兼重之文、知不可偏輕也、

主或曰元帥三軍云云　一段、以本股書法問起、重講、後點偏重之失、照

傳以罪鄭責楚二句、繳明本股之意、

、棄師　城濮

師將不可偏輕、即二國可鑒已、

因將輕師、因師輕將、總是不知兼重、雖責鄭楚、須發明本傳

大棘　戰邲 上此用侵鄭傳鄭歸生云云、

春秋兩紀主兵、無非重討賊之意也、

鄭伐宋、不言伐而以宋華元主、晉救鄭、不言救而以晉林父主、二書法

相對、蓋兵弒逆之宋、不患無詞、敵討弒逆之楚、則非覩衆也、

△秦師伐晉 書伐不書圍焦

經顯伯臣之召兵、誅上侵之意也、



與侵崇同、但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秦報而益驗其情耳、其實即求

成而侵、與其情便見、非侵崇時尚隱、必待今日始見也、穿肩低昂渾責、

須就情見上發上侵之意、意字即二情字、與上傳逆心心字志同志字、

相照、由來漸從弒君時看、不書伐無以正秦之名、書圍又似以暴累秦、

故筆削之如此、

加侵崇同、收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

新城　棐林　侵崇　伐晉

伯臣爭尊、而從求成之謀、逆可知矣、

只主肩作、以求成非道問起、以爭尊難之、重斷上侵之意、

出新城棐林只主晉算或令狐盾救陳同全出四比亦同
元年 錄元曰 春王正月 次王次春筆 伐陸渾 志夷攻筆 楚人侵鄭 不書不晉例
因草筆削語甚泛摘出殊謬
秦師伐晉 四國侵鄭 因敵加于己不諱意之法因兵加于人亦正本之意
秦師伐晉 圍宋
兩紀致師有以求成非道者有以待敵非 者
晉攻秦之與書伐而不書圍宋攻楚之與存于伐而得書辭
侵崇 楚子伐宋 攻秦之與求成非謀攻楚之與待敵非策 加秦師伐晉伐陳同
新城 棐林 夏伐陳 會虢 北四國災傳



宣于當國算無遺策于崖當國方有令政 以下二比為令政欠確應
删
○四國侵鄭 鄭不氏而稱人 師晉侵而不言伐
即伯兵之不競可為不正本者戒矣
師之老壯在曲直句單就晉論非兼楚說惟晉之理曲而不直故楚雖
不足畏闕椒雖不足避而其師自老而不壯耳非云楚直而壯也避字
與玩與敗字不同理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釋宋言則本不正自今日
報鄭言則理曲須本大棘來惟取賂釋宋則加兵于宋者為有詞而晉
之為宋而報鄭為無詞今日安能不避楚蓋本之不正末流必至此也

有替他追悔意春秋行事必正其本云云又推開說垂戒意要發 朱
南圖曰理曲只根大棘翻斷後取賂一段是晉楚前後總論切不可認
客作主
、大棘 四國侵鄭
伯兵不競于外夷由理歉也
一串下大意如單不能服鄭不競于楚二句俱在侵鄭上 楚非能討
宋罪只加兵于有罪之國便是有辭故曰直
伐宋 去同 會扈 侵陳宋 棐林伐 晉宋伐 大棘 侵鄭
伯兵棄義而不振經端本以責焉



以伐宋會扈提起作案歸重大棘侵鄭流水做總見不能服鄭不競于
楚原本不正耳收本傳青法
伐宋 去同 會扈 大棘 侵鄭 只會扈 侵鄭大意亦同
觀伯國之棄義其不振有由矣
侵陳宋 棐林 不能服鄭 大棘 不競于楚 出棐林伐鄭同 晉宋伐 大棘 侵
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傳意俱在侵鄭上二題俱謬
踐土 新城 盾救陳 棐林 只踐土 盟扈同
論主盟當國之勢宜其無所畏矣
主盟則勢尊而可以號召當國則權重而任其指揮且合諸侯之師而

畏一闕椒以理曲也、

秦伐晉　河曲　大棘　四國侵鄭　比河曲傳

經權輕重而原曲直故于强國伯國皆貶焉、

秦伐晉不言戰晉已服矣今又報之曲不甚乎故不言晉及大棘不書

鄭伐而言宋及楚有詞矣今遂去之以理曲也故書侵不言伐、

四國侵鄭　宋師圍曹　予反正　責反已、　以夷夏君臣立柱書法各有筆削、

四國侵鄭　平莒取向

經于討貳平怨之無成皆責之以本焉、

本失于始無以令終春秋行事必正其本本失于已無以正人春秋戒



後世不知治本、

、、四國侵鄭　圍宋

二國兵弱而國危皆始謀失也、

晉靈黨宋宋文伐陳皆始謀不臧皆有訟卦上正本下端本、

會扈　大棘　四國侵鄭　清丘　伐陳　伐宋　圍宋　比國宋傳

經重謀始有正本以責伯國有端本以責大國、倶有訟卦

大棘　侵鄭　盟蒲　秦狄伐晉　比伐晉傳

晉惟受宋賂而不討賊故不能服鄭不競于楚晉惟歸胥田而殺世臣、

故諸侯皆貳秦狄交伐、

、、四國侵鄭　國書伐我

春秋兩紀兵可爲理曲者戒矣、

倶有師之老壯在曲直句全在晉魯上論易曰謀始書曰省躬、

要隙　季子歸　哀奔

觀人臣出入之迹伯臣之迹可按矣、

主討賊越境兩然後字要看力季不與乎慶父哀不與乎宋鮑、

出哀奔亢歸同又有易立晉術奔者謬盖措討吁非反而討也遂伯王

從近關出後亦未嘗不復

三年　乃不郊　乃



即望國意在舉祀廢王禮矣、

書法在乃字要發不然郊矣

猶三望　猶

望國舉不當爲之祀越禮甚矣、

只重非主斷罪此傳無啓得用重禮意、

乃不郊　猶三望　慢王　僭王　題面欠好

○伐陸渾　特書于策

經志外夷相攻兩爲中夏慮焉、

謹華夷之辨貼戎禁猾夏之階貼楚觀兵問鼎皆窺周也戎是膺荊是

懲、自聖人作經意發、勿增出經世者如何攘却夷狄相攻不志以其無與中國、今戎既雜處王都、而楚又云云、關係何如、體傳混發、大分允

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後秦晉遷之伊川、仍從舊地爲號、傳所云陸渾在王都之側、卽指戎言、非謂陸渾之地在王都之側、而戎乃居之也、陸渾與雜、是二種、

〇伐陸渾　滅陸渾

經謹華夷之辨、因用兵兩致意焉、

俱重王畿上、陸渾戎雜處王畿可憂、中國宜廓淸王畿、

〇伐陸渾　滅舒蓼

兩志外夷相攻、爲王道世道慮焉、

總以相攻不志問起、上自窺周上看、下目將爲中國憂上看、

△楚人侵鄭　書楚人侵鄭

經予反正、罪猾夏者以見之爲、

晉成初立句重看、此正鄭人遷善改過之由、向者背晉之心、此番足以自白、改轅最得其時、而楚顧侵之哉、直說予鄭不妙、須從責楚上描出、獨著楚罪、獨字有味、書楚侵自不必書及晉平。　德仲曰、只重予反正。罪楚處正是予鄭處、然罪楚是聖人書法、予鄭是聖人心事、不可劃然兩分。



會扈　晉不足與　侵陳宋　從楚　楚人侵鄭

經原二國反正、特罪外兵以予之焉、

只搭侵陳宋同侵比、只說從楚不及病中國、

晉侯伐秦　納捷菑　納捷菑　歸邾益同、

大段過、許遷善、兩句原只一意、如何分出

楚人侵鄭　宋師圍曹　書楚人侵鄭不書鄭及晉平　不書曹師伐宋書宋師圍曹

春秋筆削、予貳國能反正、責大國不能反已、

楚人侵鄭　盾免侵陳　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書晉衛加兵于陳、卽陳及楚平、

亦以予能反正、罪不能反已合、

楚人侵　與齊伐莒　獨著下書

俱是鄭能背夷卽華、故楚不當侵而伐之。

〻楚人侵鄭　會吳伐齊　反之正、獎之正、　齊鄭事迹須釵分曉、倒楚吳上、

赤狄侵齊　洛州　主敗獻傳

、宋師圍曹　書

獨紀大國報怨、示端本之責也、

不貴二族不能討罪、只照起下意見二族雖非以討罪舉兵、然宋有不赦之罪、亦當自反、故總結宋惟有不赦云云、要知聖人惓惓討賊意、使人知一爲亂賊、人得而加我、我不得而加人、終身不敢與天下較曲直。

然後逆節少弭非但欲宋息兵已也莫之治是人治之指討賊言、
傳末三語須體貼聖人意見須逆如宋只當因人伐而自反不可恃與
衆以救人苟人復藉吾之力以與兵兵革何時而息故不書伐宋而書
圍曹全在書法上發意
伐宋　會邑　盾救陳　晉宋伐鄭　宋師圍曹
大國負罪莫治故端本以責報怨焉、
主傳宋惟有不赦云云如單作、
晉宋伐鄭　圍曹 不得討賊 不得報怨 欠通刪、
宋師圍曹　平莒取向



經于報怨平怨者均責其不自反焉、
二傳俱有本宗治宗强字、
比盾先侵亦主自反上不書曹伐宋而書宋圍曹下不書林父伐而書
盾先侵、
四年〇平莒郯伐莒取向 書取
觀私心不能平小可為不治本者戒矣、
罪只在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上齊郯有婚姻之好且挾齊為重莒
所以不肯也以利心圖成即利其婚姻之好所謂私係也非指取向只
書取一書法餘俱釋文　朱南闓曰書取正是不葎成証佐切不可干

取上又生枝節着其罪正着其私係之罪絕與强取無干
平莒取向　及齊平 去此 此為是　夾谷　歸三田
論平怨之本不以勢而以理也、
以利心圖成雖强大不能行于弱小照着、　此只統論事勢如此不必
泥宣公孔子事
平莒取向　盟蒲
已不平而强人平已不信而强人信皆不知本者也、
壁 傳 會邑 子家執訊而與盾書 大棘 上易會棐子家相鄭伯賦鴻雁載馳、
經斷大惡自得政得兵論之也、



只發兩可以不從意不重事迹
秋如齊至 致
望國恃利交經所以危之也、
篡弑謀齊三句串說惟以篡弑謀之故賂以土地以不足又以卑屈事
之也義之與比為可安是形容利交之必危以為後戒萬國事倘公不
即從殆矣此見在齊亦不可保而况天子方伯乎傳中二安字相照應
如齊至 四　如齊至 五 加因從同、
利交必不可安經屢為之危焉、
主比年皆至句總叙總收如單不當以義禮分、

逆得如齊　卽位　平州　取濟西　如齊至　如齊至　固逆去同
望國利交乎大而不免于辱，經所以危之也、
照傳倒覽，高固只引以見其危狀比年皆至書法、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如齊至九　如齊至十　如齊至十一
望國屢以利交而求安，經備書以危之也、
指月主蔑如京，傳每行必至，以此傳比年，只指五年如也、
如齊單　如齊去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上二比易兩齒同、
經于望國事大必著其義之安而利之危也、
以上二比將來比講發義利安危上義字根從伯來，傳無明文，不成題

麟旨定　宣公　毛

△楚子伐鄭 書爵
外兵適加有罪之國，經所以爵之也、
主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聲罪致討，句極重聖人全是責中國姑借以
寓討賊之法，其實楚非爲討賊，亦無望其舉義意、
五年　如齊至固逆 詳書
經詳逆君見辱，著其昧禮之罪也、
止公請昏，便是辱自爲之主，特辱內事耳，昧禮卽前傳以篡弒云云，前
對利交言，故曰義；此對取辱言，故曰禮，看欲人謹禮以定位，可見書法
是詳書　德仲曰：宣之誤，總說在篡弒，諂齊而取國上，後來紛紛屈辱

總是不容不受，故衍云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
如齊至 書至
逆君事大取辱，經惡其昧禮也、
書法狀書如齊于高固逆之上
高固逆 只稅强婚上斷、
逆君之辱，昧禮所致也、
高固逆 命稅
內君不能如自强之臣者，歉于禮也、
將子產形宣公在所以取辱上斷他昧禮，非謂不能執禮以辭

麟旨定　宣公　民

高固叔姬來 書及書來
春秋紀違禮之行，罪各有所歸焉、
女叔聘 君命　高子盟 公事　下易友涖盟同
大夫適國，奉君命，受公事者也、
舊以高子盟爲奉君命，其命高子，乃傳料想之詞，其指月改作公事，極
是、　會首出高子盟 高子、主其命　善道 告會期作公事謬、
楚人伐鄭 書人 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外夷非討罪之兵，經所以貶之也、
主九年伐鄭傳，要發聖人汲汲討賊意，玩興師動衆云云，卽合四年傳

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也

六年 盾免侵陳 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

筆削伯國討貳之兵、正其失主盟之道也、

此傳責晉全在一遽字、蓋據左氏陳及楚平之下、荀林父便伐陳、而今又侵之、略不踰時、故曰遽、毋乃于已有闕、亦傳者揣度之詞、不曾實說何闕、就德言、則曰仁智、就兵言、則曰義、就主盟言、則曰道、要之省德而反仁反智、則必以義用兵、正是主盟之道、仁智泛論、林父原是伐、盾免原是侵、但伐者有詞、侵者無詞、故削伐而獨書侵耳、不書陳及楚平、只入叙事中、



楚人伐鄭 盾免侵陳

同單伐與侵並用、上比只見陳及楚平、林父伐陳事實、

盾救陳 上將救 斐林伐鄭 四國侵鄭 再遣兵 楚人伐鄭 即楚 盾免侵陳

經原伯德不能固、小責其失反已之道焉、

同單、不叙事、流水講、 或去本比、只用不書伐陳、然欠完、

盾救陳 斐林伐鄭 四國侵鄭 去四國侵鄭侵陳宋傳

稍恤患遣兵之事、而與國之背僶、必有故矣、

命上將、對下再字看、只閒閒說、晉要懷陳、合陳必不輕叛晉、意若大誇晉德、則是陳有負晉之罪、而非晉德之闕矣、 天下惟素所愛憐者、一旦捨我而去、則倍當自反、不可遽加師武、

盾免侵陳 非義 會屈伐陳 合禮 加盾救陳同

伯兵討貳之得失、視其反已者而已、

加楚人伐鄭 陳及楚平、楚師伐鄭、取成而還、同、

盾免侵陳 宋人伐陳 下加衛救陳、只照書法、

兩于責人之遽者、皆責其非義焉、

上不內省德云云、則非義矣、下不能內自省德云云、非義舉矣、

盾免侵陳 叔孫闔費 不反仁智、不反忠禮、 俱有筆削

經于討貳討叛之兵、皆責之以自反焉、



比盟蒲是不反信義、上失主盟之道、下失固結之本、

八月螽 書 比十五年、夠心形字

經紀望國物變、欲人君愼所感也、

玩宣公不知云云、全要今日戒心天變而修德、意致災意輕、

伐莒取向 八月螽 去同 伐萊 伐邾取繹 伐莒 初稅畝

望國屢勤兵而卒變法、昧于承天者也

照傳串作、前止一伐莒、餘皆在後、故曰書蠢之感萌于心云云、言天人感應、其幾甚微也、由兵煩故賦重、不可以兵賦分、

伐莒取向 伐萊 初稅畝

望國數兵而卒至于困民忽天甚矣、

一串下入天災在內惟感動天變致年饑用之而改助云云也、

伐莒　伐萊　黑壤　會楚于宋　合秋盆十五年傳

望國兵好之煩數忽天甚矣、

此傳云軍旅數起賦斂既繁後盆傳云煩于朝會賂遺之末俱求□□

敢俱入兵氣應之句上伐莒在前伐萊在後下黑壤賂晉會宋賂楚、

七年　良夫盟

觀與國前定之盟盟不足貴見矣、

此傳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論謂如此而盟宜足恃矣而卒有黑壤之

麟旨定　宣公　主

事尚有何盟足恃乎其實黑壤非衛叛魯只比事以見盟之不足貴耳

加黑壤串作如單再加四年公如齊五年公如齊只作來盟緣故、

有以前定句搭語盟者無味刪之、

良夫盟　黑壤去同盟毫非　楚鄭伐宋

要盟之效兩于極不可背者而驗之焉、

伐萊公至大旱

內外同虐小之師春秋詳示其譏焉、

猶龍曰書會雖是事實書法然即齊志便可斷罪繼以伐致即師行之

危亦可知矣亦字承罪齊來則知罪齊處原不輕而以公與齊𢀗、

總結書會書至兩項則齊魯之罪自當平重軍旅之後一段是獨說大

旱宜以齊魯混作于前而以大旱依傳繳于後舊說專主責魯破云、

內君黷惡而召災春秋深致譏焉、

伐萊　至伐萊

內外連兵虐小不德甚矣、

危字就恃強凌弱上看蓋天下惟義則安而恃強凌弱能無虞萊之致

死于我乎、　觀傳公與齊侯云云則傳意原不專魯並講者固非獨重

魯亦未是聯絡說方得之、

會伐萊書至

麟旨定　宣公　主

會字提過齊魯混作、

至伐萊旱書至

內兵不務德而致天變經所以危之也、

只主魯作以不務德及危字重講而以大旱發于後不可以師危天變

分股危字本恃強凌弱上發征役煩興怨咨並起　只公至單重危字

大旱書

內君召變而不能弭經所譏也、

重感動天變上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皆不可知活用于後

、平莒取向　伐萊至加時來入許各以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起

經原志以紀事內君兩有罪焉

公所欲故書及齊志故書會俱解事實繼以取向繼以伐致俱斷罪在

魯然須從魯欲齊志生情魯用齊與魯爲齊用俱要發

會黑壤 書會不書盟

經諱內君不直之辱存臣禮也

行有不慊卽是不直指不事盟主說不必扯篡弒又以賂免是驗其不

直作文就書法上看要發得婉曲收晝會不書盟書會已是不諱矣不

書黃父之盟猶爲有隱乎爾蓋書盟當書公不與盟矣

如齊 如齊 黑壤 加伐萊同



原事而知內君不直所以諱其辱也

同單 加楚人侵鄭是晉成初立 加沙隨平丘不與只比論書法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僑如之譖 邾莒之訴

國君兩見辱而無歉經直詞以紀焉

八年 公至自會

以賂而免危可知矣故書至偕盟唐傳會盟之危作

遂如齊黃復 乃者 其曰復

大夫奉使之不終非臣節矣

乃復二書法總是壅君命一意

遂如齊黃復 句侵齊敘還 奉使而壅君命可譏 爲將而權君命可予

使將分作以至復字還字比復事未畢還已畢事

有事太廟 時祭者合高曾禰而享之太廟

望國舉時祭合乎禮之常矣

若非仲遂之卒有猶繹事則此爲常事不書矣

遂得如齊 卽位 有事太廟 歸父如齊 主因私勞而借官作 題意不佳應刪

猶繹萬入去籥 猶

望國祀事之變經譏其失遇臣之禮焉

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恩于仲遂只因此以存君臣之義耳故知不



可故字最重

加會首止會葵丘只引起倒本股作

躋僖公 猶繹 兄弟不先君臣 隆君猶必寵臣

春秋兩于內祀示尊君遇臣之禮焉

有事太廟 猶繹 有事武宮 去樂卒事 以禮之得失比傾整 但題面欠佳刪之

晉狄伐秦 孟書予策

伯國資夷以報怨經罪其失職焉

晉主夏盟五句是見狄當攘秦當安以責晉狄伐秦之非後與師動衆

三句正與此應便崇起怨只在中翻斷不另作一意作文以傷類合入

失職內發而以自反挑之攘夷正以安夏不分

加城濮踐土只引起伯職

踐土 城濮同主盟 敗箕 攘 盾救陳 侵崇 秦師伐晉 晉狄伐 照單股制作

伯國資夷報怨經本其失職而罪之也

○踐土 敗箕 盾救陳 易晉侯伐衛 救江同

即伯國世修其職失職者媿矣

以踐土文公首主夏盟身任安攘之職作一頭襄之敗狄攘夷也而諸夏賴以安靈之救陳安夏也而夷狄因以擾皆能修主盟之職分二腳

只敗箕盾救講能世其職虛粘主盟來



侵崇 秦師伐晉 晉狄伐秦

伯主啓釁而資夷報之失職甚矣

照出起釁仍重資夷上作 去秦師伐晉移照傳串作

有單出城濮晉狄伐秦一攘夷一資夷題意不全刪

晉狄伐秦 盟蒲 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乃復云云 既不知反求惇信明義以補前愆又欲云云

啓怨而資夷以報之啓貳而恃信以要之皆所譏也

晉狄伐秦 晉伐鮮虞 既不知自反云云已可咎矣乃復云云 視其殘虐云云則亦已矣而效云云

春秋嚴大防于伯國資夷效夷兩示奪焉

晉狄伐秦 執戎蠻 資戎婚夷 俱根晉主夏盟來斷

○滅舒蓼 書治不削

經志外患可憂示內治不可忽也

將爲中國憂句重與中國何與句相應正見不可無攘郤之謀不必講如何以攘大要是防之未然不可坐待其及是時楚莊稱伯叔敖已相

伐山戎 滅舒蓼 伯兵遠畧聖人示治內之意 強夷近逼聖人示攘外之意

滅舒蓼 會楚于宋

經紀外強內屈經世之謀略重矣

城平陽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

楚師伐陳



取成而還主會扈伐陳傳晉主夏盟又嘗救陳云

九年 如齊至蔑如京 書君如齊臣如周而特書王正月云

經于違國行禮之失特表其無王之罪也

現聞先生曰舊說固渾鄒安成以先後疎數君臣三段分斷亦未融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則先後君臣意已括盡矣一聘再朝亦是統就宣公論起觀每行必致書法自不專屬此題故傳首以淺言之正與傳末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句相應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以惡顯而易見非意義之所在也只點破君臣春夏四字而見比事可考意遞到宣公享國九年只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明其慢王之若此而

後以聘覲四句一滾重發蓋至于君臣義失倍畔侵陵則有不止于一時之顚倒錯亂者聖人于此不勝無聊之憂故特書王正月以彰其無王之罪而警天下之爲人臣子者意至遠矣豈比事之敎所能盡哉比

收王正月一書法書至不必用　魯宣凡行皆致而春王正月則爲聖人之特筆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　致

經于內君事大特表慢王之罪也

以重于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上發揮不涉大夫聘

蔑如京　無書法



望國徐遣使以聘王罪自見矣

主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二句須把事齊相形不君而臣不朝而聘不春而夏有三段王來徵聘則雖大夫之聘亦非公意也可作結

公如齊　蔑如京

內君慢王之惡比事可見焉

既無每行必至不用疎數意只以君臣先後相形收比事見惡

如齊至　四　如齊至　五　春王正月如齊至　蔑如京　去同

望國事王不如事大其疎數可考也

主宣公享國云云深罪之也一段只重一聘三朝相形而春夏君臣子

中帶見收每行必至若曰何其數至自齊不聞至自周也不可牽前傳危意

如齊至　四　如齊至　五　如齊至

只就事齊數上形出慢王收每行必致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楚　二處都在春王正月上發揮

經兩表月以紀事而尊君存君之義明矣

蔑如京　國佐聘

經紀內外修禮見忠孝之胥失焉

上享國九年下未踰年上臣如背叛侵凌下君命喪師失地



會扈伐陳　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

經紀好兵即近禮者而益微昧義焉

只就會扈待陳而陳侯不會事迹看出子晉罪陳之意衆輯見公憤要之兩意實一串不得截然兩開禮義字要發傳意總在一待字縮結觀其云經所書者子晉罪陳之詞也可見只一書法曰林父帥師特驗兼將之實耳

會于扈

即伯國招携之好其禮足觀矣

待而不遽加兵有責己厚責人薄意幾于自反而有禮句要玩無書法

林父伐陳
伯臣兼將以討貳與國昧義之罪者矣、
兼將是專實、非書法、可起不可收、從衆輯內、發出陳罪、
盟新城 戚土同、 盾救陳 楚師伐陳 去同 會扈伐陳 去林父伐陳但不用衆輯意、
經原伯義之不可背、與國之背義可討矣、
只用晉主夏盟一段、重不會上斷罪、不必牽予晉 加楚伐鄭盾先侵
總是惟楚之卽、
盟戚土 主盟、 盾救陳 又嘗救陳、 楚師伐陳 惟楚之卽、
觀主盟恤患之迹、而外與者背義矣、
麟旨定 宣公 元
辛酉南闈出此三比、或擬楚師伐陳會扈伐陳題、意不完、刪之
盟新城 盾救陳 上易戚土垂隴蒞同、
觀伯國主盟恤患之事、知義不可背矣、
傳中二句原側下、體又字串發、
楚人伐鄭 五 楚師伐陳
兩觀與國之從夷昧義之罪見矣、
主惟楚之卽句、上陳及楚平、下取成而還、
執鄭詹 會扈 失自治之道、得自反之道、
執濤塗 伐陳 德衰、補濟、皆有自反意、

晉侯伐衛 會扈伐陳 先朝後伐、服叛以義、先待後伐、招携以禮、
盾救陳 會扈伐陳 恤患合義、討罪近禮、 無宋應刪、
有主責陳者破云 與國背恤患之德、昧義昭矣、
盟召陵 會扈伐陳
經于二伯兵信懷遠招携之道明矣、
伐鄭圍新城 會扈伐陳
二伯用兵、得討罪之義、招携之禮也、
盾救陳 林父伐陳 入陳 宋師伐陳 比伐陳救傳
背伯而討之有禮、可予、德夷而討之非義、可罪、
麟旨定 宣公 甲
、林父伐陳 書林父帥師、 韓厥伐鄭 不書子辛救、 加會扈次鄭以有禮放義起
春秋筆削討恤之兵、昧義者之罪著矣、
上晉主盟救陳之德不可背、下楚蠻夷集矢之德不足念、
盾救陳 鄢陵
卽上題脫毋借德有輕重句立論、太鑿應刪、
盟新城 盾救陳 戍陳 會鄬 脫比陳逃傳
與國兩背伯、皆未知伯義之不可背也、
宋人圍滕 稱人
大國乘變虐小、不仁甚矣、

滕既小國，又方有喪，一串說下，矜哀弔恤，皆指伐喪言，重伐喪上虐小
只帶之，動大衆，將大夫，起處點破，書人是貶詞，是從書法上推出來的，
伐鄭鈌救鄭
經舉重以惡外暴，于錄伯救可推也，
只就重兵凌夏，斷罪，不必說無罪可討，三年之侵，五年之伐，亦點入以
甚其罪，書法以書爵爲主，而以書救作證，證處須發一段，此傳通是辨
書法。宜在書法上發見一字爲褒貶意
楚子伐鄭 書爵
經予外夷凌夏，特舉重以著罪焉，

麟旨定　宣公　四十一

只在重兵上發，不用錄救意，
鈌救鄭 下書晉卻鈌救鄭
觀經紀恤患之師，則知爵外者之非與也，
以爵罪楚，問起將錄救證明書法，婉轉翻斷，勿涉予晉意，
楚人侵鄭　楚子伐鄭　楚人伐鄭　伐鄭鈌救鄭 記此傳無十年伐鄭
經詳外夷之兵，舉重以著其暴焉，
上三比照傳遞遞重本股作書法，只稱子，書救將來一驗，
楚人侵鄭 三　楚子伐鄭 四　楚人伐鄭 五　楚子伐鄭 九
春秋予奪外兵，正分存防之意見矣，

上存國同冉序不序與下尊君外夷與殊會同
出斜聘家父聘盟葵丘盟平丘 上二比詞異下二比詞同　武執虞公滅邢楚子伐鄭 內
楚子伐鄭 九　武帥師師會伐鄭單伯會代宋後幽盟雞澤同
（詞異比）滅邢 書名　滅夔 書爵　（詞同比）猶朝廟 已 幸其不猶三望 已 譏其不
求賻　楚子伐鄭 九　崔氏奔　楚子伐鄭 十
春秋之同詞有事異者有意異者
崔氏奔伐鄭 十 二傳比事異而詞同詞同而意異事與意有別事即事實意
或同事而不同意事就本人言意就聖人書法言
如齊五月至
經詳望國事大甚慢王之罪也

麟旨　宣公　四十二

曰今日奔齊喪而追論前日不奔匡王喪一套做下相形講
伐凡伯　春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春秋紀約而獨詳者所以罪慢王也
上比只問起如單收皆致書法
春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甬紀望國修禮而均著其慢王焉
常變混作勿大開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經紀望國君臣事大而皆罪其慢王焉
奔喪會葬總斷慢王收詞緊而不殺　加乃不郊納入本比

楚人伐鄭五 楚子伐鄭九

兩惡外兵正倫謹防之意皆見矣、

同是猾夏但上自不能討鄭論故貼治黨下自重兵淩鄭論故貼謹辨。

、、楚人侵鄭 伐鄭鈌救鄭 傳而合

貳國反正著外暴以予之外夷淩夏錄內救以罪之、

晉侯伐衛 楚子伐鄭 上易公伐鄭同照若將不稱師句、

外夷淩貳經援舉重之例以著惡焉、

江黃伐陳 郤鈌救鄭 托外兵以顯伯主之會謀 托伯救以顯外夷之凌夏、

伐鄭鈌救鄭 伐鄭書救鄭 ◎只鈌救書救即仍救傳題



兩惡外夷虐貳皆錄伯救以顯其罪焉、

楚人救衛 鈌救鄭 加伐衛伐鄭同、

春秋兩托恤患寓責復怨猾夏者也、

題雖出二救講意却重二伐上

伐鄭鈌救鄭 戍鄭貞救鄭 只二救同、

經貶猾夏罪逼貳皆錄救以見焉、

伐鄭鈌救鄭 韓厥伐鄭 壬夫侵宋

患有當救不當救者聖人之筆削異焉

鈌救鄭 書伐鄭 筆伯救罪淩夏、削外救罪從夷、

觀魚 傳伯語 滅下陽 嘿 百里奚 及荀息死 仇牧同、 會夷儀 生 晏嬰

歷觀大夫處亂嘿與生未必非也、

四人俱當可者側重當嘿當生

末比易哀奔欠通或衛侯犇 孫甯逐君伯玉不對而出 入夷儀 甯喜弒剽伯玉遂行、

滅下陽 敗穀 敗箕 彭衙

同上 當可就一人說奚不諫虞公貪璧馬而諫秦千里襲人狼瞫不

死于敗箕立績衛伯之日而死于彭衙馳秦師之時奚與蹇叔同諫同

哭師事見公羊勿誤認蹇叔爲奚

取糾 小白入同 滅下陽



觀大夫處亂見死生語嘿之宜焉、

一比兩人一是一非召忽死不若管仲生之奇諫不若百奚嘿

哀奔 宣卽位 叔肹 嬰齊如晉同 加入陳代殺洩冶

兩節看處亂之臣效忠者可惜矣、

須體傳意從洩冶上看出若異姓者如子哀云云 其貴戚耶如叔肹云

云不可板對公子卬蕩意諸仲遂行父可引入須知二人之高全在不

任官不受祿時若居官食祿而又求遠害則不忠之尤者矣冶之盡言

而死與二人亦自無媿但須數爭一先後耳

舊稿遂如莪如行父如歸父如彭叔肹以傳題當本比不通之極、

袁奔　即位宣　宋楚平華元　袁婁 冈佐　比吳伐我傳

智以處難忠以紓難皆人臣所貴也、

◎子袁奔若易盟戚或孰背主比歸傳子臧叔肹。

十年　如齊至 不書肹

經略詞以紀事大益知謹分意矣、

春秋中有發傳在此而寓意在彼者此類是也玩傳中比于君臣名分

之際一際字則知慢王貪利罪原無大小但其際有不同耳視前宋挺

行必至便知慢王是通責如齊的律令蓋九年如齊之後即有不如京

兩事相形顯然事齊不事周此正君臣名分相關之際故必書王正月

以表之今年如齊不過繳歸田私恩此特關于義利之際此關于名分

之際者不同雖不書月可也



加歸濟西只作事實、

春王正月如齊至 九　春如齊至 十

觀異詞以紀事大得春秋謹分之意焉、

總叙間起以下比形斷上比發聖人謹名分意〇加茂如京歸濟西只

在書法上翻論如畢

如齊至　歸濟西　取汶陽　如晉至 去濟西汶陽同、

望國兩因利事伯春秋均貶其慢王焉

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王季子聘

詳觀望國慢王見王寵之溢矣

四國伐鄭　王季子聘 兩傳自是何比

經紀兵好罪伯德之衰王靈之替也

伐邾取繹

經罪虐小之兵欲共用之於討賊也

盜字對承天討罪說重看將貴卿率大衆二句方見舉事之慎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經於內外之兵皆罪其棄義焉

以陳罪總起中畧分天子不能則方伯方伯不能則四隣鄭居大國之閒邾



在邦域之中可點入上比勿襍入德力字

行父如齊歸父如齊

望國亟於事大由昧爲國之禮也

初聘邾故是二提頭齊侯嗣立至免於討都承此二句一欲免弑君之討一

欲免伐邾之討也貪於取繹一段是抽出言之非另一意備書著罪則總結

之也不知爲國以禮雖指篡弑取繹然勿執定不篡不取爲禮須照爲國以

禮者無慚於強活看亟行繼往須體發作文篡取不對以篡爲主串入取來

行父如齊

望國昧禮事大經著君臣之罪焉

體亟行二字發

○滕子朝　穀鄧朝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詳聖人屬詞之旨皆不泥于事者也、

重詞之同異上見聖筆之妙要發不可泥其詞而一視意此自看經者

說朝桓同貶爵書名與攘夷殘夏與書伐國而圍邑同

荊伐鄭　楚人伐鄭 元 俱楚成　楚子伐鄭 四　楚子伐鄭 九 俱楚莊

上舉號書人與下書爵同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會袤伐鄭　棐林伐鄭

上首宋首邾下地而後伐

○召陵　葵丘　袤婁　平丘



上書來書及下再言

如齊至 九　如齊至 十　崔氏奔　立朝

上事齊同書月不書月與下宗强世卿與稱氏同

城邢　城楚丘　會首止　會鍾離

上存國同再序不序與下尊君外夷與殊會同

出糾聘家父聘盟葵丘盟平丘 上二比詞異 下二比詞同　武執虞公 書人　滅邢 書名

楚子伐鄭 四　楚子伐鄭 九 稱爵　武翬帥師會伐鄭 再序　單伯會宋伐 不序

後幽盟雞澤 稱同　同武滅邢 書名　滅夔 書爵　衛朝廟 幸其不已　禘三望 譏其不已

書猶　股數雖多總之俱不重事迹只發傳意爲是 同

○求聘　楚子伐鄭 九　崔氏奔　楚子伐鄭 十　比楚子伐 本傳

春秋之同詞有事異者有意異者、

事異而詞同詞同而意異事與意有別事即事實意或同事而不同意

事就本人言意就聖人書法言　上易圍新城圍緡同緡傳自有其事

與矣句當以十年伐與緡傳比

如齊五月至 致 如齊止此此多一五月字

經詳望國事大甚慢王之罪也、

因今日奔齊喪而追論前日不奔匡王喪一套做下相形講

伐凡伯　春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春秋紀約而獨詳者所以罪慢王也、

上比只問起如單收皆致書法、

春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兩紀望國修禮均著其慢王焉、

常變混作勿大開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　加歸父如齊

中略點三段、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總紀望國君臣事大皆罪其慢王焉、

以奔喪會葬小分總斷慢王收詞繁而不殺、　加乃不郊納入本比

◎歸父如傳亦有此三比但首比微別此傳論不朝周故出九年如後
傳有不辭屈辱句故出五年如須認
平闕傳　審母開納諫諍　敗殺包容枉直
管仲諫受子華先軫怒釋三帥不顧而唾末繳陳靈不能違色修身役
諫臣以取弑爲後世永戒意〇使有國者納諫容直就理人意思說豈
可擬題、
宋師伐滕傳師
經重討賊故致意于大國之虐小焉、
重不能討陳上虐小帶說且滕不事已云云　明滕無罪正見當矜恤非、
滕旨定　宣公　兕
、、二意已德有闕虛說用大衆正應力非不足言不用之彼而用之此也。
加鹿上或曹南照伯主餘業提起同單、
圍新城　伐滕予不盡用于討罪譏不移用于討賊、
宋人圍滕　宋師伐滕不恤喪不討賊、
兩觀大國虐小仁義胥失矣、
宋師伐滕　伐邾取繹
經于內外虐小之兵皆責以大義焉、
以陳亂立案上從上公伯業論起下從貴卿大衆論起、
圍滕　伐滕　鄭伐許　鄭伯伐許　比鄭伯伐許傳

迭紀兩國之虐小殊詞而貶各見焉、
前圍滕稱人此伐滕稱師前襄公伐許既狄之今悼公又伐許復稱師
、歸父如齊
即貴卿事大內君慢王之罪見矣、
貴而有寵句重看正與如齊五月至傳使微者對照妝比事、
平州　如齊　如齊　歸濟西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經詳望國徇私以事大直罪其慢王焉、
照單混作、　加乃不郊葬如京同、
如齊至五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滕旨定　宣公　五年
同單生謹事沒親弔又貴卿會葬、　加如齊至四同、
△四國伐鄭稱人前年鄭敗楚師恐楚深怒故與之平、
伯國恃力爭貳經深責之也、
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對力看鎮撫對爭看鎮者鎮服其心使
有所恃以無恐撫者撫綏其國使有所感而悅服責晉力爭全要本楚
來方透無愈意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去同　圍鄭　戰邲　晉侯伐鄭
經詳內外力爭獨重伯國之罪焉、
以本比恃力爲主責楚益輕正所以深罪晉也混說勿分貼亦勿逐股、

彙責恕書法○舊加入陳作恕楚今去之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十 同上串作如單

楚子伐鄭 九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十

經原伯主力爭之非故因用兵而獨責之也、

一串作伐鄭之後鄭及楚平本非得已晉不以德鎮撫而力爭之晉伯

且然楚之來特夷狄常態耳故輕楚而獨罪晉九年伐鄭只能居大國

之間比時卻缺救鄭鄭未嘗從楚從楚在今日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晉侯伐鄭 十 加戰邲同

內外爭鄭春秋獨以競力罪伯焉、

勝旨定　宣公　至

重本股通主責晉　去首比恕楚責晉小分要體自是二字前後總發

楚子伐鄭 十 辰陵 去 同 圍鄭　戰邲　晉侯伐鄭 舊恪入陳作恕楚無干去之、

經屢恕外而責伯惡力爭也、

卽前題脫毋輕楚責晉正爲罪在晉混作首尾用本股、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宋師伐陳　楚子圍宋　比伐宋傳

紀兵而兩專其責見德義之爲重矣、

上責楚益輕罪在晉矣下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王季子聘

紀王室濱禮重傷王室之不振也、

縱未舉法句宜重發、

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王季子聘

詳觀望國慢王見王寵之濫矣、

四國伐鄭　王季子聘 伯德之衰、王室之替、兩傳自是句比

伐邾取繹 特書取繹

經罪虐小之兵欲其用之于討賊也、

盜字對奉天討罪說重看將貴卿舉大衆二句方見舉事之偵大而小

用之故曰爲盜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勝旨定　宣公　至

經于內外之兵皆罪其棄義焉、

以陳罪總起中略分天子不能則方伯方伯不能則四鄰鄭居大國之

間邾在邦域之中可點入上比勿襍入德力字、

行父如齊歸父如齊 備書不辭

望國亟于事大由昧爲國之禮也、

篡弒懼討是妄說根由貪于取繹又是新開之釁故抽出言之不可竝

重不知爲國以禮雖指篡弒取繹然勿執定不篡不取爲禮須照爲國

以禮者無憚于强活看亟行繼往須體發

行父如齊

體亟行二字發君臣同責、

冬歸父如齊 是年兩歸父如此有冬字

望國有畏而媚大昧禮甚矣、

貪于取繹正是不知爲國以禮禮卽天理故曰邇曲則氣必餒非二意

畏齊畏其問邾之故然亦須略根篡立、

加取繹根貪利講同單、

父如齊　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　冬歸父如齊

照備倒本比須體未晩亟行繼往字發收備書不削書法、

國佐聘

麟旨定　宣公　壹

大國忘親而修禮守身之本失矣、

速葬是已前事重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上仁親卽守身之本

加戰鞌取汶陽只照喪師失地一直做下、　再加斷道穀笑客並同

加歸父如是速葬事寔、

△楚子伐鄭 稱爵　晉士會救鄭逐楚于潁北而經削之、

不貶外夷爭戟責伯之意可想矣、

從書法上發書法以稱爵直詞爲主以不書救證之意字知字須體貼

不以楚爲罪者意在責晉也全在無愈于楚上論不重落楚亦不可以

今日士會之救爲竸力若曰于晉尚然楚何怪矣若晉能以大義與攄

爭鄭夫何敢

以救鄭　楚子伐鄭

經兩爵外而致責不同于筆削伯救可推矣、

以兩稱子總開起分疏責楚責晉以書救不書救證之全要相形發得

比事以觀意

除鈌救只收稱子要見詞同意異二救總證一句在尾不可分、

鈌救鄭　楚子伐鄭

直從二救上推起大意同上、

楚子伐鄭十　辰陵

麟旨定　宣公　器

不貶猾夏從夷者皆以中國律之也、

上用四國伐鄭比斷下用伐莒攢函比斷、

晉侯伐秦　楚子伐鄭

春秋兩爵內外有顯改過之善有顯恃力之非、

楚人侵鄭　楚子伐鄭 著反正之善顯爭戟之非

楚子伐鄭　欒書伐鄭 削士會頻非之救以責晉削子重侵陳之救以責鄭

兩削救兵爲竸力趨利者戒也

楚子伐鄭　伐鄭次郔 士會子辛　下易壬夫侵洞

經削內外救兵爭戟從夷之罪著矣、

楚子伐鄭十 貞救鄭責競力罪逼貳

十一年 辰陵 得書于經而無貶

經重討賊姑寬從夷之禁焉

楚人能誅之指入陳時言此盟未見誅討陳只因楚後來能討故不貶

從之者非予陳鄭也陳鄭無貶就書齊言中國不能令句重看經之大

法至不可一朝居一段極重蓋中國夷狄其防易知中國變爲夷狄其

防之潰有更甚者聖人所以汲汲于正倫也但汎拈傷中國尚未抉要

盾免侵陳 楚師伐陳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 伐莒

擯函 入陳

麟旨定 宣公 叁

經許爭貳而恕從夷者以中國之遺義也

先提本股以爭陳爭鄭遞過問書法以中國不討陳而楚能討直做下

發棄晉從楚所以無貶意

楚師伐陳 會扈伐陳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 加入陳同

經嚴討賊之法雖欲爭之國而不貶其從夷也

去辰陵單主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句無味

辰陵 伐莒 擯函 入陳 只辰陵入陳亦同

經恕二國從夷以大義獨舉于外也

以下三比從中爲案如單作 去入陳則單說中國昧義所以不貶從

夷

伐莒 擯函 入陳

外夷獨能舉義則從夷者可恕矣

楚子伐鄭 四 辰陵 歸生 徵舒 俱本諸夏不能誅來

經重討賊有爵猾夏者有爵從夷者

、辰陵 圍鄭

經恕夫從夷猾夏者爲大義也

一以其後之能討一以其前之能討

辰陵 伐莒 擯函 入陳 圍鄭 戰邲 只辰陵戰邲同 比戰邲傳

麟旨定 宣公 叁

經予外夷之舉義恕其從之者惡其敵之者

、辰陵 曹歸自京

經恕從夷而譏失刑者不欲天下之有亂賊也

二傳皆有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句上重誅討論下重賞罰論

辰陵 會申

經于從夷者而或恕或貶亶大倫也

以中國人類意總起討篡弑之夷則可從上篡弑之夷賊不可從

伐莒擯函 並舉其事

經譏兵好之僨以其非討逆也

春秋正法至故略是卽舉號之旨以明中國爲內故當詳夷狄爲外故
當略詳如稱公稱侯細分爵秩略如戎狄吳一槩舉號也此上只了昔
外詞一段意今中國有亂至傎乎雖相承說而插入伐莒一比則失肩
背云云須說得有分曉蓋求成于狄則頂舍中國之亂說來若伐莒則
以區區小事非討賊之大義比也書法只是直書其事勿牽上會狄作
文總叙總起中略分總束扭住方伯四鄰重發

伐莒

縱惡而虐小望國之合兵傎矣

主晉會齊作莒恃晉不事齊會平莒不肯故會伐之

麟旨定　　宣公　　[illegible]

　　攢函

伯主縱內亂而結外成不知類矣

不討弒君之賊而會所當外之狄重不討賊上春秋詳內略外意須起
處發明收直書書法　詳略就書法說玩傳首數語自明有謂晉不當
詳所略略所詳爲紊內外之防者支離不通之甚是鄒劉誤于前而今
復誤于後也

會潛　攢函　鍾離 加伐莒倒算作

經屢致外夷之詞嚴大防也

不與夷狄會同卽會潛傳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意自春秋正法上論則
知三會皆事之變而非法之正矣總叙混作只重外夷狄上有純夷變
夷二樣要說治以不治方得略他本旨責中國意帶之收舉號書法

石門　攢函

經紀會盟而詳略其詞示內夏外夷之法也

總叙問起分作詳略在稱爵舉號上見鄒議刪以詳略不係書法也

出會鄄會溫攢函鍾離同上二比亦有易首止葵丘者

、攢函　澶淵故 舍大義而懲小惠　晉內亂而結外成 皆不知務

楚子入陳 不稱敗陳而書入

聖人重傷中國之棄義曲予夫有功者焉

麟旨定　　宣公　　[illegible]

予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一章大旨繼以討其罪爲義云云明說書
殺爲予書入爲貶矣或曰以下連書入亦說到予楚上雖曰予之正辦
猶書入陳以貶之句言書入不可謂非貶然以取陳而書入則雖曰予
之可矣重傷中國與傳首諸夏之罪自見句相應傳中責楚亦不輕須
重發楚罪而跌入未滅方妙義利字要剔明　仲先曰此傳分上下截
看上截全是予楚故曰後書入下截深美其功故曰未滅書入總是曲
致其予　德仲曰須知聖人予楚不是予其意念予其功績楚之所以
見予亦不是寬假夷狄無非重傷中國也作文切不可認真呆講

丁亥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外夷貪而獎亂、經以其功恕焉、
傳意謂楚莊意本貪陳、後雖復封、若能改過、然鄉取一人、甚且納其亂
臣、存亡與滅者、不如是矣、獨討舒之功、出于中國所不能、故不得已而
予之、主或曰以下一段、
城濮　入陳 誅伯主之志而略其功、予外夷之功而滅其罪、
入陳　宋公伐邾 正倫、扶弱、 皆不責其貪
上重功字、下重意字、上不稱取陳而書入、下書伐邾不書取蟲、
入陳　圍蔡 討罪、復仇、 不討其貪、不計其暴
入陳　柏舉 楚莊意在滅陳、闔閭懷謀楚之心 俱在傷中國上發



有正倫恤患之功者、皆不必計其心也、
入陳　入郢 不以過掩功、不以善掩惡、
入陳　吳救陳
聖人兩傷中國、以討罪恤患之自夷也、
納寧行父 特書曰納
外夷獎致亂之臣、經所不與也、
十二年　楚子圍鄭 止書圍
滅外夷虐貳之罪、念其正倫之功也、
不可實講討賊如入陳殷、只在聖人取大節追念楚功上、空空斡旋發、

上無天王一段、圍鄭亦非小過、須形容馮陵之罪極大、倒入未滅方發
得重大倫意出、玩傳雖如猶從字、可見退師意、不用全在書法上理會
方與入陳有別、蓋入陳猶云討罪、圍鄭則猾夏矣、 或云、若當時不封
陳不退師、則寔滅之矣、寔入之矣、春秋亦未必從未滅如是也、然聖人
爲大楚子正倫之功、故因其復封也、未滅而書入、因其退師也、未滅而
書圍、只于書法內帶出、若入講中似兩層意、滅而書入、固是輕典、戰不
言伐四句、初不是從重典乃舉其重者也、如言戰則伐不待言矣之例
加伐莒擯函、要見諸夏不能討、而彼能討、意有去戰郎圍緡出者、
戰奚　圍曹　入滑　滅江



經紀用兵而各舉重者、蓋其例也、
典、是書法、例是紀實、言重者既書、餘不足紀也、雖泛說例、亦見無節可
取、故不減重從輕、
入陳　圍鄭 加伐莒擯函同、隨意加減入二比、只照書法
兩減外夷之罪、以正倫之功大也、
予楚總討陳一事、宜總發起處須以二罪揚起復封、退師略點、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入陳　圍鄭 罪縱惡而兩嚴其法、大正倫而兩減其罪、
入陳　圍鄭　吳伐邾　黃池　比伐鄭傳 都重君臣上論
經于外夷因正倫而終恕之、因僭分而終黜之、

雖如楚子云云後雖強大云云都重君臣上論、

、、入陳　圍鄭　同圍齊　至伐齊　比同圍傳

經兩變文以紀兵予正倫恕抑暴也、

變書重之例而從末減春秋取大節略小過變不書同之例而書同春

秋阻橫逆抑強暴、

△圍鄭　入鄆過不掩功、功不掩過、　加入陳相嵲同、

經紀外兵功過各不相掩也、

○戰邲敗　書及荀以林父主之　總一書法

經紀伯兵之敗專責夫主兵者焉、

麟旨定　　宣公　　空

總非觀釁一意按邲之役以下又明非觀釁之罪獨在林父其曰知難冒進即非觀釁也大意云晉不討賊而楚能討義既不敵而况楚又已退師則晉自不得以救鄭爲名而與楚戰即有先穀欲進按法行辟誰敢不從乃知難冒進非自取敗哉故釋楚而以晉主之又不分責六卿而以林父主之總一書法

◎辨六傳混題○戰邲傳止有入陳圍鄭○滅蕭傳止有入陳圍鄭戰邲無清丘等股○清丘傳有入陳圍鄭戰邲滅蕭伐陳救陳無圍宋○伐陳救陳傳有入陳清丘伐宋圍宋無圍鄭戰邲滅蕭○伐宋傳止有滅蕭清丘伐陳無入陳等比亦無救陳圍宋○圍宋傳止有清丘伐陳

救陳伐宋、

入陳　圍鄭　戰邲　書救鄭　偪陽

經于伯臣冒進之師責之以將道焉、

以入陳圍鄭辨起失觀釁之道而以書瑩照斷同異、

加戰泓城濮見兩皆楚救一以宋主一以晉主此獨晉救而及在晉爲

與常詞異　此等辨書法股數極無味應去之、

入陳　圍鄭　書救鄭　偪陽

即外釁無可乘當爲二將之專制矣

以敵勢將權分各暗彤林父　此抽腰題也主客不倫近頗好之、

麟旨定　　宣公　　空

、入陳　圍鄭　戰邲

原外夷用兵之迹責伯國失觀釁之道也、

戰邲本以救鄭上二比雖對起宜軒輊倒圍鄭退師意入手不必泥林

父主將意、

、戰邲　書救鄭　偪陽

經嚴主將之責論其權也、

諸師又皆信然句見獨一先穀欲濟正與八人二帥反照曰遂還曰遂

下揣寫將權如此其重林父乃有權而不能制其屬安得分罪乎

△書救鄭　偪陽

覩二臣制兵之進退、可以知將權矣、

戰邲　滅蕭 失觀釁之道、無久假之仁、　俱以入陳圍鄭點起、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比伐宋傳

春秋責伯國失觀釁之道、責大國失禦敵之策、

止出戰邲伐宋同○加救陳卽清丘傳

入陳　圍鄭　戰邲　清丘　伐陳　圍宋 加救陳伐宋同　比圍宋傳

春秋責失于觀釁而喪師、責失于謀始而危國、

林父宋文以滅蕭清丘、對入陳圍鄭、以伐陳對戰邲、以伐宋對師敗○

數傳題易淆、只宜明出兩股相比。更加多比、徒亂讀經者之耳目。單出

辭旨定　宣公　奎

兩比爲是、

〻戰邲　新築

兩責主將、示觀釁息爭之道也、

晉師救鄭而以晉主此戰、何也、林父從韓厥子、齊師俟虞而以衛主此

戰、何也、良夫違石稷、上入陳圍鄭、下斷道伐齊

戰邲　盟蒲　欒書荀罃、子鮮季路、　失主將之道、失主盟之道、

盟蒲傳蕭魚衍歸影出、誠信原非明股、不可脫出、

戰邲　鄢陵 非觀釁之師、非持勝之道、　隨武子、范文子、

戰邲　書救鄭 書欒、桓悼、　分論

經于二將、責其失于馭下、予其得于還師、

戰邲　敗大鹵

春秋所書、見益兵崇卒之非制也、

楚莊徇蔿敖而令典作、右轅左追蓐、前茅中權、後勁、一陣用百五十人、

車戰五降、荀吳用魏舒而車戰毀、兩前五後專右角參左角偏前拒、五

陣分爲三伍、步戰五陣上邊、勿貶楚莊

戰邲　吳伐我 責將責帥、　照出書罃、照出元侁、

河曲　書救鄭　偪陽　伐秦　比殺先穀傳脫

經屢紀兵、任將爲將之道、皆見矣、

辭旨定　宣公　奎

總以戰邲起、上以穿靡之誤、責晉共用穀下、以書罃之權、責林父縱穀、

城楚丘　書救鄭　滅偪陽　越入吳　比戰邲傳脫

春秋有見君之能振者、有見將之能制者、

○宋楚平 華元　衰婁 留佐　書救 欒書　偪陽 荀罃　比吳伐我傳脫

歷觀得相將之道者、而不能者愧矣、

滅蕭 傳稱蕭潰絕以滅書

外夷驕以覆小、經罪其不仁焉、

總是其志已盈、故肆爲強暴不仁、傳意只一不仁、書法只一書滅

以禮制心、心字卽其志已盈志字、蕭既滅亡一段、只辨滅蕭所以得書

之由王伯之辨、要發傳心乃傳楚子之心、卽不能以禮制心、心宗未滅
而書滅、正是妙于傳心處
入陳　圍鄭　滅蕭
經不盡滅外夷之罪、以假仁不終也、
陳鄭平看、假于討賊、惡其貳已、都是不好、只因其義重、其情恕、故兩從
末減、到滅蕭時、不覺全然敗露矣
一城楚丘　踐土　盧吳歸
知封建與繼之義、不仁者之罪可定矣、
借事發意、勿泥題面。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加清丘、削清丘傳
外夷假仁不終、春秋因其矜威而罪之也、
如單作、先以數比總論起、得書于冊之由、轉入不仁斷罪、仍以入陳圍
鄭比照、收滅蕭書法、
入陳　滅蕭 去合作
紀外夷覆國之兵、恕其假義者、罪其不仁者、
用傳首假於討賊而滅陳句、以同一滅國總問起上、改過下驕、溢點入、
滅蕭　圍宋 責外夷不能令終 責大國不能謀始、
舊題上加入陳圍鄭戰邲、下加清丘伐陳救陳伐宋、易混、刪之、◎比清
丘傳多圍宋
△滅蕭　會蜀
經欲人以禮制心、故於外暴內辱、兩致意焉、
二傳俱有以禮制心及史外傳心之要、典上重驕字、下重忿字、
、入陳　圍鄭　滅蕭　柏舉　入郢 只滅蕭入郢同、 比入郢傳
兩紀外夷、皆不以善掩其惡也、
上討賊退師、下違王命成伯討、
△盟清丘 國卿貶而稱人 ◎此傳無圍宋有救陳
列卿協懼外之信、失謀甚矣

書同盟是事實、惡反覆一段、只辨論非惡反覆、而書同意不重、只稱人
一書法、須重發楚勢。乃能破其謀之無益、強敵在前、而為此連雞之様。
有同兒戲、故曰不臧、孰大罪歸諸侯、觀為諸侯討者云云、可見人列卿
所以人諸侯也、任賢修政、虛虛說、先數主盟不過任人一驗耳、
蔑宿　伐邾　伐宋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
陳救　伐宋 去蔑宿伐邾伐宋同宋二比不信、仍先從遡、去伐陳救伐宋亦同、但不用反覆一段、
經於列卿渝信之盟、深罪其失謀焉、
書同問起照傳直說春秋惡盟、自蔑宿不信、所從來矣、況清丘之約、有
曰、恤病討貳、宋伐陳而衛救、討貳謂何、楚伐宋而晉不救、恤病謂何、反

覆何待貶而後見夫亦惡失謀耳入楚爭同單作救稱人

蕆　宿　伐邾　伐宋　清丘　伐陳救　伐宋照單作

經非惡盟之不信在蕆其失謀也

嵛龍曰玩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正與救陳傳背盟失信相應伐宋傳

無罪晉不救語故此傳只搭救陳爲是添伐宋者謬也

清丘　救陳　伐宋

經於列卿渝信之盟特譏其失謀焉

下二比依傳提過在前重失謀斷罪如單◎加入陳卽伐陳傳題　去

救陳卽清丘伐宋比題　加伐陳及圍宋卽圍宋傳題

麟旨宋　宣公　宰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倒本比作同單

諸侯當外橫而斬以盟禦之失謀甚矣

戰邲　清丘

卽伯國任人之非謀國之誤槩見矣

主傳未原穀違命數句倒作卽任人一節以槩其餘勿粘講

戰邲違命喪師　清丘　衞救陳敗其盟好

列國禦敵之失兩有以驗之焉

倒清丘比先以衞敗好驗失信後以先縠主約驗失謀勿以兩驗平分

城濮　清丘挫夷非道禦夷失謀

二邊俱有外橫加伐齊取穀圍宋戰邲滅蕭同可刪

清丘　盟蒲失禦敵之謀非固結之本

○清丘　盟蜀

講懼外交外之信經皆歸罪於諸侯焉

兩傳俱有諸侯任賢明政云云皆是稱人

清丘　雞澤以惡其反覆起以王臣與盟起　雞澤傳無貶詞難比出

清丘　會平丘任仁賢修政事德修政禮格心　原穀叔向各以楚勢揚起

懼外而要內皆失自治之策也

麟旨宋　宣公　交

伐陳救陳皆救◎此傳加入陳無圍鄭滅蕭

大國謀出於非義經托詞以罪之也

以衞叛盟問起倒宋非義作而以失謀依傳且字做一段於後非義以

道理言失謀以時勢言說爲陳未有罪經見得宋是妄興便滋亂矣

朱南圖曰只重宋非義不重陳可恤大國滋亂正根非義來切不可作

兩截看圍宋傳可參

只伐陳同全單但無書法

衞救陳背救◎加伐陳卽圍宋傳

經假渝信者以恤患罪大國之意見矣

衞之救陳自踐先君之約未必有激於宋之不義但聖人則欲借此以

彰宋之不義重書法作文傳末若衛叛盟云云原不曾恕衛

加清丘同單但說叛盟較詳耳

入陳 德 楚 清丘 衛叛 盟 伐陳救陳 伐宋 亂 圍宋 亂益 滋

大國興非義之師以啓患經托詞以罪之也、

以清丘問起衛之叛盟何以得書救便入討賊封陳一段責宋非義滋

亂仍照傳帶發一段于後

去清丘同再去圍宋亦同◎去入陳卽圍宋傳

入陳 伐陳 伐宋 圍宋 同單無書法

大國興師非義適以滋其亂矣、

滕肯定　宣公　充

入陳 伐陳救陳 去救陳同無書法

經原從夷之情責大國討之非義焉、

只重宋不能討而楚能討意縣陳復封意輕不自省德省其不能討陳

也 加宋師伐滕只見宋不能討意、

入陳 清丘 去同 伐陳救陳

原大國用兵非義故假渝信者以恤患之名焉、

主陳有弑君云云恤也一段以清丘照書法起 失謀意止可映帶一

二語多不得

伐陳救陳 伐宋 圍宋◎加清丘卽圍宋傳

大國妄用兵以滋亂失謀甚矣、

只主謀國失圖云云一段然傳有且字亦須根非義一句 去救陳同

伐陳 伐宋 圍宋 無書

大國用兵以貽患疎於謀者也、

伐陳救陳 伐宋 傳而合

兩托詞以罪大國之兵以其非義而大策也

題比二傳互有此二傳比題宜總敘開作衛叛盟而書救楚猾夏而稱

爵分收若一頭兩脚便似傳題 現聞先生曰下截若收書救則與單

無異若收楚得書爵則本傳有以收書句竟無著落必去伐陳方成題

滕肯定　宣公　十

○救陳 伐宋

兩托內外之兵所以顯大國之罪也、

此卽前題藏頭也本伐陳斷罪而以非義失謀分貼全要得借客形主

之意蓋救之是則伐之非不然衛之叛盟而何以書救伐者是則見伐

者非不然楚之伐夏而何以書爵

入陳 滅蕭 伐陳救陳 伐宋 非義 失策 加清丘同 比伐宋傳

以入陳貼伐陳救作一邊以滅蕭清丘貼伐宋作一邊題股兩傳相雜

最易溷

伐鄭缺救鄭 伐陳衛救陳

經罪凌夷與討貳皆托救兵以見焉、

△伐陳　會伐鄭　加入陳吳伐鄭同、

二國討貳於事定之後皆失所以爲義矣、

俱有兩層意上孔達下季孫、

伐陳救陳　厥伐鄭　壬夫侵宋

春秋筆削救兵知討貳之義不義矣、

、衛人救陳　韓厥伐鄭　陳感復封鄭感集矣　皆德不貳

經于討罪從夷者筆削救兵以著罪焉、

伐陳　侵蔡獲燮　加楚子伐宋貞伐鄭同、脫出楚子伐宋貞伐鄭亦同

歷宋　宣公　圭

兩觀啓釁之兵皆失謀也、

俱是攻與以怨楚上云則亂益滋矣下云自茲弗得寧矣、

㊀各傳題自圍鄭起至清丘遞添一比如圍鄭傳只有入陳從此遞加也至伐陳秃自入陳起伐宋秃自滅蕭起圍宋秃自清丘起

十三年　楚子伐宋　書爵　㊀此傳無圍宋有滅蕭

外討有詞有授之詞者也、

書爵非予楚只借以形宋罪耳急於伐陳參看圍宋傳經舉大衆勤民妄動方與上恤民固本云云　相關須玩可以待敵一待字當時宋即不伐陳楚亦必至明知其至而待之此豈宜輕動時耶恤民固本正是待

之之策但不伐陳以徼幸無事亦未爲得策也故楚人有詞故字須體。

朱南圖曰要知書爵不是予楚正是罪楚　加伐陳只作失策事實、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㊀去滅蕭即合題

大國待敵非策經爵外夷以見罪也、

同單全要發待字意懼而同盟只形容楚不可犯

滅蕭　清丘　伐陳

大國當外横而妄動失待敵之策矣、

將伐宋問起繳處仍透楚有詞意但不繳書法、

滅蕭　清丘

歷宋　宣公　圭

截出待敵一段題意欠完應删、

○清丘　伐宋　加伐陳同、再加入陳圍鄭戰邲滅蕭同、

經紀兵信責列國失謀咎大國失策焉、

入陳以來楚勢大矣爲諸侯計者信任仁賢云云滅蕭脊宋楚横甚矣、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云云、上書人下書爵㊀下易伐陳即伐陳傳合題若加伐陳救陳即圍宋傳題

宋師伐陳　楚子伐宋　侵蔡獲燮　貞伐鄭　比貞伐傳

俱攻楚與國亦以固本恤民云云信任仁賢云云比未見整處删之、

傳　先叙　河曲　戰邲　十三國伐秦　舉四

伯國屢㒸制敵之功，由任將之失也、

以戰邲爲主，前後二比相形見穀之親信，雖異於穿，而剛愎不殊欒黶

政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書法，三役皆將得其人，河曲臾駢，伐秦荀偃，從政者新，未能行令，非責其任，林父乃責其不當以穀參之，當時林父欲還，使知兵矣、　愚謂河曲之戰，趙盾將中軍，臾駢佐上軍，則駢非將也，觀傳中不用二字，可見，敢以訂從前因仍之誤、

夫戰邲，加城濮，使主將非其人，三段作

河曲 伐秦

伯兵兩無功，失任將之道也、

麟旨定　宣公　十二

有寵而弱，士會已知穿之難任，汰侈已甚，士鞅已知黶之不仁、

戰邲　伐秦 先穀、欒黶、俱是剛愎

十四年 衞人伐晉 成公　衞人救陳 穆公

傳中干犯盟主，只指救陳，增出伐晉，何謂、○或出垂隴清丘，尤謬、

戰邲　衞人救陳 先穀、孔達、晉景公、衞穆公、

經重將相之選，兩因事而責君焉、

○晉侯伐鄭 而書

直紀伯兵，報怨之失自見矣、

全根戰邲來，須在比事直書上模擬，勿板講晉罪，當斯時，晉豈有義足以加鄭，鄭豈有罪足以致討，依此虛幹爲邲故，卽是報怨復讐，以戰邲師非觀釁，將非其人，翻出斷之、　加戰邲只照事實倒作加單、

晉侯伐鄭　五國伐鄭

皆邲故，皆罪晉，總發意，分點事實、

么楚子圍宋 ◎此傳題無入陳滅蕭

經紀大國被兵，咎其始謀之失焉、

始字要痛發，側重伐陳，勿與清丘並看，觀傳已字又字及明見伐之由句，可見非恤患之兵，謂除恤患皆不可用兵，對勸民說，待書救陳以著其罪，是將前事之貶以證今之爲責，宋無書法，此傳自取，全在始謀不

麟旨定　宣公　十四

臧幾亡之慘，須描寫方足動千古謀國者，虔始之處，楚罪，加傳點在後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有加宋楚平，作幾亡共國者，不必、

大國失謀啓禍，經端本以深責焉、

此本傳全題，只倒救陳一書法，傳中明見伐之由，卽端本意，◎或加入陳，或去清丘，俱伐陳傳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大國失謀而妄動，致寇有由矣、

舊截清丘傳以下二比，驗失信，但本傳宋人要結，至明見伐之由也，一段題比顯然，斷宜從此

清丘　伐陳救

觀大國之兵信知召禍之端矣、

總重始謀不臧依巳字又字串重伐陳上發啟患意此傳書救是明見

伐之由與伐陳傳不同不可如倒書法體

清丘　伐陳

同上只不倒書救書法、

伐宋　圍宋

外兵迭加於大國自取之也、

伐圍只一項事不必訪提宜以見伐說起遞重圍上說方與幾亡其國



相應伐因華椒救蕭圍因殺申舟俱不可用只依傳獨根伐陳、

伐陳救　圍宋　⊙亦伐宋比便係從傳亂益滋題須辨

大國失謀而貽患春秋端本以責之也、

傳中只書救一書法而楚子未嘗見許宜以伐陳書救喚醒在前重發

傳末一段意方是

救陳　圍宋

經於大國托詞以罪非義端本以罪失謀、

主比都根伐陳來若衛叛盟若蠻夷圍中國須重振起方有情

二圍宋　會穀　訟曰謀始坤曰彼霸

皆欲歸禮於天子然不専責天子只虛論理凡攬權之王共順之侯皆可正

也又無以正節一失再失意十分着不得力後雖欲正云云　指齊晉分篡將

言作文以私會作事實極論源委擒後將不能句發汲汲當有以正之句

會防　會穀　無婁　三軍　鞅歸　陽生入　一直做下

禮漸失而權遂移經所以謹其始也

會防　會穀　無婁　去會穀以專於諸侯專於大夫對講

統觀禮之所以漸移知辨當早矣

以禮自天子出起將諸侯相會爲始失而以下二股緊接見愈移愈下要貼

兩無以正之及然後字末發必反之天子而後可

會穀　無婁



兩觀禮之下移其失在始也

根始失來發兩無以正之不可以防引穀穀引無婁亦不可另作二頭

會鄆　會承筐　上易文元會戚同

兩觀禮之始失宜有以正之矣

大夫會諸侯自鄆始大夫會大夫自承筐始

作三軍 三家　鞅歸 六卿　陽生入 田氏　易中軍輸欒高張奔同　末易欒施奔同

三國之後禍惟其失於始也

會防 諸侯　伐宋 魯君　會穀 諸侯大夫　會無婁 大夫　三卿伐莒 大夫　圍郕 陪臣

禮樂征伐之柄皆以漸而移焉

無婁圍郕二傳比皆自天子而下移必反之天子而後可。

以王事相會聚爲自天子出者、大謬、

會防　會穀　澳梁　從祀

本天子說來、一直做下、無書法、但君若贅旒一句、亦是概論、難以擬題、

會穀　會宋 君替臣陵之漸、夷盛夏衰之由、

春秋紀好、示謹禮之意、示經世之畧、

十五年 會楚于宋

知媚夷之可鄙、則知經世之畧矣、

不假道數句、正見楚橫當攘、非謂其勢之盛也、要就自屈可鄙處發夷由此益盛、夏由此益衰意、縱不猶可乃以至於等字面、俱要體貼經世



之畧、直就長簡書三句上看、固圉聲援、亦是下策、此傳是傷其自屈與盟宋等傳稍別　加圍宋照楚橫事實、

近有脫出畏簡書、攘夷狄題、如會救鄭遂伐楚甚無謂、救鄭或易救邢

盟宋　會楚于宋

兩卽大國之地、以交夷、內君昧義甚矣、

加兩圍宋大意同、只上非責諸侯、

會宋　宋楚平 獻子主謀歸父薦賄、子反急于不華元輕見情實、

經於交夷而示經世之畧、于擅平而明人臣之義、

○宋楚平 貶而稱人

經於二卿擅平、正以人臣之義焉、

當時二君未必不與知、況元又無取必於君事實、但就自以情實私相告語時、君實不與知、便是取必於君、傳中功亦大矣、成平國之功、不計其功、三功字相應、惟如此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爲罪、然則臣而有一段點出一急字、或曰一段點出一輕字、總以一專字斷罪、而以急輕二字反覆推敲、令二人無後言、千載有定案　德仲曰、功奏於一時、而倫係於萬世、人臣一有要功之心、便知有己、不知有君、其流弊有不可言者、故文定反覆辨之、須識此意、

敗莒　侵曹伐衛　宋楚平　戰鞌　雞澤



經惡兵而猶不取於平者、以非作忠之道也、

將首二股說起、以華元不事欺詐、子反不事侵伐、問過、隨重發人臣之義、必善稱君過歸己、而以卻克魏絳實之、倒本比作

長勺　侵曹伐衛　宋楚平

經以王事望人、猶貶二卿之擅平焉、

△敗莒　侵西鄙　伐北鄙

經惡逞詐黷兵者、則平宜在所褒矣、

要發聖人所以貶所以惡處、便含得貴平之意、末繳元反

上易伐戴取 多方以誤 敗菅敗乘丘敗鄑同、下易伐陳侵陳同、

宋楚平　戰牽　雞澤

經貶二卿平國因有取於作忠者焉、

重單作以下二股照上發作忠意、

○戰牽　雞澤

即二臣之知義可以敎忠矣、

郤克因勞而曰君之制也臣何力焉、魏絳因怒而曰不能致訓臣之罪也善稱君民知有君過歸己民無有己事迹輕須發人臣義當如此首尾用元反

衛人救陳　會蕭魚 下易戰牽同、

麟旨宋　宣公　十九

同上孔達曰亢討我之由也我則爲政將以誰任悼賜魏絳金石之樂絳曰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君之靈也、

善稱君比滅偪陽 晉以封向戌戌曰若以偪陽光啓寡君何貺如之此謙邑非讓善　九國救鄭 晉侯問楚君於鍾儀對以其爲大子云云與歸功于君不切　貞伐鄭 子囊謀王謚曰君知其過可不謂共與伐鄭無與難借用、

過歸己比垂隴 孔達曰請以我說罪我之由　若丘 沙隨之會晉將執魯君行父曰乞師不與臣之罪也　華元奔歸 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

○戰牽　蕭魚 郤克魏絳、 俱善則稱君

二臣歸善於君忠之屬也、

元奔歸　鄢陵 俱過則歸己就是元反一句搭二比畢竟該刪、

甯毋 子華父聽子、 河陽 召王君聽臣、 會申 從楚靡中國聽夷狄、 戊奔 靈公南子夫人嫌、

首比易南里叛 華費遂從譏子逐華貙、　末比易使鄫朝或杞姬求婦同、

斷道　會申

上取必於君下聽順其所爲、　上易晉衛伐齊同題面不佳俱刪之、

完盟 不在君側　伐北鄙 以大義責之易袁婁同　宋楚平

經於二卿擅平兩比事以責其非義也、

以屈完照子反以展禽照華元倒木比同單、

高子盟　宋楚平

經予奪人臣專功視君之遠近而已、

麟旨宋　宣公　二十

主然則臣而有安國家一段不用華元須知子反亦在境外但在君側耳宜以遠君近君斷、　上易士匄侵齊同、

城濮　宋楚平 請專、 俱有明其道不計其功句、

敗殽　宋楚平 衛利交兵先軫杞子、專命平國、華元子反、

宋楚平 子反　滅潞歸

然則安國家利社稷專之不可乎子反無奏報之難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赤狄非門庭之寇各用斗傳上借屈完高子對下伯禽宣王、

○宋楚平 元反　斷道 下易晉衛伐齊同、

於釋怨報怨者皆惡其取必於君焉

上取必於君以成功爲尊、責元反下取必於君以行私爲忿、責四卿、
宋楚平 于反 救台人 子反在君之側、台在邦域之中、俱有安國家云云、
兩紀人臣之專、以其異境外也、
、、宋楚平 元反 黃父 後世羊陸云云 後世有以濫賞云云
平國者、止以人臣之大義勤王者、待以人臣之常職、
宋楚平、召陵侵 專命成功、請命轡功、
突救衛 盟柯 敗鄭 侵曹伐衛 比新築傳脫
上卽解紛違怨以著戰者之罪、下卽用詐尚力以立平者之案、宜刪、
、、滅潞歸 稱爵 略而稱師 舉號及氏 書爵



經譏伯國覆夷以其非仁義之師也、
總提書法、以責晉略狄作冒、就中看出不仁非義二項、辨斷所以責晉
略狄意、勿大分上生事、且殄滅有兩層、重滅上、下不討罪人而但利土
地、是一串意、時鄭舒弁衞、衞歸而殺之、未嘗不討、但討罪者宜轘諸市
云云今利其土地、便是不討矣、書曰稱師、責晉、舉號及氏、書爵、略狄然
總是責晉
楚侵鄭 伐楚次 于師召陵 衞伐晉 垂隴 滅潞歸
伯國治夷、兩比事以見其非仁義焉、
以晉晉提過倒單分作、 伐晉垂隴二比易入陳衞救陳同、

或侵鄭伐楚入陳滅潞或召陵垂隴滅潞俱同、
〇伐楚次 入陳 易召陵 或侵鄭 垂隴同、 伐楚次 衞伐晉 垂隴同、
兩卽兵之近仁義可律覆夷者之罪矣、
次陘雖重不極兵力亦須本門庭之寇來入陳執徵舒轘諸栗門封陳
而還止可反照此等題全在本股管攝加本比倒單分貼、
侵鄭 去同 伐楚次 召陵 去同 滅潞歸 加于師同 只召陵 滅潞同、
殄夷者不仁、非可例於安攘之兵也、
上爲患、又不極兵力、下未嘗爲患、又殄滅無遺、依傳問倒、
入陳 滅潞歸



以討罪之義律伯國、而伯失見矣、
只主不義一意倒單作、 出衞伐晉垂隴滅潞同、
滅潞歸 書救鄭 殘滅又不討賊、恤喪又不遷戮、 伯會宣王齊桓、大舜文王胥棟、
經以仁義律伯兵得失異焉、
秦人伐晉
魏顆用治命嫁妾、輔氏之役、老人結草亢杜回、獲之、回秦之力人也、乎
卒傳搭此作裁命之案、
傳 料 城楚丘 邢丘
經重君命、示臣不可侵君、不可假焉、

以君所司者命也總起作案臣而上侵是奸君之司何名爲臣君而下
假是自棄其司何名爲君、出會防中丘伐宋專會向伐秦會戚委同、
或伐餘丘委宋楚平專同、或伐楚溴梁同、下比有用垂隴者欠確、
傳說假命非假權也諸搭比多不穩
秋螽
經紀物變欲人君愼所感也、
重不務本感召天變上與前螽不同、
加六年螽七年旱十一年大水十三年螽稅畝大約同單只多言利刻
民之事歸重不務本作、壬子中州添出伐萊比場中諸卷多錯
麟旨定 宣公 全
公如齊 歸父如齊 會穀 會宋 秋螽 稅畝同單
經記物變皆君不務本所致也、
如齊 如齊君朝 黑壤至晉路 行父如 歸父如臣聘 會宋路楚
卽內君朝聘路遺之煩務本之道昧矣、
△無婁
卽會禮專於大夫知辨之責早矣、
此傳以後人論春秋時自始至終理所必然故當早辨在始失上看兩
正之皆欲歸禮於天子然不專責天子只虛虛論理凡攬權之王共順
之侯皆可正也又無以正卽一失再失意十分著不得力後雖欲正其
將能乎指齊晉分霸時言若謂會防以後便不能正則又無以正之句
不通矣作文以私會作事實極論源委搞後將不能句發汲汲當有以
正之句
會防 會穀 無婁 三軍 執歸 陽生入
禮漸失而權遂移經所以謹其始也
一直做要發得辨之于早意出
△會防 會穀 無婁大夫會穀以專於諸侯專於大夫對講
統觀禮之所以漸移知辨當早矣、
以禮自天子出說諸侯相會爲始失而以下二股緊接見愈移愈下要
麟旨定 宣公 滿
貼兩無以正之及然後字未發必反之天子而後可
、會穀 無婁
兩觀禮之下移其失在始也、
根始失來發兩無以正之不可以防引穀穀引無婁亦不可另作一頭
易會鄆單伯 會承筐得臣郤缺 同蓋大夫會諸侯自鄆始大夫會大夫自承
筐始
作三軍三家 執歸大卿 陽生入田氏 易中軍朝歌 高張奔同 末易欒施奔同
篡齊分爭事在春秋後此題應刪
△會防諸侯伐宋晉會穀諸侯大夫無婁大夫三卿伐大夫圍郈陪臣 比圍郈傳

禮樂征伐之柄、皆以漸而移焉、

皆自天子而下移、必反之天子而後可、

○初稅畝 書初稅畝

經譏始變田制、欲人君務本也、

此傳因重變法、然由傳末有國家者云云一段觀之、則知傳之歸宿、全

在務本、不徒空空譏其變法也、當時變法、實是無可奈何、然公惟不務

本、故公田之入薄、而不足以給用、遂變法而稅民、向使公能節省、不在

朝聘賂遺做工夫、則公田自足供費、奚用變法爲矣、稅畝非是旣取公

田、又稅其私、只是取公田盡付之民、而履畝稅之、助法自此廢耳、此時

尙未十分取二、故傳中不及困民○傳因宣公變法、而寫出古者上下

相愛、晩近君民交惡光景、示天下萬世、後端不可少啓、成法不可少變、

作文須淋漓慷慨、援古鑒今、勿粘定宣公死責、方肖傳情、

△稅畝　丘甲　田賦

譏內君變法以啓弊、見本當務也、

後二股須緊點在中、見成法變新法、開此稅畝、關係不小、務本乃能守

法、是尋源要論文中重發

△丘甲　田賦

賦之㳟、[illegible]變法者焉、

全重宣公啓之句、不責成哀困民

舊有稅畝田賦題、載此傳、不知田賦傳明有二猶不足、重困農民之文

矣、

初稅畝　作三軍 舍中軍

田制兵制之變、皆經所譏也、

以初作二字立論、其後作丘甲、用田賦、其後昭公逐定無正、

一稅畝　大鹵 一曰法士、二曰丘甲、哀田賦、 三曰戰法士、二魏武士、秦戍卒、

變稅法戰法者、皆所以開弊端也、

一稅畝　陳蔡歸 一衛邾 周田賦同意、

聯旨定　宣公　矣

聖人公天下、致意井田封建之法焉、

專就聖人意思作文、井田萬世良法、封建天子大權、

初稅畝　舍中軍 田制、務本 田制、謹權、

△蝝生 詳志

詳志內災、以王事望人君也、

從秋螽未息看出重災、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實責宣公、傳每曰敬

天勤民、而此獨下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事四語、只因災直

及民、故較他傳語尤懇惻、

饑 獨雨書饑

紀國用之歎知君之不敦本矣、

無以振業貧之正應遞至於饑遞字、重乎日不能敦本上、

十六年 ○滅甲氏及留吁 晉人

經於伯國殄夷深貶其不仁焉、

仁心以無不覆載言、王事以不治夷狄言、然有心卽有事不可分須本

一滅潞說來、形容遺種殘邑之不能留重遺種上觀傳盡殘滅之無遺種

句可見傳中四止字最有味收稱人、

滅潞 滅甲氏 士會、庸林父、赦洗命士會、

覆夷而盡殄之不仁甚矣、

轄旨定 宣公 全

上比串入本股內講、纔見其暴虐之甚書法只收稱人、

戕蔇次 召陵 滅潞 滅甲氏 倒單

觀伯主攘夷近王事則知盡殄之不仁矣、

甲氏 大鹵 非王事、非王師、

宣榭火 書

經思王室之中興於天戒致慨焉、

宣王是中興之主而火其廟故曰王室不復能中興擅殺事只舉一以

該百、春秋有望王室因天戒而思其所以戒以復中興之業意

○季子歸 敗箕

內外之官人皆知所重者也、

爵有德祿有功傳原說古者須借事虛發重必於太廟不敢專意、

郯伯姬歸 詳書

經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或曾失訓女之道而致婦行之有虧、或郯失齊家之道而致伉儷之輕

棄此人倫大變不可不謹故書、

大有年 大有年

以上瑞爲異者、自其致瑞者論也、

要看水旱饑饉相繼而作亦見天理不誣意、

轄旨定 宣公 欠

卽位 大旱 大水 秋螽 蝝生 饑 大有年

逆君遂見災而適獲其祥、經所以異之也、

十七年 盟斷道 同

謀有出於衆怒者、同可知矣、

傳只著其同欲無斷罪語、然非有不得已句可玩四卿皆忿不獨郤克

忿起大夫而主諸侯、君爲臣所取必也、 加盟曹南救泜盟辨起同字

倒單、

盟曹南 徐伐莒救泜盟

盟有同欲之例、兩卽弗同者而可形矣、

不必斷異只據事說非同欲故不書同上宋欲而非曹欲故盟未幾而

以不服見圍下莒欲而非魯欲故以二事出而逆女

叔肸傳

蔡季歸 稱字 鱄奔 稱弟

稱弟稱字卽指叔肸又搭客股無當

年聘 語盟 友如 遂得臣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 加遂如同

詳觀內外與政之迹經之賢貴戚明矣

所引諸人不重總借來辨肸之不見經不與使爲未嘗與政耳不與政

可見他非以私親之故世卿而經之書字乃賢賢之意也非但以不與

政爲賢在終身不食宣祿上見況宣公之時云云依傳轉辨

宣公 完

聯旨定

年聘 語盟 敗莒 遂入杞 下易友如陳遂如宋同

卽內外與政之臣而非與政者可知已

以一段只在稱字上論蓋以私親之故世官是一串意不可分

遂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

貴戚當政頻之時而不與則非世官可知矣

只主況宣公之時以下一段說賢處須貼明親親屬不軌

卽位 宣 鱄奔

春秋兩賢貴戚以其明義而守信也

上織屨而食終身不仕穀梁以爲通恩下織屨邯鄲終身不向衛國而

坐穀梁以爲合乎春秋

遂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 入吳 檇李 黃池 入吳 應刪

上本無可見以不與政爲賢弟道下則聖人削之以復父讎爲常子職

大年 晉衛伐齊 書

經紀兵交著昧禮逞忿之罪焉

項公不謹禮列卿不懲忿傳是通前後事論之君世子伐而責列卿正

見其取必於君也此句重看收書法不用詳字

斷道 伐齊 戰鞌

詳紀兵信主客之罪咸見矣

宣公 午

聯旨定

總敘照單分作只以伐爲主同盟則謀伐也戰鞌則伐而必逞其志也

收詳書

戕鄫子 日于鄫

卽小國被患見臣子不忠甚矣

重不能保衛君父至此極意兼前日不能復仇說

加執鄫同單體傳中旣字又字

叔孫傳

椒聘 書于 公在楚 不書葬康王

經於僭王之夷筆削始終以示義焉

總是爲楚僭王故始終不欲以王字加之兩邊俱就書法上發

滕子朝　杞子朝　椒聘　札聘　徐羽齊

屢黜諸侯之辭所以定名實也、

以擅進退諸侯總問起分三段明大法讓大防正大分俱是以狄道待

之總東述天理正人倫名實所由定意、下三比隨出一比同、

椒聘　札聘　執徐子

三黜僭號者之辭正其分也、

要發定名實意楚恃江漢之民和吳忘端委之禮訓徐誇弓矢之禎祥、

○歸父如晉

晉所與以圖柄臣謀國者誤也、

滕宣定　宣公　至

將宣公惟利是從意提過重歸父看傳中背齊是爲事晉事晉是爲謀

去三桓故傳末倒重三桓說輕於背與國二句串下不知本只頂謀大

家誅能成無悔意可見引君當道一段最重此正是知本

即位　如齊　歸父如齊　斷道　伐齊　歸父如晉

經於盟國邦交責其以利爲向背焉、

照傳順作向背都在齊上見傳非謂齊必當事但因齊懦晉強便是以

利爲向背要知無忠信誠慤之心當事齊時已然

如齊至 意 行父如齊 項 斷道 事晉 歸父如晉

盟國之邦交一徇乎利而已、

只主傳首段宜責宣公向背俱主齊言要識得無忠信誠慤之心即事

晉亦然背齊須就齊弱說方切利字不可云怒齊之故、

考宮 禮 獻羽 樂 大眚 刑 邢丘 政

主禮樂刑政句然與自己出意無當難出、

歸父如晉　笙齊　伐北鄙 只笙齊伐北鄙徵歸失謀上、

盟國失謀而貽悔經所譏也、

黑壤 從晉 歸父如齊 事齊 屐陵 從楚 歸父如晉 事晉　比伐許傳脫

二國之事大皆以利爲向背也、

公如齊 朝惡 四國伐鄭 鄭及晉平 行父如齊 聘項 辰陵 從楚 歸父如晉

滕旨定　宣公　至

事晉 楚鄭伐衛 一意從楚 同上

魯事事齊見晉強而改從晉鄭兩事晉楚見晉敗而專事楚不誠不義

歸父如齊　歸父如晉　執意如　意如至 向背以利、邪交不誠 勒沮以利、主盟失道、

公歸父如晉　墮郈費

資伯力以討強內臣之失行王道以革僭聖人之化、

上下俱是三家俱是張公室

歸父還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 至笙遂奔齊

經表使臣之善因誅逐使者之心焉、

以歸父志仁提起倒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作總收二書法成公幼弱政

在三家故傳結在當國者有無君之心上君臣勿平讀
加歸父如晉只作事實同單
歸父還自晉 還自晉
内臣不失復命之禮經與其志仁焉
句 聘八年十 遂伐邾十三年二 加本比邾形倒作
父臣有改有不改者其身一也
上晉悼公逐羣臣夷羊五等七人下孟莊子使董父仍爲車右豈黜仍
爲御騶亥體傳意必如夷羊五等方可逐苟無大故不可改也



出公如晉 十八年 遂盟向 十三年 同
出歸父奔公如晉 十八年 主逐臣失共作
出歸父還遂伐邾主忠臣存子作都不成題
歸父奔 歸父守禮 歸奔 子歸守信
兩觀去國之迹爲子爲死胥失矣





陽湖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海陵陳允昌明伯較

## 成公

元年 無冰 書

經紀常燠之變謹微意也

王事卽變調之事觀成公幼弱一段是人事在天變前故當涸陰云云
故字應字俱根其象已見來重天人一理一段發人君當慎微意微指
雨雹冰雪與人微事小對看每慎於微以無不悉書言蓋陰陽寒暑偶
忒若微苟察其消息盈虛則關於治亂不小也



加卽位戰鞍主成公幼弱三句
三盟宿 人事 友如陳 微 不致 不雨 無冰 書 悉 加大雨雪大雨雹同 再加元年春王正月亦同
經略人事而獨詳天變昭王事也
依傳倒作須玩一察字蓋天象者人君之鏡陰陽寒暑一一與政事相
應而或變其常此必有何氣消何氣息何氣盈何氣虛察其氣之所召
而修其理之所柄斯變調事備亂無自生也
盟宿 反如陳
兩略人事之微以其非經邦之訓也
以經邦大訓爲主推其所以不登不記意方妙末繳雨雹冰雪上微者

盟會不志、下大夫出不致　上加元年作經邦之訓、

人微比易伯姬歸 逆者非卿、則不書、 浮來 莒人微者、 鄆郊 晉人微之也、

事小比易玆如牟 大夫不致、 慶逆固逆 內女嫁大夫、不書歸、

、六月雨　無氷

春秋備王事並紀天道之順逆以見焉、

肅時雨若、豫恒燠若、于僖責成、只體悉書、以謹微備王事發、

上易三不雨意同是僭恒暘若、

三不雨　雨雪　無氷　雨雹

經於天變、詳志之以謹微焉、



只重謹微四股輕點

△秋七月　焚咸丘 天人一理、萬物一氣、

下比作萬物一氣、與消息盈虛無干、以題面正大存之、

加無氷倒本比作、

無氷　會平丘 傳皆有制治于未亂句

聖人慎(黑)天變固結人心皆制治于未亂也

○作丘甲 作

經譏望國益兵以困民也、

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爲一甲、三甲爲一乘、

周之兵制也、今丘出一甲、非復十有八人、向取足於四丘、今取足於三丘、總一乘、而計之增一甲矣、甸出百人、非復七十五人、向止出三甲、今乃具四甲、積三甸而計之增一乘矣、雖增乘增甲不可知、其實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損農以益兵、便是困農、不必說到賦重民貧、農民國本也、故曰非爲國之道、

斷道　歸父如晉 去同　作丘甲

望國備敵益兵、不知爲民計者也、

上二比爲齊難倒作同單、　加蒐紅只一驗、

△戰郯　蒐紅



欲知望國益兵、參甲乘之多者而可推矣、

以本股增甲增乘未可知爲主、而以二事分參其中、只虛虛突駕、不用斷罪　楚人于郯之戰、左右分爲二廣、廣有一卒、蓋百人也、卒偏之兩、蓋二十五人也、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是一乘有百五十人矣、晉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上易城濮同楚廣之法、非起於戰郯時、城濮傳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卽此、但莊王時爲敖復修之耳、

加本比如單作兩事兵借來參比不是驗

作丘甲　蒐紅

望國益兵之實、卽後事可按也、

倒作同單、或生益兵困乎民間兵專於臣合、少職鄰比便不全、

△作丘甲　立武宮

益兵困民建祀越禮均譏其不宜焉、

作者不宜作也兵制重道宇立者不宜立也廟制重禮宇司馬之兵四丘而出三甲三甲而出一乘諸侯之廟尊太祖而爲一合昭穆而爲五、

○作丘甲　作三軍

兩紀皇國之變制係民馭臣之道見矣、

上變而民困失一乘一成之制以戰邲鞍紅證下變而臣專失公車公徒之制以入鄆鞅聘證二邊俱有作者不宜作也、



卜易舍中軍亦是變制專兵但專責季孫耳

丘甲　大鹵

春秋有譏變兵制者有譏廢戰法者

上益兵變一成之制重困農上下崇卑護軍職之法重敵詐上、

盟赤棘稱及

即要盟非道內臣懟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只起下遠與晉尋盟何不顧勞民傷財而汲汲遠盟正見忿懟君父之極全在誅心上立論備齊惧晉不平懼晉而結之正欲求逞於齊也恨齊人恨宜公處雖說三桓然纔言云今季孫當國還責於孫

書法只及字、

平州立宣　歸父如謀去三桓　笙奔納歸父　即位大故　丘甲備齊　赤棘　戰鞍將有事于齊

依傳倒作同單、去平州同去戰鞍亦同、

盟折　武父惡屢盟　歸父如晉　笙奔　即位　丘甲　赤棘

原春秋所以惡盟尤誅懟君者之心焉、

如單但固本係邦一段須多發。上二比易盟茂盟宿同、

、作丘甲　赤棘

內臣機益兵而結好於遠其心逆甚矣、

既又二字側下見困民之甚倒懟君作收書及盟於作丘甲後、



加公即位同以成新立發意起惟懟君故困民而不恤也、

作丘甲　赤棘　戰鞍

內臣亟逞忿而不顧其逆心當誅也、

即位　丘甲　赤棘　公如晉

內君嗣位而困民即新伯之政以見焉、

主成即位之初云云、以悼即位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以復霸形講、

武父　赤棘長亂勞民、或以非惟長亂提起倒本股作亦得、

赤棘　會蜀
經紀信妖懟君辱君之罪昭矣、
二邊俱有君民俱側重君上上忿懟君父下辱遠君父、
敗績茅戎不書戰　書敗績
經紀王威之衰端本以責之焉、
以存防引起重端本作責劉康公只在邀之一字上不敢信持國是背
瑕嘉平戎之約
從王伐鄭　王師敗戎
兩紀王威之衰皆上失其道也、



以不書敗不書戰爲存防提明重王道之失上作、
加春王正月會潸是尊君外夷、
河陽　僨函
聖人欲天下尊君外夷而兩示義焉、
以聖經垂法大意發揮不可實講事迹末帶尊服有道意　上比或易
會首止傳雖有尊君抑臣句然是世子終未確、
出春王正月會潸同上大一統以尊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
、召陵　河陽
二伯之所以服夷尊君者皆得其道也、

上齊桓不戰服楚正與輕於邀戎相反下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
忠亦至焉、　如此則逕作子桓文說矣欠通、　辛酉南闈出陽穀會城
濮作得尊服之道下比亦欠確、
或出鄭逃城濮以徇命志戰爲失尊服之道又伐山戎鄭逃以畧遠徇
命爲失尊服之道傳明指桓王康公復出替股俱謬、
齊人伐衛　會陽穀上比舊搭會城濮謬
經明王道有取於君天下禦四夷者焉、
惠王討立頹命齊伐衛與桓王伐鄭反齊桓惇信制楚與康公邀戎反
河陽　王所　盟新城　盟辰陵



經示尊君外夷之義尤必要諸道焉、
河陽尊君王所則失所以自尊新城外夷辰陵則失所以外夷　出首
止鄭逃新城鄢陵同或凡伯聘錫桓命荆伐納頓亦同三題俱未安、
二年　伐北鄙不待貶而罪自見
經於大國憤兵直罪其非義焉、
玩同曰憤兵一段明是兩責則此處只主責齊爲是但須本魯說來後
仍歸到魯上收不待貶書法或[illegible]於齊憤中寓責魯之意蓋因初魯
事齊句及兩而後字俱說敵釁自魯也然終屬鑿空似不必　加斷道
赤棘只作事實、

公如齊謹事　行父如齊易世　斷道一盟　赤棘再盟　伐北鄙　戰鞍

經原內外離合交著遅忿之罪焉、

上數比流水講下倒本比戰畫作只是直著其憤而不義自見故曰不待貶。　去戰鞍同單、

公如齊　歸父如晉　斷道　赤棘

攷內外離合之迹用兵之非義可斷矣、

其合之情齊當念魯亦不宜遽背其離之故齊當反魯亦不宜淫逞

斷道　赤棘　伐北鄙　戰鞍

經原二國之兵端而交罪其非義焉、



伐北鄙　戰鞍　取龍邑侵巢丘　焚雍門侵東海

直紀內外憤兵之迹非義見矣、

照傳申下總發彼此無善意、

、新築敗　以衛主戰

經惡與國之志戰示息爭之道也、

說衛之加齊已甚正見良夫不當戰也全要描良夫一片欲戰心腸透、

齊師侵虐指伐北鄙言與齊師遇遇其伐魯之歸師也、

斷道　晉衛伐齊　戰新築

經原與國構怨之迹深惡其亟戰焉、

兩又使字宜體發同單

、突救衛　盟柯　戰新築

經欲息天下之兵深惡夫構兵者焉、

三比皆從聖人意思發方聯絡得傳中故書法如此意間繳俱用本比

有以伐衛及戰敗鄙等替本比者深可痛恨、

△突救衛　盟柯

觀經取解紛遠怨者惡戰可知矣、

就所善所貴中含惡以兵刃相接意勿粘講　上易鄭人伐衛以衛服為解紛欠當、　或齊人救邢齊解紛　晉侯伐秦秦遠怨　同、



戰新築　戰鞍　石稷欲還良夫不可　三卿欲還武子從之、

常例以重主兵之責變例以重專兵之戒不如以衛主以四國主相比為當、

戰新築　書救鄭

春秋予奪二將一重戰之心也、

戰新築　夏圍戚　孔子惜繁纓　孔子先正名、　扭捏刪之、

戰新築　吳救陳　善解紛責遠怨　惡首亂善解紛、

春秋欲息天下於攻伐之兵兩示意焉、

、、戰鞍敗　四卿皆書　以四國主之

經於兵之過逞者兩變文以垂戒焉、

傳中形容專愎儘暢作文須極力發揮上獨責季孫下並責四國一怒正與一笑對二戒字極重以此垂戒不特著罪而已上邊非說專兵只重人稟其怒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意傳曰勿後政自季氏出又曰堅氷之戒則此正是季孫乘機竊政一大機會不獨逞其忿欲已也殘民毒衆正與哀去傳殺人盈野相發不可略

加伐衛及戰 受伐者爲主、 戰郯 將稱先帥 同只照起變例

伐衛及戰 戰郯 斷道 戰鞍 作三軍 舍三軍 大意同單、

經兩變例紀兵以後事驗其專以前事著其愎、



伐衛及戰 受伐者爲主 敗鹹 不書侯叔夏、

主兵之例責將之體只說個例字體字殊無意味、

上易戰紀 紀主 彭衛 主晉 大棘 鄭伐主宋然書華元便與將邊相混 同、

斷道 即位 戰鞍

兩變文紀兵原事而爲專忿之戒也、

同單上二比只貼人兩邊

即位 戰鞍 三軍 中軍

權臣不顧君而逞兵則政所由專也、

只主成公初立一段政出季氏即指行父今搭季宿與兵太遠、

伐衛及戰 戰鞍

只主四國憤兵一邊上比只辨書法、

戰郯 戰鞍 常例、變例、 獨罪林父 並書四卿

春秋紀將有詳略一將權尤謹兵權也、

總問而比作一怒故並出仍獨罪季孫

○戰鞍 湨梁盟 禮樂 征伐 齊母笑客不謹 高厚歌詩不類 季孫一怒 荀偃一怒

觀二臣之專兵好知魯晉之不振矣、

戰鞍 作三軍

經重兵權故於逞忿變制均示戒焉、



兩傳俱以舊制起俱有主幼句上然後政自季氏出下季氏益張、

△戰鞍 三卿伐莒

兩紀列卿之並將無非重兵權也、

魯無四軍曷爲四卿並將前已舍中軍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上然後政自季氏出矣下借舍中軍傳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對、

戰鞍 伐邾盟句繹 四卿並將云云政自季氏出矣 列書三卿云云適越之辱兆矣 刪

：戰鞍 戰鐵

經紀兵功而爭讓別矣、

郤克曰君之訓二三子之力范叔欒伯皆曰何功之有簡子曰伏弢嘔

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蔺肱郤良皆曰右之上御之上二左其整

、、如師袁婁　反以晉人殿之

伯國要盟於未服之敵以理曲也、

非有擊强扶弱之心是非義源頭而今日東畝質母之言尤非仗義者口吻傳末制敵莫如句通結上文天下莫大二句又伸說上句義即理也引齊桓只重仗義晉以東畝質母命齊者全參不破國佐來意猶自謂戰勝力强足以脅齊使從而不虞國子揖而去也乃使魯衛之使僞以國佐之詞爲請而追及袁婁以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非晉乎

、、國佐如師

[illegible]



伯國不能致敵之服由伯義失也、

傳直云非服之也不可用敵服未誠語從戰鞍上翻出齊勢弱晉勢强何僅以賂免就賂免便是不服而所以不服由列卿求逞私忿與齊桓擊强扶弱之心異也末發待之不可無其道意、

盟袁婁

要盟在伯國知制敵貴以義矣、

以及字問起重不以德命上傳只重質母者以此命尤悖於理也、

△于師召陵　如師袁婁

觀要敵之異於服敵知仗義要矣、

齊桓退而完來自應書來國佐去而晉追與之盟自應書及非聖人特異其詞也然須借此比擬體貼出所以異處來方有見作文雖倒本股全要相形制敵莫如仗義三句要大發於後

加伐楚次戰鞍同、　再加楚人伐鄭伐北鄙新築亦同、

○完盟　佐如師

敵之服不服由所以制敵異也、

全在心服賂免內寫出得失來若重齊晉上發便似前題亦勿倒書法、

以此傳中未嘗以書來作書法也

△召陵　袁婁

[illegible]



二伯結信之異由制敵有得失也、

齊桓退三十里而禮盟屈完郤克進五十里而要盟國佐上根仗義來下重不以德命上由是國子不可頂又不以德命說

戰鞌　如師袁婁

詳伯國戰盟之迹知制敵之貴義矣、

加伐北鄙新築同以齊雖侵虐說起以晉之伐不以義佐之服不以心流水講下倒不以德命上、

戰鞌　袁婁

伯國挫外而要以盟經兩責其失制敵之義焉、

既去如師、宜比作、上以齊虐未甚起、責諸大夫遲忿、此齊所以不服、下

以齊心未服起、責晉大夫又不以德命、此終所以汲汲欲盟、各收書及、

〇如師袁婁　夾谷　歸三田

卽要盟化强之事、知理爲大矣、

天下莫大於理云云二傳俱有、前後總用中間只從學者口氣論個道理、

不必强以御克孔子作對

〇遂伐楚　夾谷

主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二句、加越入吳作强有力不與焉

出夾谷歸田黃池入吳同、



、、戰鞍　袁婁　取汶陽　圍棘　比圍棘傳

敵未服而不以德命可譏、叛已破而不以德綏可貶、

戰鞍　如師袁婁　取汶陽　言汶陽　盟蒲 只袁婁盟蒲同

信義不足以服人、而要盟者均可譏也、

各有二層意、國子背城借一、文子德則不競、

、取汶陽 不曰使而謂之取

經於故地之擅復、正以王制焉、

請於王以正疆里、只一事、不可以王命王制分、

加戰鞍如師袁婁同、隨加一比亦同、只作復地事實、

取牟婁　取汶陽 加戰鞍同、

理國擅復故地、與得非其有者無異矣、

取汶陽　盧吳歸 正疆域、存封建　公天下之義、公天下之心、兩邊各有興滅繼絕

觀經致意於復地復國者、得興繼之義矣、

外有滅項取汶陽題、以尊君尊王比、絕無關合之趣、刪之、

侵衛會蜀

經獨舉重以罪辱君者、戒遲忿也、

稱師著衆、無罪楚意、言衆正見被侵者之危、書其重者、只明不書侵我

之非諱、就此便見得季孫辱君、非聖人特書重以見罪也、爲國上卿句



重者危在使上屬民、辱在盟上屬君、雖如此說、卻分不得、傳意重辱遠

君受上此傳從心上論、故結以史外傳心要典須發、朱南圖曰、反求

諸己、是反求所以致辱之由、戒字卽上懲字意、知忿忮之貽辱、便知懲

忿、便知以禮制心

楚鄭侵衛 二國稱師

經著外暴、而內臣危國之罪可按矣、

侵衛、蓋自是侵魯、只特不書耳、侵魯衛總此師、須從稱師著其衆上描

寫楚勢張皇、以見魯之可危、而季孫之罪、以冷語挑發、

會蜀 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書其重者

經杞內君見辱歸罪於當國者焉、

以夏之君會夷之臣總論方見得重、

斷道 赤棘 晉衛伐齊 去 同 戰鞌 侵衛 去 同 會蜀

內臣退念以辱君經舉重以見罪也、

倒單作侵衛只帶下 或赤棘戰鞌侵衛會蜀同、

斷道 晉衛伐齊 戰鞌 侵衛

按外東所以起而內危有故矣、

魯衛受盟云云楊橋之役故字與特起於忿忮及反求諸已句相應只以

著楚師之衆云季孫危國之案

成公 十六

戰鞌 會蜀 倒作或主專兵辱君合

會蜀 盟蜀

經紀會盟貶內卿之辱君貶列卿之宗夷、

上重禮字下重義字齊楚同我臧宣叔猶先有知難之見無功受名臧

宣叔猶恥爲往賂之行、

會蜀 夾谷 季孫不以禮制心 楚兵 孔子能以理化强 萊兵

相臣有得失君之榮辱因之矣、

盟蜀 不論公而人諸卿之大夫以見意

列國宗夷經貶其不善擇焉、

傳首便將主盟辨起正引下西向服從意主盟服從須重看楚僭稱王

晉猶主盟此意極重卽新城傳君臣之義減一段意擇義者擇此耳當

時諸侯俱擇强而事不知晉與楚不當論强弱也況諸侯苟能任賢云云

又有不必畏楚者乎夫不必畏而服從大可恥矣恥字要透盟雖大夫

罪實歸諸侯

盟而魯與如齊主幽之盟而魯與則書公會齊侯云云舊出盟蔑北杏題

夫公與邾盟不可言魯與而北杏之盟魯未嘗與此題股之最不通者

剛之、

荆敗蔡 伐楚次陘 去 同 于師召陵 服夷 清丘 盟蜀 服于夷

成公 十七

列國昧夷伯之分律之服夷者媿矣、

以敗蔡清丘辨個夷狄主盟之分卽倒本比而以伐楚召陵配講、

出荆伐鄭召陵清丘盟蜀同

荆敗蔡 盟清丘 盟蜀

列國昧夷夏之分而宗夷亦可恥矣、

倒作同單重不當宗楚上

荆敗蔡 清丘 下易新城大遠不如清丘顛切晉雖不競猶主夏盟

試觀夷伯之分而列國宜知所擇矣、

宜滾發楚不如晉意

伐楚次陘去同于師召陵　盟蜀只召陵　盟蜀同、
即伯主服夷而責服於夷者焉、
如傳倒作、要得比斷意在仁賢云云、即當時列國服夷之策也、
盟幽　盟齊　盟翟泉　盟蜀
經不以內諱之例加宗夷見貶自有在也、
傳謂不諱公者、從同之義固然、而貶宗夷之旨、卽在人大夫以見意作
文如傳以三比辨問起從同之意、倒作如單、
加荆敗蔡盟新城以前三段問起、將此二支辨晉楚夷夏之實、倒本股
收書法、



只上三比、內以諱爲貶、昭大信、謹大防、嚴大分、
、盟齊　盟蜀
經紀從夷而不肯諱者、從同之例也、
兩邊罪一般、方說得從同不可分、交夷宗夷看蓋盟齊爲交楚之始、不諱
不足以見貶、今盟蜀之事同則貶亦同、不必諱公而可知矣、故於此不
諱而人諸大夫以見意、須將正始意發透、則從同自不費力、
盟蜀　會鍾離
經嚴中國之防、故服夷親夷者皆罪焉、
俱以僭王爲案、上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下俛首東向而親吳、

有搭會非杏主貶戴伯以正分、貶從夷以謹防、何味、删之
三年　會四國伐鄭畧而不紀　稱爵而以伐書
經略交兵、獨寓責從夷者焉、
提過彼此無善意、便從晉無善、而稱爵書伐上推出鄭非來附夷援夷、
指從楚侵衞言、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之詞、勿作乎晉說、亦不可板
着罪鄭語宋衞未暮稱爵以著其忘親只帶後、　現聞先生曰、初爲着
從必以鄭之從楚也句可味、蓋追原鄭之所以獲罪于晉、晉之不能息
兵于鄭者、祇以其從楚、則致兵之由、失在始矣、雖有伯主釋怨之私、豈
能沒其辭討之實、鄭人縱不當以邲之故見討、而其初附夷援夏之罪、



能免于晉誅哉、故傳首既曰非觀釁、而又曰盟主有詞于伐、其旨自不
相背、觀者得之、
侵衞　會蜀盟蜀同　五國伐鄭
貳國附夷致討、經託詞以罪焉、
同單上二比、只作據中國事實、　加戰邲只照非觀釁句、亦同、
戰邲　五國伐鄭
以報然之師而有詞者、附夷之罪重也、
新宮災
經於望國遇災、原其不恭而罪其非禮也、

不恭意輕只重非禮、

去疾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晉鄭子良伐許

主鄭伐許傳此初伐也後用不可再意、

如晉至 書至

當覲王之時而事伯其事悖矣、

嗣守社稷與拜汶陽相形正斷其不覲周而朝晉之悖不與喪畢丕看、

春秋所爲作句重以其關君臣大倫故不作等閒看、

加取汶陽只作事寔同單、 再加卽位同、

遂如晉 十一 如晉至



兩按事伯之因知其溺於小惠矣、

晉執曹分其地濟西晉勝齊使歸我汶陽皆是復所侵、

△圍棘

望國以兵服故邑失保民之道矣、

從故地上推出所以不願之故方見得宜修德政薄稅斂反稅畝輕力

役反丘甲二者正修德政之大目亦必失之指民心說非指來言汶陽

也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須描寫無書法、

加取汶陽作故地事實

初稅畝 作丘甲 取汶陽 圍棘

望國啟叛而服之非道經所以譏之也、

倒本股作、 舊加言汶陽甚誤歸因晉有二命與棘何干、

、初稅畝 作丘甲

稅役日重民心所以攜也、

上壞田制盡民財下壞兵制盡民力要體稅役日益重句混發以圍棘

起束舊作合題瞶甚、

、圍棘 盟蒲 加稅畝丘甲取汶陽言汶陽分貼兩邊、

以威信服貳皆不知服貳之道也、

各以啟貳原起上倒成不知薄稅役下倒景不知惇信明義、



圍棘 會平丘 上加稅畝丘甲下加弓如晉同

春秋重結人心責無以服叛協貳者焉、

重賦致叛又攻之以兵崇脩啟貳又脅之以威、

圍棘 圍費

兩於內兵討叛責其失服人反己之道焉、

上有命上將用大衆語稅役下有命正卿用大衆語忠禮

圍棘 言汶陽 夾谷 歸三田 失故地力以脇人 得故地理以服人 比夾谷傳

以亦必失之搭言汶陽比謬已辨前應刪

伐廧咎如

討赤狄之餘也潞甲氏吁餘黨散入廧咎、借潞甲傳作文終不成題、

二聘二盟 不繫國 不言公

二卿因聘而盟經惡其辱國而抗尊焉、

於本國則辱於外國則抗二一意碎作後總發惡中有惡意總收不繫國、

不言公二一書法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故盟非禮也聘未足劾信釋

疑又相歃血是不信也干先王之典是干有聘無盟之典遂事之辱辱

字重看遂事應生事專命辱字應非禮不信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

非辱國乎遂字只作事實舊主專與抗分是重遂字反丟卻不繫國書

法了、

成公 圭

加俞聘衛聘只作有聘無盟之例、同單、有聘無盟是論先王之典以

俞衛當之未是、

高子盟 完盟 庚盟 良夫盟

或以權命合義專命悖禮比或以高府作引其君當道俱不見好處、

〻鄭伐許 稱國以伐

其貳國虐小斥之等于夷也、

稱國何以爲狄之蓋夷狄舉號也夷狄之行是通論鄭襄之爲人而斷

其無異於夷亦不是以從楚便爲計利是通論其所以從晉與楚者見

其但知有利不知有義也義利乃極重夷夏之分全在此憑弱犯鄰亦

是逐利之見照傳況又口氣串說不可倒入虐小然再動干戈意亦不

可遺、

加去疾伐許同照一歲再伐、

、四月伐鄭 楚子伐 辰陵 去同 戰邲 晉侯伐 五國伐 去疾

伐許 鄭伐許

同單只敘事略詳耳、只戰邲晉侯伐五國伐兩伐許同、

晉侯伐鄭 五國伐鄭 去疾伐許 鄭伐許

貳國計利爲從違因其虐小而狄之焉、

照傳流水作不可以從夷虐小對、

成公 圭

四國伐鄭 楚子伐 辰陵 去同 戰邲 晉侯伐 侵衛 去同 五國伐

貳國惟計利爲從違狄道也、

事迹流水點盡將利在中國數句總斷束歸本股、

出楚人伐 五 黑壤 從晉 辰陵 從楚 戰邲 晉敗 侵衛 專事楚 戰邲晉侯伐同、或黑壤

同、侵衛易盟蜀亦同、㊂此傳與四國伐鄭傳題相似須辨此傳不出

圍鄭、前傳無五國伐鄭、

鄭伐許 徐越伐吳

經原素行而黜虐小者原世類而進從兵者、

各有二一意當在書法上體貼上以爲告詞云、一字褒貶義安在也下或

者以詞爲主、云云一字襃貶、義安在乎、

鄭伐許　晉伐鮮虞　秋義 仍義

附夷效夷皆中國而夷狄也、

楚子伐鄭　晉侯伐鄭　執意如　意如至　比意如至傳朓、

以利從違者非中國、以利操縱者非伯主、

四年　華元聘

即大道之通嗣君、知邦交之無間矣、

主侵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共蟲牢之歃、可入講、收侵宋、

冬城鄆　主城中丘傳、公欲叛晉、城此爲備、出杜氏註、



鄭伯伐許　稱爵

戎國忘親、即戎其惡著矣、

諸侯在喪稱子、故知稱爵爲貶詞、稱爵有汝安則爲之意、　加鄭伐許

只辨稱爵書法同單、

鄭伯伐許　遺親不咈、從君不忠、　甚穿鑿、

五年　杞叔姬歸

經紀内女之歸、重人倫之本也、

只在書法上講、重戒父母上、發擇家與室、

加杞伯朝同單、上比只作事、寔加歸杞主、其歸其出句、

蔑如宋　報華元也、主衛宋傳、

即内臣之報禮、見和好之情矣、

僑如會穀　借無書傳、不成題

梁山崩　書而不繫國、

特紀天下之異、欲人君修實德也、

盟蟲牢　特書同盟、時定王崩

經紀服貳之信、均著其不臣之罪焉、

皆不臣、皆宗正貼同宗、

盟蔑　盟宿　庚盟　良夫盟　蟲牢　二傳雖俱有惡之中、又有惡句、然無甚意味、删之、



六年　立武宮　特書曰立

望國祟祀、非禮經所譏也、

重廟制上、祭法從廟制說來、武公名敖、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論廟制、祧於祖之時、論祭法、絕於僖之世、

立武宮　有事武宮　建祀違常可譏、當祀適變可予、　有何好處、删之、

立武宮　立煬宮　行父誇戰鞍之功、意如酬不入之績、

兩於望國祟祀、皆譏其不宜立焉、

△取鄟　滅而書取

經諱内君、覆小、示尊君之義也、

以滅國之惡敘起倒書法作謹微張本指書法言蓋同一滅國或君或
臣其間若甚徽然慮世有不嫌攻主過而甘助權臣者故立爲尊抑之
旨示臣子不可一毫有不憚人主而畏權臣之意所謂謹微也傳雖以
滅項比斷單比只虛說個抑臣項傳說諱君者不可移而諱臣此傳說
君不可不諱臣不可諱宜辨　玩傳後殺生在手一段則知權臣威焰
委寔可畏人臣于此須打定念頭處處向君父照顧分毫不肯假借纔
是漢子行文須有伉浪之概方妙

、滅項　取鄟

隱顯君臣之覆小辨分嚴矣



尊君抑臣相聯不分全重書法上總挑剔謹微意聖人此義是爲後世
尊抑者立個規則玩每謹於微云云可見

歸父奔忤貴　趙鞅歸犯上　加歸父如晉晉陽叛同

觀忤臣干主之異致知微之當謹矣

犯上比易公圍成適歷俱意如　林父歸公逐獻　晅歸公訟成

忤貴比易翹奔意如　朝吳奔無極

犯上四句是虛說况已引實事証矣搭出終贅

滅項　歸父奔　取鄟　朝吳奔朱取鄟同單就抑臣論

經尊君而抑臣謹權臣之禍也

如單渾發謹微意將歸父朝吳事纔入議論中見得此義不行是以
與衆多若魯若楚知有權臣不知有君父也

公歸父奔　朝吳奔

兩觀權臣之勢重知聖人抑臣之旨矣
只形容乖忤貴臣之禍見聖人諱取鄟不諱滅項正有見於此也

○歸父奔　朝吳奔　會邑七習　召陵侵易栢枼同　北朝歌傳前

觀權臣貪臣之害有國者可戒矣

歸父家遣云云引犯上干主四句　歸公弗納云云引國家之敗四句

·良夫侵宋書侵



經於與國凌大而深惝其無名焉

此書法乃在蔑僑如書侵照出須倒得得體　責罪者即所以責衞要
體亦然字勿單說無名而遺卻不立

嬰齊如晉

此晉命伐宋事實不成題若出則借兵戎邦交等語發揮在華孫問罪
作賢者之後在比歸傳則影叔肸

蔑僑侵宋特書侵

望國猶伯以用兵可惝甚矣

師出無名是春秋罪之處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之處重事大倚宗

須玩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正形容可陋之意要發命上卿用大衆不可
遺傳中上三年一段是原素好以見此伐之無名後二年宋來納幣一
段乃驗其聽命於晉之實與和好無干 加良夫侵鄭衞竝斷 加嬰
齊如晉只作聽命事實
五國伐鄭 元聘 茂如宋 蟲牢 茂僑侵 納幣
望國凌大無名即交好之始終可驗矣
倒本股作納幣比如傳另驗不可以始終平點 去元聘茂如更直截
五國伐鄭 元聘 茂如宋 蟲牢 良夫侵 茂僑侵宋
經原二國交睦之素深陋其兵之無名焉

以事實證過舊備竝責 出五國伐鄭蟲牢良夫侵宋茂僑侵宋爲當
五國伐鄭 盟蟲牢
観三國兵信之同用兵之無名見矣
即上題脫出勿誤以忠弃作合
△元聘 茂如宋 加五國伐鄭蟲牢碎作大意同
即二國交好之密內兵無名可知矣
通嗣君報華元總作見邦交之厚
出華元聘再納幣以未侵既侵分下比非傳旨
茂僑侵宋 汶陽歸 徇命失交 徇命失地

茂僑侵宋 會伐鄭
內兵兩制於伯其不立可知矣
俱有不能立句前同兵好後結婚姻臣憂其恤君請緩師
元聘 盟祲祥 通嗣君 嘗邾通好 下無明文難出 比執意如傳
嬰齊伐鄭書救鄭
經惡外暴不義而深予伯臣之不戰也
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明隨照傳轉下善晉大發末收云不得以無
功而謂其救之非善也救善而伐者之罪不益明乎凡書救者未有不
善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二善字緊相應救鄭之善全重不

遷戮上不可以救與不遷戮作兩層不遷戮只在不貪二縣之功上論
書法云書嬰齊帥師而無貶詞者以是爲不待貶也如其不以楚爲罪
則何爲而錄晉之救也書欒書帥師伐鄭蓋善書也以書之不計功而
全民乃所以爲善也
嬰齊伐鄭 下書救鄭◎比七年伐少秋字
外夷加兵反正之國非義甚矣
楚僭王既入於夷則鄭之背楚即晉正是改過遷善嬰齊爲是伐之何
義乎春秋惡楚全在此伐喪帶說
△書救鄭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經於伯臣恤患善其得不戰之道焉、

起處喚明原楚意卽以無功問起重不遝羗作收處仍帶楚罪一句繞角之遇、已自勝楚、楚師還、晉師遂侵蔡遇楚救蔡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遝羗事在救鄭之後須敘明白無功、謂無折馘執俘之功、非救鄭無功也、與計功受賞二功字相應春秋所以善之之意正在此

敗蔡　次陘　蟲牢　伐鄭書救鄭　伐鄭蕭魚 加于師同

經原事以罪外暴于伯臣之幾於二伯也、

以楚暴發在前、轉歸不遝羗上作、各比只照傳點入如單

敗蔡　伐鄭書救鄭 去救鄭同、



胥夷虐反正之國經托伯救以罪焉、

救鄭只作書法無善晉意、加蟲牢鄭反正、再加春王正大一統同、

△敗莒　敗箕　滅潞　滅甲氏 只敗莒 滅甲同、

諸臣殘民以邀功皆非仁也、

季友晉邑郤缺一命林父狄臣士會黻冕皆計功受賞、

〻伐楚次陘　于師　書救鄭　會蕭魚 加召陵會申同、

伯兵不遝羗幾於不戰者矣

以桓悼相對提講在前、而以書救翻上庶幾哉口氣要體言不計功而全民庶幾乎二伯之心也須知此傳原不在功上比擬

出次陘書救鄭會蕭魚同、

○次陘　于師同、召陵　蕭魚　會申同 執晉

二伯不計戰勝之功近王事矣、

只重不戰幾於仁上桓以義悼以誠點作眼目完心服鄭久服甚輕若誇他不戰之功便與欒書不合矣以舜文起以欒書繳、

出次陘蕭魚同或只出完盟會申題意不全◎記此傳無盟戲

滅甲氏　書救鄭

經予奪用兵者不欲人之貪戰功也、

主邀功無功分殄滅與不遝羗正相反須要相形



滅潞　滅甲同上、伯禽宣王、齊桓、舜文、晉悼、分點、

敗鄖　次陘　敗箕　留吁

驕兵殘民、不戰全師、分作、友獲翬、受汶陽之賞、缺獲狄、受再命之榮、會獻俘承黻冕之命、皆非仁心王事、與齊桓晉悼欒書正相反、

敗鄖　甲氏 總發折馘執俘、計功受賞不得分、

有合戰必傳出召陵書救鄭偪陽會蕭魚主主將之權行師之仁合、一書救又作主、又作客、不成題、

書救鄭　書伐鄭 加伐鄭執鄭同、○加蟲牢作鄭背華從夷之案、

經筆削內外之救兵虐夏從夷之罪俱見矣、

二邊以鄭作案惟鄭反正故楚不當伐惟鄭從夷故楚不得救

伐鄭　書救鄭　次鄫　壬夫侵宋　只書救鄭救同

春秋筆削救兵罪在猾夏從夷者矣

書救鄭　伐鄭盟戲　武子從韓范悼公從知鎣俱從晉

書救鄭　旬侵還　書不還戮以無功辨起旬不伐喪以專制辨起

二臣還師幾於仁矣

七年　食牛又食角牛

察於物變當以强臣爲戒矣

一次傷或備災之道未盡今畋卜又傷則與人無干乃是變異必有以



致之者矣傳云理或然也原說得活宜體之

歸父如晉　戰鞍　主宣公有虔三桓二句一串作

吳伐郯　稱郯以伐

經黜僭號之國所以尊王也

觀春秋之法仲尼之制句要得聖人扶持名號故不嫌進退諸侯意族

屬命圭可入講吳僭王自壽夢始此卽位之二年也時巫臣通吳吳兵

始及上國郯己姓太皡之後

吳伐郯　會黃池

春秋始終黜僭號者亦尊王之義也

夷狄原該舉號到强大時亦只該稱子號吳狄之子吳亦狄之也總敘

串發體貼後雖與不過字只重書法不必粘壽夢夫差

或加郳黎來小邾朝王進受命黜僭號合不見關切處

吳伐郯　猶三望

經惡僭號僭祭者皆以維王室也

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句立意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命圭

有命曰吳伯不曰吳王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封內有望曰泰山不

曰河海

不郊三望　書



經於望國舉祀特志其禮之僭焉

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與僖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伐鄭救馬陵

經惡外暴而詳伯義以甚其罪焉

傳先以楚罪說起而下文一則楚罪益明一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

勢益張步步繳轉楚暴上宜以楚爲主中間於寻晉中形容出楚之强

横而以故盟于馬陵云云結局不必以大合及同病平對鄭善只點還三

書法遞繳須知同盟不是特書

秋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不特貶而罪自見

外夷顯兵於從正之國罪自見矣、

與莊之欲討徵舒句最重蓋春秋謹華夷之辨苟非誅討則楚兵不可一日及中國也況頻遲而屢試乎、

、九國救鄭 特書救以美之

伯主勤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

予晉安攘以大合親往發之楚罪鄭善只用織出全自楚勢益張內發出善晉意、

、盟馬陵 書同

卽諸侯謀外之同外橫可知矣、



傳中故盟于馬陵故字緊承上來宜就諸侯同病上形出楚橫

伐鄭九國救鄭

經懸外暴特善伯救以見焉、

主罪楚作晉之安攘亦要翻到罪楚上鄭善點在中、

、九國救鄭馬陵

經詳伯識之勤見夷勢益强矣、

玩傳當從其君自行以下意主楚暴作以會合親救大講於前隨以同病附楚意作二比于後蓋以晉救爲骨渾融楚鄭在中而重發楚橫、

入陳　蟲牢　伐鄭晉救鄭　伐鄭救馬陵 去入陳蟲牢大意同隨去一比皆同、

外夷顯兵反正之國以勤中夏經所深罪也、

背夷卽華鄭之善也楚爲是頻伐異於莊之討賊矣觀晉遣將而親往親往而又盟則楚勢之張楚橫之甚當何如哉救不待貶、

入陳　伐鄭　伐鄭九國救鄭

犯順異於義兵經託詞以罪焉、

入陳　嬰齊伐鄭　嬰齊伐鄭

外夷屢與犯順之師非討罪可例也、

以其背己而從諸夏句重正是異於楚莊處〇加蟲牢只見鄭反正意、

加九國救作書法、去入陳不用楚莊相比、



蟲牢　伐鄭晉救鄭　嬰齊伐鄭

楚非義晉仗義對作、

蟲牢 反正　嬰齊伐　嬰齊伐 頻年　九國救 楚罪益明鄭善亦著

外夷屢虐反正之國經託伯義以著罪焉、

〇晉救鄭　九國救鄭馬陵

詳伯國之兵信夷勢之益張見矣、

主前此晉遣云云一段以二救亦倣而馬陵照故字拖發於後

去馬陵同只不用故盟于馬陵一段、加二伐同但以楚頻年肆暴重論起、

九國救鄭 晉伐鄭

筆削救兵知貳國之善不善矣、

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爲主以晉楚爲案

出嬰齊伐鄭嬰齊伐莒同 加伐莒比謬且難認

江黃伐陳 九國救鄭

兩紀伯兵有驗伯謀之善者有驗夷勢之横者、

〻盟新城 盟馬陵 盟柯陵

迭紀諸侯同好夷狄之勢可攷矣

一外楚一病楚一懼楚但講當日局面無貶中國意



嬰齊伐鄭七 晉伐鄭十 有用嬰齊伐莒者已辨其謬矣、

經於憑夏從夷兩著其罪焉、

上以入陳比下以救江比 加救江入陳同、

〻吳入州來

經紀强夷用兵志淩外之漸也、

主滅巢傳猶龍謂四隣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楚邑不可謂隣亦不可謂制也于制字甚解得去獨不思傳曰四隣封境之守乎家氏曰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邑則隣字還指州來爲確未須帶封境震意

此疾楚始專故特志之舊欲兼長岸傳失入對作無明文或子起緻點緻則不妨

八年 〇言汶陽 來言 歸之于

經寓責於内地之失以輕於失之也、

只本魯田也一句便是各人罪案齊晉穿三罪爲責魯不能保張本作文以三句提起倒著作全要發晉制命不順而魯罪益彰禮字泛看即忽奔傳馳詞執禮之禮緩詞易詞最可描玩

取汶陽 汶陽歸

內地之取與歸皆不以道也、

主傳首二段上責齊下責晉、



加戰鞌兩邊俱用〇再加公如晉三便是盟蒲傳公旣親往拜其賜題

言汶陽 歸三田 加夾谷同、

即內地之得失知爲國貴以禮矣、

主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强搭以下比形斷上比

言汶陽 會醵 下易夏伐陳獻捷盟平丘爭貢俱同、

昧禮而徇强者可譏執禮而當强者可予

歸祊 入祊 汶陽歸 惡委地而責受者、惡取地而責授者、

言汶陽 變聘伐鄭 土地、甲兵、

望國兩從伯命其自弱甚矣、

以晉命非道非義爲衆以魯不能伐不能立爲斷俱有季孫語

書侵蔡

外夷之失人卽伯兵可勝矣

主長岸傳楚棄析公一意

壽納幣 書 伯姬宣公女穆姜所出

經於大國圖婚之厚譏其越禮焉

重垂戒意過於厚反非所以重大婚之禮此意須玩勿誤作所重歸平

禮之輕看

加履綸逆以略與逼分作　加如宋致女俱不當使卿魯宋並責



壽納幣　衛人媵

兩於婚禮之過均譏其非制焉

上越禮踰制然書爲後法下敗禮逾制備書爲後戒

同括 圍宋 衰佐文 盟新城 盾佐靈 會宋武 立趙 朮比易會虢同 傳

卽伯國追錄忠勳之後失刑可推矣

立武不可云從諫及報功正驗其聽讒之非耳以殺同括爲主而以韓

厥語點綴其中總以失政刑斷之

圍宋　新城　戰邲 同括欲戰 書救鄭 同括欲戰 俱代殺比 會宋

卽伯國追錄忠勳之後見伯臣之無罪矣

立武出會宋會虢已是借用然經文尚有趙武字如會澶淵 襄廿六 討衛 趙武書人

澶淵宋故 襄卅 趙武書人 則已隱矣若蕭魚 趙武入盟 同圍齊 趙武以上軍圍盧 尤爲隱僻

不可搭

△城濮 襄 令狐 盾 易新城同

伯臣忠勳相繼則知賞之當延矣

合發當延賞意以襮夷定伯言故曰勳以置君定難言故曰忠

勳比易 彭衙 衰 慮 孟明 圍宋 衰中軍之元帥 進用民之三謀 春王正月 僖廿四 趙衰相文荅六月之賦左事儘確但

經文空月難出 至如侵曹伐衛會溫圍許敗殺俱無趙衰事不可搭

忠比易 盟扈 立靈 盟衡雍 討魯不與扈盟 輔靈合諸侯 河曲 將中軍 敗秦 盟新城 合諸侯以輔靈 盾



救陳 輔靈 恤忠 棐林伐鄭 輔靈 討邪 盾兒侵陳 輔成公 始事 俱可用他如遂會救鄭四

國侵鄭不可說忠黑壤會扈伐皆無趙盾事不可搭

城濮 文 彭衙 襄 盾救陳 靈 盾兒侵陳 成

伯臣再世忠勳君當念之矣

各就輔佐二君上描寫忠勳

沙隨　會宋 過薄 稍厚

〻盾救陳　盾兒侵　行父如齊 宣 行父如晉 成 比刺僂傳

內外相臣之忠有符於公論者焉

趙盾擁立靈成韓厥稱其忠晉不當聽莊姬行父歷相宣成范燮稱其

忠晉不當聽僑如上二比易新城會扈同、出令狐四國侵鄭此比不通行
父如齊盟扈同、
盟扈　會宋晉君聽范文子釋行父、晉君聽韓厥立趙武、
伯國獎忠良而褒功德能從諫也、
盾救陳　盾免侵　宋楚平　瑣澤比彼多大動句謬刪、　比元奔歸傳脫
出圍宋城濮新城書救同
〻城濮趙衰河曲欒盾盾免侵陳趙盾書救鄭欒書、　比沙隨傳
兩觀伯之賴於世臣報功宜厚矣、
或出圍宋趙衰令狐趙盾、河曲欒盾書救鄭欒書　不如上題、

城濮　河曲　商任　沙隨　會宋　會虢　比沙隨傳、
兩原伯臣世勳、而待之者有得失焉、
城濮趙衰欒枝河曲趙盾欒盾提起倒錮欒存趙作、
有出入州來會宋會虢同　一不錮其身、一不絕其後者徒亂耳目刪之、
天子賜命
經於王禮加內而譏其僭賞焉、
以君天下提起罪邦君二句、側下說魯罪正見僭賞僭賞于來字上見。
○毛伯錫命　召伯賜命上易河陽同不重[illegible]跡
兩紀尊號君臨之義備矣、

要得法天意、代天爲王極其尊、對臣看繼天爲子極其親對民看發
天王天子而王法王恩隱然可見勿開口便說恩法、
召伯賜命　曹伯自京曹作曹伯歸傳題不貼當作今移載此
王室寵望國而僭賞縱小國而失刑、
踐土　賜命主王禮之加內外、有得有失宜刪、加城濮郎位同、
變聘伐郯前書來聘　下書會伐
詳徵兵討貳之事、而制命從命之失見矣、
總起分作、以伐郯非義爲案、晉魯交比責之
、變聘

伯國徵兵、由義不足以服人也、
盟主重看、蓋攘夷以安夏、正盟主之義、既不救其患、又討其成此是何
義、成何盟主收書聘於伐之上伐而先之以聘、亦見晉之不義無以服
人也、魯不可從亦與見、
會伐郯
內外合兵以討小罪咸見矣、
主晉魯分作、專就伐與會伐上論無書法、
吳伐郯　變聘伐郯重晉作魯只帶收、
伯國棄小而復虐之不義甚矣、

會鹿伐陳　變聘伐鄭 會而後伐、有禮、聘而後伐　非義、

變聘伐鄭　盟蒲 加吳伐鄭言汶陽同、

經紀伯主討貳要貳之事、而責以信義焉、

義爲主盟之道、信爲固結之本、吳初伐郯、季孫已憂中國之莫恤、晉有

二命、季孫已譏伯德之二三、

：變聘伐鄭　適歷

觀虐小寵惡之事、而爲盟主者可知矣、

二傳皆有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上不能救而又伐下不之罪而反與

爲會上曾之不立亦可知矣下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



會伐鄭　胡豹歸 既知其不可云云、既以爲有命云云、

知義不從義知命不受命皆所譏也、

衛人媵 書 加晉媵齊媵同只作備書、

大國逾婚禮之制、經書以示戒焉、

欲敗禮指宋一娶十二女擬於天子言此初媵須說得活

九年

△盟蒲 特書同盟

伯國講信以要貳昧其本矣、

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是言未貳之先惇信明義以補前愆是言既貳之

後諸侯之叛只爲晉無誠信今不反求信義而又以口血御之是從事

於末而不知本也本末字要發透誠信便是本對盟字看此時只有反

求一著、非欲其仍以汶陽予曾書同盟者若曰諸侯之心既異晉特强

之同耳、

加馬陵同照尋盟事實、加言汶陽亦同、

袁婁　取汶陽　如晉　馬陵　言汶陽　盟蒲　蕭魚　衍歸

伯主敕貳而要盟昧於感人之本矣 照傳如罩

戰鞍 去同 取汶陽　如晉　言汶陽　盟蒲 同罩 加馬陵同、

伯國敕貳而要以盟失服人之本矣、

盟蒲　會蕭魚 誠悼公　衍歸 信子鮮　易入儀夷亦子鮮事同、



伯主之要貳未知服人在誠信也

以下二股論起盟非固結之本倒作如罩、

○會蕭魚　衍歸

卽服貳復國之事誠信之感深矣、

主信在言前四句借題發意不重事迹下易入夷儀或鱄奔同、有以

盟句繹主季路者不知此事在獲麟後毫不相蒙斷不可搭近有用墮

費 仲由爲宰 尤可笑　舊出盟葵丘會蕭魚大謬移載盟平丘傳尚可、

：盟蒲、莒潰 惇信明義固結之本不在盟 效死弗去爲國之本不在城

經兩紀事而知服人保國皆有本也

盟蒲　城中城脉服人之本、脉體險之用、
△盟蒲　鄢陵季文子范文子
經紀兵信、知盟非固結之本、律非持勝之道也、
△盟蒲　會蕭魚信不可知、誠能動物子鮮、季路、知罃、魏絳、
經紀伯事、惡其强人以信、予其感人以誠也、
上比或加執鄭伐如晉、或加取汝陽言汝陽、下比加執良霄會中同、
△言汝陽　盟蒲　弓如晉　會平丘只盟蒲平丘同、
啟武而信以要之、威以示之、皆非也、
二邊啟武意重、二傳皆有固結字、末字上范文子、下叔向〇平丘傳原



東崇侈與此傳不同、但如此命題權處可也。
：言汝陽　弓如晉即上題晚伊、變處點出兩末字、
一予一奪、季孫有信不可知之說、是崇是飾、予野有怨、穎並作之料、
取汝陽　言汝陽　執意如　意如至　比意如至傳、
予奪操縱之非義、皆啟武之端也、
上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下皆以利發、自是諸侯不合二十餘
年、或加盟蒲又以盟亳、召陵侵又以賄敗、終不整、若下換召陵侵有又以賄
敗句、對上又以要盟較勝、
此傳有搭吳伐我出宋楚平襄晏蕭魚衎歸、爲得謀國之道、得服人之
本者、捏捏可厭、
伯姬歸宋
經紀嘉禮、而著内女之賢焉、
宋公自逆不書、常事也、而書歸者、以伯姬之賢也、
致女晉媵加衛媵齊媵同、
志婚禮之失、因見内女之賢焉、
以致女來媵二意、雙提起、倒伯姬作、單致女、只就著于家說、
：獻六羽　致女晉媵
經紀禮樂褒貶之義、互見焉、



兩之類、是說經中此類不一、須會此意、
獻六羽　晉來媵天子八、諸侯六、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
執鄭書伐鄭
經謹伯討、尤惡貳國之昧義焉、
以稱人以執提過、重削救上罪鄭從楚、殺鍋不書、自是事體如此、不必
照責鄭從楚、當作執刑上發、非泛責從夷、鄭無可救二句、當連說、
德仲曰、晉之此舉甚善、要得惜之之意、不可十分貶壞、礙下罪鄭
執鄭伯執而稱人
經惡伯討之專、謹臣度也、

討鄭從楚未嘗不是但無王命又不歸京師故稱人殺𢇍不用、

、書伐鄭 削救

貳國以從夷致討外救不足錄矣、

殺𢇍只提過責鄭處緊就義利上發不可泛。

加蟲牢作背夷卽華倒削救同罪、

伐楚救江 書伐鄭 加圍江執鄭伯同、再加盟貫同、

經不以恤患之例紀外夷以被患者之有罪也、

傳只引伐楚以救江與侵陳以救鄭事迹相類不必說江有可救之善、

書伐鄭 削子重救 厥伐鄭 削子辛救



經兩削恤貳之兵以其無可恤也、

蟲牢以來貪重賂而會鄬鄢陵而後懷集矢而從彭城 有出嬰齊伐莒壬夫侵宋者不知伐莒侵宋俱兩役後事非以莒宋援鄭也今議删、

楚人救衛 嬰齊伐莒 筆外救識伯主之報怨削外救罪貳國之懷利、

盾救陳 書伐鄭 宋弒君典刑 鄭從楚義利

兩削救兵重討罪惡從夷也、

嬰齊伐莒

子重自陳伐莒與不書侵陳以救鄭何干而主削救乎不可作題、

、伐莒潰入鄆 特書取

特謹小國被患示邦本也、

此傳議論因城惡之說生來昧爲國之本卽從莒潰看出效死勿去非臨時可使其不能使民效死弗去可知他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須虛虛說重垂訓不重罪莒。

城郎 梁城 浚洙 鑿也 滅遂 滅黃 效死

爲國之所重不在備而在本焉、

全在事字政字見箇輕重宜輕敘串作借題發傳 舊出滅黃入滑但滑比於築城鑿池不切今易之以城中城

、浚洙 莒潰



昧保邦之本者春秋皆譏之也、

固國以保民爲本長江巨川限帶封域守國之末務爲國以安民爲本城郭溝池重門擊柝守邦之末務、

○莒潰入鄆 長岸

爲國之本有二在民與臣加意而已、

上以安民爲本下以得賢爲本雖隆莒之城何益乎雖廣土衆民不足恃矣、

秦狄伐晉 稱人

經紀兵而丑夷以謹辨也、

單主責秦作以晉人致寇意如傳帶於後蓋貶秦有稱人書法近欲揑比事以觀句作貶晉書法者誤矣已爲不義與以義驅之句相應謂兵以義動雖驅狄亦可據他自相侵伐已非除殘之義又與狄共之不亦甚乎要之只重謹華夷之辨上不義云云又因武王事而辨此之所以謹耳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加衞雍盟桑作謹辨引起同單

二國用夷以相殘非義之甚者也

自相侵伐四句是二比總斷不可涉上傳不知自反已可咎意已字又字須體貼

成公　吳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上易僖齊西鄙代我北鄙同

經惡二國修怨尤甚其資夷之罪焉

自相侵伐即就晉狄伐秦秦狄伐晉二比言又添別股未達傳意

盟貫　陽穀 去同易伐楚同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或以逆乞師取穀代本比謬

比事以甚用夷之罪謹大防也

以齊桓比照倒晉秦作收稱人　鄒云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即說武王事不得又搭齊桓體傳最精但此等題俱不可廢

盟貫　取舒　遂伐楚 主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大謬

言汶陽　盟蒲　秦狄伐晉

伯國失信刑以召內外之侮可爲永戒矣

或加書救 同括諸戰 或會宋會虢 立趙武 代殺同括俱謬不如𤊪補若只信刑二比尤不可出

盟蒲　秦狄伐晉

伯國內攜而外侮由信刑失也

背貳交伐要發

盟蒲　秦狄伐晉　盟鹹　盟沙　朝歌　比朝歌傳

伯國失政召內外之侮伯國貪利致內外之貳

盟蒲　秦狄伐晉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比貞伐傳

成公　晃

兩觀召內外之侮有以其失政者有以其失謀者

○城中城 書

經紀塱國設險明體險之大用也

只重謹禮意發體險之大用大字對微字看體字用字便自緊關將一險字說入禮中將一禮字把作險用眞堂簾森嚴氣象須體貼一險字發揮中城在邪之內宮之外故曰益微城亦設險大端不可說謹禮即不用城玩獨字可見經世安民之道所包甚廣而傳獨言謹禮者爲成公幼弱政在三家發耳作文勿泥斷另

加城中丘只作城非春秋所貴如單

△莒潰入鄆　城中城

小國被患在失政、望國之設險非矣、

傳據高氏說、魯之城懲莒禍也、故借莒事論之、論莒曰政、論魯曰禮、各就其所急言也、莒小國、方遭外患、故貴得民心、魯成幼弱、將有內憂、故先定民志、倒罪作、

○城中城　墮郈費

觀內城之與葉、見體險之有得失也、

以杜絕陵僭云云、照出須緊貼禮險大用相形、勿以魯成夫子並褒貶下比易良霄、舜是歲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云云、殊僻、



沒洙　城中城失固國之本、昧體險之宜、

△城中城　城虎牢

春秋惡設險、示經世之道、責棄險、待衰世之意、

有國家者、內修政治、外固籓籬、不臨事恃警守之末、不無事棄已成之籍、兩邊須不矛盾、

△城中城　會平丘不以城郭爲固、須平日辨別名分、不以兵甲爲威、須平日固結人心、

春秋所譏、欲人君以禮爲險、以德爲威也、

○城中城　蒐昌間

經於設險訓民者、皆醒之以禮焉、

禮辨尊卑、分貴賤、別等列、異物采、禮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非城郭溝池、非馳射擊刺、莒陋不備云云、觀於有莘云云、

城中城　城成周譏其守之微、傷其勢之微、

十年　黑背侵鄭特書弟、

經因與國御伯之兵、示私親之戒焉、

晉命只作事實、寵愛就平日說、而侵鄭亦在內、傳因後日事料其今日之如此、作文先驗明方斷罪、重垂戒上、不重罪衛侯、

加衎奔、會戚作貽患事實、同異、

年聘　黑背侵鄭



二君寵叔、酌恩義之中、以爲戒焉、

照此與夷仲年無異、倘比斷發揮、勿分

六國伐鄭

欒武子曰、鄭立髡頑爲君、我執一人無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見晉失信、信說非伯討、不足以服人、

齊人勝主衞勝、致女、二傳罪宋公、賢伯姬、

經紀嘉禮、示謹制旌賢之意焉、

公如晉

內君越禮以事伯、經諱詞以貶焉、

諸侯會諸侯甚是天子事晉矣故曰諱其辱而不甚有謹禮意、

十一年 公至晉 春出秋還借盟虜傳去国踰時之久、

犫聘犫盟 借二聘二盟傳然不可作題

十二年 周公奔 書曰出

經惡王臣自絕傷王道之微焉、

周公提過倒出字作號令不行就在逋逃上見盟鄭事在前勿用、

會瑣澤 華元斉傳搭作彼多大動、執戎蠻傳搭作晉楚有盟、

經略內外之成嚴大防也、

晉楚已盟于宋西門此會晉衛如晉聽成主家氏註罪晉交夷、



家氏主晉自靈成君晉闇而臣情偷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累以通意遂交聘爲成晉固苟安和伏楚寔怙其强大無息兵意後三年渝盟伐鄭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趙之庭申之會冠屨倒置其禍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予晉爲此會也、

敗狄交剛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故敗、

經譏伯國挫敵而禦夷之道也、

照瑣澤成楚事斷見晉不制楚橫而爭地於羣狄、 徛龍曰穀梁以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其論敗狄之例理甚長胡氏何以不取、

十三年 錡乞師 特書曰乞

經抑伯國之徵兵以兵不可私用也、

當在書法上發他應進聽命於人之狀以見其自反不縮不然晉豈自知其卑伏屈損哉惟報怨貪得故義不得請於天王而必至卑伏屈損

直是論其理如此故乞字爲特書 加遂伐秦主徵兵報怨事實、

或擬會雹伐陳 陳卽楚 作徵會討貳句非也傳中徵會句是泛語非以討貳爲美詞 又或擬盟戚執曹作誅亂討賊句亦謬蓋負芻是執而後歸王非請於王以合諸侯而執也或出遂圍許亦非王命、

升陘 戚泓 遂乞師 錡乞師

春秋重內輕外同詞以罪徵兵者焉、

倒作上二比照起重內輕外 易滅譚取鄣同



遂乞師 錡乞師

內外徵兵報怨經同辭以抑之焉、

並敘內外交股作俱發乞字意同詞亦要發 加曆乞 戰楚 瑩乞 討鄭 鲂乞

救宋 同、

錡乞師 圍彭城 重王命 誅王度、

經紀甲兵土地之事皆斷之以王焉、

主土地甲兵受之天子句、

下易虎牢以會兵非晉所得專鄭地非列國所得專對、

取牟婁 遂乞師 取汶陽 錡乞師 只下二比同、

經重王命、同詞以罪復地、同詞以罪徵兵、

同止、皆重王命、不正疆里於王、故皆書取、不以王命興師、故皆書乞、

○如京自京伐秦

經於因事修覲者、畇詞以存臣禮焉、

因會伐而行、卽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事實書法重在伐秦、爲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其慢、此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須發得痛快、全就書法上發意、不宜漫爲斷罪語、君臣人道之大倫句是綱、與傳末大倫必正句相應、敬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覲之禮、以將敬也、大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欲之分、故

成公 十三

一則同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而後曰臣必敬云云、

加侵伐等比、只入敘中、

公如京、書曰如京師

經著覲王者之慢、存臣禮也、

要知舉會以見列國、至此極意、要說得剴切、

自京伐秦 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

春秋畇詞以重覲典、維臣禮也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如京伐秦 侵伐比隨換、

詳按諸侯覲王之慢、聖人存禮之意深矣、

照傳序下、如單每歲侵伐二句、不是責他皆不朝、只明今日獨朝、徒以道自王都之故耳、勿以不因兵修覲、不因聘述職分股、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詳覲修禮用兵之迹、甚慢王之罪也、

以王朝聘問屢施、諸侯侵伐四出分作、皆責他不朝、然非傳意矣、

凡伯聘　糾聘　宰周聘　王季聘　如京伐秦

經詳王禮之施、而畇詞以存臣禮焉、

去伐秦照傳天王遣使云云、至於此極一段、

朝王所　晉侯伐衛方岳喪畢　借以見古者王制如此、不成題、

成公 十三

○祭伯來抑　盟洮縱　次厥貉奪　盟新城予

經重君臣之義、無所書而不明之也、

無命者抑之、奉命者縱之、從僭王者奪之、外僭王者予之、全在書法上發起處、以君臣人道大倫說起、卽以如京伐秦點明、爲此懼作春秋意、其義得行一段末要發　出踐土抑　河陽縱　新城予　蔑如京奪　又許止縱　圍許予　翟泉抑　蔑如京奪同　或伐衛奉逆命、　突救予仲命、　楚丘抑此封、

河陽狩縱請、　亦同

錡乞師　如京伐秦 做兵出於私、覲王出於慢、◎無如京、卽錡乞佇題

如京伐秦　盧吳歸

經重朝覲封建之典兩有以存之也

二邊聖人懼作春秋云云 上臣敬君子敬父下興滅國繼絕世

至伐秦

不以京師至明伐秦爲重也在聖人誅心上發

十四年 林父歸 因衛侯之如晉既强見之迫衛侯歸國復遣郤犨送之

書自晉歸者晉有奉而歸之易也王高氏許氏註亦難作題

僑如婦至

望國失親迎之禮經譏其非正焉

論齊以封壤爵次道途皆當迎之於其國 加僑如逆女同



十五年 盟于戚

貴戚守節可以風天下之讓矣

主週垂傳子臧辭國事在執曹後須敘明晉列盟于會作結

執曹歸京 獨討其罪

討有罪而不專可謂伯討矣

敘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極重又不敢自治二句又是討罪中好處不可以不濫不專平看覩傳末獨云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句可見

發伯討須本非伯討者形之方見空谷足音

加會伐秦盟戚同單只作事實止加一比同

執衛侯 執鄭伯 執曹歸京 中比易執嬰齊同

春秋迭紀伯討獨與夫得正者焉

上二比一濫一專形講如單

執鄭伯 執曹歸京 不以王命又不歸京稱人執得其罪又歸于京稱侯

兩紀討罪而失正得正異焉

楚子伐鄭 侵鄭及桑隧遂侵衛及首止

甫三載而卽叛盟見西門之歃全不足恃

〇華元奔歸 不省文

經詳外臣之出入著其正也



司君臣之訓句極重正其志於討罪處元不賴寵而出奔非是不能治官姑從越境乃免之說直將借援於晉期在必討故身止河上求晉之界示以許討則入不許則出是以國人與晉皆許而後入耳不賴寵二句是一時事而緊關尤在不賴寵一句上人臣之義正該如此故曰正

收不省文 加魚石奔同

華元奔

賢臣以討賊去國得臣之正矣

只就懷討賊之心而奔上論

華元歸

卽外臣之復知其重於討賊也、

全要講他不輕復

魚石奔

强臣去國、而外臣靖難之心遂矣、

宋楚平　瑣澤　元奔歸

賢臣素以動若國難所由靖矣、

倒單若單出上二比、二事俱不美只就魚石口氣論可也但彼多大動、

原是魚石之言、不當搭股、

△華元奔　鱄奔　魚疥曰元反必討　蘇轍　甯喜曰必子鮮在　穀梁



大夫之去國、或成其忠、或成其信也、

元奔歸　屢奔　出入得正、進退失宜、　俱就討亂言

〻會鍾離　特殊會

中國親僭王之夷春秋特詞以傷之也、

舉號是常例殊會是特書然玩傳中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抗句宜融發吳楚皆僭楚未嘗殊會而吳獨殊會、故傳指出成襄之間中國無伯之故以見聖人感傷時事意鍾離柤向亦所謂往與之會而主吳不但責其會之而已　德仲曰此只說僭王不可說到貽患且亦只往會未是往盟齊晉是大夫未是國君須辨

、會鍾離　始通、于柤與吳謀偪陽、于向爲吳謀楚、

中國屢親僭王之夷經皆特詞以傷之也、總敘如單、

△會首止　會鍾離　加于柤于向同、

兩觀殊會之文意在正分謹防也、

傳中兩意在字妙各就書法上說以尊字賤字起重不敢抗不能敵上

△會鍾離　盟宋

中國與夷會盟皆時事之可傷者也、

通吳之始、交見之始、兩傳俱有傷字東向親吳南向朝楚、

會鍾離　會申　殊詞以傷之、同詞以罪之、



○鍾離　黃池

春秋紀會、示抑外傷內之意、示治內禦外之道、

殊會意在外夷狄、而傷中國不能與之抗、書及意在尊中國、而見外夷不可與之抗、皆特筆、所以扶伯業也

雨木冰

觀內禍預徵、知天人不誣矣、

胡氏因王安石盡廢五行傳而發議于此、只重不可誣、舍不可廢意、

沙隨　若丘

觀君臣之見辱天變徵矣、

厲乞師 將伐鄭也、主衛乞師傳、

戰鄢陵敗 不書師敗績、

紀兵而重分尤示倖勝之戒焉、

重君提過只發幸非持勝之道未有勝負之形正見幸處凡勝之可持者必先有可勝之具故其餘烈猶能善後其規模料理自是不在目前曰幸則不待更生驕溢就館穀時其可勝者安在 內憂是弃常日病根亦傳吃緊處

鄢陵 伐鄭至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夾谷 歸田 墮郈費

伯國幸勝而啟憂脉於無患之戒也、

屬辭 成公 岸

敘明本股便將范文子語提出入孔子事說明倒幸勝上而以後伐鄭驗之須補出三郤方見內憂若以不競于楚為憂非內憂也兩邊只論道理不在分量上較 去三至墮郈同

鄢陵 伐鄭 十六 夏伐鄭 十七 冬伐鄭 十七

兵勝而適以張外勢者惟其以幸而怠也、

須就楚張形胥怠仍歸到內亂上 或于楚張擬出滅舒庸者不切予衛事又或加楚鄭侵宋壬夫侵在厲公弒後俱謬 現聞先生曰時說以鄢陵以後事一槩作內憂四山闢之是已但傳中明說楚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則三伐鄭等題原自可出倖勝而驕兵家所忌外寧內憂是范文子推一層說的而會有三郤之事遂符其料卽使無三郤之事而頻上首止之役中國屢出而無功豈不足為倖勝之戒乎作文者只主楚師雖敗三句有何相妨但不可涉內憂耳

伐鄭至 十六 夏伐鄭至 十七 冬伐鄭至 十七

歷觀伯討無成知倖不足恃矣、

中點三比前後渾作就三伐鄭上發出倖勝不足恃

鄢陵 侵蔡獲燮 倖勝不足恃、武功不足黷、

鄢陵 夏伐鄭 冬伐鄭 獲燮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比鄭伐傳

兩觀勝兵之啟患早見者知之矣、

屬辭 襄公 杢

士燮外寧內憂之戒子產文德武功之語皆驗

鄢陵 伐鄭盟戲

春秋紀兵戒幸勝美善勝焉、

違士燮聽郤至外寧內憂卒符軍門之戒違荀偃聽知罃外侮內順卒成鄟門之築

伐鄭 潁上 伐鄭 曲洧 伐鄭 汝上 伐鄭 牛首 伐鄭 北林 伐鄭 東門 比蕭魚傳

經迭紀伯兵見倖勝之應制敵之績焉、

有出鄢陵蕭魚者對則稱君二句亦可搭剛之、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入吳 入吳 比入吳傳

經詳紀兵示幸勝力勝之戒焉、

沙隨不見 直書而不諱

不諱内辱示守身之道也、

晉之辭會不過以後期而魯後期實由内難正晰當恤晉乃聽譖不見、則曲在晉不在魯自反無歉直書何妨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以正己而無恤乎人一句作骨守身應物仲道衆義大勇浩然俱要點發

加鄢陵同只作後期事實、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鄟　沙隨不見　孫齊

春秋迭諱國惡而猶有不諱者示守身之道也、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鄟

春秋存臣禮於諱詞亦視其不得不諱者而已、

反沙隨看則此皆有歉於心不得不諱重存臣子之禮上

假許　歸益

經諱内惡而揚其美臣禮然也、

主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作、出取鄟歸讙闡同有合四比

出者須記、近改三不雨三取甚妙、

○蔡季歸 道 朔入 邪 高子盟 義 平莒郯 勢

春秋之所以所衆重道義也、

出突救 道 鄭逃 邪 次郇 會貫池 勞 同、或會首止 道 鄭逃 邪 椒聘 義 會號 勢 亦同、然不如出突救會號兩比好。蓋道邪義勢原就一事中見而聖人重此而不重彼故曰正己云云以示天下來世也又有擬出甯母弗克納主桓不伸邪、盾不任勢者、便不佳、

公至會

内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伯主故危而致之寄盟唐傳

會尹伐鄭 潁上

要見勝楚而驕意始師制田而陳蔡之偪惟施威于武子之遠畧纔遷潁上而宋衛之軍遂相失於子罕之宵攻督揚之次祇動叔豹逆師之情鄭郊之戒徒動群伯待食之懼。



曹伯自京 不名　自京師

經紀逆君之歸譏王朝之失刑也、

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見其位已絕待王不絕之耳不名自京師雖有兩書法而只是失刑一意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於天下因晉之執乃整頓一大機括奈何縱之除却刑賞何以號令天下故曰無以爲天下之共主要知曹人請于晉晉侯許之則此歸亦晉意也春秋却歸責天王只爲晉曾執之歸于京耳所爲罪累上也

加執曹歸同畢只照因晉之執、

有春王正月 文不賞介推 適歷 定不刑意如 題主善不蒙賞二句太鑿剛之

△曹伯自京　趙鞅歸

兩譏縱罪知明刑之重也、

因曹人之請因韓魏之請上云無以爲天下之共主下云其能國乎要

見刑典極重國與天下全仗此爲維持意

○曹伯自京　會黃池

明於天下之討者宜討有罪而抑强夷矣、

二傳皆有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句上自刑賞說下自體統說君臣夷

夏王道伯業



執苕丘 以下諸題供主刺假傳

即內臣見辱伯主信讒之失見矣、

主晉厲公過聽作觀訴公于晉侯及晉人執季孫句可見、　加鄢陵沙

隨伐鄭同、

僑如奔

即讒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主予范文子要本赦季孫來

盟扈

內臣之見釋由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忠足以動人一意范文子聲伯只點入、

苕丘　僑如奔

辱賢臣見信讒者之失逐讒臣見納忠者之善、

以郤犨范文子爲主僑如聲伯帶之、

苕丘　盟扈 如僑如奔同、

即伯國操縱內臣而聽言之得失見矣、

俱主晉君始聽郤犨繼從范文子、

僑如奔　盟扈 主予范文子、

去讒而宥良見伯國之能納言矣、



鄢陵 沙隨 伐鄭 苕丘 僑如奔 盟扈 禮傳

伯國始信讒以辱內而猶幸伯臣之納忠也、

以晉侯聽讒辭君執臣敘起倒赦季孫出僑如作歸美范文子

行父如齊 宣 行父如晉 成 盟扈 此傳不搭文公行父如、

伯臣信內臣之賢而釋之善可知矣、

主范文子行父之忠點起、　此傳只言相二君至城茂方說三君、

△行父如齊 宣元請會 行父如齊 宣十聘 項 行父如晉 宣十貸還 行父如晉 成十報犨

相臣忠著兩朝宜其足以動人也、

三行父如齊 季 莀如京 孟 晉救鄭 欒 鄢陵 范

以內臣例伯臣大夫之肆讒巧矣

只就僑如語論肆讒之巧舍不可聽意

盟扈 士燮 士匄 適歷 士鞅

伯國獎忠而仔奸聽言之得失見矣

〇盟扈　取鄟 加莒丘會號同

墾國之相臣使臣忠皆足以動人也

范文子稱於欒書趙文子言於子木俱是忠分忠節者非

沙隨　莒丘　不與盟　執意如　比執意如傳

伯國兩辱內之君臣則讒與貪之爲害也

一因僑如之譖一因邾莒之訴俱辭君而執臣晉厲郤犨晉昭叔向

盟扈　意如至

伯國兩釋內臣從善貪利異焉

聲伯告范文子釋行父惠伯告中行穆子釋意如

七年　夏伐鄭 首止 主雞澤傳問繳俱用柯陵 加公至會同

伯兵不競於夷修盟之故可稽矣

、盟柯陵

春秋紀信而著懼外之同焉

主雞澤傳尹單與盟只辨過重同懼楚作後將兩伐鄭驗之不必斷罪

辛丑用郊 特日以

經紀墾國享帝譏其非時之甚焉

九月夏之七月郊當以正月上辛故日不時之甚傳意不必用

冬伐鄭 次上　此在盟柯陵之後

與夏伐鄭同

公至伐鄭

稽諸侯之旋師知懼夷之同矣

楚子申師于汝上諸侯還主柯陵前二伐皆以會致此獨以伐致

楚滅舒庸 主鄢陵傳楚張甚無謂



十八年　公如晉 朝嗣君也陳逃傳搭作晉君方明無當

伐宋入彭城 不日納　言復入

春秋紀兵而助逆爲逆者均罪焉

托於諸侯一句是足諸侯世大夫不世意還屬上段不當納邊惟其非

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其已絕故魚石復入爲甚逆

楚鄭伐宋 取朝郟侵城郜取幽丘

楚鄭竝責俱在納魚石上論

魚石入彭城 加魚石本主石巳絕提起

經於逆臣復國而甚其惡焉

石復入　盈復入

經兩紀逆臣復國而皆甚其罪焉、

楚納叛晉致亂各點入、

圍陳納頓　伐宋入彭城

主傳諸侯納之云云　一段中國不能納頓楚不當納石分作、

士匄聘 至笙弁傳搭作逐夷羊五、

公朝始致而聘使繼來悼之下諸侯肅矣出許氏註、

杞伯朝 主陳逃傳晉君方明公語晉君于杞伯于是騾朝于晉而請為昏、

楚鄭侵宋 主次鄫傳救彭城也宋華元如晉告急



春秋紀兵而助逆從夷均罪焉、

盟虛朾

以襄公在喪不會點起主救宋作、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馮士驊仲先參　張我城德仲較

襄公

元年 圍宋彭城 繫之宋

經於伯主討叛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取不得交串看不登叛者不成其為叛也若彭城不係之宋則成其叛矣就聖人書法上說不可認作罪楚追字有味

加伐宋入彭城以上比辨非宋地如畢、



△取汶陽　吳滅巢 正疆域固封守、下易城虎牢同

經致意於疆域封守示王度不可紊也、

正疆域固封守即指本傳似難擬題以題面頗有關切存之

△圍彭城　城虎牢

經於分地有追書以示度有特削以示守、

以聖人大意立論不須斷罪係宋者明為宋之當有謹王度之意不係鄭者責鄭之不能有待衰世之意

○圍宋彭城　戍鄭虎牢 此皆遂繫

經不與夫崇亂逼貳者兩係地於國焉、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矣晉已遣魏絳而戍之矣上王度心王制、

圍彭城　弓會陳　存邑以謹王度、存國以合天德、

上楚不得取石不得受下國不可滅世不可絕楚已封魚石而戍之楚

滅陳使穿封戍爲公、

△圍彭城　吳伐鮮虞　謹分地、恕正兵、　皆不登叛人

伐鄭次鄫　帥楚救

惟伯兵放義而昧義者無可貸矣、

猶龍曰傳首幷釋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當從楚之案後云不以

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相應二義字總屬君臣裁之大義而當卽棄



夏從夷有時不貶如辰陵之盟是也削救是削楚以罪鄭非削楚以形

晉也作文以晉放義做起就義字轉下發明鄭無可救意救不書救書

法次鄫是韓厥以偏師伐而諸侯次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只作事實

現聞先生曰魚石事俱在圍彭城項下與伐鄭事迹絕不相蒙玩左傳

自見胡氏承上傳來偶然以此帶起耳舊說以君臣夷夏作對近多主

一意者猶補出鄭人黨楚以助魚石皆蛇足也作文于敘事處將魚石

事畧點一二句而以伐鄭聯絡上去見晉人此番舉動無一[illegible]合于

義者晉欸數語便引到削救上重發鄭人棄中國從蠻夷之[illegible]此不

獨傳意清楚亦使作法逕淨

加壬夫侵宋同單只照削救○只韓厥伐鄭單主于晉亦可、

圍彭城　貼晉　伐鄭次鄫　壬夫侵宋　貼楚　加鄢陵伐宋入彭城

覸伯兵放義見昧義者無足恤矣、

同單上二比抑揚串講墜伐鄭上則削救以罪鄭方見聯絡、

圍彭城　伐鄭次鄫

經謹君臣之分兩于伯主放義焉、

只主上半傳正叛君之誅而復聲附夷之罪散碎講去見他從容次序

有紀有律夷夏君臣一時皆正所爲放于義也傳首只云楚人釋君而

臣是助不曾說鄭何必添紐



加伐宋入彭城只照起楚鄭黨惡亦單主于晉

鄢陵　伐鄭　伐鄭　伐鄭　伐鄭次鄫　去同　壬夫侵宋

經原二國從夷之非特削外救以著罪焉、

只主削救邊伐鄭次鄫比只見鄭之見討就轉到楚救上　只鄢陵伐

宋入彭城壬夫侵三比同然入彭城比微混釋君助臣意不若以三伐

鄭易之◎此傳題無圍彭城則單罪鄭無壬夫侵則單于晉

麟旨有鄢陵伐鄭伐鄭伐鄭伐宋入彭城題不過删、

△壬夫侵宋　貞救鄭　不以大義裁之、可謂以義服之乎、　加伐鄭次鄫戍虎牢同、

筆削外救見從夷逼貳之罪焉、

壬夫侵宋 侵呂留取犬丘、

經不假外夷恤患之名與貳國之昧義也、

子辛是救鄭因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

邾子初行晉聘 時當王崩、

經於列國交鄰深罪其廢王禮焉、

禮字為主朝聘分、

二年 鄭師伐宋

貳國困於夷令宜善為從伯討矣、

楚令也王貞伐傳因強楚之令云云、下三國侵鄭而諸大夫欲從晉正



是欲息肩於晉也信任仁賢等語可入講、

晉宋衛甯殖侵鄭

權師將之稱兼重之義見矣、

主大麻傳晉宋稱師師衆將卑也衛甯殖將尊師少也鄭因楚令欲

晉討而不能去就此意提過 鄭成公卒晉伐喪可作結、

秋會戚 謀鄭故也、

楮王懋竑傳大夫專會既無明文有搭八卿和睦者亦不切不成題、

○冬會戚城虎牢 不繫于鄭 厲公納惠王王與之虎牢以東、

經以失險罪貳國亦守國之道也、

守土繼世最重春秋責鄭意全在此有是險而不能守責鄭不能有二

有守可味須本從楚說來蔣鄭伯方立諸大夫欲從晉子駟不可故孟

獻子請之知武子善之遂城以偪鄭也待衰世意再發 朱南岡曰不

能守不止弛備背華即夷是其失守之大處

加貞伐鄭十二國伐鄭主將至於遷潰滅亡句、

滅下陽 城虎牢

春秋兩惡失險者待衰世意也、

照虞之下陽句出比論勿大分乃妙將聖人待衰世意作主、

取牟婁 取邿防 滅下陽 城虎牢



經惡啟疆而尤罪失險者待衰世意也、

照傳以固字亦字口氣斜串成文

只取牟婁城虎牢畧分亦可詩著疆里之辨易垂設險之文、

未 城虎牢 譏失險保民之道 責失險保國之道、

虎牢 得玉弓 虞之下陽云云 兌之戈云云

守於分地分器致儆焉、

嬰齊伐吳 取駕在伐吳時勿以發鄧廖對、

主長岸傳楚棄巫臣是以弱于吳然左傳無子重事寔難作題、

盟長樗

伯臣辭大禮於皇國可諳知禮矣、
知武子辭八稽首王納幣傳志敬節具作
盟雞澤 書同
紀列國潰分之信而著其懼外之同焉、
傳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書同為此不為彼也絕無斷罪語、
作文只就當時時勢辨出懼楚之同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
在繁陽是後事傳只引一時之事以驗其有戒心非為因此而戒也
加袁僑如會只作懼楚之驗如單、
加盟幽同欲 盟亳北反覆 只于起處一辨倒單、



盟幽 盟亳北 志人心之協 志人心之疑 同欲 反覆 截去本比題意便不全、
盟洮 翟泉 女栗 柯陵 雞澤 平丘
迭紀王臣與盟異詞以著懼外之同焉、
以下三比為主上三比只如傳辨過在前、
盟洮謀王室、 盟翟泉謀伐鄭、 盟女栗頃王立、
歷觀王臣無書同之文可得懼外之說矣、
以本股開起全發三盟不書同以為書同之辨不重斷罪
柯陵 雞澤 平丘
迭紀懼外之信而皆著其同欲焉、

總敘畧點三段混發各驗比雖未出須入一點潰分只繳一句、
伐鄭 柯陵 公至 伐鄭至 雞澤 袁僑如 平丘 盧吳歸
諸侯有戒心而修盟經所以志其同也、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袁僑如 盧吳歸
歷觀夷勢之橫而諸侯之同懼足徵矣、
、夏伐鄭公至會 子重 冬伐鄭公至伐 子申
伯兵兩不競於夷修盟之故可稽也
起繳用柯陵須知柯陵之懼非為二不競而懼乃即二不競而斷柯陵
之為同懼觀傳會于柯陵之歲句可見不競根幸勝來、



加柯陵倒同盟作如單、
伐鄭至 伐鄭至 盧吳歸
兩稽內弱外張之實知諸侯同懼之由矣、
上驗柯陵下驗平丘繳云雞澤亦此例、
出盟柯陵盟平丘同意
袁僑如會 盧吳歸 即雞澤平丘脫母
觀中國之恐懼知其所以修盟矣、
突救衛 王臣 巾命 盟葵丘 盟宰孔 齊桓不敢○下比易晉侯伐衛執曹歸京於王 臣盆不切
王臣明義諸侯奉法二段即下文斷罪之案豈可擬題、

袁僑會及盟

經紀大夫之盟見權之徧統於公焉、

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自此始懼楚是事實諸侯徧未失政是正意主溴梁傳不是是亦不是幸

只袁僑如會主雞澤傳、

帥伐許

陳偶服而即問罪于許、宜并陳不能係也、出張氏註、難作題、

四年 十年 盟幽　壬申王所　取鄫　孫齊 只取鄫 午伐鄭同 取鄫 執宋仲幾亦同

春秋有諱有不諱、參文質之中也、



文質皆從諱名上發蓋古不諱名質也帝道也周以謚易名文也王道也夫子兼帝王而參文質故其諱之文以諱國惡而從其不諱之質以紀君名文質有本末故畧放其文盡從其質放文以全忠存從質以存實錄要會法萬世意、

盟幽 同　陽石 戊申　執小邾子 宋人 從贅邊、

盟蔑　滅偪陽 隆君號以從文、錄君名以從質、

五國伐鄭　陽生入 宋共厚葬父文公 陳乞從景立荼、

傳中諱禮獻佚二句原自忌諱上說況以爲存以爲忠是自以爲忠存也如伐鄭比直是不存耳何嘗自以爲存哉擬出無當且題面不佳應刪、

出射姑朝 不存 鄭逃 不忠 同下易仲孫來又戰郯 潘寓請築 京觀不過

石門　邾鄭伐宋　盟幽　取鄟 因常變以立法、參文質以示教、　比伐宋傳

豹如晉

內臣能辨樂之等可謂深於禮矣、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穆叔不拜肆夏文王歌鹿鳴之三三拜　思意兼禮樂發爲是、

公如晉春王 襄公時七歲

主在楚傳冬如晉春王而歲首不書公在晉者以內外無危也獻子相



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從屬鄫之願

陳人圍頓　頓楚與也圍頓以怒楚與侵蔡獲燮相類不可作題、

五年 鄭發聘

通嗣君也魯與鄭自輸平語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出李氏註、

豹鄫如晉

鄫不能守國屬魯以畀其宗廟魯非有天子命私屬鄫以爲附庸皆非正也出劉氏註、　凡無傳而從大全者斷宜刪

善道

郎伯國布命於遠人、知遠人之慕義矣、

此會戚事實、作文以會戚稱人問起、中只據壽越聽好、魯衛告期、隱隱寫出不爲主光景、末把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云云、然一句、猶龍曰、據下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書法則此會分明失體、質疑欲主此亦有見、

△會吳于戚 進而稱人

經進遠人之從伯、其情見矣、

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爲主、諸侯往會、便是主吳、無兩層、主是賓主之主、聖人之情見矣、句極重、聖人之情只是尊中國、欲使夷狄時時效順、與



荆聘傳與人爲善之情不同

加善道同異、只作事實、

會戚 會柤 或鍾離 會戚同 下易會向同

觀春秋進退遠人、無非爲中國計也、

只就往會來會上見其主與不主、往與之會而主吳、謂其坐致諸侯、非主會之主也、傳兩則字有味、是聖情關切處 戚是悼公制楚服陳、柤是悼公通吳制楚、

戰郎 戰宋 會戚 會柤 比戰宋傳

經紀兵好、因其往來而異意焉、

來戰罪在彼、往戰罪在內、來會進稱人、往會貶稱國、

會戚 人 會柤 號 柏舉 人 入郢 號

經於遠人、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焉、

各體貼兩則字、各就聖人意上發、上壽夢、下闔閭、

冬戍陳

伯國勤防患之役、而與國不可背矣、

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貞伐陳救陳

伯主之勤與國、於恤患見之矣、



戍陳 貞伐陳 救陳

未伐則憂其疾討而戍之、既伐則會于城棣以救之、借陳逃傳晉勤義作、然勿明指出、蓋見于陳逃傳者只是上二年諸侯戍陳一句、以下但指會鄬時事、但借此發意、而實不可混、起繳要見陳不可背

六年 莒人滅鄫

小國陰謀以取國、經誅其意焉、

全在解書法作文、莒女爲鄫夫人、無男有女、還于莒、有外孫、鄫子立以爲後、

加粱二下依傳倒作文中入辨、

七年○城費〈城事通書〉

觀世臣越禮之役可為後戒矣、

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實以履霜之戒二句作實講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用咏歎語發之傳意方滴水不漏專重越禮與側重世官皆邊見也羣小媢之等句要就中洗發見世卿權重便有一種小人先事逢迎羽翼為非況其子孫未必盡賢能不為彼聳動頓忘先世之忠貞而强私以弱公哉。

加作三軍舍中軍只作强私弱公事實　加墮費如傳驗作大意同異

傳中禮字只家不藏甲之禮



行父如晉　行父如齊　行父如晉　城費　墮費〈去同、〉

內臣忘先德而固私邑經譏其越禮焉、

同異墮費只驗其越禮　加作三軍舍中軍同　或只出盟扈城費題意欠完、

行父如晉〈文〉　行父如齊〈宣〉　行父如晉〈成〉　〈宋易茗丘同、〉

歷相而無私先大夫之賢也、

三比只是相君事迹作文輕敘過總發其忠於公室而不顧私邑隱隱見世臣不必皆文子意　出會陽穀〈文十六〉　行父如齊〈文十八〉　盟扈〈成十六〉〈同、〉

◎宣元如齊傳先行相三君句但不一語又無勤儉事實故載此刺偃傳有相二君指宣成不出〈作文事須辨〉

行父如晉　行父如齊　行父如晉　墮費　〈只茗丘〉　〈墮費同、〉

事君以忠大夫之賢為國以禮聖人之化兩邊各挽歸城費　此種題極無謂刪、

季子歸　三卿伐莒〈易作三軍同、〉

概論用人當惟其賢不當惟其世也、

主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　上比易葵丘〈管仲〉　伐北鄙〈叔倉〉便泛、

季子歸　春王正月〈僖〉　宿如晉　城費〈正月比易高子盟慶父奔同上、〉

盟首止　盟葵丘　會虢　會平丘〈管仲　子產〉



此辛卯南闈題也不知何所本竟使闈中艱于射覆遂致訛者亦收

△茗丘　城費　邢丘　溴梁盟　〈去茗丘溴梁同、〉　比邢丘傳

紀越禮委權之事可為用人行政者戒矣、

上有漸字萌字下有微字兆字宿無先大夫之忠㕛無先君之明、

城費　城杞〈宿忘先德　平發先德、〉

、城費　作三軍〈越禮不度可知矣、　民不屬公可知矣、〉

內臣之固邑專兵皆足以垂後戒焉、

士鞅聘〈驗專兵〉　墮費〈驗越禮〉　即上題脫母

城費　叔弓圍費、

經紀兵役見強臣之不忠不恕焉、

盟亳、城費、執曹歸、會莒 宿悖行父、會繼子臧、

盟亳 城費 會虢 取郲同 執舍 行父效忠宿悖之、叔豹立節舍繩之、 二題比諸宜酌

經重先烈罪隳之者予繼之者、

會鄬

伯主勤恤患之好則知其不可背矣、

主陳逃傳諸侯又救之句重陳不可背意、 加貞圍陳同、

兇頑如會 變文而書如會

貳國志於從伯經致其志以嘉之也、



只主未見諸侯三句禮義二字要發志字最重 加會鄬入敘事中、

頑如會 陳逃

春秋扶中國而予奪夫從逆者焉、

主卒鄭伯逃歸陳侯一段、 加會鄬只入敘事作案

陳逃 逃

與國棄伯以從夷經卑詞以罪之也、

禮義字要醒中國者禮義所出輕棄中國便是棄禮義輕字要玩晉君

方明數句不重晉勢盛乃爲陳畫策謂從晉可庇國耳勿以德與勢分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戍陳 圍陳 會鄬 陳逃 如罪作

經原伯之不可背深誅背者之自棄焉

戍陳 圍陳 會鄬 陳逃

經原伯國之勤而深罪與國自棄焉、

或出伐陳救陳圍陳會鄬俱主恤患之勤尤無謂、

此題舊多搭戍陳伐陳救觀傳中令令尹來代令字明指鄬之救也必

搭圍陳會鄬方足會鄬即所以救陳也。

戍陳 圍陳 會鄬 加救陳同只照又字

觀伯兵勤於與國知背伯之非矣、

傳引戍救不重責陳背德蓋言晉如此致勤而陳可恃以無恐玩亦既

勤矣下卽承以爲陳侯計者云云可見

公如晉 八年 會戚 雞澤 陳逃 倒本北作

原伯國之足庇而背伯者之計左矣、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歷觀伯勢見逆伯者之失策矣、

主晉君方明三句殊未切當但可借題發意緊敘總斷、

出杞伯朝 八年朝于晉 問晉故縣 韓厥伐鄭 入鄭 會戚 襄五亦來會矣同

杞伯朝 十二國伐鄭

觀伯國之君臣知其足以恃矣、

下秦乙師伐晉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其卿讓善云云 下二比已不
切當又摘出二比益不成題矣、
〔逃 獲燮 大伸儆備云云 信任仁賢云云
背伯虐鄭爲二國討者皆過也、
八年 公如晉
如晉朝聽朝聘之數主邢丘傳魯公在晉何虛發猶不宜會來歸失正
侵蔡獲燮 特書侵蔡以罪之
紀貳國之武功非善保國者也、
主貞伐鄭傳責國耳重無故二字若有故則情猶可諒故書侵、



會邢丘 稱人
經紀伯好以其爲委權之始也、
收命朝聘之數是也而使大夫聽命則非一傳機括全以愛字翻撥要
發得愛中之弊出利器字察要正魚不可脫於淵意謹始始字對後此
溴梁之會言魯失正謂失君臣之正不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貶而稱
人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加溴梁一直做下如單傳中夫豈朝夕之故哉正與下傳積于至微同
意正是謹始處、或脫出公如晉溴梁未妥全傳重後弊挑出始字豈
可以驗始驗終平對、

遂如晉 傳十二 公如晉 文三 公如晉 去同 邢丘 溴梁
伯主修先業而貽委權之後禍經所謹也、
同單以溴梁作流弊舊出踐土伐衛 文元 邢丘溴梁同、
△遂如晉 傳十二 拜晉田 公如晉 文三 請改盟 公如晉 十年
遵前令以定邦交政則有節矣、
文襄之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上二役皆
有爲未必恰當三年五年之期文中仍寬說 指月去末比、
丶踐土 晉侯伐衛
伯主欲修兩君之業知政不可委矣、



同上〇業雖泛說亦要見文襄時並無使大夫聽命之事 加邢丘倒
本股作、
出遂如晉公如晉同、 或遂圍許三國伐許或會溫垂隴亦同、題股俱
牽强但以意頗正大姑存之只宜定于一豈宜更出搭比
公如晉 邢丘
伯好委權之失卽望國之失正可見矣、
主單作公如晉原聽朝聘之數因悼使大夫聽命故宿代之、
〇會邢丘 作三軍 文公襄公 周公僖公 加溴梁執聘同但不可出脫册、
惟政與兵其權皆君所當操也、

政權不可委人兵權不可去公室須說得利害分明、

邢丘　盟宋 加溴梁會申同、

春秋謹始之意爲大權大防計也、

溴梁 衎俉 尊盟 會申 楚虔 主會 卽上題應卻

邢丘　城杞 修先業而委政、棄先業而崇私、

貞伐鄭 平而不書

畧貳國之平外、咎失謀也、

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屈服不信只挑剔不

書平之意總是侵蔡不是其能國乎正與保其國相應要重發待盟不



信卽是不能保國此事實非斷罪語失於事大乃失於事晉蓋不啟楚

釁而後可堅事晉非欲其歡於楚也知信二字要說得有綰結惟知乃

可以全其信也故通傳只是責他侵蔡⊙此傳有侵蔡無蕭魚

加侵蔡獲燮同與、

侵蔡獲燮　貞伐鄭　戰艾陵　入吳

事大以智、二國之得失分矣、

主句踐事吳句、上國人皆喜子產獨不順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

朝焉國人皆喜子胥獨懼、可組織文中但須勿逆題情

侵蔡獲燮　貞伐鄭　伐鄭盟戲　楚子伐鄭 中分、

春秋詳紀兵信深咎貳國之失謀也、

同單末二比只作待盟境上之實、晉來則盟戲楚來則盟中分、

侵蔡獲燮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九 再加楚伐晉伐同、

一擧而召內外之兵、貳國之失謀也、

同上、侵蔡則楚師必至而鄭也力不能敵楚則不得不從楚從楚則

晉師必至而鄭也力不能敵晉又不得不從晉今日從楚明日從晉乃

子駟待强請盟之策正所謂不信而不能國也而其失謀國之道總由

侵蔡之役玩傳自明書侵削平兩書法聯織、

加鄭師伐宋 楚令皆宋衛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易鄭釋會同 主困楚令而欲息肩、刪、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九年 鄟門　楚子伐鄭 九年 中分　十二國伐鄭 十年 牛首去同

貳國被兵不息、皆失謀致之也、

主晉楚爭鄭自茲弗衛寧句總敘過、原到侵蔡失謀重發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九年 仍主晉楚爭鄭云云大意同上、

貳國召內外之爭、由失謀也、

貞伐鄭 根侵蔡　貞救鄭 根戍鄭

紀外夷攻伐之兵而原罪不智不義者焉、

侵蔡獲燮　貞伐鄭　夾谷　歸田

主不修文德而有武功比出然夾谷傳無文德宗宜刪、

伐宋　伐楚　戰蕭　侵蔡獲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比伐宋傳

上節兵抑內外之橫，下輕兵啟內外之患，

侵蔡獲燮　貞伐鄭（鄭簡聽子國）　盟戲　會蕭魚（晉悼聽智罃）　比盟戲傳

貳國失謀而貽患可譏，伯主用謀而成功可予，

下只伐鄭盟戲同，下二股如連伐鄭出，則當在九年伐鄭截斷，

侵蔡獲燮（無故怨楚，子耳子國）舍之侵宋（有意致晉，子展）　加貞伐鄭三駕伐同，比處非傳脫，

貳國兩用兵挑禍，失謀之甚者也，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會虢　會平丘

棄子產被內外之兵，用子產免內外之患，殊覺牽强，刪之，



△侵蔡獲燮　貞伐鄭　吳滅巢　入郢　比滅巢傳

失謀與失守，皆危國之自也，

子產憂禍之莫大，沈尹戌料郢之必亡，兩傳皆引孟子語，

齊人救邢　入吳（齊恤小，伯天下，越爭吳，保其國）（麟旨載此，向何處覓此，最不通，題可恨）

◎辨三駕混題　此傳有侵蔡獲無蕭魚，搭蕭魚則主比矣，○盟戲傳無侵蔡獲，亦無執霄會申，只多貞救鄭，乃楚輒救之，各傳無此股，兼有貞伐鄭，○貞救傳只有伐鄭盟戲及一駕伐鄭，無蕭魚等比，○亳非傳獨有舍之侵宋，○蕭魚有執霄會申及楚子伐鄭，無貞伐鄭，

十句聯

經紀內臣修好而知禮，足嘉矣，

主納幣傳知禮衛雍之受，不忘先君之功，彤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

九年　伐鄭盟戲

伯國得善勝之謀，經所美也，

三分四軍，是以四軍分作三軍，楚以全師出，此以一軍當楚出，三次而我出只一次，故可不戰敝楚，與諸侯之銳句不閒，惟有外兵相合，此我軍所以可分，而楚不得以罷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行其事，不戰則自今日始，只重善於敝楚上，不可以服鄭混，下書蕭魚非書法，只舉成功，以見謀之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失謀，然只



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

加貞伐鄭如單，再加伐鄭蕭魚，只照下書句，但于成功多發幾語，著主

不戰不信分者非

冬十二國伐鄭

貳國以不信被兵，失策甚矣，

只主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逐字于是字面俱可玩

晉人修器備，盛餱糧等事，可挑議，

盟戲

與全題同，只重敝楚上，不必入鄭事，加會蕭魚大意亦同，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亦楚子伐鄭矣、主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

伐鄭盟戲　伐鄭一篇　伐鄭二篇　伐鄭蕭魚三篇

伯主用善陣之法以敵外，經所深美也

重盟戲定謀，作三伐鄭實行不戰之謀，蕭魚只照下書句。

加貞伐鄭以鄭失信致兵，輕提起、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伐鄭　同上，但少下書蕭魚句、下只二伐亦同、

⊙或去首比或加執良霄或加會申或加城濮皆屬蕭魚傳

貞伐鄭 去同　伐鄭盟戲　楚子伐鄭　伐鄭　戍鄭貞救鄭　伐鄭

楚鄭伐宋　伐鄭蕭魚　主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句

麟旨定　襄公

伯主用謀制外，其績著矣、

貞伐鄭　伐鄭盟戲　鄭簡進子產而聽子駟，何以禁鄭門之兵、晉悼卻荀偃而用智罃，卒用底蕭魚之績、

貳國進善謀以從外，可識伯國從善謀以敵外可示、

傳有兩段，不必倒本股，鄭晉對作甚整，上邊貞伐作鄭及楚乎

、盟戲　貞救鄭

經紀兵信，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伐鄭而即許之平，楚救而不與之戰，皆敵楚之謀也、

、伐鄭一篇　貞救鄭　公至　伐鄭再篇　公至　楚鄭伐宋　不待楚至與戰去此比同、

伯主兩不交兵於外，行善謀也、

二至，正見不與之戰，子囊方受鄭嬌之成，而陽陵之眾已侵北鄙而歸

矣，子囊方乞秦詹之旅，而向瑣之師已擬南門而還矣、

○楚子伐鄭九　貞救鄭　上加伐鄭盟戲，下加伐鄭戍虎牢同、

伯國兩行不戰之謀，所以善於敵外也、

同上○楚伐而我已歸矣，楚救而我又歸矣、

或出一篇伐鄭貞救或貞救公至，大意俱同、　又盟戲楚子伐鄭不戰伐

鄭亳北即盟亦同、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大意如單成功亦須發，但不可截然二段

麟旨本

△盟戲　蕭魚

猶龍曰：鄭主謀以敵外，誠以服貳，與伐鄭蕭魚獨股何別，且傳明曰下

書蕭魚以美之，不若同上從傳為確、

伐鄭盟戲　盟亳北伐宋　智罃、子展、　有加伐鄭蕭魚者，易簡去之

用善謀以敵外，用邪謀以致伯，其得失異也、

侵蔡獲燮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忽子產武功之戒、用智罃善陣之法、

失謀而貽患可識，用謀而成功可美　比蕭魚傳

此題與上貞伐鄭盟戲相似，但上題之失謀失信也，主傳此題之失謀

不智也，主令、

盟戲　蕭魚　會吳伐　盟亳丘　比盟戲傳
經紀駕外釋罪之事孜屬詞而義思見矣、
下書蕭魚之會如下文所貶兩役皆請成而許之
盟戲　蕭魚　盟宋　會申　智韓向戌　比盟宋傳
駕外交外之得失其功與禍可覩也、
盟戲　會夾谷　以謀制外　以禮化強　加蕭魚歸田兩
楚子伐鄭　子駟及楚平盟于中分
外兵加貳見伯主不戰之謀焉、
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正其不戰之謀晉侯謀于魏絳以息民在此役



十年　會柤
主會戚傳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之而稱國○晉悼方有楚謀須有斟
酌蓋悼欲資吳以遠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也
滅偪陽
伯臣以斷成功可以知將權矣、
主戰鄭傳偪陽楚與國通吳要地宋須將林父一形
貞輒伐宋　借戍虎牢傳鄭人從楚固云不兼然傳所云從楚原指城虎牢以前事難以作題○師于牛首門于桐門
十二國伐鄭　一駕牛首

伯主加兵於貳所以致外而敝之也、
主盟戲傳齊光先勝只點起　有搭貞輒伐宋作附夷駕外者杜撰、
○伐北鄙　魯大夫　會夾谷　魯司寇　下易棄皐或會鄖會鄆俱子貢、
聖賢從容以卻敵其折衝素也、
談笑卻敵非可卒辦要玩本強則精神折衝句就事發意見得卿職如
此不重事迹須先把敵勢張皇方見勝千里之難
上加侵蔡獲燮貞伐鄭輒伐宋作列卿失職取禍
伐北鄙　展禽　夏伐陳　子產　下易會號郎長勺傳
修詞執禮以卻敵皆所予也、同上



現閒先生云傳意就當國秉政者言雖皆有談笑卻敵之功而非執政
之臣不宜混搭可搭者惟孔子與子產耳
會號　夾谷
兩觀卻敵勝之於其本也同上
子產執政孔子攝相俱發本強意、
晉秦圍鄭　取鄆事　此題不通鄭初未用燭武豹第以死衛脚無卻敵
晉秦圍鄭　夏伐陳　取鄆　俱是卿大夫、
亦主卻兵勝難此題搭股都屬影響近出圍鄭哀晏夾谷棄皐四比者
更可怪、

〇戍虎牢貞救鄭 既以虎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逼鄭以致外救不義甚矣、

玩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意但至此因復繫鄭而始發耳作文就駐師扼險以逼意喫緊發揮而後墜入猶前志意方有味前云非能斷楚之路為鄭蔽後云不能保鄭正相應志字極重見他始終止有逼人一念全無保恤他意思故曰不以義服鄭係鄭書救兩書法遞倒　現聞先生曰鄭國分地云云只當發于書法內文中不必入講蓋聖人惡諸侯之逼鄭故以此意折之耳春秋中嘗有責之之意在此而所以責之之意在彼者此類是也◎此傳無蕭魚

麟旨定　襄公　十年

戍虎牢

諸侯據險以逼鄭經追書以罪之也、

貞救鄭

經錄外夷恤鄭所以形逼鄭者之罪也、

以救形戍痛發會荊楚之不若意只罪晉非予楚亦非將進義

△城虎牢　戍虎牢

筆削鄭地棄險扼險之罪均見矣、

主傳首二段以虎牢總敘起雖分作須抑揚重本股　加貞救只於書法後輕帶、

城虎牢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九　戍虎牢　貞救鄭同上

貞伐會伐只作待盟事實與貞救鄭相對、　下加楚伐鄭十　十二國伐鄭同、

楚鄭伐宋　鄭師伐宋從楚不義　城虎牢偪鄭　會伐鄭一篤　戍虎牢貞救猶前志

諸侯扼險以逼從夷之國非服人之義也、

主鄭人從楚一段照傳一串作不可以城戍分股收城不繫鄭而戍繫鄭書救帶收　去貞救鄭同、

十二國伐鄭　戍虎牢　主伐而復戍串作大意同單、

諸侯討鄭而復戍險經責其非義焉、

麟旨定　襄公　十一年

至伐鄭

主盟戲傳楚執救之而不果戲　加貞救意更完、　再加伐鄭牛首亦同、

十一年　作三軍書作

紀大夫變兵制示失權之戒也、

三軍魯之舊也至是以謂之作是訓箇作字其明年書舍可知矣是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定又其遺禍也兵權不可去二句極重乃聖人書其作舍之正意曰益張曰盡征見季氏之罪尤甚曰文宣以來見失政非一日勿專咎襄公　魯本有三軍向屬公今始屬私故曰作季氏分國民為三三家各有其一又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故曰盡

征之舍孫取其子弟之半以三分歸公叔孫悉取其子弟以父兄二分歸公

友敗莒　玆侵陳　叔救徐　作三軍　救台入　鄆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經所謹也

同單　加垂隴救無婁莒　照文宣以來句　再加戰鞌政在私門城費襄幼弱季

益張亦同

〇友敗莒　玆侵陳　叔救徐

觀內卿更將見兵權猶屬於公矣

以僖公說起將三段緊遞總斷權在公室繳作三軍

麟旨宋　襄公　天

或加宿入鄆豹救晉鴉侵齊及上三比者謬

垂隴文　無婁宣　戰鞌在門　城費季益　作三軍　入鄆　鞅聘

經於內臣專兵原其漸而致戒焉

主文宣以來云云可知矣　去戰鞌城費同

作三軍　救台入鄆　鞅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春秋所以謹之也

如單下二股於中辨驗不可分兩脚于後

救台入鄆　鞅聘

兵權之屬於私兩節事而可驗焉

俱根季氏盡征來總起總斷事實畧分點

作三軍　救台入鄆　鞅聘　舍中軍去同　孫齊　春王去入鄆鞅聘舍中軍同

經謹大夫之變兵制墜失權之禍也

以書其作舍叫起總證不可强爲分項

玆侵陳　救救徐　入鄆　鞅聘

觀兵制之始終而失權之戒昭矣

三軍未作之前屬公三軍既作之後屬私未甚貼切

入鄆　鞅聘　孫齊　春王

經驗民不屬公而因徵公室之禍以示戒焉

麟旨定　昭公　元

民屬于臣則君必受制于臣只重權在公室勿分項作舍

△作三軍史克之頌用田賦有若之對權　上易舍中軍未嘗舍傳重斷非此重謹

兵制變而示謹權之意因制變而示重本之意

舍之侵宋舍之卽子展

貳國行致伯之謀不信所自來矣

後傳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雖指楚鄭伐宋然從子展之謀實始於此此

乃後日既同又叛張本從晉自是大義何必惡宋以致晉故曰失謀

十二國伐鄭　二駕北林

此與三駕年號字數俱同如出主三駕作

舍之侵宋　十二國伐鄭

兩觀致人之兵而得失異焉、

鄭欲致晉而與之晉欲致楚而敝之子展知勞、　連題相比有何意味、更有十二國伐鄭至伐鄭主伐而卽至見不戰之謀者搜括至此甚屬可巳、

盟亳北公至伐宋　加伐鄭蕭魚是欲致晉師而後與之大意同、

覩貳國渝信見盟不足恃矣、

此傳就鄭之既同又叛而見盟不足恃隱隱起下蕭魚不盟所以爲美意論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蓋亳北之載書可謂極重之誓



而鄭人直借以行致晉之策尚有何載書可恃乎　此題單責鄭失謀固不可單責鄭失信亦不可卽單主盟不足恃而不渾融致晉之策在內亦屬冷淡

盟亳北　前同

紀伯信之同將以顯貳國之異也、

只做鄭服而同盟一句含不可叛意失民踣國隊命亡氏須要張皇其說收惡其反覆而書同無斷罪語、

△楚鄭伐宋

卽貳國復渝盟盟不足恃見矣、

要玩尋復字不用書同書法、

舍之侵宋　伐鄭　亳北　伐宋　伐鄭蕭魚　此比只作致晉與之去同、

貳國故爲失信之謀以從伯見盟不足恃矣、

子展之謀直算到蕭魚時方固與晉所謂欲致晉師正指三駕伐鄭之師則盟正借以行其詐也通敘過重盟不足恃發

盟亳北　伐宋　伐鄭蕭魚　會申　只亳北　蕭魚同、

稽貳國之叛服盟與誠之效覩矣、

只就盟不足恃誠能感人立論而鄭罪晉善自寓不必著褒貶

楚鄭伐宋　會申　卽上題脫册



觀貳國叛服之久速知盟與誠之異矣、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徵功啟釁棄信致兵　比伐鄭傳刪

○伐鄭蕭魚

覩伯事克成知服叛制敵有道也、

駕外就服貳上見鄭服而楚不能爭屈可知矣盟戲傳亦止云楚師遂屈不可用服字究竟楚爭鄭之心未巳只鄭願從晉而力又不加直付之無可奈何耳二意總在會蕭魚內總敘中分先後依傳鄭不可信非責鄭正起下悼公信鄭不疑須玩兩而字惟不可信而信之故知悼之爲誠惟不可信者而竟不叛故誠之感人爲至服鄭爲楚傳雖無序

繪語而一日至哉再曰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可謂極其贊歎作文須
于閒閒鋪敘中寫出爲妙二邊無齊法不可杜撰出來　朱南圖曰駕
楚原卽在服鄭上見故上下輕重不倫以信待人只因後日不復背見
其推誠之效只須輕輕抽出言之而晉之所以能服鄭而楚不敢爭者
則悼公聽謀之效也◎傳以城濮結踐重在序績上◎此傳有執霄會
申無貞伐比

十二國伐鄭 三駕東門

伯主成駕外之功由制勝得也、

此與前二駕不同彼尚用謀此已成功矣魏絳息民就施舍輸積等上已



與武子分銳迭來是二策不得概指不戰

○蕭魚

卽伯主服貳之好見推誠之效矣、

將鄭不可信重跌下方有力至哉誠之能感人要咏歎得出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會申

伯主謀與誠合所以服內而駕外也、

徐龍曰中國所以不竫者、以鄭多反覆也、鄭所以不信者、以楚敢爭衡
也悼則彼以疑我以信彼以力我以謀當鄭之未貼而楚爭、則謀于絳
然及楚之道敝而鄭服、則爲之推誠由是楚疲于鄭而鄭久于從矣、

加執良霄只納入三伐鄭內◎大率此處題有執良霄則以三伐鄭爲
不戰而以執良霄爲成功無執良霄則卽以盟戲爲不戰而以三伐爲
成功、

伐鄭蕭魚　執良霄　會申

伯主得駕服之道其成功可稽焉、

執良霄會申不是駿乃駕外服內實事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同單　加會申同、

伯主謀以敝外而誠以服貳經所予也、

十二國伐鄭 九　伐鄭　伐鄭　伐鄭 當



伯主得息民休兵之策其制勝必矣、

出伐鄭盟戲 當　楚子伐鄭 絳　或楚子伐 當　貞救 絳　楚子伐鄭 絳　三伐
鄭 當　俱同、然俱不如前題、

盟戲　貞救鄭　貞侵宋　取邿 或單出貞救鄭　貞侵宋

上二比是不戰下二比主大全許氏云、晉謀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
魯取邿而不討、侵宋取邿、俱蕭魚後事、安可以之作題急刪之、

戍陳 絳　戍鄭貞救鄭 當　或戍陳　戍鄭虎牢同、

戍陳之後魏絳陳和戎之策修民事田以時戍鄭楚救不與戰

執良霄　會申

稽外屈內從之實知伯主駕服之善矣、

雖是楚屈鄭服要講所以屈服處

自侵宋　午伐鄭報晉取鄭作楚屈、　鄭子孔欲叛晉謀卒不行見鄭服、　同上、

蕭魚　會申　主前半傳、

伯好有以堅內之從誠之感人深矣、

午伐鄭　𢙅門　四國伐鄭　棘澤　三國伐鄭　汜上

主傳二十四年不背晉見推誠之效、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執良霄

伯主兩用善謀以制外經之所嘉也、



知武子之謀在盟戲時而盟戲歸卽謀於魏絳搭盟戲卽兼二子○加

楚子伐鄭同宋比易自侵宋同○不出會蕭魚爲是　出城濮二伐鄭

蕭魚同◎題與盟戲傳易混只認執良霄爲辨

伐鄭　伐鄭　伐鄭　執良霄加蕭魚同

同上◎去執良霄卽全傳題矣

伐鄭　伐鄭　伐鄭

伯主成駕外之功由制勝之謀得也

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楚到第三駕方屈敘事須倒倒本股

伐鄭　戍鄭負報鄭　伐鄭　亳北伐宋　伐鄭蕭魚加盟戲卽戲傳

同上　一駕師牛首楚猶逞夾穎之軍、再駕會北林楚猶爲伐宋之旅、

三駕觀兵東門楚徒視子展之出盟而不能出一旅爭鄭矣、

執良霄　自侵宋

一徒虐其使臣、一徒虐其與國、皆見其無能爲、然傳無明文似難獨出

二比。

戰城濮　伐鄭蕭魚加伐鄭伐鄭同

復伯駕外之績視前烈而益光也、

先以城濮揚起倒蕭魚作、方見不越足之妙、全在功績上講若說恐

城濮詐謀不足取也



城濮　蕭魚　畧接外之戰、美服內之誠、

既無伐鄭則與駕楚何涉故宜以誠議二字比

入曹畀　城濮　盟戲　蕭魚先輸一戰、惡譎謀、知審三駕、予善謀、　比城濮傳

伐鄭　伐鄭　伐鄭　會向　伐秦　會戚得於用人、失於行政、　比溴梁傳

伐鄭　伐鄭　伐鄭　戰長岸知榮魏絳、無極囊瓦、

觀敵勢之強弱、用人之效見矣、

出盟戲蕭魚長岸相舉同、

蕭魚　會申　意如至會平丘同　召陵侵　比意如至傳

經著推誠循利之效而得失昭矣、

會申以前鄭不叛者二十四年召陵以前諸侯不合二十餘年
易午伐鄭四國伐鄭齊侯伐徐宋公伐邾同、
會申　召陵侵 易鄭陵同
卽人心從違之故其故可思矣、
卽上題脫毋全重久上上云至哉誠之能感人有贊歎意下云利之能
敗人國家乃如此有諫戒意
蕭魚　會申　夾谷　歸田 至哉誠能感人、天下莫大于理、 只蕭魚・夾谷同、
以誠感貳服之久以理格強化之神、
會蕭魚　會申　會黃池　入吳 以誠感貳服之久、以力勝人報之速、 比入吳傳 矣、



執良霄
外夷僅辱使臣不誅屈之也、
僅執告絕之使以洩其忿可見無能爲矣、
十一年　救台入鄆 遂 人
大夫因事而專兵經誅其心焉、
以大夫無遂事句斷獄以邦域之中級定之故字要發已之權能行於
三軍君之權不能行於我故曰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書法重遂字而
入字帶之〇加孫齊春王只說後禍同單、
高子盟　救台入鄆 上杉切侵還同若完盟欠切、

辨專制之義非可論於境內也、
倒作以境外形斷境內
遂及盟　遂入鄆
內臣兩因事而專好專兵皆所譏也、
出境可專爲受命不受辭結未受命將得專制爲境外言名在境內、
士魴聘 拜伐鄭之師、
伯主修禮於內持勝之善見矣、
悼當服鄭抑楚之後不忘聘魯善持勝者也出許氏註、
貞侵宋 師干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卽外夷兵大見伯主駕外之功已、
主蕭魚傳徒伐其與國見楚無能爲與執良霄同、
公如晉 十二　公至晉 十三
經書內君寓外惟其安也、
主公在楚傳外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子之書勞、
十二年　取邿 主取邿傳
冬城防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城以備齊子見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較
諸比爲確

十四年 會吳于向 宿老會書

經於內卿並使交譏其失體焉

全在國體上論以卿爲介云云是責宿與老非聖人特書二卿以譏失體玩以內卿行不得不書句可見 搭逐乞師臧文仲介等比只舉例

十三國伐秦

經紀伯兵見用人委政之失焉

主先穀溴梁二傳 用人之失指欒黶

衛侯奔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咎

外君見逐於臣經端本以示警也

麟旨定 三八

作文全在辨難書法方得警君意醒不重責諸臣縱淫虐以棄天地之性

須自荀家卿上略略推開說

貞伐吳

主汪註欲洩忿于吳同貞侵宋作似未切即主長岸傳葉賢亦泛 庸浦之役無功宜穀之獲已及皋舟之隘突擊子囊之殿其支

七國會戚

大夫專定君之會罪在委之者矣

主溴梁傳謀定衛剽乃君臣大故而可委大夫乎以晉抑君助臣點起

○假羽毛事乃後日政以賂成之漸可作結

十五年 向戌聘盟劉

以向戌專抗提起重貶公降尊而與之盟于外作出汪氏註不成題、

只向戌聘澶淵傳搭向戌之賢指尤獻子美室、

劉夏逆 不稱使

經於王室圖婚志其失禮者以示戒焉

劉夏卽官師重夏非卿作請公合禮故不書不必入文中纏擾、

圍郕救至 書至

主救邢傳書所至以罪其怯以齊暴點起衛侯在齊而公與會于戚以立剽故齊來伐、 去伐北鄙主怯還要發聖人仁天下之情

麟旨定 三九

城成郛

主臧賓傳三卿越禮各固其城此孟孫邑季叔帥師以城之蓋三家相當借備齊爲名而與此役郛者外城、

十六年 溴梁大夫盟 衛書大夫

經於大夫專盟深示謹禮之意焉

此傳從大夫既張之後追咎往事須描寫事勢已成情景迫切不可虛論禮之當譏大夫不臣由諸侯失政諸侯失政由三會委之大夫只歸咎三會未說到邢丘蓋邢丘與三會皆使大夫專之在邢丘傳則以邢丘對溴梁爲始在溴梁傳則以三會對溴梁爲始光悼公云云是說必

然之勢上曰使大夫專之則三會猶曰悼公所使今曰荀偃怒大夫盟。
則不待平公之命矣謹於禮而不敢忽與常情忽於未兆忽字相應玩
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句重並戒上
單會溴梁只把諸侯皆在作案此歇後題也、
牡丘次匡　救徐　雞澤　如會及盟　會向　伐秦　會戚　溴
梁盟　去會向三比同然亦要原入
經變例以紀大夫之專謹禮意也、
依傳倒作牡丘雞澤二段只照起獨書大夫書法、
救救徐　袁僑盟　加牡丘次匡雞澤如會同、



經紀大夫兵信見權之猶有統也
以溴梁照出想此當是諸侯未失政而大夫無不臣其救其盟猶出於
君命也蓋就聖人書法而料其事之如此勿太說好諸侯既次既盟兩
既字是則書兩則字根由聖人謹禮于微著眼全在此文須拈出、
會向　伐秦　會戚
卽伯主三委權於大夫而知無以善後矣
以溴梁說起而歸本於三會須重看國之大事句三皆字要發此蓋就
一歲之事觀之也會向謀敗吳之楚伐秦報助楚之秦會戚定莒衛之
剿皆關君臣夷夏之故故曰大事三會俱罪悼公勿泛責諸侯

加溴梁如單從三比推源
會向同　會戚　會伐秦　禮樂征伐分、　單拘兩會終未妥、
經紀大夫專政皆各委之者焉、
牡丘　次匡　救徐　溴梁盟　下加會向伐秦會戚各三段似弊、
經於伯業怠而示敦誠於伯政失而示謹禮、
伯益戒舜曰無怠無荒周公戒成王曰立政立事、
垂隴　放甲父　會向　伐秦　比曹殺大夫傳
專命討之權于王者不臣委兵好之權于臣者不君
尤作下無悼公之明宿無行父之忠拈無謂刪



會伐許
經紀討貳之兵而示正分之意焉、
荀偃主兵而序鄭爲首不以大夫主諸侯正君臣之分、
舊有盟齊伐許題上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下不以大夫主諸侯、
則書會鄭破云　經所詞以紀兵信而謹辨正倫之意備矣、
伐北鄙　主同鄙齊傳齊虐、
豹如晉
主戰紀傳下告方伯一允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伐北鄙桃　伐北圍防

七年

十同圍齊傳齊虐君臣　只分點、

十八年　△白狄來　不與其朝

經不與外夷之朝謹大防也

不與其朝只是不與其通中國耳懲淫慝一內外總一意勿分況列國之君云云辨諸侯無受其朝之理正見其不可朝魯非罪魯語

○同圍齊至伐齊　獨書同　次伐秦

觀經紀討罪之文見抑強之意焉

凡侵伐圍入云云圍之也是解同字事實其以伐致何也以下方說出

聖人主意二書法不平重以伐至上伐者聲罪致討之名故曰大諸侯



之伐勿說得太好此伐非請命誅討傳只云免其圍齊之罪詞須重發

聖人沮抑微意所以警夫不後世之爲橫逆強暴者方不死于句下民、

神之主也故曰陵虐神主、

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而大國之暴見矣、

背盟棄好四句一意貫下重數伐鄰國上

加侵伐圍入等比照起書同

入許　圍新城　會伐秦　召陵侵楚

春秋紀兵之例無紀其同心者焉、

全以不書同形出書同之意　猶龍曰各股須搭大合諸侯者爲是蓋

出侵曹伐衛圍台入鄆者左矣、

虛打　崔杼　雞澤　光　圍郰　圍防　同圍齊　至伐齊

上四比作背盟之案下是數伐之迹倒單渾作、

圍彭城　齊不會　秋會戚　齊不會　圍郰　圍防

背盟棄好數伐鄰國略分後仍串發○傳四語隊斷數伐用兵暴橫是

乃其背盟罪案也上二比搭得欠逼還只出溴梁　高厚逃歸　一比爲是

圍郰救　伐北鄙　圍郰　圍桃　圍防　伐北鄙

就魯一國上描寫他數伐之暴橫



沙隨不見　會黃池　吳強

觀聖經之紀內辱外強者而沮抑之意可思也、

阻橫逆抑強暴即指本比書法言豈可更出他比

戰郎　同圍齊　未有書來戰者　未有書同圍者

兩變例以紀兵罪在加兵致兵者焉、

同圍齊　圍蔡

經兩無責於兵者以罪宜討讐宜復也、

上齊宜得惡疾而圍齊之罪可免下蔡宜得報而復讐之事可恕重兩

宜字上背盟棄好云云下壞宗廟云云上人心下天理、

同圍齊　胡豹歸　自伐人伐、自滅人滅、

兩紀被兵、皆罪其自取也、

午伐鄭　起楚師以去諸大夫、王純門而返、

大夫導敵以危國、則知禍所自來矣、

主殺嘉傳賂合當正以王法意、　此等借比題目最不宜杜撰書法、

九年　盟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至伐齊

正諸侯討罪之兵、以罪所宜討也、

諸侯原自伐齊、非聖人特加之、但舉重之例、圍不言伐、而此以伐致所



謂免其圍齊之罪詞也、只就伐上發、不必混入同心意、

取邾田自漷水

出高氏註、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挾伯威、執君取田、不已甚乎、愚意主

見其事爲已畢、深幸之也、更與圍齊傳合、

匄侵齊還　還

伯臣行師而有仁心、春秋深善之也、

穀齊地、乃境外之案、只重不伐喪上、專制一段、但辨明上意、

宋人圍滕　昭卒　晏齊伐鄭　悼卒　匄侵齊還

當利難之時、而有憫難之仁、題面不佳、

上二比易楚鄭侵衛　穆卒　晉宋寗侵鄭　成卒　同

或出入滑　不哀　晉喪　戰邲　林父失專制　匄侵還爲比事、以善士匄盡仁義、更無謂、

○觀魚　宋楚平　出盟浮來　城楚丘同、

經定君臣之職、而下侵與上擅皆非也、

只借以見君臣之道、不必拘拘貼著二比講、

公納幣　會無婁　納幣使卿、非禮、況君乎、　專會、政在大夫、

尸小比易杞子來盟　來盟皆大夫、杞子親之、　衛侯奔　皮冠射鴻、俱牽强、

尊大比易遂伐楚　專代　溴梁盟　專盟　俱可、又執濤塗　濤塗勸申侯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　便

欠切、更有易遂入鄆　入國非名、尤謬、



歸父還齊　匄侵齊還

大夫斷以行仁、不得執歸命而議之也、

主壇帷而歸命乎介句、搭有以兩還字合者、上得奉使之禮、下得主將

之道、上志仁、下惻隱、上君薨家遣、下世衰道微、亦可、

殺嘉傳、　貞伐鄭　午伐鄭　縱奸、導敵、　西宮之難、純門之師、　上易獲斃貞卿伐宋同、

速盟向　速伐邾同

歸父奔傳、搭此作孟莊子不改父臣、然係影比、不成題、

二十年　盟澶淵　齊成故也、

即大國與伯好、見德之足以感人矣、

齊不服於圍而服於士匄之還師修德來遠豈誣哉長勺傳搭作善師

者不陳

履奔楚 書

貴戚避難於夷昧義甚矣

此傳因變欲背楚履乃奔楚故生一段議論履其母弟要玩兄力有可爲使能脅變之罪成兄事晉之謀則大義所在不惟可以正國人國人不得而害我乃反避禍於兄所不欲從之國進退兩失之矣進退二字勿太泥

盟踐土 履奔



貴戚違先志以從夷昧義甚矣

合義重在晉不可棄上不可與利㮣平看 舊以獲變代殺比殊不必或欲脫出踐土獲變主文侯欲從先君踐土之盟子變欲成先君從晉之志者尤不安

履奔 黃奔 蔡履不能正國遠害 陳侯不能保身庇弟

兩紀貴戚去國責各有歸焉

黃奔 不稱公子而稱弟

貴戚因讒去國經譏歸於君焉

主二慶傳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即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謂不能辨其與司馬同謀之誣也收稱弟須知與責擠恩不同

二十一年 庶其奔 書名書地 書來奔

經於叛臣托內明義以交著其罪焉

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即前段接我不以義也書法是書名書地舊作特書姓氏爲書法者誤蓋邾庶其原繫國並未嘗書姓氏也况傳亦是通論一經下面明明有書地書名書法乎不言及不言叛是茲書法不用時公在晉而宿受之須有斟酌棄夷狄從諸夏數語乃引用叶菘請降事爲傳設旂斷不可入文中辨論 德仲曰貴庶其之叛全在以地上貴魯之受叛亦在納地上正所謂接我以利而魯入其利也



莒慶逆 庶其奔

兩譏大夫接內以其事關禮義也

只貶慶庶其無貴魯意莒慶就私行說須發聖人所以謹之之意權收書其姓氏書法 有加入向會㮣證明小國大夫不書姓氏者不必

①觀魚 滅下陽 下易梁書伐鄭同

春秋重禮義故於縱欲貪利者貶焉

隱公以欲敗禮身危於翬虞公以利棄義國亂於晉僖伯宮之奇可點入莒慶庶其末收一句須知借題發意勿涉於合

戍楚子入陳 陳宰 縱欲 執鄭伯 鄭成舍 楚盟 戍救弁莒氏 從巳 晉陽叛 衛貢五百家 並同

庶其奔　莒吳伐鮮虞

即明義以却敵者見納叛之非義矣、

據城求援在兩敵相持之際與竊地來奔又不同玩而況云云

吳入州來　莒吳伐鮮虞 待臣之恕 却叛之正　比沙隨傳脫

兩傳語本參差且入州來比于本傳尚隔況脫仝乎應刪

欒盈奔

以世臣而去國其待之者薄矣、

主沙隨傳須全逐盈已非宜有去後之思意盈雖出奔猶係於晉是指

入曲沃持言不得借用、



二十一年　商任沙隨

伯主兩錮世臣其報功者薄矣、

只不當錮一意亟臣一段是舉楚子以媿晉非賢楚也、

加盈奔在既逐又錮上見他薄如畢

會沙隨

伯主迭申錮臣之約薄倫甚矣、

城濮　河曲　晉救鄭　圍彭城 欒 盈奔　商任　沙隨 倒作同罪

歷稽伯佐之勛而薄其後者甚也、

城濮 枝曳柴 佐文　河曲 胥將下軍佐趙　晉救鄭 晉全師 佐欒　鄢陵 鋮掀車出 淖佐厲

伯臣世濟其勛則報之宜厚矣、

四比輕點過總發世勛起繳用本股、

救鄭比易會伐秦 書將中軍無功難作世勳　宋比易盟戲 鱉佐悼屬汏 虐不宜搭

楚鄭侵衛　商任　沙隨

伯國待臣之薄律之外事而有媿矣、

楚逐策士以自禍最非好事只不錮一著猶見其明耳共王將為楊橋

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遂以夏姬奔晉巫臣比惟侵衛為

妥、上有易楚子圍宋者子重怨巫臣阻其申呂之請故後殺族分室

與逐巫臣欠切易入州來巫臣通吳稍可、



會沙隨　城杞 錮臣而忘世勛 念母而忘世業　楚共平王分證

△城濮 枝　踐土 文　晉侯伐衛 襄　河曲 盾　鄢陵 書　亳北 悼　比城杞傳脫

伯國之君臣其世勛世業可念也、

枝盾書勛在晉室君可薄待乎文襄悼業在王室嗣可不修乎、

外有敗莒商任沙隨作厚于賞私勞薄于待世臣不見好處刪、

二十三年 經二傳　黃奔　黃歸

觀權臣因憾而後充君之失道可知矣、

去親不係因寘後充一滾下　加履奔照與蔡司馬同謀句、

黃歸

卽權臣之不易克見君失道矣、
主二慶傳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責歸只照克慶事實不必混入蒲
恩等語只主譏陳侯作無書法、
盈入晉曲沃
經惡世臣之逆原罪於致之者焉、
以盈逆起倒晉君上晉殆意可描寫世臣自合係晉不是特筆
加商任沙隨如單只見錮之亟而致亂甚意、再加盈奔亦同只照既
絕復入、
齊伐衞遂伐晉

大國果於爰伯見致討之由矣、
主夷儀傳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
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救晉次雍榆 書次 主救邢傳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經譏恤患之怯仁天下之情見矣、
臧紇奔
雖有孔子要君語可據然不可作題、
齊侯襲莒
大國之淩小掩取之術也、

主鄭人伐衞傳只自兵法上說不必斷罪以莒同圍齊故、
二十四年 豹如晉 澶淵傳搭此作穆叔之賢以其有論不朽語也、
會夷儀 楚伐鄭
兩觀夷夏之行事而勢之盛衰見矣、
主晉止謀伐齊而楚已伐鄭作杜撰不成題刪之、
楚蔡陳許伐鄭
卽外兵無以服貳見伯主推誠之效矣、
門東門次棘澤主蕭魚傳楚兵再至鄭而無功、
豹如京

主[illegible]傳○澶淵傳搭此作穆叔之賢、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大饑 加大水同
罪國遇災無備經書以示戒也、
此傳是就臨時救災說前後兩備字皆指救災之備至也、
二十五年 崔杼傳 減貢 舍至下易取鄭好是叔豹、再易華元歸更奸元不懷祿固寵較切于口實
論君臣之責惟不忘社稷而已、
主君民者豈以陵民四句出上國君死社稷下傳有社稷之衛句
衞師入郲 吳伐我 宣公壽宋、奔孫下畝、
主君淩民臣旨國以晏子語作題已屬牽强反出二比益晦矣、

出辰告糴治民不洧貫、衞侯奔衎注虐　同或出行父如齊鄭潰更不妥、
會夷儀　如下文所貶
伯主以利廢義討失職甚矣、
以伯主而至於見伐而報業巳衰矣旣聞崔杼之弑便是極好一機會
修方伯連帥之職正在此時却爲區區之賂與之同情深爲可恨與之
同情正挑剔下同字意收如下文所貶　加盟重丘串作如單
伐衞逐伐晉　會夷儀　盟重丘
伯主不能因事謀義經所貶也、
同單上比作擧兵之由下比作書法　加杼伐北鄙同



○會夷儀　會重丘
經於縱惡脇戰之會、皆有所以寓其貶焉、
皆有如下文所貶云句上用義字利字下用道字力字上不能修職下
不能復業本爲報朝歌來討本爲成虎祈而叛　加兩同盟更完二事
俱始乎會終于盟故均致其貶于盟、
舍之入陳
賢臣不屈於强伯由其能自立也、
主忽奔傳當晉詭詞事雖載伐陳而所獻則入陳之捷也　有主高氏
註子展子產入國有禮故春秋無貶詞作者舍明傳而用小註何也、

盟重丘　特書曰同
伯主因利成惡經加以同情之罪焉、
入夷儀　止書其爵而不名
經於國君之有歸道者不輕絕之焉
鄭伯奪正以立本無歸道而國人君諸侯助正坐不知其義之已絕若
不書名則義益晦矣故特名以絕之衞侯蔑卿失國若可絕矣然有一云
云玩然有字則其義則字緊接下來見他失國出奔原非屬王法所不
赦則撫內營外自是得力與國人君諸侯助硬把氣力相助者不同曰
無一營便是賢臣夾輔當困衞時有賢臣推抗正還善改過大機括此



義猶未絕全重有遷改之機上不但罪不比突巳也玩及寗喜一云　云然
後書名可見不遷不改聖人便絕之矣或以恕其義之未絕望其過之
能改分看大謬蓋聖人望他全因義之未絕也
加衞侯奔以蔑冢卿之罪問起不名倒單
入櫟　入夷儀
經異待入邑之君斷之以義而巳、
全要以義之絕未絕相形
入櫟　入夷儀　衎歸
經異詞以紀復國之君視義之絕與未絕也、

末比只照不輕絕書法〇加突奔衛奔卽甍乾侯傳
入夷儀　衎歸
紀諸侯復國而異其詞示不輕於絕也
及甯喜弒剽云云正申明聖人不輕絕衎之意須體然後字
夏伐陳
賢臣以禮當伯能自立也
主忽奔傳重不藉援上見得自立馳詞執禮只作事實獻捷是獻入陳之捷此伐陳在獻捷後入陳未得成故復伐之
△舍之入陳　夏伐陳 處弱有禮 處强有禮 俱歸美子產

遏伐楚門巢
經氾用兵而徼禍肆禍之非咸見矣
古者入境云云責吳古者大國云云責巢、或單主自輕一意作者亦得
廿六年 衛侯奔　會戚立剽入戚弒剽　衎歸
經詳與國之輕於廢立示天下知所愼也
雖就喜上看全重示天下後世愼於廢立上收正其弒罪
入戚叛 書叩入乎戚以叛
大夫專祿以背君不臣甚矣
衛衎歸 書名
經責外君之自棄以後事爲案也
背政由甯氏之約失信也逐者出納者死無刑也二者皆歸國後事失信無刑總在殺喜上見衎之不能改過蓋向日之過正在蔑冢卿今纔歸又殺執政仍是蔑冢卿手段雖十二年淹恤在外曾有纖毫善狀可以自暴白于天下哉故曰自棄要發欲人自强爲善意
加入戚以書叛罪林父提過倒單
衛侯奔　入夷儀　衎歸 只喚起不名例作同單　加鱄奔同
外君始爵而終名以無自强之志也

衛衎歸　衎歸　串作
稱外君之出入責其不能改過焉
△戰城濮　衎歸
諸侯處困而自强與自棄者異焉
以人之有德慧何比出晉侯在外十九年而安內攘外衛侯在外十二年而失信無刑　上比如城楚丘衛文越入吳勾踐二十年生聚教訓俱可搭
衎歸　公如晉 六畢　上書晉下不書止公
二君處困而自棄經皆貶之也
上困之久下困之甚上失信無刑下安於危辱

會澶淵 爲孫氏討衞殖戚田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孫林父叛君而晉人黨之 總羅

晉執甯喜 討其伐孫氏而殺晉戍也

楚蔡陳伐鄭 主蔿魚傳楚兵三至而無功 涉氾 比二十四年少許男

干辛 慶封聘

通嗣君也以此作齊景之賢謬甚 自齊滕伯姬僑如逆婦姜而後二

國不通好三十年矣

會宋 先趙武

舊主盟宋傳交見作第會盟同地須合盟比方成書法單出終屬偏股

且主交見則與盟宋何別泗山改主會號當矣 猶龍曰書法則不如

麟旨定 襄公 二十六

守信之明事實則不如素防之確并用之可也

殺寗喜 入戚 鱄奔 代殺 比 下易執寗喜代殺比益無干

卽外臣之出入其君之失信刑可知矣

弟鱄奔 稱弟

貴戚守信而去國經原罪於君焉

以鱄之去合乎春秋提明倒歸罪衞侯上鱄重信評令其失信只摘此

意做則于鱄罪衍不作兩項矣 現聞先生曰傳末引穀梁只是爲前

邊敘出木門云云故足此句泗山謂敘事中已有與鱄之意不知形容

得鱄好見其爲守正不移之君子則衞侯不顧其弟之罪益見矣必欲

兩開作前半罪衞侯不免將鱄之守正撇起後半與子鱄又把衞侯涉

弟撇起有何對證有何意趣

鱄奔 札聘

去國全信者可乎辭國過中者可譏

合春秋處全在守信上蓋春秋惡無信也上托於木門終身不仕合乎

春秋下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過乎中庸

盟宋 弭兵盟宋

經貶夷夏之結成誅始禍也

弭兵是盟的緣由其禍專在交見蓋當時楚不得大逞者惟是中國諸

麟旨定 襄公 二十七

侯未屬字下今既交見業與共之彼何施而不可自是中國諸侯以下

皆交見之禍而以其事自宋之盟始總束之此句極重朿人倫承莫弑

句來傷中國承戎夷句來槩貶諸大夫不專趙武 胡文定最不喜言

兵而于此獨痛言交見之禍想亦有見于兵之不可弭也乃傳中終隱

其旨而不發終是宋儒耳

加會宋同

會宋 盟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中國交夷啟禍經謹其始焉

同單下重會申而伐吳滅賴乃會申一時事宜一串說下 去上二比

亦要歸重盟宋重聖人意發、

盟宋　會申

中國交夷而成推戴之禍、經所以謹之也、

同上　全以會申之禍見盟宋的不好不可以原始要終相承

加盟召陵同、只入會申內、點夷之用伯禮、

加楚　會申

卽諸侯屈體於夷而知交見非策矣、

下比只重大合上非朝楚戴楚有淺深也文勢照傳趲下、束在盟宋上

盟召陵　盟宋管仲終盟貫之績、趙武釀會申之禍、



摟夷之禍終春秋序之、交夷之禍始、春秋貶之、

會瑣澤　楚子伐鄭四十　盟宋　會申

春秋兩傷中國、合成與弭兵皆禍也、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云云、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云云、題意儘可垂鑒、

惜上無明傳耳

溴梁　會申委權之害、交夷之害、

二十八年　慶封奔主衛欲代見傳矣以宋方處之

卽外臣去國知外夷崇惡之非矣、

公如楚

主盟宋傳須知舉魯以見列國公原及宋陳鄭許如楚不獨魯

二十九年　公在楚特書所在

存君於首月、示人臣不可忘君也、

全在書法上作歲首朝正正臨臣告廟之時、送葬取下二事、俱在正月

後蓋討後之危困而存之耳存之者欲臣子思君父所在而與其[illegible]困

也要發透不忘二字、頓其身句、貼外難、朋附句貼內難、

加公如楚至楚同

公如晉襄四至晉五　公如楚　公在楚

經詳內君之適外、亦因其安危而已、



總以發之首月書在不書在問起、分作、君安與安、君危與危、俱自人臣之心上說　上二比易冬、如晉文三至晉十四同、或如晉襄十二至晉十三同、

或如晉文三至晉四同、

春至晉　春至晉　春至晉　春至晉

迭紀內君返國、役雖久而安也、

文四年、晉侯有改盟之請、莊叔有愼儀之對、文十四年、穆子答子家之

賦、鄭衛共恊平晉之謀、襄五年、獻子相行、申借助、晉侯設享、從屬鄫、襄

十三年、報士魴之聘、獻子書勞、

會夾丘　公在楚

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比此傳偶拈語奈何以之作題。

隸傳　殲遂　四國伐齊　遏伐楚　曹陽奔

歷觀違禮以致禍者皆君之所禁也、

齊戎飲餘民之酒、邇怨、齊桓公用豎刁、近刑人、吳子自輕御敵、鄙人公

孫瘠獻旛因爲政使無恥、

戰升陘　大棘敗獲　合比奔

三親禮之所禁皆足以禍國者也、

公卑邾不備御敵、華元使羊斟御戎、邇怨、宋公信寺人柳、近刑人、

御敵秦人伐晉寒秦師而不備　士鲂少貞伐吳爲不能而弗儆　襄四子囊以吳　宋人伐陳司徒卬　襄十七獲

麟旨宋　襄公　卒

也、甲宋俱可、但稍偏

邇怨戰韓慶鄭、戰邲魏錡求爲公族、趙穿求爲卿、俱未得、林父遣二憾往楚、更僞、

近刑人戰巘桓公近豎刁、同圍齊夙沙衛塞道以誤郭最、高厚圍防使夙沙衛唁臧堅、俱可用

或出札聘代餘祭、不必、

城杞　不待貶絕而可見

經於伯主興役、識其忘大本焉、

輕棄諸姬、卽在不恤宗周、內蓋諸姬乃晉之父族、而周則父族之最尊

者、尊獎王室乃糾合諸姬首事也、不可以王室諸姬分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句可味、正見輕棄諸姬處

盟踐土　晉侯伐衛　盟亳北　城杞一仲竹

伯主不修先業、而私其母罪可見矣、

○盟踐土　晉侯伐衛　盟亳北

伯國世修尊王之業、可謂知本矣、

文公朝王于衡雍、襄公朝王于溫、悼公亳北載書曰、同獎王室、文創業

襄修文之業、悼又修文襄之業、○末比易邢丘、卽邢丘傳

△城杞　溴梁宋故　十一國　十三國　文襄悼　禹周孔

伯國兩合大夫、非知本與知務者也

、城杞　高張唁　平棄文襄悼公之業　景棄太公桓公之業　揚水　式微

麟旨定　襄公　空

兩紀伯國行事皆責修先業也、

士鞅聘　謝城杞、且令我歸杞田也、

卽公不足於享、而君之失民驗矣

主作三軍傳、執幣之禮、僅行於莊叔、三耦之射、取足於家臣、

杞子盟

主杞子卒傳用夷禮故稱子、自平日言、不指今日、

札聘　不稱公子

經貶辭國之賢、望之以中道也、

春秋論札之可以達節者、在壽夢諸樊讓國公心上、所以貶札之生亂

者在夷昧既卒一辭上蓋前後之辭理當如是惟此時一辭然後王僚
越分而立而光必至於爭故曰生亂季歷武王一段最重季歷不辭武
王不讓乃聖王中庸之道惟以此望之深故責之備也世之君子一段
又以賢子臧之法比論以明望深責備之意聖人貶札把吳國與亡直
窮到底故見得札斷斷不可辭故曰爭弑禍興是指光弑僚言也覆師
喪國是指光立以後而夫差亡滅言也貶字對美詞看以札之賢而待
之如常人便是貶非去其公子以貶也畢竟讓國是好事但在札還該
幹上一等事耳須有抑揚方見責望不可直貶倒　現聞先生曰要觀
傳意須咬定夷昧卒宜受命承志一句通傳皆爲發議無非以札爲人

麟旨定　襄公　二十九

所其賢而此獨畧之故其詞煩而意密作文須把
雖貶到極處只是以大聖人期望他不可竟貶倒了
衰道微一段而引子貢語亦是胡氏極用心處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孔
孤竹舍長爲私意諸樊兄弟不及季札而眷眷於札爲公心言及于此
則不肯體諒父兄之情若非拘攣之極乎由是益見季歷武王之爲至
德而與夷齊各得其是者也
加會戚執曹伯兩主附子臧之節
突救衛　季子歸　宛盟　椒聘　術聘　札聘出椒術同
春秋待人有常變而備責行之過中者焉

照傳以秦楚常例問起隨入旌賢特筆以辨明貶札之意　加盟戚戒
會斧只入講一辨見札不當如子臧之守節
椒聘　術聘　札聘照傳總問起例札做
經以凡例待賢者責備之意深矣
椒聘　術聘
春秋兩畧使臣以其禮異於中夏也
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要見事無足賢者故無特筆
、突救子書　季子歸子書　完盟書族
歷觀春秋特筆而責備讓國者可知矣

麟旨定　襄公

叔肸會季子在卒上故不可出或以叔子嬰齊如晉
突救衛　札聘春秋行法以俟命春秋違節而不守
申王命者特詞以予其仗義違父命者常詞以貶其過中
搭季子歸以歸國靖亂辭國生亂比俱是公子
搭嬰齊如晉易宜飢位同以辭祿讓國比但上比代出不
完盟　札聘服義違稼守節過中　特詞常詞
以吳楚蠻夷之國句爲主生議論
札聘　會斧
經以違節望賢臣故不以讓國者例焉

如傳敘問發貴與季札意不但札人品勝子臧即所值時勢亦各不同
曹宣卒未有成命而負芻巳篡位則子臧自不當徇諸侯之請以爲利
若壽夢之命出於公心而諸樊兄弟之約以次相及受則息爭辭則啟
亂故札之時非臧之時不宜相倣也行文須擒時字做時措時中季子
學問還未到此故聖人責望他　現聞先生曰子臧季札分明是一流
人作此題若說春秋厚望札而臧只合如此是薄臧矣若說臧之讓爲
得而札之讓爲非則札且不得列于臧而負讓國之美名尤非之非者
必如泗山分剖明白說季札不能無貶而子臧但見
勢胡氏因子臧賢及其後而季札貶及其身故



觀春秋之待臧則讓國之賢原是極厚待的只
故雖賢如季札而猶有貶處纔是傳意以上許多議
不必扯來重新說起以致自相齟齬此觀傳勢而成文者也劉喜聞數
語巳得之矣
△札聘　會申　比于椒術　春秋達節而不守
　　　　　　　比于淮夷　春秋以天自處
春秋責備賢者亦達節合天之義焉
或加執曹夾谷主季札不宜附臧三卿當如孔子然下傳無孔子明文
札聘　夏侵國戚
春秋酌國之讓受而辭與爭者均貶焉

德仲曰玩則與則合口氣不是責他不宜謀宋災直是重責他不能討
蔡亂即此形彼以深惡其不知類也
單會澶淵只不收特書所爲書法
豹如晉四年　豹如京　會澶淵六年　會宋　只如京　會宋同
稽二臣執政而謀國不容諉矣
猶龍曰傳原說叔豹趙武而下非單說趙武不可搭題即出首尾亦要
該括上卿執政不是說他力能討蔡是說誅亂賊正三綱正是他責任
不得推諉豹如晉與宜子論不朽會澶淵謀討衛
向戌聘襄十五　豹如晉襄十四　盟宋趙孟　良霄入子皮　澶淵也



以衆賢臣而謀不及義則世道可懼矣
主傳或曰以下一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全發傷世
△向戌聘　豹如京　盟宋　良霄入
稽列卿素行之良則謀國不可誤矣
四段輕點前後發意向戌尤獻子宅美穆叔有禮王賜以大輅趙武弭
子木之禍子皮止駟氏之甲
澶淵宋故　會申
縱惡與崇惡皆非良臣之所宜有也
穆叔趙孟向戌子皮云云以利害謀而不知本於仁義向戌子產叔向

聽天所命而不能以義立命

向戌聘　豹如京　夏伐陳　會宋

兩稱良大夫之行則不宜有誤矣

澶淵趙槩二傳比皆有諸侯之良句上叔豹趙武下向戌子産

向戌聘　盈奔　豹如京　夏伐陳　盟宋　良宵入

兩稱諸侯之良則宜其譌謬矣

澶淵會中二傳比上穆叔趙孟向戌子皮下叔向子産向戌



云

云聽天所命而不能以義立命

向戌聘　盈奔　豹如京　夏伐陳　盟宋　良宵人　比會中傳脫

上穆叔趙孟向戌子皮下叔向子産向戌、二傳人數不整、如此脫出不妥、刪之、

向戌聘　豹如京　夏伐陳　會宋　比槩卒傳脫

二傳皆有諸侯之良句、上叔豹趙武下向戌子産、刪、

陽羡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海陵陳允昌明伯較

昭公

元年　公會虢　先趙武

紀好而先伯臣先之以信也、

傳忽拈公子招一段爲公羊有貶招之說耳、只點一句便是不書盟者、楚懼晉先、故請讀舊書、加牲上、原不曾盟也、非書法、只引起先趙武意、取武守信、是守弭兵之約、所謂武有仁人之心、今武猶是心也、然須重春秋不貴修盟、說不然、弭兵之約、亦非美事、中國自應居先、而無奈楚勢、然所以異於夷狄、止有此信、信在則無論歃之先後、中國之尊自在矣、



會虢　鍼奔　有以公子鍼等比代會虢者謬、

曰公子云云、尊尊之義、曰弟云云、親親之義、上雖諸父猶臣之下、雖愛友猶敬之、　鍼奔比易齊年鄭語同、但彼以過薄、此以過厚耳、

盟茂　盟宿　會宋　盟宋　會虢　同單　上二比易石門亢屋同

經不貴要盟、而屢重守信者焉、

盟茂　盟宿　年聘　語盟　會宋　會虢　隨去盟蔑在聘一比同

春秋正名紀好、尤示所以重信者焉、

盟宋　會虢

經紀夷夏尋盟之好、必重信以先伯臣焉、

傳在宋之盟、至少懦矣、正把盟宋先歃、以證今日讀舊書之爲先楚辨起、先趙武書法、從傳、如單、勿以謹防重信合、

會宋　盟宋　去同　會虢

經每先守信之臣、所貴可知矣、

總敘總作子木束申、武聽叔向而守弭兵之約、子圍尋盟、武卻祁午而終守弭兵之約、所謂以信爲本、收每書必先

會虢　黃池



春秋兩先夏於夷、有示重信之意、有示存伯之意、

各以楚吳之先振起、招不稱弟、吳稱子、只於序事後畧點一二句、以足傳意、

◎會虢一題、在尹氏傳則爲報功、　在無駭傳則爲衛齊惡之書諡、在仍叔傳則爲不疑祁午之世故、　在忽奔傳則爲卻逆女之公子高固逆傳亦同、　在長勺傳主鄭有備、　在同括傳則爲立武反田、在華孫傳則爲趙氏功臣之冑、　在遂得臣如傳則爲使舉上客不書伍舉、　在殺三卿傳則爲子產談笑卻敵　在楚麇傳則爲楚圍之無君、　在偃師傳則招以公子爲司徒、

取鄆 不悉書

望國乘亂取邑經諱詞以貶之也、

不悉書不書伐莒也亟乘亂上取邑帶之據執意如傳鄆邨之故非昭公意則此舉出季宿特以昭公在國故從内諱之例傳中述敘豹事見非豹之忠足以動趙孟之請魯幾不免矣

加救台入鄆 莒魯爭鄆 會號 濆齊盟 只入敘中、

○取鄆 穆叔舍至 昭子

二臣世以節顯皆社稷之衛也、

裂裳帛以寒樂王鮒之請帶取冠法以正范獻子之請冠上趙孟請之



楚公子圍下士彌牟請之韓宣子、

取鄆 伐邾取繹 不悉書以諱乘亂 悉書以罪縱惡、

弟鍼奔 書弟

經著偏愛之禍尤著罪於薄倫者焉、

均愛非特別兄實以全弟也能友非特愛弟實以敬父母也玩傳還歸責秦伯意居多不宜平對宜以父禍講起倒秦景作、

及荀息 及瑕 晉獻公不均愛 衛成公不能友、

均愛二句即指秦父兄不當擬題 出立子朝 景王 辰奔 景公 同、

父母有愛妾二句是辨論語或搭考宮 過厚 鍼奔 過薄 尤無當、

○敗狄大鹵 書敗狄

伯臣變兵制以攘外與王師異矣、

以攘斥之宜重振起有惜其勝不以正意用詐在崇卒上崇卒只是變制如何說得用詐惟崇卒乃便於用詐也此崇卒之始重發啟後世變詐意蓋王者步伐止齊之法無非戒輕進戒貪殺今毀車崇卒則法愈簡便而殺人愈多矣所以為罪。

盟戲 敗大鹵 予晉謀 譏變制、 用知罃郤荀偃 用魏舒斬嬖人、 不見整處宜刪、

敗大鹵 棄疾圍蔡 後世車戰法亡云云 後世誅討亂臣者至用詭謀云云、

○敗大鹵 晉伐鮮虞 後世變詐相尚云云 末世變詐益熾云云、



敗大鹵 荀吳伐鮮虞 攘夷宜矣而崇卒則非 伐鮮虞非矣而御叛則正

經於伯兵惡崇詐恕近正也、

△敗大鹵 滅陸渾

春秋兩紀攘夷之兵而深明王伯之辨焉、

上異於王師下異於伯圖太原在禹服之内陸渾在王都之側、

去疾入莒 以國氏 不稱公子

春秋黜貴戚擅立而猶與其討罪之正焉、

天下國家定於一總引起去疾以國氏句重予其正作不稱公子是通例依傳辨一段於後此只拈上無所不稟邊入者難詞解他不是逆詞、

展輿立已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故自外入爲難

突歸　忽奔　糾白入　遏伐楚　公在楚　去疾入莒

春秋變例紀復國以得討罪之義也

如單客股只辨書法

加展輿奔同只證討罪兼照展輿乃莒子句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荊伐鄭　吳伐鄭

辨名正分而天下國家之統定矣

以天下國家分全在書法上發荊吳比仍用不書葬勿涉舉號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春秋正國統故辨爭立者之分焉

只從書法發國無二君意嫡庶長幼作目　加本比倒單

白入　去疾入傳而合

兩紀貴戚復國之正律之分義而已

上分以長幼言下義以討罪言皆以專字意入辨一難詞畧起

去疾入　展輿奔

經于貴戚之出入重討罪也

主傳無味宜比作俱主上截傳意上云展輿乃莒子下云展輿莒子也

宜將此總問起無所稟與其立各用雖字點入上得討罪之義故以國

氏下失討罪之義故不稱爵

展輿奔吳不稱爵　亦以國氏

經於外君見逐誅其逆而治其黨焉

以展輿縱賊諸侯崇亂渾融串講總收二書法

會號　取鄫　展輿奔

驗諸侯崇亂之實而其罪見矣

以莒爲國氏問起倒治黨作

會號　取鄆

觀諸侯行外君之訴而崇亂見矣



猶能曰此題舊截取鄆傳主尋盟未退句則傳並不貴尋盟即以趙武

守信叔豹守節合亦非傳意主此稍通蓋比題中皆出二比作驗故耳

盟葵丘　取鄆驗正論　驗黨惡　加首止會鄧同　比盟葵丘傳

會平州　取濟西　會號　取鄆驗濟惡　驗崇亂　比行父如齊傳脱

彊鄆田　春取鄆今特疆理之

强臣擅兼鄰地不臣之罪可討矣

見執意如傳重在昭公句此季宿非意如收晉討不以罪意

襄　會號　會申　傳

列卿知夷惡而復宗之經深傷之也

以會號知無君之心問書卒書法起倒會申上發聖人惻懼意、

盟召陵　會申

主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或加踐土以有六王二公句也、

以逆夷而用伯禮中國之可傷甚矣、

侵蔡獲變　滅偪陽　會申　上二比易向戌聘夏伐陳同

以良大夫而宗夷時事之甚可傷者也、

子產不順向戌辭封皆諸侯之良倒皆有獻焉、

單出向戌聘夏伐陳只主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句　此會申傍少秋向

比奔晉



觀貴戚去國而君臣之分猶存焉、

主比歸傳以子鮮欒盈入照晉人待以羇旅而致祿從本國之班齒於

后子而列位本公子之素、

二年

韓起聘

主納幣傳知禮自易象春秋上看出知禮勿泛泛拾志敬浮語此時易

象春秋俱未經夫子之筆故曰周禮

弓如晉　比八年多夏字

主納幣傳就辭郊勞致館之言推他志敬、

如晉復宿如晉　備書

經詳望國事伯之迹深譏其不謹於禮也

論理還不該如晉故傳首舉動人君至以自辱皆是罪妄動語但已至

河而見卻則又不宜輕復故或曰以下發明從權適變意作文以經權

兩失串講而以宿晉綴後俱要挽昭公身上　傳末三句勿草草丟過

季氏逐君應奸邪句晉人下比應四鄰句昭公失國應守身保國句謹

于禮而後動是一傳大旨

如晉復

國君昧禮取辱備書以貶焉、

宿如晉　從上文下比亮亦亦亦作上



內臣見比於伯國昧禮之主致之也、

或將賢哲行藏三句擬出落姑　季子賢　甯母　子華奸　如晉至　文二晉改盟　又觀魚

子輩奸　斷道　四鄰　夷儀　晏子不死　又甯母乞盟　四鄰　衛侯奔　蘧伯玉從近關出　者、俱無當、

如晉復　孫陽州　在乾侯　會適歷

同罪下三比主昭公失國之因三句帶在後、　去適歷只除晉人下比

元奔歸　如晉復　出入以正、進退失宜、

如晉河復　比歸　既不能據經守正云云、守經事而不知其宜云云、

經於內外君臣皆著其失經權之道也、

如晉復　執意如　意如至　進退非禮、操縱以利、

如晉復　舍中軍　意如至（進退不明禮、勇怯不中禮、三題俱譏剛、）

三年　燕款奔（以自奔爲文）見垂戒意

經以失國罪君、正本之意也、

入極（公）　白入（誠）　秦人伐晉（隆）　盟雞澤（直）

歷觀待臣、知馭下有道矣、

無駭不以公族而私、管仲不以射鉤而疑、孟明不以三敗而輕、魏絳不以戮僕而辱、　或三國伐宋（誠）　季子歸（公）　戰彭衙（禮）　殲邲（直）更欠協、同、

出鄭陵伐鄭伐鄭伐鄭衞侯奔入夷儀是以晉厲衞獻搭題而不佳、剛

衞侯奔　款奔（或出鄭陵代殺三卻比、以晉衞事提于前、倒本比作、然終不妥、）



兩端本以責君、而知大臣羣臣均重也、

葵丘　款奔（尊仲父而成伯、忽暗求而失國、）

款奔　合比奔（寵變人而失身、寵寺人而失臣、）

四年　大雨雹

知天變之由、而弭變者當收政權矣、

禦災必攬權圖政、此便是禮、振其陽以勝陰也、　加舍中軍同、是致變之由、

敗莒　行父如晉　城費（襄位世卿、）大雨雹　舍中軍（專執兵權、）

原天變所以感、而君當禦之以禮矣、

有搭六月雨作天道休咎皆人所感者、不見好處、删之、

會于申（不殊淮夷）

春秋斥宗惡、責以人事也、

全重天人字。當時楚勢横甚、中國咸委於天、無如之何、不知楚虔弒逆拒其求而討其罪、正人事當爲人可合天義可立命處、直待其稔惡而天自討之、又安用彼君相爲耶。然則今日變中國爲夷狄、皆當時君相棄人事妄言天道之失耳、何數子之良而謀國至此、國事之失、君與執政同罪、勿以前半爲責君、後半爲責大夫、　以恕待人、人常人也、此句只引到責備句　現閒先生曰、此傳全重天人字、看當時楚横已極、其



求諸侯于晉也、晉亦不得不許、中國亦不得不從、故諸侯之大夫一則曰惟天所相、一則曰天道也、一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而聖人嚴責中國、若不少恕者、乃以天自處之意、以人合天、正以天自處、如任賢修政是也　此傳極論楚虔之顛末、而中國無一事之能自立、然斷盡在在會之諸侯皆狄也、無所復用其貶矣　猶龍曰胡氏把聖人的事望叔向輩不應如此之腐、通傳只重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句、武曰以下是餘意、在垂訓上說、蓋聖人造命、若賢者見識不透、往往聽命、天下事都從此誤、故春秋示責備之意於列卿、以訓後之賢者宜盡人事也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四比一時事、）　滅陳　滅蔡（加比歸是天討之）

列國縱惡而委於天，經以人事責之也、

以責命於天句爲主，會申四比一段，滅陳一段，滅蔡一段，惟天所相，司

侯語滅陳，裨竈語滅蔡，子產語以乾谿天自討來之總收，不殊淮夷

會申　滅陳　滅蔡同上、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列國宗大惡而順其所爲，廢人事矣、

下三比是會申一時事，正所謂相與朝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悍也、

加執慶封同、

執徐　伐吳　滅賴大意同上、



歷觀外夷肆惡，而中國縱惡之罪著矣、

滅陳　滅蔡此二股辟虞傳亦称屬此爲當

兩以覆國委諸天，中國之縱惡甚矣、

兩不能救正，不盡人事，兩則曰正責命於天，歲在鶉火，史趙知陳之卒

滅，歲在豕韋，萇弘知蔡之必亡，可點用，其引裨竈子產語，亦不重二人、

大槩說當時諸國委命，其說如此

會扈　會平州　會申

論罪於黨惡之上，而知崇惡爲大變也、

然至此極矣，句要體貼玩，則未有二字便見是千古大變。

立晉　甲戌巳丑　會扈　會平州照傳流水選作、可刪

舊有立晉盟折題，主臣子四鄰能盡人事，併議刪、

向戌聘　欒盈奔　夏伐陳　會申

經於賢臣謀國之誤，而責以立命之義也、

向戌尤獻子美室，叔向不見祁奚，子產執禮當晉，倒作同單、

向戌聘易剛宋同　欒盈奔　夏伐陳次比易薦魚是遣叔肹告於諸侯、

卽三臣素行之良，而崇惡之謀可罪矣、

叔向以君無辱命應之，子產以敢不爲守應之，向戌以敢不薦聞應之、

會申　會夾谷　歸三田加滅陳滅蔡同、



觀崇惡化強之事，見聖賢合天聽天異也、

聽天是唯天所相云云，以天自處，彼傳指序績，此就作用上說　以天

自處二句，只是論箇道理，不宜搭題、

○突救衛立命　六月雨合天

經重人事，不聽於命與天焉、

只可借題發意　上易舍至或滅黃，下易秋七月四國災獲麟者，俱議

刪，蓋以人合天四句，原是論春秋之法，不可作題，只因題意濶大，故相

沿存之，奈何復換比也

舊有會宋會號夾谷歸田題遊武以義立命、孔子以人合天、更謬並刪

會申　徐越伐吳 黜之同於夷、進之同於夏、删

△會申　盟平丘

崇惡競力之事、皆會盟中之大變也、

上下各有四條、則未有不以爲賊云云、則未聞主盟中國云云、

會申　胡豹歸 聖脅立命 國君進命 上易滅陳蔡同、

崇惡而失節者、亦咎皆在委命也、

△會申　會黃池

春秋兩紀夷夏之會、示合天勝天之道焉、

上以合天云云、下存亡者天也云云、舊作會曹伐傳意務題、不如此確



執徐子 主會申傳、以其貳于吳也、

經著外夷虐小罪中國之棄義也、

伐吳

逆夷舉討罪之題而中國之罪昭矣、

主會申傳、即闔朱方之役、有欲令徐越伐吳、傳主外夷仗義、中國委命

對作者、夫既曰仗義討賊、又何以責諸侯之聽順所爲乎、矛盾不可從、

執慶封

觀外夷討罪之兵、則知非遠人所宜報矣、

主徐越伐吳傳、重吳崇惡上論、師有名、不可予楚

加伐吳則以中國縱惡提過一句、見就此役論之、未嘗非討罪也、加

慶封奔只照吳崇惡起

遂滅賴 要形容無敢違意

外夷殘小之暴罪在委命者矣、

取鄫 若此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鄫莒邑、

與取鄫同意、以君雖有不撫之失、民雖有叛君之心、挑講

五年　舍中軍 昔曰舍中軍 毀于施氏成于臧氏、

大夫變制以專兵、春秋微詞以著罪也、

此傳總是責季氏作三軍、猶三家得七、公得五、至是公室止有貢而無



復有民矣、故曰益卑曰悉歸、微詞是不明著四分擇二之謀、而但渾渾

書曰舍中軍、孫齊云云、正是不臣之實、非流弊、流弊爲在季氏上、初作三時、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惟舍中軍之衆、爲上下二軍、季氏擇取其一、二家共分其一、故曰舍中軍、

公作三軍　舍中軍

大夫屢變制以專兵、不臣甚矣、

玩初、及與益卑、悉歸字、當串講、如單收、書其作舍、

作三軍　舍中軍　闔費　孫齊　春土　從祀

強臣專兵、貽禍其罪著矣、

將後事以斷禍之必及季氏上、孫齊無正、只見不臣、公孫于齊云云、

應兵權句己則不臣云云、應三綱句、
舍中軍　蒐紅 因蒐制罪書兵、因講武罪縱權、
公如晉
內君習禮之儀、春秋譏其不知本焉、
主子叔齊語兼看野井傳、正身治人禮之本云云、
公如晉　公至晉 收諱不書止公書法、
即內君返國知其失自强之道矣、
主十六年至晉傳須切習儀上論蓋守身之禮即自强之道也收諱不
書止公書法、　莒愬晉欲止公因范獻子之言而止、



牟夷奔 必書地以名其人、　晉來奔
外臣以利接內經交譏其非義焉、
重垂戒上宜以書來奔兩譏重重斷過倒書名書法上發意來奔不過
事實書法書名方是特書要之特書其名句即所謂必書地以名其人、
只反名姓不登於史策看非以書名為貶詞也言及意只點明此季孫
宿受之非昭公
取鄫鼎　紇奔邾
為國為己者皆當以利為戒焉、
上有賄賂敗人國家句、下武仲請後要君正患得患失云云、　為國為
己二段即本股斷罪語原不可搭題以題比稍切存之、
意如至　朝吳奔 晉昭利敗人國、朝吳名利累心、　同上、
又輸平 滅下陽同　齊人伐鄭 申侯徇利、亦同但以伐比代殺申侯出不安、
庶其奔　牟夷奔　黑肱奔
經詳用地者之名所以懲不義也、
只主春秋於三叛人云云戒也一段、收雖賤必書其名、
加浮來 莒大夫　盟趡 邾大夫　只起書名、　或搭盟浮來以不名示禮必名示
義比無謂刪之、
敗莒蚡泉 莒以牟夷故來討不設備敗之、



方以莒愬止公而又敗之不顧伯討君辱比事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
出張氏小註不成題、
△徐越伐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
經於蠻夷之國因其從兵有名而進之也、
傳中進而稱人以前一段明說從兵可進但玩師亦有名語氣則此役
莫說太好只緣討慶封上看出非予其從楚也說世類下一凡字明是
更端言之宜以吳以朱方云云重講而以世類發一段於後越始見經
句亦可一括蓋越始見便能討罪與徐取舒同非若荆始見以敗蔡共
始見以伐郯越稱王自句踐始允常尚未王措詞宜斟酌、

加伐吳倒作世類意帶見再加執慶封慶封奔亦同、

取舒　徐越伐吳

遠人從兵有名故與已進之國同其稱也、

主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句串作不必分輔但從善、

年聘　伐凡伯　荊聘　取舒　會戚　徐越伐吳上二比隨易同、

此題已見荊聘傳止以人書不得如齊之稱爵者不使與中國等也必以人書不如戎之舉號者不使夷狄均也是通自此一比稱人說了何得言推之引之且如今徐越從師無名聖人未必不從荊敗之舉號而黜矣何以曰不使與夷狄均也宜删、



荊敗蔡　徐伐莒　吳伐鄉　越入吳

歷稽諸國之僭所以斥之於夷也、

只主徐始稱王至比諸夷狄一段、

會戚　徐越伐吳

經於變夷者因其聽好從兵而進之也、

人壽夢不追既往人允常不逆將來吳使壽越會善道越使壽過會瑣、

抽出吳越二比亦欠妥、

徐越伐吳　越入吳　檇李同

經於變夷之國因事而推引之焉、

主引之可來推之可遠二句聖賢之後不使與夷狄均苟有善焉雖始見於經引之即可進僭王之國不使與中國等苟有惡焉雖已進之後推之亦可遠、

△徐越伐吳　會奔

經於聖賢之後各因其善而進之也、

從兵有名去國有禮俱重世類上劉子觀河洛而思功季子逃延陵而效節須知此二作都不是絕好事、

六年　宿如晉

拜莒田晉享之加籩武子曰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晉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以宿之不臣而可為知禮乎不可搭

合比奔　鹵書

經于大臣見逐而示刑人之戒焉、

只主寵信閽寺一句要就刑人可畏上發垂戒意

○合比奔　朝吳奔

兩紀逐出見刑人讒人之可畏矣、

上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下讒人為亂可不畏夫

弓加楚

主暨平傳外附荊楚還罷伐吳敗于房鍾叔弓加楚聘且弔收、

七年 暨齊平 對

塈國以附夷得成、經所罪也、

不得已曰暨、是解事實書法。只描寫此一句、推原當日情狀。便見此一平也。齊實求之、不可貴、反可惡矣。 慶封來聘、魯不報禮、已而魯受慶封、齊人來讓、二國所以未平、 加蘧罷伐吳、弓如楚、其附夷事實同、單

暨齊平 及齊平 上加弓如楚、下加兩侵齊、同

經兩於塈國之平、大旨原其意而誅之也、

以平字起、重附夷犯大、上斷罪得平、得字急於平、急字俱要體貼

弓如楚 公如楚 侵齊 侵齊

麟旨定 昭公 九

稽附夷犯大之迹、可以案結成者之罪矣、

一平房鍾之敗、繼落章華之成、一門陽州、再攻康丘、

輸平 宋楚平 暨齊平 及齊平

平非其道、皆經所不貴也、

以貴平問、起四股、作不必倒書法

△輸平 宋楚平

春秋兩惡結成、示謀利專功之戒也、

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兩傳的對

輸平 暨齊平

經兩惡結成、以放利而挾勢也、

宋楚平 暨齊平 君臣、正大分、 夷夏、嚴大防、

會垂 盟越 暨齊平 及齊平

內外結成、平慾各原志、而罪有歸焉、

二志雖在鄭、在魯、而皆鄭罪也、二志雖在齊、在魯、而皆魯罪也、

盟首止 定論 盟葵丘 明禁 暨齊平 附夷 及齊平 犯大 比盟平丘 傳

事有美惡、不必惡盟而貴平也、

以惡盟貴平、挑起各照然字、轉下

加輸平、背命宋楚平、薊魚同、 外如搭盟柯則酌以時、正以義比、搭盟

麟旨定 昭公 十

貫則以盟之善者不概惡、平之非者不概乎比、俱無謂、刪之、

公如楚

借暨齊平傳附夷、作楚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啟彊來召、

公如楚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搭叔弓如晉、主楚侈章華、晉亦侈虒祁、出高氏註、不成題、

公至楚 春出秋返、

內君自夷返國、經因其久而危之也、

孟僖子不能相禮、不能答郊勞、遠啟彊索大屈之寶、而懼以三鄰、

八年 熟傳 會虢 滅陳

胥戚恃寵以致禍文著君臣之責焉、

以招恃寵稔惡說起重陳侯失親親之道作、

季孫歸　春王正月　易爲予盟同　會號　滅陳　以尊賢親親之本句比、

親親有得失而國之安危係焉、

◎若單出季歸會號便是尹氏傳題、

弓如晉　比二年少夏字、

伯主以侈動諸侯召貳之端也、

賀虒祁主會平丘傳本當時楚勢來發得懇切

蒐于紅　直書其事



經紀蒐閱譏武深示縱權之戒焉、

違天時易地利悖人理正非禮以動民也作文緊爲三事倒凡亂臣以下窓發昧履霜之戒叔直書書法蒐皆三家之事由民皆三家之兵故曰民食於他不恤其所謂不憂其底止也、　朱南圖曰非禮動民單頂三家專行說爲當

楚師滅陳

即外夷兼內見中國委命之失矣、

主會申傳重不能救作而以委命發一段於後楚用詐畧點起連出執招放越則主僞師傳君臣同貳、　加執徵師罪奔同只作事實、

九年　叔弓會陳

經因會而存亡國公天下之心也、

問起陳災得書之由倒聖人存陳意發須在使畢歸諸上探討　現間先生曰聖人存陳只是公天下之意傳中私一人自奉句最重聖人之心欲以天下之土地人民與天下共之故國不與其滅世不欲其絕今楚之滅絕陳者乃是私一人心腸故聖人于陳已滅而必存之即使他國滅陳聖人亦必存之若如時說封建之國非楚所得而滅似說夷狄不得滅中國封建之陳矣歸民心者欲民知有所屬而各歸其君即是論語興滅之條意合天德者封建與天下同利不欲私一人以自奉乃天理合當如此　存陳之意只見陳不可以不與繼非謂陳方滅而不可忘也、



陳災　存而弗革

經存亡國之災公天下之心見矣、

弓會陳　鞅如京　錫火及而楚靈横詐存邾鄫雞尾斷而賓孟謀詐栽鴟鴞、

春秋兩因言紀事而公天下家天下之心見矣、

如傳叫醒書法各發所以必書於策意以封建之意嫡庶之分立說、

築郎囿　主刮至傳、

賢臣不順於强臣忠可知矣、

季平子欲速成舍曰焉用速成此正不順季氏是其忠處非指愛民爲
忠、

十年 樂施奔

考大夫去國之事見權臣移國之端也、

主會及傳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

三卿伐莒 取郠 三卿主將

觀列卿主將強臣專兵之實驗矣、

前已舍中軍云云謂以舍中軍爲復古則宜諸卿更帥以出何爲三卿
主將并謂已舍中軍只宜有二軍曷爲又有三軍也襄公以來云云蓋



麟旨定

原三家各有其民故各將其屬則今之各將可知未反於公而中軍之
舍果季氏中分之計矣季氏之罪不在伐莒時傳第于此役點破公羊
復古之說爲妄耳作文只發驗之意明而季氏之罪自見不必另作一
段斷非三卿主將是紀實非是特書但其罪自主將而驗耳 三軍初
作各統所屬中軍舍後二家已受季氏鈐轄雖欲不爲之副不可得矣、
身爲主將季氏擇二之驗也各帥一軍二子各一之驗也、

舍中軍 三卿伐莒 串作同單、

列卿主將於變制之後而強臣專兵之罪驗矣、

、作三軍 舍中軍 三卿伐莒

知列卿主將如故則知權臣專兵之實矣、

如傳前已舍中軍云云 問起作三軍就喚明在前方與三軍周在句相
應、

作三軍 宿救台 速伐邾 弓疆鄆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同上點每一軍出各將所屬意、舊主作舍分作三分故各將責三家、

擇二故兼將責季氏謀甚、

作三軍 三卿伐莒

觀列卿主將知其爲專兵之遺法也、

現間先生曰此題當主後半傳蓋今日列卿所將之三軍正昔日所作



麟旨定

之三軍惟其數十年來各擁恃其衆而不肯歸之于公故今日空國出
師則軍各有將將各有軍而三軍之額宛然如昔耳如此則不必說破
舍中軍許多緣故而復古之說不辨自明矣此二比本一事之首尾況
有傳中可據而時說俱合作並必欲別于三比題耶似非精于觀傳者

救台入鄆 速伐邾 豹救晉 三卿伐莒

合主將於各將之初而專兵驗矣、

舍如晉 并平公叔向辭諸大夫見新君搭志衰而居約比、

十一年 棄疾圍蔡

經不予外夷討罪以大義未明也、

傳全論楚虔殺般事菌然是借出貪詐勿分須串重詐上傳初發問便云雖誘殺之疑若無罪云云中間用又何惡乎反起按以今虔本心二句即轉下而又挾欺毀信云云收云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深矣慮其開欺詐傾危之端即傳末垂戒意以詐濟貪無討賊之功而祇啟傾危之禍伋可罪

加會號會申同單只作諸侯縱惡事入發問中

會號　會申　伐吳　徐越伐吳　棄疾圍蔡

不出本比係汪註題傳言與逼會盟奈何出二伐議刪

入陳　棄疾圍蔡



外夷假義濟欲斯有忝於正倫者矣

傳明說古之征暴亂者豈可以楚莊當之

有出宋萬奔會申主盛畏其强或幸其弱者傳明說如代宗等矣豈可擬題　上比或易華臣奔

棄疾圍蔡　盟平丘　挾詐不義流毒於後云云　競力不道流及戰國云云

春秋深惡詐力之事防禍端也

蒐比蒲

望國越禮簡兵經譏其忘本焉

越禮指僭只點起重無不作時政在季氏宜責之非有門庭之寇要挑見

敗箕文公喪　敗交剛景公喪　加蒐比蒲例單形作

郤缺愛君厲公暱親狄伐晉及箕狄間宋之盟以使晉俱是門庭之寇

舊出敗殺敗箕二股然殺傳已明責忘親今反指爲暱親何矛盾也

盟祲祥

即內臣會小國而得其通好之實焉

土執意如傳今曾與邾通好何見邾訴之不可信

會厥慭　諸國猶序大夫無貶

經恕謀患之無功亦原其心而已



諸國猶序反盟扈大夫無貶反會澶淵　猶龍曰常要把晉之不能帶慨歎意此力不加非眞不足于力蓋自弭兵之約以後諸國安於偷惰而又脅于楚威意氣一時振作不起但其心猶知不能救陳又不救蔡之非只此一念還是做盟主的心腸有此點心或可望于力足之日故春秋恕此一役不但扶持伯業正所以激發之也

加滅陳圍蔡照荀吳之言起　再加滅蔡照請而弗許

盟扈文七　會澶淵襄卅　會厥慭

經不以縱惡之誅待歉於力者論其心也

倒作全重心力二字發揮須本比與上二比相照映

濮服、

○會厥慭　戰栢舉　聖人以恕待人、荀吳、狐父、聖人與人爲善、子胥、宰嚭、

經於救患者、或畧其功而取其心、或畧其心而取其功、

滅蔡執有歸　凡書滅必書執　稱世子

經紀儲君被患深與得子道焉、

無降服狀、正是不忘親讐、得子道處、非二意、滅執只作事實、救稱世子、

加圍蔡固辨稱世子、亦就被圍八月上見效死以守

加以益來以陽歸反照書執同單、

以益來　以陽歸



經兩以易詞紀被患之君、惡失節也、

主內入國云　外滅國云云、以字與執字相反、要形容服之則書以、與之抗而不能敵則書執、

十二年　如晉河復　主十六年公至晉、傳、因莒怨取鄆、故辭公、

卽內君見辱不自強可知矣、

慭奔齊

卽謀臣見逐而強臣之專見矣、

主孫舟傳要發一動字及羣臣無敢獻謀意、未見昭公宜自強以修德任賢、因貲傳季氏無禮、只作事實、

楚子伐徐

外夷設險貽患、經謹禮以示戒焉、

主入櫟傳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　有參用會申傳委命意者、破云

經于外夷雁患原委命之失、著設險之非

晉伐鮮虞　書晉伐鮮虞　只晉字是舉號

經斥伯國效夷、窒亂源也、

晉用詐在伐鮮虞、不在入昔陽而伐鮮虞之詐在假道、不在僞會齊師、

僞會齊師、乃滅肥之計、因肥之役而還中之所謂詐也、信義二字不必強析、只詐譎便不是信義了、楚奉孫吳數句、最重、全要從莫能救上翻



出效其所爲之可惡、傳末制治未亂意、要發得痛快、聖人慮信義淪亡變詐百出、夷狄禽獸之禍、將有不可挽回者、故特謹嚴於此、

滅下陽稱師　執虞公稱人　滅陳　滅蔡　晉伐鮮虞狄　加會厥慭同　去滅陳蔡同、

異詞以紀詐兵、重效夷之罪也、

只辨本比事、不必替晉獻分解、其實非只一般、但此適當滅陳蔡云云耳、

滅陳　滅蔡　晉伐鮮虞　加厥慭只照其敝句、

伯國縱夷而復效其詐、經所以狄之也、

○晉伐鮮虞　會平丘

春秋於外臣出入正其義以誅其逆也

卽位 宜 執曹伯 商任 鱄弁 比弁 比歸

貫戚大義未絶而不善處變罪難辭矣

既非如欒盈子鱄卽君臣之分未絶如子臧叔肹可也而乃云云

沙隨 鱄弁 加商任同

兩卽大義之已絶者而可定外臣之罪矣

不重責晉子鱄今嬰影照楚比見其分之猶存

嬰齊如晉 盟戚 加比歸倒單 易宜卽位執曹歸同

兩觀明義之臣可爲處變者準矣

引二子正爲比設處變之法須自比論到二子上去傳兩有所歸句重看繇



國歸於宜而肸非織屨以爲吾一日食其祿是與乎子赤之弑也曹國歸於

負芻而臧非奔宋以爲吾一日立其位是與太子之弑也

卽位 執曹伯 商任 鱄弁

觀人臣辭國去國之例而知昧義者之罪矣

上善處國家之變下已絶君臣之義

比弁 去同 比歸 虛吳歸 下儿易弃疾圍蔡同

觀取國難易之勢益見外臣之悖矣

難易不過論勢仍重君臣之義上斷他遭變事而不知權蓋君子論義不論

勢卽以勢言亦有難易之辨比何不明而歸耶無人無主無民無謀無德五

難獲神有民令德寵貴居常五利

賚舍中軍是季宿非意如勿混搭

執磨 圍費 盡道盡仁不忠無禮 俱重自治

築郎囿 三卿伐莒 慭弁 舍至 意如不忠其君不禮其臣叔舍以忠事主以禮立身

忠禮之道强臣失之而賢臣得焉

圍費 滅沈歸

經於治叛治小者皆責其不自反焉

皆有出尙反尙句上宜南蒯之及此下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越入吳傳亦有出尙反尙句亦可比出

比歸



春秋薇罪於外臣明君臣之義也

只以上半傳爲主下段傳抽論當時時勢爲他設箇處置見比不能然

而徒脅於勢云云總是不明君臣之義

比弁 比歸 加沙隨鱄弁只照起倒作同單

春秋於外臣出入正其義以誅其逆也

卽位 宜 執曹伯 商任 鱄弁 比弁 去同 比歸 十

貫戚大義未絶而不善處變罪難辭矣

既非如欒盈子鱄卽君臣之分未絶如子臧叔肹可也而乃云云

卽位 執曹伯 商任 鱄弁

觀人臣辭國去國之例而知昧義者之罪矣、

上善處國家之變下已絕君臣之義、

沙隨　鱄奔加商任同、

兩卽大義之已絕者可定外臣之罪矣、

不重責晉于鱄全要影照楚比見其分之猶存

嬰齊如晉　盟戚加比歸倒罩、易宣卽位執曹歸同、

兩觀明義之臣可爲處變者準矣、

引二子正爲比設處變之法須自比論到二子上去傳國有所歸句重
看曾國歸於宣而盼甘織屨以爲吾一日食其祿是與乎子赤之弑也、



曹國歸於負芻而臧甘奔宋以爲吾一日立其位是與乎太子之弑也、

比奔去同　比歸　盧吳歸下比易棄疾圍蔡同、

觀取國難易之勢益見外臣之悖矣、

難易不過論勢仍重君臣之義上斷他遭變事而不知權蓋君子論義
不論勢卽以勢言亦有難易之辨比何不明于此耶無人無主無民無
謀無德五難積神有民令德寵貴居常五利、

札聘　比歸

上守經事而不知其宜二句搭欠通

卽位宣　宋楚平　盟袁婁　盟戚未易執曹伯同、　比吳伐我傳舭

二賢善處變二相能謀國可以風矣、

會平丘　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

經紀伯國威貳之好而示未然之防焉、

成虒祁是平公會平丘是昭公傳通論晉事雖君臣並責勿泥定昭公
叔向全重崇侈上顧欲示威徵會謂前日乃如彼以貳諸侯及既貳而
欲如此挽之何及乎故下卽曰制治於未亂云云、而末又結以蓋門之
築一段成字指盟會苟字從不亦未乎末字生來蓋示威迫於諸侯亦
畏而從之然卻是一時苟且之計不是正道就若平日君臣交修諸侯
自不我貳之爲預乎下文所貶純責矜威而此傳書法乃云如下文所



貶可見此傳苟成句卽該得下傳競力不道意但崇侈是苟成不道禍
根故重發於此而下傳純責矜威耳

盟宋　會虢　會申　滅賴　弓如晉賀虒祁　會陳諸侯貳　會平丘

伯主忽外強以啟貳其示威之策左矣、

如傳串作、加盟戲主悼公之業句、加滅陳蔡同但二滅俱在虒
祁後而滅蔡又晉昭時事斷章取義可也　加盟平丘只照下所貶晉
法、去弓會陳同虛補衆貳、

盟宋　會虢　會申　滅賴　滅陳　滅蔡

觀外橫之極而伯國所以自治者不容緩矣、

二滅在成虎祁之後只宜渾收云以楚横如此而考當時之爲晉謀者
但聞有虎祁之役不聞有安攘之謨云云
〻弓如晉　會平丘　一句作　加叔弓會陳同
伯國啟貳而欲威之其謀亦不預矣
弓如晉　會陳
伯國崇侈以啟貳無固結之慮者也
會陳內有宋鄭衛不獨祭故以此作諸侯皆貳如單作
〇秦人伐晉　會夾谷　出聘彭衙　歸三田同
經欲君臣交儆而取修政格心者焉



穆公任孟明修政晏子論謝過格心　其君其臣二段原自楚勢說來
如此擬出仍須從晉君臣說下去不可多作贅詞
〇公如晉 八 李　會蕭魚
稽伯國君臣而得修政格心之明鑒焉
悼公選六官於民擧魏絳進居安思危之規仍照復悼公之業句
〇盟雞澤　救陳
伯之先業華夷共仰者也
主內結夏盟外攘戎狄二句全要本悼公君臣來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弓如晉　會平丘　去兩伐鄭同

伯國隳先業而啟貳經惡其失道也
倒作重崇侈上悼公之業兼內結外攘須本悼與知魏輩君臣交儆來
〻盟戲　會平丘　主安攘得失相形
伯業之盛衰由君臣之勤怠也
會蕭魚　會平丘
伯業有盛衰由安攘之道有得失也
同上兩邊兼其君其臣上仍在攘楚上論　下書蕭魚美之如下文所
貶云
盟戲　會蕭魚　會平丘　盟平丘



稽後先之伯業則君臣勤怠之驗也
同上仍要像傳不可各收書法
會蕭魚　盟平丘
稽伯業之始終而其美惡可按也
△築臺　作南門　立武宮　築郎囿　弓如晉　會平丘
覩伯國崇侈之效而經之重民力有以也
傳末一段只是合看一經之旨以結崇侈之非無非發意至六結一國
之人心結天下之人心大局蛇足作文當以平丘弔起見晉國君臣不
知固結人心以致諸侯之貳而後知聖人作經必謹于土木者正弭亂

特危之深意純在聖人意思上發揮總是決不可截然兩段然後知三
字要玩
築臺　築郎囿　立煬宮　作門觀
經爲固結人心慮故興役無不紀焉
一臺囿一宮室門觀兩二字當味此正常人之所忽而聖人之所慮也
以惡平丘說起落下四股輕點過總發遠慮意
弓如皆　築郎囿
經爲固結人心慮故於內外興役皆謹焉
可弔又賀史趙致戒於相家經始勿亟叔舍致戒於勤民如此出題不



妨兩開然不可太開
弓如晉　會平丘　執意如　召陵侵　比意如至傳
伯國之失諸侯後心利心爲之也
戍一虎祁而諸侯貳心不獨舉壺矢者有溷陵之祝已也雖示威何益
利一邾莒而諸侯不合不獨病芻蕘者有羹錦之饋已也雖大舉何成
出弓如晉弓會陳意如至鄢陵同
、會平丘　如晉疾復　此乃爲深厭薄云云之時　此乃憂患疾疾云云之時
觀服貳事伯之君皆不能自強于時也
()盟平丘　邢記邢丘

詳紀伯信深惡其競力也
懼楚書同是實事只點起矜其威力二句應前叔向一段是正意不專
指齊言信蠻夷四句應前辭晉一段又就恐迫中抽其甚者言之總是
不道不必牽扯五惡道字反威力看春秋禮義之大宗禮義即道也須
從盟雖衰世以下一步深一步發得剴切主盟中國四字直深惡晉全
在此流及戰國云云文後不可遺
加會平丘只照複詞書法如單勿以會盟分股
愁鄰予仲　圍我南鄙　盟平丘
伯信之競力就其衍內者可見矣



盟首止　盟葵丘　會蕭魚　會虢　盟平丘
歷觀盟有足取者而競力之非著矣
則未聞云云是怪之之詞極要體貼上數盟不要說是十分難得事只
就盟中論倘好反見未有如平丘之盟　盟雖衰世句是總提下面諸
股不可如舊又加蔑宿石門等比
晉命　盟首止　盟葵丘　蕭魚去首比妥
就私盟之時猶有善者競力之罪著矣
傳中東牲不歃一條亦本葵丘之盟說來乃搭晉命大謬鄭旨即以葵
丘兼之良是

△盟首止　盟葵丘　蕭魚　會號

信講而有其善者，聖人猶有取焉。

會號比要貼其次意另做上雖是三比仍要如傳作四樣若嫌事實難分則虛做起四段而總點題比便自無痕此題要見盟雖衰世之事不可泛作衰說

盟首止　盟葵丘 ◎上易會首止 即盟葵丘傳題

盟有定倫明禁者，亦衰世之可取也。

盟葵丘　會蕭魚

舊截盟蒲傳今移此作束牲不和二君其唯　舊有背命執宵題誤甚



：會蕭魚　執良霄　盟宋　會號

經於推誠守信者，而不以惡盟之例待焉。

玩傳雖衰世之事一句，則蕭魚一比亦當就了展出盟上說，若說不盟便是極好事，說不得衰世之事，須體貼其次一轉，勿板開

盟宋　會號　會平丘　盟平丘

論盟者取及於殘紛，而益見矜威之惡也

照其次口氣一直做下

平丘　平丘　不與盟　執意如　只盟平丘　執意如向

經于伯主罪其以威脅諸侯，罪其以利辱望國。

上以盟為主，會帶說收；再言下以執為主，不與帶說收稱人

公不與盟　並書其事

經不諱內君之辱，惟理直也。

以晉之不韙揚起，倒魯之不與為幸，上重發聖人意立身行己之道，只是自反不與，五不韙即是自反而縮，要從書法上作，不可說魯好矜兵甲之威指懼齊，肆脅持之術指懼魯，要天子之老則瀆分，恃篡立之夷則卑弱，無忠信悫誠而恃徵會之謀則虛僞，所謂五不韙而德則不競何其總也　此傳不必涉邾莒事

加盟平丘先以五惡叙過同異　再加會平丘同　再加處父盟黑壤



主諱恥，問起書法

會沙隨　不見公　盟平丘　不與盟

兩不諱內君之見拒，以自反直也

上因僑如之譖，下因邾莒之愬，總問小分，總發純用本傳，勿參沙隨

加處父盟黑壤照起諱例倒作◎去處父盟即黑壤傳題

取郜防小　會黑壤曲　取鄟大　不與盟直　比郜防傳

春秋隱顯內事，有因惡之小大者，有因辱之曲直者

盟平丘　不與盟　入邾益來　昭其直，彰其美

△公不與盟　國書伐我

春秋明自反之義兩以內事垂訓焉

上推明其故自反而縮下省致師之由自反而不縮傳末俱有垂訓句

執意如 稱人以執

伯國討罪不以義經原其意而隱之也

重意字與義字訓之伯討必其關於方伯之職者也意如負此大罪執而討之此正方伯之職今却把大義都不問起罪為邾莒之供視君臣之義反輕於貨財其意何偷乎稱人即賤之反方伯看朝歌傳賤而稱人指此 德仲曰詳此一案晉之執專為邾莒之愬而怒魯君因及意如可見絕不在意如身上尋罪狀了故雖執而不當其罪此晉之所以可鄙



彊鄆 宿 舍軍 宿 三卿伐莒 意如取鄆 祲祥 通好 慭弃 子仲 弓圍費 南蒯去同盟

平丘 不與盟 執意如 去平丘不與盟只不用辭魯君

內臣有當討之罪而伯國所以討者非也

辭魯君帶說不與執意如對須重不肯其無君臣之義上伐邾是無的故在通好上按伐莒是有的故在非昭公之意上按按其狀須是按出季氏的罪來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全是要究出季氏來蓋二人之作亂欲歸室於公耳

加行父如齊 救洹盟老 敗鹹季 主自文以來三家專魯句

彊鄆 三卿伐莒 祲祥 平丘 不與盟 執意如 專在邾莒之愬上說

伯國之討內臣原事而見其偷矣

彊鄆 舍軍中分 三卿伐莒 十年 執意如

內臣之罪有在而伯主討之失宜也

取鄆 三卿伐莒 上易彊鄆同

內臣世濟其不臣之惡於乘地見之也

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却要本鄆鄆之故非昭公意上說他不臣不可大分須自宿串到意如上方與執意如相關

彊鄆 宿 舍中軍 宿 三卿伐莒 意如 上易取鄆同



觀虐鄰擅國之事而內臣之無君甚矣

渾作稍側重意如上三卿伐莒內亦該得擅魯蓋傳以此比為舍軍之驗也 出彊鄆舍中軍二比皆是宿事單拈此與意如無干應刪

彊鄆 三卿伐莒 盟祲祥 鄆鄆只一比同

稽兵好之實而小國之訴妄矣

主今魯與邾通好至非昭公意也見三國之訴俱妄

、三卿伐莒 盟祲祥 慭弃 圍費

內臣當討之罪詳稽魯事而明矣

主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二句

不與盟　執意如

伯主辱盟國之君臣、徇利之罪著矣、

既辨明昭公無罪、便知罪都在意如、若討意如之罪、正當扶君而辱臣、

今辭君而執臣、可見其意全在貨財、不念及其君臣之義也、一串作、

執意如　執樂祁

伯國兩不得爲伯討者、誅其意也、

有罪有名辨起、上意在貨財、使邾莒能共則弗執矣、如君臣之義何、下出於列卿私意、使楊楯皆獻則弗執矣、如威福之柄何、

○廬吳歸　不稱復歸　稱歸于　不言自楚　稱侯



經紀諸侯復國、示公天下之意焉、

前半傳乃書法、後半傳方是正意、公天下是題意結穴處、然不能救不能與、是聖人愴然興懷、不使夷狄制諸夏、故立此書法、須從此透出公天下遠神來、方爲合傳、不與楚滅、不與楚封、相關紐、蓋必有滅而後有封、若楚得而封、則亦得而滅、而封建法壞矣、聖人不與楚、所以存陳蔡也、存陳蔡所以存封建法也、順詞正國其所宜歸、不稱復而稱歸于、不言自楚而稱侯　現聞先生曰、王者公天下之大法、無過于封建、有封建則列聖之後、王室之親、自然有國有位、楚虔棄疾何得矯而置之、傳中所謂諸侯救之、諸侯與之、卽上邊不與楚子之得滅、與楚之得封意只是要把中國諸侯敵住楚子的意思、不能救、不能與、而中國之大權盡入于蠻夷矣、今觀春秋書法、却似文武在位之日一般、侯陳者自歸于陳、侯蔡者自歸于蔡、與楚人却無干涉者、蓋陳蔡之爵位土地、皆從王者公天一念中得來、有天下者、既不欲自私其身、而與人公之、廬與吳何患無國、何患無位、不必楚虔之速死、棄疾之悔禍、而王室懿親、先朝苗裔、未有不與周室相爲終始者、此仲尼所爲代天子而伸其意、矯楚人而奪其權也　劉喜聞曰、作此題先以書法提明、然後收書法有力、觀故書法如此、故字可知、

滅陳　滅蔡　廬吳歸



經不與外夷擅廢置之權、示公天下之義也、

廢置不可分股、總叙、如畢須發聖人懼字意透、

麟旨有朔弇小邾朝廬吳歸題、主得滅得封、大要皆天子之事、不通之極、

廬吳歸　鞅如京　存天下之大分　示天下之大公　不見外處刪、

陳蔡歸　用田賦

聖人公天下、而存封建井田之法哉、

如晉河復

內君事伯而見拘、困辱甚矣、

爲請季孫也晉使士景伯辭公主十六年至晉傳

滅州來（戌主長岸傳藁屈巫弍主滅巢傳凌楚總屬杜撰）

十四年 意如至

伯國以利釋內臣經深惡其違道也

此傳須根執來見他到底只是爲利違道道字對利字看甚矣字從兩皆字生來悔字不可畧蓋始執之云云固不以義而以利已違道矣然使悔其不能救蔡云云而以義釋之尚可救前之非乃復以土地具命之故則是既以利而怒沮復以利而喜勸違道不甚乎其顛末總在平丘故傳總束在會平丘上單比無書法



執意如 意如至

伯國以利爲操縱無以宗諸侯矣

玩傳非有擊强扶弱之義爲夷執親之悔皆當時事迹而晉之執之釋之却爲乏供具命之故非有那箇意思然則晉之喜怒一皆以利行之違道甚矣此便無以宗諸侯作文宜畧分點而總罪其違道之甚

加彊鄆舍軍三卿伐莒（擊强扶弱句）圍蔡厥慭（不能救蔡句）同 加平丘只作書法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春秋深貶伯好以操縱狥乎利也

會平丘不可涉矜威只引起同上執至二比作末復叫明貶斥之故然不可作書法

會平丘 盟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破同上 舊以傳無盟平丘比欲主狥利不知盟平丘非傳所云深加貶斥書法也主傳爲當

會平丘（昭 晉）執意如 意如至 召陵侵（定 晉）

伯主兩合諸侯而以利奸之經所深戒也

至於宋又宋須體貼發總結利能敗國家春秋深戒意

會平丘 召陵侵



函惡伯國之兵好狥利之戒嚴矣

同上玩傳至於召陵云云不復振矣是一直說不宜截然分作當如傳淺深做下而以利能敗人云云重發於後二書法亦可不收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盟郫陵（不合） 召陵侵 盟鹹 盟沙（外攜）

晉陽叛 朝歌叛（內叛）

卽伯主狥利而業衰因之矣

流水作執至只當會平丘狥利事實

齊侯伐徐（十六） 宋公伐邾（十九） 盟鹹 晉陽叛

詳觀人心背伯而貪利之效見矣

邾莒從齊、鄅徐從宋、頂會平丘、齊鄭外叛、趙鞅內叛、項召陵使、傳中

諸侯不合、與外携內叛、俱未有明股、須添平丘召陵此兩出方是、

齊侯伐徐　宋公伐邾

兩國因事乇盟、而伯統散矣、

主平丘貪利之效、偕此二比、見二十餘年意、齊伐徐、徐成而鄒莒從蒲

隧之盟、宋伐邾、邾服而鄅徐從于蟲之盟、

去疾　蒐比蒲易　戊蒐紅　三卿伐莒易　意如至扶　加彊鄆同、　加執意如同
差傳

內臣之勇怯、皆不能裁以禮也、

君喪不忌、且傲很敢施、昭公遽修怨于莒、主訴其彊鄆取鄆之罪、原到

麟旨　昭公　四六

怒莒不會葬上、叙明事實、串發不中節意、而以苟不遠之、其能國乎束、

上二比舊出取鄆舍中軍、此是季孫宿事、不可搭、

彊鄆　蒐紅　三卿伐莒鄆　蒐比蒲只蒐紅　伐莒同、易伐莒比蒲亦同、

强臣之無禮、君與鄰咸受之矣、

傲很施君、修怨施鄰、分股末仍歸到不會葬上、　以伐莒代不葬莒、不

不通、

戕紀　蔡季歸　取郠

歷觀內外之事、皆不以私害公也、

葬衛宣公、怒不廢禮、蔡季奔畏、惡不忘親、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不棄

義、皆是不以私害公、然傳意有此分析否、

十五年　去樂卒事

經紀祀禮之合者、志禮之變也

禮之變、卽指禮未之有而以義起、非指死生人道之大變也、記此以存

禮所未備、無乎會意、兩其可也、是設審之詞、須會

朝吳奔　志朝吳出奔　特書其出奔

經於外臣去國、既見讒人之可畏、尤見讒謀之當杜也、

無極譖朝吳、只譖于蔡人之居其上者、非譖之平王也、速飛云云、則朝

吳去後語、作文上邊、只是因吳出奔、論出讒人爲害、賢者不能安其位、

麟旨　昭公　四七

非謂楚平聽無極之讒、以去朝吳、爲失任賢之道也、勿死作斷罪語、就

責楚亦當責他用無極便是、　入郢之兆、要看得徹、　朝吳蔡之忠臣

至可謂知所信矣一段、總是見朝吳之忠、楚平既知之而信之、其至于

出奔、則無極害其寵耳、舊謂不明一意、與前知所信句相應、不智一意、

與前忠于舊君意相應、未徹、　傳有然字過下、散做亦可、但勿趨重下、

半傳　使居舊國與身居舊國、是兩邊要緊語、須著眼、

滅蔡　廬歸　吳奔　入郢

忠臣去而國危、讒人之可畏明矣、

只論讒人爲亂、可畏如此、不可不戒、勿黏楚平、　單主上截侏、　去入

郢、便主下截傳、

只朝吳奔入郢同、 加朱奔一串作、

朝吳奔 蔡朱奔

卽小國君臣見逐讒人之亂可知矣、

盧歸 〔比歸同〕 朝吳奔

大夫有復國之忠而不能以智自全也、

上比不但見他忠就見他處危疑之地云云。

○季子歸 僑如奔 〔上易盟落姑同又易三國伐宋主管仲、〕

欲知爲國勸賢之道卽內臣之宜尊宜去者是已、

勝旨案 昭公 四六

九經尊賢爲上四事去讒爲首、 二段原倒在去讒上平出二股未合

傳意季歸亦與尊賢無當然矩面却自正大、

○朝吳奔 吳滅巢

讒臣用而要地失楚有亡形二矣、

以兩傳入郢句比上重無極非責其奔朝吳也勸賢有四事去讒爲首。

諸侯之賓三土地爲首無極楚之讒人巢楚之邑、

歸父奔 慭奔 〔意如〕 朝吳奔 朱奔 〔無極〕 比孫齊傳

觀權臣讒臣之害有國者可以鑒矣、

季子歸 高子盟 朝吳奔 入郢 〔尊賢之效 信讒之禍、〕

[illegible]于作尊賢已自影響復以比出益支離矣斷斷宜刪、

朝吳奔 〔讒〕 叔戌奔 〔慭〕

觀二臣見逐知遠讒賊貨爲要矣、

能以忠信自任云云豈爲讒人之所害哉使戌積而能散云云豈爲貪

人之所惡哉、

○朝吳奔 〔曹陽歸[illegible]〕

兩觀國君之所惑聽言者可以鑒矣、

○荀吳伐鮮虞 〔稱其名氏 鼓鮮虞屬國、〕

春秋不貶伯國畧遠以兵之近正也、

勝旨案 昭公 四九

不納叛臣正是正兵加敵左傳又載鼓人請以城降而荀吳不以獲邑

買怠事不宜混入此亦窮兵於遠但用兵則正而非不仁不義者比故

不曰免于貶而曰纔免于貶用兵禦狄之畧承非貶之也纔免于貶來

以吳正兵加敵而免于貶用兵之畧見矣以正兵如吳而僅免于貶禦

狄之畧亦見矣兩意勿輸重

滅潞氏 〔去同〕 滅甲氏 晉伐鮮虞 吳伐鮮虞

歷紀伯兵畧遠惟近正者無貶焉、

以皆用大夫爲主將總問起倒本股作數役皆非善事但以正不正有

異耳正兵勿便說是仁義只非不仁不義後大發用兵禦狄之畧滅潞

稱師傳無稱師句只作甲氏來歷用稱人書法、

滅甲氏　晉伐鮮虞（士會稱人、徐戎之征、儼狁之伐、荀吳稱國、孫吳之奉蔡般之事、）

貶大夫畧遠之兵以仁義責之也、（上加滅潞氏同）

滅甲氏　荀吳伐鮮虞（不仁可譏、近正可免、）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夷夏、君臣、）傳而合

不盡貶畧遠之兵以詐兵與正兵異也、

兩過是荀吳總問分作上同於滅陳滅蔡下異於不仁不義、

伐山戎　荀吳伐鮮虞（貶黷武、恕劫叛、）俱是遠畧、

荀吳伐鮮虞　滅陸渾



近正近義之兵經皆不苛責焉、

君臣夷夏幾免於貶幾得無貶、

十六年　齊侯伐徐

卽大國虐小伯主貪利之效見矣、

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意此齊景公有志於代興也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郯莒協志相從蒲隧之盟、

誘戎蠻（楚子不名）

外夷相陵兩輕其罪焉、

如傳辨論成文　蠻子罪輕且題既不出殺之豈可平用只提起、　加

誘殺入中辨講同單、

公至晉（諱而不書、加公如晉同、）

內君處困而不自強經諱詞以貶之也、

志字重看自強之道不過收政令用賢才要貼困字意發收諱止公書法使公能自強則見止適足資策勵何足為辱聖人亦不必諱之矣、

、、會平丘　如晉至

外內値衰困之時其志皆不振焉、

主平丘之會故也句從傳無味主合其整上云此正恐懼省戒之時其君云云其臣云云乃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下云此正憤悱自強



之時困於心云云徵於云云乃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云云

如晉復二（少姜）　如晉至五（年夷）　如晉復十三（取鄆）　如晉復十三（執意如）　如晉至十六（為會平丘）

經紀內君見辱之甚而責其志之不振也、

甚字從兩得見又欲止上生出須倒見止上收不書止公、

狄入衛　城楚丘（衛文）　如晉至　吳伐越　越入吳（勾踐）

經惡內君自棄兩于自強者以見之也、

以衛越入內辨講重本股作、

○城楚丘　越入吳（加狄入衛吳伐越同、）

二君困困而亨其志立也、

要發他志之激昂勉勵不安危辱處不貴塡塞事實元年三十乘季年

三百乘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下易會號脫比忽斉傳以衛文子產對、

至晉　孫齊 易之困 易之也

△如晉至　吳伐我 衛文勾踐 華元國佐、　吾臣自棄

△城楚丘　宋楚平　盟哀晏　越入吳　比吳伐我傳脫

處危困而能自强君臣之稱賢者矣、

上衛文公越勾踐繳出昭公下宋華元齊國佐繳出季孫、

七　邾子朝 上字官制徐作



小國修禮於內因得官制之遺焉、

○○滅陸渾 聚兵名氏

伯臣兵舉於請華義可無貶矣、

晉此役本爲貳楚非爲請華聖人不論晉之舉兵謂何但論陸渾在王

都之側戎夏雜處義當攘斥與關土服遠不同故雖無褒而不貶夫以

請華之兵纔得無貶則窮兵云云可勝道哉　德仲曰傳中王室二字

最宜着眼又與諸夏不同作文只極力形容窩逼王室之害而荀吳不

貶之神自躍然矣

滅潞氏　滅甲氏　滅陸渾

迭紀殄夷之兵獨於請華者無貶焉、

重本股作上二比相照三事俱殄夷均似可貶但加於外地則爲强伯

之圖加於內地卽是膺戎之義書法總問收、

滅甲氏　滅陸渾 上易滅潞氏同

經貶畧遠恕請華從其遠近論也

伐山戎　滅陸渾

雖合實傳全重遠近發　加伐楚次滅甲氏各起本比問入、

○滅陸渾　會黃父

經平詞以紀伯國之兵好皆以王室論之也、



皆在請王室上論上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下亦何美之有免於貶足

矣上畧重不貶邊方見手眼之妙

星孛大辰

經紀星變寓王室之憂也、

加星孛東方以亂徵亡徵分　或脫出鞅如京越入吳謬甚入吳在東

方前非滅吳、　加王猛入王朝如單、　出居皇王朝黃池入吳是兩邊

脫母、

戰長岸

張、吳無克敵之功由用人失也、

言戰不言敗、是事實非書法。今龜再卜而紡馳楚先勝吳長鬣三呼而
先奮、吳亦勝楚、故曰勝負敵、用舍不平所舍且處說如前析公賁皇雍
子皆是、不止一巫臣、此時只有無極用事、而囊瓦猶未用、伍員猶未去。
傳通論楚事、故併言之。作文單就無極說、傳中本末作先後字看由字
指用舍得失言、廣土衆民不足恃意要發、

戰泓　戰邲　盟宋　會申　長岸　雞父　柏舉　入郢 此比是幾亡滅

强夷而漸弱、由失用人之道也、

上四比以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國敵、問起侵削之由、隨照傳點
明讒貨二項、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所以始而敵、繼而敗、敗而幾于亡



也、一總混發、勿于中强分析先後、蓋巫臣之去由子反、不由無極、伍員
之去由無極、不由囊瓦、況去巫臣是共王、用無極去伍員是平王、而囊
瓦貨行又在昭王時、參差甚遠、難分配也。

只戰泓戰邲敗雞父戰柏舉同、　加朝吳奔召陵侵同

戰泓　厥貉　戰邲　會宋 宰五　入州來　書侵蔡　鄢陵　入彭城

以上子文范山叔敖子反對下析公子寵賁皇雍子、然上四比無據以
上戰勝威服、倒下渾作稍可、

楚人伐鄭 去子元用子文　長岸 去巫臣用無極

夷勢有盛衰由用人異也、

戎出會申 用伍舉　戰柏舉 用囊瓦　會申比不佳應刪、

戰泓　戰邲　盟宋　會申 首比易傛元楚人伐鄭同

歷稽强夷最勝之事、見其無與敵矣、

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散敘全以本非吳敵句作骨、起繳用本股成去子
元用子文、莊殺越椒用孫叔敖、康用屈建、靈用椒舉、或次厥貉穆用范
山、以某事配某人、以某人用配某人、舍作此文中生意何等穿鑿。不
得已而仍之。

入州來 去巫臣　朝吳奔 逆無極

外夷棄賢而用讒、削徵見矣、



州來入、知巫臣爲吳用、楚材既棄、豈特析公雍子苗賁皇已哉、朝吳奔、
知無極以讒勝、讒人爲亂、寧止出蔡侯喪太子殺連尹已哉、

〇朝吳奔 無極讒勝　召陵侵 囊瓦貨行影衷珥事

讒貨之臣用、知夷之不競矣、

吳奔蔡請、只借見極瓦用事、不必多講事迹、以吳强楚削總繳、

入州來 去巫臣　吳奔 用無極　長岸　雞父　召陵 去伍員用囊瓦　柏舉　入郢

外夷之日削、由用人之失也、

先以信讒徇貨、而賢才如巫臣伍員輩、先後去楚、總提起、以長岸四比
流水總斷於後、不必瑣瑣分貼、　去入州來一句、仍點巫臣不妨、勿誤指

朝吳爲策士奇才

長岸　雞父　柏舉　入郢 去入郢同、

同上敘起楚削後講讒貨云云、敘事如傳側下、

敗雞父　戰柏舉 讒貨分配　上易長岸未當、

兩觀强夷之削見讒貨之害已、

入州來　戰柏舉 伍員 出亦、

兩觀强夷之失其强由棄賢也、

書救鄭　入州來　戰鄢陵　入彭城 首比易侵蔡同、

析公以子儀亂繞角之役多鼓鈞聲巫臣以夏姬奔教吳乘車射御驅



侵苗賁皇避若敖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寨井夷竈雍子父兄之譖靡角之谷簡兵蒐乘師陳焚次行歸者而逃楚囚、此本左傳蔡聲子語。是

後楚尙伐吳可云侵削乎且敵晉事又與本傳無干不成題

加長岸雞父柏舉入郢照傳流水行文、

、長岸　吳滅巢

强夷兩見淩失人失守之戒昭矣、

與朝吳奔滅巢題同但彼純重信讒此則重失賢耳

戰泓　戰邲　長岸　柏舉 此比屬下 會黃池　越入吳　比入吳傳

以長岸入吳爲主兩邊皆是由强而弱但棄賢尙力兩對欠整從刪

雞父 敗 柏舉 破 召陵侵 攜 晉陽叛 叛　比朝歌傳

楚晉之自强而弱則棄賢用貪之故也、

俱以威服天下振起　外攜比舊用祁犂未當、

完盟　戰韓　雞父　柏舉　比三國伐宋傳脫

一賢用而伯業成二良去而夷禍烈、

上制人之强下失已之强上管仲下屈巫伍員、

十八年 〇四國災

經紀列國遇災因見大夫弭災之驗焉、

說裨竈之言非妄纔顯得以德消變處變之道只提過傳只借子產勃



人盡人事

邾人入鄅

小國肆暴以淩人其罪可聲矣、

自邾罪當討上發鄅子以民事出點起見邾人不當襲他至悉俘與舍

女則暴而且淫矣、

十九年 △宋公伐邾 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

經於大國討罪之兵而全其善焉、

意字要發蓋宋所以聲罪執言其初意原只欲歸鄅俘也至圍與取都

是臨岐做將出來的故經善之善之自不得不釋其罪釋罪只在取邑

上不可分圍暴取貪　加入鄍只作事實、

○宋公伐邾　會奔

春秋善善之長有論其意者、有論其世者、

都要發善善長意大舜隱惡揚善大舜賞延於世

宋公伐邾　圍蔡

經於聲罪復讐之兵、恕其貪與暴焉、

須以邾蔡之暴揚起、聖人善善長惡惡短、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

下易柏舉是恤患不計其做、

二十年 ○曹會奔　曰公孫



聖人深善賢者、故於守禮之嗣示樂與焉、

善善長善字指能以國讓言荀可善焉善字、指待放言經所以賢會、全

在子臧之後上玩荀可善焉句、勿說得會太好荀非臧後、則此亦常禮

耳是因先而念其後非因後而原其先也公孫是書法言自鄸是事實

隨加盟戚執曹伯一比同、全在子臧身上發

逐如齊　歸父如晉　執曹伯　會奔

觀春秋刑賞之法見忠厚之至焉、

重聖人意發揮及子孫、止其身、都在書法上論舜典二句分貼、

易敗箕會宋同、歸父奔會貌同、此題疑于父故世故須看所出之

先後、又有易盟柯會奔者以盟爲罪惡何居亟刪、

或出執曹會奔、出來歸益下比雖是惡惡短然本傳在止其身上看出

如何說得去

書放鄭　盟齊如莒　會宋　會奔　欒枝趙盾之世、叔肸子臧之類、出會貌會奔同

此以賢者、類功臣之世擬出與華孫盟傳何別亟議刪、

華向奔陳

即大夫去國之由而不臣之罪大矣、

以宋元公無信多私起倒三大夫刼公取質作、

二十一年 入南里叛　以南里繫之宋



大夫據國以逼君、經深惡之也、

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句、事見得分國而居與他叛異、

加奔陳只作事實、再加奔楚照其入其出書法、

入戚　入南里　入蕭　入朝歌

春秋詳紀外叛獨甚逼君者之罪焉、

三客股只辨書法起倒作如單、

蔡侯朱奔

即諸侯見逐而讒人之禍大矣、

主朝吳奔傳無極先以計出朱而復以巧言止楚君之討敘事須明就

楚平驕無極而出朱、以見讒人可畏、

如晉河役

主有疾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年 華向自南里奔楚 諸侯之戍畧而不書 自宋南里 出奔楚

經於逆臣去國詳罪夫縱之者焉、

宋人諸侯楚子依傳反覆發明總收三書法畧而不書不書某某救宋

也、

蒐昌間書

經於塈國講武而以昧本𢿘焉、

麟旨定 昭公 卆

非地輕權臣專行亦輕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而所主者主字正與

本字相應馳射擊刺之末末字正與本字相反要看何以蒐爲句將蒐

之本意講得極明自然見得與魯國毫無干涉乎日君臣與宰如此臨

時專行特其常耳、要知此傳大旨總註三蒐非獨昌間也、

蒐紅 比蒲 昌間

塈國昧軍政之本卽屢蒐無益矣、

將非時非地二意提過畧做權臣專行倒乎日失軍政之本作同單、

作南門 蒐紅 三卿伐莒 舍軍同 比蒲 圍費 昌間

其君云云其臣云云其宰云云渾作同單、

城濮 蒐紅 比蒲 昌間 上比易圍宋同、止出一蒐字、

卽伯事以律內蒐知其昧軍政之本矣、

城濮有禮以兵言魯之無禮以君臣言傳援晉事以明三綱爲軍政之

本而責魯之君臣身潰三綱何取於治軍爲也以晉文起倒三蒐作上

比只說大蒐以示禮不必添納王伐原事、

狩郎 昌間 謹王德之微 立軍政之本、

伐宋 城濮 用民有制而振伯威 訓民有禮而成伯績、 加于師 戰韓 圍宋 戕土 同、

蒐紅 比蒲 昌間 大雩又雩

經於講武禦災皆識其務末焉、

麟旨定 昭公 空

叔鞅如京 鞅叔弓子、

經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之意也、

定儲自是有天下者第一事必其可公然後以違節爲權不然無易樹

子而已、

下表 傳 ○伐山戎 戰鄢陵

治有所宜先畧遠勝外者皆失矣、

主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二句上傳云舍近政而貴遠畧下傳

云外寧必有內憂傳中內外遠近原以京師對天下言而本正本亂俱

就太子說搭此亦屬牽強、

同生卽書 突歸不氏 札聘稱名 陽生入繫齊

經明禪繼之義深致意於家天下者焉、

傳原以達節堅下居正將札聘論過倒入同生居正爲大意而以突與

陽生足之總發正本以及天下之義總在書法上論意

札聘 稱 陽生入 繼

因前有同生札聘題故以陽生代之謬矣、

同生 突歸 陽生入

屢示居正之義家天下之義明矣

總以可家意起以同生股另說下二股串說總發正本意始生卽書貽

[illegible]

昭公 二十二

王猛看突歸不氏貽子朝看陽生係齊貽景王看

突歸 陽生入

經兩致意於嗣國者正本之義也、

一奪嫡一奪長皆非正本之義就聖人書法上說不用斷罪語、

同生 歎如京

經重國本既正始以示法復因變以示戒

玩于前于後二語宜提明總發

王猛居皇 特書曰以 居皇

槪置君之權在臣而忽本者之罪見矣、

猛制在劉單乃景王忽本所致故以字居皇意文末繳之、

加立朝王猛雖正而無寵至著矣一段總敘混作、

以四國伐 以半妻奔 以豹歸 造易以字比同 加居皇倒作

歷觀專制之事皆義之所禁也、

能左右能取與能死生爲案以者不以者也爲斷

以楚伐齊 以濫奔

經重甲兵土地之權兩惡夫專制者焉、

猛入王城 稱王 稱卒 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

經表王儲之正深致戒於臣之專焉、

[illegible]

昭公 二十二

王不當稱非王無以定尊位名不當稱非名無以明嗣君只提過上下

舛逆不可實責劉單須就時當其變上用慨歎語發垂戒意再書以王

所謂繫詞非專指以字也、 德仲曰猛嫡爭立正人心虺虺之秋不嚴

辨邪正嫡庶之名無以表王猛爲當立之嗣君還重稱王稱名二書法

作文爲是

加居皇照再書書法

及孔父 入王城

經權常禮以名君際乎變而已、

變君前臣名之例正見上下舛逆臣制乎君卽從此透再書以王書法

楷作變例以名其分之正者讓甚、

盟首止　入王城

仗義定王儲者可嘉恃威置王儲者可罪

主詞繁而不殺必有美惡焉何、上齊桓公下劉子單子

干弃　、執叔舍

內臣不偷於強其以禮立身可知矣、

上舍至傳宣周制邦邾夷之坐去兵衆消韓宣子之謀是不爲威惕也、

安祿旅止由豐之貨取冠法絕范獻子之求是不爲利疚也、

晉人圍郊　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



春秋微伯事以失勤王之義也、

只重不親往徐道滯說晉爲方伯何重正見義無辭

△盟首止　圍郊

詳列各伯國之行事律以尊王之義也

主勤王尊王之義句照出總起分作齊桓公襄王晉頃公[illegible]子上書重

詞複與下不書大夫不稱師相反

庚與奔　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　郊公出入皆不書

獨存外君之出爲不仁者戒也、

庚與入國郊公當奔齊至是庚與奔魯而郊公復歸莒須敘得明作文

重庚與不仁一意而郊公依傳帶後、郊公逐於蒲餘藉寵齊人不自

立故微之而不書其出入、

盟宿 同 浮來　圍郊　庚與奔

詳春秋之微詞可以達王事矣、

皆是微者名姓不登於史策三或字須活說達王事句要發王事卽微

之之義也言其位其事其人有關於王事則書之不則否列貴賤者存

乎位彰得失者存乎事辨賢否者存乎人、

圍郊　庚與奔 失臣道、失君道、事 人　摘出二比無謂

從王伐鄭　盟幽　季子歸　盟洮　圍郊　庚與奔 此季歸傳



上爲尊爲親爲賢下以位以事以人不見好處從刪、

雞父滅獲

經詳著交兵者之失尤寓謹分之意焉、

不書楚楚原未交兵也非書法只序明事實中吳詐勝胡沈自取俱不

重只點明倒書其敗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以君臣爲別二意發要發

顛沛必於是意大率國家顛沛時便把君臣名分作緩圖不知顛沛者

一時之變君臣者萬世之常顛沛且不易況平時乎此正所以熄平時

之亂萌也、

敗雞父 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

經紀外夷詐勝而謹分之意寓焉、
傳中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原爲引起下句不重責吳只倒書其敗
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詐勝作事實敘過、
胡沈滅獲 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辨
經紀小國被患旣著其罪尤別其分焉、
書爵書名書滅識自取也然其自取却在不書滅某而書某滅上所謂
以自滅爲文也重書滅書獲別君臣作顚沛句要發、
殲遂 棄師 梁亡 去同 雞父滅
經例二君之自取以棄師也、
麟旨定 昭公 宲
倒胡沈作役屬於楚有不自立意悉師以出有妄動意皆不能守禮處、
戰韓獲 大棘獲 雞父滅獲
春秋重大分特於君臣被禍而致意焉、
只主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作上二比配入流水疊講滅者
一國之詞獲者一人之詞、
戰韓獲 雞父滅 君重于師、不言師敗、君重于臣、君死曰滅、
大棘敗獲 雞父滅獲 明師將之等、別君臣之分、 二題俱不佳、
居狄泉 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
經於能立之嗣王而別其分之正焉、

不言立是正意直稱居于狄泉只著其能立之實耳、
尹氏立朝 特稱立而目尹氏
世臣援立非人經著擅權之戒焉、
以朝之書立爲不當立提起倒尹氏擅權作、 加居皇狄泉只辨起處、
居狄泉 立朝
經於嗣君予得正而能立者罪不正而擅立者、
立者不宜立也一句是案最重所以辨三人之邪正者只在書立與不
書立耳、
居皇 居狄泉
麟旨定 昭公 宅
經著嗣王之强弱而均予其分之正焉、
此二比只重不言立見其當立至未能立與又能立是事實能立在不
恃大臣之援上直稱居與稱以相反、
歸昭 名非 突救衛 字見 盟洮 人分 會葵丘 爵分 尹單伐鄭 子分 立朝 氏非
經裁禮義以定稱非有所徇也、
先以禮義總論以王人周公尹子爲正名分禮之常宰咺子突尹氏爲
定是非義之變全重或字見斷自聖心不徒徇時所稱、 突救于洮二
比如易南季翟泉則又字爲常而人爲變矣、
或尹子伐鄭尹氏立朝同、

、糾聘名 突救字 盟洮人 會蔡丘爵

經定王臣之稱、而禮義由之矣、

同上、 上二比是非、下二比名分、將尹氏不稱子而稱氏、未缴一語◎

此題與抑縱予奪題相似須認

南季聘字 突救衛字 盟洮人 盟翟泉人◎兩題分辨

只就稱字稱人二例中具見名分是非

立子朝 入王城 以其正而罪夫扶之者、以其逆而罪夫援之者、 傳而令

如晉疾復昔作疾乃復為叔孫故

殺內君事伯之恥譏其不自恥也、

講旨完 昭公 突

殺恥、是殺於前無疾之卻之恥、公之至河不得入者四矣、聖人欲諱之不可得、因此番有疾而返、不是見卻遂書之、以免此番之恥、以為可恥而殺之。便是貶詞、受制權臣意輕、不可與見陵方伯並傳、是通論時事耳、不自強、雖泛就平日說、全要根恥字來形容、安於危辱、周公之冑乘之君、正形容可恥處、只說因其可恥而責其不自強。不可說因其不自強故特殺其恥以罪之。

如晉復二定姜 如晉至五莒訴 如晉復十二取郠 如晉復十三意如 如晉至十六平丘 如晉復二十一鮮虞 如晉疾復二十三 倒作、重不得入上

內君屢見辱而自甘、經殺其恥以示貶焉、

觀強臣兼賦專兵之久而圖之宜以漸矣

不重斷罪只明季之不可輕去繳責昭公獻專則可貧富人而予奪移兵專則可生殺人而威福移

救台入鄆 公在楚

見婁小取邑而軍政在強臣矣

而遂入取邑而不問微有淺深且隣境本邑亦自分別要見在宿之時

然而況於意如云 云

歸父奔 慭奔

而即忠謀者之易去而見強臣之可畏矣

皆謀去季氏而一亾其族一亾其身要發無敢獻謀意片言一動要發上自

講旨完 昭公 六十九

行文時已然況意如下自十年前已然況今日

歸父奔 救台入鄆 公在楚 慭奔

強臣久横有見咸肆於下者有見權侵於上者

公至晉十六 孫齊

內君失處困處屯之道經皆譏之焉

唁野井

經於大國省內難而交譏其昧禮焉

彖以正身治人為禮齊以扶君抑臣為禮上邊有本字下邊明其無納公之

賓實字可借用

舍中軍 公如晉五 盤齊平 蒐比蒲 野井

丶如晉至十六　如晉疾復廿三

內君無自强之志經諱其辱而殺其恥焉、

十六年如晉至是見止之終胡氏總五如晉而一發傳故五如晉重見

止此年至河復是不得入之終胡氏總七如晉而再發傳故七如晉重

不納此題宜兼看兩傳總是不自强上根辱字下根恥字上雖困於心云

云、然說困辱可以亨人從時上立論起下雖有保生免死云

云、然說憤恥可以奮人從心上立論起

舍中軍　蒐紅　如晉疾復　孫齊　在乾侯去蒐紅乾侯同

內君處困而鮮克有終經所以傷其自取也、

舍中軍　三卿伐莒　盟平丘　不與盟只伐莒　不與盟同、或舍中軍　如晉至亦同、

內君當內制外凌之時其自棄可知矣、

十四年　舍至晉特以姓氏書

經於大夫復國特詞以表其賢也、

此是總論叔舍一生事重以禮立身講而以平日事君之忠挑剔講內

舍乃姓之名但兼叔孫爲書姓氏耳文中須重發社稷之衞晉之良大

夫而歎息公不能用于後　加執舍同、

意如至　舍至

經於大夫歸國因賢否而待之異焉、



大夫執而至則名是通例非特名意如以貶之例叔舍作然須相形

○築郎囿　執舍　舍至

特表大夫之賢爲其能當內外之强也、

以本比書法問起碎作要發社稷之衞意

上易懿莽連三卿伐莒同伐莒之後昭子以三命爲卿季孫抑之朝而

命吏將與之訟云

云　又易舍中軍不可用蓋杜洩雖詔穆子不欲而未

問舍之沮之　易甲戌日食十七年　昭子數意如有異志非而斥語或舍如

晉十四年葬平公　昭子舉高彊以戒諸大夫不獨季氏二比不確、　責逐君併祈

死事左傳俱在舍卒下或因逐君事而出孫齊代責意如又或因舍卒

在唁井下而出野井代祈死事尤謬、

築郎囿　楚莽單主不順于强臣遂不成題、

△築郎囿　舍至　夾谷　墮費叔舍、孔子、

國有賢聖之臣內外胥賴之矣、

吳滅巢書

經志外夷失守所以明君道也、

實邑之也何極重四境國都之守何本此來邑之而乃失之是不能有

其上地人民也要見境與都相表裏方發得入郢之漸意透春秋內失

地以下是垂戒意須吼數發之、　加入郢同、

入州來　滅巢　入郢
兩觀外夷失守之患而保國之道見矣、
四鄰指吳言故曰制州來與巢俱屬封境故滅巢則云保蓋州來不守
而巢滅則封境震矣巢既見滅而郢破則國都危矣若云凌楚之漸則
州來為吳所入猶謂非凌楚乎故此題止三比為是若加雞父或長岸
者謬
○入州來　吳滅巢
強夷兩失守而知其禍之漸矣、
在書法上發重不能制不能保上要體二漸字意四鄰四境一段是申

昭公　圭

說漸字作文總發勿太開
雞父　入郢 上易長岸同、
外夷之兩被患皆失守之漸也、
雞父比欠逼切不可認作封境震姑說凌楚便了二比講完東到入州
來滅巢上去
取濟西　吳滅巢 內失地不書、外取滅皆書、
經重失地之罪故諱於內而詳於外焉、
中〻在不書書取齊取上見說明書法總發　加取汶陽同出
滅下〻〻〻〻〻戍滅州來論二句同◎若上易取汶陽即圍彭城傳

取牟婁　取長葛　滅萊　滅徐 只見外之取滅皆書、
吳滅巢　齊侯取鄆
兩示意於邑之得失知能守土之謂君也、
一見滅於他人一藉他人以取皆是不能保土地人民而不君也巢楚
邑鄆魯邑要重看、
戰鄢陵　三伐鄭　滅巢　入郢 范文子、沈尹戌、無味則之、　比鄢陵傳
二十年 舍如宋
如宋聘且為意如逆晉氏也昭子此舉甚無當即宋元告樂祁一節亦
明知魯君必出復為公故如晉不過為兒女謅佇耳不可作題、

昭公　圭

○會黃父 無美醜
以正待勤王者明臣職也、
以人心之公泥倒以正待人作與賞報臣子二句重臣子不可遺賞邊、
以正待人之憾雙字須括近多忘却、
居皇 去同 入王城　居狄泉　立朝　會黃父
諸侯不計勢而勤王春秋待以正焉、
只以邪不勝正引起如眾、
滅甲氏　豹如京 敵見命士會將中軍為太傅、王嘉其有禮賜大路、
易敗莒 田土　踐土 弓矢同、　凝賞二句傳明說後世凝出無當

△會黃父 會雇

經重王事而不輕有所襃貶焉、

俱以王事爲骨使以有功於王而褒之則臣子之職謂何使以無功於

魯而貶之則戍周之令謂何

三會黃父 敗檇李 加二入吳同、

春秋以義律臣子、而畧其所當爲之事焉、

通在聖人書法上論不美勤王示臣道、不錄復讐示子道、

鸜鵒巢 書有 巢者

經紀望國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之也、

昭公 書

加孫齊陽州主臣逐君象也句、如單、

大雩又雩、書

望國事禦災之文甚不自省甚矣、

以人勝天是宜王事應二雩、以德消變是高宗事應來巢修政任賢所

謂禦災之本也、以天時眷顧之心發起而以列位有人用況字點入昭

公至是猶不自省、至是猶不四字極剴切、

兩紀災異責內君不能弭之也、

來巢 二雩

禽鳥得氣之先而暘爲氣之感、物異天災總天心仁愛處而昭不悟也、

○公如晉 五 舍至 來巢 二雩

內君有可爲之機、而格天之無道可罪矣、

人存天眷碎講倒在昭公不能修德上、 出舍至二雩同、 傳中考之

列位則國有人焉指子家羈權搭叔舍猶可、若易取鄆則叔豹卒已久

矣、

公如晉 舍至

兩觀內臣之賢而歎其有其人矣、

上叔齊謂公有子家羈而不能用、 有易野井者斷斷不可、 上無明

股如此脫出終屬牽強、

昭公 圭

孫齊次陽州 

內君去國由昧於處屯之理也、

次陽州是事實孫齊是書法不忍一朝之忿求逞私欲應正身率德句、

以羣小謀之應擇任忠賢句消息盈虛之理要講透大約屯之道唯

有修德用賢待時馴致以漸正之不忍一朝之忿見他平日全不爲計

却驀然躁動誅及羣小真同兒戲故雖以君伐臣反不勝而見逐

遂得如齊 始失政 歸父奔 片言 作三軍 宿取一 救台入鄆 宿専命 公在楚 宿取卞

舍中軍 意如取二 愁奔一、孫齊次陽州 此全傳題也、依傳倒單作、

經於內君、原事而責其失屯之道也、

作三軍　救台入鄆　公在楚　舍中軍

觀强臣兼賦專兵之久，而圖之宜以漸矣、

不重斷罪，只明季之不可輕去繳責。昭公賦專則可貧富人而予奪之柄移，兵專則可生殺人而威福之柄移。

救台入鄆　公在楚

觀凌小取邑而軍政在强臣矣、

受命而遂入取邑而不聞，微有淺深，且鄰境本邑亦自分別，要見在宿之時已然，而況於意如云云、

、歸父奔　慭奔



兩卿忠謀者之易去，見强臣之可畏矣、

皆謀去季氏而一亡其族、一亡其身，須知歸父公子慭非曾忠于公室。但卿其得罪權臣之禍，而人莫敢獻謀也。片言一動要發上云自行父時已然，況意如下云自十年前已然，況今日、

唁野井 書唁公

經於大國省內難，交譏其昧禮焉、

喪人之稱稽顙之拜，曾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正身治人禮之本也。

從者之享不腆之稱，齊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恤患救災禮之實也。

加舍中軍公如晉倒昭公半邊，主政令在家二句、

舍中軍 政令　公如晉 五 于家　暨齊平　娶吳　蒐比蒲　喪歸　野井

以辭禮足觀，難起失國意，後以四比融入本比、　去本比，大意同、

舍中軍　公如晉

內君昧禮之本於委政棄賢見之也、

齊侯取鄆 而書齊侯取之

直紀大國取邑，內君之失道見矣、

加居鄆照齊不自取而為公取之句，如單、

次陽州　取鄆

兩卿去國取邑之事，君臣之失職各見焉、



已絕未絕意，要挑剔職字重看，各渝其職，要發變常意、

二十年　居鄆 稱居于鄆

特紀內君之所寓，存一國之防也、

存防處全要發非大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講、

居鄆 同　狄泉　居鄆

春秋訓尊君，而存天下一國之防焉、

居鄆　狩河陽　居鄆　晉陽叛 加居狄泉同、

如傳轉下做二股，仍挽到存防上

狩河陽　晉陽叛 易朝王所　大心自晉入同、

觀避舍專邑之事見聖人存防之意矣、

諸侯避舍云云、上應存天下之防、下應存一國之防、借題發意

或出逐圍許不朝紀莽據防欠妥、

公圍成不書齊師書公圍成

經紀內君討叛而發義者之罪重焉、

以季氏昭公提起、倒景公作、仍以季昭翻入總收不書齊師而書公圍成、朱南圍曰、歸重齊侯不能修職、與上爲義不終是一意

公盟鄟陵

卽大國謀內之奸見伯主貪利之效焉、



主意如至傳要見諸侯不合二十餘年意　李氏曰、齊景公假納公之義以爲糾合之謀于鹹于沙之漸也

入成周不曰入于京師而曰成周

經紀王道之微有貽其禍者矣、

王道之微自天王爲臣所納上見歸責景王、　文武都豐鎬是爲西京、周公營東都於郟鄏是爲王城、別於洛北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東京故王畏之故定成周、

子朝奔

卽庶孽之無成可爲徇私者戒矣、

是非之公只提起曰兩棄之也曰危亦甚矣都是剖明利害以戒後世、不必呆罪景王、

入王城　朝奔

王室以私爲愛惡不能易是非之公焉、

以公足公非聯講、要見兩棄意、　加居皇立朝同、

陳蔡歸　朝奔

上比主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爲句、如單加比歸同、　金應刪、

及荀息　朝奔

卽愛惡兩棄知人心不可私矣、



主伯服申生二段　本比易歸腸是平王不能復宗周之盛、

廿七年傳同生　卽位文公下易會葵丘主宋襄公

經重大臣之責兩示置君之義焉、

主君存國本定君終嗣子立要點大臣善于謀國意然不切、　出首止

定于鄭于洮襄王立同、不發喪而告難不可謂社稷嘉請人無間言均謬、

會扈列序而不書

經不累謀義之會而見所取之情焉、

不以一人廢衆人不以此事廢彼事所重在王事在衆人所輕在魯事在一人聯講中有分合爲妙取舍卽於輕重見之

加盟扈同異傳原引上比來辨此會書法也、

如齊至居鄆

卽大國之卑內君失職之罪見矣、

主高張唁傳使宰獻于大夫之禮也請自安齊侯不在坐也、

二十九年　高張唁　亦書于經

經紀大國省難深譏其失職焉、

以齊方伯連帥之職提明倒責其不討意如以納公徒遣使來唁爲失

職禮字重看稱主君比公於大夫也　亦書亦字要根唁爲淺事生情

孫齊　見逐　居鄆　淹恤　如齊居鄆　二十七　宰獻高張唁



卽大國所以兩徵內君者失職甚矣、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既不當徵其故諸侯失國托於諸侯禮也又

不當徵其躬、

如齊居鄆　廿七　高張唁

單主徵躬以辭與禮作目、

會非杏盟　桓主　伐楚　太公受命　管仲語　高張唁　倒傳同異、

高子盟　高張唁　桓能昭太公舊職　景不能紹桓公舊職　以上比爲盡職率弱從亂

兩紀伯國省難于盡職譏失職也、

鄆潰　故書

觀內君之失民自棄甚矣

此傳因鄆潰而求其故因斷昭公自棄之甚甚學要發

孫齊　取鄆　居鄆　鄆潰

上三股只照處鄆四年句倒單、

三十一年　在乾侯　歲首必書公之所在

經因內君寓外深致存君之意焉、

不與季氏專國正存君意罪臣子譏諸侯帶發俱貢不討意如、　加鄆

潰同只照非其所句、

孫齊　居鄆　鄆潰　在乾侯　加取鄆同



經畧內君之實而獨示存君之意焉、

倒作上三比只辨書法起、　加乾侯三十　乾侯三十二　只照每歲必書公所在

居鄆　在乾侯　畧詞存防　特詞存君、

滅徐　羽奔　以釋撓徐故也、

經深絕被患之小國以其志不立也、

主滅譚傳要發貴弱者不自强於爲善意、

三十二年　會適歷　晉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經於伯國寵惡直罪其昧義焉

晉侯不察士鞅之邪謀而命荀躒以會意如荀躒不正士鞅之詭計而

公爲與意如會皆罪也君臣聯講叙事內要見士鞅貪利、　仲先曰指
辰以陸淳一段只借來作證還當傳罪晉君是看傳精細處但書法無
出還主前說、

公圍成貨齊　會邑貨晉　立煬宮　礴　加戊辰即位土紀兆城戍從祀先公同、

大夫拒君於人與神罪可知矣、

公圍成　會邑　高張唁　會適歷

兩原大夫不臣而深責二國之縱惡也、

公圍成　會邑

大夫之拒君兩於行貨見之矣、



公圍成　會適歷

二國徇利而黨惡皆悖君臣之義也、

以行貨齊晉總敘起分作齊景公惑梁丘據之言晉定公惑范鞅之言
後以從自及帶之　會邑亦可說晉不能誅暴禁亂無大異于適歷也、

前題可刪、

有加晉陽叛高張奔爲從自凡者傳原指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與二比
何涉

黑肱以濫奔　與牟夷同

竊邑以內附經交譏之也、

三十二年　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

入吳傳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搭此主尚力之始事作、

城成周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

經於列國勤王之役深傷王道之微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京師何有於城城之則不可言京師矣、　黍離
降爲國風自降也稱成周亦然、

定元年傳　突奔　入櫟　衞侯奔　入夷儀　孫齊　在乾侯

內君失國異于人以權與人俱失也、

以鄭衞提起倒昭公作〇凡房甍卒葬傳題面關出君喪國等項者大



場不出一概宜刪、

突奔　入櫟　衞侯奔　入夷儀

二君之復國以臣無世權而君有多助也、

上照季四世專柄下照昭不用子家、　或擬執祭仲鱄奔雖新無當◎
去二奔印夷儀傳

敗莒友　行父如陳行父　城費宿　三卿伐莒意如　孫齊　野井俱不用子家

強臣而以庸主御之必無幸矣、

臣專國君拒善皆不能復國之故依傳敢作不必分、

敗莒　行父如陳　城費　三卿伐莒

主魯自季友受費云云之獲也一段見他世卿權重、
取鄆　公圍成　鄆潰昭公絕　在乾侯　在乾侯　在乾侯誅意如
春秋詳紀內事所以警君臣者至矣、
◎首二比若易孫齊居鄆即在乾侯傳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馮士驊仲先參　張我城德仲較

定公

元年　春王　不書正月

經略謹始之文以始之不正也、

正月政令之始元年之正月又一君之始故謹之昭公薨至不可也是魯國無君季氏廢太子衍至意如者也是定公無正無君無正分不得人謂定公讀謂經傳謂訓詁定哀多微詞使定公習其讀而問其解亦不自知其罪也



加春王正月隱元文元俱可　如傳問起同罪、

春王　戊辰即位　略正始之義寫正本之意、

執仲幾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

伯國擅刑於王都經深謹其無君也、

不告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一句下列國君大夫有罪伯者固得執之但在京師則必當告司寇作文全在雖以王事討有罪句翻出謹初意初宋對某弒之萌履霜之漸說萌漸在不忌天子一念上書法只重于京師三字

加城成周只見以王事討有罪如罪、

執嬰齊　執仲幾 稱人 稱地

二伯討君臣之罪經皆罪其專焉

邦典邦法分貼上伯事討有罪不歸京師下伯專討有罪不告司寇

執曹歸京　執仲幾 勿大關

經按伯討予其正於王朝而謹其專於王都也

執仲幾　執欒祁

春秋兩於伯討譏其專與私也

仲幾固有罪然不告司寇執於天子之側上侵之漸不可長執欒祁雖有名然不由晉君出於列卿之意下移之禍不可忽



執仲幾　召陵侵尊王事 貪王命 不見壓處從刪

戊辰即位 詳動

經紀國君定位踰時見國本當豫也

重癸亥戊辰說喪不至原不可立喪至猶俟六月故云遲早定國本在即位上論非說定儲重垂鑒不可斷罪以意如專制起

同生　戊辰即位 示法 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 示戒 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

立煬宮 日立

望國崇遠祀經譏其非禮焉

煬公伯禽子考公弟以弟繼兄者也歷二十餘世炙立之不但諂禱亦以掩舍子立弟之非也專責季氏以廟制祭法批譏

隕霜殺菽

即天道過嚴見國政之失於猛也

周十月夏八月徵陽用事未可殺菽此季氏專權刑罰過當之象

不殺草　殺菽 舉輕 舉重 俱失刑之應

二年　楚人伐吳

借長岸傳成文柏舉傳搭此作皆懷謀楚之心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肆楚

新作門觀 特書 新作



望國習僭以興役經示正本之意焉

身正者物必正句最重定公初立在屯難之時理所當為正宜如此須從他適宜革之時發不能革意　通經興役皆重勞民此獨重馭臣須辨　德仲曰新君嗣立正震惕奸雄一大機會故傳以正本責之定之所以不能鋤強振弱終受制於季氏者一失於賞私勞再失於仍僭也　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三門庫雉路庫門僭天子皋門雉門僭天子應門雉門外為兩觀中闕然為道上懸法象亦天子制也諸侯則一觀

雉門災見不能因災以革僭同罩

作南門　作門觀

兩譏望國僭制而係民馭臣之道寓焉、

僖因本有而改作定因既災而復爲俱是僭制以勞民馭臣對上史克以作泮宮爲美譏下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譏　仲先曰還該主傳見南門不當作此便不應習舊　南門卽庫雉路也、

或搭隨郈費以內僭因革一失一得比亦無謂、

三年　如晉河復

內君見拒於伯由嗣立之非正也、

見臯鼬傳左傳雖無事實以昭公如晉例之則此舉必爲晉所辭程氏



之言信矣、

盟于拔　修邾好也、

孟懿子以大夫盟諸侯邾隱公居喪九月而出會出汪氏註不成題、

四年　召陵侵楚　書侵

伯國奉天討而沮於利春秋深陋之也、

一乘一馬二君三年等字是形容楚罪不容不討元老十八國不平重王命上王者之師對桓文看蓋伯功不得齒於王者只少王命耳有荀寅者四字宜味正與下遂辭蔡人遂字相應如此盛舉只一個荀寅便壞了事何等可陋作文要寫得陋字出不可徒講貪利棄義收傳書伐而經書侵　德仲曰惟是舉爲請命之師則無功而還便是隳天之討與泛泛失義者不同況當時諸侯既不合一旦以大義驅之是一大機會惜乎其坐失之自是攜叛紛紛不復振矣

加沙鹹曲濮等比是晉由是失諸侯一順作

遂伐楚　戰城濮　召陵侵

伯討可以軼二伯而沮於利陋亦甚矣、

比斷中要發可惜意

召陵　召陵侵　太公、文公、　上加遂伐楚同以尊命奉命點起、

經於伯主攘外美其近王事陋其隳王命也、



傳而合上重師强敵服起下重請王命合諸侯起、

戰城濮　召陵侵　晉文公先軫、晉定公荀寅、　傳而合、

經於攘夷之兵略其譎陋其貪也、

遂伐楚　召陵侵　專權貪利、

城邢　召陵侵　權命成功、奉命隳功、　二題俱不整均宜從删、

召陵侵　吳伐我　桓文、元反、

隳命棄國之失挾於勢而益見矣、

命不可隳況兵勢可爲國不可棄況國勢足守遂辭蔡人與遂有城下之盟兩字亦可生發

外如搭次滑則以斂於爲義比搭盟戲則以用謀成功比搭宋楚平則
以身命成功比俱不見整處刪之、

滅沈歸 書滅 書以歸

經於外臣覆小雨者不仁之罪焉、

仁者以大字小罪始仁者殺身成仁罪嘉單滅沈只主罪姓一意、

召陵侵 滅沈歸

主蔡侯覩楚至及哉一段作只重蔡侯不重姓

滅沈歸 入曹陽歸 沈無罪而書殺罪在蔡也、曹自取故不書殺罪在曹也題不出殺刪之、

滅沈歸 圍郕



虐小討叛者皆昧反已之道焉、

蔡昭公以所惡於前者先後能無公孫翩之及哉三家以所惡於下者
事上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

盟皐鼬 書及

春秋紀盟而著內君求援之志焉、

言及是事迹只發他受國有歉而求盟便了傳原無斷罪語凡與只帶
一句非義所係言非意義所係非禮義之義蓋召陵必序見得許多
諸侯而竟以利際方顯得陋義係於序也皐鼬之盟第書公及足以顯
係志矣義不係於序也

加卽位如晉復只入敘事再加召陵侵只照凡舉書法勿黏帶

○召陵侵 盟皐鼬

經紀兵信而詳略其詞亦因其事而已、

只主序不序不可以魯私對晉陋宜總問起從書法上渾發、

麟旨載滕薛朝 先滕 盟皐鼬 先衛 題皆畔經旨斷宜刪以示戒、

楚人圍蔡 爲沈故

外夷肆暴凌夏法所不貸也、

主楙舉傳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發其長惡不悛之罪

晉衛伐鮮虞



主許氏註楚橫不討蔡圍不救責棄義辭蔡時所謂中山不服者此也、

柏舉敗奔

經嘉遠人從義之美卽顯伯主棄義之罪也、

首段稱子是予吳次段書以是罪晉何以不言救一段辨明予吳乃聖
人樂與人爲善處卽以足首段之意非另一書法達天子之命句重應
前王法所當討而不赦句以者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也卽前段自畀
聽蔡意就其聽蔡抑楚見吳善就其易於聽蔡抑楚見晉罪相承分作
記囊瓦之出奔而稱人末帶之瓦之貪指裘馬言、德仲曰吳之善不
特在興師而已在能成功與召陵對照便見予吳罪晉絕無兩岐意所

謂救在夷狄則罪在諸夏是也。

柏舉 進而書爵 特書曰以

同上但不用囊瓦耳、 現聞先生曰、酒山云傳意本以吳之易照罪晉人之難非以晉之難照予吳人之易此語以釋召陵柏舉二比題則精以傳中收吳師書以而結罪在晉也單題還該重非諸侯所得以也句此句與傳首一段意相應且書以書法亦是此句弔起來的若晉主夏盟以下純是罪晉而不及吳則可把罪晉別爲一意今傳中本自比擬說而作文者竟以予吳引起渾倒罪晉可乎酒山又云即吳人救蔡而見吳之舉義即吳之易于救蔡而見晉之棄義二意並重細思之還重



予吳到底而以晉事點綴在中爲不失旨特書曰以單題直可不用即點出只當得如此其易一句倒稱子一書法爲是如彼其難難字從嘉穀之望句看出來如此其易易字從非諸侯能以句看出來雖若相照其實俱自蔡人請救身上體出來的作文要粘住蔡人纔非空說不可泛泛說個難易聖人與吳之意亦全是爲蔡細味自見、

囊瓦奔 記其出奔 貶而稱人在上仍不必總

春秋深惡貪臣因失節而賤之也、

貪是平時失節是今日、二意串下、

楚人圍蔡 柏舉 無瓦奔

遠人當外橫而從義以恤患春秋深善之也、

將楚橫重揚起只倒予吳一意罪晉亦略見、 加召陵侵同、 再加楚人伐吳只見常懷謀楚之心仍主予吳、

盟新城 同 救鄭 會鍾離 召陵侵 柏舉 上二比易難深長岸同、

經原內伯外强而獨著棄義者之罪焉、

以上二比引起講晉難吳易仍相形渾斷、

召陵侵 柏舉

較內外恤患之難易而棄義者之罪著矣、

全以吳易形晉難非謂晉遺義於吳也入手處勿失傳中故字口氣比



斷混發收書侵書以、

△踐土 新城 長岸 雞父 新城 只新城 黑壤 鍾離同、 州來 滅巢同、

即內伯外强之迹而恤患之難易可量矣、

要暗含恤患之義宜在晉而不在吳意後繳明

吳滅徐 楚人伐吳 二年 圍蔡 戰柏舉 上隨去一比同、

經善遠人恤患故不計其心而進之焉、

以闔廬予胥宰嚭皆懷懼楚之心句搭、 楚封掩餘燭庸而吳怒于是滅徐惟時闔廬以敗謀伍員以父故謀宰嚭以族故謀因蔡請而解楚圍若會逢其適者、

只楚人伐吳柏舉同但直就謀楚之心辨起、

召陵侵　柏舉　入郢

傳中無入郢比主奉王命而繼以貪違王命而繼以暴比、

盟召陵　戰柏舉加遂伐楚楚人伐吳同、

聖人與人爲善、斥伯績而取外功焉、

伐齊取穀　戰柏舉貪夷復怨從夏恤患、俱以弱假強

柏舉　入郢益來聖人道大德弘樂與人爲善故略其微、聖人道隆德大不念舊惡故彰其美、

特取恤患而不諱國惡見聖人之道德矣、

楚人圍蔡　戰柏舉　伐陳吳救陳只柏舉　吳救陳同、



經於遠人恤患有進以罪伯主之怠有抑以傷中國之衰、

書子書救引起重異以舉號上、

○吳入郢　而寒號

經黜遠人之肆暴奉天討也、

狄道重亂男女之配上、一傳議論俱承柏舉來作文常要進上功罪比

斷方見善小惡大方見以書爵之人一旦黜而舉號乃爲聖人之公心

乃爲奉天討大抵聖人於吳只許他救蔡蔡既救則不可肆淫故狄之

○柏舉　入郢

一事而忽爲褒貶聖人亦因之而已、

無毀無譽合三比發揮方見須體兩則字二天字只就無心上說勿誤

認五服五刑

柏舉　入郢　益來　歸益　比入邾傳

春秋公賞罰之權善與惡不相掩也、

上善不掩惡下惡不掩善俱有賞罰之權句上曰司下曰行聖人心無

毀譽聖人道大德宏俱只一意就窮經者發、

、柏舉　入郢　夾谷　歸田　比歸田傳

聖人黜外夷而敘已績總之一天而已、

、、戰柏舉　吳救陳進遠人罪伯主之怠、抑遠人傷中國之衰、



五年　歸粟于蔡

經略諸侯之行小惠以其忘大義也、

蔡爲楚圍則環視莫救吳既破楚解圍乃相率歸之粟非救災恤隣之

道也書曾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出胡氏註、

越入吳初書入吳在柏舉之後

初紀強夷之被患戒力勝也、

主哀十三入吳傳要貼初書入吳在柏舉之後意只說力不足恃不可

云恃力之報、

傳意如　舍中軍　戊辰卽位叔豹誅豎牛、不賞私勞、定公厚意如、念私勞、

私勞不可以廢義、內君之失見矣、

晉圍鮮虞 代不能服、又圍之、兵益怒、義益不振矣、亦難作題、

六年 滅許斯歸 主滅許傳

小國被患而甘自屈、經所以絕之也、

公侵鄭至

是役雖出晉令、實陽虎之暴勇晉禍、以逞其欲、徼釁於鄰國而不假道、

斯忌如晉

季孫斯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又強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執祁犁 傳人沈執



伯臣以私討罪而君權移矣、

私意二字極重、范趙方睦三句、正見其私、不可閒看、可以私威人、則亦可以私福人、故總束之曰威福之柄移矣、此與樂祁見執、獻楊楯也、意不同、彼重貪利、此重失權、全要發感慨意、不貴斷罪、

召陵侵 執祁犁 懷夷沮於利、其事陋、討罪出於私、其權移、

七年 盟鹹 盟沙

卽與國叛伯之迹、貪利之效見矣、

沙之盟、由盟鹹徵會於衛而來、是于鹹一時事、見朝歌傳、盟于沙鹹而鄭叛作、文主鄭而衛帶之、須本召陵求貨晉於是乎失諸侯、方着實、

八年 侵齊至 侵齊至

望國兩犯大以結怨、其求成有自矣

主暨平傳、此及齊平之張本也、陽州門而戰士坐列、顏高有子鉏之射、廩丘攻而主人焚衝、陽虎有冉猛之譏、

○會瓦 訂晉師而不書士鞅

經立重衆之文、戒臣不可專兵也、

春秋大法一段、所以引起大衆之當重、衆當重、故兵不可專、傳意重謹權與棐林傳重謹禮微別、 現聞先生曰、不是譏盾鞅之專兵權、但明盾鞅之不得專兵權也、蓋亦借盾鞅以示意耳、不可取民有衆與不得



取民有衆意別宜細辨 曰重曰不敢輕、皆自春秋之法言、非謂君與大夫重之也、然此亦是論其理、不必于春秋書法中求之、次郎等比、又當自爲例、不切此傳之意、

△公伐鄆 師次于君 鞏帥師 師與大夫敵伐餘丘同 師還 師重于君次郎同 會瓦 師重于大夫

春秋重衆、而變例以儆君臣焉、

以上二比作例起、倒下二比總發、重衆在君則重民命、在臣則重兵權、

公伐鄆 師還同 圍郈 大棘 處父救同 棐林

同上、但兩開耳、亦須以重衆總起、

次郎 圍郈 師還 去同 會棐林 會瓦

經重大衆故不以君大夫輕之也、
事迹不重只各發重衆意傳中至用大衆四字極重
○師還　會瓦同上　師還　會裴林亦同、
舊有圍郕莊　乾時莊　下陽里克　滅潞林父題用汪註甚謬、
、、裴林　會瓦加餘丘等比只作倒起、
兩於伯臣用衆而示謹權之意焉、
總發意只點盾鞅在中不可兩分亦不可過入二子之罪然盾上侵鞅
分晉亦當略見
大棘　會瓦出伐餘丘　敗莒　裴林　會瓦同
經紀師將之例有常變總見大衆當重也、
傳而合稱將獲而又書師敗者兼重之常例也見元師固三軍之司命、
而大衆亦不可輕役也言晉師而不書士鞅者重衆之變例也見兵衆
實一國之大權而人臣不可輕取也、
會裴林去同　舍中軍　欒施奔　會瓦
明於春秋重衆之義而人臣之取民者禁矣、
傳謂春秋之義行則人臣奉法自不得爲陳季之事非聖人鑒陳季之
禍而示謹權之意也重正意講陳季加傳咏歎於後
○舍中軍　欒施奔

二臣取衆以侵公非春秋之法也、
厚施盡征正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處要貼王法所禁意不貴板責陳
季也以春秋之義行二句束之
鞅侵鄭衛
經陋伯國討貳厭貪利之戒也、
主朝歌傳或書侵以陋之鄭以羽毛之假而叛晉衛以衛貢之故而叛
晉俱以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也、
盟曲濮卽因叛伯之謀知伯國失道不可作題、
從祀先公特日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　加崗稱同



陪臣假禮以行私經誅其情之逆也、
孫齊　在乾侯　卽位　從祀　竊玉弓此比照書法、
陪臣竊大夫之惡以濟私春秋誅其情也、
竊玉弓失之書
經紀分器之失昭不恭之罪也、
九年　得玉弓得之書
以分器而至於復則失守者之罪矣、
此卽今日之得而斷前日之失爲不恭不恭字與肅敬之心相應曾失
其政是病根陪臣擅權由失政來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守字極重看

雖字猶字卽此可槩見魯事之非矣故總之曰其能國乎此義行三句

不可忽 加竊玉弓同

次五氏

卽與國從背伯之謀伯業之衰見矣

主朝歌傳前此衛侯欲叛晉諸大夫猶不可故托之執結以掩飾耳目

至是則顯叛矣五氏晉地齊伐晉至五氏衛往助之

十年 及齊平 及

卽望國求好之情而犯大之罪見矣

主晉不傳罪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 加兩侵齊只作事實



○會夾谷至 會到各單出一比同

觀聖人所以化强而知理爲大矣

作文只就後人論孔子說此傳理字勿混用下傳禮字須重發天下莫

大於理而强衆不與意勿徒贊孔子無書法

于洮乞盟 夾谷歸田 只乞盟 歸田同

觀謝過有文質之異得失見矣

孔叔鄭文晏嬰齊景須以晏子語總起略分證仍串重質上繳歸聖化

及齊平 會夾谷 上比作事實例作 加歸田同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吳

卽化强被兵之事見理力之異效也

以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與比以理責人者人亦以禮服之以力勝

人者人亦以力勝之要把齊魯吳越强弱較論得淅快

○會夾谷 唷贊 上主理字 下主禮字 化行于外 兆行于內 變齊 變魯

聖人之化見於外服內順焉

夾谷至 圍成至

聖化行於外見順理之效聖化沮於內由得政之淺

都在學者窮經上看晏嬰少正卯各點人

加歸田同上繳云使非孔子之相則定公之返無期矣安望其歸邑哉



下繳云使孔子行政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隋矣何患于不克哉

夾谷至 吳伐我 犁彌曰孔丘知禮而無勇切之必得志叔輒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

聖人相君而能化强內臣爲國而不能自强

會夾谷 會槖皐 孔子 子貢

內外講好具見聖賢卻敵之功焉

下易槖皐 辭尋盟 會鄖 辭衛難 俱同

舊有夾谷國書伐 孔子修六經 題主孔子用舍有益謬甚删之

○歸三田 獨書曰來

以禮化强之績聖人不嫌於序焉

以禮責齊即卻萊侍三事績全在心服上見主此作文而以不嫌自序意大發一段於後不嫌是後人推看出來非夫子有意如此須講得圓融蓋聖人以天自處見當時齊人心服歸田則書曰來而已安知其為績而故序之安計其為己之績而故不嫌耶若講不融化反似聖人有意自序其績而以不嫌示法卻是不能忘人已者矣　三田陽虎所竊以奔齊者

○夾谷　歸田

此題二傳俱有主此為當以夾谷為歸田之由重本此作

、伐楚　于師召陵　歸濟西　夾谷　歸田　歸讙闡



獨表大國歸地之誠不嫌於序績焉

以前後兩歸問起來字倒單而以桓公服楚比斷　去召陵同

△歸濟西　歸三田　歸讙闡

詳紀內地之復特表化強之誠焉

全在心服上辨齊請而得之非以言請只是我有以致之非若彼自心服而來出於望外耳繳獨書來歸

△歸三田　歸讙闡

兩紀大國歸地其機係於君相焉

傳而比曰來歸心服之詞魯無求齊無強所以為誠曰歸順詞齊無罪魯無歷所以為順

如搭歸濟西以私與誠合題面便不佳

○伐楚　于師召陵　夾谷　歸田　去召陵同

經著內外服敵之誠而不嫌於同序焉

以來字說起略分俱要張大其事方見序績隨喚出不嫌人已意大發

△來盟　歸田

聖人序人已之績一天而已　大意同上

伐楚　夾谷　◎如上出次陞卽乘丘傳

單出以義責楚以禮責齊意便不完且上只徵貢下有三段亦不成對



、元年　法古　春王正月　捌令　于師　序人　歸三田　序已

聖人以經法天而古今人已不論也

此等題原牽強須會大意看勿粘著題面實講古今天之一息人已天之一體聖人以天自處其作春秋原不視為一時之史苟可垂法何論古今原不視為孔氏之書苟可彰教何知人已

去元年則以行夏時尊周朔為古今

又有出盟蔑　稱公　瓦屋　惡盟　以從周文變周制為通古今者太僻

○歸三田　隋費　變魯　變齊　加夾谷　墮郈同

外服內順聖化彰矣

伐邾　伐宋　戰鞍　三卿伐莒　圍費　圍郈　出伐邾伐宋作軍舍軍圍費圍郈同

政一下移而漸甚亦理之必然也

以天子說起流水逝去反覆說明其理不可分三段作末以忠恕東之天子

失道在不能征伐上說諸侯失道即指專征伐說

伐邾　伐宋　戰鞍　三卿伐莒

諸侯大夫之專政而各有其漸焉

作軍　舍軍　圍費　圍郈

大夫尤而陪臣效理不誣也

主三家專橫四句一直作以二三子知傾公室二句咏歎於後

城費　城成邪　圍郈　圍郈



二城正是傾公室以自强處

圍費　圍郈

兩紀內卿討叛皆責以反己之道焉

南蒯侯犯總敘渾講勿大分皆重不忠於君不必牽扯不禮爭叛爭字要味

入吳　圍郈　圍郈　入吳

觀僭虐者之自及而强力不足恃矣

全在强力相乘之理上發揮

圍郈　圍郈　圍成至

兩觀私邑之悶有以內臣專政久有以聖人得政淺

上以叛與强起下以强與危起

大夫尤而陪臣效理不誣也、

主三家專橫四句一直作以二三子知傾公室二句咏歎於後、、、　上二

比易城費衆　城成郛衆五　同二城正是傾公室以自張也、

圍費南蒯　圍郈侯犯

兩紀內卿討叛皆責以反己之道焉、

總敘渾講勿大分皆重不忠於君不必牽扯不禮爭叛爭字要味、、、

△入吳　圍郈　圍郈　入吳

觀僭虐者之自及而强力不足恃矣、

全在强力相乘之理上發揮、、、、、、



圍郈　圍郈　圍成至叛强、强危、　內臣專政久、聖人得政淺、不見墮成

圍費　圍郈　晉陽叛　朝歌叛不忠之效、貪利之效、

地奔陳

貴戚去國君之薄恩可知矣、

主辰奔傳無書法宋公以嬖魋故失二弟二弟地與辰也、

會安甫以趙鞅圍衛故齊與鄭謀衛也主朝歌衛

辰暨奔陳其弟云者　暨云者　暨者

經惡大國之薄恩兼罪昧義失節者焉、

下二項書法總在暨字宜一頭兩脚意要相承書法總結、

十一年　辰自陳入大心自曹入　不稱暨而稱及　卽陳自曹　不書叛而曰入于蕭　書

經誅列卿肆叛兼罪黨之者焉、

通傳俱發叛意而後曰陳與曹之罪亦著矣語意有輕重宜將四卿大心重發而以陳曹如傳帶二小股於後、只出一比同、

辰暨弃　自陳入　自曹入

將非不得已及逆詞渾斷陳曹如單帶後不言叛者謂旣言入則不必言叛非謂入與叛有異也、

辰暨弃　辰及叛

春秋重罪叛君而待之異于去國焉、



只用稱暨稱及一段倒罪佗强、

及鄭平還泣盟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見朝歌傳泣于鄭而脅叛、

十二年　○墮郈墮費

聖人兩革强都見禮之可爲國矣、

不重感應只重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上墮二邑正是以禮爲國傳言此雖一節之事乃可以大行之兆推而行之魯國以下正是大行之事要重發不可說墮費乃以禮爲國之兆要知此傳與夾谷稍異須知孔子之革二都皆是因其機爲之仲由爲季氏宰三家不能制陪臣問於仲尼皆機也、只墮郈同

墮費

大意同上敘事只用季氏雖有仲尼命須頎下伐事然亦是從仲尼之言而自墮不可說孔子墮之、

○丘甲　丁乘　城費　百雉　合中軍　百乘

主制國不過千乘三句反搭欠通、

城費　城成郛　各固其城、城郈虛補　圍費　圍郈　墮郈　墮費

大夫越禮以貽患聖人因正之以禮焉、

融傳意直作須發聖人因機而導使人信而安之不涯不疑意、



去三國同先固而後墮串作　去二城亦同固城意虛引起

城費　城成郛　圍郈　圍費

觀强都之興之據知越禮無以爲國矣、

截公室欲張而不得三家亦不能制搭、

圍費　墮費　兩傳皆有所惡于下等句、

私邑强見大夫越禮之弊私邑毀見聖人謹禮之徵

○墮郈　墮費　圍成

聖人以禮服三强亦論其兆而已、

主傳墮三都句蓋成雖未毀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卽是謹禮之效無

與爲比、正指郈費已墮、

、、墮郈　墮費　圍成至

華僭有從違、禮足以化之、權不足以一之也、

都自學者論聖人看季孫問正卯沮、最關切處上補推而行之云云下

補使其得志云云、指月主同上、

墮郈　墮費　用田賦孔子、仲由爲宰、有若、冉求爲宰、

兩觀華僭變制見聖賢感人有難易矣、

墮郈　墮費　獲麟

聖道行而化乎人、聖經成而格乎天、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垂世立教莫善於經、

他如搭書伐我、會夾谷作孔子、宰我子貢有功人國、不逼之極、

盟黄

見朝歌傳盟于黄而晉叛、

圍成至書公圍成　其致

內君危於討叛、由聖人得政未專也、

以強與危問起、而推其由云云、上後人看聖人說有深爲聖人惜之之

意全是憑明年揺相一段證得圍成時得政未專不可虛說必肆疑沮

於其間亦因後有誅少正卯事而億度之如此、其實圍成不克因公斂

處父成雖未墮以下明說功雖不就而未嘗無功、末二句言成功亦特

易耳、是餘意。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是說成所以終不墮之故、不閒

歸田　墮郈　墮費　圍成至

聖人化行內外、而猶沮於強都者、以得政未專也、

、、圍成至　曹陽歸少正卯、公孫彊、皆辯言亂政、

辯言之不可聽於沮聖亡國鑒焉、

于師　戰韓　圍成至管仲得政久、孔子得政淺、刪

十三年　垂葭使師伐晉、用邴意茲之謀也、與次五氏同、

晉陽叛並書以叛



經深貶大夫據邑、明人臣之義也、

鞅入晉陽、本拒范中行非叛晉、但專土興兵以拒人、而不知投鼠忌器

之嫌、故正以人臣之義、而加以叛君之罪、與他處書法不同　入字不

可與叛字並重

晉陽叛專上　陽生入爭國

上云人臣無以有已、下云人子無以有已、以悖于忠孝、合意不佳、刪、

朝歌叛並書予策

經紀大夫背君、可爲貪利者戒矣、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此時政權在君、而賄賂未行、及大夫專政、遂主斷

賂公行此二句側看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又提威服天下而晉室

自是不復能主盟直打轉晉主夏盟正所謂國家之敗故爲國以義不

以利重看是垂戒意此通論晉事勿泥定衛貢一節全在著效二字痛

發貪之爲禍不可直責晉君　或問商人宋鮑諸役非取賂而還乎曰

畢竟爾時大夫未專賄賂畢竟未敢公行大夫之專自溴梁以後始平

丘之役叔向明告衛曰鮒也賄這纔是倘公行故叛亦自平丘始

加晉陽叛同

踐土　溴梁盟　會平丘　召陵侵　盟鹹　盟沙　次五氏　涖

盟　夾谷　盟黃　晉陽叛　朝歌叛　會黃池依傳添入作



伯主以徇利隳先業經備責之也、

踐土主盟　蕭魚威服　平丘　召陵侵　鹹　沙　五氏　夾谷　晉

陽　朝歌

詳伯國之隳先業而貪利之害大矣、

要縱横頓挫說得痛快、

加邢丘溴梁主大夫專政句、　加黃池主不復主盟句、　去首二比同、

勿以外擕內叛板對、

會平丘齊叛　會夾谷魯叛

二國先後叛伯貪利之效見矣、

諸國惟齊最大故爲叛始惟魯最睦故爲叛終二國可該其餘、

盟扈文十五　執意如樂祁同　召陵侵同　戰侵　晉陽　朝歌一直做下、

伯國貪利致叛經所深戒也、

會扈文十五晉靈不序　執意如晉昭佯人　召陵侵晉定書侵

春秋備責伯事無非戒徇利也、

以義利總起略點三段就三或字總發備責意雖有大夫專政句然大

夫之專由諸侯縱之還責晉君末繳替前業啟後叛意、

出會扈文十七　執祁犁執侵鄭衛同、

會扈昭十七　召陵侵　執祁犁　晉陽



詳伯國貪利而伯業所自衰矣、

以臧衰伯四句總起中點四段上二比因利而棄義下二比因利而肆

惡都根大夫專政來總收不復主盟句、

出適歷范賂　柏舉荀賂　執祁犁楊楯　執歸衛貢同、　加取郜鼎只以臧

哀伯引起、　加會黃池見晉不復能主盟一順做下

：：會扈昭公　召陵侵蔡侯　加適歷柏舉同　單出適歷　柏舉亦同、

伯國安攘之無成貪利故也、

安內攘外正是盟主之義上以梁丘據比下以囊瓦比、

執祁犁　晉陽叛

經紀討罪皆君之事皆貪臣之所為也

趙鞅歸 晉趙鞅歸于晉

經易叛臣歸國見伯主政刑之失也、

以易詞起就易詞上斷縱釋有罪之非重發無政刑其能國乎二句、

加晉陽朝歌只作同罪異罰事實、

加會牽會洮齊衛伐晉三比同、列國救荀范不克見無助終叛無助是

無內助只重鞅之獨歸為失政刑不可以有援無援對、

十四年 叔戌奔

經於大夫去國歹著君臣之罪焉、

[illegible] 定公 矣

靈公不能遠色失齊家之道、戌不能賤貨失保身之道、無書法、

加趙陽奔北宮結奔只主上半傳靈公一邊 只陽奔結奔亦然、

叔戌奔 蒯聵奔

大臣畏國本危皆由君失正家之道、題意不好可刪、

滅頓 牂歸

經罪肆患之不仁而尤罪被患者失節也、

主滅頓傳以逞肆虐陳附夷點起、

：敗檇李 於敗

紀遠人兵交而暴其詐戰、

書敗者詐戰也只是紀實原無貶辭只本事實發得剴切吳報怨一段

不用、

、入吳 檇李 黃池 去同 入吳 (?)本比易柏舉即入吳傳

詳遠人兵交獨創復讐之常焉、

主傳後截作以夫椒之戰為主越三加吳只辨書法吳復讐既[illegible]

不可涉一贊語亦借以明父仇之當復耳、

入吳 檇李 入吳 闔蔡 加黃池同 去兩入吳同

經重復仇之義故有所側有所恕也、

吳夫差楚昭王位見三年即行其謀申包胥十年方行其志、

[illegible] 定公 矣

、入郢 檇李 包胥依墻七月 無差立庭三年、

兩覩臣子之情可以為忠孝矣、

檇李 入吳 詐勝 力勝

會牽 會洮

齊及魯衛宋謀救范中行也借朝歌傳、

石尚歸脤

王室行禮非正以受禮者譏之也、

主兩季傳須切歸脤上生議論俎實之腥曰脤熟曰膰、

蒯聵奔

著忽國本者之罪尤惡啟禍者焉、

傳首世子國本也一句極重、下以寵南子云云、以欲殺南子云云、雖谷著其輕付托而恣行之實、然兩南子字分明說出禍根、以爲下靈公不能正家之案、危其國本、正與世子國本也相應、父子相殘云云、是瞶輒所爲、而用致使字由字、皆歸在靈公、側重靈公爲是、

蒯瞶奔　納戚　圍戚 主靈公危國本而貽禍、

皐鼬　蒯瞶奔 二北是衹佗之佞、宋朝之美、近于戲矣、删之、

宋辰自奔 主年聯傳、

經紀貫戚避禍、深著薄倫者之罪焉、



十五年　邾子朝 主句釋傳

卽小國事內之勤、知其昧爲國之禮矣、

滅胡豹歸 書以歸、　楚子書爵　胡子豹名

小國啟患而又失節、經所以獨重其罪也、

上半傳滅楚、下半傳罪胡、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分應書以歸、只作故豹邊事實、命字重看、再玩非滅之者獨有罪句、可見楚罪原在、但與胡分之、則其罪爲薄耳、故滅楚自從滅國大罪上生議論、罪胡自從存亡有命上生議論、截然兩項、不宜串作　朱南圖曰、小之事大、義也、以義立命、謂之造命、不知命、該著小不事大、今日貪生、昔日乘約、總一局也、

知過能改、過知命、不立命、所以頹敗異也

竿逹伐宋

武國寔惡、經深惡之也

宋公子地奔鄭、鄭伐宋、敗宋師于老丘、取地以處地也

次蘧蒢　謀救宋

經惡二國駐師、以其無恤患之心也

冬城漆

望國非時勞民、經所以譏之也

主新延廄傳城莒父及霄、葬定公、葬定姒、民已勤於力矣

原缺第一葉

邢秋伐衛圍蔡二傳此衛背齊楚報蔡

食牛改卜四月郊

望國僭祀經因失而志焉

只重僭禮而以不時不敬發之收因事而書此傳說僭只責成王過賜而不

及周公四卜非禮云云專也泛論經例

四月郊　重僭禮以不時發之

望國行僭禮於非時經因志其失焉

吉禘　四月郊　魯之郊禘非禮也

望國祀先事天之僭皆因失而譏之也

齊衛伐晉　主朝歌傳及齊衛黨叛起



郎伯國受兵傷其業之哀也

何忌伐邾

內卿乘兵虐小非睦鄰之義也

從傳諸卿相繼伐之此第一伐須有斟酌

二年伐邾取田盟句繹　加何忌伐邾同

經詳望國虐小而責各有所歸焉

列書三卿管哀公一段作一頭詳書管邾子三卿二段分二腳二人盟意武

起武東處見之聖人謹權意只是為君人者著教時哀方五歲不可責之責

邾子不以禮為國泛說不必指定奔喪

伐邾取田

內兵虐小責各有所歸焉

三比中但勿說及盟

三卿伐邾

列卿繼虐小非所以睦鄰也

以伐國不與邾不免於見伐起重諸卿相繼伐之作

盟句繹

經紀內卿固得之信而君臣胥有失焉

三人伐二人盟一段作事實提過君臣分作盟其君而已不與斷不足以御

下強與人君盟義不足以睦鄰都根伐邾說來

何忌伐邾　三卿伐邾　主諸卿相繼伐之



內卿迭虐小昧於睦鄰矣

取漷沂田　盟句繹

強奪而復要信甚非所以睦鄰也

主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責三卿哀公只提過

邾子朝　何忌伐邾　伐邾取田盟句繹

經詳內外兵好而昧禮棄義之罪均見矣

責邾責三卿分作　加邾來會同

邾子朝　何忌伐邾　只主邾子昧禮作

事大而受兵昧於禮也

會中軍　孫齊　從祀　伐邾取田　盟句繹

强臣而德乎人而報之以利焉

只論酬私不必斷罪

孫齊　得寶弓　戎從祀同

即强臣而藉力於人而酬私之情可知巳

形容季氏感激二家意以勾釋間緻

納蒯聵于戚　加蒯聵同只照木育廢之意

經於逆儲爭國而拒之者之罪甚焉

重世子二字講中以春納罪輒然惡後寫以蒯聵無道作客而以輒不當拒

父為斷末以靈公大臣不能早正國本贴綴要見不當拒亦在靈公未嘗有

命廢之上見





忽歸 順 赤歸 易 去疾入　北歸　納戚　首北易季子歸同

經變例以紀儲君復國尊之以大義也

以上四北問起就世子上發論

突歸 易 白入　季子歸 順 北歸　去季子歸同

側觀公子復國之紀則知絕儲君之法矣

順且易曰歸有奉曰自離難亦曰入從未有書納以絕之者公子且然況世

子乎

戰于鐵

伯臣挫黨叛之師經惡其恃力焉

鄭黨叛固有罪然輒不反其致亂之罪而恃力搆怨故主此戰

遷州來　加國蔡同背楚誰吳亦作

小國失謀以啟患經變文以罪之也

只重不該請遷於吳中悔亦由不能謹始所致故傳引盤庚之事以明之不

可以背楚誑吳對須貼傳復字又字聖人非欲其守信於吳楚蓋謂遷國大

事而輕於反覆如此非謀國之道耳

國蔡　遷州來　放獵　加滅州來只如傳點題

小國失謀而委罪於臣經所以弃之也

串作重失謀上予駟結出亮傳誰敢有復盡忠云云則委罪亦是不善謀處

遷州來　放獵　直作同單

與國失謀而歸咎於臣其罪著矣





滅州來　遷州來

原與國所以啟禍其失謀可罪也

州來吳所滅也正見為吳所遷之實起處說明同單作

入州來 臣 秦亞　遷州來 遂子駟

棄策士而遷謀臣自速其禍者也

遷州來　曹陽歸

經於遷國亡國之禍皆責其自取焉

背楚詐吳與盤庚異背晉奸宋與戎公同公子駟公孫翩上自遷下不言滅

三年　夏受圍戚

大國黨叛倫春秋特載其誅也

書法首齊雖是罪齊然一傳意都從責齊上誅輒觀孫從祖一段及討亂臣
賊子之法可見把輒不當拒父提明下方有斷案

納戚　圍戚

經誅度倫而復治其黨所以訓天理也
惟蒯未絕故輒不當拒惟輒不當拒故齊不當黨一串下總以罪輒爲主總
收稱世子首國夏二書法

四國伐鄭　圍戚

兩嚴黨惡之誅見討罪之法矣
全重討吁輒上首宋首齊止所以孤吁輒之勢此討亂臣賊子之法也文仲
受姑只用作過文



桓僖宮災

經紀先廟之災因見廟存之非也
世專國政一段是二宮所以不毀事實然即此便可斷罪孔子聞火而知爲
桓僖亦爲其廟存非禮宜爲天所災也何以不稱及祖無尊卑自不得言及
是看經者辨說不重

有事太廟　立武宮

兩紀祀典見祀先之仁與禮也

放獮

與國委罪於謀臣失政可知矣
駉與獮共以云云是料想之辭作文以已則失謀而委罪執政爲主獮以遷
吳爲非一段如傳活用國亂無政衆入擅殺非責衆人止以深責君也

四年　蔡展奔　展與公孫翩之故

經恕大夫與逆以其君之自取也

執戎歸楚

經於伯國媚夷而深惡其不競焉
外夷狄是通例只點過許執作事[illegible]夏盟四句作無罪意亦要見惟
無罪而執故知出於畏楚也哀[illegible]書法帶過稱人重歸于上

會項澤　齊衛伐晉　執戎歸楚

伯主徇內外之請而媚夷不競甚矣
同罪上二比作晉楚有盟晉國未寧事實　首比易盟宋同



執曹畀宋　執衛歸京　執戎歸楚

經於伯事不競而變文以傷之也
主本股作見其畏楚而歸之若京師然非若文之畀之也畀宋即可作晉主
夏盟之案

執曹歸京　執戎歸楚　宋作

伯主屈體媚夷經傷其不競焉

執曹畀宋　執戎歸楚

春秋殊詞以紀伯主之盛衰所以傷其不競也
當惟畀宋以致楚形容畏楚方有情

城淇　救江　九國救鄭　十二國伐鄭　加執歸本比例作

致伯國世業之久而不競者可愧矣
文敗楚襄伐楚長撲楚悼僞楚不可用贊詞只說世業之久與不競相反晉
之所以獨主夏盟而累世不替者徒以力能制楚足爲列國倚仗耳
踐土　垂隴　新城　馬陵　盟戲　宋易盟亳北同
但主盟事仍要在撲楚上發　由踐土救江馬陵蕭魚同
五年　趙鞅伐衛
經於伯臣用兵而深罪其非義焉
衛助范氏故主責晉不討衛亂
六年　吳伐陳
建人黷兵以修怨經所以狄之也
辭旨　哀公　八
夫差修怨黷兵以取滅亡
夏張奔
外臣之去奸謀兆矣
陳乞僞事高國復設謀於諸大夫共去之欲弑君而移齊也
遂會祖　始結吳好也
望國遠交而啟患經深責之也
陽生入
經惡爭國者而罪於啟亂者焉
觀陽生之不　子之然也及父不父則子不子語宜以陽生不稱公子提
起倒重景公收特繫之齊

五年　趙鞅伐衛
圍栢人張柳朔死之或主不討衛輒而討助范氏責晉
六年　夏張奔
外臣之去奸謀兆矣
陳乞僞事高國復設謀於諸大夫共去之欲弑君而移齊也
陽生入　不稱公子　以陽生繫之齊
經惡爭國而原罪於啟亂者焉
觀陽生之不子誰使之然也及父不父則子不子語宜以陽生不稱公
子提起倒重景公收特繫之齊
辭旨　哀公　九
及荀息　陽生入　代弑荼
明人臣之義中立獻諛者均譏焉
克罪在稱疾不出乞罪在詭辭以對乞蓋居陽生爲奇貨矣
向巢伐曹　主曹聽公孫彊奸宋
觀小國受兵知辯言之害矣
七年　魏曼侵衛　不討衛輒而以范中行故意與趙鞅伐衛同　劉雲嶠士　或以邑
經陋伯兵惡昧義也
會吳于鄫
賢臣當強馳詞之功也

以徵百牢提起主子貢執禮抗强泛說賢者有益人國不用殺三卿傳

○入邾益來 不諱

聖人不諱君惡欲彰君之能去惡也、

只在欲見後書四字上發苟不書此則後日歸邾之美不明是諱其惡者反爲沒其善矣不諱惡正是道隆德大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處 現聞先生曰只緣他能改故特書他惡來惡字要鋪張得大蓋不書以益來則雖有後日之歸不知爲能去其惡矣欲以諱其惡而適以掩其善可乎

取鄟 入邾益來 ◎下易歸益卽沙隨傳題

哀公 十

主諱君惡而尤不欲掩君之善、

△入邾益來 吳伐我 取讙闡 歸邾益 ◎加歸讙闡卽讙闡傳題

經不諱望國取辱之實正以彰遷善之美也、

依傳序問如題全從書法意發

取鄟 取邿 取鄫 入邾益來 吳伐我 取讙闡 歸邾益

變例以紀君惡彰其去惡之美也、

：吳伐我 取讙闡

兩不諱內辱欲彰遷善之美也、

邾根入邾來說所以辱處玩傳中兩爲是字可見

○入邾益來 歸邾益 視作同題、

內君爲惡而能去經不諱以彰其善焉、

盟幽 詹逃 入邾益來 歸邾益 諱棄信之惡、彰去惡之善、

納捷菑 入邾益來 歸邾益 諱改過、不諱去惡、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入邾益來 歸益 見辱無赦、爲惡能改 皆不諱

宋圍曹鄭救曹 主曹陽歸傳、

與國被患而伯國莫恤自取之也、

以宋伐晉不救爲宋以背晉好宋爲斷鄭救股借以見晉不救也、

入曹陽歸 削其見滅之實

哀公 七 八年

略覆國之實兼自取也、

宜重發不得書滅意上下無同力要描寫辯言指伯說背晉好宋郎亂舊政矣輕重權衡言自取罪重可憫情輕也

加圍曹鄭救曹只作事實同題 加滅黃照不書滅或滅遂亦得

滅黃 執虞公 圍曹 鄭救曹 入曹陽歸 如傳倒作、

略小國見覆以其自取也、

：執虞公 入曹陽歸 物火之誅、社宮之夢、

聽辯言之禍與貪以自覆者同也、

只主本股要描循虞之書執意虞罪直貪上勿以違忠言對聽辯言、

吳伐我深諱

諱望國下敵謀國者之罪見矣、

季氏棄國全在魯未及虧上發之傳末禮義自强句重看意在垂戒後世偷生云云而不知恥此意要透胡氏蓋刺南渡事也不言四鄙非諱正是著其兵加國都之實不言吳盟方是諱故曰欲見其實而深諱之此句分應二項不言四鄙作不得書法書法在諱字、

加入邾益來主吳爲邾故倒作只作事實、

戰郎　吳伐我上易伐非鄙亦以變加兵之例問起、

變例紀內辱示謀國之戒也、

譏賞定　哀公

以來戰之若可諱而不諱問起諱盟書法倒畢中間仍用辨論

戰郎　伐非　圍宋　宋楚平　戰箕　哀娶　吳伐我

經變例以諱下敵以謀國無良臣也、

依傳倒作、加入邾益來同、

戰郎　宋楚平　盟哀娶　吳伐我加益來只入敘中、

獨諱望國之屈盟以其無自强之臣也、

以戰郎起書法而以元佐比斷微虎即背城之策景伯亦國斃之意

、圍宋　宋楚平　戰箕　盟哀娶　吳伐我去圍宋戰箕同、

經惡望國下敵兩卽抗敵者以罪之也、

要在國虧未及虧上極力發揮。加入邾同、

圍宋　宋楚平　戰箕　盟哀婁

二臣得謀國之道自棄者可媿矣、

都就定盟上說與城下相反全重在退五十里三十里形容呼吸存亡之時不肯甘心下敵皆禮義自强者也炊骸食子是國已虧也以勢之緩急言焚茨東侵是國幾虧也以力之强弱言、

只宋楚平盟哀婁同仍在力屈上發

盟越　會稷　宋楚平　哀婁昧討賊之宜微戰郎得待敵之道微伐我、　比戰郎傳脫

、取讙闡歸益東歸益作

譏占宋　哀公　十三

卽望國失地復小之迹美惡不相揜矣、

取讙闡

大國取地之罪內君有以致之也、

從四鄰謀取國家莫能保上形容造惡之不可就發當改意勿斷魯罪、

○歸益于邾

卽內君復小而去惡之美見矣、

只說魯去惡未可便說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蓋合歸讙闡看方見優與大也歸順詞對取逆詞言是註歸讙闡者莫作本股書法倒宜收不諱入邾云云

〇歸讙闡 歸

卽大國歸地之順而遷善之美見矣、

順詞是事實齊歸地之順固由魯歸益之順然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全在感齊上見由此齊無罪魯無辱我一遷而人與俱遷我一改而人與俱改其優且大何如只要見得改過遷善是箇好事不貴板板替魯書法照傳末收、朱南圓曰傳意側到去惡上正是形容改過之益卽作傳題不宜平對

〻入邾益來 取讙闡 歸益 歸讙闡

觀內君所以召逆順者去惡之美見矣、

癸卯定 哀公 十

傳首二段乃勸戒之意以二項輕敘起卽從齊去逆效順上發魯遷善之優改過之大逆詞順詞俱事實宜倒不諱入邾云云不必搭吳伐我以非如吳請師事也

〇歸邾益 歸讙闡

內君以去惡而復地美可知矣、

一串作全重齊上、

〻取讙闡 歸讙闡

志大國取與而內君遷善之美彰矣、

主齊看順逆俱在齊上見宜雙提後歸重本比作大略同單

歸益 歸讙闡 黃池入吳 遷善人應以善 競力人勝以力

外有衛鄭復衛鄭歸益來歸益題主絕造惡不懷美去惡不積不知此二句俱從魯看出豈可借客陪主乎刪

九年 取師雍丘

大國覆敵經著殘民之甚焉、

主鄭人伐衛傳許瑕恃子勝之嬖欲外取以自封皇瑗乘子姚之敗而悉俘以快志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鄭羅歸則殺人多矣

搭取嵒此失郟張鄭羅彼失成讙部延所謂爭地殺人當敝上句着也、

楚人伐陳 陳卽吳故也、主吳教陳傳責其虐僨存之囙、

癸亥年 哀公 十五

十年 邾益奔

貶小國托內咎自取也、

主是來傳自底滅亡不足待以寓公之禮故書名、

會吳伐齊

遠人虐禮義之國有狄道矣、

齊之所以為禮義者專主歸讙及闡辭師于吳說不可以取所當取所當歸並言變之正者非及正之謂也前取地而今歸前請師而今是變也歸所當歸辭所當辭則變而克正也無書法

入邾益來 取讙闡 歸益 歸讙闡 會吳伐齊

大國變之正而遂非者有狄道矣

一串作會事帶在齊內說

歸讙闡　會吳伐齊

遠人虐變正之國經所以狄之也

要見中國甚於夷狄意

兗頑如　會伐齊 恭義 從義　俱是反正　弑題不出刪之

伐陳吳救陳 稱以蹤舉

經抑外夷之恤患重傷中國也

傳深者楚罪乃啟傷中國之衰句謂楚有如此之罪諸侯傾縱之而待



救於夷也觀傳首救在夷狄則罪中國及末引夷狄之有君云云可見須痛發傷中國意與泛泛棄義不同陳者有虞之後便見中國有同休戚意

伐陳只作事實去同

滅陳　吳歸　伐陳吳救陳 本股只此用伐陳

經原外暴之恣深傷夫縱患者焉

原陳禍弔起令又二字如單

邾鄭伐宋　救邦　盾救陳 宋鮑弑君不書救宋

惡亂解紛之心獨不為有罪之庇而已

以上二比發善救意而以末比翻上决之束歸本股

邾鄭伐宋　救邦

惡首亂而善解紛所以責中國者可知矣

二句虛說聖人之意本不可擬題即出亦只發意勿講事實要合中國諸侯不宜首亂宜解紛意收到善救意㊀或出邾鄭伐宋會救鄭則主伐邾傳

首亂比惟伐宋為確或易四國也　今吁首謀而經責宋說不得惡首亂或新築傳無首亂字而反　俱不切

解紛比如會沓會棐 文十三公平鄭衛于晉　盟柯親仇難說解紛或宋楚



平則傳方以為貶難說善俱不可搭

盾救陳　楚人伐鄭　貞救鄭　吳救陳 不如去貞救為直捷 加狄救齊同

論救于有罪之外而待救者可傷也

盾救影不書救宋伐鄭影不書林父救鄭倒作重發傷中國意須本陳無罪講與上反照　或只出盾救陳楚伐鄭二比作題大謬

二盾救陳　吳救陳

春秋筆削救兵而討罪之法忠義之戒均見矣

傳而合作晉救所不當救中國不能救所當救

邾鄭伐宋　輸平　宋救衛　狄救齊　救江　盾救陳　會戚

貞救鄭　札聘　伐陳吳救陳

經殊詞以抑遠人恤患重傷中國也、

順傳倒本股作、加減陳陳吳歸同、

突救衛　狄救齊　救江　會戚　貞救鄭　札聘　伐陳吳救

經殊詞以抑外救傷中國意也、

傳中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句意不在乎吳只以起下救在王室云云之意救在王室一段亦不是論書救書法只是泛說聖人大意以起下云云獨以號舉云云之意其書吳救陳之意乎正與傳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夷狄則罪夷狄語氣相應此題當以會戚札聘照傳問起而以突救處父倒單比斷加減陳陳歸同、再加盾救陳影不書救宋同、



○突救衛　狄救齊　救江　貞救鄭　吳救陳

屢寓罪於善救尤曲示傷中國之意焉、

若以上下遠近內外分三段則與救邢傳無異宜如傳敘起三項卽轉云既欲著中國之罪則宜不難褒異夷狄之救而反以號舉何耶倒傷中國作◎去救鄭卽救邢傳題

加會戚札聘同只於倒處云況吳已一進再進胡反以號舉、

○狄救齊　貞救鄭　吳救陳　加會戚札聘倒本比作、

三善外夷之恤患皆以罪中國也、

書法俱主書救總起緻混發語意巧重救陳方妙、

、、狄救齊　吳救陳

而善外救而猶抑之著中國之罪也、

傳而合許之爲不稱人罪宋而責諸侯也救果善曷以號舉而不進之、罪楚而傷中國也桓公之德有虞之後、

會戚　札聘　滅陳　陳吳歸　吳救陳倒單作、

不循例以進遠人恤患重中國之罪也、

、會戚　札聘　吳救陳

抑已進之夷重傷中國也、



○會戚　札聘

觀經兩進遠人而得舉號之故矣、

稱人稱子則進則又進要體已氣見聖人素肯進吳意一聽好一修禮聖人且不難特進而況救陳之善乎故舉號、

十一年　國書伐我特曰伐我

經於望國被兵特示省躬之戒焉、

魯曲只在會吳伐齊不必又扯入邾曲直二段正引起魯人何名句耳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正解我字之意我字極重分明欲魯省躬服罪仲先曰伐我者由我致伐也由字要拈出

加會吳伐齊只作致師之由總敘直作、加伐西鄙只作例問起、
入邾益來　取讙闡　歸益　歸讙闡　會吳伐齊　國書伐
倒作同單齊事帶在會內說、
、吳伐我　國書伐我 加四鄙般同、
望國致師有自經從諱例以動其省焉、
主非有城下之盟可諱倒單作、
○國書伐我　越入吳 傳說印甲冑起死　老氏曰佳兵不祥、皆以自取昭戒
轅頗奔鄭 初爲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記其出奔爲人臣托公營私之戒
：會伐齊艾陵敗獲 無書法



強虜兵挫乎大國其用力已悉矣、
主入吳傳、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云云、要吸既勝齊師句
、艾陵敗獲
內外交兵權其罪等其分焉、
主戰韓大棘二傳克博至嬴吳固罪矣含玉聞金齊果正乎主客罪均
也書伐書及五師見厚大史歸元將固重矣革車八百甲首三千師獨
輕乎師將分等也書敗書獲
戰艾陵 書及　只主戰韓傳
紀夷夏交兵、深責志戰者焉、

公孫與虞殯之歌子行出含玉之命東郭無見復之志陳書懷鬪鼓之
憂、
加伐齊畧別伐者之罪　只伐齊亦主有驕齊之志惡其競力、
十二年 ○用田賦 用
望國變制困農削本甚矣、
田以足食、取辦於農賦以足軍取辦於商用田賦是計田之多少而斂
民財以充軍賦使農民兼出商賈之稅也田稅其一民已困矣二猶不
足而用田賦是重困也先王云云乃分別田與里之所出宅不毛數條
正見周家之法欲驅末業以事農不可對看農爲天下之本故曰削其



本何以爲國曰末業只以形農之當重非謂不當取之農而當取之商
也、
初稅畝　用田賦
望國再變制以取民其困民甚矣、
依傳倒作只重困農以削國本不宜變制
、、舍中軍　用田賦
兵賦之變下取乎上上取乎下皆譏也、
橐皐 子貢辭尋盟、
紀內外講好、見賢者修詞之功焉、

會于鄖 子貢解衛藩舍

賢者建御敵之功修詞之效也

○會槖皋　會鄖

賢者兩御敵知詞之不可已矣

拒尋盟之請功在魯解藩舍之辱功在衛　有加會鄖出者

ヽ國書伐我　會槖皋

二賢功施社稷得於用武修文焉

冉有用矛於齊師子貢拒吳尋盟

外又有喀書國書伐我會槖皋主仲由冉求子貢皆可使從政支離可



惡輿

取師于嵒

取國悉力殘人殘民甚矣

與雍丘同意桓魋走而全軍沒讙延殺而六邑虛

○會黃池　特書口及

敵兩伯之會示治禦之道也

以先晉子吳提起總發聖人不使吳加晉之意全就體統上說謂中國

必不可屈於夷唯有自治以禦之而已作文又當就吳晉上發中國不

可屈於夷意就中國不可屈於夷上發自治以禦之意無責晉意

召陵侵　艾陵　會黃池　加卑與吳伐我同

原內弱外強之實示治禦之道焉

以晉弱吳強敘起即以書法接問重發治禦之道

召陵侵　于鹹　于沙　會吳伐齊　艾陵

觀內弱外強之勢治禦之道當講矣

晉失伯業二句貼治中國夫差暴橫二句貼禦四夷然治禦是一事須

發明一段在前下方分作失伯暴橫便含得今日爭盟先後意

㊀越入吳　繼書于黃池之後

觀強夷被兵知力不足恃矣



傳中發明強力相乘之機宛轉有情須描寫不粘不泛不可總歸一雜

後要借此見力不足恃重垂戒意力對德言即兵力也　仲先日書法

連黃池方可收最是

會黃池　入吳

強夷競力而致患春秋屬詞以示戒也

戰柏舉　吳伐陳　吳伐我　會吳伐齊　會黃池　入吳

夷數逞橫而見乘於人春秋屬詞以示戒也

柏舉四比是柏舉以來憑陵中國

ヽ吳伐越　入郢　艾陵　黃池　入吳

夾谷　獲麟

聖德之感天人交應之也

元年　狩麟　上易春王正月同

聖經之作始於王道而終於天道焉

何以如乎隱公王道微矣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以絕筆於獲麟天道

戀矣文中子曰聖人以天道終

臆費　狩麟

聖道行有以化乎人聖經成有以格乎天

上約乎魯史一段拾出已非獨出尤標況係襄題甚不[illegible]

聘主舍魯何道何尤無謂

夾谷　獲麟

聖德之感天人交應之也

○元年　狩麟

聖經之作始於王道而終於天道焉

上易春王正月同加比同　或易節題亦同以天王服[illegible]

見三綱淪九法斁矣然明[illegible]

麟旨定無卷數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陳于鼎撰于鼎字爾新宜興人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以一破題爲式而畧爲詮釋於下即在舉業之中亦爲下乘矣